《說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

THE SHUOWEN JIEZI
THE DAWN OF STUDIES OF THE ANCIENT CHARACTERS

祝敏申
Minshen Zhu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說文解字詁中國古文字學

說文解字詁中

復旦大學出版社

《說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

著　祝敏申
責任編輯　賀聖遂
責任校對　陸宏光
裝幀設計　孫　曙
出版發行　復旦大學出版社　http://www.fudanpress.com
上海市國權路 579 號　200433
86-21-65102941(發行部)　86-21-65642892(編輯部)
fupnet@fudanpress.com
經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印刷　江蘇丹陽市教育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37.75　插頁 2
字數　915 千
版次　1998 年 12 月第一版　1998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 000
ISBN 7-309-02050-2/H・333
定價　60.00 元

本版圖書如有印裝錯誤,可向出版社調換。

九十年代攝于澳大利亞悉尼港畔的寓所

祝敏申 1950年生于上海。上海市力進中學“老初三”畢業後當十年工人。1982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士；任復旦大學分校（後改稱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助教、講師。1984年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太平洋研究院遠東歷史系留學，1989年獲史學博士，任該系訪問研究員，并曾獲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之訪問邀請。現僑居澳大利亞，在經商同時任祝敏申學術基金會主席、《澳華時報》發行人、復旦大學中文系董事會董事。主要論著有《大學書法》（主編）、《海上論叢》（主編之一）、《許慎評傳》、《吴大澂評傳》等。

作者讀《說文解字》的啓蒙老師胡邦彥先生

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爲巴納博士榮休舉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曾當過巴納博士的博士研究生和研究助手的學者們從世界各地來澳與會，表示崇高的敬意。圖爲（從左至右）：本書作者，巴納博士的關門博士生；香港中文大學的張光裕博士，曾任作者的副導師；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楊晋剛博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高級研究員、太平洋研究院和社會科學院院士巴納博士；美國加州大學周鴻翔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松丸道雄教授。

八十年代赴澳留學前在北京與李學勤老師合影

《〈説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序

李學勤

祝敏申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巴納博士指導下，於一九八八年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説文解字〉的古文字學成就》。我是該論文的審查委員之一，還有兩位委員是哈佛大學張光直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教授。九年後，該論文易名《〈説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正式出版。

《説文解字》是中國文字學的經典性著作，歷代有許多學者加以研究，著作如林，特别是清代學者成績尤多，形成了被稱爲"説文學"的學科。晚清以來出現的現代的中國古文字學，雖然是專以考古出土材料爲研究對象，仍以"説文學"的成果爲其基礎。現代古文字學經過長時期發展，已有許多新的創獲，但一直没有人利用新的方法和成果，對《説文解字》一書作系統的研究和評價。甚至有人主張廢置《説文解字》，這對古文字學的進一步前進，實際是一種障礙。祝敏申的論文爲我們解決了這方面的問題。

該文充分徵引了中國考古學的新發現和學者們的研究成果。所引用的材料非常廣泛，從新石器時代的刻劃符號，商代的甲骨文，商周金文，一直到戰國秦漢的各種文字資料。作者以嫻熟的文字學知識，與考古學方法相結合，對大量文字資料做了分期和分域的鑒定，然後進行排比整理，有條不紊，使所做出的推論有嚴謹的科學依據。

該文根據現代中國古文字學的成果，就《説文解字》關於中國文字産生和發展的理論，作了深入詳細的考查評論，從而實際上建立了作者自己的系統理論。如作者在論文中所説，他的觀點屬于目前正在中國學者中興起的"新古文派"。可以預想，作者看法的影響會遠及中國古代文化研究的好多方面。

在中國文字的起源和發展問題上，該文的貢獻我以爲在於下列幾個方面：

一　關於中國文字起源，作者引用了考古學、人類學等材料，對已爲多數學者忘記的《説文解字》書中的理論重新加以支持。根據近年對易卦起源的研究，論證了八卦與文字間可能存在的關係，并且對結繩和契給予新的解釋。作者強烈批評了唐蘭等學者否定六書中指事之説，又不同意香港中文大學楊建芳先生的中國文字起源的二元説。應該説，論文的意見是新穎而公允的。

二　關於《説文解字》所説籀文、古文，該文給以新的、更明確的界説。作者根據《説文解

字》的記述，與考古材料相印證，對太史籀著大篆，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等傳説，一一提出解釋。其中指出“古文”一詞有廣義、狹義，廣義類於今天説“古文字”，是很確切的，足以祛除學術界流行的一些誤解。

三　關於六國文字異形，文中指出其始端不限于戰國時期。著名的中國學者王國維曾提出戰國時期文字分西土、東土兩系之説，後來海内外學者無不景從。祝敏申的論文，以大量論據證明，西土、東土之分，文字異形之起，實在春秋中期已甚明顯。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論點，對中國文字發展的歷史是一大貢獻。

四　關於隸書、草書的肇端，文中也有自己的看法。其間如指出早期隸書已不見六國古文的裝飾特色，楚文字中已有草書萌芽等觀點均屬創見。

該文還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重要論點。例如古文經問題，如作者所指出，漢代古文經的文字是《説文解字》最重要的憑藉之一。因此該文對古文經的真僞作了簡要的論證，除用相當篇幅論述《左傳》外，更詳細討論了《周禮》。所論持之有故。該文并且對學者間爭議紛紜的科斗書問題，從作者熟悉的書法角度，提出新的看法，足見作者知識廣博，能在研究中四通八達，不受流行見解的約限。

還要提到，該文的第二卷，即圖表部分，不僅是第一卷論述的依據，其本身即富有應用價值。作者運用了統計方法，從浩繁的取樣中清理出種種事實，導出一系列結論。表七《東周文字譜系表》把東周文字劃分爲五系六期，與商代、西周到秦以下文字一一比照，在研究中特别有用。

論文的正式發表，對中國古文字學以及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是一項很有價值的貢獻。可惜的是，祝敏申長期身處海外又忙于生計，未能看到并利用國内最近出版的新材料對論文作一補充修訂。希望作者在將來能有機會補上這一缺憾。

序

——中國古文字學與《説文》研究的新途徑

許慎《説文解字》(以下均簡稱《説文》),如同儒學的重要經典及司馬遷《史記》一樣,是至今仍對中國學術文化影響不衰的古典鉅著。自許慎于東漢建光元年(公元一二一年)完成此書後,對《説文》的運用、研究、繼承、發展,雖然時處高潮,時有低落,但一直與中國文化史共存。

長期以來,《説文》被奉爲"小學",即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始祖。傳統的《説文》研究,集中於傳統字形學——"六書",傳統字義學——"訓詁",傳統字音學——"聲韵"這三個領域。在這些方面,以《説文》四大家爲傑出代表的清代乾嘉學者,已經取得了顛峰式的成就。

本文將試圖從一個不同於上述傳統領域的新角度,即當代中國古文字學的角度,去觀察和研究《説文》。爲此,需要在序言中,對當代中國古文字學的性質特徵,作一個簡要的説明。

誠然,我們從來没有否認過中國古文字學與傳統小學的天然聯繫;而且,認爲小學是當代古文字學的主要歷史源頭之一。但是,今天概念上的"古文字學",已經是一門同"小學"有繼承又有本質區别的獨立新學科。

近現代學術史上,第一位把小學同古文字學區别開來的學者是王國維。他在羅振玉《殷虚書契考釋》後序里提出了獨具慧眼的見解:

> 余爲商遺先生書殷虚考釋竟作而歎曰:此三百年來小學之一結束也!……書契之文字爲古文,故姑就古文言之。我朝學術所以超絶前代者,小學而已。順康之間,崑山顧亭林先生,實爲《説文》音韻之學;《説文》之學至金壇段氏而洞其奥;古韻之學經江、戴諸氏至曲阜孔氏、高郵王氏而盡其微;而王氏父子與棲霞郝氏復運用之,於是詁訓之學大明,使世無所謂古文者,謂小學至觀止焉可矣。古文之學,萌芽于乾嘉之際,……惟瑞安孫氏,頗守矩矱;吳縣吳氏,獨具縣解,顧未有創通條例,開發奥窔,如段君之於《説文》;戴、段、王、郝諸君之於聲音訓詁者。余嘗恨以段君之邃於文字,而不及多見古文;而吳君之才識不後於段君,而累於一官,不獲如段君之優游壽考,以竟其學,遂使我朝古文之學,不能與訓詁、《説文》、古韻三者方駕,豈不惜哉!

王國維,這位中國傳統學術史的最後一個巨人和近代學術史的第一個巨人,站在"舊"與"新"的歷史分水嶺上,敏鋭地察覺到:在清代學術中,孫詒讓、吳大澂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是一

個新萌芽的領域，與段玉裁等的傳統小學研究有別。而羅振玉和他本人的甲骨文字研究，是吳大澂事業的繼續和發展。同時，還提出了“古文之學”這樣一個新的科學概念。

到了本世紀三十年代，經羅、王、郭、董“四堂”① 的辛勤耕耘，古文字學的獨立性日益被人認識。唐蘭在一九三四年發表的《古文字學導論》中，表示要“由古文字學的立場去研究文字學”并呼吁“趕快把古文字的基礎建立起來，使它成爲一種科學。”胡樸安在《中國文字學史》中，也把文字學史劃分爲“文字書時代”、“文字學時代”和“古文字學時代”。

特別是近三十年來，隨着地下出土古文字材料日益增多，研究不斷深入，今天的中國古文字學，被廣泛地承認爲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的成立與歷次年會的召開，以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的舉行，是其鮮明的標誌。今天的中國古文字學，已具有傳統小學不可比擬的深度和廣度。它是一門橫跨於考古人類學、歷史學、語言學的邊緣學科。它以考古發現的古文字材料（包括一些以文獻記載方式流傳的材料）爲研究對象，主要有五個研究分支：

1. 漢字源始的研究
2. 商代文字的研究
3. 西周文字的研究
4. 東周文字的研究
5. 秦漢文字（包括遺傳到後世的古文字材料）的研究

這些研究領域，包含了陶文、甲骨文、青銅器銘文、玉石文字、璽印文字、錢幣文字、簡牘文字、帛書文字、書面傳鈔古文字……等廣泛的材料來源。以斷代劃分研究領域，綜合不同種類器物上的文字材料，使古文字研究密切地與史學、考古學結合在一起。

如果我們把古文字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學術史、方法論等）也視爲一個分支。那么我們不妨認爲，當代中國古文字學的研究包含六個分支。

限于本文的主題，難以對中國古文字學的性質、內容、歷史發展作詳盡的討論。② 本卷英文部份曾用一簡表，表示中國古文字學發展形成的概況。（見英文部份圖 1）

現在，回到本文的主題：如何從中國古文字學角度觀察研究《說文》。也就是把《說文》放在古文字學發展的歷史背景下考慮，分析其古文字研究有哪些成就及這些成就對古文字學的形成與進步起了什麼樣的作用，用今天的眼光來觀察，這些成就是否經得起當代科學的檢驗，是否至今仍有積極的影響。

誠然，當代中國古文字學繼承發揚了乾嘉小學考據的優良傳統，本文也努力學習運用了一些傳統的研究方法。可是，更主要的方面是，當代中國古文字學是以緊密結合考古學爲最主要特徵的。本文用以分析評價《說文》上述方面學術地位的主要標尺，是當代考古領域（包括一些人類學）的成就。

還有這樣一種方法，就是利用甲骨文、金文的材料，去糾正《說文》字形、說解的失誤。這樣，也是結合了考古學、古文字學去研究《說文》，也有學術意義。可是，如果走向極端，拘泥於一字一句，甚至一筆一劃的得失，流於給《說文》“挑錯”，就會一葉障目，不能對整個《說文》作出科學的評價。本文擬不采用這樣的方法。

---

① 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郭沫若號鼎堂，董作賓號彥堂。

② 請參看祝敏申《中國古文字學的特徵及其形成》，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 年第 3 期。

本文試圖采用的方法是：系統梳理《説文》取得的古文字研究成果，分成若干方面，以相應領域的當代考古材料和古文字學成果加以比較，以求得到對《説文》較全面的整體評價。

從《説文》本身結構來看，其古文字研究成果可作如下梳理：

- 《説文》
  - 許慎的古文字學理論（《説文·叙》）
    - 漢字的起源和發展史
    - 漢字的形成方式——六書
  - 許慎的古文字材料蒐集（《説文》主體）
    - 正文（9353，今見 9447①）
    - 重文（1163，今見 1285②）

其中漢字的起源和發展，許慎的理論又可劃成兩時期九階段：

1. 庖犧氏作八卦
2. 神農氏結繩
3. 黄帝之史倉頡造書契
4. 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

} 傳説時期

5. 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
6. 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以古文
7. 七國文字異形
8. 秦書同文字作小篆、隸書，時秦書有八體
9. 新莽六書

} 歷史時期

前四段許慎當是擷取當時可見的古史傳説記載歸納而成，故稱之爲傳説時期；後五段許慎當是從蒐集到的古文字材料總結而成，是根據實物叙述歷史，故稱之爲歷史時期。

根據《説文》的文字理論與文字實例兩大部結構來叙述固然明瞭，但這兩大部之間存在有機的聯繫，如論述《説文·叙》中的漢字發展史，不可避免要涉及《説文》主體中的正文和重文的實例。本文采取的是綜合兩大部類（理論與文字實例），以歷史原則分爲三大期叙述。這樣，漢字發展史、許慎的《説文》系統、當代中國古文字學的一些分支，三者可以互相對應起來：

歷史分期	説文系統	古文字學
1. 文字萌芽時期	第 1 段至第 4 段（傳説時期）	文字源始研究
2. 古文字時期	第 5 段至第 7 段 （歷史時期之前半）	商代文字研究 西周文字研究 東周文字研究

① 見卷二表一"《説文解字》正文字數校勘表"。
② 見卷二表二"《説文解字》重文字數校勘表"。

（續表）

歷史分期	說文系統	古文字學
3. 古文字向今文字過渡時期	第8段與第9段 （歷史時期之後半）	秦漢文字研究

本文的許多論據，用圖表形式表達出來。文中的不少觀點，可以說就是這些圖表材料的歸納總結。文字叙述和圖表是密切相關的，但爲了行文簡潔和查閱方便，將文字叙述列爲卷一，篇幅較大的圖表抽出列爲卷二，圖表共有十五個，除了爲卷一的論述服務外，還具有獨立存在，爲其他研究使用的意義。

目　次

《〈說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序(李學勤) …… 1
序——中國古文字學與《說文》研究的新途徑 …… 1
卷一　論述之部 …… 1
第一章　文字萌芽時期 …… 93
　第一節　關於庖犧氏作八卦 …… 93
　第二節　關於神農氏結繩 …… 96
　第三節　關於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 …… 101
　第四節　關於五帝三王七十二家之說 …… 109
　第五節　六書之指事與象形的討論 …… 110
　本章小結 …… 116
第二章　古文字時期 …… 117
　第一節　關於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 …… 117
　第二節　關於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120
　第三節　關於七國文字異形 …… 127
　第四節　六書之會意與形聲(含假借)的討論 …… 147
　本章小結 …… 155
第三章　古文字向今文字過渡時期 …… 157
　第一節　關於秦統一文字 …… 157
　第二節　關於隸書的起源與形成 …… 163
　第三節　秦漢新莽的各種書體 …… 172
　本章小結 …… 178
結論——《說文解字》,古文字學的發端…… 179

卷二　圖表之部 …… 195

表一：《説文解字》正文字數校勘表 …… 207
表二：《説文解字》重文字數校勘表 …… 242
表三：《周禮》與兩周考古文獻有關官名對照表 …… 269
表四：《周禮》與兩周考古文獻有關制度對照表 …… 296
表五：《説文》重文與考古材料對照表 …… 310
表六：《説文》正文與甲骨文、商周銅器銘文對照表 …… 357
表七：東周文字譜系表 …… 376
表八：《金文編》形聲字表 …… 458
表九：《説文》重文聲符更換表 …… 476
表十：《説文》重文形符更換表 …… 504
表十一：一百三十部首字隸變過程表 …… 531
表十二：漢隸結構與東周文字承緒關係例字表 …… 552
表十三：署書 …… 561
表十四：漢代草書實物 …… 567
表十五：其他民族古文字圖介 …… 575

參考徵引文獻書目 …… 585
後　記 …… 591

《說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

卷一　論述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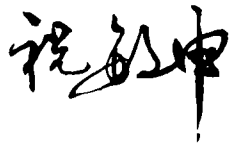
THE SHUO-WEN CHIEH-TZU

THE DAWN OF STUDIES OF THE ANCIENT CHARACTERS

Volume I—Main Text

STATEMENT OF ORIGINALITY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this study is my original work.



ACKNOWLEDGEMENTS

Were it not for the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of Dr Noel Barnard and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an A. N. U. scholarship, the completion of this dissertation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I wish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I also wish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thanks to those who provided me with valuable help and advice:

Dr Cheung Kwong-yue 張光裕 who suggested that I might gain an opportunity to study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recommended me for Dr Barnard;

Mr Hu Bangyan 胡邦彥, my teacher of the 1970s who introduced me to the study of *the Shuowen Jiezi* (*Shuo-wen-chieh-tzu*)說文解字;

Professor Li Xueqin 李學勤,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who led the way for me in my field of study—Chinese ancient characters and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Professors Hu Houxuan 胡厚宣 and Guo Shaoyu 郭紹虞, the referees of my application for the A. N. U. scholarship;

Dr John Makeham for his patient assistance in correcting my English text;

and many other teachers and colleagues during the past years have assisted in no small measure towards the successful compilation of the thesis.

At the time of this thesis being published, I also wish to express my special thanks to Professor Li Xueqi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ofessor Kwang-chih Chang 張光直 of Harvard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Jao Tsung-i 饒宗頤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examiners of my doctoral thesis. The examinatorial reports written by these international leading scholars have not only supported me in obtaining my PhD, but also given me the confidence to publish the thesis.

For example, Professor Chang says in his report:

I recommend enthusiastically the acceptance of Mr. Zhu's doctoral thesis. This is a monumental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palaeography.

Mr. Zhu has achieved at least three things, any one of which alone would entitle him to enthusiastic recognition as a major scholar in the field. First, he has made a systematic synthesis of the palaeographic data that have been brought to light through archaeology in recent years. Second, using palaeographic data, he has shown that in both palaeographic principles and the histories of the characters, the Eastern Han classic Shuo-wen-chieh-tzu, by Hsu Shen, is supported by the new palaeographic data and studies. Third, in compiling his data and in discussing Shuo-wen-chieh-tzu in detail in light of palaeographic data, Mr. Zhu has written the most thorough and up-to-date treatise on the history and principles of ancient Chinese writing to date.

The thesis is publishable as is. Some of the discussions on ancient legends may be a little forced, and newer archaeological data might be incorporated. But as it stands the thesis would make an authoritative book on ancient Chinese palaeography.

In the meantime, without the great support from Fudan University Press of my mother institute, publishing the thesis would not be possible. My sincere thanks in deed to all concerned.

ABSTRACT

The *Shuo-wen chieh-tzu* is one of the immortal masterpieces of scholarship of ancient China. Long after Hsü Shen completed this work in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Shuo-wen chieh-tzu* has been consulted, researched, glossed from one generation scholars to another, and throughout maintained a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area of traditional studies, the *Shuo-wen chieh-tzu* may be regarded as the ancestor of *hsiao-hsüeh*,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the stud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cluding the *liu-shu* (the study of character structures), the *hsün-ku* (the study of the meaning of characters) and the *sheng-yün* (phonology).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cholars in 18th century may be regarded as the climax of the scholarship in this area of traditional research approaches.

In my thesis, I propose, however, to take a new approach differed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to investigate the *Shuo-wen chieh-tzu*, namely, to make a survey of the achievements of *Shuo-wen chieh-tzu* from the angle of *ku-wen-tzu-hsüeh*,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or "Chinese palaeography", which is a contemporary frontier science overlapping disciplines such as history, linguistics,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I demonstrate the results of my research into the study of ancient characters of the *Shuo-wen chieh-tzu*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wo aspects: Hsü Shen's hypothesis concern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ve mode of ancient characters, and Hsü Shen's invaluable collection of the forms of ancient characters. This is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a synthesis of classic literary and archaeological sources. Particularly, I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modern scientific archaeology has in regard to my study. This dissertation is based upon the processed data presented in the 15 tables in Volume Ⅱ, which I have collected and systematized from the tremendous corpus of archaeological texts excavated over the last nine centuries.

TABLE OF CONTENTS

LIST OF FIGURES 10

INTRODUCTION 13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a New Approach to Research into the *Shuo-wen*.

CHAPTER Ⅰ: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21

1. The *Pa-kua*—Invented by Pao Hsi 21
2. The Tie-knots—Created by Shen Nung 23
3. The Creation of Characters by Ts'ang Chieh 26
4. The Alteration in the Style of Character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ive Emperors, the Three Kings and the Seventy-two Tribes 27
5. Some Remarks on the *Chih-shih* and the *Hsiang-hsing* 30

CHAPTER Ⅱ: The Period of Ancient (Pre-Ch'in)Characters 35

1. The *Ta-chuan* Characters Created by Shih Chou 35
2. The *Ku-wen* Style Used by Confucius and Tso Ch'iu-ming 38
3. The Different Forms of Character used in the Seven States During the Chan-kuo Period 45
4. *Hui-yi*, *Hsing-sheng*, and *Chia-chieh* 53

CHAPTER Ⅲ: The Period of the Transition from Pre-Ch'in Characters to Han Characters 61

1.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aracters in the Ch'in Dynasty 62
2.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Li-shu* Script 66

3. The Various Styles of Characters Used during the Ch'in, Han, and Hsin-mang Dynasties 74
CONCLUSION 85

LIST OF FIGURES

Figure 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16

Figure 2 The Major achievements of Hsü Shen's *Shuo-wen* 17

Figure 3 The Methodological Divisions in the Thesis, *Shuo-wen* and *Ku-wen-tzu-hsüeh* 18

Figur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kua* and Chinese Characters 24

Figure 5 The Tie-knots 25

Figure 6 The Ancient Numeral Forms Derived from Tie-knots ... 28

Figure 7 The Two Digit Numeral Forms Derived from Tie-knots 28

Figure 8 The Archaeological Periods and Their Parallels in the Legendary Tradition 28

Figure 9 The Names and the Sequence of Five Emperors 29

Figure 10 The Developments of *Chih-shih* and *Hsiang-hsing* 33

Figure 11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Ku-wen*, *Chou-wen* and *Cheng-wen* 39

Figure 12 The Ag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Which Correspond to *Ku-wen* 40

Figure 13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the Shang Culture ... 42

Figure 14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Vocabulary of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and that of *Tso-chuan* 43

Figure 15 Chronological occurences of official titles as seen 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which correspond to *Chou-li* terms 44

Figure 16 The *K'o-tou-wen* in Archaeological Data 45

Figure 17 The Genealogy of the Character *Hsin* 心 47

Figure 18 The Number of Region Known Archaeological Data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Shuo-wen Ch'ung-wen* …… 50
Figure 19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Ch'ung Ku-wen* and *Ch'ung-wen Chou-wen* …… 51
Figure 20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Hsing-sheng* Characters …… 55
Figure 21 The Character *Ssu* 寺, from *Chia-chieh* to *Hsing-sheng* … 56
Figure 22 The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 *Ch'iu* 秋 …… 57
Figure 23 Summary of the Content in Chapter Ⅱ …… 59
Figure 24 A Comparis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Yün-meng Characters and that of Traditional Ch'u Characters …… 64
Figure 25 The Inscription on the Silver Base of a Lacquerware Vessel …… 66
Figure 26 The Process of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Li-shu* …… 68
Figure 27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rocess of the *Li-shu* in Eastern Chou …… 70
Figure 28 The Development of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to the *Li-shu* of Han …… 70
Figure 29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Ch'in *Hsiao-chuan* and *Li-shu* …… 72
Figure 30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Regions' *Chuan-shu* to the *Li-shu* of Ch'in and Han …… 74
Figure 31 The Various Styles of Ch'in, Han and Hsin-mang Dynasties …… 75
Figure 32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Concerning *Chuan-shu* in Hsin-mang Style …… 76
Figure 33 The Inscriptions on *E-Chün-chi-chieh* …… 77

Figure 34 The *Niao-shu* in Eastern Chou 78
Figure 35 The *Ch'ung-shu* in Eastern Chou 78
Figure 36 The *Ch'ung-shu* in Han Dynasties 79
Figure 37 The Inscription on the *Chung-shan Ching-wen-hu* of Han 79
Figure 38 The Interrelationship and Evolution of *Niao-shu*, *Ch'ung-shu* and *Niao-ch'ung-shu* 80
Figure 39 A Comparison of Ch'in Seals and Han Seals 81
Figure 40 Archaeological Data Concerning *Shu* and *Shu-shu* 82
Figure 41 Embryonic *Ts'ao-shu* in Western Han 82
Figure 42 The *Shuo-wen* and Its Descendants 88
Figure 43 The Formulae in the *Erh-ya* 91

INTRODUCTIO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a New Approach to Research into the *Shuo-wen*.

The *Shuo-wen chieh-tzu* 說文解字, (or more simply, the *Shuo-wen*), of Hsü Shen (c. 58—147 A. D.) is a masterpiece of classical Chinese scholarship, taking its place alongside the major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Shih-chi* 史記. Ever since Hsü Shen's son Hsü Ch'ung 許沖, submitted the completed text to the throne in 121 A. D., the *Shuo-wen* has been consulted, researched and glossed from one generation of scholars to another. Indeed, it may be regarded as the ancestor of that traditional field of study termed *hsiao-hsüeh* 小學,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Scholars of the Ch'ing 清 Dynasty, particularly those flourishing in the 18th century, paid high regard to the *Shuo-wen* in their research into this area of traditional studie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s the *Shuo-wen ssu ta-chia chu* 說文四大家注, "*Commentaries on the Shuo-wen by Four Great Scholars*", a work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to represent the peak of their scholarship.

This dissertation, in presenting one more study of the *Shuo-wen*, takes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the traditional one, utilizing or it does the advances made in t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ku-wen-tzu-hsüeh* 古文字學 "Chinese palaeography". Thus, I should first of all explain briefly what constitut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temporary *Ku-wen-tzu-hsüeh* and traditional *hsiao-hsüeh*, albeit the latter is the major historical antecedent of contemporary *ku-wen-tzu-hsüeh*.

The first scholar to have distinguished the two was Wang Kuo-wei 王國維 (1877—

1927), the last of the great traditional scholars and the first of the great scholars of modern learning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y. In the Postface to Lo Chen-yü's 羅振玉(1866—1940) *Yin-hsü shu-ch'i k'ao-shih* 殷虛書契考釋, he observed that the area of research in which Wu Ta-ch'eng 吳大澂 (1835—1902) was engaged, *ku-wen chih hsüeh* 古文之學 "the study of ancient characters", differed from that of Tuan Yü-ts'ai 段玉裁 (1735—1815) who concentrated on the traditional area. The title of Wu's major work is the *Shuo-wen ku-chou pu* 說文古籀補, while that of Tuan's is the *Shuo-wen chieh-tzu chu* 說文解字注 both are concerned with the *Shuo-wen*, but Wu, by utilizing ancient bronze inscriptions, sought to supplement the *Shuo-wen* with such truly primary data. In this manner, Wang Kuo-wei instituted a new concept, *ku-wen chih hsüeh*, which he applied to Wu's approach. Wang Kuo-wei displayed exceptional insight into such matters during the period of struggle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in Chinese scholarship that accompanied the transition from old China to contemporary China.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research of Lo Chen-yü into the inscriptions on oracle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was, in effect, a term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study of characters that had held sway since the 18th century. In fact, this comment also aptly describes the achievements of Wang Kuo-wei himself. Since the time of Lo and Wang, the development of *ku-wen-tzu-hsüeh* has passed through a somewhat prolonged stage of initiation, and has now becom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While based on the foundations of traditional studies, it has, in effect, become a new frontier science integrating the disciplines of linguistics,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and embraces the following avenues of enquiry:

1.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 of characters.
2. Research into Shang 商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3. Research into Western Chou 西周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4. Research into Eastern Chou 東周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5. Research into Ch'in 秦 and Western Han 西漢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6. Research into the theoretical aspects of the allied disciplines mentioned above.

It is thus eviden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ku-wen-tzu-hsüeh* is largely dependent upon contemporary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its marked progress in recent decades i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tremendous volume and variety of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that still continue to be unearthed in their hundreds each year.

The Figure 1 (see p. 16) summarizes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undergone by *ku-wen-tzu-hsüeh* and also reflects its gradual attainment of a multi-disciplinary character. Only if we clearly recognize the above-mentioned features of this new frontier science, can it be appreci-

ated what is meant by the new approaches that have been taken in *ku-wen-tzu-hsüeh*.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study I have undertaken is to look at the *Shuo-we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ku-wen-tzu-hsü eh*, and to determine what are these contributions and what answers result——if these contributions are still valid in terms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This latter assessment will be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both literary and archaeological sources.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are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n this regard, as they contain material not found in literary sources. We may summarize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Hsü Shen into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characters, and preserved in the *Shuo-wen*, as demonstrated in Figure 2(see p. 17).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aracters, first outlined by Hsü Shen in his postface to the *Shuo-wen*,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nine stages.

1. The *pa-kua* 八卦, invented by Pao Hsi 庖犧.
2. The tie-knots, used by Shen-nung 神農.
3. The creation of characters by Ts'ang Chieh 倉頡, a historiographer in the time of Huang Ti 黃帝.
4. The variation in the style of character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ive Emperors, the Three Kings and the Seventy-two Tribes.
5. The *ta-chuan* 大篆 (Large Seal) style of characters created by Shih Chou 史籀 a historiographer in the time of Hsüan Wang 宣王 of Western Chou.
6. The *ku-wen* 古文 style, in which Confucius and Tso Ch'iu-ming 左丘明 wrote the classics.
7. The different forms used in the Seven States during the Chan-kuo 戰國 period.
8. The *hsiao-chuan* 小篆 (Small Seal) and *li-shu* 隸書 (cleric style)—two popular styles of characters employed in the Ch'in period—as well as the six other styles also in use at that time.
9. The six character styles used in the Hsin-mang 新莽 period.

Hsü Shen's account may be large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First, the first four stages which are based on legends from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may be termed "the era of legendary tradition". Second, stages 5 to 9 which are comprised of data that is largely historical in scope and, moreover, can be demonstrated to include ancient characters to which Hsü Shen had direct access. It may be termed "the historical era".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rocess can be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comprises the *ta-chuan ku-wen* and the different written forms of the Seven States. It may b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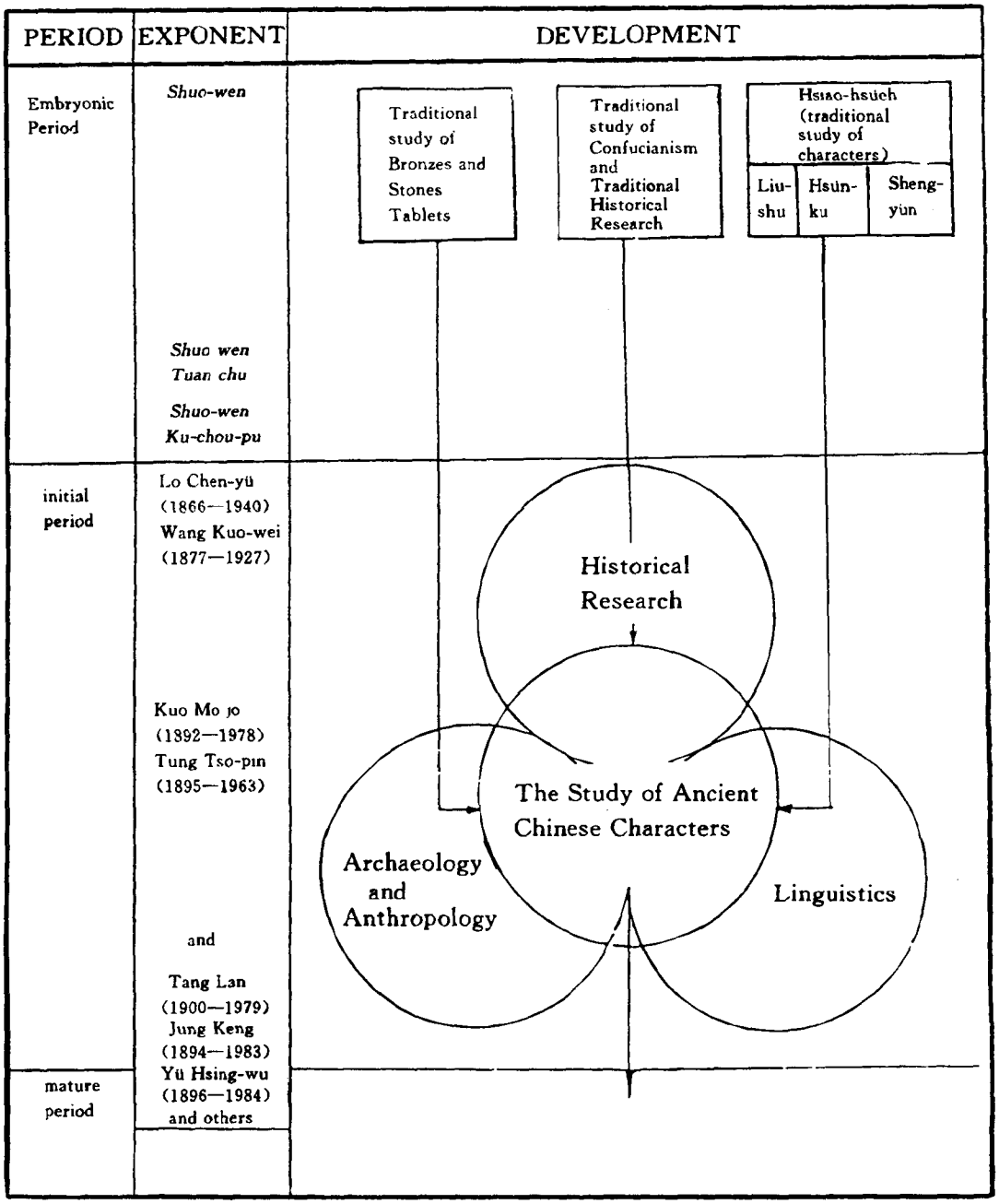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termed "the period of ancient characters". The second includes *hsiao-chuan* and *li-shu* of the Ch'in Dynasty as well as six styles of Hsin-mang Dynasty. It may be termed "the transition from ancient characters to modern characters". By breaking dow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s into the above general periodizations and then combining them with the dating of ancient

characters as they appear in the *Shuo-wen*, I propose, in my dissertation the set-up as demonstrated in Figure 3 (see p. 18)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methodological divisions adopted in contemporary *ku-wen-tzu-hsüeh*.

A Note o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Dissertation

Volume One of my dissertation comprises five chapters: the Introduction, three chapters covering the three main periods above, and the Conclusion. The English text version which comprises a substantial rendering (90pp.) does not include all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as the original sources are solely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and can be effectively consulted only by readers conversant with these languages. As the vast majority of potential users of this survey lack English as a reading language, I have accordingly concentrated my efforts in regard to presentational aspects, on the problem of coping with two general categories of readers: those just mentioned, amongst whom there is a large and growing number of specialists working in and around this general field of study in China, Japan, and Taiwan, for the most part (and in the USA and Europe to a much lesser degree but with numbers steadily rising there—far in excess of that in Australia)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there is the general "intelligent" Western reader whose background in Chinese culture is limited (linguistically and otherwise) and for whom even the primary data in Volume Two (which can only be presented in the form in which it appears) will be largely beyond his ability to comprehend effective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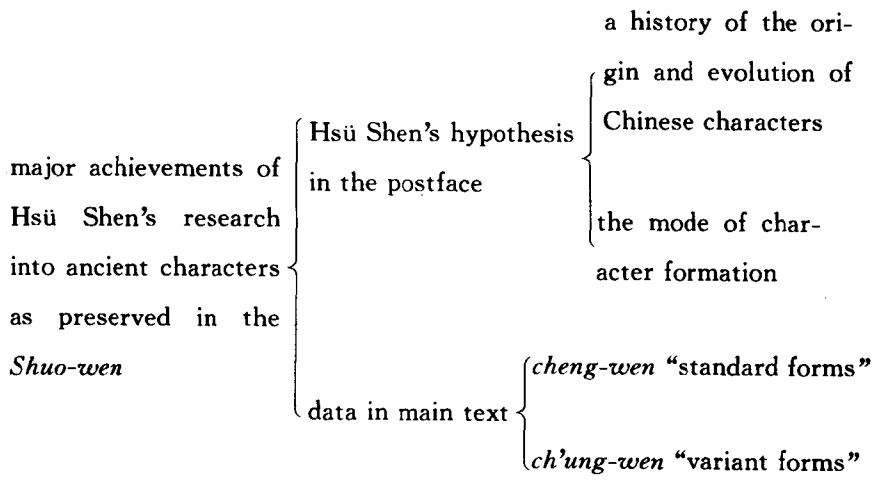


Figure 2 The Major achievements of Hsü Shen's *Shuo-wen*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Hsü Shen's hypothesis in the Shuo-wen	Ku-wen-tzu-hüeh
embryonic period	stage 1 to stage 4 (the era of legendary tradition)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origin of the characters
period of ancient characters	stage 5 to stage 7 (the historical era-A)	research into the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of Shang, Western Chou, and Eastern Chou
transitional era from ancient characters to modern characters	stage 8 and 9 (the historical era-B)	Research into the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of Ch'in and Han.

Figure 3 The Methodological Divisions in the Thesis, *Shuo-wen and Ku-wen-tzu-hüeh*

With two such distinct categories of reader/users of the present survey in mind the writer has a formidable task confronting him, especially when one of the languages involved is not his native one—nor is it that of his major potential audience. Yet, having had the valuable opportunity of conducting research in a Western environment and so assimilate into the present survey up-to-date historical approaches which are so lacking in my home environment in this field, and also in many other area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 have attempted to demon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Western historical research technique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audience that will profit most from this venture. Hopefully, however, reader/users in general will find the apportionment both effective and acceptable; specialists in my home environment, I trust, will find it both interesting and informative to gain further insight into some aspects of the methodology of our Western counterparts, and being able to study these applications directly in their own tongue will find themselves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consider more seriously than they might otherwise be abl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Wester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when employed in an area of research such as the present. Possibly, I may claim, that this aspect of my presentation serves—in its own small way—to bring our two cultures and our mutual understanding much closer.

Volume Two comprises 15 Tables and other such illustrative data, amounting (unavoid-

ably in the present format) to more than 400 pages. I have chosen to present the data in as clear a form as possible—reduction by available office copies is not always successful in the avoidance of ink spread. Again substantial renderings in English along with the Chinese versions precede each Table as introductory notes. The compilation of all this data is the result of many years of work on the content of the *Shuo-wen*, the large corpus of relevent literary documents, and some nine centuries' accumulation of inscrib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It is upon the basis of this long-term research that the thesis presented in the two main texts of the dissertion has been gradually developed. Hopefully, the tabulated data in this Volume may also prove of value for other researchers in related areas.

CHAPTER I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following pages and in the Chinese version (pp. 93—110) we seek to explore briefly the sources used by Hsü Shen in formulating his hypothesis concern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o determine to what extent he accepted the legendary accounts of pre-Ch'in Chinese history. This examination of the sources is conducted in the light of the findings of contemporary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of recent approaches in *ku-wen-tzu-hsüeh*. The first level of the *liu-shu* which constitutes Hsü Shen's the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namely, the *chih-shih* and *hsiang-hsing*, is also discussed.

1. The *Pa-kua*—Invented by Pao Hsi

The Postface of the *Shuo-wen* says that when Pao Hsi 庖犧 came to the throne, he created the *pa-kua* 八卦 in accordance with astronomical and topographical phenomena, as well as living things such as birds, animals, and human beings. Textual sources prior to *Shuo-wen* which refer to Pao Hsi include the *Hsi-tz'u Commentary* to the *Yi-ching* "The Book of Changes" 易・繫辭, K'ung Ankuo's 孔安國 Preface to the *Shang-shu* 尚書序 and the *Huai-nan-tzu* chapter, Yao-lüeh 淮南子・要略. Hsü Shen, a *ku-wen-ching-hsüeh* 古文經學 "Old Text School" partisan, had in fact written a commentary to the *Huai-nan-tzu*. An examination of the words and phrases used in the *Shuo-wen* Postface would seem at first to indicate that Hsü Shen's theory was based on the *Hsi-tz'u Commentary* to the *Yi-ching*, but the latter and the *Huai-nan-tzu* merely deal with the *pa-kua*, and do not tou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kua* and Chinese characters. Only the Preface to the *Shang-shu* hints at a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pa-kua* and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Nevertheless, I believe it may be claimed that Hsü Shen's theory on the rôle of the *pa-kua* has been influenced by all three of the above mentioned books.

Why did Hsü Shen regard the *pa-kua* as the first stage in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was because the *pa-kua* and characters are both symbolic systems which express the meaning of words. In the *pa-kua* system there are two basic elemen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varying combinations of which form eight representations of the Eight Concepts: heaven, earth, thunder, wind, water, fire, mountain, and lake. Futhermore, these Eight Concepts, alternating with one another may be recombined to form 64 representations with a total of 4, 096 combinations. Supposing each representation were to indicate a particular concept,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4, 096 combinations correspond to 4, 096 characters. In this connection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frequently that the binary system which is the basis of computer language is identical in principle with the *pa-kua* constructions. But whether the latter are, indeed, classifiable as characters is a matter of some controversy.

Over the past 30 years, research into the so-called *ch'i-tzu* 奇字 "strange characters" has deep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ritten form of the *pa-ku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kua* and Chinese characters during the pre-Ch'in period. A few examples of these *ch'i-tzu* have been unearthed from as early as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 But since the 1950's, such character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large numbers in various places, and are inscribed on oracle bones or turtle shells, bronzes, pottery, bamboo tablets, and appear even earlier on animal bones dating 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The *ch'i-tzu* are essentially formed by combinations of such numerals as: 𝍌, 𝍍, etc. Explanations of the *ch'i-tzu* have been advanced by recent scholars such as T'ang Lan 唐蘭 Kuo Mo-jo 郭沫若, Li Hsüeh-ch'in 李學勤, and Chang Cheng-lang 張政烺 Among them, Li opined that they seemed to be somewhat related to the *pa-kua*, but it was Chang who later proved in detail that the *ch'i-tzu* were, in fact, a written form of the *pa-kua* of pre-Ch'in date. The recent discoveries of these characters and the researches conducted on them permit several new observations and hypothese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kua* and Chinese characters:

(1) Traditionally it has been thought that the form of the *pa-kua* was pictorial, but now according to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t is clear that the written form of the *pa-kua* during the pre-Ch'in period comprises combinations of numerals, and the numerals, of course, are characters in their own right. Thus it may be said, in this respect, that both the *pa-kua* and characters derive from a common source.

(2) It was thought that the *pa-kua* originated during the Western Chou period, but actually it has been proved by the new discoveries that they date back to Neolithic times; similarly what appear to be primitive forms of certain other Chinese characters are also to be traced back to the Neolithic age.

(3) It was long maintained that the function of the *pa-kua* was one confined to divination, but in the light of the new discoveries it is now clear that the *pa-kua* found inscribed in bronze vessels functioned as clan-signs. Upon this basis, too, it may be claimed that the *pa-kua* were in effect, a form of character.

(4) Late in Neolithic times, there existed two competing symbolic systems. One, using combinations of numerals was created and used by shamans; the other was that employing *chih-shih* and *hsiang-hsing* graphs. In time, the latter became the preferred system of characters and is essentially the one that is still in use today. The former had a very limited potential and became the *pa-kua* (see Figure 4, p. 24).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bove points it becomes somewhat easier to appreciate why Hsü Shen regarded the *pa-kua* as the first stage attend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n accepting that Pao Hsi was that creator, Hsü Shen was essentially relegating the "invention" to the primitive era of fishing and hunting. This coincides interestingly with recent discoveries of "*pa-kua*" carved on animal bones in Neolithic remains.

2. The Tie-knots—Created by Shen Nung

The Postface to the *Shuo-wen* continues then to describe the tie-knots of Shen Nung 神農, and so regards this approach to the recording of data as the second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following pre-Ch'in and Western Han works also refer to Shen Nung: the Yüeh Ling chapter of the *Li-chi* 禮記・月令, the *Hsi-tzu Commentary to the Yi-ching*, the Ch'in-ts'e chapter of the *Chan-kuo-ts'e* 戰國策・秦策, the Chi-hsia-chi 季夏紀 and Shen-shih 慎勢 chapters of the *Lü -Shih ch'un-ch'iu* 呂氏春秋, the Tao-che chapter of the *Chuang-tzu* 莊子・盜跖篇, the Feng-shan-shu chapter of the *Shi-chi* 史記・封禪書, the Tao-chi chapter of the *Hsin-yü* 新語・道基篇, and the Fan-lun-hsün chapter of the *Huai-nan-tzu* 淮南子・氾論訓. Although Shen Nung is looked upon as the founding father of agriculture, throughout these writings, curiously, there is no connection recorded between Shen Nung and the tie-knots. While several other sources mention the tie-knot, they do not, however, indicate that the tie-knots were created by Shen Nung! These include the *Yi-ching*,

Lao-tzu 老子, and *Chuang-tzu*.

Hsü Shen's account appears thus far to be a somewhat purposeful combination of the *pa-kua* and tie-knots theories. It may be claimed, perhaps, that Hsü Shen was a historical evolutionist. He believed that the evolution of characters followed the evolution of mankind. His ancient historical system ranges from Pao Hsi, Shen Nung, and Huang Ti 黄帝 to Yao 尧, and Shun 舜. Pao Hsi's invention of the *pa-kua* is the first stage, so Shen-nung's tie knots naturally become the second stage.

As to the tie-knots, no actual relics have been found, but there is both anthropological and epigraphical evidence to which we may turn. The investigations of anthropologists such as Li Chia-jui 李家瑞, Wang Ning-sheng 汪寧生 Sung Chao-lin 宋兆麟, Li Chia-fang 黎家芳, and Tu Yao-hsi 杜耀西 who have made long-term studies of the minority peoples of southwest China, reveal that tie-knots are still being used today by such tribal peoples as the Lo-pa 珞巴, Ching-p'o 景頗, Yao 瑶, Ha-ni 哈尼, Wa 佤, P'u-mi 普米 and Nu 怒. Researches made by scholars of other countries, demonstrate, too, that other peoples also use the tie-knots. Best known is the Quipu of South America (see Figure 5, p. 25).

As for epigraphic evidence, several scholars have pointed out that a number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preserve traces of their tie-knot origins. Depictions of strings of cowry-shells, usually with numerals denoting the number of strings, offer particularly good examples. Other characters such as 終 *chung* "termination", is written in bronze inscriptions as and the character 關 *kuan* "close" is written as . Structurally, it may be taken, that these two elements actually preserve evidence of their tie-knot origins. According to anthropological evidence the tie-knots were normally used to record numbers, thus it may be further claimed that the following ancient numeral forms would, in all probability, have derived from tie-knots (see Figure 6, p. 28).

We can move a step further back in time with pottery samples which date from the 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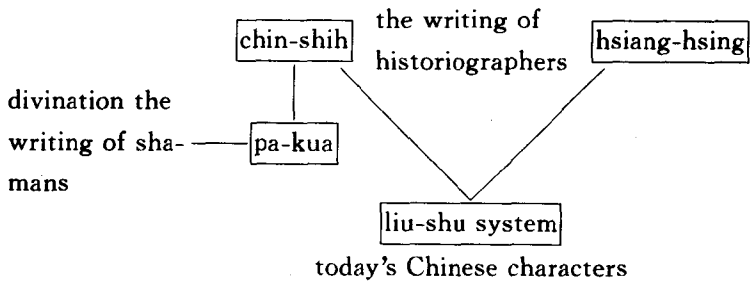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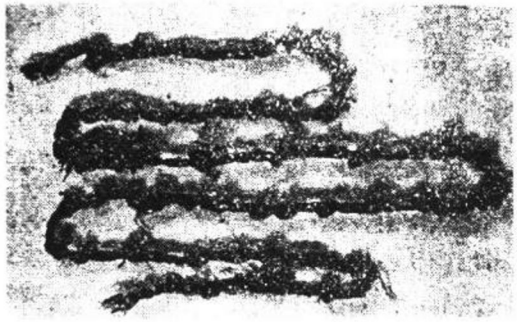


Figur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kua*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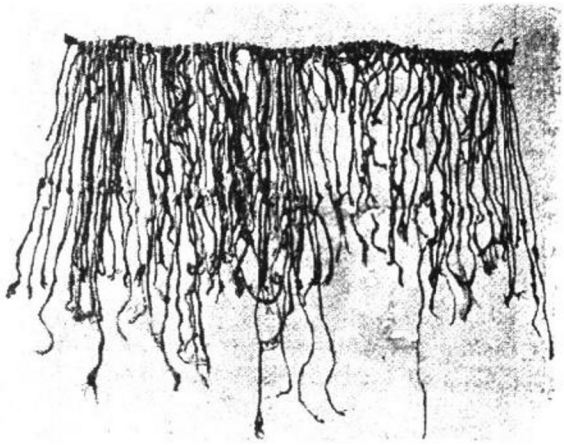


Li-shu

Nu

Ha-ni

Quipu



Quipu

Figure 5 The Tie-knots

olithic age. In his article, "Recen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heung Kwong-yue 張光裕 presents a Table which incorporates various pottery inscriptions of different periods and locations. Amongst the first 11 items, primitive graphs from different places are demonstrated to be similar to each other and thus are claimed to be the precursors of the numerals we use nowadays.

It would certainly seem reasonable to suggest that such graphs on pottery as those below

(see Figure 7, p. 28) are in fac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ie-knots, because of the parallel shapes with their intersecting lines. Ch'iu Hsi-kuei 裘錫圭 has identified the numerals "one" to "eight" in the pottery samples, but two unit combinations such as those following may well have been two digit numerals.

From such evidence as the aforegoing we may conclude that tie-knots were an extensively used medium for recording amongst primitive peoples around the periphery of Han-period China. Doubtless knowledge of this led Hsü Shen to consider that tie-knots functioned as a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riting in China.

3. The Creation of Characters by Ts'ang Chieh

The story that Ts'ang Chieh 倉頡, a historiographer in the time of the legendary Huang Ti, created the characters is not included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but it appears frequently in pre-Ch'in and Han period writings, as well as in the apocryphal texts. These accounts may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stages which reflect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The first involves pre-Ch'in works wherein only the name, Ts'ang Chieh, and his creation of characters are mentioned; no details as to his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rôle are given. The second concerns Han period works and these specifically identify Ts'ang Chieh as a historiographer in the time of Huang Ti. Finally, there are the apocryphal texts. In these texts, Ts'ang Chieh is pictured as an emperor, and as a supernatural being with "four eyes and a dragon face", and is said to have been born already with a knowledge of characters!

Hsü Shen adopted a balanced approach to such accounts and rejected the patently ridiculous. In establishing his own theory he accepted the following points as reliable:

(1) In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s the historiographers had an important rôle. Their main function was to record and convey the King's orders. They appear in the inscriptions with the title, *tso-ts'e*—a combination of 作 *tso* "to write" and 册 *ts'e* "bamboo tablets". In some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 there are clan-signs which incorporate the graph "ts'e" thus apparently the vessel-makers concerned had the function of historiographers in the Royal Court.

(2) Hsü Shen accepted the generally held view that characters were created in the time of Huang Ti. According to the norms of contemporary convention, he was obliged to select a hero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 particular age. However, as Huang Ti lived sometime between the era of Pao Hsi and Shen Nung—where society was at a very primitive stage, and that of

Yao and Shun, wherein the beginnings of an organised form of society were depicted in the traditional accounts—he conveniently served a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evolution of writing as well as of social organisation. According to records in the *Kuo-yü* 國語, and recent research by Hsü Hsü-sheng 徐旭生 the northern part of Shen-hsi is the area traditionally ascribed as being the region where Huang Ti lived. Thus it was here that such activities as, Weaving, ship building, training of domestic animals, making of bows and arrows, building of houses and palaces, use of coffins for the dead, and even the casting of bronzes commenced. A passage often cited in this connection appears in Yüan K'ang's 袁康 *Yüeh-chüeh-shu* 越絶書, wherein Feng-hu-tzu 風胡子, in his discussion on swords, states:

> In the age of Hsüan Yüan 軒轅, Shen Nung, and Ho Hsü 赫胥 weapons were made of stones, for cutting trees and building houses, and were buried with the dead .....;
>
> In the age of Huang Ti, weapons were made of jade, for cutting trees, building houses, and digging the ground, ... and were buried with the dead; In the Age of Yü 禹, weapons were made of bronze, for building canals... and houses...; At the present time, weapons are made of iron.

Chang Kwang-chih 張光直 and Li Hsüeh-ch'in, for instance, believe that the passage corresponds with the Three Age System as proposed by C. J. Thomson. Li, furthermore, suggests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tone and jade lies 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alaeolithic and Neolithic. Thus a picture along the lines of that in Figure 8 (p. 28) may be constructed with reference to radiocarbon dating of excavated sites of pre-Metal Age and the records of ancient history. In this chr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the period of Huang Ti coincides with the Yang-shao 仰韶 Pan-p'o 半坡 culture, with its inscribed pottery and so might the traditional accounts of his creation of the characters be ascribed to him.

4. The Alteration in the Style of Character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ive Emperors, the Three Kings and the Seventy-two Tribes

Pre-Ch'in and Han writers varied somewhat as to their identifications of the Five Emper-

Numerals	Shang Oracle Inscriptions	Western Chou Inscriptions	Eastern Chou Writings

Figure 6 The Ancient Numeral Forms Derived from Tie-kno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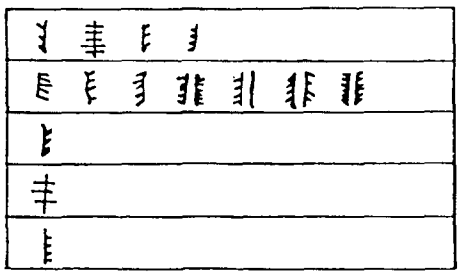


Figure 7 The Two Digit Numeral Forms Derived from Tie-knots

Prior to 6 000 B. C.		Palaeolithic and Mesolithic period	Pao Hsi
6 000 B. C.	P'ei-li-kang relics & Tz'us-han relics	Neolithic period	Sheng Nung
5 000 B. C. 4 800 B. C. 3 600 B. C.	Yang-shao culture (Pan-p'o type)		Huang Ti Yao Shun
3 000 B. C.	Lung-shan culture		
2 000 B. C.	Erh-li-t'ou culture	Bronze Age	Hsia
1 600 B. C.	Early Shang culture		Shang

Figure 8 The Archaeological Periods and Their Parallels in the Legendary Tradition

Names and Sequence	黃帝 顓頊 帝嚳 唐堯(帝堯) 虞舜(帝舜)	太皞(伏羲) 炎帝(神農) 黃帝 少皞 顓頊	少昊(皞) 顓頊 高辛(帝嚳) 唐堯 虞舜
Source	世本 大戴禮記・五帝德 史記・五帝本紀 淮南子・本經訓　高注	禮記・月令	尚書序

黃帝　Huang Ti　　顓頊　Chuan-hsü　　帝嚳　Ti K'u　　唐堯　T'ang Yao
虞舜　Yü Shun　　太皞　T'ai-hao　　炎帝　Yen Ti　　少皞　Shao-hao
少昊　Shao-hao　　高辛　Kao-hsin

Figure 9　The Names and the Sequence of Five Emperors

ors; the situation may be demonstrated as in Figure 9(p. 29). As to the Three Kings, a greater degree of unanimity was maintained to the effect that they were, respectively, the founders of the Hsia 夏, Shang, and Chou dynasties: Yü, T'ang 湯 and Wen-wang 文王. The Seventy-two Tribes, were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who performed sacrificial ceremonies on Mt. Tai. Details relating to these are recorded in such sources as the Feng-shan chapter of *Kuan-tzu* 管子・封禪書; a *Chuang-tzu* passage now lost but preserved in the Chi-ssu Treatise of the *Hou-Han-shu* 後漢書・祭祀志; the Feng-shan chapter of the *Shih-chi*; Ssu-ma Hsiang-ju's 司馬相如 *Feng-shan wen* 封禪文; *Han-shih wai-chuan* 韓詩外傳 (passage now lost, but recorded in the Cheng-yi 正義 commentary to the *Shih-chi*); the Ch'i-su-hsün 齊俗訓 chapter of the *Huai-nan-tzu*; the *Ho-t'u chi-yao-kou* 河圖稽耀鉤; the Chi-ssu Treatise of the *Hou-Han-shu*; and Huan T'an's 桓譚 *Hsin-lun* 新論. There being a dearth of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regarding them, one may wonder why Hsü Shen adopted the story in terms of it being a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 have already observed, Hsü Shen was, in effect, a historical evolutionist. Observing that the accounts of the creation of characters in the time of Huang Ti could not be directly linked to the *ta-chuan* 大篆 of Hsüan Wang 宣王 of Chou, he felt that something was needed to bridge this gap. He was not, of course, in a position to see inscribed neolithic pottery, inscriptions on oracle bones or turtles shells, or on bronzes to the extent that we can today. So he had no alternative but to adopt

what was then the current view that character styles had been alter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ive Emperors, the Three Kings, and the Seventy-two Tribes.

5. Some Remarks on the *Chih-shih* and the *Hsiang-hsing*

The *liu-shu* 六書 theory proposed by Hsü Shen in the Postface with its definitions and examples has been much discussed before so there is little need to repeat more than a few details here. The *liu-shu* may be viewed as a dynamic system which describes the rudimentary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s—one made up of several components each explaining how various typ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formed. In all it consists of definitions which reflect a chronological sequence of development.

We shall review here briefly the two major components which concern the earliest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namely, the *hsiang-hsing* 象形 and the *chih-shih* 指事. Symbolic images express objective things which can be shown in the form of characters, for example, 日 "sun" and 月 "moon". Such is the *hsiang-hsing* formation of characters. Abstract concepts, however, cannot be effectively expressed solely by a *hsiang-hsing* representation. So the *chih-shih* approach is used to express such abstract concepts such as 上 "above" and 下 "below". *Chih-shih* characters are thus usually constructed with geometric units such as dots and lines, and the positioning of these is significan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has now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d that the scribal progenitors of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employed both symbolic imagery and abstract concepts in their attempts to preserve ideas in visual form for "permanent" record. Scholars such as T'ang Lan who believe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originated merely from *hsiang-hsing* symbols, often cite the pictures of human faces, birds, frogs, and so on in pottery. Based on this evidence, they have attempted to prove that the progenitors of Chinese characters concentrated their skil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siang-hsing* characters. But it is necessary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geometric designs on pottery which involve a marked degree of abstract representation, and an appreciable variety of motifs that could be drawn upon to create some of the *chih-shih* characters.

The independent origins of both *chih-shih* and *hsiang-hsing* can be traced back to a time long before the birth of characters proper. In the pre-character period people extensively employed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s. Examples of pictorial recording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caves and in cliff walls in the Yin 陰 mountains in Inner-Mongolia in the Ho-lan 賀蘭 mountains in Ning-hsia 寧夏, and in various parts of South China, but examples of such high antiquity as

those in Europe, America, and Australia have yet to be f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ictorial recording and *hsiang-hsing* may, nevertheless, be demonstrated in such datable materials as pottery.

As already observed, there were other kinds of recording employed in the precharacter period, such as tie-knots and notching. Quite obviously, these constitute abstract ways of recording, because one knot, or notch, would be used to express one of several possible concepts, such as, a month, a day, an artifact, and perhaps even an event. These abstract ways of recording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pictorial recording which method can only represent one object. In this connection the characters of Chinese racial minorities can be employed as a form supplementary evidence.

The Na-hsi 納西 *hsiang-hsing* characters possess strong pictorial characteristics, but as pointed out by some scholars, they also have a type of character that is used to express abstract concepts such as a location, a number, a state of affairs and such like. Here are some samples:

above: , high: , top: , bottom: , middle: , divide: , one: , ten: , hundred: , thousand: (ten × hundred!), majority: , shake: , continue: , sound: .

The formation of the above cited graphs is comparable to the *chih-shih* characters in the *liu-shu* system. Other such samples may be observed in the notchings by the Mo-so people in Ssu-ch'uan Province, and in inscribed bronze plaques discovered in tombs of the Tien people in Yün-nan Province.

As for the ancient characters of other countries, Egyptian hieroglyphics, for instance, are a good example. The following can be considered as *chih-shih*. The graph originally meant "heaven", but when it is combined with another component: , it means "darkness", when it is written: , it means "dew". The graph: originally meant "sandy ground", when written it means "field". Such combinations are comparable to Chinese *chih-shih* characters. Note also the methods to express plurality in the hieroglyphic system. One is to repeat the character itself, for example, "one house", "two houses", "houses". The other is simply to add dots: "houses".

Which was first, *chih-shih* or *hsiang-hsing*? T'ang Lan held that *hsiang-hsing* were first, but Kuo Mo-jo believed that *chih-shih* preceded *hsiang-hsing*—his conclusion based on two sets of evidence: inscribed pottery from the Pan-p'o site which constitutes examples of *chih-shih*, and the other derives from the Postface to the *Shuo-wen* wherein Hsü Shen gives first

place to the *chih-shih* in the *liu-shu* system. I believe that if Kuo Mo-jo had see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pottery from the Chiang-chai site which reflect a *hsiang-hsing* construction, he would have changed his viewpoint. As for Hsü Shen's arrangement of the *liu-shu* system,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determine which was first or second. They are simply to be regarded as parallel phenomena in the first level. The diagram (see Figure 10, p. 33) expresses my view that in the era when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being created, both *chih-shih* and *hsiang-hsing* would have been employed concurrently. My view is thus quite different to that of Yang Chien-fang 楊建芳 who, while of the opinion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originated from the *chih-shih* system and the *hsiang-hsing* system, holds that these two systems originated separately in two different regions—the *chih-shih* from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Huang-ho River, and the *hsiang-hsing* from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Huang-ho River. His hypothesis is difficult to substantiate.

In this chapter I have presented briefly a discussion dealing with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s proposed by Hsü Shen in his Postface to *Shuo-wen*. His theory was established upon the basis of relevant records from various classical texts which he assembled, and from these he selected what he considered to be the more useful and reliable accounts. If we evaluate Hsü's theory in the light of contemporary archeological discovery and *ku-wen-tzu-hsüeh* it can be said that it was, in certain respects, scientifically based. This is all the more remarkable when we consider that at that time it would have been well nigh impossible for him to have obtained access to as much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as we have today. That Hsü Shen'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owes much to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more primitive cultures around the peripherary of the Chung-yüan 中原 can be demonstrated with reference to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the *chih-shih* and *hsiang-hsing* in the *liu-shu* system and to the role of these primitive forms of character construction i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contemporary *ku-wen-tzu-hsüh* along with that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demonstrate that, at the primary level of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hih-shih* and *hsiang-hsing* were foremost amongst the factors invol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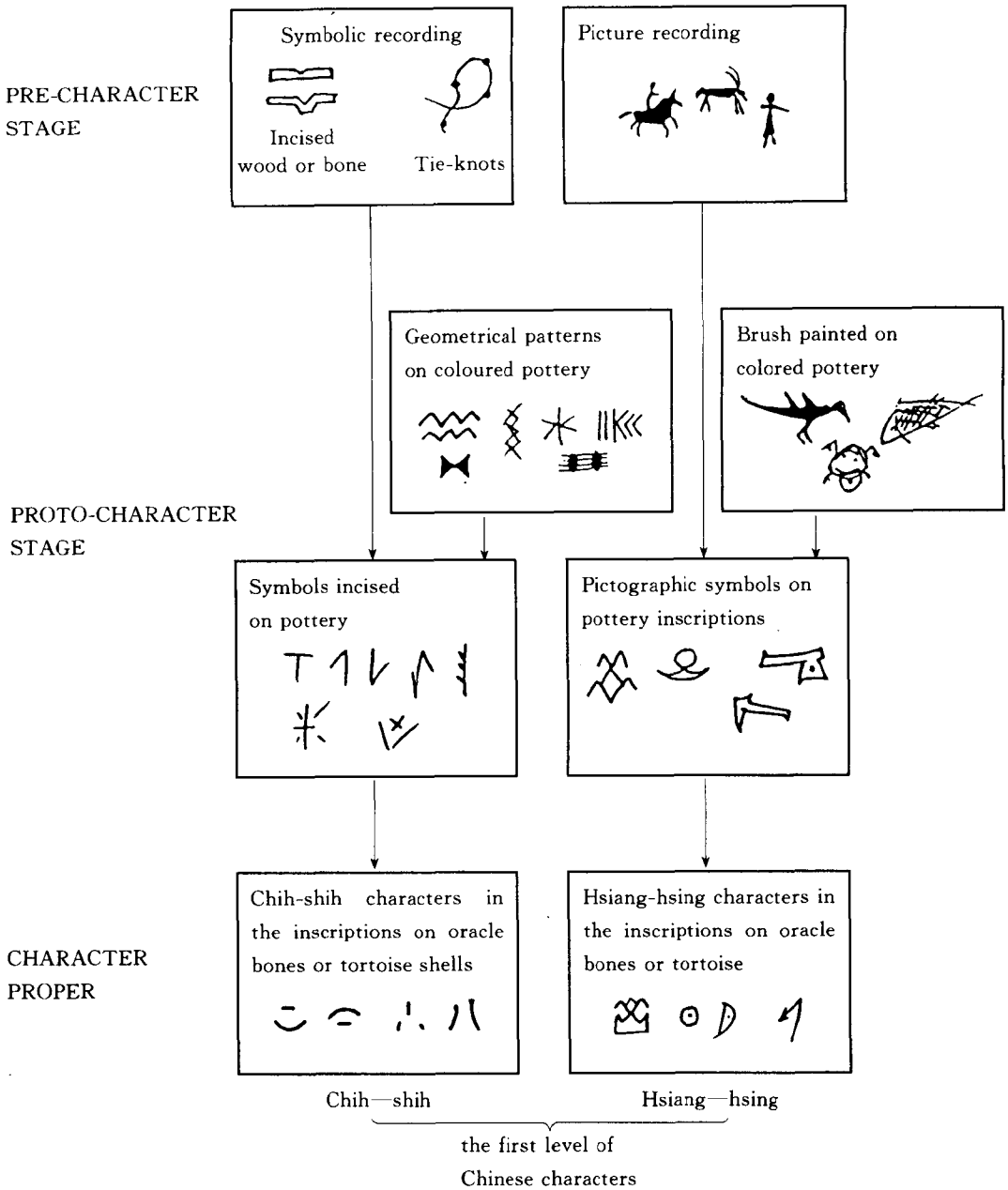


Figure 10 The Developments of *Chih-shih* and *Hsiang-hsing*

CHAPTER Ⅱ

THE PERIOD OF ANCIENT (PRE-CH'IN) CHARACTERS

This chapter discusses Hsü Shen's account, set out in the *Shuo-wen* Postface, of the period from when Shih Chou 史籀 is said to have created the *ta-chuan* characters to the time of the Seven States. This is the era of *ku-wen* "ancient characters" or, as generally termed here: "pre-Ch'in characters". Unlike the earlier approach which he used in his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Hsü Shen is now in the position to develop his views on the history of pre-Ch'in characters mainly on the basis of actual documentary materials written in the ancient forms which he had collected. Therefore, the approach used in this chapter is to compare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uo-wen*(*cheng-wen* 正文 and *ch'ung-wen* 重文)with those 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deriving from sites datable in the same period, as well as relevant data embodied in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so examine the hypothesis set out in the *Shuo-wen*. This chapter discusses also the second level—the *hsing-sheng* 形聲(including *chia-chieh* 假借)and the *hui-yi* 會意 of the *liu-shu* system.

1. The *Ta-chuan* Characters Created by Shih Chou

The creation of *ta-chuan* 大篆 characters by Shih Chou during the time of Hsüan Wang (872—827 B. C.)can be regarded as the fifth stage in Hsü Shen's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Shih Chou, with his name written as 史留(籀)appears in the inscription on the *Ma-ting* 趞鼎 in the Shanghai Museum. In the *Han-shu yi-wen-chih* 漢書·藝文志, Pan Ku 班固 records a book with the title, *Shih-Chou-p'ien* 史籀篇, compiled in 15 volumes, but six of these had already disappeared before Eastern Han times. In all probability,

Hsü Shen would have consulted the remaining nine volumes of the *Shih-Chou-p'ien*. Let us examine now more deeply the tie-up between Shih Chou and the *Chou-wen* of the *Shuo-wen*.

(1) Periodization of the Shuo-wen *Chou-wen*

There are 213 characters defined as *chou-wen* to be noted amongst the *Shuo-wen ch'ung-wen* characters. Of these 69 appear throughout various archaeological texts excavated to date (see Table 5 in Volume Ⅱ; hereafter all Table references are to those in Volume Ⅰ).

According to the Supplementary Section A following Table 5 these 69 characters are present in a variety of datable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Late Shang	21	30.43% (of the total 69 characters)
Western Chou	40	57.97%
Early Ch'un-ch'iu	5	7.24%
Middle Ch'un-ch'iu	16	23.18%
Late Ch'un-ch'iu	14	26.08%
Early Chan-kuo	4	5.79%
Middle Chan-kuo	18	26.08%
Late Chuan-kuo	10	14.49%
Ch'in	5	7.24%
Western Han	12	17.39%

In addition:

Eastern Chou, (either Ch'un-ch'iu or Chan-kuo)	5	7.24%
Ch'un-ch'iu (generally)	1	1.44%
Chan-kuo (generally)	12	17.39%

Western Chou is the highest with a total of 40 characters, 27 of these first appear in Western Chou documents while the other 13 characters first appeared in the Late Shang documents. That is to say, 48 of the 69 came upon the scene in Shang and Western Chou times!

It is thus well supported by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hat the *chou-wen* came into use during these two periods and thus was one of the variant forms extant befor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aracters by Shih Chou.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Hsü Shen regarded Shih Chou as the creator of the *ta-chuan*. As a result of the standardization, the *chou-wen* became the *cheng-tzu* ("standard" style). At that time,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other variant styles, Hsü Shen pointed out that the 15 volumes of *ta-chuan* style characters in the *Shih-Chou-p'ien* differed to *ku-wen* (another variant style) characters.

Chou-wen was widely used in the period from Eastern Chou through to Ch'in and Han. Some *chou-wen* characters were used continuously in various regions (see Table 7). This would appear to prove that over a long period the *Shih-Chou-ta-chuan* was an influential character style, and so may it be claimed that both Pan Ku and Hsü Shen's statements are acceptable.

(2)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the *Chou-wen*, the *Shih-Chou-p'ien*, and the Ch'in *hsiao-chuan* style characters.

The aforegoing 213 *chou-wen* characters preserved in the *Shuo-wen* were by no means sufficient to constitute a *tzu-shu* 字書"lexicon" of standard characters that would total 15 volumes. For example, other lexicons such as the *Ts'ang-chieh* 倉頡 *Yüan-li* 爰歷, and *Po-hsüeh* 博學 of the Ch'in Dynasty altogether contain 3,300 characters. So where are the many other characters from the *Shih-Chou-p'ien*, presumably from the lost sections, that must be included somewhere in the *Shuo-wen*? In fact, they are contained among the *cheng-wen* characters i. e. , the so-called Ch'in *hsiao-chuan*. On the one hand, some Ch'in *hsiao-chuan* characters were modified so as to have a different form to the original *Shih-Chou-ta-chuan* characters(on which, in fact, they were based); those *Shih-Chou-ta-chuan* characters were consequently listed as the 213 *ch'ung-wen* in the *Shuo-wen*.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Ch'in *hsiao-chuan* characters which were not modified preserved thus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Shih-Chou-ta-chuan* characters, and hence of course there was no need for them to be classed as *ch'ung-wen*. Thus *Shih-Chou-ta-chuan* characters are not limited to the *chou-wen* characters of the *Shuo-wen*, but include quite a number of *cheng-wen* characters. This is demonstrated in Table 6 wherein the *Shuo-wen cheng-wen* which parallel oracle b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 characters are listed, the *Chia-ku-wen-pien* contains 489 characters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Shuo-wen cheng-wen*(28. 38% of a total of 1,723 characters). The *Chin-wen-pien* has 1,107 characters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Shuo-wen cheng-wen*(45. 74% of a total of 2,420 characters). Although not all of these characters may be claimed to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Shih-Chou-p'ien*, nevertheless, the two percentages evidence that the *cheng-tzu*(standard form) system was maintained since Late Shang times.

To sum up, Shih Chou compiled the 15 volumes of *ta-chuan* apparently in an attempt to standardize characters. Hsü Shen records Shih Chou's efforts and something of his achievements which become clear when the *cheng-tzu* preserved in the *Shuo-wen* are studied in relation to Late Shang and Western Chou characters in the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available to us.

2. The *Ku-wen* Style Used by Confucius and Tso Ch'iu-ming

The *Shuo-wen* Postface deals with the *ku-wen* style in which it is traditionally claimed that Confucius wrote the Six Classics, and Tso Ch'iu-ming 左丘明 wrote his commentary, the *Tso-chuan* 左傳, during the Ch'un-ch'iu period.

(1) *Ku-wen*

Let us first of all look at, Hsü Shen's conception of *ku-wen* as it may be adduced from the *Shuo-wen*. It will be noted that his conception has both a broad and a narrow sense. *Ku-wen*, in the broad sense, is used in the *Shuo-wen* Postface where Hsü Shen has reconstructed the historical framework into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pre-Ch'in characters was placed. For example, he observes in the Postface that the source of the Shih Chou *ta-chuan* characters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ku-wen*. Again, *ku-wen* is said to have been abandoned when Li Ssu 李斯 standardized the characters. Further, there is the reference to *ku-wen* appearing in inscriptions on bronzes which were discovered in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of various regions.

These show that in the *Shuo-wen* Postface, *ku-wen* is employed in a broad sense, i. e. generally "ancient characters", and is employed in the same sense as Ssu-ma Ch'ien's use of *ku-wen* in the *Shih-chi*, and the *Han-shu* reference to Chang Ch'ang's love of *ku-wen-tzu*. In other words, this use is concerned with those ancient characters which were formed no later than the Late Ch'un-ch'iu. Such characters are of two types: those that conform to Shih Chou's *ta-chuan* characters (such as those preserved among the *cheng-wen*—and also the *ch'ung-wen* — of the *Shuo-wen*); and the old variant forms which date from Shang and Western Chou along with the new forms from the Ch'un-ch'iu period which do not conform to the style of Shih Chou's *ta-chuan*.

As for the narrow sense of *ku-wen* afte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aracters in the Ch'in Dynasty, the majority of the *ku-wen* characters became the standard *hsiao-chuan* form, i. e. the *cheng-wen* of the *Shuo-wen*, along with the *ch'ung-wen* variant forms collected by Hsü Shen. Thus the conception of *ku-wen* in the *Shuo-wen* itself (i. e. not in the Postface,) is that of the narrow sense of the term. There are 479 *ku-wen* (in the narrow sense) which can be said to be a special category among *ku-wen* characters (in the broad sense)— both evolved not later than Late Ch'un-ch'iu (see Figure 11, p. 39).

I think that both in the broad and narrow sense *ku-wen* characters are an ancient form which pre-dates the Ch'un-ch'iu period. There i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is. In

Table 5, 137(28.60%) of the total 479 *ch'ung-wen ku-wen* forms correspond to archaeological characters. The dating of this archaeological data, furthermore, can be studied in Table 5, Supplement A. The statistical tally is as shown in Figure 12(see p. 40).

Of the 36 Western Chou characters which correspond to archaeological data, 19 first appeared in the Western Chou, while the other 17 characters had already appeared as early as the Late Shang. Thus, the 19 solely Western Chou characters plus the 37 Shang characters total 56 characters, accounting for 40.89% of the overall total of 137 *ku-wen* characters. It is thus conceivable that the *ku-wen* era, as Hsü Shen pointed ou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time of the *Shih-Chou-p'ien*. There are 19 characters which first appear in Ch'un-ch'iu period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If these are added to the above 56 Late Shang and Western Chou characters we get a total of 75(54.74%) of a total of 137 characters which first appeared not later than the Late Ch'un-ch'iu.

The proportion of Chan-kuo period archaeological data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ku-wen* characters in the *Shuo-wen ch'ung-wen* category is large, but the proportion of characters which first appear in the Chan-kuo period(40.14% of a total of 137 characters), is less than the proportion of those which first appear in the period from Late Shang to Late Ch'un-ch'iu. If further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such as the *Hou-ma meng-shu* 侯馬盟書 should be discovered in large quantity, those ancient characters forms which are presently evident to have first appeared in the Chan-kuo period may well be found traceable back to the Ch'un-ch'iu peri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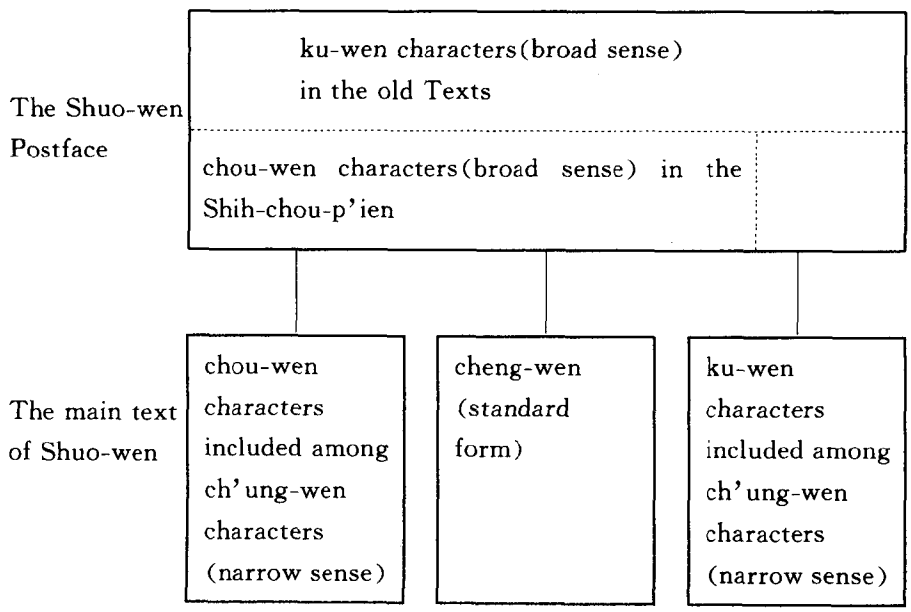


Figure 11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Ku-wen*, *Chou-wen* and *Cheng-wen*

AGES	KU-WEN 137	
Late Shang	37	27.00%
Western Chou	36	26.27%
Early Ch'un-ch'iu	10	7.29%
Middle Ch'un-ch'iu	21	15.32%
Late Ch'un-ch'iu	29	21.16%
Early Chan-kuo	11	8.02%
Middle Chan-kuo	55	40.14%
Late Chan-kuo	12	8.75%
Ch'in	4	2.91%
Western Han	9	6.56%
Hsin	/	
Datable only as Eastern Chou	7	5.10%
Datable only as Ch'un-ch'iu	1	0.72%
Datable only as Chan-kuo	42	30.65%

Figure 12 The Ag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Which Correspond to *Ku-wen*

(2) *Ku-wen-ching*, or vers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written in ancient characters

This section deals with a great event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chin-wen-ching* 今文經 "New Text School" and the *ku-wen-ching* 古文經"Old Text School" which has ramifications not only in regard to Han history but also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holarship in general. In order to evaluate Hsü Shen's *ku-wen*,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two issues relating 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Old Texts: First the type of characters used in the Old Texts would have constitut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consulted by Hsü Shen in his compilation of the *Shuo-wen*. In the *Shuo-wen* there is, indeed, much internal evidence of citations from the Old Texts, as has been discussed by Ma Tsung-ho 馬宗霍 in his *Shuo-wen chieh-tzu yin-ching k'ao* 說文解字引經攷. The *Chou-li* 周禮 and the *Tso-chuan*, in particular, became the chief focus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Ma Tsung-ho has pointed out that 95 characters from the *Chou-li* appear in the *Shuo-wen*, and that Hsü Shen mainly consulted the *Tso-chuan*. Hsü Shen's statement that a number of Old Text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wall of

Confucius' house and that Chang Ts'ang 張蒼 submitted the *Tso-shih ch'un-ch'iu* 左氏春秋 to the imperial court is thus substantiated.

Second, scholars of the New Text School have charged that the Old Texts were forged, and have even maintained that Hsü Shen faked the characters—the so-called "forged ancient characters". However, the *ku-wen-ching*, particularly the *Chou-li* and the *Tso-chuan*, can be shown to be authentic in many respects and so demonstrat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huo-wen* statement.

So far as *Tso-chuan* is concerned, scholars such as Bernhard Karlgren, Kano Naoki 狩野直喜, Ch'ien Mu 錢穆, Yang K'uan 楊寬, Maspero, Yang Hsiang-k'uei 楊向奎, Lo Tso-han 羅倬漢, and Kamada Tadashi 鎌田正, have conducted important research into the *Tso-chuan* and its textual relationship to the Classics. I merely quote briefly following selected examples with reference to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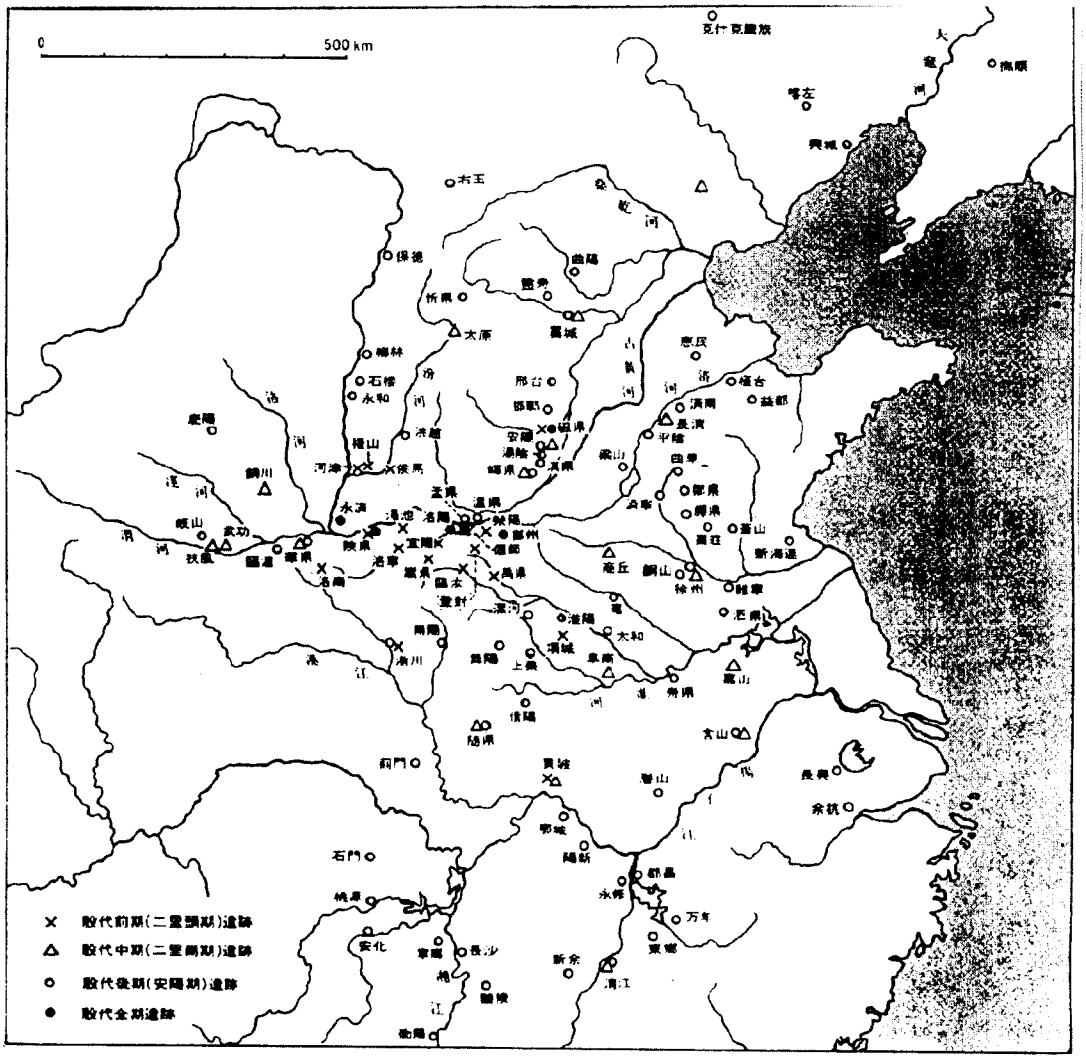
(a) Geographical Evidence: The *Tso-chuan* (Duke Chao 昭公, year 9) records that the region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Shang and Chou Dynasties extended beyo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Huang-ho River, and included the so-called Ssu-t'u 四土 the Western, Eastern, Southern, and Northern Regions. This has been substantiated by archaeological sources as cited by Li Hsüeh-ch'in, such as the six pieces of tortoise shell with oracular inscriptions relating to the Shang Ssu-t'u harvests. Shang Culture archaeological sites which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he past 30 years are now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extend beyond the range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Huang-ho* River—far beyond previous estimations of the extent of the Shang (see Figure 13, p. 42).

Other geographical correlations between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the *Tso-chuan* may be cited such as the reference to Fan-yang 繁陽 in an inscribed sword of the Ch'u state, discovered in Lo-yang,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account in the *Tso-chuan* (Duke Hsiang 襄公, year 4).

(b) Historical Personages: The same historical figures are recorded both in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the *Tso-chuan*, for example, Ling-yin tzu-keng 令尹子庚 of the Ch'u state who appears in the *Wang-tzu-wuting* 王子午鼎 and also in the *Tso-chuan* (Duke Hsiang years 12, 13, 14, 15, 18, 21). Other examples traditional text personages such as Chao Meng 趙孟, Ch'ung-hsing Yin 中行寅, Yi Ch'u 義楚, and so on can be cited.

(c) Literary Style and Character Usage: The following three examples of literary style may be used to indicate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vocabulary of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and that of *Tso-chuan* (see Figure 14, p. 43). Archaeological data which is useful in establish-

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Tso-chuan* also includes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s, details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etc.



From Michio Matsumaru & Hidemasa Nagata: *Chūgoku bunmei no seiritsu* p. 52

Figure 13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the Shang Culture

As for the Chou-li, it records in tremendous detail the Chou administrative system. As records of various aspects of Chou administration are preserved in the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it is possible to collate some comparable data. Tables 3 and 4 show a comparison of official titles and systems used in *Chou-li* with those recorded in Chou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These two Tables indicate that quite a number seen 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correspond to the *Chou-li* records, proving that *Chou-li* could not have been faked in its entirety by the Han scholars. On the basis of Table 3 I have drawn up the chronological chart (see Figure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THE TSO-CHUAN
乃父死嗣葬人，不盄取我家案。用𢍰。 卯簋（大系 85）	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 哀公十六年
乃聖且考克孚（左）右先王，乍氒厶殳（肱股），用夾𩰫氒辟。 師詢簋（大系 139）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僖公四年 昔周公大公，肱股周室。夾輔成王。 僖公二十六年
烝自今以往敢不逹此明誓之言而尚敢或内室者 侯馬盟書 67:6 □自今往□敢不□則徙者 沁陽盟書甲 2 自今以往□敢□□則徙者 沁陽盟書甲 3	甯武子与衛人盟于宛濮曰：……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 僖公二十八年 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即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 哀公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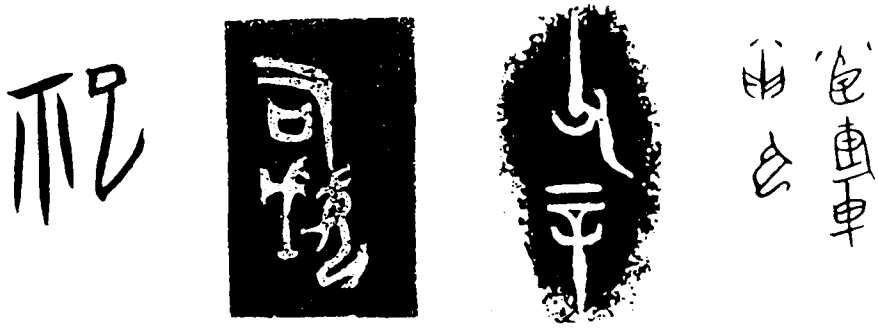
Figure 14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Vocabulary of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and that of *Tso-chuan*

15, p. 44) which demonstrates the occurrences of official titles according to the dating of the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in which they appear. From this we learn that most of the official titles in the *Chou-li* which are also found in archaeological sources came upon the scene as early as Middle Western Chou.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official titles such as the *shih* 史, *ssu-t'u* 司徒 *ssu-ma* 司馬 and *ssu-k'ou* 司空 continued from Western Chou into the Chan-kuo period. Accordingly it may be claimed that the system of official titles recorded in the *Chou-li* was founded not later than the Ch'un-ch'iu peri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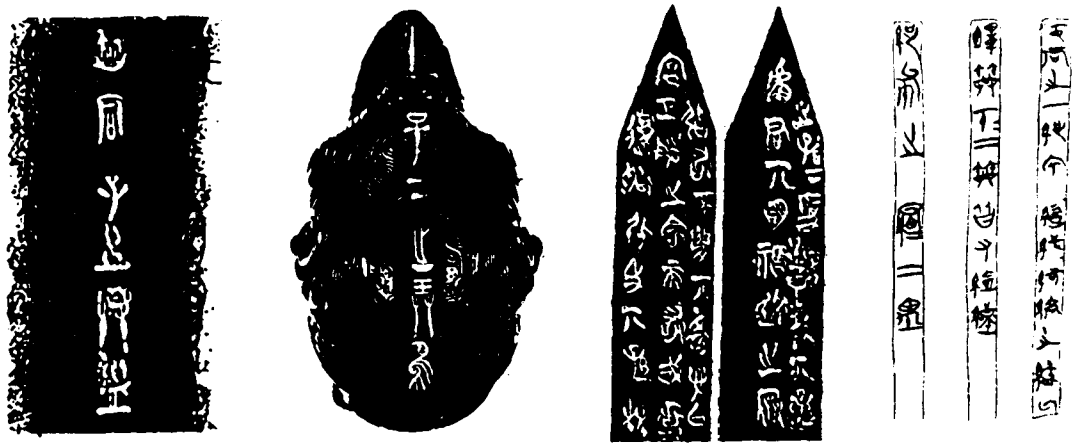
In regard to the Old Text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briefly the term *k'o-tou-wen* 科斗文 —the calligraphy style of writing stated to have been used in the Old Texts. It literally translates as "tadpole" style, the head and tail of strokes are sharp but the middle section of strokes is fat. This form of stroke derives from the type of brush employed in writing at that time. At present, it can be distinguished on archaeological artifacts containing brush-writing and it is sometimes preserved in inscriptions that were originally written by brush then incised accurately in the clay core or moulds; examples date from Shang to Chan-kuo periods, as in the illustrations (see Figure 16, p. 45). The extensive use of the so-called *k'o-tou-wen* from Late Ch'un-ch'iu to Early Chan-kuo is well attested by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of many

CATE-GORIES	OFFICIAL TITLES \ AGES	Early Western Chou	Middle Western Chou	Late Western Chou	Ch'un-ch'iu	Chan-kuo
天官	宰、大宰		•	•	•	
	守宮、宮人	•	•			
	善夫、善		•	•		
	𤔲量田甸、田人		•	•		
	𤔲立		•			
	𤔲茨		•			
	大賓				•	•
	入府					•
	史書、書史	•	•			
	戠戠					•
	裘		•			
	皮官					•
	内小臣(小臣)		•	•		
地官	𤔲土、𤔲徒、冢𤔲土、大𤔲徒……等	•	•	•	•	•
	公族		•	•		
	鼓鍾			•		
	牧牛、牧	•	•	•		
	師氏、師、大師、伯大師、師尹	•	•	•	•	
	市師、市相					•
	吳		•	•		
	𣪘、林		•	•		
	昜			•		
	左稟、右稟、稟					•
	倉					•
春官	宗白				•	
	籥			•		
	卜叟		•			
	大祝、祝、五邑祝	•	•	•		
	宗祝					•
	史、大史、内史、乍册内史、邻史……等	•	•	•	•	•
夏官	𤔲馬、司馬、大司馬、家司馬、都司馬……等		•	•	•	•
	小子	•	•	•	•	
	監罟					•
	射		•			
	𤔲士		•			
	大右、小右		•			
	虎臣		•	•		
	小臣、少臣	•	•	•	•	
	趞馬、走馬、左走馬、右走馬……等	•	•	•	•	
秋官	𤔲寇、司寇、邦司寇、彊司寇		•		•	•
	官犬		•			

Figure 15 Chronological occurences of official titles as seen 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which correspond to *Chou-li* terms



The brush-writing and inscriptions based upon brush-written characters of the Shang period



The brush-writing and inscriptions based upon brush-written calligraphy of Ch' un-ch' iu and Chan-kuo period

Figure 16 The *K' o-tou-wen* in Archaeological Data

kinds, accordingly we may be fairly sure that the pre-Ch' in Confucian Classics would have been written in this style.

3. The Different Forms of Character used in the Seven States During the Chan-kuo Period

The *Shuo-wen* Postface notes the different character forms in vogue amongst the Seven States during the Chan-kuo period and regards this situation as representing another stage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llowing the Ch' un-ch' iu *ku-wen*. However, the phenomenon of different character forms amongst the various states is hardly mentioned in pre-

Ch'in writings. Yet attention is drawn to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dialects recorded in pre-Ch'in writings. For example, Mencius likened the dialect of Ch'u state to the singing of birds. With reference to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compiled in Tables 5 and 7 we shall now explore further the situation of characters in this period and deal with the subject under the following headings:

(a) The commencement of variations amongst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b) The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different forms.

(c) The typological relationship of *Shuo-wen ch' ung-wen* and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d)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mong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a) The commencement of variations amongst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Hsü Shen identified the Chan-kuo period as the initial period when different forms of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appeared but the story is more complex than this. Distinct regional differences among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bega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Ch'un-ch'iu as demonstrated in Table 7. Note such examples as the following:

(1) The character 示 *shih* with characteristics peculiar to the Eastern Regions e.g. 丌, first appear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Ch'un-ch'iu in Ch'u, the San-Chin, and Ch'i(I -2 in Table 7, p. 380).

(2) The character 正 *cheng* with it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stern Regions—notably the small additional stroke— appears even earlier: Early Ch'un-ch'iu in Ch'u, and became popular in the Middle and Late Ch'un-ch'iu in Ch'u, the San Chin, and Ch'i(I -3 Table 7, p. 381).

(3) The earliest variant form of 明 *ming* appears in Middle Ch'un-ch'iu in Ch'u and the San-Chin(I -14 Table 7, p. 392). Numerous other such examples are shown throughout the Table. However, in some instances, the situation of individual characters is quite complicated. Note, for example the character(or element) 心 *hsin*(I -28, Table 7, p. 406), see Figure 17(p. 47). Judging from the above diagram, Style I and Style II both originated in the Western Chou period and continued into Early Ch'un-ch'iu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In Middle and Late Ch'un-ch'iu, Style II makes its appearance in the Eastern Regions, whle Style I is restricted to the Western Region.

Amongst other well documented examples, such as the characters 不 *pu* I -30, p. 408, 至 *chih* I -31, p. 409, 黄 *huang* I -34, p. 412, and 德 *te* II -11, p. 430, it is fully evident that vari-

ations in the forms of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began in Middle and Late Ch' un-ch' iu and continued into the Chan-kuo period.

商西周		Ⅰ	Ⅰ			Ⅰb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Ⅰ		Ⅰ		Ⅰ
	中期		Ⅰ Ⅱ Ⅰa			Ⅰ Ⅰb
	晚期	Ⅰ	Ⅱa	Ⅰa Ⅱ Ⅱa		Ⅱa Ⅰc
戰國	早期					
	中期	Ⅰa	Ⅱa Ⅱ		Ⅱa Ⅱ	Ⅱb
	晚期	Ⅰa	Ⅱ			
秦		Ⅰa				
說文		Ⅰa				
楷書		備注				

Ⅰ： 同克鼎　Ⅰa： 同說文正文，即Ⅰ式引長。　Ⅰb： 同師望鼎，即Ⅰ式加點。　Ⅰc： 即Ⅰ式引長又加點。　Ⅱ： 近散盤　Ⅱa： Ⅱ式引長　Ⅱb： Ⅱ式加點

Figure 17　The Genealogy of the Character *Hsin* 心

Characters are a fundamental component i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characters proceeded hand-in-hand with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various pre-Ch' in cultures. Quite appropriately therefore, Hsü Shen sought to link the presence of different character forms amongst the Seven States with the variations attending their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al values now becoming so evident as a result of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at the different Eastern Chou character form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Middle Ch' un-ch' iu period is because those cultural spheres of the Eastern Chou which were most closely re-

lated to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mong characters, had already evolved in the Middle Ch'un-ch'iu. It is in Middle Ch'un-ch'iu that we can witness the great change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See Li Hsüeh-ch'in *op. cit.*, pp. 223) The change of the forms of characters is but one aspect of that period, but one up to now that has not been fully explored.

Bronze vessels (in which much of the data relating to our study of the characters derives) in the early centuries of Eastern Chou show a comparable degree of change in shapes and ornamentation— a phenomenon investigated in great depth by Western scholars. But as early as 1930, Kuo Mo-jo analysed the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bronze vessels into four periods in his *Liang-chou chin-wen-ts'u ta-hsi k'ao-shih* (see p. 1 b). His period of the New Style, ranges from Middle Ch'un-ch'iu to Late Chan-kuo. Since Kuo wrote, we have obtained vastly more archaeological data which, in general, substantiates his chronological divisions. This is demonstrated well by Kuo Pao-chün 郭寶鈞 in his *Shang Chout'ung-ch'i-ch'ün tsung-ho yen-chiu* 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 Kuo, furthermore, has investigated the nature of developments in the décor and bronze casting techniques which likewise manifest marked changes from Middle Ch'un-ch'iu times. In the midst of all this the remarkable attainments of the Ch'u culture stand out conspicuously.

(b) The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Different Form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mongst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was due to the inheritance of the old variant forms current in Shang and Chou as well as to the creation of new variant forms. In Shang and Chou variant character forms did not appear to reflec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fact some variant forms may appear in the same archaeological document. From the Early Ch'un-ch'iu, one region or another tended to adopt, or favour, the early variant forms. Thus regional differences relative to this process came into being. See the following selected examples from Table 7:

(1) *ch'ing*, (Ⅰ-11, p. 389): - in Ch'in, - in Ch'i.

(2) *chih*, (Ⅰ-12, p. 390): - in Ch'in, - in Eastern Regions.

(3) *ming*, (Ⅰ-14, p. 392): - in Ch'in, - in Eastern Regions.

(4) *ma*, (Ⅰ-24, p. 402): - in Ch'in, - in Ch'i.

(5) *ch'ung*, (Ⅰ-33, p. 411): - in Ch'in, - in Eastern Regions.

(6) *fu*, (Ⅰ-37, p. 415): - in Ch'in, - in Eastern Regions.

(7) *sui*, (Ⅱ-7, p. 426): - in Ch'in, - in Ch'i.

(8) *pang*, (Ⅱ-31, p. 450): - in Ch'in, - in Eastern Regions.

This process may be related to two major features of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continuity, i. e. unchangeableness (see Chang Kwang-chih *Ch'ung-kuo ku-tai-shih tsai shih-chieh-shih shang te chung-yao-hsing* 中國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 and centrifugal force, attending the movement of Chinese culture(see Yen Wen-ming's 嚴文明 *Ch'ung-kuo shih-ch'ien wen-hua te t'ung-yi-hsing yü to-yang-hsing* 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

The new variant forms of characters were created in various ways:

(1) By simply changing the shape of the character stroke and without changing the basic composition of the character. For example, the character 臣 *ch'en*, (Ⅰ-5, p. 383): 臣 in Ch'in, 臣 in Eastern Regions; the character 子 *tzu*, (Ⅰ-39, p. 417): 子 in Ch'in, 子 in the Eastern Regions.

(2) By changing a portion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of a character. For example, the character 隹 *chui*, (Ⅰ-7, p. 385): 隹 in Ch'in, 隹 in the Eastern Regions; the character 城 *ch'eng*, (Ⅱ-35, p. 454): 城 in Ch'in, 城 in the Eastern Regions.

(3) B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strokes or elements in a character. For example, the character 正 *cheng*, (Ⅰ-3, p. 381) 正 in Ch'in, 正 in Eastern Regions; the character 火 *huo*, (Ⅰ-26, p. 404): 火 in Ch'in, 火 or 火 in Eastern Regions; the character 阜 *fu*, (Ⅰ-37, p. 415): 阜 in Ch'in, 阜 in Ch'i.

(4) By reducing or omitting strokes or elements in a character. For example, the character 馬 *ma*, (Ⅰ-24, p. 402): 馬 in Ch'in, 馬 in San-Chin; the character 德 *te*, (Ⅱ-11, p. 430): 德 in Ch'in, 德 in the Eastern Regions.

(5) By changing some part of a character's construction. For example, the character 鼎 *ting*, (Ⅰ-16, p. 394): 鼎 in Ch'in, 鼎 in Ch'u; the character 造 *tsao* (Ⅱ-9, p. 428): 造 in Ch'in, 造 or 造 in the Eastern Regions.

(c) The Typological Relationship of *Shuo-wen Ch'ung-wen* and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Table 5 is, in effect, an anlysis of the typology of the *Ch'ung-wen* which demonstrates the nature and degre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that are present among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In the Table, there are entered 302 forms of *ch'ung-wen* which correspond to archaeological characters. Part of this archaeological data is datable in the Eastern Chou period and the inscribed artifacts can also be geographically located as demonstrated in Figure 18, (p. 50).

As regards the *ku-wen* and *chou-wen* used in different regions, we should mention the

TYPOLOGIES	SHUO-WEN	IN ARCHEOLOGICAL DATA	REGION KNOWN
Ku-wen	479	137	105
chou-wen	219	69	36
chuan-wen	36	19	8
huo-t'i	495	66	21
yin-shu	17	2	2
hsiao-chuan	1	1	1
hsiang-ku-wen-sheng	1	1	1
su-tzu	15	2	/
ch'i-tzu	3	2	2
chin-wen	1	1	/
t'ung-jen-shuo	18	1	/
ch'in-k'o-shih	2	1	1

Figure 18 The Number of Region Known Archaeological Data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shuo-wen Ch'ung-wen*

great contribution made by Wang Kuo-wei in his *Kuan-t'ang chi-lin* 觀堂集林 in which the conclusion is offered that Ch'in(the Western Region) employed the *chou-wen* and in the Eastern Regions the *ku-wen* style was used. To put this another way, the so-called *ku-wen* and the *chou-wen* styles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names of 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Eastern Regions and the Western Region respectively. Wang's thesis is now generally accepted.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broad sense of *ku-wen* and *chou-wen*, it can be clearly seen that the *ku-wen*, *chou-wen*, and even *cheng-wen* were used in both the Eastern Regions and the Western Region. There was a standard co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use during the pre-Ch'in period even though at that time the characters can be broadly grouped into two systems. I have compiled the following statistics regarding the distribution of archaeological characters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ch'ung-wen ku-wen* and the *ch'ung-wen chou-wen* characters in the Eastern Chou regions. It is based on Section 3, Table 5 (pp. 353—355), see Figure 19(p. 51).

It is clearly evident from the aforegoing that the archaeological characters corresponding to *ku-wen* included among the *Shuo-wen ch'ung-wen* which derive from the Eastern Regions are many times more numerous than those from the Western Region. As Wang Kuo-wei mentioned, this i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writing in the Eastern Regions. The archaeological character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 which correspond to *chou-wen* included among the *Shuo-wen ch'ung-wen* are slightly more numerous than those from the Eastern Regions. This means

that the Ch'in writing system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use of *chou-wen* characters of the type now preserved among the *Shuo-wen ch'ung-wen*. In the meantime the *chou-wen* still extended a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e Eastern Regions.

		There are 105 archaeological characters which correspond with the ku-wen characters included among the Shuo-wen ch'ung-wen characters, and the cultural spheres of which can be recognized.		There are 36 archaeological characters which correspond with the chou-wen included among the Shuo-wen ch'ung-wen characters, and the cultural spheres of which can be recognized	
Western Region (Ch'in)		8	7.61%	17	47.22%
Eastern Regions	Ch'u	46	43.80%	12	33.33%
	San-Chin Chung-yüan	33	31.42%	13	36.11%
	Northern Region	40	38.09%	8	22.22%
	Ch'i	26	24.76%	9	25.00%
		9	8.57%	1	2.77%

Figure 19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Ch'ung Ku-wen* and *Ch'ung-wen Chou-wen*

I would like to supplement Wang's opinion with two observations:

First, when we say that Ch'in used *chou-wen* of the Eastern Regions and also used *ku-wen*, we should point out that *chou-wen* and *ku-wen* here are both to be understood in the narrow sense, i. e. the *chou-wen* or *ku-wen* included among the *Shuo-wen ch'ung-wen* but not the *chou-wen* mentioned in the *Shuo-wen* Postface.

Secondl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Eastern Regions is not that Ch'in used *chou-wen*, because the Eastern Regions also used *chou-wen*. It could be said that the distinction is that the Eastern Regions generally used *ku-wen* characters of the type included among the *Shuo-wen ch'ung-wen*, but Ch'i almost never used them.

(d)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of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mong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Hsü Shen was clearly aware of maj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in history

which influenced different character forms. This section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t Eastern Chou character forms in three distinctly different regions.

(1) The State of Ch'u

The individuality of Ch'u characters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ultural individuality of the Ch'u state as well as an outcome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Ch'u state. From the beginning of Late Shang and Early Western Chou, Ch'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ruling Chou House was one both of obedience and of resistance. The culture of the Ch'u state, while being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 of the Chung-yüan, also maintained its own features of local cultural independence. As regards the composition and shape of Ch'u characters, Ch'u inscriptions of Late Western Chou date such as the *Ch'u-kung-nieh fu* 楚公逆鎛, *Ch'u-kung-chia chung* 楚公豪鐘 and *Ch'u-kung-chia ko* 楚公豪戈, are basically orthodox Western Chou style, and show no local peculiarities. Obviously, at that time, the influence of the Chung-yüan was the major element and so Ch'u's own features were not reflected.

(2) The State of Ch'in

The status of Ch'in among the various states of Eastern Chou was the same as that of Ch'u. Ch'in's ancestors were the Ying 嬴, a tribal group which inhabited the Hsi-jung 西戎 region. The various states of the Chung-yüan regarded Ch'u as a "barbarian" region and referred to it as Ching-man 荆蠻 or Nan-man 南蠻, and Ch'in also as a "barbarian" region: Yi-ti 夷狄. Both of them were discriminated against. But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Ch'in and Ch'u underwent completely different experienc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Middle Ch'un-ch'iu, Ch'u shed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Chou culture and took the lead in effecting a "renaissance" of the characters of the Eastern Regions. Ch'in, however, inherited and maintained the standard form of Western Chou characters; the *Kuo-chi tzu-pai p'an* 虢季子白盤 may be taken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standard form.

The territory dominated by Ch'in was earlier that of the Chou Royal Domain before its transfer to the east thus the stage was set for Ch'in to adopt much of the Western Chou culture. Ch'in, indeed, sought to absorb Chou culture, because, until not long before, Ch'in was a nomadic culture and thus not particularly advanced. It is recorded in *Tso-chuan*, Duke Hsiang, Year 29, that Prince Cha 札 of Wu, upon hearing the Ch'in-feng 秦風 of the *Shing-ching*, speculated that they may have derived from the old poems of the Western Chou period. And, accordingly, it was quite natural that during the Ch'un-ch'iu period there should appear amongst Ch'in bronze inscriptions the *Shih-chou ta-chuan* forms, e.g. the *Ch'in-kung chung*

秦公鐘,*Ch'in-kung fu* 秦公鎛, *Ch'in-kung kuei* 秦公簋,and the *Shih-ku-wen* 石鼓文. Ch'in is known to have adopted the classics of Poetry, History, Rites and Music, thus the characters that Ch'in employed naturally were based on the standard Western Chou for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 characters were, on the one hand, reflected in the inheritance of Western Chou *ta-chuan*, and on other hand were reflected in the stability of their internal composition. From Ch'un-chiu until Late Chan-kuo, and before the great character reform, Ch'in characters hardly underwent any changes and there few variant forms. This phenomenon was probably due to such factors as the following: First, the Ch'in cultural situation was relatively homogenous not like that of Ch'u, for instance, which was made up of a variety of other state cultures. Secondly, Ch'in was separated from the Eastern Regions for quite a long time. Thirdly, the nature and customs of the Ch'in differed; the Ch'in people were simple, honest and frank—quite unlike the people of Ch'u who were romantic. Moreover, the forms of the bronze vessels of Ch'in exemplify the simplicity of the Ch'in culture; this is to be noted particularly in the style of *ting* from Early Ch'un-ch'iu to Chan-kuo which continued with practically no change at all—so, too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s.

(3) The State of Ch'i

The characters of Ch'i are full of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although generally they belong to the system of characters of the Eastern Regions.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characters of Ch'u, the San-Chin, Yen, and Chung-shan, the Eastern Regions' atmosphere is not so distinct in Ch'i characters— they have somewhat more in common with that of Ch'in. This is possib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culture of Ch'i features two important elements: Ch'i and Lu both preserve much more of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Chou culture than do other states of the Eastern Regions, while the Ch' i cultural sphere includes various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s which derive from a variety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s a result, the culture of Ch'i and its character evolution partakes more of the Western Chou tradi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deviates markedly from that tradition.

4. *Hui-yi*, *Hsing-sheng*, and *Chia-chieh*

In this section, we shall review Hsü Shen's research into these remaining aspects of his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nd consider this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ical data.

(1) *Hui-yi*

Hui-yi 會意("suggestive characters"), as earlier observed, can be traced back to Ne-

olithic times when such combinations as and appear on pottery (these examples radiocarbondated about 2 500 B. C.). According to Li Hsiao-ting 李孝定 there are 396 *hui-yi* characters amongst oracle inscriptions of Late Shang so accounting for 32. 33% of the total (see his *Ts' ung liu-shu te kuan-tien k' an chia-ku-wen* 從六書的觀點看甲骨文). But well before the *Shuo-wen* was compiled reference to characters of this type was restricted to the "suggestive" method in analysing certain characters but without application of the term "*hui-yi*" while the term "*hui-yi*" appears in Pan Ku's *Han-shu yi-wen-chih*, but with no specific example of its use. In his establishment of the *liu-shu*, Hsü Shen thus incorporated the concept of *hui-yi*, the definition of *hui-yi*, and presented examples of *hui-yi* characters. Hsü Shen defined *hui-yi* as the combining of two or more ideographic elements, each with a meaning of its own and so create a new meaning, e. g. 武 *wu* (warrior) and 信 *hsin* (trust). He also used the *hui-yi* concept to analyse characters in the main body of the *Shuo-wen*. The mode of presentation may be expressed as two formulae: "*ts' ung* 从 A *ts' ung* B" or "*ts' ung* A *ts' ung* B *hui-yi*". According to Chu Chün-sheng's 朱駿聲 *Liu-shu yao-lüeh* 六書要略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the main body of *Shuo-wen* identified as *hui-yi* characters is 1 167.

As to the correlation of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hui-yi* characters in the *Shuo-wen*, we may note the following:

(a) In some cases archaeological characters confirm Hsü Shen's analyses of certain characters in the *Shuo-wen* as *hui-yi*. Futhermore, the archaeological characters show quite clearly how the ideographic elements in these characters were combined to create new meanings. For example, the *hui-yi* character 旅 *lü* is analysed by Hsü Shen as a flag with two people . This character is, indeed, written as in bronze inscriptions, that is, people following the flag.

(b) Occasionally, archaeological data shows that Hsü's identification of certain ideographic elements and their combination to form a new meaning is mistaken. Hsü Shen pointed out that the character 武 *wu* "warrior" was formed by combining the element 止 *chih* "stop" with the element 戈 *ko* "dagger-axe", that is to say, "to stop the use of weapons" means "warrior". But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show that the element is a pictograph of a foot. Thus the character (warrior) means "people marching with weapons".

(c) Upon the basis of archaeological data it is possible to identify certain *Shuo-wen* characters as *hui-yi*, which were not, however, recognized as *hui-yi* by Hsü Shen. For example, the character 年 *nien* (harvest or year) is defined as a *hsing-sheng* character in the *Shuo-wen*.

This character is actually written as 𠂤 in bronze inscriptions, it depicts "a man carrying grain on his back".

(2) *Hsing-sheng*

Hsing-sheng characters are 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an element which indicates meaning, the "radical", and an element indicating the sound, the "phonetic". *Hsing-she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rm of character to have evolved in pre-Ch'in times. Pan Ku in his *Han-shu yi-wen-chih* terms it *hsiang-sheng* 象聲 while Cheng Ssu-nung 鄭司農 in the Cheng-hsüen's 鄭玄 commentary on the *Chou-li* terms it *hsieh-sheng* 諧聲.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term, *hsing-sheng*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because this name fully expresses the nature of the combination: *hsing* "shape" and *sheng* "sound".

With the help of archaeological data, we may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xtent and nature of *hsing-sheng* combinations in pre-Ch'in times. The proportion of *hsing-sheng* characters amongst bronze inscriptions is the highest. In the fourth edition of the *Chin-wen-pien*, there are 1,362 *hsing-sheng* characters (56.28% of the total of 2,420 characters in the main body of this work, see Table 8, p. 457). The following diagram shows, futhermore, the marked tendency of *hsing-sheng* characters to increase over a period of time (see Figure 20, p.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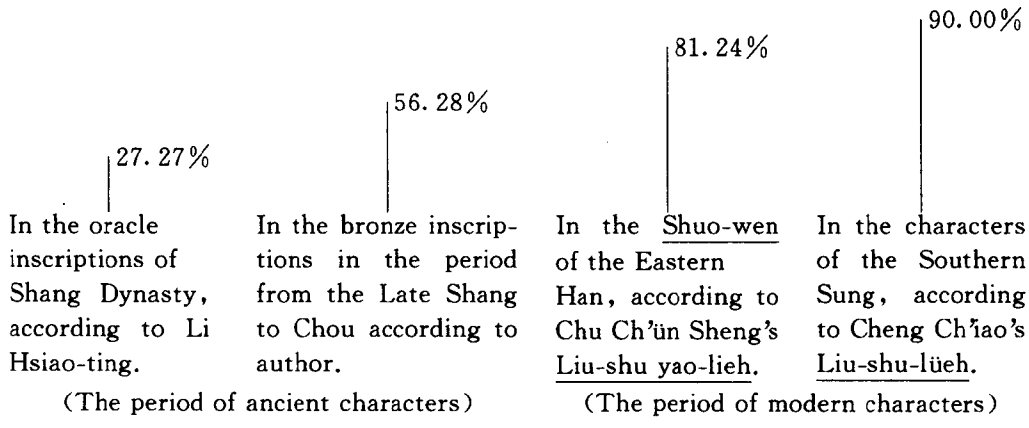


Figure 20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Hsing-sheng* Characters

(3) *Chia-chieh*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ical data, it may be shown that the *chia-chieh* technique constitutes the first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hsing-sheng* characters. *Chia-chieh* is the loan usage of a character of identical or similar sound for a word that lacks a character. For example, the character 寺 *ssu* is used in bronze inscriptions for words with quite different

meanings(see Figure 21,p. 56).

The meaning "hold" i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ssu*, the other two words simply borrow the character *ssu* "hold" upon a phonetic basis.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is situation where one form thus obtains different meanings leads to obvious ambiguity. Thus such characters loaned for other words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have continued their evolution along two paths. One results in the character with the original meaning adopting a new form, while the word for which the original form was borrowed, maintains it as such. This latter situation is what *chia-chieh* refers to. The other is to add elements "radicals" to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functioning as phonetics) and so create various new characters. In this way, the meaning of each word to which the original form was loaned can be distinguished. This is the principle underlying *hsing-sheng* —the original form (such as *ssu* above) becomes the phonetic component and indicates the sound only; the appended elements "radicals" indicate various meanings (see Figure 21.).

Fen ch'i shih ssu	分器是寺	(Chu-kung ching chung), ssu here means "hold";
Ssu chi ku kung	寺季故公	(Ssu-chi kuei), ssu here is the name of a state;
Wu chih ssu li	武侄寺力	(Piao-chiang chung), ssu here means "deped".

THE FIRST STAGE chia-chieh (inscriptions on chou bronzes)	ssu(A) "hold" 寺	ssu(B) a name of state 寺	ssu(C) "depend" 寺
THE SECOND STAGE hsing-sheng (Shuo-wen)	持 plus the radical 手 (hand)	邿 plus the radical 邑 (city)	恃 plus the radical 心 (heart)

Figure 21 The Character *Ssu* 寺, from *Chia-chieh* to *Hsing-sheng*

Further examples are presented in Table 8, Supplementary Section, p. 473—4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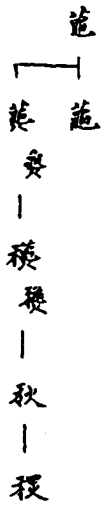
(c) On *sheng-sheng* and *yi-sheng*

The concept of *sheng-sheng* 省聲 as proposed by Hsü Shen in the *Shuo-wen*, involves a modification of the phonetic component in the *hsing-sheng* character. For example, the character 齋 *chai* comprises two elements, one the radical 示 *shih* and the other, the phonetic 齊 *ch'i*. But in the character 齋, the phonetic is written as 齊, not 齊, such contractions are termed *sheng-sheng* by Hsü Shen.

Similarly, the character 受 *shou* is observed to contain a modification of the phonetic *chou* 舟.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show that this character does in fact comprise the radical 爪 *p'-iao* and the phonetic 舟, and the whole character was written as 受 even in Shang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More than a hundred characters are classed as *sheng-sheng* in the *Shuo-wen*.

The character 夜 *yeh* is regarded as a modification of the phonetic 亦 *yi* by Hsü Shen. This character appears as 夜 in the inscription on the *Yeh-chün ting* 夜君鼎 wherein the phonetic 亦 is easily discerned.

The character 秋 *ch'iu* is considered to contain a modification of the element *chiao* whose *chou-wen* form was written as 龜 and without contraction(*sheng-sheng*). T'ang Lan suggests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 秋 is as shown in Figure 22(p. 57).



From T'ang Lan's
Yin-hsü wen-tzu chi
page 9.

Figure 22 The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 *Ch'iu* 秋

As for *yi-sheng* 亦聲, Hsü Shen employs this term to cope with two situations: when one of the ideograms in a *hui-yi* character functions also as a phonetic; such *hui-yi* characters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hsing-sheng* characters, for example, the character 莽 *mang* where the ideogram 艸 *mang* indicates the sound. And where an element of a *hsiang-hsing* character functions likewise as a phonetic, e. g. the character 倉 *han* where the element 干 *han* also has the role of a phonetic. According to Liu Yü-hui 劉煜輝, 226 characters in the *Shuo-wen* are classed as *yi-sheng*, while another 562 *yi-sheng* characters may be noted— these escaped the attention of Hsü Shen.

These two types of *yi-sheng* have been verified by archaeological data. The character 年 *nien*(千 also has a phonetic role) is an example of the first type. As to the second type, char-

acters in oracle inscriptions which Yü Hsing-wu 于省吾 terms "single form *hsiang-hsing* characters with the capacity to indicate the sound", such as 姜 *chiang*; 天 *t'ien* correspond precisely to the second type of *yi-sheng* in *Shuo-wen*.

(d) *Hsing-sheng* and *ch'ung-wen* characters in *Shuo-wen*

As I mentioned before, the period of pre-Ch'in characters is the period in which a tremendous number of *hsing-sheng* characters were created as well as the period in which the *ch'ung-wen* characters identified in *Shuo-wen* actually existed. In my opinion, these two character types— *hsing-sheng* and *ch'ung-wen*— are closely related. This is because in this period the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d not been finalized. The *hsing-sheng* characters in their formative stage could employ different phonetics to indicate identical or similar sound and different radicals to indicate identical or similar meaning and yet still represent the one character. Such variant forms are preserved in the *Shuo-wen* (see Tables 9 and 10, p. 475—528).

This chapter has reviewed Hsü Shen's statements in the *Shuo-wen* Postface concern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Early Western Chou times, and has explored significant aspects of the *cheng-wen* and *ch'ung-wen* in *Shuo-wen*. Having been able to utilize the wealth of archaeological data that we possess today to re-assess the statements in the *Shuo-wen* Postface and with systematic research approaches being applied to the *cheng-wen* and *ch'ung-wen*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ever-growing volume archaeological characters, I believe it legitimate to claim now that Hsü Shen's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characters is, by and large, accurate. Hsü Shen stands out as having established what is essentially the first historical framework into which the evolution of pre-Ch'in characters can be contained. The diagram may serve as a summary of the content in this chapter (see Figure 23, p.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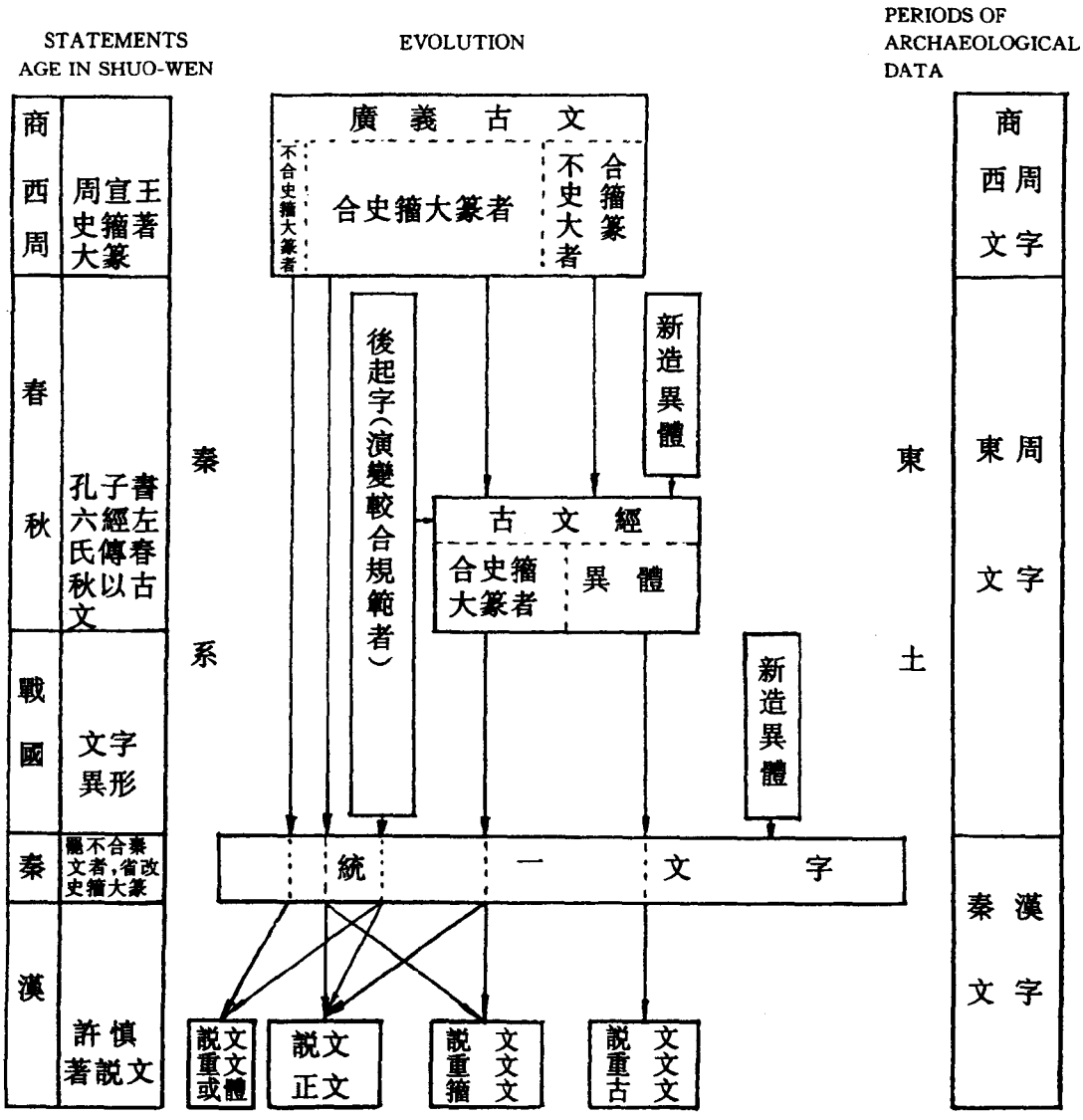


Figure 23 Summary of the Content in Chapter I

CHAPTER Ⅲ

THE PERIOD OF THE TRANSITION FROM PRE-CH'IN CHARACTERS TO HAN CHARACTERS

The *Shuo-wen* Postface states that afte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various states, Li Ssu, the prime minister of Ch'in, recommended the abolition of those characters which did not correspond to the standard Ch'in form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standard forms, Li Ssu compiled the *Ts'ang-chieh-p'ien*, Chao Kao 趙高 compiled the *Yüan-li-p'ien* and Hu-mu Ching 胡母敬 compiled the *Po-hsüeh-p'ien*. The characters of the above three *tzu-shu* ("lexicons") which were regarded as *hsiao-chuan* style, constitute modifications of the *Shih-Chou-ta-chuan*. At that time, classical texts were burnt and the official bureaucratic system was growing. Thus the *li-shu* ("cleric style") which was reduced from *chuan-shu'* came into general use and replaced the ancient characters. During the Ch'in Dynasty, the following eight styles of characters are known to have been in use: *ta-chuan*, *hsiao-chuan*, *k'o-fu* 刻符, *ch'ung-shu* 蟲書, *mo-yin* 摹印, *shu-shu* 署書, *shu-shu* 殳書, *li-shu* 隸書. And in the Han *ts'ao-shu* 草書 came into being. Hsü Shen has noted that during the Hsin-mang Dynasty, six character styles existed: *ku-wen*, or ancient style on books found in the wall of Confucius' House; *ch'i-tzu*, or abnormal style, a variant form of ancient characters; *chuan-shu*, or *hsiao-chuan*, which was created by Ch'eng Miao 程邈, a native of *Hsia-tu* 下杜, under the order of Ch'in-shih-huang 秦始皇; *tso-shu* 佐書("auxiliary style"), or *li-shu*, in the Ch'in Dynasty; *miu-chuan* 繆篆, which was used in seals; and *niao-ch'ung-shu* 鳥蟲書("birds and insects style") used on flags.

Hsü Shen's description is, in effect, a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period preceding his own— a period with may be regarded as transitional from the stage of pre-Ch'in characters to the stage of Han characters. This transition involved two aspects of

the characters: the composition of characters tended towards stabilization, and the calligraphic style moved towards the forms we now know. In the present chapter we will thus be concerned with the following three general issues:

1.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aracters in the Ch'in Dynasty.
2.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li-shu* script.
3. The various styles of characters used from the Ch'in to the Hsin-mang Dynasties.

1.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aracters in the Ch'in Dynasty

This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ndard form of characters in the Ch'in Dynasty, is recorded in the *Shih-chi* together with similar measures seeking to rationalize weights and measures, the transport system, etc. Details of the relevant proscripts are also recorded in inscriptions on Ch'in period artifacts.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ku-wen-tzu-hsüeh*, scholars in this area have reexamined the accounts of the unification of characters in the Ch'in Dynasty with reference to relevant data preserved 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The results of their research have in various respects verified Hsü Shen's account of these events. I propose here to supplement the results of such recent scholarshi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hange as reflected in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that I have assembled in Volume Ⅱ.

Just as characters can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in Chinese culture so, too, is the evolution of pre-Ch'in characters to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evolution of pre-Ch'in culture. As mentioned earlier,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reflects features of Eastern Chou history, particularly the tendency, so evident in Chan-kuo times, from unity towards division. But the founda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was actually being laid during this era of internecine warfare— the various states still had close cultural interrelationships which was a major factor towards the culmination of the unified culture that flourished under the Ch'in and Han Dynasties. Accordingly, I believe it may be claimed that in the Chan-kuo period, particularly in the later stages, the evolution of characters was proceeding from diversity towards unity, thus following the overall tendency of Eastern Chou culture. The unification of characters ascribed to the Ch'in Dynasty had, in fact, commenced long before Li Ssu came upon the scene.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archaeological data I have assembled in Volume Ⅱ may be regarded as evidence to substantiate this observation:

Amongst Eastern Region characters, there occur constructions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Ch'in style, in the Late Chan-kuo period. For example:

The character 長 *ch'ang* in San-Chin inscriptions written as (Ch'in: Table 7, I-22, p. 400)

The character 阜 *fu* in San-Chin inscriptions written as (Ch'in: , Table 7, I-37, p. 415)

The character 天 *t'ien* in San-Chin inscriptions written as (Ch'in: , Table 7, II-1, p. 420)

The character 百 *pai* in Northern regions inscriptions written as (Ch'in: Table 7, II-22 p. 441)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however, that the earlier struchures of the above listed characters— some datable even before Middle Chan-kuo period— differed to those current in Ch'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discovered in the old territories of the Eastern Regions which were dominated by Ch'in before unification present further insight on this subject. For example, the content of bamboo tablets from Yün-meng, which, prior to its being taken over by Ch'in in Late Chan-kuo was old Ch'u territory shows that the Ch'u people continued to maintain their traditional customs.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aracters on the bamboo tables is that of Ch'in— no longer were they written in traditional Ch'u style (see Figure 24, p. 64). The tendency towards unification of characters,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involved both Ch'in influences on the characters of the Eastern Regions, and Eastern Regions influences on Ch'in characters. Some standard forms of *hsiao-chuan*, in fac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stern Regions' style during the Eastern Chou period— they do not derive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 style.

For example:

The traditional Ch'in writing of 是 *shih* is , but the standard *hsiao-chuan* form corresponds to the Ch'u form (Early Ch'un-ch'iu), the San-Chin form (Middle Ch'un-ch'iu), and the Northern Region form (Early Chuan-kuo). See Table 7, I-4, p. 382.

The writing of 四 *ssu* as ,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standard *hsiao-chuan* appears first in Ch'u. See Table 7, I-38, p. 416.

The writing of 兵 *ping* as , which is a *cheng-wen* character in the *Shuo-wen*, comes from the Ch'u version: a combination of the elements and . See Table 7, II-17, p. 436.

Close exchanges in the areas of politics , scholarship, and the economy laid a good

THE CONSTRUCTIONS OF THE CHARACTERS FROM YÜN-MENG DOCUMENTS	THE TRADINATIONAL CONSTRUCTIONS OF CH'U CHARACTERS	SOUNDS	NUMBERS	IN V-Ⅱ
角		chiao	Ⅰ-8,	p. 386
其		ch'i	Ⅰ-9,	p. 387
可		k'o	Ⅰ-10,	p. 388
之		chih	Ⅰ-12,	p. 390
長		ch'ang	Ⅰ-22,	p. 400
火		huo	Ⅰ-26,	p. 404
大		ta	Ⅰ-27,	p. 405
心		hsin	Ⅰ-28,	p. 406
不		peng	Ⅰ-30,	p. 408
至		shih	Ⅰ-31,	p. 409
君		chün	Ⅱ-4,	p. 423
歲		sui	Ⅱ-7,	p. 426
後		hou	Ⅱ-12,	p. 431
得		te	Ⅱ-13,	p. 432
兵		ping	Ⅱ-17,	p. 436
爲		wei	Ⅱ-18,	p. 437
利		li	Ⅱ-25,	p. 444
巨		chü	Ⅱ-27,	p. 446
内		nei	Ⅱ-28,	p. 447
城		ch'eng	Ⅱ-35,	p. 454

Figure 24 A Comparis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Yün-meng Characters and that of Traditional Ch'u Characters

foundation for the exchange of character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ous stat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the *ho-tsung* and *lien-heng* alliances. The *tsung-heng* "advisers" travelled extensively amongst the various states in order to propound their military strategies and schemes to effect allegiances and subjugations. Naturally they became the transmitters of different character styles from one region to another. For instance, Li Ssu, who was to become the

prime minister of Ch'in, wrote in the standard *hsiao-chuan* style, but his native place was in Ch'u where he once served as an official. Doubtless, he would not have completely cut-off the influence of Ch'u culture, including that of Ch'u characters when he wrote the standard Ch'in forms.

The emergence of the "hundred schools" created a new atmosphere in thought and culture. The different schools were widely scattered: the Confucians arose in Lu and spread to Ch'in, Chin, and Wei; the Mohists began in Sung and spread to Lu, and also to Ch'u and Ch'in; the Taoists originated in the south and developed different branches in Ch'u, Ch'in, and Yen. Scholars travelled around the states accompanied by their books. According to records in classical texts, Hui Shih 惠施 required as many as five carriages to transport his books. Thus would the characters from their parent states influence the characters of other s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Chan-kuo period can b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which stimulated the exchange of cultures as well as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in the *Hs'un-tzu wang-chih-p'ien*, people living in the Chung-yüan obtained animals from the Northern Regions, feathers from the Southern Regions, fish and salt and from the Eastern Regions, and leather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thus the merchants could make a livelihood without farming.

The plundering of bronze vessels and the other artifacts was another medium whereby characters were exchanged. Large numbers of bronzes deriving from various region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pit-burials in areas far removed from them. For instance, in the old territories of Ch'in, the *Kung-chu ting* 公朱鼎 of Chou was unearthed in 1960, the *Shih-ssu-nien ting* 十四年鼎 from Chung-shan 中山 in 1977, and the *P'ing-an-chün ting* 平安君鼎 from Wei 衛 in 1978, all of them contain inscriptions. Coins from Yen 燕 were discovered in the Chung-yüan, the old territory of the San-Chin, and some Ch'in weapons were also unearthed there together with many Han weapons. In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Yen-hsia-tu 燕下都 in the Northern Regions, coins from the San-Chin came to light in 1965, while Ch'in weapons with inscriptions have been found at the same site on two occasions. In the large territory of Ch'u many historical relics from other states have been unearthed including inscribed bronzes made by small state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uch as Ts'ai, Hsü, Wu and Yüeh, and from other regions like Wei, Ch'in and Yen. In the old territory of Ch'i and Lu were found six inscribed *lei* vessels made in Ch'u to offer sacrifices to Mt. Tai when the Ch'u army occupied Lu in 249 B.C. Doubtless, the effect of all this on the overall devel-

opment of characters in Chan-kuo times was profound.

The Figure 25(p. 66) which incorporates systems of characters on the same artifact provides a further form of evidence of the interchanges of script that were in progress. The left part is San-Chin style from the Eastern Regions, while script on the right is Ch'in style from the Western Region. This inscription appears on the silver base of a lacquerware vessel unearthed at Chin-ch'un in Lo-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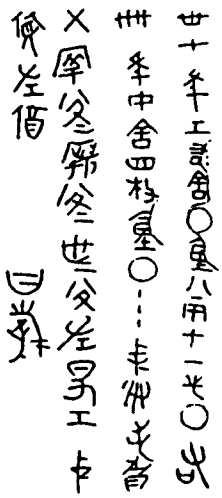


Figure 25 The Inscription on the Silver Base of a Lacquerware Vessel

2.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li-shu* Script

In this section we shall investigate the time and place of origin of the *li-shu* script and consider its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My investigations into these three areas has been conducted with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rimary evidence as preserved 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unearthed over the last six decades.

(1) When did the *li-shu* originated

Accounts of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li-shu* are manifold and various:

(a) It has traditionally been held that *li-shu* originated in the Ch'in Dynasty.

Scholars who have maintained this viewpoint are Hsü Shen, Tuan Yü-ts'ai, Kuei Fu 桂馥, Wei Heng 衛恒, Chiang Shih 江式, Chang Hui-kuan 張懷瓘, and Ch'i Kung 啓功.

(b) The discovery of characters of Western Chou date written in the *li-shu* style was recorded in Li Tao-yüan's 酈道元 *Shui-ching chu* 水經注. Some contemporary scholars like Wu Pai-t'ao 吳白匋 even regard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Western Chou bronzes as the ancestor of the *li-shu*.

(c) T'ang Lan maintained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hat the *li-shu* could have existed in Western Chou times. In his opinion, the *li-shu* style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Late Ch'un-ch'iu, and that modified forms of the characters of the Six States led to the origin of the *li-shu*. Li Hsiao-ting likewise believes that the *li-shu* style resulted from vulgar character forms of the Ch'un-ch'iu and Chan-kuo period.

(d) Ch'iu Hsi-kuei maintains that the *li-shu* wa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a modified style of Ch'in characters during the Chan-kuo period and was finalized in the Ch'in Dynasty.

(e) Kuo Mo-jo pointed out that the *li-shu* evolved from the *ts'ao-chuan*(a cursive style of the *chuan-shu*) which appears in the inscription on the *Kao-nu ch'üan* 高奴權 of Late Chan-kuo date.

(f) In Li Hsüeh-ch'in's opinion, inscriptions on Ch'in weapons in the Late Chan-kuo tend to use the *li-shu* and in the Ch'in Dynasty, Ch'eng Miao's function was to render the *li-shu* even more regular. Thus from Ch'in to the Early Han, the *li-shu* won the acceptance of the entire nation.

My approach to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li-shu* has been to analyse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li-shu* into successive stages and so outline the process step by step. Having re-examined the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I have found it possible to divide them into three categories on the basis of their different degrees of development: embryonic *li-shu*, formative *li-shu*, and mature *li-shu*. This survey, based upon 130 common radicals may be studied in detail in Table 11, p. 529—550. The percentage of radicals of each category in each historical period has then been calculated and classified as follows:

(a) Embryonic period: when the percentage of the embryonic *li-shu* is lower than 66% of the total of 130 radicals.

(b) Growing Period: when the percentage of embryonic *li-shu* exceeds 66% of the total of 130 radicals.

(c) Formative Period: when the percentage of embryonic *li-shu* exceeds 90% while the percentage of formative *li-shu* exceeds 66% of the total of 130 radicals.

(d) Mature Period: when the percentage of formative *li-shu* exceed 90%, while the percentage of mature *li-shu* exceeds 66% of the total of 130 radicals.

When the percentage of mature *li-shu* exceeds 90% of the total of 130 radicals, then the *li-shu* process is considered to be fully mature. The Figure 26(p. 68) demonstrates the results of this approach. It may be observed now that the process of the origin and the formation of

Age \ stage	Embryonic Li-shu					Formative Li-shu					Mature Li-shu				
early Ch'un-ch'iu and before	3	2.3%													
middle Ch'un-ch'iu	2	1.5%													
late Ch'un-ch'iu	3	2.3%													
early Chan-kuo	1	0.8%													
middle Chan-kuo	10	7.7%				4	3.1%								
late Chan-kuo	69	53.1%	total 67.7%			32	24.6%				3	2.3%			
Ch'in	6	4.6%				11	8.5%				2	1.5%			
early Western Han	34	26.2%		total 98.5%		52	40.0%	total 76.2%			32	24.6%			
middle and late western Han and Hsin	2	1.5%				29	22.3%		total 98.5%		74	56.9%	total 85.3%		
early Eastern Han						2	1.5%				8	6.2%		total 91.5%	
late Eastern Han											11	8.5%			

The beqinning of growth of a great mass of Li-shu characters			
The completion of growth of Li-shu	The beginning of formation of a great mass of Li-shu constructions		
	The completion of Li-shu	The beginning of formation of a great mass of Li-shu style	
		The completion of maturity of Li-shu style	

period \ Typical Archaeological Data of Li-shu	
Embryonic Period	青銅器銘文 錢幣　璽印 兵器銘刻 楚系簡帛
Growing Period	兵器銘刻 青川木牘 睡虎地秦簡
Formative Period	馬王堆秦帛書 馬王堆漢帛書、簡 銀雀山漢簡 雙古堆漢簡
Mature Period	胥浦簡牘 八角廊漢簡 武威漢簡 敦煌漢簡 居延漢簡 武威醫簡 東漢碑刻

Figure 26 The Process of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Li-shu*

the *li-shu* may be placed into the following historical framework:

(a) Early Ch'un-ch'iu to Middle Chan-kuo: embyronic period

(b) Late Chan-kuo to Ch'in Dynasty: growing period

(c) Ch'in to Early Western Han: formative period

(d) Middle Western Han to Eastern Han: mature period

The second stage(growing period) and the third stage(formative period) can be regarded as the heart of the entire process. Li Hsüeh-ch'in's view that *li-shu* was formed during Late Chuan-kuo to Early Han Dynasty also accords with this result. I would emphasize here that the Ch'in Dynasty witnesse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growing period to formative period, thus verifying, upon the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data, that Hsü Shen's thesis to the effect that *li-shu* developed during the Ch'in Dynasty period, is correct.

(2) Where did *li-shu* originate?

This query is made in terms of the regional divisions in Eastern Chou as presented in the relevant Tables in Volume Ⅱ. The major theories are as follows:

(a) Hsü Shen proposed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li-shu* was modified from *hsiao-chuan.*

(b) T'ang Lan considers that it originates from the Six States in Eastern Regions(cf. p. 60).

(c) Li Hsiao-ting states that it derives from the Ch'un-ch'iu and Chan-kuo characters (cf. p. 60).

(e) Ku T'ieh-fu 顧鐵符 thinks that the transition from *hsiao-chuan* to *li-shu* was mainly effected in Ch'u in the Chan-kuo period. This is a new hypothesis resulting from recent discoveries of Ch'u hand-written script in silk manuscripts and bamboo tablets of the Chan-kuo period.

(f) Kuo Mo-jo, Ch'iu Hsi-kuei, and Li Hsüeh-ch'in believe that it derives from Ch'in characters along with some elements of the characters of Ch'u and other states in the Eastern Regions.

I propose to approach the question as to where the *li-shu* script commenced first by examining the proportion of *li-shu* radicals used in different regions as they appear amongst the 130 radicals in Table 11. As summarized below it is quite obvious thus far that Ch'in characters played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shu*(seeFigure 27, p. 70).

Secondly, by compa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i-shu* radicals with those of Eastern Chou we can see in Table 12 immediately how the *li-shu* of Han inherited the structures of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The Table shows to what extent the *li-shu* of Han unearthed in the old ter-

	EMBRYONIC LI-SHU		FORMATIVE LI-SHU		MATURE LI-SHU	
ch'in	71	有一字同楚 82.6%	33	91.7%	2	66.7%
Ch'u	9	一字同秦 一字同北方 10.5%	2	5.6%	1	33.3%
San-chin	2	2.3%				
North	2	一字同楚 2.3%	1	2.85		
Ch'i	4	4.7%				
TOTAL	86		36		3	

Figure 27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rocess of the *Li-shu* in Eastern Chou

ritories of various states in the Chan-kuo period corresponds to the earlier forms; to what extent the radicals in the Ma-wang-tui 馬王堆 silk manuscript inherited the Ch'u forms of the Chan-kuo period;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radicals in bamboo tablets unearthed from Lin-yi 臨沂 and those of the old Ch'i. Again it is evident that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characters under the Ch'in Dynasty basically severed any direct continuity of the structures of the variant forms used in the old territories of the Eastern Regions in the Chan-kuo period. This is illustrated diagrammatically(see Figure 28, p.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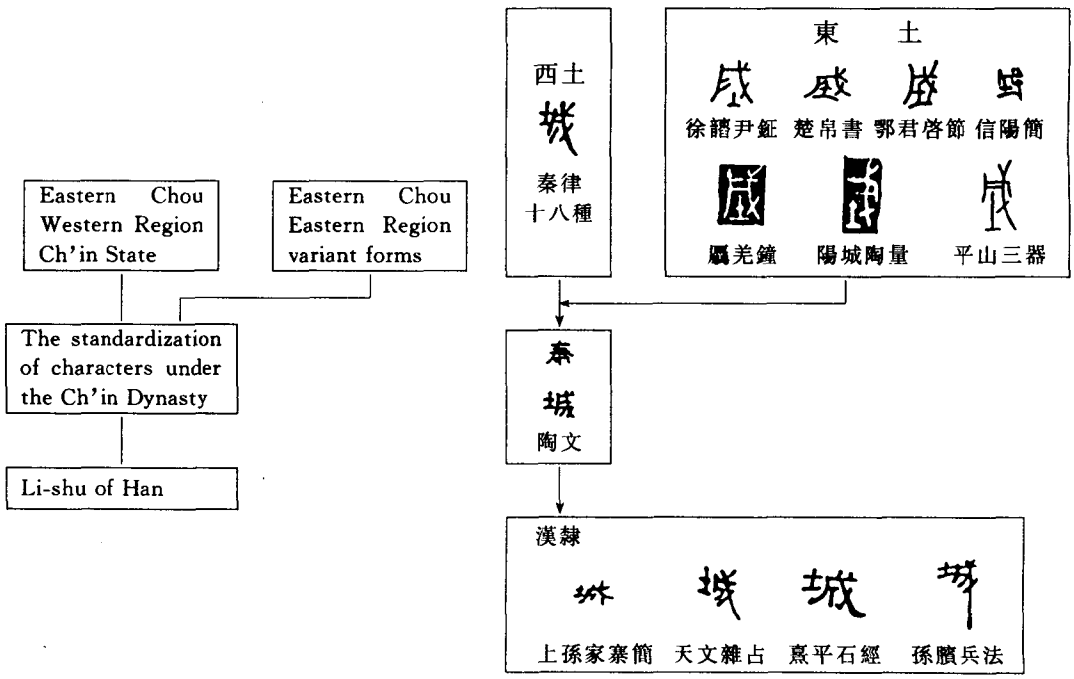


Figure 28 The Development of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to the *Li-shu* of Han

Thirdly, it may be noted that the variant structures of characters of the old Eastern Regions rarely occur in Ch'in and Han documents. It is no surprise to find, however, that certain variant constructions from the old eastern system still existed in the Ch'in and Han, because the common use of such characters could not be changed quickly. However, the question which now confronts us is whether these remnants continued to be preserved in the *li-shu* or did they become obsolete. As I mentioned before, Ku T'ieh-fu thinks that the *li-shu* was mainly affected by Ch'u characters and cites the occurrences of variant structures in the Ma-wang-tui silk manuscripts such as 亓 (其), 弋 (也), and 𨛭 (邦). While there is no reason to doubt that these examples derive from Ch'u script in the Chan-kuo period,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follow that they were extensively employed at that time. In fact, these remnants of Ch'u characters do not appear elsewhere amongst the standard forms of *li-shu* in Han. The *Chuan-shu yin-yang wu-hsing* 篆書陰陽五行 is a valuable piece of Ch'u hand-writing of Ch'in date. This material has not been published yet. However according to Li Hsüeh-ch'in and a personal communication from Shen Chien-hua 沈建華, both of whom are engaged in research on this silk manuscript, I know that some Ch'u constructions can be seen in this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together with the standard Ch'in constructions. This highlights how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old territory of the Ch'u State were adopting the Ch'in *li-shu* in preference to the customary form of Ch'u characters.

In short, the source of *li-shu* is undoubtedly from Ch'in in the Eastern Chou period. Ch'in characters have made a tremendous contribution towards the formation of *li-shu* follow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characters under the Ch'in Dynasty.

(3) The rôle of *li-shu*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Here we have two questions to discuss: Was the *chuan-shu* earlier than the *li-shu* or did the latter already exist alongside the *chuan-shu*? Which of the two played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aracters?

The traditional viewpoint has been that *chuan-shu* was the predecessor of *li-sh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an-shu* and *li-shu* is described as a "father and son" relationship. Wu Pai-t'ao, however, does not accept this traditional view. As mentioned before, he thinks that the formative age of *li-shu* can be traced back to Western Chou, th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an-shu* and *li-shu* should be regarded as one of "sons of same father", and that "in the Ch'in Dynasty *li-shu* is the elder brother" and "*chuan-shu* is the younger brother". Accordingly, *li-shu* is earlier than *chuan-shu*.

In my opinion, the embryonic element of *li-shu* can be traced back to Western Chou.

However, if we investigate this question in relation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pre-Ch'in characters and not merely a few isolated instances, we can see that during the long period from Western Chou to Middle Chan-kuo, *li-shu* existed only in an embryonic stage. During that same period, *chuan-shu* was the main form of characters, but like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li-shu*, *chuan-shu* also underwent an embryonic period, a growing period, a formative period, a mature period— and a period of decline. The following diagram, which is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support the tradition maintained by Hsü Shen, and shows that each developmental stage of *chuan-shu* is earli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stage of *li-shu*(see Figure 29, p.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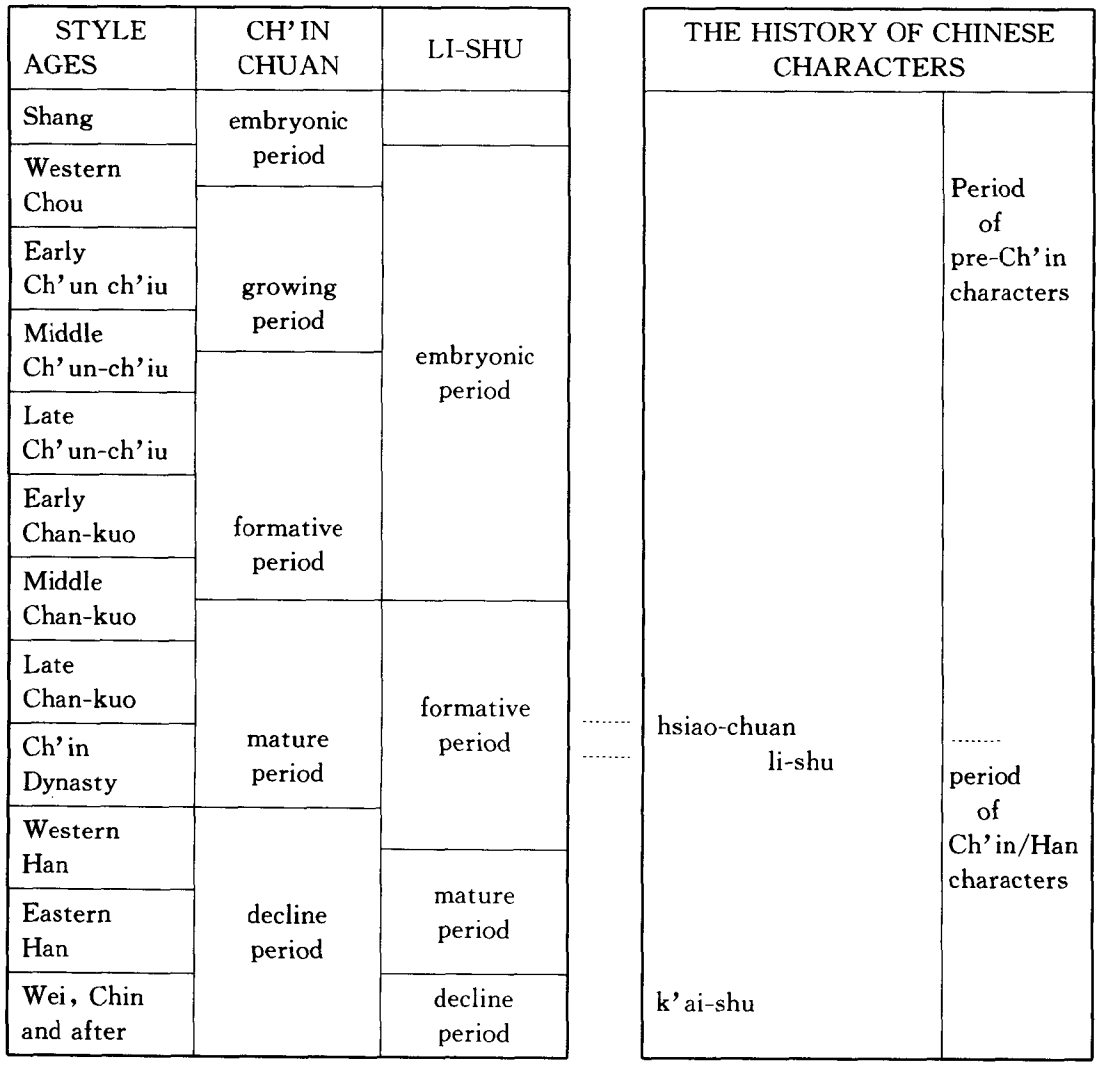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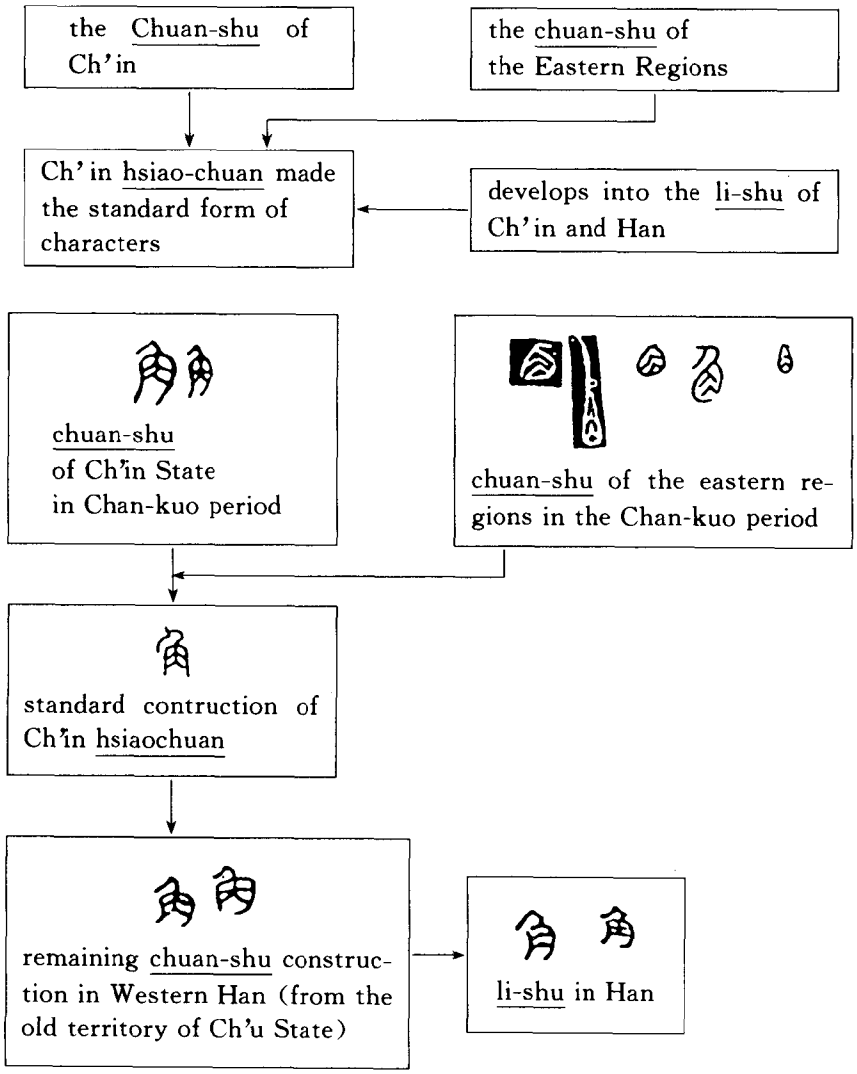


Figure 29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Ch'in *Hsiao-chuan* and *Li-shu*

Hsü Shen maintained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the *chuan-shu*(i. e. the Ch'in *hsiao-chuan*)

was used as the basic form followed i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aracters. As a result of the tremendous amount of Ch'in and Han inscriptions written in *li-shu* resulting from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ku-wen-tzu-hsü eh* scholars have developed some new theories. Ch'iu Hsi-kuei, for instance, agrees with Hsü Shen that the *hsiao-chuan* was the standard form adopted and, furthermore, supplements Hsü's view with his own opinion that the characters were also in fact standardized in the *li-shu* form. Wu Pai-t'ao, however, opts for a non-traditional theory, and doubts even the existence of the lexicons of standard *hsiao-chuan* in Ch'in Dynasty. He considers that the *li-shu* was made the standard form.

I think that there is enough evidence to support Wu's hypothesis, particularly as a result of the many Ch'in artifacts with inscriptions in Ch'in *hsiao-chuan*, such as *ch'üan* 權, *chao-pan* 詔版, stone tablets, and even the brush-writings on the silk that have come to light 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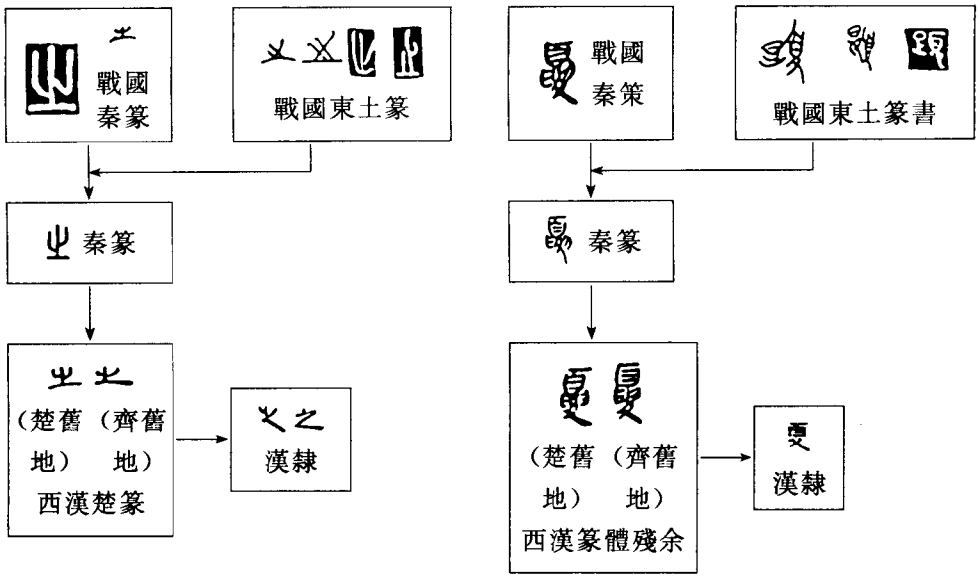


Figure 30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Regions' *Chuan-shu* to the *Li-shu* of Ch'in and Han

recent decades. Because Western Han bamboo tablets containing the text of the *Ts' ang-Chieh-p' ien* have been discovered, this corroborates the existence of Li Ssu's *Ts' ang-Chieh-p' ien* as recorded in the *Shuo-wen* Postface. The Ch'in *hsiao-chuan* was, indeed, the main basis of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aracters. The variant characters used amongst the states in the Eastern Chou period were supplemented by the Ch'in *hsiao-chuan* which then evolved into the *li-shu*. The process is may be rendered diagrammatically as Figure 30(p. 73—74).

The remaining *chuan-shu* constructions in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from the old territories of the Eastern Regions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standard Ch'in *hsiao-chuan* form(but not to the old Eastern Region forms) also verify the above process. See the Figure 30.

The above examples show that the variant character structures of the Eastern Regions in the period were supplanted by Ch' in *hsiao-chuan* first, and did not evolve directly into *li-shu*— all in all, corroborating Hsü Shen's view that the Ch'in *hsiao-chuan* was the main form employed i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aracters, while the *li-shu* appears as a *tso-shu* 佐書"auxiliary form of writing" currently in vogue.

3. The various styles of characters used during the Ch'in, Han, and Hsin-mang Dynasties

Let us consider now the "eight styles in the Ch' in Dynasty" and the "six styles in the

Hsin-mang Dynasty", both of which are mentioned in the *Shuo-wen* Postface, and the rise of *ts' ao-shu* in the Han Dynasty. It should be appreciated at first that there is some overlap in terminology amongst the two groups of formative and calligraphic styles; four of the Hsin-wang items being practically identical to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Ch'in items(see Figure 31, p. 75).

CH'IN	大篆	小篆	刻符	蟲書	摹印	署書	殳書	隸書			
HAN									艸書		
HSIN-MANG		篆書		鳥蟲書	繆篆			佐書		古文	奇字

Figure 31 The Various Styles of Ch'in, Han and Hsin-mang Dynas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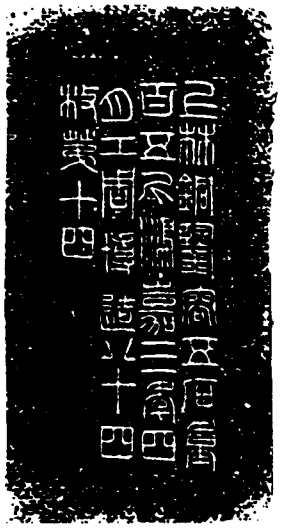
Among the above styles, *ta-chuan*, *hsiao-chuan*, *ku-wen*, *ch' i-tzu* and *li-shu* have already been discussed. Here it is necessary only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 *hsiao-chuan* and the Hsin-mang *chuan-shu*. As for the remaining terms: *k' o-fu* 刻符, *niao-ts' ung-shu* 鳥蟲書, *mo-yin* 摹印(including *miao-chuan* 繆篆), *shu-shu* 署書, *shu-shu* 殳書, and *ts' ao-shu*, these can all be put into categories of calligraphic sty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but not into the categories of formative sty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us they will be discussed only briefly in this section and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data so as to re-examine the definitions of these styles.

(1) The *Chuan-shu* in the Hsin-mang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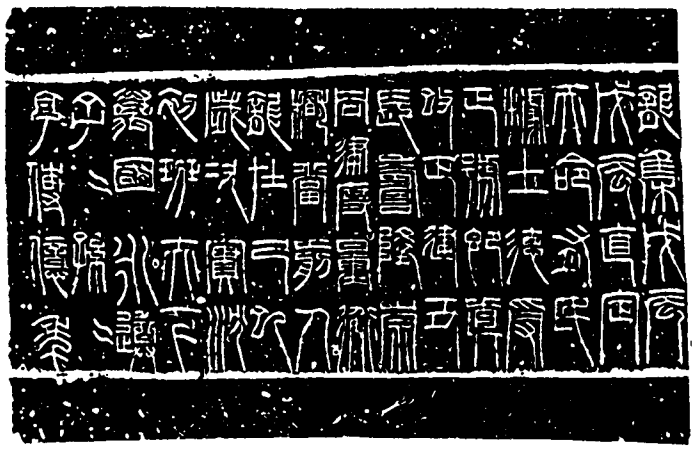
Hsü Shen states that the *chuan-shu* of the six styles in Hsin-mang Dynasty could also be called *hsiao-chuan*. Thus, the question arises as to the degree of identity, o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as it may be determined from archaeological sources.

Ch'i Kung, a *ku-wen-tzu-hsüeh* specialist and well-known calligrapher, distinguishes the two *chuan-shu* from the angle of calligraphic style. He points out that the Hsin-mang *chuan-shu* is characterized by square corners, thus it is not like the Ch' in *hsiao-chuan* which has round corners. I quite agree with Ch'i Kung's opinion, but would offer two further observations: one is that the *chuan-shu* style with square corners can be traced back to Western Han. The other is that the style is influenced by the *li-shu* calligraphic style. Although the *chuan-shu* appeared earlier than *li-shu* in Western Han it was already declining while *li-shu* had became the main style in common use.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sin-mang *chuan-shu* and *hsiao-chuan* is not in the basic structure, but is only one of calligraphic nuances. For this reason, Hsü Shen said that *chuan-shu* in Hsin-mang could be called

hsiao-chuan.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concerning *chuan-shu* in this style are seen in Figure 32 (p. 76).



The inscription on Shang-lin chien in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inscriptions on Chia liang in Hsin-mang Dynasty

Figure 32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Concerning *Chuan-shu* in Hsin-mang Style

(2) The *K'o-fu* style

K'o 刻 means "to inscribe" and *fu* 符 means "tally"; thus *K'o-fu* refers to the style used to inscribe tallies. Examples of *fu* have been discovered with inscriptions and so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tyle of these inscriptions can be regarded as *k'o-fu*. (For example, the *Pi-tai-fu hsin chieh* 辟大夫信節, *Chiang-chün hsin chien* 將軍信節, *Wang-ming-ch'uan chieh* 王命傳節, etc. in T'ang Lan's book.) Of such inscriptions, however, the *E-chün-ch'i chieh* 鄂君啓節 (see Figure 33, p. 77) from the Ch'u State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However, the above inscriptions come from the Eastern Regions and date from Middle and Late Chan-kuo: inscriptions on *fu* or *chieh* of Ch'in and Han have not as yet come to light. Nevertheless,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inscriptions could be called *k'o-fu* in a broad sense. As for *k'o-fu* in terms of it being one of the eight styles of the Ch'in Dynasty, we must still wait for archaeological examples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basis of Hsü Shen's definition. It may be expected, I believe, that Ch'in *k'o-fu* would be different to that of the Eastern Regions. This is because the talley is a kind of official document on which the standard style of Ch'in characters would have been inscrib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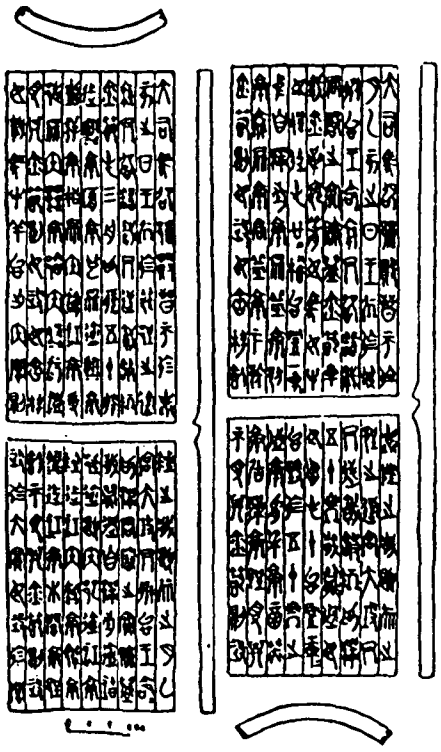


Figure 33 The Inscriptions on *E-Chü n-chi-chie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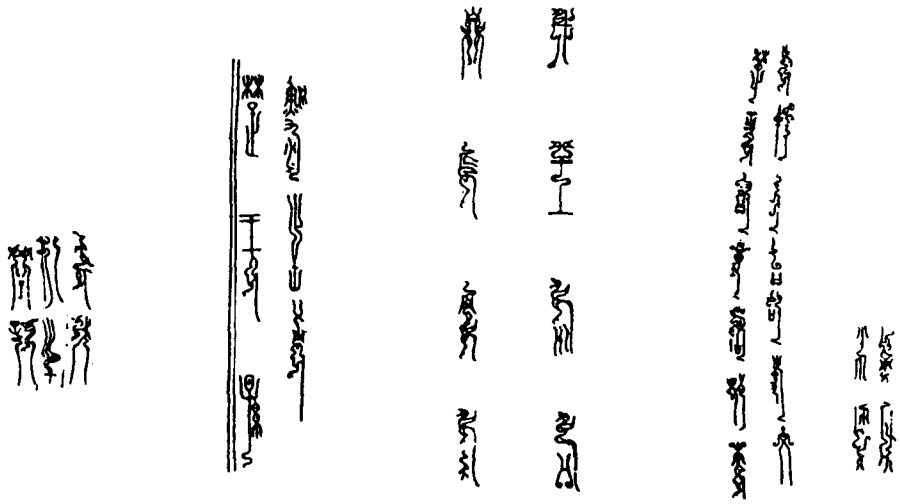
(3) The *Ch' ung-shu* and the *Niao-ch' ung-shu*

Undoubtedly the *ch' ung-shu* "insect style" and *niao-ch' ung shu* "bird and insect style" refer to some kind of artistic calligraphy characterized by insect or bird design. However, as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 ung-shu* in the eight Ch' in styles and *niao-ch' ung-shu* in the six Hsin-meng styles scholars are currently in disagreement. For example, some contemporary scholars follow Tuan Yü-ts' ai in maintaining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However, as *niao* "birds"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ch' in* (禽) which differs from the category *ch' ung* (insects), there is little basis to advocate an exchang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haracters. Moreover, in pre-Ch' 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recognize what can be regarded as *niao-shu* and what can be regarded as *ch' ung-shu.*

Niao-shu is a kind of artistic calligraphy symbolized by the decoration of birds. The calligraphic style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e *Wang-tzu-wu ting* 王子午鼎 from the Ch' u State and datable in the Middle Ch' un-ch' iu period may be regarded as the precursor of *niao-shu.* Fine examples of this style can be found in Late Ch' un-ch' iu inscriptions through to Early Chan-kuo in the Eastern Regions. The examples are seen in Figure 34(p.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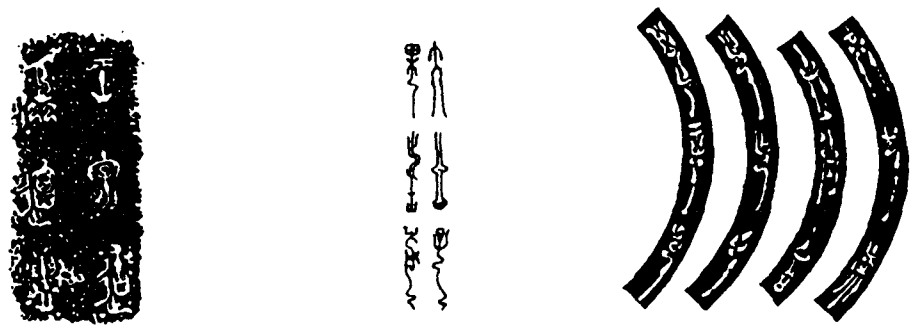
Ch' ung-shu, naturally, w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use of an insect design.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from Ch' u and Ts' ai in the Ch' un-ch' iu and Chan-kuo periods include examples of *ch' ung-shu.* The examples are seen in Figure 35(p. 78).

The above examples show that during the Ch' un-ch' iu and Chan-kuo periods, *niao-shu* and *ch' ung-shu* both existed in the Eastern Regions. Afte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aracters both of them were abolished along with the other styles of Eastern Regions' characters. However, the eight styles of the Ch' in Dynasty, includes the term *ch' ung-shu* which presumably differs from the earlier *ch' ung-shu* despite the common nam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alligraphic style in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see Figure 36, p. 79) comprise examples of the later *ch' ung-shu* the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meandering strokes which would seem to have



Wang-tzu-yü ke (Wu State) | Wang-sun-yü ke (Ch'u State) | Yüeh-wang chou-ko ke (Yüeh State) | Ch'u-wang yen-chang ke (Ch'u State)

Figure 34 The *Niao-shu* in Eastern Chou



Wang-tzu 遣 chin kui-kuan | Ts'ai-kung-tzu-kuo ke (Ts'ai State) | Ch'u-Wang yen-k'en p'an (Ch'u St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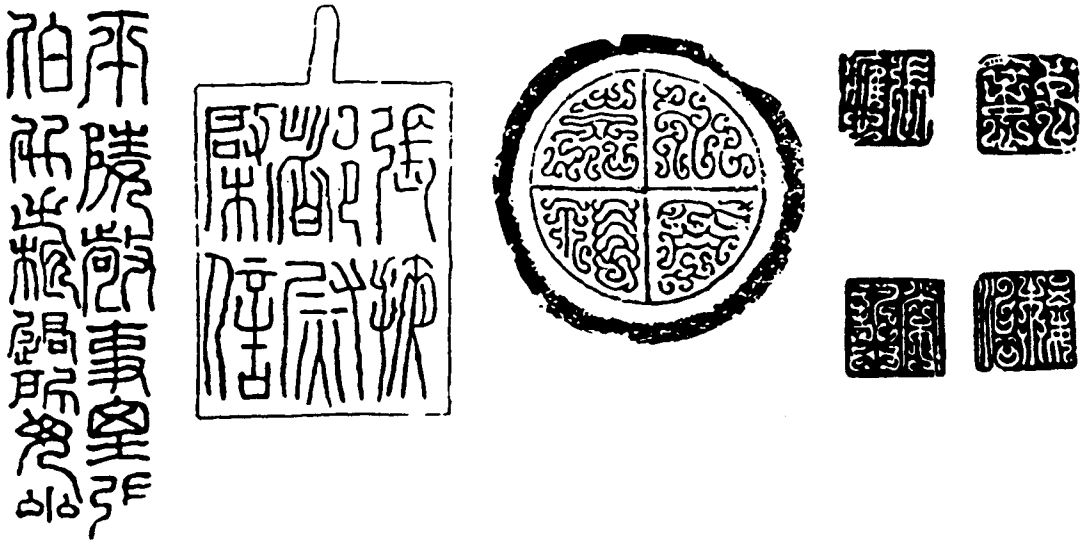
Figure 35 The *Ch'ung-shu* in Eastern Chou

replaced the insect design of the pre-Ch'in period.

(3) *niao-ch'ung-shu*

The term *niao-ch'ung shu* implies the combination of *niao-shu* and *ch'ung-shu*— a style in which bird and insect designs are mixed.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Chung-shan ching-wang hu* 中山靖王壺 of Han date, unearthed at Man-ch'eng 滿城 are of this type (see Figure 37, p. 79).

In addition to the bird and insect designs, the above style also uses a fish design. The *Shuo-wen* defines "fish" as a "water insect", which would indicate that the people in the Ch'in and Han periods placed "fish" and "insect" into the one category. The evolution of



Wu-wei chiu-ming | Chang-yao tu-wei ch'i-hsin | yung-shou chia-fu wa-tang | Han seals

Figure 36 The *Ch'ung-shu* in Han Dynas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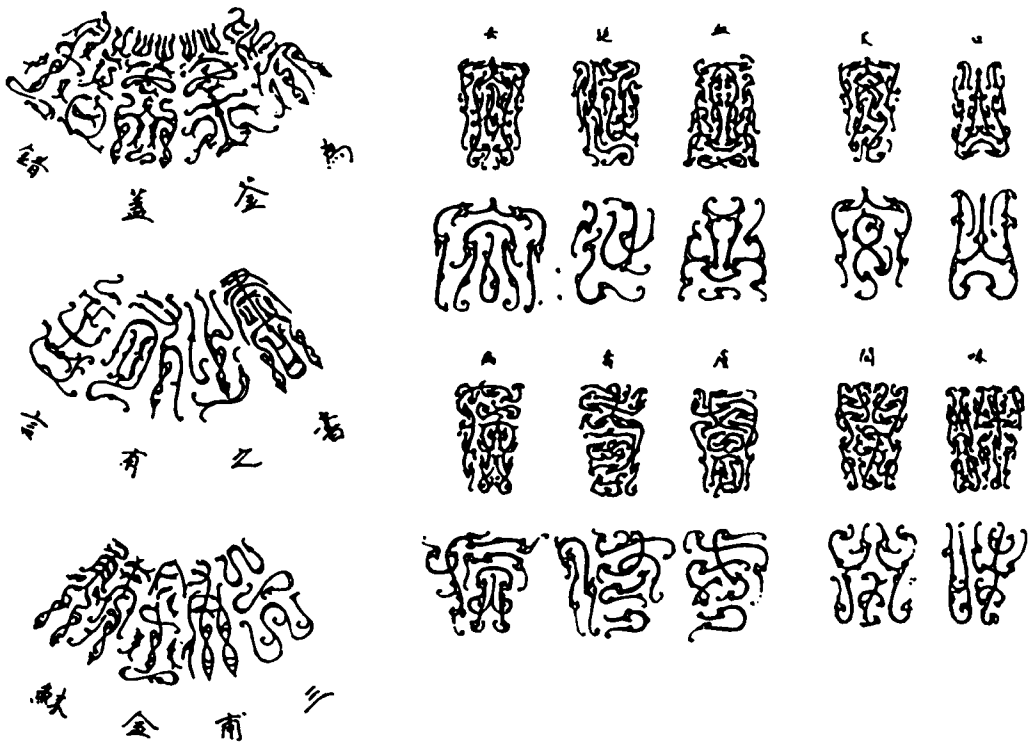


Figure 37 The Inscription on the *Chung-shan Ching-wen-hu* of Han

niao-shu, *ch'ung-shu* and *niao-ch'ung-shu* is demonstrated in Figure 38(p.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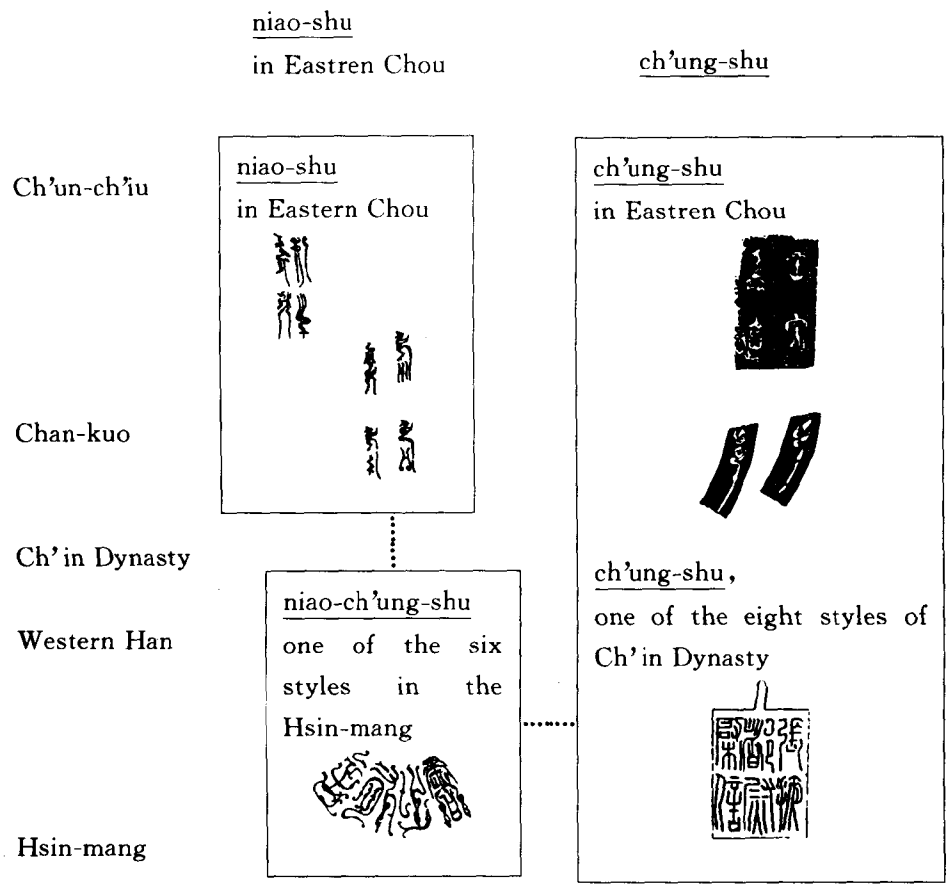


Figure 38 The Interrelationship and Evolution of *Niao-shu*, *Ch'ung-shu* and *Niao-ch'ung-shu*

(4) The *Mo-yin* and the *miao-chuan*

Traditional scholars such as Tuan Yü-ts'ai and Kuei Fu believed that *mo-yin* and *miao-chuan* were, actually the same style. (Hsü Shen had in fact stated that *miao-chuan* could be used as *mo-yin*.) However, I agree with Ma Kuo-ch'üan that there is so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categories. The term *mo-yin* means to design seal inscriptions, and *miao-chuan* is a style of seal inscription. Thus in the broad sense, *miao-chuan* can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 *mo-yin*; but in the narrow sense, *miao-chuan* had its own distinctive artistic style. Ma Kuo-ch'uan also points out three features of the *miao-chuan*: well-proportioned construction, full strokes, and straight and level lines. The illustrations(see Figure 39, P. 81) of seals sh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 *mo-yin* and Han (including Hsin-mang period) *miao-chuan*.

(5) The *Shu-shu* 署書

Ch'in seals

Han seals

Figure 39 A comparison of Ch'in Seals and Han Seals

On the basis of the explanations in the *Shuo-wen* and the commentary by Tuan Yü-ts'ai, that *shu-shu* is a calligraphic style used to write the place where a seal was imprinted or name-plate on an official's gate, accordingly, this style can be regarded as "title character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broad construction, great momentum and exaggerating strokes (see Table 15). In later times this style was not limited to the above two uses.

(6) The *Shu-shu* 殳書

Scholars are in disagreement as to the definition of *Shu-shu*. That is because there is not enough archaeological data to show what this style is. According to the explanations in *Shuo-wen*, *shu* is a kind of long weapon made of bamboo, so *shu-shu* means the particular style which is inscribed on this *shu*. Seven long weapons on which the inscription refers to the weapon as *shu*,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he Tseng-hou-yi 曾侯乙 Tomb. However, the form of this *shu* is quite different to that in the *Shuo-wen* description. See the photo in Figure 40 (p. 82).

Therefore we should consider two questions: one is what the *shu* in the Ch'in system was? We can only see this *shu* of Eastern Regions in the Chan-kuo period, which should be different to the Ch'in style. The other is why the calligraphic style on the *shu* is no different to the styles of the Eastern Regions writing.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inscriptions on *shu* from the Tseng-hou-yi Tomb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shu-shu* described by Hsü Shen. Scholars such as Tuan Yü-ts'ai and T'ang Lan also maintained that the style of *kang-mao* 剛卯 inscriptions could be called *shu-shu* (see Figure 40). However, we are waiting for more archaeo-

logical data to disclose the true character of the *shu-shu* style.

(7) *Ts'ao-shu*

the shu weapon

the inscriptions on kung-mao

Figure 40 Archaeological Data Concerning *Shu* and *Shu-shu*

Some scholars such as Kuo Mo-jo proposed that the *ts'ao-shu*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a broad sense, to include *ts'ao-chuan* 草篆 (cursive *chuan-shu*), *ts'ao-li* 草隸 (cursive *li-shu*) and *hsing-ts'ao* 行草. However, the *ts'ao-shu* (cursive style) being discussed here refers to two styles—*chang-ts'ao* 章草 and *chin-ts'ao* 今草.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show that embryonic *ts'ao-shu* element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Late Chan-kuo. The period from Late Chan-kuo to Early Han may be regarded as the embryonic stage of the *ts'ao-shu*. Note the examples in Figure 41 (p. 82).

老子甲 | 孫子兵法 | 老子甲後 | 老子甲 | 馬王堆一號墓竹簡 | 天文雜占 | 縱橫家書 | 孫子兵法

Figure 41 Embryonic *Ts'ao-shu* in Western Han

Following the maturity of the *li-shu*, the *ts'ao-shu*, as an auxiliary of *li-shu*, was developing in Middle and Late Western Han. In Eastern Han, however, the *ts'ao-shu* may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 independent fine art. This is why Hsü Shen said that *ts'ao-shu* was developing in the Han Dynasty. In order to substantiate Hsü Shen's claim, I have collected examples of *ts'ao-shu* from Han archaeological relics, some of which are dated. With these materials arranged into the three developmental stages,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e growth of *ts'ao-shu* is made more explicit(see Table 14).

This chapter has discussed Hsü Shen's statement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during the Ch'in and Han (including Hsin-mang) Dynasties. I believe it may be claimed now that Hsü Shen's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re-Ch'in characters to Han period characters are, on the whole, reliable. The various styles Hsü Shen mentioned in this transition period are corroborated, by and large, by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Hsü Shen was living in the Han period, close to Ch'in, and so could easily obtain much data relating to Ch'in-Han characters which is not available to us. Thus, I believe he may be considered to have been reasonably well qualified to speak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Ch'in and Han Dynasties, this despite the vast amount of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which have come to light in recent decades. While we have large quantities of pre-Ch'in materials to test his understanding of Shang and Chou characters, the situation for Ch'in and Han materials— while quite large in quantity— is somewhat less in variety of documenttypes at present.

CONCLUSION

I have examined the *Shuo-wen* on the basis of a synthesis of literary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nd find little ground upon which one might seriously question Hsü Shen's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I have not sought to establish a new theor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 have also examined carefully a number of recent hypotheses which seek to repudiate the value of the *Shuo-wen* and have found them unreliable. In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traditional theories are readily placed in doubt when new materials are discovered and new interpretations are aired. About 80 years ago when the Shang oracle bones with their highly significant inscriptions came upon the scene, some scholars thought that the *Shuo-wen* would gradually diminish in importance. However, in 1981, many papers concerning research on the *Shuo-wen* were presented at the *ku-wen-tzu-hsüeh* conference in T'ai-yüan 太原, and the conference report pointed out that "The study of the *Shuo-wen* is growing again." Certainly,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huo-wen* cannot return to the views of the Ch'ien-chia 乾嘉(18th century)era scholars who regarded the *Shuo-wen* as the ancestor of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day we must study the *Shuo-wen* upon the basis of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an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systematic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so reassess it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earning. In bringing to a close this modest effort to apply Western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so fundamental a sphere as the very language in which the sum total of Chinese culture is preserved and to review the role of the worlds' first major dictionary in its own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environment. I summarize and comment briefly here upon the two main areas of the *Shuo-wen* which have been examined in this survey: the Postface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Hsü Shen's reconstruction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content of

the *Shuo-wen*, proper.

The Postface

(1)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Hsü Shen undoubtedly, had collected or had access to, an appreciable quantity of relevant materials to formulate his reconstruction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s, and was the first scholar to establish a historical framework based upon literary,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data; with this guide-line, he sought to outline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s up to the time he completed his compilation of the *Shuo-wen*. This, alone, can be regarded a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ral stud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Shuo-wen* itself.

(2) The historical framework—the well-known *liu-shu*—into which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the characters could be placed, is essentially a system of formative models. As demonstrated in the present survey the *liu-shu* can be divided into levels which conveniently depict the various developmental stages considered at length in the preceding chapters.

(3) As his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largely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cords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only to a limited extent to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most of which were written in the Chan-kuo period or slightly earlier)—and without access to such materials as inscribed pottery,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bronze inscriptions, etc. Which now we have in such large quantities—his hypothesis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the characters is understandably somewhat blurred, and coloured with mythical accounts.

(4) Hsü Shen's classification of the general corpus of characters into *cheng-wen* (standard form), and *ch'ung-wen* (variant forms)—the latter including the *ku-wen*, *chou-wen*, *huo-t'i*, etc.—is to b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for research into the regional relationships of pre-Ch'in characters, a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re-Ch'in characters.

(5) Hsü Shen was living in the Eastern Han when the transition from pre-Ch'in characters to Han characters had been practically completed. To outline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ition, Hsü Shen found many related materials including those relating to the un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under the Ch'in Dynasty and the formation of *li-shu*. In the *Shuo-wen* Postface, Hsü Shen has listed the various styles of characters current during the Ch'in and Han periods.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huo-wen* can be regarded as a natural outcome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haracters under the Ch'in Dynasty.

All in all, Hsü Shen's reconstruction in the *Shuo-wen* Postface constitutes the first scientific apprais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aracters and is the direct outcome of his research and compilation resulting in the first dictionary of such scope to be found amongst contemporary or earlier cultures in the Ancient World. Only by undertaking such an exercise would it be expected that serious research into the very origins of the writing under survey be attempted. For this reason I have appended the sub-title: "the dawn of the study of ancient characters".

The Shuo-wen

The *Shuo-wen* exert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upon today's *ku-wen-tzu hsüeh* in the midst of contemporary study of the ancient characters wherein up-to-date research app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are supplemented by a host of scientifically-derived data issuing from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s (radiocarbon dating, metal analyses, infrared photography, etc.) along with the *Shuo-wen's* influence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As a key for deciphering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Hsü Shen assembled, systematized, defined, and gave sound values for more than ten thousand forms of pre-Ch'in characters along with their *li-shu* equivalents in the main body of *Shuo-wen*. This achievement has allowed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scholars to decipher ancient inscriptions as they came to light from Sung times. With constant reference to the *Shuo-wen*, Sung scholars pioneered the earliest large scale interpretations of bronze inscriptions. This continued up to the discovery of oracle inscriptions in 1899, when only five years later, Sun Yi-jang 孫詒讓 published the first major piece of research into *chia-ku-wen* in 1904. Without the *Shuo-wen*, this long era of research culminating in the *ku-wen-tzu-hsüeh* renaissance of recent decades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2) As a repository of ancient characters: In the past, traditional scholars termed the *Shuo-wen tzu-shu chih tsu* 字書之祖 ("the ancestor of character dictionaries"). They consider that the *Yü-p'ien* 玉篇, *Lei-pien* 類編, *Tzu-hui* 字彙, *K'ang-hsi tzu-tien* 康熙字典 and even contemporary dictionaries such as the *Chung-hua ta-tzu-tien* 中華大字典 (1915), and the *Han-yü ta-tzu-tien* 漢語大字典(1986) are to be regarded as the *Shuo-wen's* descendants. I agree with the above conception, but I would emphasize in this connection that the *Shuo-wen* served *two* functions (see Figure 42, p. 88). The gener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s usually only the one function, that is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characters, give sound values, and examples of usage. Only in a few recent compilations such as the *Hsing-yin-y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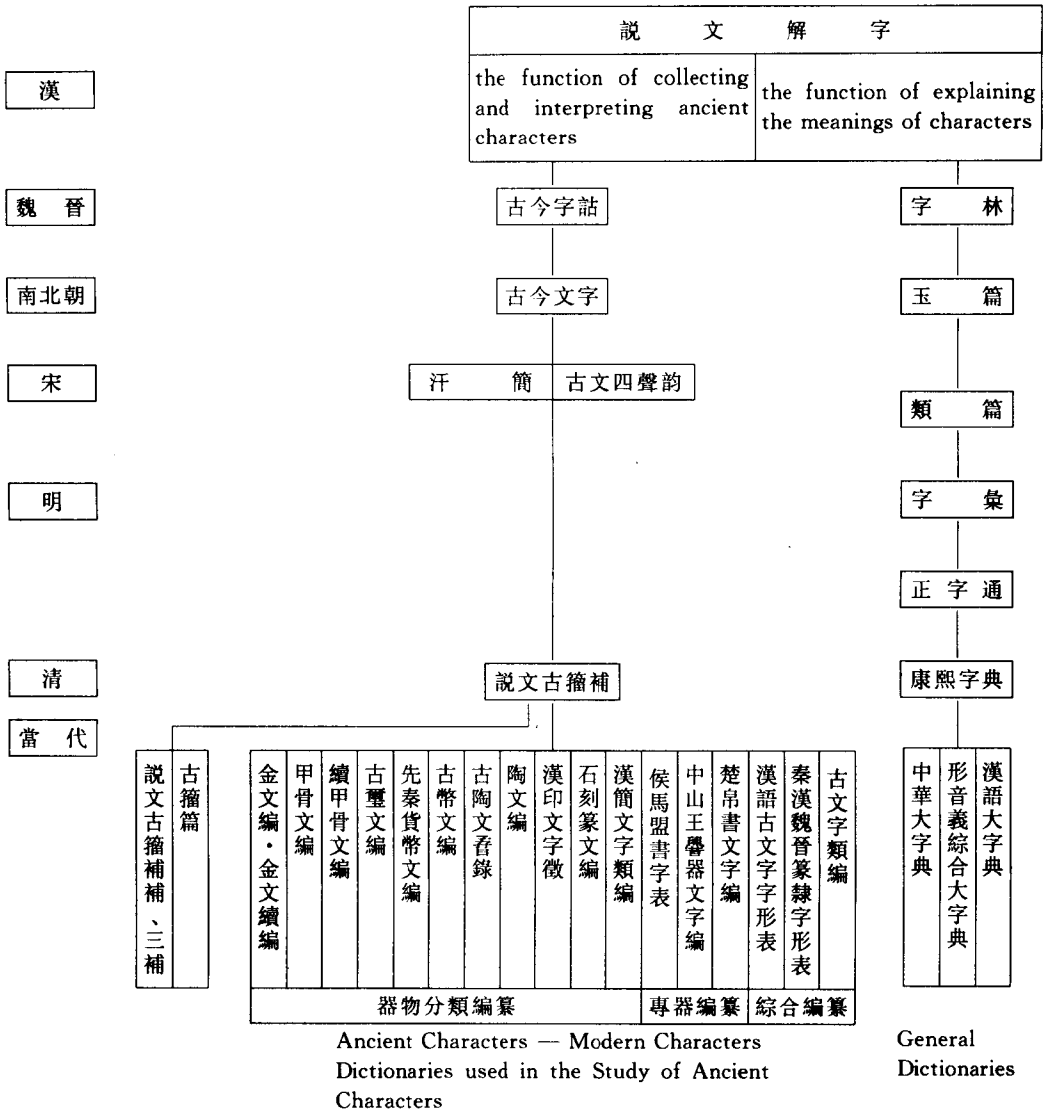


Figure 42 The *Shuo-wen* and Its Descendants

tsung-ho ta-tzu-tien 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the Chung-wen ta-ts' u-tien 中文大辭典 and the aforementioned *Han-yu ta-tzu-tien*, etc. does the second function appear to any marked extent, i. e. to collect the forms of ancient characters and interpret them. So far as the second function of the *Shuo-wen* is concerned, dictionaries which continue to collect and *interpret* ancient characters comprise such compilations as the *Han-chien* 汗簡, *Ku-wen ssu-sheng yün* 古文四聲韵 and particularly Wu Ta-ch'eng's *Shuo-wen ku-chou pu*. Some 1,700 years after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huo-wen*, Wu's work elaborated upon this important function of the *Shuo-wen* in its supplementing the *Shuo-wen* data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nine centuries of new inscription sources. It served then to bridge the *Shuo-wen* and special contemporary dic-

tionaries of ancient characters such as the *Kochūhen* 古籀篇(1925), *Chin-wen-pien* (1925) the *Chia-ku-wen-pien*, etc.

(3) To disclose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in the evolution of character forms

The *Shuo-wen* is consulted not only to decipher ancient characters with reference to the forms of pre-Ch'in characters which Hsü Shen collected and interpreted in the *Shuo-wen*, but also in regard to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attending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haracters; the latter being applied with appreciable success in the deciphering of complex ancient characters which were not incorporated in the *Shuo-wen*. The analytical method which has been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basic approach for deciphering such characters in contemporary *ku-wen-tzu-hsüeh* is termed *p'ien-p'ang fen-hsi fa* 偏旁分析法. However, it would seem clear enough that the first scholar who actually used this method to decipher ancient characters was Hsü Shen and the *p'ien-p'ang fen-hsi*"analysis of character elements"approach is earliest to be seen in the *Shuo-wen*. There, Hsü Shen relied mainly upon the exchanges between identical or similar phonetics and identical or similar ideograms,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ng-wen* and *ch'ung-wen* see Tables 9 and 10. This approach can be regarded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day *p'ien-p'ang fen-hsi fa*.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xchange relationship in ideograms of identical or similar meaning is very useful in identifying general principles in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haracters as demonstrated in my study of this subject(see Bibliography, p. 7).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Shuo-wen*

From the reign of *Wu-ti* (202—157 B. C.), the Han Dynasty entered a golden age. Achievements in the areas of politics, military affairs, the economy, based firmly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Shang and Chou, Ch'in and Ch'u, etc, were integrated to form the extending civiliz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This was the period in which many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crystallized. And amongst these was to arise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huo-wen* and its study of ancient characters. In tracing its antecedents in terms of available pre-Ch' in manuscript sources (these mainly of Late Ch'un-ch'iu—Chan-kuo date) attention has been drawn to the *Chou-li* in detail because of the appreciable tie-up with the bronze inscription literature. There are, of course, other accounts of literary remains known to have been available in pre-Ch'in writing and consulted by scholars such as Ssu-ma Ch'ien 司馬遷 in his monumental *Shih-chi* who obviously was able to read the pre-Ch'in script, and was not alone in this respect. Inter-

estingly, Hsü Shen wrote the first known commentary on the *Shih-chi* as noted in Liu Ju-lin's 劉汝霖 *Han-chin hsüeh Su pien-nien* 漢晉學術編年; accordingly, influences from Ssu-ma Ch'ien would need be taken into account. Similarly, records of the collection of pre-Ch'in books made during the reigns of Ching-ti 景帝 (188—144 B.C.)and Wu-ti, and the offering of rewards for them, appear in the *Han-shu*(Ching Shih-san wang chuan 景十三王傳)and it wa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latter reign that the major find of books in the walls of Confucius' house is recorded. To these we may add various other references to pre-Ch'in books—these are detailed below (Chinese version p. 181—191). The extent to which such sources were employed by Hsü Shen cannot be directly assessed with reference to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but indirectly, pre-Ch'in texts now available to us present very useful light on the problem as shown throughout the relevant Tables in Volume 2.

References to the recovery of ancient bronzes with inscriptions abound (see Chinese version p. 185)and also to the ability of scholars to interpret the script. Here we see the beginnings of *chin-shih-hsüeh* 金石學,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archaeological text study, that was to continue for the next two millennia. Hsü Shen, himself, records the occurrence of such finds and, as demonstrable upon comparison with archaeological texts, he must have had at least some access to them. (see Table 6).

In the realm of *hsiao-hsüeh* 小學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linguistics" there was already established the practice of compiling lexicons of characters along the lines of Li Ssu's *Ts'ang-chieh-p'ien* and no less than six such *tzu-shu*(for details see pp. 184—188 below)would have been available to Hsü Shen—between them some 8 000 to 9 000 characters were incorporated in standard form. Some such as Tu Lin's 杜林 *Ts'ang-chieh chün-tsuan* 倉頡訓纂 and his *Ts'ang-chieh-ku* 倉頡故 we know only by their recorded titles, but the titles indicate that they went a step further and also gave meanings and notes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standard characters. The *Erh-ya* 爾雅 which has come down to us was doubtless the ancestor of these recorded but lost dictionaries and so gives some idea of their approach. Also the influence of the *Erh-ya* on Hsü Shen would seem evident as demonstrable in the following formulas depicting the major modes of presentation in the *Erh-ya*(see Figure 43,p. 91).

When *Shuo-wen* explains the meaning of a character, it uses the formula "A=B", that is, the A, B. I believe that *Erh-ya* thus exerted an influence on the *Shuo-wen* model of explanation of character meanings. Moreover, explanations of twenty-eight characters as given in the *Er-ya* are quoted directly in the *Shuo-wen*.

Han period philosophical concepts—and conflicts—had a not insignificant role in Hsü

a) $A_1, A_2, A_3, \cdots\cdots A_n = B$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

——釋詁

b) $A_1 = B_1$	春祭曰祠，	邑外謂之郊，
$A_2 = B_2$	夏祭曰礿，	郊外謂之牧，
$A_3 = B_3$	秋祭曰嘗，	牧外謂之野，
		野外謂之林，
⋮　⋮		
$A_n = B_n$	冬祭曰蒸。	林外謂之坰。
	——釋天	——釋地
c) $A = B$	矢，誓也；舫，舟也；泳，游也；	
	迨，及也；冥，幼也；降，下也；	
		——釋言

Figure 43　The Formulae in the *Erh-ya*

Shen's explanations, e. 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Hsü held that heaven was merely a natural phenomenon and had no will, thus may we observe aspects of his opposition to concepts of the New Text School and the apocryphal literature. He was versed, too, in the natural sciences—as understood in his time—as evidenced in the explanations attending characters concerned with botany, zoology, medicine, mineralogy, etc. In his *Wu-ching yi-yi* 五經異義 it may be observed, too, that his explanation of solar eclipses is quite advanced thus further evidencing the "down-to-earth" tendency noted in his dealing with sheer mythology in the Postface.

The wide range of sources consulted for the character explanations is immediately evident in the wealth of cited passages from such sources as the *Yi-yin* 伊尹 *Shih-k'uang* 師曠, *Mo-tzu* 墨子, *Lü-shih ch'un-ch'iu Huai-nan-tzu*, *Ch'u-tzu* 楚辭, etc.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hundred schools of philosophy" may have influenced his interpretations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present survey; but just as aspects of his methodology may be traced to Ssu-ma Ch'ien's *Shih-chi* (amongst other possible sources—see Chinese version pp. 189—191, below) so, too, the fact that he is the first known commentator on the *Huai-nan-tzu* shows that issues of this kind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there is certainly room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here.

The *Shuo-wen* Since Han Times

This is a vast subject and one that can only be touched upon very briefly here. As may be observed in the Chinese version following, I have given most attention to effect of the *Shuo-wen* upon present-day *ku-wen-tzu-hsüeh* and have skimped through its influences on *hsün-ku-hsüeh* 訓詁學 "the study of the meaning of characters" and *sheng-yün-hsüeh* 聲韵學 "phonology", for instance, which constitute major areas of traditional research. As to calligraphy—that sphere of Chinese culture which will continue so long as will the characters, and which in recent decades has entered an unprecedented rennaisance exhibiting thus but one aspect of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that even to-day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our culture—I have said little, yet in many respects the entire survey is concerned with calligraphy. It is with contemporary studies in this general field, however, that the present survey is especially concerned—it is an attempt to systematize *Shuo-wen* studies and so illustrate the manner in which up-to-date research approaches may assist us to gain greater depth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Shuo-wen* and its background.

第一章　文字萌芽時期

本章從如下方面展開論述：從現存文獻分析許慎關於漢字起源理論的來源，看許慎如何取舍有關古史傳説的素材來建立自己的系統，并用考古和古文字研究成就檢查許説的合理程度。本章還討論許慎文字形成方式理論——六書説的第一層次：指事與象形。

第一節　關於庖犧氏作八卦

《説文·叙》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庖犧，在古籍中又寫作包犧、宓犧、伏羲、伏戲等。今可見許慎之前典籍中講到庖犧與八卦關係的有：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易·繫辭下》）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孔安國《尚書序》）

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淮南子·要略》）

許慎是古文經學大師，又曾注過《淮南子》，學術上受三家影響均有可能。從文字表述辭句來看，顯出自《易·繫辭》。但《易》（及《淮南子》）只是叙述八卦産生，不與文字相關。而許慎則將此列爲文字起源的第一階段。從這一點看，似乎有孔安國《尚書序》的影響，因爲這三家中只有孔説是把八卦和"書契"、"結繩"及"文籍生焉"等文字起源問題聯繫在一起。只不過不同的是，孔説把八卦置于結繩之後，而許説把八卦置于結繩之前。

現在我們來討論，把八卦與漢字起源聯繫起來，是否有合理性。

對兩者（八卦系統與漢字系統）間關係的推測，首先在於他們有接近的性質——都是一種表達意義的書面符號系統。漢字是"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説文·叙》），八卦是"以類萬物之情"。八卦的基礎是陽爻、陰爻兩個基本表義單位（不妨當成兩個"字母"）組成"乾"、"坤"、"震"、"巽"、"坎"、"離"、"艮"、"兑"，以表示"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種基本事物概念。而且，通過進一步排列組合，八卦可以演出六十四卦，前者稱"單卦"，後者

稱“重卦”。再演變下去，如西漢《焦氏易林》稱可變出四千零九十六卦。如果每個卦象代表一個不同的概念，那么這 4 096 卦不啻就是 4 096 個以兩個字母爲基礎的“文字”。過去，也有學者提出過，代表“水”的坎卦☵，與古文字中“水”的形體相仿，從而推測這兩套系統間曾有某種聯繫，但這畢竟缺乏更有力的證明。然而，近三十年來對古文字材料中一種“奇字”的研究，大大加深了我們對先秦八卦書面形式的認識，并且就八卦與漢字系統的關係給予我們一定的啓發。

這類所謂“奇字”，在傳世銘文材料中見於昭王時安州六器之一的中鼎，銘末有 [illegible] 兩個

編号	原文	釋文	经卦	别卦	编号	原文	釋文	经卦	别卦
1	[illegible]	[illegible]	☳震 ☰乾	大壯	18	[illegible]	[illegible]	☴巽 ☳震	益
2	[illegible]	[illegible]	☰乾 ☳震	无妄	19甲	[illegible]	[illegible]	☵坎 ☱兑	节
3	[illegible]	[illegible]	☷坤 ☴巽	升	19乙	[illegible]	[illegible]	☴巽 ☵坎	渙
4	[illegible]	[illegible]	☵坎 ☳震	屯	20	[illegible]	[illegible]	☲离 ☵坎	未济
5	[illegible]	[illegible]	☴巽 ☰乾	小畜	21	[illegible]	[illegible]	☷坤	
6	[illegible]	[illegible]	☷坤 ☲离	明夷	22	[illegible]	[illegible]	☴巽	
7	[illegible]	[illegible]	☰乾 ☷坤	否	23	[illegible]	[illegible]	☱兑	
8	[illegible]	[illegible]	☲离 ☵坎	未济	24	[illegible]	[illegible]	☶艮	
9	[illegible]	[illegible]	☵坎 ☲离	既济	25	[illegible]	[illegible]	☶艮 ☷坤	剝
10	[illegible]	[illegible]	☶艮 ☶艮	艮	26	[illegible]	[illegible]	☵坎 ☷坤	比
11	[illegible]	[illegible]	☶艮 ☴巽	蠱	27	[illegible]	[illegible]	☳震 ☲离	丰
12	[illegible]	[illegible]	□ □ ☰乾	□	28	[illegible]	[illegible]	☴巽 ☱兑	中孚
13	[illegible]	[illegible]	☳震 ☴巽	恒	29	[illegible]	[illegible]	☴巽 ☶艮	渐
14	[illegible]	[illegible]	☶艮 ☵坎	蒙	30	[illegible]	[illegible]	☱兑 ☰乾	夬
15	[illegible]	[illegible]	☳震 ☳震	震	31	[illegible]	[illegible]	☲离	
16	[illegible]	[illegible]	☷坤 □ □	□	32	[illegible]	[illegible]	☰乾	
17	[illegible]	[illegible]	☵坎						

圖一　張政烺釋定之 32 卦象

以數字七(十)、八(八)、六(∧)組成的徽號。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先後在安陽四盤磨卜骨、長安張家坡西周遺址卜骨、岐山鳳雛西周遺址卜甲上發現。加上其他青銅鼎如斿父鼎、堇伯簋、效父簋、召卣等銘文,據張政烺統計,共有 32 個(圖一,見《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此外,他指出還有當時已經發表的殷虛陶文、山東平陰縣朱家橋殷代晚期遺址陶文材料,及尚未發表的江蘇海安縣青墩新石器文化遺址所出骨角柶和鹿角枝刻文、陝西扶風縣西周卜骨、湖北天星觀戰國楚墓竹簡等材料。

從五十年代開始,學者對這類"奇字"就提出各種解釋。

唐蘭認爲這是"一種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曾爲豐鎬地域的一個古民族所使用過。到了周代,已僅用於族徽。(《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文字》)

郭沫若認爲這類奇字和彩陶文化中的刻劃符號是一個系統,即漢字"六書"中的指事系統。在所見的銘文中被用爲人名或國族名。(《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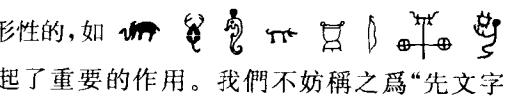
李學勤在五十年代已注意到這類奇字與易八卦的聯繫,他說:"這種記數的辭和殷代的卜辭顯然不同,而使我們想到《周易》的'九'和'六'。"(《談安陽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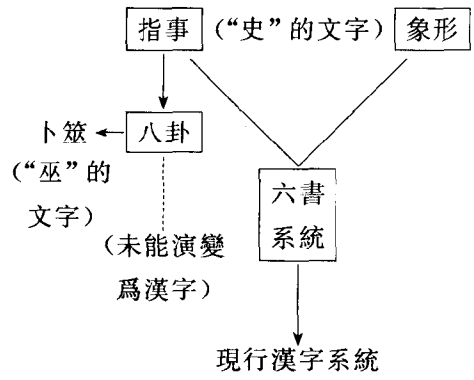
張政烺在七十年代末所作的解釋最有突破意義也最爲系統。他指明這種"奇字"是八卦系統的卦象,數字中的偶數爲陰,奇數爲陽;三個數字組成爲單卦(八卦),六個數字組成爲重卦(六十四卦)。這是先秦時原始的八卦系統書寫形式。至于後世的陰--、陽—形式,迄今所見的考古材料中,最早見于馬王堆帛書《周易》(約書寫于公元前 180—170 年左右)。四盤磨卜骨上的"[illegible]曰隗","[illegible]曰魁",周原銅甗上"[illegible]曰其"之"隗"、"魁"、"其"可能就是原來的卦名。卦象爲什麼可用作族徽?張政烺認爲,周初小邦迅速變爲大邦,建邑甚多。當時建邑須以卜筮定吉凶,所得之卦,便可用作邑名;而某氏定居此邑,邑名會轉化爲氏族名,故卦象也成了族徽。

這一問題,可以説已經基本解決。從中,可以得到不少有關八卦系統與漢字系統間關係的啓示:

其一,八卦與漢字書面形式的聯繫,已超過了我們原有的認識。我們原來所知道的陰陽二爻形式(--與—),可能是到秦漢才出現的。而先秦時期,八卦本來就是漢字的一部份——數字系統來表示的。當我們明確了這種"奇字"是八卦之後,再回過來看郭沫若的觀點,覺得他没有説錯,只不過是説明的角度不同。張政烺回答了這種奇字"是什麼",郭沫若則回答了奇字的書寫形式"從哪里來"。數字是陶文刻符的一項重要内容,也是六書中"指事"的一項重要實例。因爲數字表示的不是某些具體實物,如"≡"不是四條魚或四棵樹的象形,只是抽象出來的數量概念。即然先秦八卦的書面形式是由數字組合而成。我們當然可以認爲它源于刻劃指事符號。

其二,八卦出現的時代之早和地域之廣,也超出了我們原有的認識。不僅周初和殷虛文化中確有八卦存在,而且張政烺所介紹的海安青墩遺址材料,把我們的眼界擴大到新石器文化時代,并且是遠離豐鎬、中原的長江下游。這樣的出現時代和地域,完全可以同新石器文化的陶器刻符并存。

其三,八卦的用途,我們現在已知道不限于卜筮。卦象可以充當族徽,這是過去未曾了解到的。唐蘭和郭沫若,雖然没有回答這類奇字"是什麼";但"用來做什麼",是回答得非常準確的——族徽。我們通常認爲,族徽是象形性的,如  。他們還不是成熟的文字,但無疑對象形字的誕生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們不妨稱之爲"先文字"。現在,除了象形性族徽外,我們



又認識了一種由指事符號(數字)爲基礎的八卦族徽。也就是說,八卦也曾扮演過"先文字"一類的角色。

基于上面的認識,對八卦在漢字萌芽時期的地位可以提出這樣一種大膽的推測,當時可能有過一種純指事性的"文字"發展方向——用數字排列組合的符號來表意,即我們今天看到的這種八卦的樣子。但它終不如以指事、象形爲基礎的六書系統更適合漢語特點、書寫更方便,最後在文字領域中被淘汰,只限于在卜筮天地中運用。唐蘭將它稱之爲"一種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我認爲稱之爲"一種被淘汰的古文字形成方案"也許更貼切一點。而且從"巫"、"史"兩家是古代社會中最接近文字的"高級知識分子"這點來看,很可能八卦系統是"巫"的文字模式,而六書系統是"史"的文字模式。(見上圖)

看來,許慎把八卦納入文字萌芽範疇叙述,并非無稽之談。至少,對于八卦也是一套表意符號系統,許慎是已意識到的。把庖犧的業績放在最早的階段,是基于《易·繫辭》的古史系統。但我們注意到,《易·繫辭》除了推崇庖犧氏作八卦外,還説他"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圖二),這里的結繩當指織網,庖犧是漁獵時代的英雄。這一點同新石器文化中發現八卦,并契刻在鹿角枝上,恰是暗合的。

圖二　漢人心目中之庖犧①

第二節　關於神農氏結繩

《説文·叙》於庖犧氏業績後云:"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可視爲文字萌芽中八卦之後的一個階段。

先秦講神農的有《禮記·月令》、《易·繫辭》、《戰國策·秦策》、《呂氏春秋·季夏紀》及《慎勢篇》、《莊子·盜跖篇》等;西漢有《史記·封禪書》、《新語·道基篇》、《淮南子·氾論訓》等,均在許書之前,但他們把神農作爲開創農業的鼻祖叙述,而没有把他同結繩記事聯繫起來。

另一類記載是提到了結繩,但没有確指係神農所爲。我們在上一節提到的《易·繫辭》有庖犧結繩之説,不過指的是織網似非記事。(當然,我們不排除結繩記事受啓發于織漁網的可能。)其後又説:"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這里的結繩是指記事方法,但"上古"和"後世聖人"的概念都比較籠統。先秦記載還有《老子》"使人復結繩而用之",未説明何時出現。《莊子·胠篋篇》則稱:"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

① 武梁祠畫像系東漢晚期,當不早于《説文》成書時。這時已把伏戲同八卦結繩全聯在一起,與倉精(倉頡)一樣成爲文字創始者了。

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這裏“當是時也”説得比較含糊，似結繩早已有之。

所以從目前可見的文獻來看，許慎之前没有一種明確指出神農作結繩的記載，看來《説文·叙》的提法是許慎融合上述兩類記載而成的。在許慎的系統中，有明顯的歷史進化觀點。就是説，文字的萌芽形成是經過了一個個階段發展起來的，而每一個文字發展階段，又伴隨于社會歷史的發展階段。許慎接受的是《易·繫辭》的古史系統：庖犧氏没，神農氏作；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許慎定庖犧氏爲八卦階段，黄帝爲造書契階段，那么選定兩者中間的神農爲結繩階段，就是十分自然了。在這一古史系統中，庖犧代表漁獵，神農代表農業，後者取代前者是一個社會的進步。許慎把文字産生的進步同人類社會進步聯繫起來，是一種科學的態度。

至于結繩，雖然我們不可能直接找到其考古遺存。但人類學的材料和其他考古證據，都足以表明，結繩是文字出現前人類普遍使用的記事方法。許慎將結繩置于初造書契之前，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第一方面人類學（或民族學）的材料，我們可以舉出李家瑞、汪寧生、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等學者的調查研究成果。這些成果表明，在中國境内（特别是西南地區）的某些少數民族社會中，相當長時期甚至延續到現代，結繩記事法在普遍使用。如：

雲南傈僳族。“黑麥燕帶養姪兒時，用麻繩塗了墨，供給姪子一月，就結上一個結，用以記着供給姪子的月數。到解放時，已經結了五十一個結，……表示他供養姪兒四年多了。”

雲南獨龍族。遠行時借結繩計算日子，每行一日，打一個結。若約朋友幾天後相會，先在一根繩子上打幾個結，每過一天解開一個結，結子解完即知相會之期已到。

西藏米林地區的珞巴族，也有類似獨龍族的方法。西藏的僜人每當舉行夸示豪富的宴會，向親友們分送繩子一根，上有幾個結，即表示宴會將在幾天後舉行。

雲南景頗族出行必佩長刀，就利用刀柄的穗子打結，以計算日程。

廣西瑶族内部在發生爭端時有“講事”之俗。雙方“瑶頭”説出一條道理即打一結，最後誰的結多，即誰的道理多。

雲南佤族有記錄債務的結繩一件，繩的上端有三大結，中間有一大結、一小結，下端又有三大結。上端三大結表示借出三元滇幣，中間一大一小表示半年利息是一元半，下端三大結表示借出已有三個半年。這種大小之别，很象孔穎達《周易正義》引鄭康成注云“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的方法，知古籍記載非屬烏有。

雲南哈尼族買賣土地，用同樣長短的麻繩兩根，田價多少即打多少結，雙方各持一根爲憑證。

雲南普米族還有把木刻和結繩結合起來使用的例子，如在“撒羊毛疙瘩”時，要在木刻上拴幾根羊毛繩，上加火碳。其上有幾根羊毛繩，就代表幾個氏族。每送一處，解開一個羊毛繩，然後根據約定時間赴會。

此外的例子還有怒族等，就不一一舉出了。

人類的結繩記事法，還可以用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材料爲證明。其中最著名的是南美洲印加人的QUIPU。這是用一根長繩，上掛48根第二級細繩，第二級細繩上又有各種第三級細繩；細繩上打了結用來表示個、十、百。而在皇帝的記事中，還用塗上不同顏色的繩子來表示不同的政府事務。至今，在秘魯的庫兹科，首府的高級官員、地方指揮官和鄉村的頭人們，還保持着結繩

記事。(有關結繩的一些照片和圖畫,請見英文部份圖 5,p. 25)

第二方面是古文字中的旁證材料。

學者很早就進行過這方面的研究,如徐中舒在《結繩遺俗考》(轉引自汪寧生《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中指出金文中的"賣"( )等字形中含有結繩的痕迹。類似的例子,我以爲還有一些。如"冬"字,《説文》卷十二云"從 從 。 ,古文終字。"這個" ",在西周銘文中作 (中期頌壺,晚期井人鐘等),是"終"的初文,它很可能源于古代表示"終止"、"結束"意思的結繩方法。又如"關"字,《説文》解釋"以木横持門户也。"可是齊系文字常寫作 (見陳純釜、子禾子釜及一些璽印等),很可能源于門上懸掛兩根結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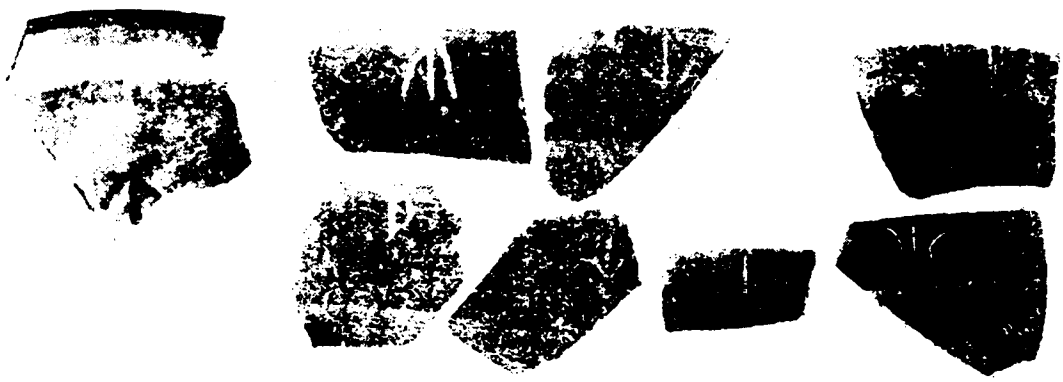
從前面那些人類學材料來看,結繩最適于來記數,所以我們認爲下面這些數字材料也是源于結繩:

數字	商甲骨	西　周	東　周
十		盂鼎　不嬰簋　散盤	秦公簋　侯馬盟書　鄂君啓節
廿		盂鼎　不嬰簋	陶文
卅		矢簋　毛公鼎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上溯新石器文化以來的陶器刻劃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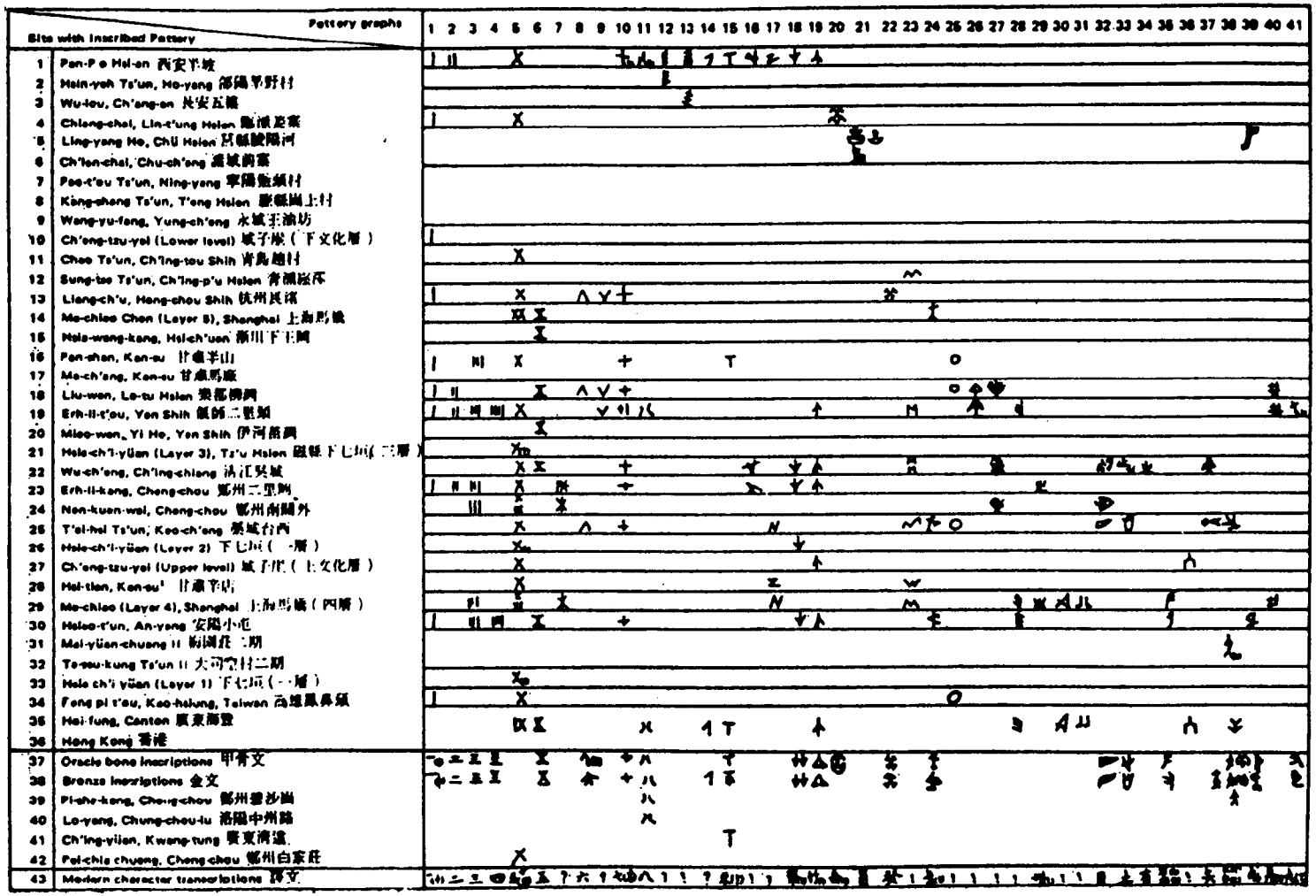
張光裕《從新出土材料重新探討中國文字的起源及其相關的問題》一文,蒐集當時可見之陶器刻劃考古資料堪稱齊備。表 1 引用該文之圖三十《各期出土陶文抽樣比較表》。①

① 張光裕此文搜集有關陶文資料堪稱齊全。張文發表後,近年來又有重要資料問世。其中以甘肅省秦安大地灣遺址 1978 年至 1982 年的發掘所獲最豐。見《文物》1983 年第 11 期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 1978 年至 1982 年發掘的主要收獲》一文。該文稱在大地灣一期文化遺存(碳十四測定年代爲距今 7350—7800 年之間)紅陶缽形器的内壁發現有十多種彩繪符號。又仰韶早期遺存(碳十四測定距今六千年左右)的寬帶紋彩陶缽上發現十多種刻劃符號,每種刻符均單獨使用。見下列照片:



大地灣一期陶缽内彩繪符號　　仰韶早期寬帶紋彩陶缽上之刻劃符號

秦安大地灣陶器刻符



表一　各期出土陶文抽樣比較表

（引自張光裕《從新出土材料重新探討中國文字的起源及其相關的問題》）

從該表可以看出，各期各地，最有共性的是前十一項，即一套數字系統。儘管新石器陶器刻劃有多少“文字”成份還存在很大爭議，但這套數字系統，學者可以明確地肯定它是漢字數字的祖先。如裘錫圭説：“既然記數是原始社會晚期的記號的一種職能，古漢字從‘一’到‘八’這幾個數字的寫法跟這種記號相合，就不會是一種偶然現象。這些數字應該是漢字從這種記號里吸取過來。”(《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

我們説，結繩的最主要職能也是記事，能不能探討一下上述那些陶器刻劃數字與結繩的關係呢？上述那些數字的形體是綫條的并列(如 | 、|| 、||| 、||||)、交叉(如 X 、十)，還有一些别的記號是綫條的彎折(如 7 、Z 等)。我們尚不能説明這些綫條形式是否與結繩有關或類似算籌的方法有關。但是，我們目前只判斷出陶器刻劃中十以下(個位)的記數形式。那么更複雜一點的，如兩位數呢？我很大膽地推測這樣一類刻劃表示的是兩位以上數字，以下面一些關中仰韶文化陶符爲例：

遺　址	刻　　符
西安半坡	
臨潼姜寨	
臨潼零口	
長安五樓	
郃陽莘野	

不妨作以下幾種假設，

a. 以長短不同表示位的不同

如果長劃表示十位，短劃表示個位，那么西安半坡這一欄可讀爲 13、15、13、14；臨潼姜寨的第四個可讀爲 31(15＋16)。反過來以短劃表十位，長劃表個位似不大可能。

b. 以長劃表十，短劃表倍數

如果是這樣，則西安半坡這欄分别讀 30、50、30、40。臨潼姜寨第四個刻符有可能讀 110(50＋60)。

c. 不同的長劃表不同的位

如是這樣，臨潼姜寨之四可能是 56(十位綫上有 5 短劃，個位綫上有 6 短劃)，當然也有可能是 65。後面三個可能是 41、54、66，也可能 14、45、66。

以上不過是一種推測，還有一些因素，如短劃是否與長劃交叉、短劃的左右位置……是否有區别意義，尚未考慮進去。我以爲，既然當時已有了十以下的數字，從那時的文化水平看，説還没有兩位數是不合情理的。問題只是：哪些刻符是用來表示兩位數的，怎樣來表示的。在有了更充分的材料之後，是不難破譯出來的。

回到結繩的問題上來，上面提出的那一些假設，很明顯是受了結繩形式的啓發。這類表二位數的刻符，與 、 、 等金文材料，很有可能存在淵源關係，都是與結繩記數法有關。長劃上一點，如同繩上打一個結。在陶器刻符中可能出於刀刻圓點不便，圓點變成了短劃。另一種可能，長劃加短劃的概念，不是同於繩上打結，而是同於長繩上繫一些短繩。我們比較這些刻符與 QUIPU 的結繩方式，就會感到兩者的相似。

總之，正如我們不能找到新石器文化的漁網但可以判斷當時存在捕魚生産一樣，從考古材料的種種痕迹，我們可以判斷文字誕生之前結繩記事的存在。

第三節　關於黄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

《説文·叙》云："黄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異也，初造書契。"是爲文字誕生的階段。

前面已經提到，許慎接受的是《易·繫辭》的古史系統，在庖犧、神農之後排上黄帝。但《易》只有籠統地説"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没有特指在黄帝時代，也没有提出倉頡。這一在傳統文字學中影響最大的古史傳説，不見於正宗儒學經典，而盛行於先秦兩漢諸子及緯書中，現梳理如下：

先秦	《荀子·解蔽篇》	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
	《吕氏春秋·君守篇》	蒼頡作書。
	《韓非子·五蠹篇》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
兩漢	《世本·作篇》	沮誦、倉頡作書。
	《淮南子·脩務訓》	史皇産而能書。
	《論衡·骨相篇》	蒼頡四目，爲黄帝史。
	高誘注《淮南子》	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又曰頡皇。
	高誘注《吕氏春秋》	蒼頡生而知書，寫倣鳥跡，以造文章。
緯書	《春秋元命苞》	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剛。龍顔，侈哆，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十載，都於陽武，終葬於衙之利亭鄉。
	《春秋命歷序》	蒼頡龍顔。
	《春秋演孔圖》	蒼頡四目，是謂并明。
	《孝經援神契》	奎主文章，蒼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垂萌文字。
	《河圖玉版》	蒼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虚之山，臨於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帝。文捉二十八字，景刻于陽虚之石。李斯止識八字，曰："上天垂命，皇辟迭王。"今已不可尋矣。

表二　有關倉頡傳説的演變

表二將這些記載分成三部份，不一定是時間順序的差別，主要是觀察倉頡造字説的演化。在第一部份先秦諸子里，僅僅有倉頡這一人名，没交代其時代與身份。與創造文字的關係，由“好書者”之一演進到“作書”。兩漢時的典籍中，《世本》還保留先秦的樸素色彩，把倉頡僅列爲兩位“作書”者之一。漢諸子則描寫了倉頡的時代身份，成爲黄帝的史官，甚至“史皇”。同時作書過程中也染上了神話色彩，如蒼頡成了“四目”的超人，而且具有天生的作書能力。在緯書中，蒼頡的身份越擡越高，成爲“帝”，人格越來越神化，造字的故事完全變成了一個“天授漢字”的神話小説。從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倉頡造字説”是從先秦一個樸素合理的古史記載，在兩漢讖緯神學的空氣下膨脹爲一個荒誕不經的奇談。

許慎在叙述倉頡時，没有象叙述庖犧那樣有《易・繫辭》的明顯源頭，看來也是對當時可見的記載作了一番整理，有所取舍，然後建立自己的觀點。除了高誘外，上述其餘諸家之説大概許慎都是看到的。許慎的可貴之處，是在建立自己學説時，吸收了合理的因素，揚棄了怪誕不經的神話。如：

在確定倉頡身份時，采取了“黄帝之史”説，揚棄了“史皇”“帝”等等。

在叙述倉頡造字能力時，没有任何神化倉頡的描寫（如“四目”、“龍顔”、“生而知書”、“河圖”……等等），而是認爲他受了鳥獸之迹的啓發。（因爲高誘的活動時間略晚於許慎，所以我們尚不能斷定高誘之説出自許慎的首創，或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源頭。）

下面分幾個方面討論許慎“倉頡説”的合理成份。

1. 史官造字的合理性

如果我們把“造字”、“作書”都理解爲對文字的整理、規範、定型工作（實際上文字不可能是某一個人獨創的），那么，在中國上古史中，最合適擔當并完成這一類工作的，正是“史”。“史”和“巫”、“祝”一樣，是上古社會中掌握文化的高級知識分子。而三者之間，史與使用文字記事有最密切之關係。

《周禮》有一整套史官系統記載，《春官宗伯》之屬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其主要職責是掌管國家的“典”、“志”、“法”，策命、掌書王命……等等。如内史和外史：

“内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叙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内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内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除上述五者外，《禮記・玉藻》又有“左史”、“右史”之名，“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或曰左右史即内外史。《大戴禮記・盛德》：“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盧注：“書曰太史内史，云内史太史左右手，則太史爲左氏，内史爲右史焉。”

此外，如孫詒讓所云：“史官之設，蓋始於黄帝，下迄殷周，職掌尤備。《左・襄四年傳》辛甲爲武王大史，《周書・王會篇》有大史魚，《史記・周本紀》有太史伯陽，《鄭世家》有大史伯，《老子傳》有大史儋，《漢書・藝文志》有周宣王大史籀。”（《周禮正義》）

《史記》中有一段生動的描寫，告訴我們史官如何記事記言，“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於

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廉頗藺相如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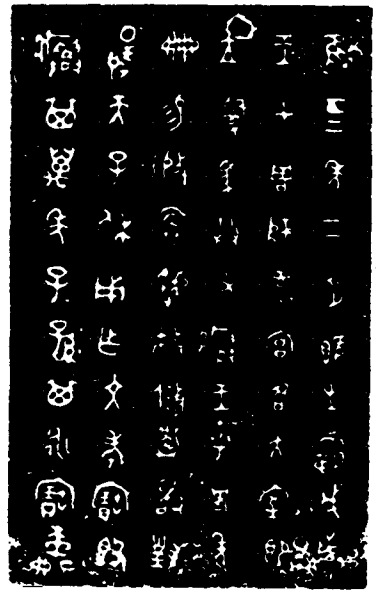
文獻記載的史官組織，在商周考古的古文字材料中得到了證明，商代甲骨文和晚商銅器銘文中已出現了史、乍册、尹等史官名稱（參看陳夢家《殷虚卜辭綜述》第十章《百官》）。西周的史官組織，參看本文卷二表三《周禮》與考古文獻有關官名對照表。

在史官組織中，史又稱“乍册”，這一關係突出地反映了史官的記事職責。乍册即作册。“册”，《説文》釋爲“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甲骨文“册”字作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等，就是一篇簡的象形。參差不齊的豎筆，表示一根根的簡，中之横筆，則是編綴用的絲繩。《尚書·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知殷代確已以簡册爲書寫工具。不難知道，“乍（作）册”的原義就是書寫簡册，後來才引申爲以書寫簡册爲職責的官名。而“乍册”成爲官名後，便出現與史或内史換用的現象。如《書·洛誥》之作册逸與《左傳》、《國語》、《漢書·古今人表》的史逸；金文中的内史吳與乍册吳……等等。

1976年12月所出的微氏銅器群，器主爲西周史官世家。微氏第四代折的官職是乍册，見折觥、折尊、折方彝。第六代牆便稱爲“史牆”，説明了這兩個官名的通同。更有興味的是，第四代折器、第五代豐器、第七代瘐器上都有族徽“木羊册册”（圖三），可見史官與册關係之深。而一批有“册”爲組成部份的族徽，看來都可能與史官家族有關（圖四）。

折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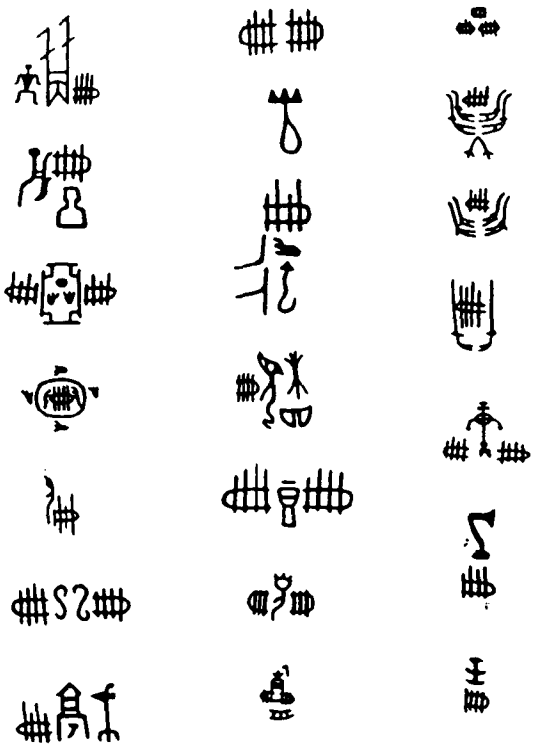
豐尊



瘐鐘

圖三

“史”的本義也可以説明問題。許慎給“史”的解釋是“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吳大澂認爲“中”是書寫用的竹簡，故以手持中就是“象手執簡形”（《説文古籀補》）；江永以爲“中”是簿書，“史”是“以手持簿書也”（《周禮疑義舉要》）；王國維認爲“中”是盛筴之器，“古者書筴皆史掌之”（《觀堂集林·釋史》）；馬叙倫則認爲“史”是持筆之形，是“書”之初文，“聿”之異文（《讀金



圖四　有“冊”爲組成部份的族徽

器刻辭》)。無論哪一家的說法,同書寫文字有不可分割關係是一致的。①

總之,無論從文獻記載看還是考古材料看,史官應是與文字書寫關係最密的一類人。西周的史官系統源于商代,史、乍册、尹等官名在商代就存在。正如甲骨文的成熟性使我們推斷在此之前文字已有長時期萌芽歷史一樣,商代的史官使我們有把握認爲“史”會在殷虚文化之前相當長時期已經存在。在商周時期,史官用來記事記言的當然是同時代的文字。那么,在商周之前文字還没有成熟,甚至文字還没有誕生之時,史用什麼來記事記言呢?顯然,出於其職責,一方面,他們會是當時通用記事方法(如結繩一類)最熟練的使用者;一方面,又是改造舊有記事方法,創造新型記事方法的促進者。由史來承擔文字的創製、整理、完善這一類工作,是合理可信的。

2. 文字誕生的時代

許慎定倉頡爲“黄帝之史”,也就是定文字在黄帝時代誕生。作爲一個東漢的學者,在確定時代問題時,自然不可有現代的年代學觀點,選用一位古史傳説人物爲上古某一時代的代表,在當時是最可行的方法。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是,用當代的眼光考察,古史傳説中的黄帝時期可以相當於考古文化中的哪一種,出現在什麼時代,而考古材料是否表明那時確已有文字誕生。

讓我們來分析一些黄帝的傳説記載。

有關黄帝的古史中次序,《易·繫傳》的排列是:庖犧——神農——黄帝——堯舜;《史記·

① 以上諸家之説,見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1753—1772頁。

五帝本紀》的次序是：少典之子黄帝，因“神農氏世衰”，主征伐而“代神農氏”。再傳——→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禹。從社會發展階段來看，庖犧、神農是帶有較大原始性的部族社會，堯、舜、禹是中國出現國家階級社會的轉折點，黄帝正在兩者中間處于承先啓後的位置。

有關黄帝的活動地域，《國語·晉語四》説“昔少典氏娶於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徐旭生考證，黄帝氏族的發祥地大約在今陝西的北部。（《中國古史的傳説時代·華夏集團》）

有關黄帝的生平業績，最突出是大規模戰爭，這在古史傳説中是空前的。其中最重要是兩次：一次是對兄弟部族炎帝氏，見《史記·五帝本紀》，“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另一次是對蚩尤氏，也見於《五帝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逸周書·嘗麥篇》表明黄帝、蚩尤之戰與炎帝（赤帝）也有關係：“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於宇少昊，以臨四方，司□□上天未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説於黄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以甲兵釋怒。”從這種諸侯（實際是部族酋長）相侵，縱横捭闔的關係來看，當時的社會，已進入部族軍事聯盟時代。

黄帝時代最大的進步是生産力的突飛猛進。據《易·繫辭》稱有這樣一些業績：製作衣裳、舟楫，服牛乘馬，斷木爲杵掘地、造弓矢、建築宫室、實行棺葬等。不過《繫辭》是統指黄帝、堯、舜的“聖人”之世，黄帝時期只是一個開端。《五帝本紀》稱“獲寶鼎”，似乎當時已有了冶煉，又稱“時播百穀草木”。最引起學者注意的是袁康《越絶書》中風胡子的一段議論：“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宫室……；至黄帝之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宫室，鑿地……；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張光直和李學勤都認爲合于近現代考古學的“三時代法”（the Three Age System, by C. J. Thomsen）① 至於“石”和“玉”之間的區别，李學勤提出後者可以理解爲“磨制精美的石器”。用現代考古學眼光來看，可以説是舊石器與新石器的區别。

根據這樣一些特點，我們在考古中尋找相應的文化遺存就不是很困難了。陝西地區的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遺址中可以看到一些相似的因素。

從年代序列來看，根據碳十四測定，仰韶文化始自公元前五千年左右，經過兩千來年的發展，約至公元前三千年過渡爲另一文化發展段。半坡類型遺址的幾個碳十四測定年代數據是半坡下層、北首嶺中層及姜寨的木碳標本爲公元前 4840—4085 年，史家墓地人骨標本爲前 3655 年，姜寨二期人骨標本爲前 3690 年。我們知道，仰韶文化之前的新石器文化遺址，已在河北磁山和河南裴李崗發現。他們的碳十四測定是：磁山在前 6000 年至前 5600 年之間，裴李崗在前 6000 年左右，與磁山遺存的時代相當或略早。從文化特徵看，據有關發掘報導，我們從磁山與裴李崗已見陶器、簡單的彩陶，琢制的石磨盤、石鏟、石斧以及錛、鑿、石鐮。磁山的灰坑中發現農作物粟的痕迹和豬、狗、牛、鷄家畜的骨骼，裴李崗還出土了陶塑羊頭、豬頭。這些表明，當時

① 見張光直《中國古代考古》（英文）1977 年版序言；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第二十九章《結論》。

的“生産水平已脱離了農業産生的初期階段”①。如果對照古史傳説系統，不妨認爲已進入了所謂“神農”階段。之後，越過仰韶文化向下看，在中原地區是前 3000 年到前 2000 年左右的龍山文化。前 2000 年左右開始的二里頭文化，已被考古學界較多地作爲“夏文化”來討論。這樣，我們將中原（黄河中游）的考古文化、年代和古史傳説系統作一個簡單的對照：

		舊石器 中石器	庖　犧
6000 B. C.	裴李崗遺址 磁山遺址	新 石 器	神　農
5000 B. C. 4800 B. C. 3600 B. C.	仰韶文化 （半坡類型）		黄帝 堯　（?） 舜
3000 B. C.	龍山文化		
2000 B. C.	二里頭文化	青 銅	夏
1600 B. C.	早商文化		商

表三　考古文化年代與古史傳説的對照

能對應古史傳説中黄帝、堯、舜（或者再加上顓頊、帝嚳）的，可能是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這一段。因爲堯舜這幾位在後，所以黄帝時期似應對應於半坡類型的時代。

從半坡類型的文化内容來看，有一些頗能和黄帝傳説對照。如半坡房基内有以人頭奠基的現象，論者以爲是戰俘之首，説明當時已有戰爭。出土的骨錐、骨針、紡輪和席紋、布紋的痕迹，表明已有原始紡織、縫紉業。這使我們想起《繫辭》中的“垂衣裳而天下治”。家畜的骨骼已有發現。大量的房基説明了仰韶先民除仍沿用少數穴居外，一般是居住在精心營造的房屋里，其中半坡發現四十六座，姜寨約一百二十座，北首嶺三十二座，這説明了“易之以宫室”的可信。棺葬在陝西的仰韶遺址中尚未發現，但在甘肅秦安大地灣仰韶晚期遺址（3000 B. C. 左右）中有一幅地畫，地畫中的“黑綫長方框”，研究者認爲應釋爲長方形木棺葬具，并以青海樂都柳灣馬廠型墓葬出土木棺爲佐證。半坡遺址發現了貯藏的數斗粟，甚至芥菜或白菜的菜籽，對應於《五帝本紀》的“時播百穀草木”。尤有興味的是，陝西臨潼姜寨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一小片金屬。李學勤指出“銅片發現于一處房子居住面上，房子的碳十四年代經校正約爲公元前四千七百年。科學鑑定銅片成分係黄銅，即含鋅的銅基合金。冶金學者通過實驗，證明原始冶煉方法可由銅

① 見《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第二章《新石器時代》。

鋅礦得到黄銅。這一發現如没有地層擾動問題，可説明距今六、七千年前中國已存在冶煉銅的技藝。一九七五年，甘肅東鄉林家馬家窰類型遺址出土一件單範鑄造的銅刀，鑑定得知其成分爲青銅。當地馬家窰類型地層的碳十四年代經校正爲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這是迄今在中國發現的最古青銅器物。此外年代較遲的早期銅器，近年還有不少發現。根據這些事實，有學者提出，一般稱爲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些考古文化的性質應重新考慮。如仰韶文化一部份可劃爲早期銅石并用時代，龍山文化、齊家文化等則爲晚期銅石并用時代。這一看法自然尚需討論，不過在龍山文化晚期和齊家文化中，有關銅器的發現較多。相信隨着田野考古繼續開展，中國青銅器起源的脈絡不久會得到闡明。"(《中國青銅器的起源與發展》)

這些考古發現，使人感到《易·繫辭》關於"聖人之世"生産力成就記述的可信。當然我們尚不能説仰韶文化半坡型就是黄帝遺址，但"黄帝鑄鼎"的傳説看來并非是毫無根據的妄談。①

我們認爲，當社會進步到這樣程度時，出現文字是很自然的現象。

根據迄今所掌握的考古資料，我們能用以探討文字起源的最早材料，是甘肅秦安大地灣一期的陶器符號(5820—5370 B.C.)②，其後大宗的陶文見于關中地區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遺址如半坡、姜寨等地。這批材料古文字學界是很熟悉的，這里就不再引述，請參看王志俊《關中地區仰韶文化刻劃符號綜述》。但古文字學界對這批材料是否算"文字"尚有爭議。我以爲，"初造書契"的形態可以與後來的完善文字有很大差距，不能以後者爲標準衡量前者"是不是文字"，這正如問胎兒"算不算人"一樣。在這批材料中，學者已找到了漢字數字的祖先，已經指出 這樣的形態很接近後來的甲骨文。説漢字正在孕育誕生應該是没有問題的。從年代來看，大汶口文化陵陽河陶文到甲骨文要發育一千多年；大汶口陶文中已有會意字，從漢字誕生發育這一步，恐怕也要不下千年。陵陽河遺址向前推一千多年，正接上仰韶晚期。

如果我們認爲仰韶半坡類型時代是漢字的孕育誕生期。相應來説，選定黄帝爲古史傳説系統中的"初造書契"時期，也是合理的。

3. 文字誕生初期的記事形態——"書契"

《説文·叙》指倉頡"初造書契"，書契一詞，當源于《易·繫辭》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單獨的"契"，《説文》解釋"大約也，從大從刧。《易》曰：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有"栔，刻木也。"段玉裁説其字在古籍中與"契"通用。綜合兩者，知所謂"契"是一種刻木爲約的記事方

---

① 據李學勤先生見告，河南濮陽仰韶文化遺址出土蚌殼製龍虎。這很然使人聯想起黄帝乘龍的傳説。

應該説明，有些學者對中國早期銅器問題持不同觀點。如安志敏《中國早期銅器的幾個問題》一文，對姜寨銅片含鋅量達25%提出了他的見解。他認爲，"其含鋅量如此之大，當是有意羼入的，而不可能是天然礦石中的含量。"他還認爲中國古代青銅器中，一般不含鋅的成分，鋅是較晚的時候才提煉出來的。"那么，遠在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是否已經具備充分發達的冶金工藝條件？爲什么在那么多的仰韶文化遺址里，只限于姜寨的個别發現？同時在後來的幾千年中，爲什么又一直缺少黄銅的存在？這些都是值得懷疑的，至少目前還不能根據這個孤證，就肯定仰韶文化已經出現黄銅，或已進入青銅時代。"

關於甘肅東鄉銅刀，安志敏持以下意見："以上標本分别出自甘肅東鄉林家和永登連城兩個遺址，定性鑑定屬青銅，系單範鑄成，形制也比較進步，在其他的同類文化中尚未發現。特别是據已測定的碳—14數據，馬家窰類型爲公元前2575—前2500年(樹輪校正：公元前3100—前3010年)；馬廠類型爲公元前2020—前1715(樹輪校正：公元前2680—前2355年)。從年代上考慮，前者出現青銅器尚嫌偏早，後者雖不無可能，畢竟例證過少，關於馬家窰文化是否已經普遍出現青銅器，至少還是個問題。"(以上安文見《考古學報》1981年第3期)

② 據李學勤先生見告，河南裴李崗新石器文化遺址所出龜甲，契有"日"字。該遺址年代爲6000 B.C.左右，當更早于大地灣。

法。其方法是在一根小木棒(片)上,或用骨料、竹料等,刻上鋸齒,以記錄數字或其他意義。如《墨子·公孟》云:"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孫詒讓注:"齒者,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刻處如齒,故謂之齒。"(《墨子閒詁》)其他古籍也有類似記載。

至於"書契"連稱,可以理解爲兩個并列的詞——"書"是文字,"契"是上述的契刻記事法;也可以理解爲一個詞。"書契"一詞見于先秦典籍及漢儒注,如《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鄭注:"書契,符書也。"又《質人》:"掌稽市之書契。"鄭注:"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説文》釋"券"云:"契也,……券别之書,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券。")《尚書序》注引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可知書契是寫字再加刻其邊的記事方法。

這樣,所謂"初造書契",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書、契分讀,即倉頡創造了文字及契刻兩種記事方法;二是書契連讀,即倉頡創造了《周禮》和漢儒所稱的"書契"這種方法。無論是兩者中的哪一個,都説明了文字史上存在過一段先文字記事(契刻)和文字書寫并存的過渡時期,這自然就是文字誕生初期的狀況。

考古材料對兩種情況都可以提供佐證。

首先,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青海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地出土的馬廠類型陶器上,發現了一批刻劃符號。這批符號,比起仰韶文化的半坡遺址和姜寨遺址所出的陶器符號來,有些非常複雜,且與後世的文字結構接近,恐怕不能指爲簡單的刻劃標記。而在同一墓地的墓 328 的長頸彩陶壺内,恰又清理出一批帶鋸齒的骨片。其中完整的 40 枚,殘斷的 9 枚。骨片的大小、形狀基本一致,呈長方形。長 1.8,寬 0.3,厚 0.1 厘米。骨片的中部邊或兩邊刻有三角形鋸齒,數目多少不等。在四枚完整的骨片中,其中有 35 枚爲 1 個鋸齒,3 枚爲 3 個鋸齒,2 枚爲 5 個鋸齒。發掘者認爲:"這些骨片大約是用作記事、記數或通訊聯絡用的。這種情況和某些兄弟民族以前結繩記事、刻木爲信的情況相類似。"可視爲"書"、"契"并存的實例。

柳灣陶文

柳灣骨片

圖五　樂都柳灣的"書"和"契"

再者是書契一體的例子。

有一種漢代簡牘材料,上面寫有文字,邊上刻有若干缺口。如《漢晉西陲木簡匯編》第 50

葉，殘長 22 厘米，寬 1 厘米，刻 36 個缺口，其文作："二日令□□守卒□十四木。"又如，同書第 57 葉，殘長 14.5 厘米，寬 0.8 厘米，刻 20 個缺口，最上一缺最大（内有"十三日"三字），其文作："四月威胡隧卒旦迹西樂玄武隧迹卒會界上刻券。"（圖六）這兩件材料，説明了《周禮》和漢儒介紹的古代"書契"之制是真實的。

圖六　漢簡中的「書契」

人類學中有一個饒有興味的材料。雲南省卡瓦族有一種木刻。他們在每年第一次吃新米的時候，要召集全村老小一齊嘗新，由年老的人口頭轉述本村歷史，就拿出歷代相傳的一根木刻。木刻兩側都刻着許多刻口，每一刻口代表着一樁事件，刻口深大的表示重大事件；淺小的表示事件輕小。有時新發生一樁事件，加刻上一個刻口。講述的老人，主要是指示給族人某一刻口是記本村的某事和某村人結下仇怨，已報復過或尚未報復。卡瓦族老人給我們展示了原始社會史官的模型，他所用的記事方法，就是"契"。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這位卡瓦族史官也象倉頡一樣要創立一套文字記事符號來代取契刻法，那么在新的文字符號剛剛誕生，尚未完善之際，恐怕也會有一個過渡性的混合體出現——這就是又寫又刻的"書契"。

除了以上三點外，《説文・叙》的倉頡造字説還有别的合理因素，如許慎不取天授漢字的神話，主張受鳥獸之迹的啓示并依類象形，這同六書體系是吻合的。

第四節　關於五帝三王七十二家之説

《説文・叙》云："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五帝三王"，是先秦兩漢時期的學者根據古史傳説系統和當時所見文獻而整理歸納的古史系統。"五帝"之説，大致有以下三端。參見本卷英文部份圖 8、圖 9(p28—29)。

出現不同的系統，徐旭生認爲是發源於不同地域文化的緣故。(《中國古史的傳説時代・東西方的兩種五帝説》)我覺得許慎已經叙述了庖犧、神農、黄帝，再説"以迄五帝三王之世"，這里的"五帝"中顯然不會再含前面三位。即不可能是上表的一、二種，只有排除黄帝在外的《尚書序》系統，才合許慎的框架。看來許慎在主要接受《易・繫辭》的古史系統外，還吸收了《尚書序》的一些成份。

至于"三王"，説法比較簡單。《商君書・徠民》："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偁也，以爲聖王也。"《淮南子》屢及"三王"，其《本經訓》高誘注："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段玉裁謂"夏禹、商湯、周文武爲三王。"從許慎的框架來看，"三王"要上承五帝，下啓周宣王、孔子、左丘明，自然是指夏、商、周(初)三代。

封于泰山七十二家之説，梳理如下：

1.《管子・封禪篇》佚文

a.《史記・封禪書》所引："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索隱》："今管子書其《封禪篇》亡。"

b.《大戴禮記・保傅篇》盧辯注所引："故管夷吾記凡封禪之君，七十二家。"

c.《尚書序》孔穎達疏所引："《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

d.《文選·司馬相如封禪文》李善注所引："管子曰：'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

e.《文選·揚子雲劇秦美新》李善注所引："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

2.《莊子》佚文。《後漢書·祭祀志》注所引："《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3. 司馬相如《封禪文》，見《文選》，"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4.《韓詩外傳》佚文，見《史記正義》所引："孔子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

5.《淮南子·齊俗訓》："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

6.《河圖稽耀鉤》："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二君。"

7.《後漢書·祭祀志上》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二月詔："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

8. 桓譚《桓子新論》："太山之上有刻石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

以上記載頗爲豐足，但在迄今考古材料中没有佐證。可以理解許慎爲什麽要采用此説，許慎是用歷史進化觀點看文字發展的，意識到從黄帝時期初造書契，發展到周宣王大篆、左氏古文，決不能一蹴即至。但是用什麽來描述五帝三王這樣長一段文字史呢？許慎不能像我們今天這樣看到如此豐富的新石器晚期與早商陶文、殷虚甲骨、商周金文。只好籠統地説上一句"改易殊體"，再采納可能當時頗爲盛行的七十二代封泰山之説，填補這樣一段空白。這一段論述，不合于當代考古反映的史實。所以用梳理前代文獻的方法建立文字史系統，可能某些假設與考古材料相契合，但是，終究不能避免缺乏考古材料而造成的失誤。

第五節　六書之指事與象形的討論

許慎在《説文·叙》中提出的六書説，是文字學史上第一個有名稱、有界説、有例字（不僅在《叙》中各有兩個例字，而且在正文中還有大量實例）的六書系統理論。對六書名稱與界説的詮釋，對六書的分類與變體，對究竟哪些字屬于哪一"書"，對六書理論在一般文字學上的意義等等，這些問題，傳統文字學及《説文》學家們已經反覆討論得如此之多，以致本文没有必要作任何的重複叙述。

本文擬從古文字學的角度，把"六書"作爲一個隨着文字的萌芽形成而發展的動態系統來描述。具體地説"六書"可視爲文字如何形成的幾種模式（"轉注"除外，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内①），而這幾種模式，不是在同一個時間平面上形成的。根據時代先後，可分析爲不同的層次。在文字萌芽到形成的階段，主要是指事與象形兩大要素，是爲第一層次；到文字逐漸複雜，第二層次方法——形聲（含假借）、會意——所構成的字有相當比重時，整個漢字系統可以説基本形成，進入古文字階段；然後隨着第二層次方法（主要是形聲）的比重日益提高，文字系統也日益

① 簡單地説，"轉注"是比形聲與會意更高的一個層次，即"六書"中的第三層次。也可以説是一類有限定條件的合體字。

成熟，逐漸由古文字過渡到今文字。

本文把這兩個層次分置兩章討論。本章討論文字萌芽時期的構字兩大要素——指事和象形。集中于兩個爭議焦點：1.“指事”究竟是否存在，即文字起源是一要素還是兩要素的問題。2.“指事”與“象形”的出現先後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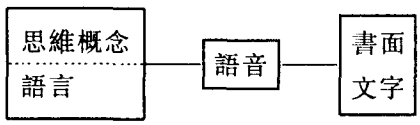
1.“指事”究竟是否存在

唐蘭主張取消“指事”這一類最力。從三十年代的《古文字學導論》到四十年代的《中國文字學》，他提出用“三書”系統來代替“六書”，即一、象形文字，二、象意文字，三、形聲文字。取消“指事”，把象形文字列爲第一，在文字起源上相應的觀點就是一要素説，即文字起源於圖畫。七十年代，唐氏主張大汶口文化莒縣陵陽河遺址所發現的象形陶文，“是我國現行文字的遠祖”(《從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國最早文化的年代》)。但誠如張光裕指出，這一結論，忽略了陵陽河陶文屬於大汶口文化晚期遺物，在絶對年代上晚于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陶文(《從新出土材料重新探討中國文字的起源及其相關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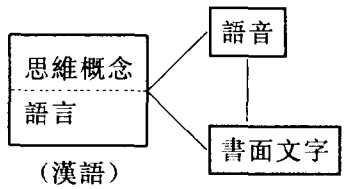
我們以爲六書中的“指事”是不能否認的，有以下三方面理由。

其一，從“指事”和“象形”的功用來看，他們分别表達了人類的兩種不同類型的思維方式。

人類的語言表示人類的思維，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面工具，因而也是記錄思維的工具。在拼音文字語言，文字與思維概念間通過語音爲中介來聯繫。就是説，文字不必顧及思維概念的種類和具體内容，只要把語音記錄下來，就是完成了表達思維概念的任務；漢字則不同，它在創立的初期基本是以形見義，即文字字形有直接表達思維概念的任務(到第二層次出現假借、形聲才有了一部份以音表義的功能)。拼音文字語言與漢語不同的文字表義方式示意如下：



(拼音文字語言)



(漢語)

既然漢字在創立時負有直接用書面形式表達思維概念的任務，就要有相應的表達模式來適合不同類型的思維概念。

我們知道，人類的思維方式和形成的概念基本上可劃成兩類，即形象性的概念和抽象性的概念。

形象性的概念表示具體的客觀事物，在書面漢字中，可以較容易地用模擬客體的方法表達，這就是所謂“象形”，許慎在《説文·叙》中所舉的“日”(⊖)“月”(☽)就是很好的例子。

抽象性的思維概念是“形而上”的，他們表達的不是具體的客觀事物，而是客觀事物間的關係，如位置關係，數量關係……等等。如“舟在水之上”，“舟”或“水”有可能用象形表達在書面上。而“上”就無形可象。在文字走上表音道路後，這類情況可以用語音關係解決，假借一個同“上”聲音相同的字，或干脆用拼音。但在“以形見義”的條件下，只能用一種不同於象形的圖形表現法，請看《説文·叙》中“指事”的例字是“上”、“下”，古文字是 ⌣ 和 ⌢ 。他們是通過弧綫和小點的位置關係來示意。這一類方法，不能歸入象形，因爲 ⌒ 和 · 并不表示任何具體事物。(數字

也是如此，如三，并不代表三棵樹、三條魚或三個人……等等，只是抽象出來的一個數量關係。）也不能同後起的“會意”合成一類，因爲“會意”的組成單體必須是有各自具體意義的，如“人言爲信”，不能脱離原來“人”和“言”的意義。而⌒和·分開來看則是無義的。所以，許慎把這種模式在六書中單列一類是正確的。這一類的表示方法是用點、綫，及其位置、數量、交叉、重複等手段，所以，相對于象形性模式的圖畫性來説，我把指事模式看成是幾何性的。

不僅從理論上講，人類在需要文字來表達語言思維時，必然同時使用形象性概念和抽象性概念（否則，思維是破裂的，語言是不連貫的）。而且，考古材料反映出漢族先民很早就同時具備豐富的形象思維能力和抽象思維能力。主張文字起源于圖畫一要素者，會提出象形徽號、彩陶文化的人面、青蛙等等，證明先民的造形能力，這是對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在這些造型藝術出現的文化遺址中，往往也同時存在反映先民抽象思維能力的，有點、綫、面錯綜複雜變化的幾何圖案。前者很容易被人們同象形字的産生聯繫起來；而後者同指事字的關係，卻往往被忽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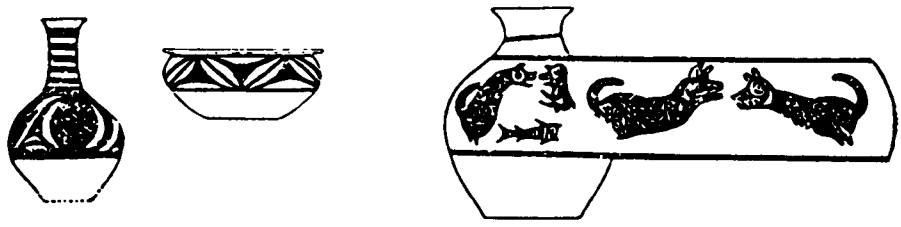
我們來看一些較新的例子。

甘肅秦安大地灣一期遺址（碳十四測定爲 5820 B. C. 至 5370 B. C. 左右）所出紅陶，紋飾以交叉繩紋最爲常見，部分缽形器上繪有紫紅色寬帶紋，未見有寫實的圖畫，而有十多種彩繪符號。

大地灣仰韶早期（碳十四測定 4020 B. C. 左右），陶器紋飾有直邊三角、平行綫和折綫等幾何圖案。另魚紋比較寫實。也發現十多種刻劃符號。

大地灣仰韶中期（碳十四測定 3620 B. C. 至 3920 B. C. 左右）陶器圖案是：由弧綫、弧三角、圓點、條綫等母題組成變體魚、鳥紋、勾葉紋、垂弧紋、四方連續弧邊三角形等。

大地灣仰韶晚期（碳十四測定 2920 B. C. 至 3520 B. C. 左右）陶器圖案可分成兩類：一是兩獸相撲等寫實花紋；一是圓點、條綫、弧綫構成的幾何圖案。（見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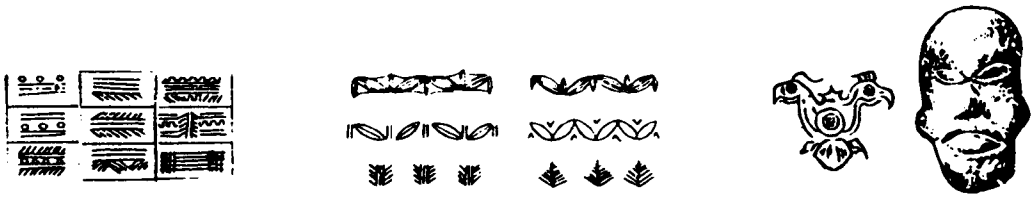
幾何性　　寫實性

圖七　大地灣陶器圖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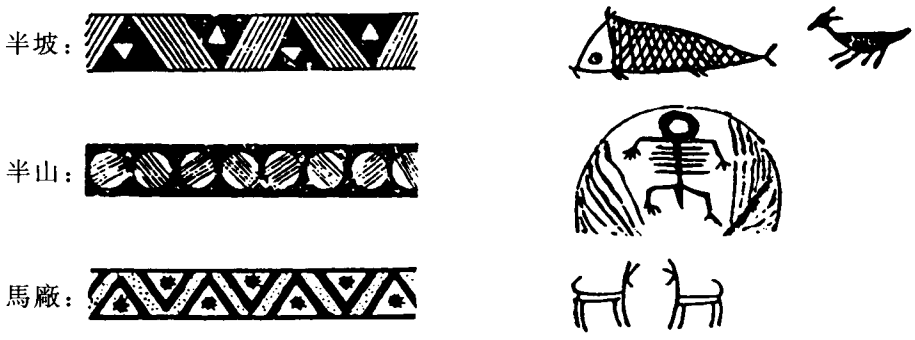
大地灣是迄今出土陶器符號年代最早的遺址。從同一遺址的陶器紋飾發展來看，似乎先民掌握抽象的幾何圖案比掌握寫實繪畫更早更熟練。

南方的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遺址表現了豐富的先民原始藝術。他們可以分成這樣三類：由點、綫、圓等組成的幾何圖案；寫實的圖畫及陶塑；介于兩者間的幾何化葉芽紋飾。（圖八）河姆渡没有發現陶文，但一些幾何紋飾頗能使人聯想起仰韶陶器上的刻劃。

仰韶文化半坡型、半山型以及馬廠型等遺址存在着幾何性、寫實性兩類紋飾，是大家熟悉的（圖九）。



圖八　河姆渡陶器圖案



圖九　仰韶文化陶器紋飾

古文字研究者自然會注意右側寫實性紋飾與後來族徽、象形字的關係；但我大膽地提請大家注意左側幾何圖案，如半坡的、馬廠的那兩條，與“⌣”“⌢”這樣的指事字是否有關。如果説那些寫實圖畫表達了先民的形象思維能力，爲出現象形字提供了技法基礎；那么也不妨説這些幾何圖案表達了先民的抽象思維能力，爲出現指事字提供了技法基礎。

其二，從文字誕生前的先文字記事法來看，指事、象形各有其自己的源頭。

先文字時期的人們廣泛使用圖畫記事，這已由中國境内的多處岩畫材料（内蒙古陰山、寧夏賀蘭山等）、耳蘇人象形文曆書，乃至世界各地（如歐洲、美洲、澳洲）的岩畫所證明。這里就不加贅述了。漢族的岩畫尚未有發現，但學者認爲大量象形性族徽就源於圖畫記事，這是可信的。圖畫記事可以導出象形字，有的族徽與象形字幾乎已很難劃出一條明確的界限。

先文字時期還有一類記事法，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結繩、契刻等，這是一種抽象的方法。我們在第二節中舉的例子，同是一個結，但在實際使用所表的意義是不盡相同的。

例 1. 傈僳族：供給姪子一個月

例 2. 獨龍族：一天

例 5. 瑤族：一條道理

例 6. 哈尼族：一份田價

例 7. 佤族：上端每一大結表一元滇幣，中端一大一小表一元半，下端每一大結表半年時間。

類似的契刻如卡瓦族“史官”的木刻是每一刻口代表一個事件，刻口深的表大事，淺的表小事。

這正如指事字的表意原則：“三”，不管是三個什麽具體物件，只抽出數量概念；“上”，不管在上在下的是什麽，只抽出兩者的位置關係，等等。我們認爲，這類記事法可視爲指事的一個源頭。

既然兩類先文字記事法都曾存在，導出指事、象形兩種文字模式也是不奇怪的。①

其三，其他民族文字爲旁證。

以納西象形文字爲例，儘管這一系統的圖畫性很强，但也有一類文字，被研究者稱爲“標識事態”，其方法是：“事屬抽象而實指之，惟非具體之物，意賅衆事，以爲表幟，或指方位，或作數名。”(《納西象形文字譜》)這些詳細的説明，不啻是對六書中“指事”的詮釋。其例字有：

上 　　高

頂 　　底 （方法同漢字 之類）

中 （同漢字暗合）　　分 （同漢字分、北等暗合）

數字：一(一)　×(十)　十(百)　米(千)

表形態者： 示多數　 示搖動

示連續　 示有聲

還有四川木里縣摩梭人的刻劃符號，其中 、、、爲方向符號，其他爲數字符號，看來也是“指事”性質的。(參看卷二表十五《其他民族古文字圖介》I 3)

雲南晉寧石寨山滇人墓葬群所出銅片上有圖畫文字(卷二表十五 I 2)。林聲指出有表示奴隸、孔雀、牛、馬、羊、虎等的象形符號，另外不少○是計數符號，這是完全對的。這類計數符號，不代表具體的客體，只是抽象出來的數字概念，也相當于“指事”。

關於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古文字，以古埃及聖書字(Hieroglyphic)爲例。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刻劃在金字塔牆上等處的聖書字，已經有很大的表音成份。七百多個符號雖然是圖形性的，但實際使用中很大一部份已脱離原象形意義，成爲聲符。在表音文字中，抽象的概念可以用音來表達，所以，在聖書字中尋找“指事”的方法不很容易。但是，象形文字發展到有較大表音成份這一步，前面必然已經歷過很長時間的發展。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聖書字，可以溯源到前四千年左右的上埃及陶文②。所以在表音方法發達之前，應該有指事法存在，作爲象形法的補充。聖書字中以下幾種情況，可視爲指事法的痕迹。

如 原義是“天”，下面加上一些符號， 是“黑暗”， 是“露”；又如 原義沙地， 就是種有谷物的田地。這種方法類似漢字中 、 、 等所謂“象形加指事”。

有一類聖書字可不表音，用來限定義類，或稱“類符”，相似于漢字的形符。其中如： 表示“外國的”或“外國人”； ，表示“裂”，“分割”、“計算”等。這就更接近于指事。

聖書字中有二十四個單音字母及其他一些雙音及三音字母。這些字母，大致都看得出原來象何物之形。但也有少數，如音 m3'的 ，音 ɔ̃m 的 ，很難説象何物而來，有可能源于抽象的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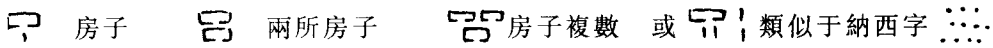
---

①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指出：“刻劃系統是結繩契木的演進”，是完全正確的。只是他認爲“這一系統應在圖形系統之前”，似可商討。

② 參見李學勤《中國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文史知識》1984 年第 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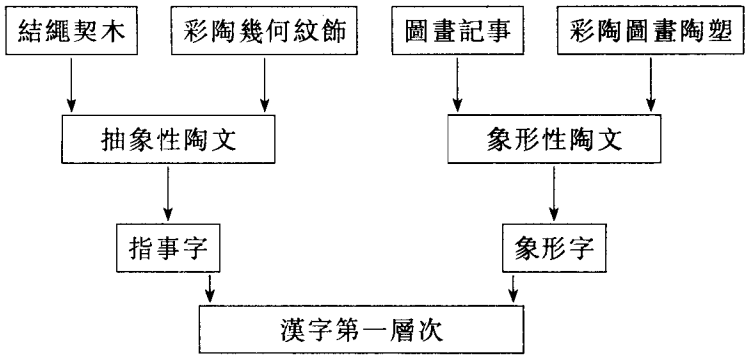
聖書字的數字系統是：|（一），∩（十），𓍢（百），𓆼（千），𓂭（萬），𓁨（十萬），𓂣（百萬）。如用六書觀點分析，可以說前兩個是指事，後面是假借。

最後看一下聖書字的複數表示法。它可以用兩條途徑，一是重複聖書字符號三次，（如果兩次表示加倍），二是在聖書字符號邊上加些點：


房子　兩所房子　房子複數　或　類似于納西字　表多數，是以指事表語法功能。①

2. 指事與象形出現先後的次序

經過前面的討論，這一先後次序的問題已不難回答。唐蘭主張象形在先，不單是說六書次序，而是根本取消指事一類，所以不在此討論範圍内。郭沫若主張指事先於象形，主要依據兩點，一是半坡陶文，二是《說文・叙》的六書次序，指事第一，象形第二。（《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關于前者，我覺得如果當時有象形因素的姜寨陶文已出土，郭氏可能就會有不同結論。關於後者，我以爲可以把指事、象形看成是第一層次中的并列關係，不必拘泥第一第二之分。從上一段的討論就可表明，我主張指事、象形同是漢字形成第一層次中的平行兩大要素，難有明確的先後之别。指事與象形平行發展的關係示意如下：



這里簡單地說明一下本文這一觀點同楊建芳“漢字起源二元說”的區别。楊氏之說見于《中國語文研究》（三），他提出漢字起源于指事文字系統和圖畫文字系統（故稱“二元”）這是正確的。但是他認爲這兩個系統分屬不同地域文化（見表四），這是本文所不同意的。

此表把河南龍山、二里頭文化同商代中晚期文化分成兩個系統，似也不妥當。

本文討論過，指事和象形是表達人類兩類思維方式的相互補充。即然如此，就應該存在于同一個文化（文字）系統中，而不可能分裂在不同地域。我們不能說，黄河上中游先民長於抽象思維而用指事，黄河下游先民則長於形象思維而用象形。

從楊氏歸納的系統來看，仰韶文化中不只有指事性符號，姜寨陶文就有明顯的象形因素，二里頭和柳灣陶文很難說没有象形性。大汶口陶文固然象形，但良渚陶文顯然是指事性（|、X、V、∧、十……𓍢等）。清江吳城是象形性、指事性摻雜，河北藁城的𓍢、十之類，很難說象什麽形。所以，說某一批材料中象形性成份占主要地位，某一批材料中指事爲主，這是

① 以上埃及聖書字資料，主要據：Watterson, Barbara: INTRODUCING EGYPTIAN HIEROGLYPHS 1981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Edinburgh.

指事文字系統				圖畫文字系統			
仰韶文化	西安半坡遺址（半坡類型）	4770—4290	B.C.	大汶口文化	泰安大汶口遺址	3605—3555	B.C.
					濰縣魯家口遺址	2340	B.C.
	臨潼姜寨遺址（半坡類型）	4675—4545	B.C.	良渚文化		3310—2250	B.C.
	寶鷄北首嶺遺址（半坡類型）	4840—4085	B.C.	山東龍山文化		2240—2035	B.C.
河南龍山文化		2515—2340	B.C.	商代中期文化	鄭州二里岡遺址	1620—1595	B.C.
二里頭文化（晚期）		1625—1450	B.C.		清江吳城遺址	1530—1395	B.C.
					藁城台西遺址	1520	B.C.
馬廠類型文化	永靖馬家灣遺址	2623	B.C.	商代晚期文化	安陽小屯村遺址	1290	B.C.
	樂都柳灣墓葬	2280—2255	B.C.		安陽武官村大墓	1255	B.C.

表四　楊建芳之“漢字起源二元說”

可以的。但要以地域劃分指事、象形兩系，從目前已占有材料來看，尚覺勉强。爲區别於楊氏的“二元說”，本文使用“兩要素”這一術語。

本章小結

本章討論了許慎在《說文·叙》中對漢字萌芽形成過程的叙述。我們認爲，許慎博采各種典籍記載，綜合梳理，選擇合理的因素，揚棄荒誕的成份，從而建立了自己的學說。許說的不少内容，以今天考古學古文字學成就來檢驗，有科學的内核。在缺乏文字起源實物材料的當時，許慎使用了相對來說是最合理的方法，爲描述漢字起源史作了可貴的貢獻。

本章還從文字起源模式的角度，探論了許慎“六書”理論中的指事和象形兩類。我們認爲，中國古文字學的成就，及人類學中其他民族材料，證明了指事與象形確是漢字形成第一層次中并存的兩大要素。

第二章　古文字時期

本章討論許慎在《説文・叙》中從史籀著大篆開始到七國文字異形的叙述。這一大段，是漢字史的古文字時期。許慎建立這一段文字史學説，不像前一段那樣基本依靠文獻記載。這里，也參攷文獻，但最主要的是依靠他自己采集的古文字材料，從實物材料來分析歸納文字發展史。也就是説，《説文》的文字材料（正文與重文）與《説文・叙》的理論，相互呼應，有密切的内在聯繫。所以，本章的研究方法是把文獻、當代考古材料、《説文》的文字材料（正文與重文）幾方面結合起來，從而分析判斷許慎的學説。

本章還將討論《説文》六書系統的第二層次——形聲（含假借）與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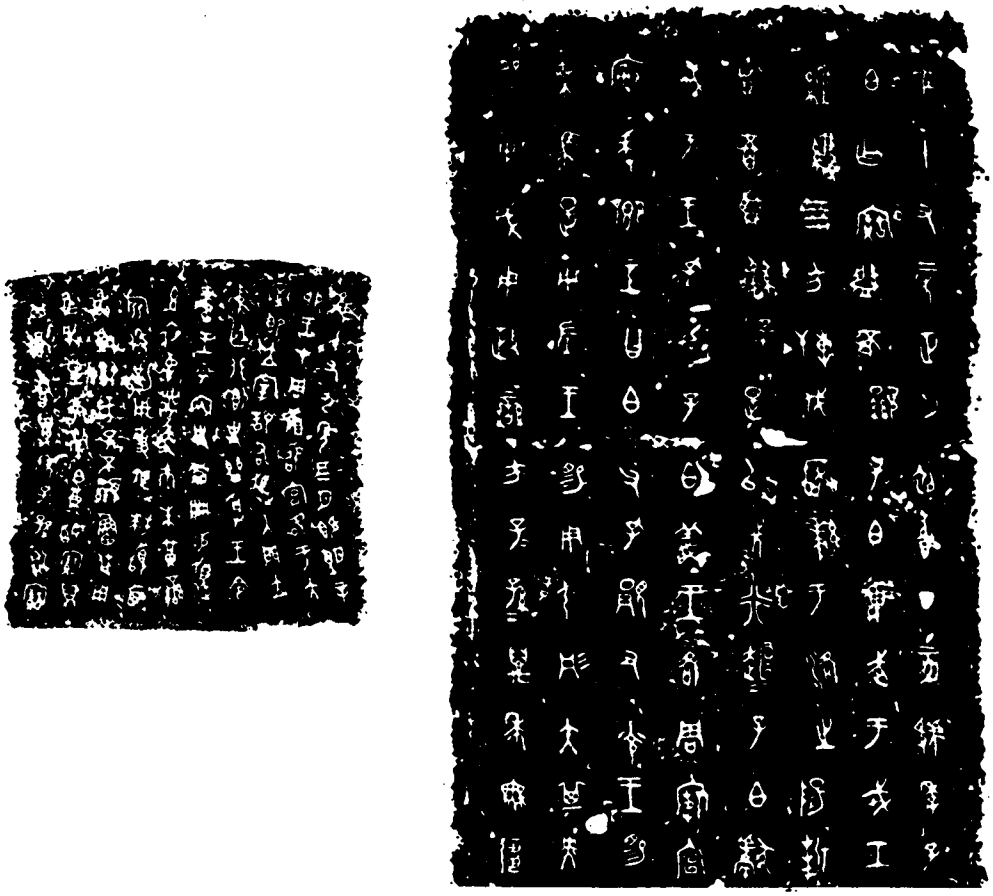
第一節　關於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

《説文・叙》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可視爲許慎文字發展史系統的第五個階段。

《漢書・藝文志》載"《史籀》十五篇"，班固自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我們知道，《漢書・藝文志》出自劉歆《七略》。所以在西漢末《史籀》十五篇當尚存，爲劉氏所見。中經新莽之亂，亡去六篇，至班固著《漢書》時當剩其九。《漢書》撰成在章帝建初七年（公元 82 年），《説文》竟稿在安帝建光元年（公元 121 年），其間隔不遠。許慎當可看到《史籀》殘本，所説有據。而且，學寫《史籀》篇在漢代似乎是一種高雅的風尚（如同清代考據家喜習篆書）。如《漢書・元帝紀》："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注："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外戚傳》稱孝成許皇后"聰慧，善史書。"《王尊傳》稱其十三歲前就"能史書"。或以爲"史書"未必是史籀之書。但如果是一般學習寫字書法，似不必作爲一項特長彪於史册，應劭之説爲是。

兩漢時還確實存在這樣一部《史籀》，當不致有疑問。而學術界有爭議的，是究竟存在這樣一位"周宣王太史籀"與否。從劉歆《七略》所説"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僮書也"看，"史籀"似有人名、書名兩解。班固、許慎主張"史籀"確有其人，《史籀篇》因人而得書名。王國維對此持疑，他認爲《説文》訓"籀"爲"讀也"；訓"讀"爲"籀書也"。古"籀"、"讀"二字同音義。《史籀篇》的首句可能是"大史籀書"即"大史讀書"。這樣就否定了這位"周宣王太史籀"的人格存在。（《史籀篇疏證序》）

當代古文字學者對王説有不同看法。唐蘭説："《漢書·古今人表》有史留，周壽昌以爲就是史籀，王先謙贊同周説，以爲'表次時代稍後'。其實《古今人表》把史留放在春秋戰國之際，正是《史籀篇》的真確時代，我疑心《藝文志》注里面的周宣王應該是周元王。"(《中國文字學·文字的變革》)西周厲王時代的趞鼎銘文云"史留受王令書"，日期爲"十九年四月既望辛卯"，合周厲王十九年。馬承源認爲："此史留應即是宣王時的太史籀，籀、留同部可通，據銘文，史籀本應作史留，知籀是留的假借字。蓋史留任職於厲、共和、宣三世，在職至少在三十二年以上，乃可至宣王時。由趞鼎銘文，足見史籀其人信而有徵。"李學勤認爲"太史籀實有其人，上海博物館所藏一件鼎，銘文有'史留'，當即史籀"。并指出"東周的秦文字可溯源到宣王時青銅器虢季子白盤，恐非偶然，恐怕盤銘就是史籀倡行的字體吧？"(《東周與秦代文明·文字》)看來，考古材料利於班固、許慎之説。①



趞鼎　銘文　　虢季子白盤

圖十　有關史籀與籀文的考古材料

本節對史籀、籀文的問題作以下討論。

其一，籀文存在的時代。

① 唐蘭晚年也持趞鼎"史留"爲史籀説，參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

《說文》重文中有“籀文”一類，今可見213形（本文卷二《〈說文解字〉重文字數校勘表》），其中有69形已見於古文字考古實物材料（本文卷二表五《〈說文〉重文與考古材料對照表》之主表），占32.29%。“籀文”存在於漢字史中，似已毋庸懷疑。

從時代分佈觀察，這69字在各個時期存在的情況據表五之附表a統計如下：

商代晚期：21，占30.43%

西周：　40，占57.97%

春秋早期：5，占7.24%

春秋中期：16，占23.18%

春秋晚期：14，占20.28%

戰國早期：4，占5.79%

戰國中期：18，占26.08%

戰國晚期：10，占14.49%

秦：　5，占7.24%

西漢：　12，占17.39%

此外還有：

不能分別時代之東周：5，7.24%

不能分期之春秋：　1，1.44%

不能分期之戰國：　12，17.39%

其中西周的比例最高，而且在40字中，首次出現的有27字（其餘13字在商代晚期已出現）。也就是說，合商、西周兩期，69字中已出現了48字，占69.56%，爲三分之二以上。

從這一統計來看，我們認爲籀文在西周晚期已形成規模，是沒有疑問的。籀文不僅見於西周晚期的典型作品虢季子白盤，還見於晚商甲骨及西周其他銅器，見卷二《東周文字譜系表》Ⅰ9：其，Ⅰ39：四等。這原是各種異體之一，宣王史籀作了一次文字規範整理工作，（這種工作由史官擔任是十分合理的，我們已經在有關“倉頡造字”時討論過。）許慎稱史籀“著”大篆十五篇的“著”應當這樣理解。這種被史籀選擇爲範本的字體便成了“正字”。《史籀篇》作用同秦《倉頡》三篇，它可以說是這一類字書的濫觴。當時有其他異體字，所以許慎說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

籀文還廣泛地存在於東周乃至秦漢，有的籀文字形幾乎連綿不斷地在各地域相傳，請看卷二《東周文字譜系表》之Ⅰ39：四，Ⅱ：27則等。這一事實，證明了在漫長的時代里，確有那樣一套史籀大篆系統在流傳并發揮其影響力。班固和許慎的說法是可信的。

其二，籀文《史籀篇》、秦小篆（《說文》正文）二者的關係。

《說文》列明爲籀文的重文是213個，他們應該包含在史籀《大篆》十五篇中。可是史籀《大篆》十五篇作爲一部規範字書來說，決不會只有這213字。秦《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共三千三百字。213字與此規模太不相稱。那么，史籀《大篆》十五篇中其他的字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沒有見於《說文》，怎么可以說許慎曾見過《史籀篇》呢？

段玉裁指出“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小篆也。”（《說文解字注》）這是真知灼見。213字以外的史籀大篆，就在《說文》正文，即秦小篆中。《說文·叙》云李斯等《倉頡》三篇

"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段注"或之云者,不盡省改也,不改者多"。有所改動,使秦小篆不同於史籀原形的,將原形列爲重文,標明"籀文",即此 213 字;反之不改的,史籀原形就是小篆正文,自然也不必另有籀文爲重文。卷二譜系表一些例字可證明秦篆省改自史籀大篆。省改後大篆原形列爲《説文》重文之籀文。如:Ⅱ33 秦,Ⅱ35 城等字,另外有以下兩例:

Ⅱ17:兵,秦陽陵虎符仍用籀文體。

Ⅱ26 則,秦詔版與圍場鐵權分别用籀、正兩體。

這表明了秦代當有李斯等省改之事。

如段氏的提示,我們可知,考古材料中可以證明《史籀篇》的就決不僅僅是合於《説文》籀文的形體,還應該包含着相當一部份的合於《説文》正文的形體。①

本文卷二表六對照《説文》正文與甲骨文、商周銅器銘文。統計結果是:在《甲骨文編》(改訂本)中,合於《説文》正文的有 489 字,占正編 1723 字的 28.38%。在《金文編》(第四版)中,合於《説文》正文的有 1107 字,占正編 2420 字的 45.74%。這些字,雖未必都是《史籀篇》所有,但這兩個比例反映了商代晚期以來,整個漢字系統中總有一個"正字"因素的主體。這個主體,保證了各地域文字無論有多少異形變化,但從總體看,不能脱離漢字範疇。孔子云:"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禮記·中庸》)的"同"應這樣理解。中山文字以合《説文》及《汗簡》古文著稱。但如"其"字,作 共 24 例(大鼎 14 例、圓壺 1 例、方壺 9 例,作 僅圓壺 1 例,可知正、異之分。又如 (大鼎),是迄今銅器銘文中可以驗證《説文》正文僅有的一例。

總之,史籀以《大篆》十五篇正字,許慎《説文》記載了史籀的業績,保存了正字的成果,他們在文字發展史上都功不可没。

有關籀文同東周文字異形的關係,我們在本章第三節中再作討論。

第二節　關於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説文·叙》:"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這是在周宣王之後的春秋時期。許慎把古文經書提出來作爲這一時期文字發展的大事件,説明"古文"盛行是該時期的文字特徵。本節從"古文"和"古文經"兩方面來討論許説。

1. 古文

這里想討論清楚許慎在《説文》中用的"古文"概念原義是什麼,它所對應的是什麼時代的考古材料。

《説文·叙》用"古文"一詞有以下幾處:

a. "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從這條可見史籀之前已有"古文"。所謂"與古文或異",細心地分析,就知道《史籀篇》與"古文"還有相當部份是不異的。在這里,古文應該指《史籀篇》成書前就已存在的全部古文字。

b. "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明確了上一條 a 以後,可知許慎認

① 我們至今還没有足夠的材料作《史籀篇》同《説文》的對比研究。李學勤先生見告,據新出江陵漢簡,可知《史籀篇》字數爲九千,超出我們原來想像的《三蒼》三千三百字的界限。可知《説文》正文字數與《史籀篇》確相當接近。

爲孔子和左氏并没有用一套與史籀篇完全不同的文字來書寫。他們用的是《史籀篇》之前的古體，這些古體，有被《史籀篇》吸收的部份，所以孔子和左氏使用的文字中應該有籀文成份，即古體正字；這些古體，有被史籀正字時淘汰的部份，但孔子和左氏仍然使用他們。所以，這一套字體仍稱爲"古文"，以區别於淘汰了一部份古異體的史籀《大篆》，而不是説用同史籀《大篆》對立的文字系統。

c.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絶矣。"這段文字是大家相當熟悉的，我這里抄録引用，是注意到"而古文由此絶矣"一語，没有跟在"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之後，可知不是特指不合秦文的六國文字；也没有跟在"所謂小篆者也"之後，故也不會特指大篆；它緊跟在"初有隸書，以趣約易"之後（用連詞"而"），可知是泛指相對今文字（隸書）而言的先秦古文字（包括廣義的史籀《大篆》與古文）。

d.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這里的用法同 b 條，古文指孔子書六經時使用的那套字體。不同於古文經，又不同史籀正體的，稱爲"奇字"。

e. "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稱其銘爲"古文"，意爲不盡合史籀大篆，有《史籀篇》所不收之異體，這當然西周銅器銘文也會如此。如果將"古文"只作狹義理解，得出許慎所見皆六國銅器，那就失之片面了。

f. "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蟲者屈中也。廷尉説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這里"古文"的用法同 b 條。許慎衡量文字結構正確與否的標準有兩項：一是孔氏古文，因爲它是周代古體，一是史籀《大篆》，是周代正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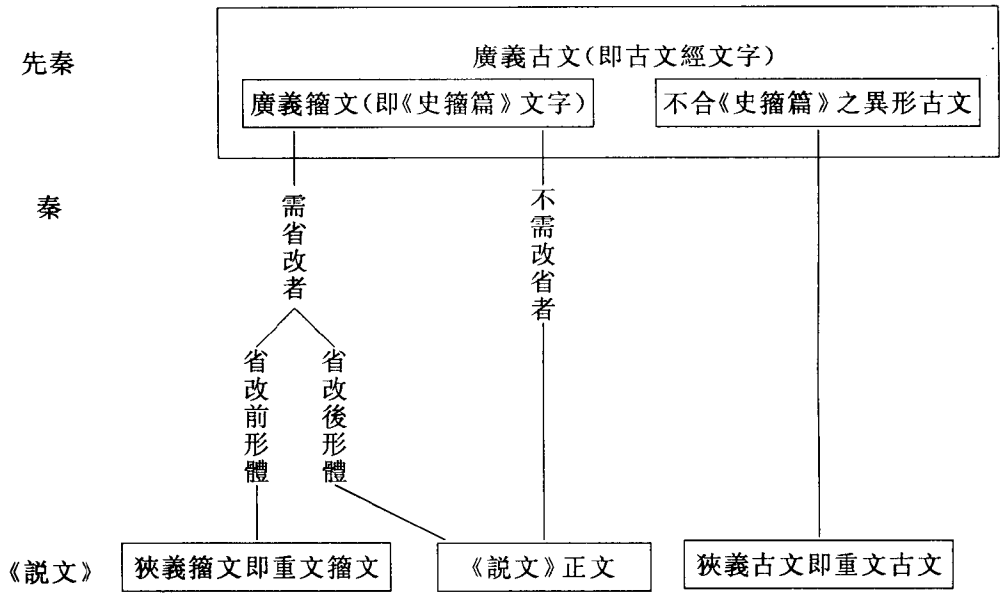
g. "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用法同 b 條。

以上七條，"古文"都是廣義的泛指，相當今天説"古文字"。因爲許慎依據的材料是古文經，其成書的上限是孔子、左氏的春秋晚期。所以，儘管許慎説古文經用的文字在《史籀篇》之前就存在，但還應加上春秋時形成的文字。換言之，《説文·叙》所用的"古文"概念，應該對應春秋晚期以前形成的古文字，其中包括合於史籀大篆的部份（反映在《説文》正文及重文籀文中），及不合史籀大篆的商、西周古異體和春秋新異體。也就是《史記》中司馬遷誦"古文"和《漢書》中張敞"好古文字"的"古文"和"古文字"用法。

可是，《説文》重文中所標出的"古文"，卻是除去了合於史籀大篆那部份的狹義用法。《説文·叙》中這句話非常關鍵："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即正文小篆中包含了古文、籀文、秦小篆三者相承的那部份形體。正如不合秦小篆的籀文要另立重文標明一樣，不合籀文、秦小篆的古文，才有必要另立重文標明。今可見《説文》重文中標明"古文"的是 479 個。《六經》和《春秋》當然不可能只用 479 個字來寫。這部份"古文"，可以説是整個古文的特色部份，反映出與史籀大篆的不同面貌，就時代而言，它應與整個古文一致，産生於春秋晚期以前。

可見，《説文·叙》"古文"與《説文》重文的"古文"，有廣義與狹義之别。就如同《説文·叙》

“史籀《大篆》十五篇”與《説文》重文的“籀文”一樣，都是前者包含後者，而後者不能囊括前者。《史籀篇》與“籀文”用兩個稱呼，而“古文”是兩個意義用了同一個術語，這就容易使人産生誤解和混淆。我們在使用“古文”概念時，應注意其區别。比如就狹義的重文古文同重文籀文的關係而言，存在較嚴格的界限；但就廣義的古文同史籀大篆及重文籀文的關係而言，界限是不分明的。示意如下：



王國維著名的論點“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説”，可以用廣義理解，也可以只用狹義理解(就不同特點而言)；但他的另一個提法“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就必須用廣義的理解，即指廣義的古文經所用古文及史籀大篆，否則就不全面了。

我們認爲古文(廣義的和狹義的)是春秋以前古體，可用考古材料證明，本文卷二之表五有137個重文古文形體得到考古材料的印證占479個重文古文的28.60%。這137字所對應的考古材料出現時代見卷二表五附表a。

這里統計如下：

商代晚期：	37	占137形體之27.00%
西周：	36	占137形體之26.27%
春秋早期：	10	占137形體之7.29%
春秋中期：	21	占137形體之15.32%
春秋晚期：	29	占137形體之21.16%
戰國早期：	11	占137形體之8.02%
戰國中期：	55	占137形體之40.14%
戰國晚期：	12	占137形體之8.75%
秦：	4	占137形體之2.91%
西漢：	9	占137形體之6.56%

此外還有：

不能分別時代之東周：7　　占 5.10%

不能分期之春秋：　1　　占 0.72%

不能分期之戰國：　42　　占 30.65%

其中西周首次出現的有 19 字(其餘 17 字自商代晚期而來)，連同商代晚期的 37 字共 56 字，占 137 字的 40.87%，近一半。可知許慎説古文可溯源至《史籀篇》時代并不虛妄。另外，春秋時始現了 19 字，合商、西周共 75 字，占 137 字的 54.74%，即合於重文古文的考古材料，時代在春秋晚期的占一半以上，可知確有孔氏古文這樣一個事實，被許慎《説文》保存下來。

戰國考古材料中合《説文》重文古文的比例也很高。這反映了古文在當時的流行，也確容易造成戰國文字是古文主體的印象。但仔細看，戰國時始現的比例不高，在表五中計有 55 字，占 137 字的 40.14%，不及春秋以前始現的比例。我們認爲，“始現”只表明該形體已存在，不能確證形成的上限，所以這個比例只能説明這部份古文在戰國已存在并使用，不能説明這部份古文在戰國之前尚没有。只有這樣的情況，“始現”可以考慮爲新體形成：即在這一始現之前存在的材料，都是舊體。如商至春秋晚期只有 A 體，戰國早期出現 B 體，那么戰國早期既是 B 的始現期，又是 B 的形成期。反之，如果我們没有把握説春秋晚期以前只有 A，我們就不能把戰國早期定爲 B 的形成期。這 44 個字中要確證前一種情況是極困難的。譬如戰國始現的“社”、“蕢”、“巨”、“宅”、“丘”、“恕”、“恐”、“堯”……等，這些字在春秋的形態材料幾乎没有，無法判斷春秋是作古文結構或不是。何況相當一部份戰國考古材料中合於古文的形態，是從春秋以前傳下下來的，如“君”、“事”、“利”、“侯”……等，共有 37 個，占戰國共存在 92 字的 40.21%。如今後再有象侯馬盟書這樣的大宗春秋材料問世，我相信，目前被認爲是始現於戰國的古文形體，又會有一些找到在春秋的源頭。

從以上《説文》的分析和考古材料的驗證，我們了解到《説文》的古文是在春秋晚期以前形成的古文字，其特點是包含了史籀正字之外的商、西周古異體和春秋新異體。(考古發現的不少戰國中晚期奇詭形體不見於《説文》，這是從反面提出的證據。)我們可以説戰國用古文，但嚴格意義講不能把古文同戰國文字劃等號，否則，容易對學術史上的一些問題産生誤解。譬如，許慎明明説古文經成於春秋晚期，但如把古文的時代推遲到戰國，連帶就把古文經時代拉後。我們將在下面論及這一點。

2. 古文經

古文經是一個複雜的研究專題，不可能在本文的範圍内研究清楚。但是，要評價許慎的“古文”，就不可能迴避古文經的真僞、時代等問題。這是因爲：

其一，古文經的文字是許慎著《説文》的最重要源頭之一，見圖十一所示。

《説文》有很多引古文經的内證，馬宗霍《説文解字引經攷》論之甚詳。古文經的爭議焦點是《周禮》與《左傳》。關於《周禮》，馬宗霍云：“《説文》雖三《禮》并引，然實以《周官》爲大宗。全書偁《周禮》者凡九十五字；偁《禮》者止二十八字，有八字所引亦見《周官》，一字見《禮記》，兩字則説《周官》之事，兩字則偁《禮》兼偁《周官》，其專屬《儀禮》者僅七字。”(《説文解字引經考・引禮考叙例》)據馬氏考證，《説文》引《周禮》且内容見於今本《周禮》的(除《考工記》)，有以下字：

襘(《春官・詛祝》　　瑑(《春官・典瑞》)　　迸(《天官・醢人》)

蓼(《天官·籩人》)	訝(《秋官·掌訝》)	取(夏官·大司馬》)
鷩(《春官·司服》)	膴(《天官·臘人》)	臑(《天官·庖人》)
副(《春官·大宗伯》)	劑(《天官·瘍醫》)	耡(《地官·遂人》)
簝(《地官·牛人》)	箙(《夏官·司弓矢》)	鼓(《地官·鼓人》)
館(《地官·遺人》)	桓(《天官·掌舍》)	櫝(《春官·大宗伯》)
郜(《地官·載師》)	旐(《春官·司常》)	旗(《春官·司常》)
旟(《春官·司常》)	旃(《春官·司常》)	盟(《秋官·司盟》)
稌(《天官·食醫》)	竊(《春官·冢人》)	窆(《春官·冢人》)
䕫(《春官·占夢》)	痟(《天官·疾醫》)	罷(《秋官·小司寇》)
幎(《天官·幎人》)	傀(《春官·大司樂》)	褘(《天官·内司服》)
魃(《秋官·赤犮氏》)	庌(《夏官·圉師》)	廐(《夏官·校人》)
庶(《天官·内饔》)	磺(《地官·丱人》)	硩(《秋官·硩蔟氏》)
焌(《春官·蕪氏》)	燋(《春官·蕪氏》)	爟(《夏官·司爟》)
皋(《春官·樂師》)	鮪(《天官·鼈人》)	鱢(《天官·庖人》)
閭(《地官·大司徒》)	擩(《春官·大祝》)	籍(《天官·鼈人》)
拲(《秋官·掌囚》)	奴(《秋官·司厲》)	匣(《春官·司巫》)
弓(《夏官·司弓矢》)	弩(《夏官·司弓矢》)	彝(《春官·小宗伯》)
蚳(《天官·醢人》)	蜡(《秋官·蜡氏》)	

堋(《地官·鄉師》、《春官·冢人》、《地官·遂人》、《夏官·大僕》等)

䟽(《春官·小宗伯》)	几(《春官·司几筵》)	輒(《春官·巾車》)
鑿(《秋官·野廬氏》)	醫(《天官·酒正》)	奠(《春官·小宗伯》)

凡六十五例,可知兩者關聯之密。

馬氏又云"許君引《春秋傳》主於左氏"(《說文解字引經考·引春秋傳考叙例》),如:

衤部褪下:"《春秋傳》曰:見赤黑之褪。"見《左傳》昭公十五年。

玉部瓘下:"《春秋傳》曰:瓘斝。"見《左傳》昭公十七年。

艸部茷下:"《春秋傳》曰:晉糴茷。"見《左傳》成公十年。等等。

可知許慎在《說文·叙》中記載的孔壁藏書、張倉獻《左氏春秋》等關於古文經的流傳,是同他采集古文字材料相關的。如果這些古文經有真僞問題,必然影響《說文》文字材料的可信性。

其二,在學術史上,《說文》是被今文派綁在古文經(尤其是《周禮》、《左傳》)一起攻擊的。今文派要否定《說文·叙》中孔壁藏書、張蒼獻《左傳》的記載,必然連帶否定《說文》蒐集的文字材料。康有爲甚至貶之爲"僞字",他說"歆僞經之光大,則賴鄭玄之功;僞字之光大,則賴許慎之力。"(《新學僞經考·說文序糾謬》)

基於上面兩點,本文不得不用一定的篇幅探討一下古文經真僞、時代等問題,所用的工具仍是考古材料。因爲爭論的焦點是《周禮》、《左傳》兩書,如康氏說:"劉歆之僞古文,發源於左氏,成於周官。"(同上)錢玄同說:"我以爲劉歆僞造古文各經,他是有偏重的。特撰《周禮》,特改《國語》爲《春秋左氏傳》,這是最重要的。"(《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本文也只討論這兩者。

先説《左傳》,從文獻角度證明《左傳》可信的研究,漢代王充就已作了(見《論衡·案書篇》)。雖清末劉逢祿、康有爲倡劉歆增竄僞造《左傳》説,但近半個多世紀來,學者悉心考究,加以辯正,這一問題已經從文獻考據角度基本糾正過來了。①

古文字學興起後,發現考古文字材料有契合《左傳》記載者。李學勤等力倡以考古材料驗證《左傳》。現從地理、人物、語匯、制度等方面略舉幾個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a. 地理

《左傳》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按這一記載,商周的統治區域應遠遠超出黄河中下游的範圍。考古成就已經證實了這一點。

李學勤曾列舉武丁時期六版腹甲卜辭,是卜問商代"四土"的農收(《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近三十年的商文化遺址發現,其分布之廣也遠遠超出以往的估計,松丸道雄在《中國文明的成立》作《殷代遺跡分布圖》(見本卷英文部份圖 13)。商文化中重要的幾處是:遼寧喀左北洞,所出銅器之氏族大都見於殷虚,并見"晉竹"銘文。證實了文獻中商分封孤竹,説明了喀左一帶是周初自燕往肅慎的重要通道。1965—1966 年在山東益都蘇埠屯發掘的大型奴隸殉葬墓,被推測爲商末薄姑氏君主的陵墓。湖北黄陂盤龍城的商代遺址,表明了它在當時是長江中下游地區一座繁榮的有重要政治經濟意義城市,説明了商文化從北到南的延續性。

其他一些具體的地名,也有考古材料與《左傳》契合的例子,如《左傳》載楚國産銅,襄公四年有楚地名繁陽。洛陽戰國墓出一楚劍,正銘爲"緐(繁)梁(陽)之金"。

b. 人物

如 1979 年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所出王子午鼎,器主楚令尹子庚,七見於《左傳》,載於襄公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八年、二十一年。

侯馬盟書主盟人趙孟的盟詛對象有中行寅,中行寅即《左傳》之中行文子,荀寅,見昭公二十九年,定公四年、八年、十三年,哀公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二十七年等。

春秋晚期徐器已發現有徐王義楚鑑、義楚觶、徐王義楚之子劍等。徐儀楚見《左傳》昭公六年。

---

① 其重要者如:

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左傳真僞考》(胡適譯,1927)。

馮沅君《論左傳與國語的異點》,1928。

狩野直喜《左氏辨》,1928。

錢穆《劉向劉歆父子年譜》,1929。

楊寬《劉歆冤詞》,1930。

馬伯樂 Henri MASPERO. 'La composition et la date du tso tchouan.'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Bruxelles, Vol. I, 1931-1932, pp. 137-208.

楊向奎《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1936。

羅倬漢《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1943。

徐中舒《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的年代》,1962。

鎌田正《左傳の成立と其の展開》,196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1981。

趙光賢《左傳編撰考》,1981。

洪業《春秋經傳引得序》(1937)對以前的三傳源流研究,作了系統的分析。近年又見方炫琛撰《春秋左傳劉歆僞作竄亂辨疑》,將用文獻考據《左傳》的成果作了系統梳理。

c. 語匯

《左傳》使用之語匯時有見於考古銘文材料，試舉三例(例見本卷英文部份圖 14)。

考古材料與《左傳》可互證之處還有不少，如制度方面的盟誓、卜筮、策命，事件如昭王南征等。因爲《左傳》真僞是一個已基本解決的問題，這里就不多引述了。

下面討論《周禮》。

本文卷二表三是《周禮》與兩周考古材料官名對照；表四是《周禮》制度與有關考古材料對照。從兩表的内容我們可以看到《周禮》有相當多的官名和制度在考古材料中有所反映，這説明《周禮》在先秦并非子虛烏有，不可能是漢人一手僞造的。從表三我們歸納出一個官名分佈時代(其表見本卷英文部份圖 15)。考古反映《周禮》的官名，在西周中期已顯現大半①。一些主要種類，如史類、司徒類、司馬類、司寇類，幾乎從西周一脈相傳到戰國。制度方面也有不少反映在西周或春秋的考古材料中。看來，《周禮》所記載的官名制度不會晚至戰國。如果我們看到戰國考古材料和其他戰國文獻有契合《周禮》之處，與其把《周禮》看成戰國作品，還不如説，那些戰國材料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戰國的制度繼承。《周禮》成書時，有作者理想化組織加工的成份(如清晰嚴密的系統、等級)，但其中應有一個主幹體是客觀存在的，如表中反映的史官制、司徒、司馬……等。另外一點很有意思的是，考古材料所見官名能契合於天、地、春、夏、秋五官，唯獨不見合於冬官者，這同《周禮》冬官佚失，用《考工記》補之的情況是符合的。作一個大膽的推測：銘文中常見“參有司”司徒司馬司工并稱。或許原《周禮》冬官就是司工(空)系統。

這兩表固然不能解決《周禮》成書時代問題，但可以反映，《周禮》記載的官名制度，在西周已具輪廓，至少不晚於春秋。

有關古文經的時代，這里再簡略地討論一下“科斗(蝌蚪)文”的問題。

孔壁書的書體是“科斗文”，見於孔安國《尚書序》、鄭玄《書贊》、《晉書·衛恒傳》、《後漢書·盧植傳》李賢注等。西晉太康二年所出汲冢竹書，據《晉書·束晳傳》稱也是科斗文。

有的學者斷言科斗文“可以肯定是戰國時的通行文字”，其實是不能肯定的。究竟什麼是科斗文，在什么時代通行，有兩位古文字學者兼書法家的意見值得重視。

啓功論科斗書云：“從商代文字看起，甲骨、玉片、陶片上凡用朱或墨寫的字，都有一種情狀，即是筆劃具有彈性，起處止處較尖，中間偏前的部分略粗，表現了毛筆書寫的特色。在兩周銅器上也出現過這樣的字，例如智君子鑑、嗣子壺等。還有楚帛書、長沙仰天湖楚簡、信陽楚簡等。雖然互相有其差别，但總的風格上都屬於同類的，是古代的一種‘手寫體’。”(《古代字體論稿·科斗書》)馬國權云：“長沙市郊左家公山戰國墓兔毫筆的出土，使我們知道先秦的毛筆是鋒長腰細的，這樣的形制，要書寫成環弧較多的古文字，寫起來筆畫便自然富有彈性，形成起處稍尖，中間偏前較粗，而收筆處特尖的效果，這是書寫工具特性所使然。”(《戰國楚簡文字略説》)他們的闡述使人信服地認識到科斗文的由來。概括起來説，是毛筆特性所致，它没有特定的通行時代，有毛筆手寫處就可能有科斗文。

我這里補充兩點：其一，爲什麼後世也用毛筆卻没有科斗文。在唐代的書法學論著中，已有“藏鋒”的術語出現。所謂“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徐浩《論書》)。具體説，

① 據李學勤先生介紹，近年有劉雨、張亞初《西周官制研究》一書，論述頗詳盡。惜身在海外，尚未有幸拜讀。

就是下筆先取逆勢，收筆回鋒，這樣兩端鋒尖就包藏在筆劃之中不露：

藏鋒

露鋒

在藏鋒法興起之前，會有科斗；興起之後就没有了。其二，爲什麼青銅器銘文中也會見科斗文。銘文當然不是手寫，但如果鑄造前有手寫底本，而工匠又比較嚴格地按照底本筆劃外廓作字，銘文中就可能出現手寫體科斗文的翻版。反之，就只是等綫條銘文。

在發現的"科斗文"考古實物材料之中，不乏春秋晚期的實例。《説文·叙》稱孔子書《六經》，左氏傳《春秋》正是春秋晚期。這是"古文"可早至春秋的證明。

從本節的討論來看，《説文·叙》所稱的古文、古文經，及《説文》重文中的古文，其可信已不復存在問題。我們需要深入了解的是他們的確切含義和存在時代。在充分估計考古材料所能給予證明的基礎上，我以爲《説文》保存的古文材料，即許慎所見的古文經，其時代是在春秋晚期，這同許慎在《説文·叙》中的自述是一致的。

第三節　關於七國文字異形

《説文·叙》云："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畮，車涂異軌，律令異灋，衣冠異製，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是爲春秋古文後的又一個文字演變階段。

言語異聲的現象在先秦典籍中有所記載。如《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此外孟子對楚"南蠻鴂舌之人"的稱呼，也是大家熟悉的。

但對於文字異形的現象，先秦没有很明確的記載。這正是因爲漢字系統中有一個正體骨幹部份，不很受地域文化差異的影響，各地域文字再變也不至到方言語音差别的程度。我們看卷二譜系表Ⅰ29，象"水"這樣的基本部首，幾乎是各時各地（直至隸變之前）無差異可言的。《呂氏春秋·察傳》："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似，豕與亥相似'。""己"與"三"相似或是書寫潦草引起的形訛；而"亥"，《説文》有古文"布"，許慎説："古文亥爲豕。"將此表述爲古文異體與正文的差别。子夏是春秋末人，當這位讀史記者不能識豕爲亥，説明他的生活領域中這一古文異體已不通行了。這也有兩種可能：一是歷史上曾通行過，他讀的是古寫本而不能識，二是他讀的是其他國家的寫本，其他國仍在通行而他不能識。如果是後一種情況，那就是古文異體與正文間差别已轉化爲地域性區别。這樣的文獻材料是珍貴的，但實在太稀少。我們要討論清楚文字異形的問題，要依據考古實物材料的分析。本節内，將利用卷二表七《東周文字譜系表》和表五《〈説文〉重文與考古材料對照表》，討論文字異形的發端、文字異形的産生途徑。《説文》重文分類與東周文字地域性的對應關係及東周文字地域性差異的歷史文化背景等四個問題。

1. 文字異形的發端

許慎把文字異形的出現定在七國分立之後，即戰國時代。追溯其源，我們認爲，東周文字産生明顯地域性差别是在春秋中期至晚期，下面用卷二《東周文字譜系表》的考古材料證明：

Ⅰ2示：有東土特色的 [illegible] 出現於楚、三晉、齊的春秋中、晚兩期。

Ⅰ3正：有東土特色的 [illegible] 最早見於楚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在楚、三晉、齊普遍流行，延續至戰國。

Ⅰ4是：最早出現變體的是楚春秋中期和三晉春秋中期。

Ⅰ6攴：最早出現變體 [illegible] 的是三晉春秋中期、晚期，齊春秋晚期。

Ⅰ8角：東土特色的角最早見於三晉春秋晚期。

Ⅰ10可：加短横的 [illegible] 是東土特色，最早見於楚、三晉兩系春秋晚期。

Ⅰ13月：特殊體勢的月（ [illegible] ）始現於楚春秋早期，行於楚春秋中、晚期，及齊春秋中晚期。

Ⅰ14明：明古文 [illegible] 是商代古體，東周自三晉春秋晚期始復出，成爲東土特色。

Ⅰ23而：東土加短横的 [illegible] ，始現於齊春秋中期，行於楚、三晉兩系春秋晚期，至北方系戰國中期仍可見。

Ⅰ25犬：楚系特别之 [illegible] 始現於春秋晚期，延至戰國中期。

Ⅰ26火：中加短横或點之 [illegible] ，始現於三晉春秋早期，盛行於楚、齊之春秋中期，三晉、齊之春秋晚期。延續到戰國中期。

Ⅰ28心："心"的形態變化比較複雜，試分成以下幾式，列出簡表（表五）：

Ⅰ、Ⅱ兩式都源於西周，可是在春秋早期秦系和東土三晉、齊同用了相同的Ⅰ式，從中晚期開始，東土先後從Ⅰ型過渡到Ⅱ型，延續到戰國；秦系沿着Ⅰ式演爲Ⅰa。可知，儘管其中的差異在西周文字中就存在，可是這種差異在東周轉化爲地域性區别，是從春秋中晚期開始的。

Ⅰ30不：加短横的 [illegible] 始現於春秋中期的楚、齊兩系，盛行於東土的春秋晚期至戰國。

Ⅰ31至：中加點的 [illegible] 始現於齊系春秋早期、三晉春秋晚期，至北方戰國中期仍有。

Ⅰ34黄：黄字上部作 [illegible] 的變體始於三晉春秋中晚，於戰國中期齊系，及一些貨幣、璽印中仍見流行。

Ⅰ37阜：齊系 [illegible] 旁下加土作 [illegible] 的特殊結構始於春秋晚期。

Ⅱ2皇：皇字上部作所謂冠飾形的特色始於楚、三晉、齊春秋中期。

Ⅱ4君：君字不對稱與對稱兩種結構，是西土與東土的根本區别。春秋早期，楚系中還有對稱不對稱兩式。晉姜鼎也是不對稱的。到了春秋中期，三晉系已是對稱式盛行，齊系也出現了兩式并存。此後，對稱式一直流行到戰國成爲東土的主流。

Ⅱ11德：不從彳的 [illegible] 始現於楚、三晉的春秋晚期。

Ⅱ12後：從止的 [illegible] 始現於楚春秋中期和三晉春秋晚期。

Ⅱ19：事的變體始現於三晉春秋晚期。

Ⅱ28：加短横或加點的 [illegible] 始見於齊春秋中期、三晉春秋晚期。大行於戰國中晚期東土各系。

Ⅱ36：楚系特色"木"在"辛"上的"新"字，始見於春秋晚期新弨戈。

商西周		Ⅰ		Ⅱ		Ⅰb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Ⅰ		Ⅰ		Ⅰ
	中期	Ⅰ	Ⅰ Ⅱ Ⅰa			Ⅰ Ⅰb
	晚期		Ⅱa	Ⅰa Ⅱ Ⅱa		Ⅱa Ⅰc
戰國	早期					
	中期	Ⅰa	Ⅱa Ⅱ		Ⅱa Ⅱ	Ⅱb
	晚期	Ⅰa	Ⅱ			
秦		Ⅰa				
說文		Ⅰa				
楷書		備注				

Ⅰ式：同克鼎　Ⅰa式：同《說文》正文，即Ⅰ式引長　Ⅰb式：同師望鼎，即Ⅰ式加點

Ⅰc式：即Ⅰ式引長又加點　Ⅱ式：近散盤　Ⅱa式：Ⅱ式引長　Ⅱb式：Ⅱ式加點

表五　"心"的形態變化

以上例子說明，東周文字異形是從春秋中期開始延續到戰國的。換一個提法是：東土文字的特色是在春秋中期開始形成的。

我們認爲，文字是整個文化（或文明）的重要組成部份。先秦古文字的發展演變是在整個先秦時期中國文化史背景下完成的。許慎在《說文·叙》中把文字異形同經濟生活、文化倫理等聯繫起來考慮是正確的方法。只是從時代上講，我們應該把七國文字異形的發端追溯到春秋。這是因爲，與文字地域差別關係最密切的東周地域文化圈，形成於春秋，而不是形成於戰國。①

這一文字史上的重要變化發生在春秋中期，也非偶然。春秋中期是先秦文化史上新舊交替，變化顯著的時期②。文字面貌的變化，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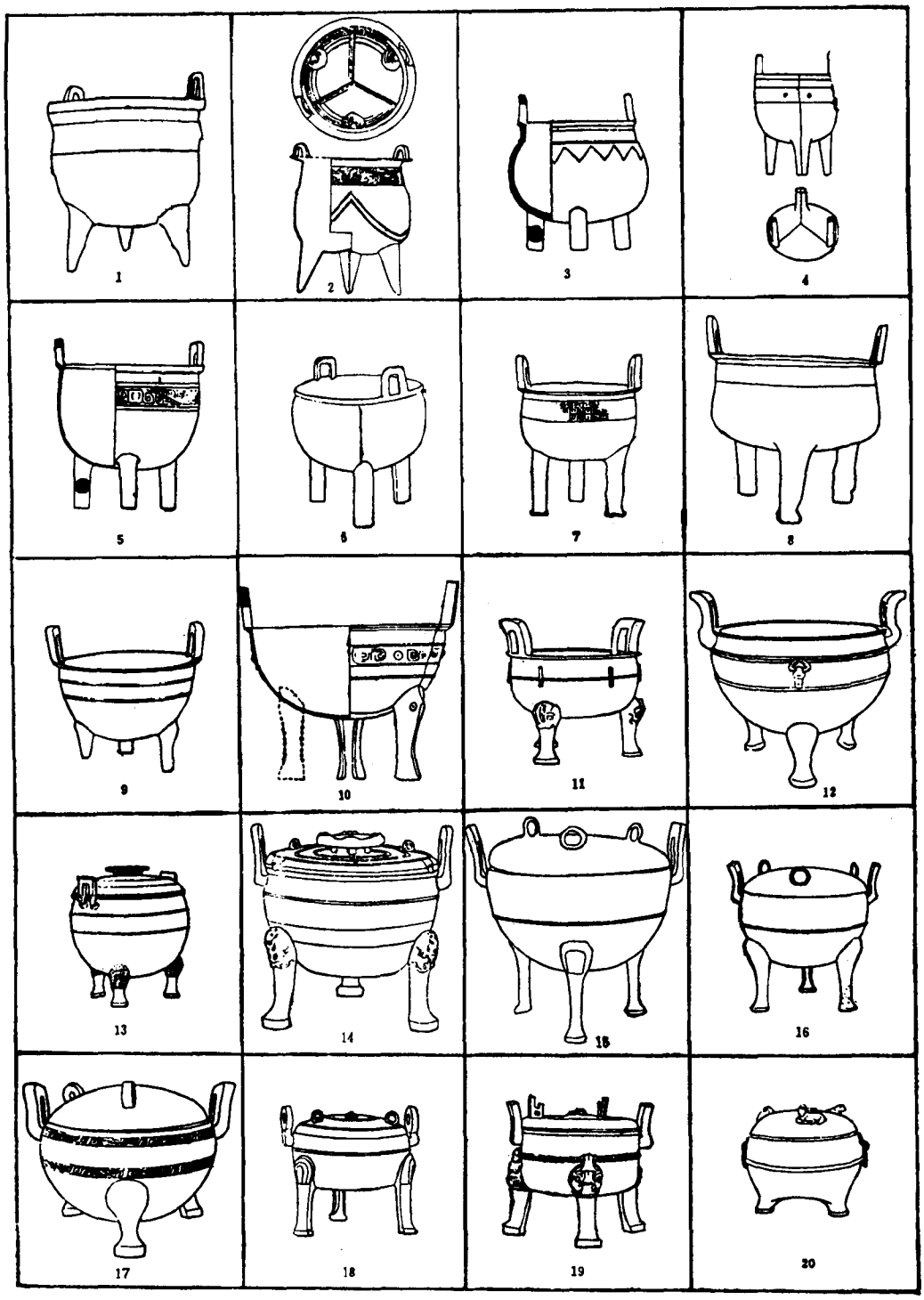
關係密切的文化現象是最好的佐證，我們來看春秋中期青銅器的發展。

郭沫若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說》中提出四期分法：

第一　濫觴期，大率相當於殷商前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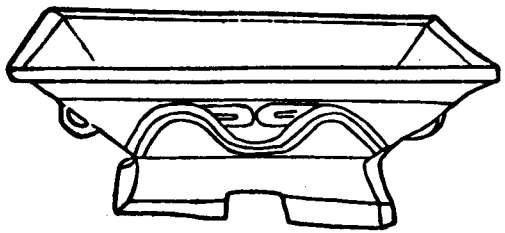
第二　勃古期，殷商後期及周初成、康、昭、穆之世。

①②　參看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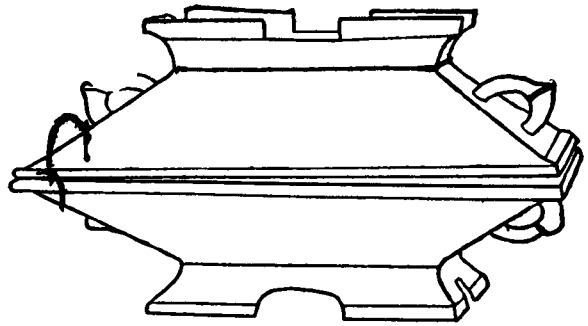
鼎 9　西周晚期鼎式　扶風齊家村窖藏銅器弦紋鼎，沿耳蹄形足，鼎腹下斂，近半圓形。底範三角接痕。
鼎 10　東周初年鼎式　上村嶺 M1720：13 號鼎，沿耳微外斜，蹄形扁足，鼎腹較淺，若半球體。底範三角形。
鼎 11　春秋中期沿耳無蓋鼎式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新鄭 5·3759 號沿耳鼎。耳微侈，聯鼎體鑄。三蹄足嵌鑄。鼎腹較淺，底範圓形。這是新古鼎制的過渡式。
鼎 12　春秋中期附耳無蓋鼎式　采自《新鄭彝器》36 頁，附耳外侈，和鼎體聯鑄，底範圓形。但三蹄足嵌鑄，也是新古鼎制過渡式之一種。
鼎 13　春秋中期新興鼎式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5·3582 號附耳有蓋鼎，耳足皆嵌鑄。鼎體深腹圓底，底範圓形，蓋圓頂。這鼎口鑄銅蓋，爲春秋時新興制。

圖一一　鼎的形制演化（引自郭寶鈞《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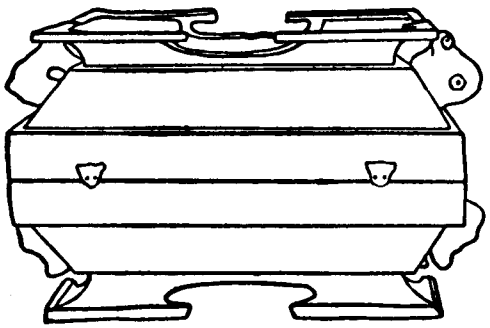
簠 1　西周后期的簠式

扶風齊家村的斜壁式簠(失蓋)。這是簠制新發生時的普通形式。在鄠縣七家峪村的射南 4 簠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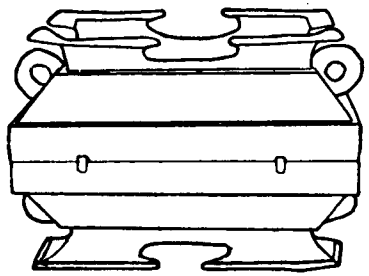
簠 2　上村嶺期的簠式

上村嶺 M1820：12 號簠，承西周后期制，斜壁淺腹。郟縣 4 簠，有 2 件仍用此式，有 2 件口沿上接生直壁一段，謂之折壁式，腹加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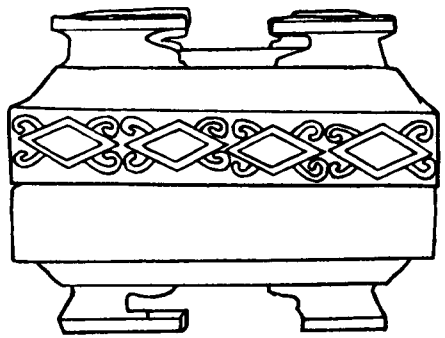
簠 3　春秋中期的簠式

采自《新鄭彝器》82 頁簠，已改用折壁式，簠蓋亦然，故能多容。



簠 4　春秋晚期的簠式

采自上馬村 M13 號簠，也是折壁式。自此歷經戰國早中晚期，簠制未變。



簠 5　戰國末的簠

采自《楚器圖錄》第 16 王句六簠。也是折壁式，而口沿直一段尤深。

圖一二　簠的形制演化(引自郭寶鈞《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

第三　開放期，恭、懿以後至春秋中葉。

第四　新式期，春秋中葉至戰國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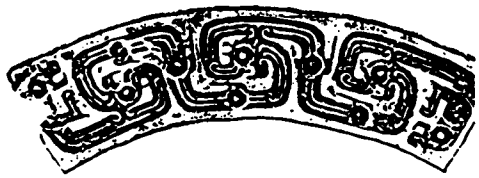
半個世紀過去了，青銅器發現之豐富，研究之深入，已遠非當日可比。我們已經有了更準確、細致的分期方法。但是，郭氏以春秋中葉爲青銅器新作風開端的立論，仍然正確。

我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看春秋中期青銅器的新作風：

其一，形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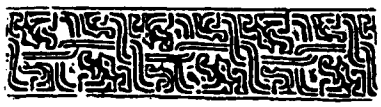
東周初年的青銅器，是西周晚期風格的直接繼續。代表有河南三門峽上村嶺虢器等六批器群。郭寶鈞氏指出："東周初年上村嶺期，鼎的形制，繼西周後期之後，十分之七、八，仍以沿耳（微侈），半球體，三蹄足爲主要形式，全體渾鑄，三角底範，更遠紹自晚商中葉以來鼎的傳統鑄法。"春秋中期始則有突變。"而到春秋中後期，新鄭鼎制，突起變化。它有過渡形制的沿耳（外侈而大），横寬體，蹄足式鼎，底範圓形，三足嵌鑄；又有附耳、横寬、蹄足，圓底範、耳足皆嵌鑄的牛鼻鼎；更有附耳、加蓋、深腹、圓底範、耳足皆嵌鑄的新式鼎。"① （《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

郭氏所作的鼎的形制和簠的形制圖表、形象地表明了春秋中期銅器的分水嶺地位（見圖十一、圖十二）。



1. 西周晚期交龍紋甗

2. 春秋早期鄭伯盤



3. 春秋中期交龍紋簠

4. 春秋中期交龍紋鼎

5. 春秋晚期四虎交龍紋豆

圖一三　青銅器花紋（蟠螭紋）的演化（引自上海博物館：《商周青銅器紋飾》）

① 西周有極少的附耳鼎，李學勤先生見告曾見一，西周早期器。當然，從整體説把附耳視爲春秋中期的新式樣仍是正確的。

其二，花紋

蟠螭紋的產生，是春秋中期新潮流的標誌。這是以兩條或更多的小螭龍相對糾結，作爲花紋單位重複出現的一類紋飾，有別於西周并延續到春秋早期的單體龍蛇交糾的花紋（見圖一三）。

其三，鑄造

郭寶鈞氏把春秋中期始列爲“分鑄階段”①，他提出，分鑄是到春秋中期新發展起來的一種鑄造方法。上村嶺大部器物依晚商以來合鑄舊法。到新鄭器，分鑄法推廣，遂爲東西兩周鑄造方法劃一道分水嶺。郭氏以鼎爲例，列以下六者爲新舊的分野標誌（表六）：

舊鼎耳足聯於鼎體。	春秋中期後鼎體獨鑄，耳足焊接。
舊鼎多沿耳，故無蓋。	新鼎多附耳，大半有蓋。
舊鼎壁範應三足，必三分。	新鼎壁範可三分，亦可四分，二分。
舊鼎底範必爲三角形。	新鼎底範皆圓形。
舊鼎花紋皆雕刻。	新鼎花紋皆模印。
舊鼎紋頸帶較窄。	新鼎紋頸帶等於或寬於腹帶。

表六　青銅器鑄造法的演化

以上三方面（也許還有一些別的因素，如器物品種等），説明了當代學者對春秋中期的評價是恰當的。如郭寶鈞云，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改進。李學勤説：“如果春秋前期大體上是西周的延續的話，那么春秋中期應當説是春秋時期特有風格確立的階段。春秋銅器的特色，也就是春秋青銅器之所以爲春秋者，在中期開始體現出來。”（《東周與秦代文明》）那么我們不妨也可以説，東周早期的文字面貌，基本上也是西周風格的延續，東周文字之所以爲東周者，是從春秋中期開始顯現的。②

這種共同的文化演變現象，有着共同的時代思想精神特徵爲背景。青銅器的形制花紋演變，一方面有工藝變遷的影響，一方面又有時代審美觀的影響。郭沫若曾認爲新鄭蓮鶴方壺“於蓮瓣之中央復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鶴翔其雙翅，單其一只，微隙其喙作欲鳴之狀，余謂此乃時代精神之一象徵也。”《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新鄭古器之一二考覈》郭氏把“清新俊逸”作爲春秋新的審美標準，很有見地。從夏商到西周，出於尊祖敬德的思想，青銅器從形制到銘文書體，都崇尚凝重、莊嚴、厚實的美，而清新俊逸則是一種不同的美學範疇。③

這種春秋時代新的審美觀念，在春秋中期銘文書體上有鮮明的反映。單綫條，瘦勁飄逸的筆畫，代替了有提按粗細的敦實的筆畫；修長秀逸的體勢代替了西周的端莊方正或古拙倔强。

① 承華覺明先生見告，郭氏此處所用“分鑄”一術語，應作狹義的理解，即鼎體、耳、足分别鑄成焊接。至於冶鑄史上廣義的分鑄法，春秋之前就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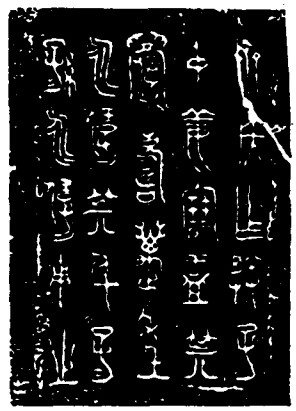
② 正因爲如此，本文在序言中論述古文字學分支時，主張用“東周文字研究”而不用“戰國文字研究”的提法。東周文字的早期可歸附西周，但中期到戰國是自成一體的。

③ 請參看《大學書法》上編第四章第三節關於四種美學範疇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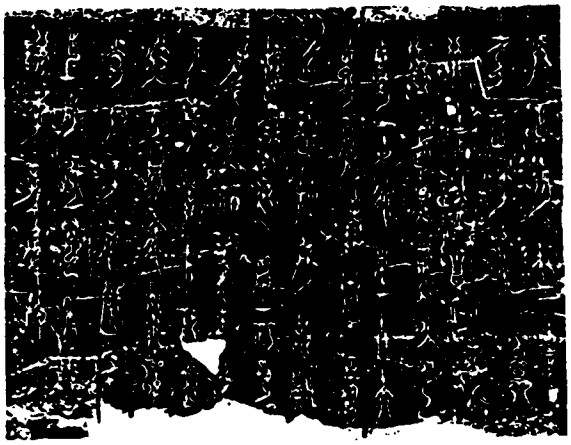
這里特別强調，在春秋中期，東土各國出現新銘文書體的青銅器不是個別，而是一批。文中舉出東周哀成叔鼎，洛陽新出齊侯鑑、楚王子午鼎、曾子遷匜。

不難看出，這些銘文字體的風格開創了春秋戰國楚系蔡侯諸器、曾侯乙鐘、中山平山三器，齊系陳曼簠這些典型東土型修長銘文的先河。盛行於春秋戰國之際的南方鳥蟲書，我們現在可以有把握説，起源於春秋中期楚系王子午鼎這一路銘文。

哀成叔鼎



洛陽新出齊侯鑑



王子午鼎

曾子遷匜

圖一四　春秋中期銘文書體的新風格

春秋中期青銅器演變與銘文文字演變的密切聯繫，還可以晉器欒書缶爲例。這是一件全素面器。蓋上環鈕飾錯金的斜角雲紋。欒書缶開創了直到戰國中期仍盛行的素面新風格。而同時，其銘文的文字結構也突破傳統，屢見新法，如“春”從月作 ；“書”作 ；“皇”作 ；“世”作 ；“是”作 ，都是前所未見的。四點式的“金”可以説是東土的典型結構（見《東周文字譜系表》I 35），欒書缶正作 ，這是三晉中原系里最早出現的。

2. 文字異形的産生途徑

東周文字的地域性差異基本上有兩條産生途徑:繼承商、西周古異體和創造新異體。

A. 繼承商、西周古異體

爲什么把這種繼承看成是東周文字的新特點呢? 因爲在商、西周,異體字不是表現地域區別的。比如:

Ⅰ11 青:吳尊和牆盤都是宗周器,下部中有一點與無一點没有任何區别地域的色彩。而在東周,秦系繼承有點的,演化成下從 月;東土繼承下無點的,演化爲下從口。便成了東周文字的地域性特色。

Ⅰ12 之:西周同一件善夫克鼎中"之"有兩式:左劃接中劃的 㞢、左劃接底劃的 㞢。在東周,卻出現規律性相當强的三種情況:秦系用 㞢 式,東土楚、三晉、北方用 㞢,齊兩式并存。

Ⅰ25:西周"馬"有幾式。東周秦系取虢季子白盤式,齊系取衛簋式。

這條途徑,可以説是藉古爲新。這與華夏文化的兩大特性有關。一是文化的連續性,也就是非突破性,見張光直《中國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所論(《考古學專題六講》)。另一是文化的向心性,見嚴文明論史前文化所云:"中國史前文化是一種分層次的向心結構,而文明首先發生在中原地區,其次是它周圍的各文化區",并又稱之爲"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結構"。文字的演變當然在嚴氏所述時代之後,但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花朵式向心結構":文字最早的成熟是在中原,東周各系别的文字不能在各自的區域找到獨有的源頭。他們派生自中原的晚商西周文字體系,吸取了一個共同的主幹,也吸取了不同的異體爲本系的特色。——正因爲如此,漢字始終是漢字,幾千年來以强大的凝聚力和高度的統一性流傳至今。

在卷二譜系表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如:

Ⅰ1 上:齊系春秋晚期有二,按段玉裁的意見,這是真正的"古文",同甲骨文、㝬鐘。

Ⅰ2 示:東土有 ⊤,同商陶文、曶鼎。

Ⅰ4 是:秦系專用虢季子白盤式,至戰國晚期才變,東土四系是虢季子白盤式、毛公鼎式,以及東周新體"是"混用。

Ⅰ8 角:秦系沿用商西周體,東土楚、三晉、北方皆見東周新體。

Ⅰ9 其:"其"的例子已在第一節籀文討論時引用,各系沿用商周古體有較强的規律性。

Ⅰ14 明:秦系沿用的 ⊠ 和東土楚、三晉、北方所見的 ⊙,都可上溯至甲骨文。

Ⅰ19 見:楚的特殊結構,可上溯到西周匽侯旨鼎的"見",下從 ⺈ 而不從 ⺈。

Ⅰ21 山:楚、北方填實綫條的"山"同西周寫法。

Ⅰ22 長:楚、三晉、北方都有寡長鼎下從 ⺈ 的結構,一直到戰國晚期,其實這是一種起源很早的古體。

Ⅰ33 蟲:楚、三晉保持了商代蟲字尖首的作風。

Ⅰ36 且:三晉欒書缶、齊陳侯因資敦都源於師嫠簋,其他楚、三晉、齊文字也不同程度吸取了師嫠簋兩短横斜書的作風,秦系則如不嬰簋之三横平正。

Ⅰ37 阜:秦專用空心式 阝,東土除空心式外還有實綫式 阝(齊自春秋晚期下再加土)。兩式均源於商、西周。不過這次虢季子白盤同秦系恰恰相反。

Ⅱ1 天:東土加短横之夭見於甲骨文。

Ⅱ7 歲:齊系特有"歲"之結構源於曶鼎。

Ⅱ12 後:東土從止之"後"源於寧鼎。

Ⅱ13 得從彳與不從彳之"得"均見商、西周。

Ⅱ14 御:"御"及從馬之異體均見於西周。

Ⅱ17 兵:楚系從斤從収源於甲骨文。

Ⅱ25 利:"利"秦系從"刂",楚、三晉從"彡",均見於甲骨及利鼎、利簋。

Ⅱ29 矦:東土通行之"厌",是商、西周古體。

Ⅱ31 邦:下加短横(似從土)之禹鼎、毛公鼎古體,見於三晉、北方、齊三系。又有東周幣文同甲骨之 。

Ⅱ37 萬:東周"萬"字以齊系最繁複,但其異體之濫觴均在西周。如從"彳",從"止"(又轉化爲"土")者。

B. 創造新異體

創造新異體是由小變而至大變。

(a) 不改變基本結構,僅作書法筆勢的變化,以成地域性面貌。如:

Ⅰ1 上:秦系彎曲"上"字中劃成 ,區别於東土各系。

Ⅰ5 臣:秦系左部轉折方正,作臣,東土左部作一曲筆爲 。

Ⅰ20 頁秦系頂部爲平正一横,并與下面筆劃相接,成 ;東土將頂部揚起,脱開下面筆劃,成 。楚系將下部兩筆拼攏,如西周史頌簋狀,作 或 ,爲其他各系所無。

Ⅰ39 子:東土將下筆引長彎曲,作 或 .

(b) 將原結構小變

Ⅰ2 示:化左右兩筆爲中間一點,爲 見三晉春秋晚期(盟書)及北方戰國中期(中山)。

Ⅰ3 正與Ⅰ4 是:化 爲 或 ,爲楚、北方戰國時所有。

Ⅰ7 隹:"隹"右部減去一短横,竪劃貫穿到底,成" ",是春秋晚期以來楚系的主要結構,并在戰國時影響東土其他三系。

Ⅰ8 角:東土將下端封閉。

Ⅰ25 犬:楚化犬爲 ,齊戰國中期有 。

Ⅰ32 民:中間竪劃之點,秦、楚有化爲短横,楚、北方、齊有化爲對稱兩斜劃。

Ⅰ35 金:秦系在東周一直沿用西周三點(或兩點)之金,東土長期以對稱的四點式爲主要結構,其中以楚國規律性最强,楚系中徐、曾等有見三點的,但楚國無論在何種器物上(銅器、竹簡、帛書)差不多全是四點,戰國中晚期楚出現的金字變體,看來也是從對稱四點式演變來的:

→ → 。

Ⅱ30 國:易 爲半框形 。

Ⅱ35 城:東土將"城"所從之"土"置於"成"之下方。楚帛書之城字看來似乎是下部從"壬",但參攷其他楚系東土文字,可知仍是從戌從土,只是上下兩部緊靠拼攏,形同於"壬"。

Ⅱ36 新:同是從辛從木從斤,楚系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期有置"木"於"辛"之上的特殊結構。

(c) 增加筆劃或部件

簡單的增加筆劃有：

Ⅰ3：正，上部加短横。

Ⅰ10：可，上部加短横。

Ⅰ23：而，上部加短横。

Ⅰ26：火，在中劃加短横或點。

Ⅰ30：不，在上部加點或短横，或在中劃加短横（點），或兩處全加。

Ⅰ31：至，在下部中劃加短横或點。

Ⅱ1：天，在上部加短横或點（源於甲骨）。

Ⅱ2：皇，所謂上部"冠飾"，系加短横或點而成。

Ⅱ22：百，楚、北方於中間加一横。

Ⅱ28：內，在中劃加短横或點。

這些是東土區别於秦系的重要標誌，規律性很强，秦系尚無一例被發現是這樣的。如最後一例"内"字，東土四系則是清一色加横或加點。這些點劃都應爲無義的裝飾。

有些字因加點或加短横，使得所從的部件似乎換了一個，如"成"從"丁"（丁）加一點變成從"午"（午），見卷二《〈説文〉重文與考古材料對照表》。又《譜系表》中：

Ⅱ32"年"原所從之"人"加點或短横變成從"千"，這是東西土各系一致的。而齊系又盛行一種從"壬"或從"土"的"年"字。其實也是自從"人"變來，只不過在人的底部再加一短横，化爲"壬"，上下脱節，化爲"土"：→→→。這是齊系的特色，又見於楚系一例。戰國晚期，從"土"的"年"在北方系流行，當是自齊傳去，或與戰國中期齊國大規模侵燕戰爭有關。類"年"的例子還有Ⅱ32"邦"。

不過增加點劃和更換部件有時界限難以劃清，有些不同部件本身就只有"一點"之别。如口與甘，言與音等等。《譜系表》中：

Ⅰ11，青，原來只是中有點無點之别，到後就變成從月從口的差異。

Ⅱ13，得，東土常以代。

Ⅱ20，寺，同上。

Ⅱ23，受，東土則以代。

以上三者都是一點之差。

Ⅱ26，則，刀與刃也是如此。

以下這幾個增加的不只是點劃：

Ⅰ18，丘，東土楚、三晉、北方系下面都加有"八""土"等部件。

Ⅰ37，齊系在旁下加土，現在看來不單是在陳字下加土，而是改變這個旁的結構。其他有、、、、、、、等字，都是從，不應看成從從土，這是齊春秋晚期以下的特殊形態。

Ⅱ6，單，楚與三晉有繁複的變體。

Ⅱ5，命，楚系加攴、殳旁，不知是否表動詞性，三晉戰國晚期也有加彳、亼等。

Ⅱ12,後,東土下加止,又有加口。

(d) 減省,如

Ⅰ24 馬:三晉有省去"馬"下部結構,北方(燕)有以"二"代替下部結構。

Ⅰ31 至:戰國中晚期楚和戰國中期北方的這一種特殊結體,可以看成是侯馬盟書中一種寫法遂漸減省的結果:

(正體) (盟書) (兆域圖) (帛書) (鑄客豆)

Ⅱ11 德:東土有省"彳"旁。Ⅱ13"得"同。

Ⅱ18 爲:楚系戰國有以"二"省代下部結構,後來連二都省去,中山有近似的變體。

(e) 改變部份結構或更換部份偏旁,如:

Ⅰ16 鼎:楚系將鼎訛爲 。

Ⅰ16 兩:三晉、北方變 爲 、 、 。

Ⅰ20 頁:楚戰國中期下部訛爲 、 。

Ⅰ34 黄:三晉春秋中期晚期訛 爲 、 齊戰國中期亦如是。

Ⅱ7 歲:楚戰國中晚易 爲 。

Ⅱ9 造:齊戰國中晚由 變爲 。這種先加後減也是構成新異體的一種方式,如"秋"先加"日",變爲"稘",然後減去的是原有的"火",産生出異體"眹"(楚帛書)。

Ⅱ15 嗣:三晉戰國早期易冊爲子。

Ⅱ19 事:三晉易 爲 、 ,北方爲 、 ,齊爲 ,楚最奇,易爲 。

Ⅱ21 者:上部結構楚易爲 ,三晉易爲 ,北方 、 ,齊 、 等。

Ⅱ23 受,燕戰國中晚易"受"之上部爲 。

本文使用《東周文字譜系表》對東周文字異形的産生途徑僅作一般規律性的描述,并不能全部概括戰國文字考釋的豐富成果。學者們已經指出,戰國文字常有意想不到的省略、訛變,特别在兵器、璽印等銘刻中,一些奇特的異體需要綜合多種因素才能分析出是怎樣産生的①。

3.《説文》重文分類與東周文字地域性的對應關係

今可見的1285個《説文》重文,是否可以表述東周文字的地域性差異;換言之,重文的分類法,是否有地域代表意義。從卷二《〈説文〉重文與考古材料對照表》上,我們可以作一些分析。

該表表明有302個重文形體可與考古材料對照,其中有一部份考古材料,屬於東周時代,又能區分地域。

附表b列出可辨東周地域材料的分佈情況,統計如下(表七):

---

① 在這一領域中,羅福頤、葉其峰、饒宗頤、曾憲通、李學勤、黄盛璋、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張頷、吳振武、湯余惠、何琳儀等多位學者,有很多考釋成果,已經提供了不少寶貴的經驗和具體的方法。

系別 / 類別	秦	楚	三晉中原	北方	齊	不可辨系之東土
古文 105	8，7.61%	46，43.80%	33，31.42%	40，38.09%	26，24.76%	9，8.57%
籀文 36	17，47.22%	12，33.33%	13，36.11%	8，22.22%	9，25.00%	1，2.77%
篆文 8	6，75.00%	3，37.50%		1，12.50%	4，50.00%	
或體 21	12，57.14%	7，33.33%		2，9.52%	1，4.76%	3，14.28%
引書 2				2，100.00%	1，50.00%	
小篆 1	1，100.00%					
象古文省 1	1，100.00%	1，100.00%			1，100.00%	
奇字 2	1，50.00%		1，50.00%			
秦刻石 1	1，100%	1，100.00%				

表七　合於重文之考古材料的地域分佈

在上表中没有出現的幾類重文情形是：a. 俗字：考古材料中兩例均出於東漢早期，“膿”見武威醫簡，“灘”見徐勝買地鉛券。b. 今文：三例“法”字二出兩漢，一出戰國璽。c. 通人説：一例“摔”，出西漢。

這説明了這幾類重文出現在《説文》成書前不久甚至同期，不必考慮他們與東周文字的地域對應關係。也説明了許慎給這幾類重文的命名是正確體現了其時代性的。

我們來考慮其他幾類的情況。

a. 古文：

古文中秦的比例與東土四系的比例有明顯的差距，這清楚地表明了《説文》中重文古文的對應地域是在東土。這同古文經書寫者孔子活動在關東中原地區也是一致的。

我們還注意到，《説文》的重文古文正確地反映了東土文字異形産生途徑的一些規律，如：

繼承商周古異體：見譜系表Ⅰ2示，Ⅰ9其，Ⅰ24馬，Ⅱ9造，Ⅱ12後，Ⅱ14得，Ⅱ25利等，均見於《説文》重文古文，又見於考古材料中的商西周文字與東周東土文字。

增加點劃：如《説文》重文古文“正”作“ 𤴓 ”，上加一短横，這種方法泛見於東土“可”、“而”、“不”、“天”等，是東土異形的一種規律。《説文》“ 百 ”之古文“ 百 ”，是中間加一短横，已爲楚、中山文字證實。另《説文》雖未列出“内”之古文爲“ 内 ”，但“ 𠔁 ”楚系有 𠔁 ，是爲同樣規律的變化，《説文》重文收録爲古文。很有意思的是，《説文》古文中的一些偏旁變化，實際源於東周東土的加點作風。如卷二 𥫔 古文從竹作 𥫔 ，《譜系表》Ⅱ15嗣字中山器所從之 𥫔 加兩點作 𥫔 ，這樣就可能訛爲從“竹”：𥫔 → 𥫔 → 𥫔 ；另卷十四 𢦏 古文從“午”，實際上就是 𢦏 加點爲 𢦏 ，見《對照表》p31。

增加部件：《譜系表》Ⅰ18丘，《對照表》p5往、復。

減省：《譜系表》Ⅱ11德，《對照表》p17旅，p23恕、恐等。

改變部件結構：如《譜系表》Ⅱ19事。

更換偏旁：如《譜系表》之Ⅱ15嗣，《對照表》之p125唐，p136餂，p140期，p141宅等。

僅作書法筆勢改變亦有，如《對照表》p140之“外”作“ 外 ”。

分佈比例和内在規律，都説明了《説文》重文古文和考古材料中東土實物文字的高度一致性。結合本章第三節論述的《説文》古文的時代性，我們可以作這樣的結論：《説文》重文中的古文，主要地是源於商周古異體，又加春秋晚期以前出現的新異體，自春秋中晚期開始延續至戰國盛行的一部份東土文字。它表現了那一時期的東土文字的部份特色。

爲什麼説是“一部份東土文字”，又是“部份特色”呢？因爲，如果要完整地表達什麼是東土文字及反映其特色，除了重文古文外，還必需考慮這樣一些其他因素。

春秋以來東土使用的文字，即《説文·叙》中孔子書《六經》、左氏傳《春秋》用的廣義古文，應包含一個商周以來正體主骨，它合於《史籀篇》，應見於《説文》的籀文、正文之中，是重文古文所不能包容的。

其他幾類重文，如或體、引書等也應有東土文字成份，當然其數量不能與重文古文相比。

還有，一些東土文字的奇特結構，就是那些出人意料的省略、訛變，往往没有被許慎收到《説文》重文的古文中去。在《譜系表》中，可以看到一些極有東土特色的結構，如Ⅰ32至，Ⅱ19爲，Ⅱ22者，Ⅱ24受，都不見於《説文》重文古文。《譜系表》未收的例字更多，如“冶”（ 冶 ）、“俞”（ 俞 ）之類，都是需要學者頗費周折才能釋定的。這一情況，試作如下説明：

從時代看，許慎在《説文》中所指的古文，雖然可沿用至戰國，但形成時代不應晚於孔子書《六經》，左氏傳《春秋》的春秋晚期。東周文字異形的産生途徑，一般是繼承古體在先，創造新體在後，越往後，新體就越不同於正體。這些奇詭難識的東周文字，多出自戰國中晚期的兵器、貨幣、璽印銘刻。《説文》的重文古文，即然出自春秋晚期的古文經，也就不可能包含這類文字材料。這樣看來，把這類奇詭的戰國中晚期文字統稱爲“古文”，也是不夠恰當的。

從文字性質看，這類材料固然有獨特的東土風格，但更大的特點是偏離文字演變的一般常規，在許慎的心目中，自然不會與“古文”等同起來。《説文·叙》中，許慎把諸侯“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作爲“文字異形”的對立面，可見這類文字不可能被容於古文。除了極少數有可能列入“古文而異”的奇字（如“倉”）外，絶大多數，大概被視爲“變亂常行”的“不可知之書”而摒於《説文》之外。

b. 引書：

對照表中有三例，都出自東土，時代均在戰國，看來也是來自東土古籍的文字，只是同常用的古文經有所不同，可視爲“古文”的同類。

c. 籀文

與古文比例最低的情況相反，秦系的籀文比例是五系中最高的。《説文·叙》已經提示了史籀《大篆》與秦文字的關係。秦統一文字制秦小篆有兩條標準：一是“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二是“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以此推斷，史籀《大篆》就是“與秦文合者”。

那么是否就可以説，籀文就是秦系文字呢？我們來看其他四系的比例，雖然低於秦系，但相差的程度遠不如秦系古文少於東土古文之懸殊。這是很明顯的，以秦、楚相比，秦籀文只比楚多幾個百分點；而楚的古文差不多是秦的五倍多。可見，東土不是不用籀文，只是用得少一點。單

單看用不用籀文，似乎還没有道出秦系與東土的不同特色。

這一現象，是從籀文、古文出處而來的，見本章第二節 122 頁圖示。籀文來自史籀《大篆》，是正體；重文古文來自古文經保存的古異體。秦系用史籀《大篆》系統，在文字使用上守西周傳統。古文經影響不到西土，秦系文字就恪守正體，不用或極少用古文經保存的古異體。秦省改文字後，秦系文字就主要地分解爲合於秦小篆的正文，不合秦小篆的籀文兩部份，極少有重文古文。東土文字是古文經系統，古文經系統中本身就有合於史籀《大篆》的正體。秦可以不用古文異體，東土卻不可以不用史籀正體。卷二《譜系表》有：

Ⅱ 26 則：戰國中期以前，東西土五系，全都是從鼎的籀文體，無一例外。可知，“剸”當是通行的正體。

Ⅰ 9：“其”字形態變化複雜，簡化成下表（表八）：我們可看到，儘管東土盛行古文體乃至造出新異體，但Ⅰ式籀文體卻始終存在，從中可見史籀正體的影響力。

商西周		Ⅰ Ⅱ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Ⅰ	Ⅰ Ⅱ	Ⅰ Ⅱ		Ⅰ Ⅱ
	中期		Ⅰ Ⅱ	Ⅰ		Ⅰ
	晚期	Ⅰ	Ⅰ Ⅱ	Ⅰ Ⅱ Ⅲ		Ⅰ
戰國	早期		Ⅰ Ⅲ	Ⅰ Ⅱ Ⅲ		
	中期	Ⅰ	Ⅰ Ⅲ	Ⅰ		
	晚期	Ⅰ			Ⅰ Ⅲ	Ⅰ Ⅲ
秦		Ⅰ Ⅲ				
說文		Ⅰ 籀文	Ⅱ 古文			
楷書		備注				

Ⅰ式：籀文式 [illegible]　Ⅱ式：古文式 [illegible]　Ⅲ式：新異體 [illegible]、[illegible]

表八　“其”的形態變化

所以，東土文字到後來主要地分解爲三部份：合於史籀《大篆》的成爲正文、重文籀文，春秋晚期以前形成的異體成爲重文古文。

看來更準確表述秦系文字與史籀系統關係，似乎應該這樣説：秦系與東土不同的特色，不

是在於它用史籀《大篆》系統，而主要是在於它恪守史籀系統，基本不用古文異體。表八“其”字形態變化表對此特點有比較典型的反映。

d. 或體

或體是《説文》重文中字數最多的一類，可是它在兩周考古材料中出現的比例低，就出現率而言，不到古文、籀文的一半。另一個有趣現象是出現時間集中於“兩頭”，據對照表之附表 a 統計：

商、西周：共 28 字　42.42%

春秋：共 7 字　10.60%

戰國：共 21 字　31.81%

秦、西漢、新：共 34 字　51.51%

地域分佈秦系最高，楚其次，其他很少或没有。就出現的最早時代來看，它和重文籀文、重文古文一樣，但没有被包容在古文、籀文中。從與各系的關係看似與秦最接近，甚至秦統一文字後還大量存在於西漢。從這些特點，對或體可作如下分析：

或體的起源很早，被收於《説文》的或體是從商、西周到《説文》成書前多時代層次形成的。它最早的一部份形成於商、西周，在當時也是各種異體之一類。《史籀篇》没有收錄他們，古文經也没有采用他們，這樣，它們就成了正文、籀文、古文三者之外的一類異體。東周時代，它存在生長的主要區域是秦，它能夠適應秦系的史籀體系，其原因是，雖然這些文字是異體，但同正體的差異有較大的規律性，如形聲字的義近形符更換和音近聲符更換，不像東土有脱離常軌的異變。所以，或體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同史籀正字溶爲一個體系。也正因爲如此，直到秦統一文字後，它還可以繼續存在，甚至形成新的異體；并且能被許慎承認合於六書原則而收入《説文》。

其他幾種字例太少，很難尋找規律，就略去不論了。

把上述《説文》重文與考古材料的對照結果，同《説文・叙》的論述結合起來，我們可以看到許慎理論同考古材料反映的東周文字地域性差異之間，有如下的對應關係：

第一階段（春秋）：

許慎以孔子《六經》、左氏《春秋》古文爲春秋文字的發展特點。許慎没有明確説春秋已有文字異形，但是從廣義上説，已經指示了當時已産生文字的地域差異，因爲他已説明了孔子、左氏的“古文”是與史籀《大篆》有不同特點，保持商、西周古異體的文字。換言之，當時的地域差異，是以用不用“古文”，保持不保持商、西周古異體爲標準的。考古材料説明，春秋中晚期，正是東周文字地域性差異發端之時。東周文字異形早期産生的途徑，是對商、西周不同形體選擇地繼承。作爲兩大系（西土與東土）最顯著區别的，正是恪守西周正體（史籀），還是保持已被史籀排除了的商、西周古異體（即《説文》重文之古文）。

第二階段（戰國）：

許慎提出了特指的“文字異形”，這種異形，許慎把它放在“禮樂”和“典籍”的對立面，當然與“古文”、“籀文”都無關。考古材料説明，到戰國時，文字的地域性差異除了繼續前一個因素（有無“古文”之别）外，另一條異形産生途徑——新造異體的影響越來越大，東土六國的新異體愈演愈奇詭，脱離了常軌，除了“奇字”外不能合於《説文》其他類的重文。看來，許慎特指的“異

形”就是説這類文字。

綜合這兩個階段——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中晚期，是漢字史上東周文字發生地域性差異的全過程。關於這段歷史，許慎的理論同考古材料反映的事實是基本合拍的。

4. 東周文字地域性差異的歷史文化背景

許慎已經正確地意識到文字異形有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多重因素，本段試分析三個有不同特色的區域形成文字差異的歷史文化背景。

a. 楚

楚系文字的東土色彩最濃，如在考古材料中符合《説文》重文古文的比例最高(43.92%)。本身内部發展又快，不斷更新原有形體，如譜系表Ⅰ3正，Ⅰ4是，Ⅰ7隹，Ⅰ9其，Ⅰ12之，Ⅰ16鼎……舉不勝舉，又好作别出心裁之變化，如Ⅱ18爲，Ⅱ36新等。

楚文字的個性是楚文化個性的反映，是楚國歷史文化發展進程中的産物。

楚是長江流域荆山一帶萌芽成長起來的。從商和西周初期開始，楚和中原黄河流域的王朝就存在着既臣服、又反抗的雙重關係。楚文化在成長過程中，也交織着既受黄河流域文化影響以吸收其先進因素，同時保持當地文化獨立特色的雙重因素。

周原甲骨中發現有“楚子來告”的刻辭。《史記·楚世家》載“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周成王時，熊繹治楚，《左傳》稱“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露藍蔞，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這些都反映了楚對中原的臣服關係。但是，如果中原王朝壓“荆蠻”(或“楚蠻”)太甚，必然要引起反抗。《詩·商頌》有商人“奮伐荆楚”的記載，周昭王出了“南征而不返”的大事。這都是楚人不甘臣服中原的反映。

西周以前楚文化的面貌，目前還不能明確指出。我們現可根據的材料，有西周晚期的銘文楚公逆鎛、楚公冢鐘、楚公冢戈，從結構和字體來看，基本上是西周作風，没有後來楚系文字特有的意味。不難推測，當時楚文化以吸收中原文化爲主，本身特點尚未展示。

東周時周室東徙日衰。崛起於草莽的楚國乘虚向北發展，成爲南部中國最强盛的力量。春秋初期楚子熊通北伐“漢陽諸姬”，把楚國勢力擴張到漢水流域。武王二十七年，熊通怒於周室不肯加位尊號，干脆自尊爲王，是爲楚武王(據裴駰《集解》，漢永平中於葛陵城北祝里社下得楚武王鼎。)。號爲“武王”也許有與周開國之君并肩的意味。這樣大膽獨立於周室的態度，是他國未有的。楚成王時，楚國勢力發展到河南南部、淮河流域，稱爲楚里千地。楚莊王成爲春秋五霸之一。莊王八年，竟然觀兵於周郊，問周鼎之“小大輕重”，出“楚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的豪言，以表併吞天下的雄心。

東周初年到春秋中期，是楚國國勢發展迅速的時期。隨着政治上的反抗與獨立，文化發展中突破西周傳統的新的獨立因素，也大大加强了。

趙家湖和江陵發現了一些春秋中期的楚國銅器。這些銅器，同新鄭出土的春秋中期鄭器極爲相似，還有本身S形雲紋的特點。正如新鄭器是東周銅器新風格的代表，楚器與其相似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更有價值的是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子午鼎與倗諸器，這些銅器屬於楚莊王稱霸之後的春秋中晚期之際。春秋晚期的青銅器，崇尚繁縟華麗的裝飾。這種作風，延續到戰國前期。在中原和北方，出現了浮雕狀花紋和嵌錯的圖象紋，而淅川下寺兩座大墓的器物，已經出現了繁縟的浮雕狀花紋和立雕狀的附加裝飾，早於中原地區，説明了楚國顯示新文化特色的

先進性。

這些銅器所顯示的楚文化進程，同我們在前面提到過的文字面貌是吻合的。如果説春秋早期楚器（如楚王媵邛仲南龢鐘）文字還在西周文字影響下徘徊，江漢小國器的文字還基本屬於西周舊體；那么，春秋中期以降，不僅楚國文字本身打起了獨立大旗，而且把楚以北列國文字收納到它的旗下。我們以前認爲蔡器文字對戰國東土文字影響是很大的，自從看到了王子午鼎後，就知道是楚國率先興起了新體，是蔡受了楚的影響。楚器文字影響之巨，我們還可以從春秋早期江漢小國器與戰國早期曾侯乙器的對比中看得清楚。

從春秋晚期開始，到戰國早期，楚器獨特風格就愈加明朗，乃至非常强烈了。如不見人物唯有動物的動物圖案，相對的横三角紋邊飾等，三種有特點的鼎等等。

楚文化豐富的内容及其特徵，當然不是僅用青銅器的例子可以完全表明的。我們再看文學領域，存在着與中原地區“詩三百”不同系統的楚歌。根據文獻記載，楚歌的雛型可以追溯到唐虞之世的所謂舜《南風歌》、《南風操》、《卿雲之歌》，《孟子·離婁上》記載的《滄浪歌》。楚歌孕育的最偉大瑰寶，是以屈原作品爲代表的《楚辭》。《楚辭》與《詩》的主要區别，不僅在於用不用虚詞“兮”，形式上是長短句或四言句。最重要的是體現了與中原傳統不同的楚人文化精神特色。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因爲作九歌之曲”（王逸《楚辭章句》）。有的學者對《楚辭》與《詩》作了深刻的比較，《楚辭》“其詞激宕淋漓，異於風雅”，亦即感情的抒發爽快淋漓，藝術想像豐富奇異，還没有受到嚴格束縛，尚未承受儒家實踐理性的洗禮，從而不像所謂“詩教”之類有那么多的道德規範和理知約束。相反，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緒、無羈的想像在這里表現得更爲自由和充分。（李澤厚《美的歷程》）

文學的特徵與文字且非無關。楚人的精神面貌正如同《楚辭》（還不應忘記《莊子》）那樣充滿浪漫精神，不受成教約束，喜愛無羈的想像與狂放的活力。他們對詩文字使用又會是怎樣呢？楚人不喜愛西周規範化字體而寧願繼承形態多變的古異體，不喜墨守成規而追求結構更新，不喜把文字當成單純的書寫工具而創造出富有浪漫氣息的鳥書、蟲書……這一切，不都是很自然的嗎？

自然，文字的具體書寫結構，不能都從歷史文化背景中找到答案。但作爲一個文字體系的整體特徵（如其美學特徵），及其在整個文字史中的相對地位，則是可能從歷史文化背景中多少尋求一些解釋的。

b. 秦

秦在東周列國中的地位與楚相仿，其先世是居住在西戎之間的嬴姓部族，兩周之際才受封爲諸侯。楚被中原各國視爲“荆蠻”或“南蠻”，秦也被視爲“夷狄”（所謂“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狄遇之。”）受到歧視①。然而，在東周文字發展中，秦卻與楚走了不同的道路：楚從春秋中期起擺脱了西周影響，成爲東土文字的表率；秦卻恪守由《虢季子白盤》爲代表的西周正體——史籀《大篆》，在西部中國獨樹一幟。這也是秦自己的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産物。

秦據有西周舊地，這是繼承西周文化的地理條件。《史記·秦本紀》載，周平王東遷時，“封

① 近見韓偉提出新見，認爲秦人源於東方華夏族，雖然與西戎雜居，但政治制度及文化距戎人較大而與殷周文化有明顯的繼承關係。（《關於秦人族屬及文化淵源管見》，文物 1986 年第 4 期）如據此説，秦系沿用史籀《大篆》有更充分的理由。

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地。”岐、豐是西周發祥地。東周天子已無力西顧，只好交給秦去經營。

秦人努力吸收周文化，是因其祖先不久前還是游牧部族，文化缺少，亟需外來營養滋補。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可知其落後。本身一片空白，反倒容易全盤接受外來文化。《詩》没有“楚風”，卻有春秋時的《秦風》十首。春秋中晚之際的《石鼓文》，也是四言詩。楚歌《楚辭》從形式到内容都有楚的鮮明特徵，《秦風》與《石鼓文》則看不出與他國詩作的明顯不同。《左傳》襄公二十九載，吳公子札聞《秦風》後的感受是“此之謂夏聲。夫夏則能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可知當時的秦文化是西周傳統文化的折光。

《史記·秦本紀》載秦穆公對戎王使者由余説：“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這時秦已儼然以“中國”自居，其標準是奉行“詩書禮樂法度”。從中可以窺出，秦國統治者急於吸收西周舊典，正是想早日丢掉“夷狄”的帽子，儕身中原諸侯之列。

在這樣的文化氣氛下，春秋早期到中晚期，出現秦公鐘逹、秦公𦉜、《石鼓文》這樣大篆字體就很自然了。一方面，文化上要全盤吸收詩書禮樂，文字上自然要吸收周標準的史籀《大篆》。另一方面，西虢隨周室東遷，舊地歸秦所有，會寫《虢季子白盤》一路書體的人，有的隨之東去，也有的會留在原地，爲秦效力，這也爲秦繼承史籀《大篆》提供了可能的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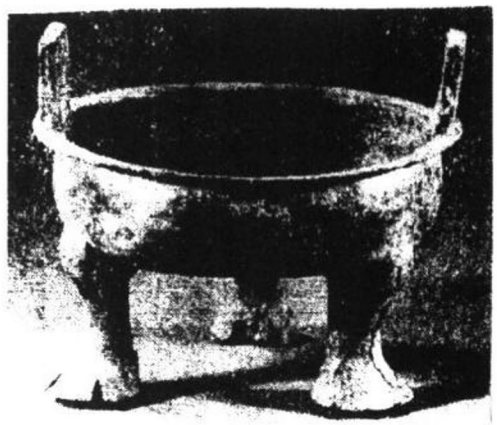
秦系文字的特點，一方面表現於對西周大篆的繼承性，一方面還表現於内部穩定性。自春秋直至戰國末期文字大變革前，秦系文字幾乎没有什么改觀，本系内異體也極少。這是與楚系文字大相徑庭的。大概原因是：

其一，銘文有字模法工藝（唐蘭、郭寶鈞都有此説）。用字模，形體結構自然固定。可惜除春秋早期外，秦少有長銘供深入研究。

其二，秦國地域不像楚那樣廣大，境内情況單純，不像楚境内有許多被併吞的各具文化淵源的小國。

其三，秦與東土隔絶時間長，這種隔絶直至戰國後期大規模兼併戰爭時才改變。

其四，最重要的就是民俗風氣不同，楚人浪漫，好想像，狂放；秦則民風淳樸。《荀子·彊國篇》記載荀子入秦後的觀感是“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也，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浪漫狂放者才好變動，如給青銅器加繁複花紋，給文字加點加劃、造異體畫鳥蟲，都與此有關。而秦人連衣服都不願意穿得特别一點，怎么會出主意改變文字呢？（秦雖然變法成功，但變法是列國中開展最遲的，領導者是東土客卿。變法的核心是守法治，這是符合秦國民風的。）秦國青銅器的形制也表明了秦人的質樸：陝西户縣宋村出土的春秋早期青銅器鼎，都是立耳、蹄足、直口，折沿，淺腹，平底，鼎體似盤，器壁較薄，製作粗糙，素面無紋飾。學者指出，這種鼎（見圖一三）“開創了東周秦鼎一貫的獨特形式。”（李學勤《東周



圖一三　秦鼎的形制

與秦代文明》，重點號筆者所加）就是説，在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秦鼎就基本定型，不再演變了。連立耳都没有變到普遍的附耳，更不用説其他形制花紋。這同東土各國一變再變的情況真是天壤之别。這種情形同秦系文字的演進規律是基本合拍的。

c. 齊

在秦爲内容的西土文字與楚爲代表的東土文字兩大系對立之中，齊文字是頗具特色的。它基本屬於東土大系，但同楚、三晉、燕（中山）相比，他的東土特色較淡一些，與西土秦系靠攏一些，略帶"中間派"的意味。

我們曾經列出了合於《説文》重文古文的考古材料在各系的分佈。齊系的比例，自然要高過秦系，但在東土四系中，又是最低的。

我們可以看到，齊系的異形方式，以繼承商、西周古異體爲多，不像楚那樣更新頻繁。如Ⅰ1：上，Ⅰ4：是，Ⅰ11：青，Ⅰ24：馬，Ⅰ28：心，Ⅱ7：歲，Ⅱ37：萬等。

在一些東、西兩土區别規律性很强的字例中，齊系存在兩體并存或干脆同於秦系的現象，如：

Ⅰ12：之，東土其他三系同秦系之間 、 兩式涇渭分明，而齊到春秋晚期還是 并存。

Ⅰ17：兩，Ⅰ18：丘，Ⅰ18：兵，Ⅱ20：事，Ⅱ22：百都同於或近於秦系而不同於東土其他系。

還有一些例字，齊系的變體同於東土其他系，但變得總要慢一點，如：Ⅰ7：隹，Ⅰ9：其，Ⅱ11：德等。

我們認爲，齊系文字這種"中性"現象，也是由其本身歷史文化背景決定的。在齊文化中，交織着兩個重要因素：一個是齊魯保存了較多的西周傳統文化，一個是在廣義的齊文化領域里，包羅着歷史背景不一的當地文化傳統。所以交織的結果，是使齊文化對西周傳統的繼承或背離的態度出現折衷。

齊、魯都是西周最早分封的諸侯國之一。齊姜姓，出自姜尚；魯姬姓，出自周公旦。與周室關係至爲密切。齊、魯在東周仍保存西周古禮習俗，有史可稽。如《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可知齊存古樂。又《左傳》襄公十年："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注：諸侯之中，魯用周天子之禘禮，宋用殷商之王禮，故他國人往觀之。）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注：魯用周王之禘樂，於享大賓及大祭時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可知魯所存之周禮，他國已無。又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魯，"請觀周樂。（注：魯受周室虞、夏、商、周四代之樂舞，故季札請觀之。）"魯國樂工先後爲吳季札歌《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小雅》、《大雅》，并舞《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箾》，使季札嘆爲觀之。另外從《論語·八佾》中還可知魯行佾舞。

1970年山東歷城北草溝墓出魯伯大父所作媵器，其中簋有蓋、雙耳、體飾瓦紋及竊曲紋帶，仍是西周晚期的傳統型式。另外很有意思的是山西省博物館藏有一件齊國陳喜壺。此壺的形制花紋近似較早的洹子孟姜壺而銘文風格接近戰國陳侯午敦、陳侯因資敦而引起人們的討論，甚至被疑爲僞作①。其實，這是齊國銅器的形制花紋喜墨守西周舊制的表現。誠如馬承源

① 見安志敏《陳喜壺商榷》，《文物》1962年第6期；張頷《陳喜壺辯》，《文物》1964年第9期等。

云："此器底的作法，與陳純釜、子禾子釜完全相同，紋飾與陳肪簋相同而與洹子孟姜壺略異，但全爲環帶紋，陳侯午簋也作環帶紋，而稍變化。從以上諸器看來，春秋末期尚采用西周以來的傳統紋飾，與當時一般流行的紋飾相去甚遠，足見當時齊國青銅器的形制和紋飾，在相當程度上，還保留着比較早的式樣。"

上述文獻記載和青銅器，都反映出齊魯文化圈保存西周傳統的情況。這同齊系文字吸收不少西周因素（包含西周正體與異體）是一致的。齊系文字與秦系有所接近，不是橫向影響，而是有一個共同源頭的結果。

但齊畢竟是一個雄視東海的泱泱大國，在廣袤的山東半島上，分佈着不同於西周傳統的其他文化因素。如《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非禮也。"這個所謂"社"，注者引《墨子·明鬼篇》云："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這都是東方特點的當地文化習俗，視爲"非禮"，自然是用西周禮制衡量的偏見。

星羅棋佈的泗上諸侯小國，文化背景更是複雜。如宋國是戰國時從河南遷來的，宋公戈的錯金鳥蟲書，是來自楚系的文化影響。齊國自戰國才有合於重文古文寫法的"得"字（見卷二《東周文字譜系表》Ⅱ 13），很可能就是由宋器爲中介傳來的楚文化影響。宋人的祖先是殷商，莒、鄫等小國又是保留東夷商人習俗較多的地區，這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整個文化圈的面貌。

在錯綜交織的文化因素影響下，齊系文字或早或晚，或多或少，總歸逐漸走向了東周新體。所以，儘管其"中性"，但齊總是東土一員。

從本節討論的內容看，東周文字異形可以舉出不少成因，如何種器物上的文字、用何種工具書寫等等（當然，這些因素可能造成文字的差別）。但最根本的成因，是地域文化因素，即地域文化背景造成的文字使用習慣。這一點在《東周文字譜系表》上反映得很清楚：同一個文化圈內，不同器物上的文字結構基本相同；從同一種器物着眼，不同文化圈（如秦、楚）的文字則可能是異形的。

第四節　六書之會意與形聲（含假借）的討論

在本章涉及的歷史時期中，漢字大量生成。隨着漢字從萌芽階段進入古文字階段，漢字的主要生成模式，也由六書的第一層次——指事和象形，進化爲第二層次——會意和形聲（含假借）。

同討論指事和象形的方式一樣，這里集中用考古材料觀察和討論有關會意和形聲（含假借）的幾個問題。

一、會意

會意字起源很早，約 2500 B. C. 的大汶口文化陵陽河陶文 或 ，無論釋"旦"或"炅"，都是會意字。李孝定統計，甲骨文中有 396 個會意字，占總字數 32.33%弱。

在《說文》之前，對于"會意"的涉及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只有對個別字例的分析，這種分析，用後來的眼光看就是"會意"法，但當時的分析者没有提出這樣一個術語概念，如：

《左傳》有"止戈爲武"，"皿蟲爲蠱"、"反正爲乏"。《韓非子》有"背厶爲公"。揚雄説"𡍮"字：

“古理官決罪，三曰得其宜乃行之。”莊都説“典，大册也”等。

另一種是提出“會意”這類術語概念，但没有具體的例字和定義界説，如：

班固《漢書·藝文志》釋《周禮》“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其中用“象意”爲術語。

鄭玄注《周禮》引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這里首次出現了“會意”。

總之，這兩種情況都是理論與文字實例脱節的。

從許慎《説文》始，“六書”才成爲有分名，有界説，有例字的系統理論。在《説文·叙》中，許慎給“會意”的界説定義是：“比類合誼，以見指撝”，例字是“武”和“信”。在各卷文字説解中，凡會意字，許慎分别以“從某從某”或“從某從某會意”等方式説明之。據清朱駿聲統計，《説文》中有會意字 1167 個，占 12%强。同李孝定對甲骨文中會意字比例的統計比較，可知兩周時期會意字字數還在增加但占漢字比例下降，這是同期形聲字激增的緣故。

兩周的考古材料證明了許慎的“會意説”和《説文》中定的會意字大體可信，學者多無異説。這里僅根據考古材料與《説文》會意字的關係，作三類情況的討論。

1. 第一類情況：這些字在《説文》已經被許慎根據小篆字形定爲會意，而考古材料比小篆字形更清楚地顯示出其會意特徵，從而佐證了許慎的分析。如：

a.《説文》卷三 又 部 秉，許慎分析爲從又（手形）持禾會意。金文有 ，手持禾之會意更明。

b.《説文》卷三 攴 部 鼓，許慎定爲從攴從壴，擊鼓之意。金文有 ，另成都百花潭戰國銅壺有圖象 ，均可表明“鼓”的本意。

c.《説文》卷四 隹 部 奮，許慎定爲從又持隹會意。金文 、 等可證。

d.《説文》卷七 旂 部 旅，許慎定爲從㫃（旗形）從从（雙人）會意。金文 ，更清楚表明是旗幟後跟隨人形。

e.《説文》卷十一 林 部 涉，許慎定爲從林從步，徒行厲水之意。金文有 ，從兩止中隔一水，其會意更明。

f.《説文》卷十四車部輦，許慎云：“輓車也，從車從扶，在車前引之。”金文有 ，正是兩夫引車。

2. 第二類情況：這些字被許慎定爲會意，考古材料證明是正確的。但是如何會意而成，考古材料糾正了許氏的一些誤解。如：

a.《説文》卷五 矢 部 躬，許慎定爲從矢從身會意。據金文 ，石鼓文 等，知應是以手持弓會意，“身”是弓形之訛。

b.《説文》卷十二 戈 部 武，許慎引《左傳》楚莊王之語，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武。從甲骨文，金文看，止的本意是足迹形，上戈下止，意爲荷兵器有所行動，故有“武”意，非停止用兵。

c.《説文》卷十四 丑 部 羞，許慎定爲從羊從丑，釋“進獻也”。羞應即“饈”之初文。據金文 、 等，是從羊從又，非從丑。“又”是手形，還有從 （雙手）者。以手奉羊進獻之意甚明。可知“丑”是“又”之訛。

3. 第三類情況:這些字許慎未能識別爲會意,而考古材料證明了他們確屬會意。如:

a.《説文》卷三 [illegible] 部 [illegible],許慎定爲從晨囟聲的形聲字。據金文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等,知是從田、從辰(農具)、從雙手、或加上草木之形等組成的會意字,所謂從"囟"是田之訛。

b.《説文》卷三 [illegible] 部 [illegible],許慎定爲母猴之象形。據金文 [illegible]、[illegible] 等,知是從爪從象會意。

c.《説文》卷七 [illegible] 部 [illegible],許慎訓爲"穀孰也",是"年"之本義不誤,但定爲從禾千聲不妥。據金文 [illegible]、[illegible] 等,是人負禾會意爲"穀孰"。東周時東土文字好加點爲飾,[illegible] 加點爲 [illegible],所以許慎誤爲從千得聲的形聲字。

d.《説文》卷十 [illegible] 部 [illegible],許慎釋"走也"不誤。但小篆從 [illegible] 從 [illegible],意不可解。所以許慎用"賁省聲"以圓其説。據金文,下部本從三"止",盂鼎有 [illegible],最存本貌,從三止會意可解。井侯簋與效卣的"奔"字下部仍從三"止",但寫法已同"[illegible]"混淆。克鼎與《石鼓文》已訛爲從中。小篆出自秦系,故許慎有此誤解。

二、形聲(含假借)

形聲是這一歷史時期漢字生成的最主要模式。

如上所述,班固《漢書·藝文志》有所謂"象聲",鄭玄注《周禮》引鄭司農語有所謂"諸聲"。許慎在《説文·叙》里用的術語是"形聲"。我們認爲"形聲"的命名很準確,因爲它反映了這一模式半形半聲的特徵。

形聲字的出現是漢字本身的特點決定的,是漢字要求表音,但又不能擺脱"因形見義"根本特性的矛盾的産物。象形、會意、指事等方式造字數量有限,而且構字困難。利用語音關係造字的假借法使"新字"産生方便,但仍未根本解決問題:如果新字奪去原字義的字形,那么原字義還要造一個新字形,并不減少造字的困難;如果新字義和原字義繼續共同使用着一個字形,我們説漢字的特點是音節少,字義多,一個音節要負擔很多字義,如果在字形上還不能加以區分,任凭同音、同形、不同義的字大量存在,勢必要影響漢字準確表意,這也是不合理的。而"形聲"法用同一聲符(等于同音、同形、不同義的假借),又加不同形符以字形幫助區别字義,這就爲漢字的大量發展找到一條夾縫中的道路。

從這一時期的考古文字實材料來觀察形聲字的狀況,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認識。

其一,這一時期形聲字在漢字中所占的比例,已上升到第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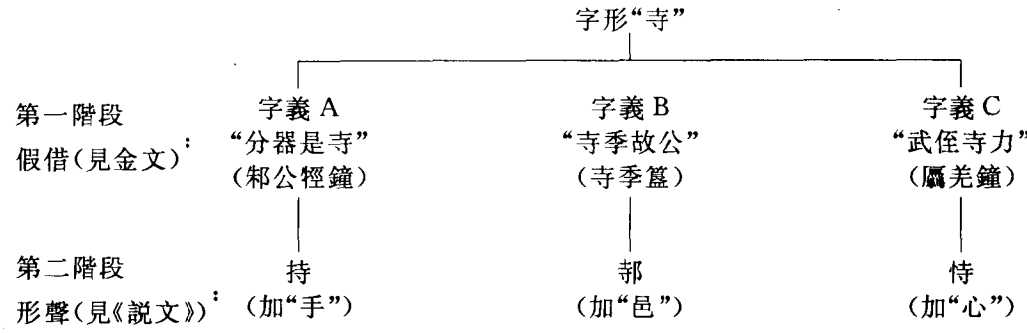
我以《金文編》第四版的字頭爲依據進行了統計。當然,兩周文字還有甲骨、石刻、簡帛、璽印等重要材料。不過,《金文編》集上至商晚期,下至戰國末的銅器銘文,第四版收 3 902 器,正編字頭 2 402 號,重文 19 357 個。應該説,是那時期文字一個相當可靠的抽樣。

統計結果見卷二表八《金文編》形聲字表。檢得形聲字共 1 367 個,占正編字頭 2 402 的 56.49%。結合以前學者的工作,可知形聲字正是在這一時期突破了漢字的半數,超過了其他模式的總和,并且持續向漢字絶大多數的比例上升。(比較圖表見本卷英文部份圖 20)

其二,古文字實物材料反映了形聲字孳乳生長的過程。

這一段時期古文字材料正是形聲字形成的歷史足迹所在。文字的假借可以説是形聲模式構字的第一階段,這一點在金文材料中反映得很清楚。如邾公牼鐘、寺季簋、鬲羌鐘的"寺",字形、字音同而字義不同,其中只有一個是本義,其余兩個是假借義。到後來第二階段,都分别加

上了不同形符，孳乳爲形聲字（表九）。



表九　“寺”的假借與孳乳

其中“分器是寺”的“寺”原是本義，加上形符是爲防本義泯失。這類例子很多，如：

且，初文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後起字“祖”。

枼，初文是樹梢有葉之形，後起字“葉”。（金文中尚未出現後起字）

㝵，初文從手持貝會意，後起字“得”。

𦵏，初文象花形，後起字“𦵏”。（金文中尚未出現後起字）

立，初文爲人形于地上，後起字“位”。（金文中尚未出現後起字）

孚，初文手（爪）持人形，後起字“俘”。（金文中尚未出現後起字）

監，初文爲人憑器皿相照，後起字“鑑”。

求，初文爲皮毛形，後起字“裘”。

戹，初文爲車軛（轅前）之形，後起字“軛”。（金文中尚未出現後起字）

冬，初文可能是源于結繩的符號（𠂇），以表示“終止”之義，後起字“終”。（金文中尚未出現後起字）

申，初文象雷電形，後起字“電”。

酉，初文象一罇形，後起字“酒”。（金文中尚未出現後起字）

從考古文字材料觀察初文與後起字，吳大澂有開先路之功，如他認爲“帝”是花蒂之“蒂”的初文（《字説》），“蒂”是後起形聲字。吳説至確，其方法給後來學者很大的啓示。

後一類（如“郱”、“恃”）的情況更普遍，卷二表八附有《金文編》孳乳字表，供參攷。

上述形聲字的産生，證實了許慎所説的：“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説文·叙》）但除了上述形聲字産生的常規外，古文字材料也反映出一些特例：

一種情況是：初文没有借給其他字義，其本義也未泯滅，但出現了錦上添花的形符。如皿→鉦，缶→鉿，這是否爲陶器變銅器所致。

第二種情況是：先有形符，再加聲符表音。如“兄”有“𧶠”、“𧸘”的形聲寫法。“上”也有“𡉚”的形聲字。

第三種情況是：有的字加上一些偏旁是不表意的。如“萬”有蠆、𨒅、𨒅多種結構。即使是“𨒅”，仍然用如“萬”，并不能視爲後起的“邁”。實際上，這里加上的偏旁是無義的裝飾，不是形符。所以嚴格講這些結構也不是形聲字。

其二，從考古材料觀察“省聲”與“亦聲”。

“省聲”與“亦聲”是傳統小學對許慎理論有爭議的兩個術語，這里試用考古材料加以分析。

“省聲”意爲聲符省去一部份形體。如：

卷一示部齋，從示，齊省聲。意爲此字聲符是“齊”，如結構寫全應作“齋”或“禨”。“齋”則是聲符省去“二”後的簡寫。《説文》自言明“省聲”的有一百餘例。

不少考古材料證明了許慎定的“省聲”字例是準確的。如：

a.《説文》卷七夕部夜，從夕亦省聲。夜君鼎銘文有夷，是從亦不省之原形。

b.《説文》卷七禾部秋，從禾龜省聲。籀文不省作龜。唐蘭已證明出“秋”的省變過程①。見英文部份圖 22。

c.《説文》卷四爪部受，從受，舟省聲。從小篆字形“受”看説它從舟是很難想像的。但金文中受字確從舟，作 。

d. 另《説文》卷五鬯部矩，矩是聲符。銘文中有“矩”(省巨)、“矩”(省矢)。同樣的例字不勝枚舉。

所以，“省聲法”是客觀存在的，許慎發現了形聲字這一規律，使人們辨別出一批形聲字，這一建樹值得肯定。當然，因缺乏考古材料，許慎也定錯了一些字(如前面提到的“奔”)，這不足影響他整個的省聲理論。

“亦聲”是《説文》中表達會意字兼有形聲功能或象形字兼有形聲功能的術語。

一類是先定爲會意字，再説明“亦聲”，即他們的形符之一兼爲聲符。如：卷一 部 ：從犬從 ， 亦聲。

另一類是先表述爲象形字，再説明“亦聲”，即在整個象形體中有一部份兼爲聲符。如：卷七 部 ：舌也，象形，從 ， 亦聲。

據研究者統計，《説文》自言“亦聲”者有二百二十六條。不言“亦聲”實爲亦聲者五百六十二條。可知這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

在考古材料中，“亦聲”現象也可以得到證明。第一類會意兼形聲，可以舉出前面“年”的例子。我們已經説過，“年”是從禾從人會意，非從“千”得聲。那么“年”聲從何而來呢？愚以爲“年”就是一個會意亦聲字，形符“人”又兼聲符。年爲先韻，人爲真韻，上古同歸真部，可擬爲〔ien〕。年、人是叠韻字。②

第二類象形兼形聲字。在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中稱“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提出甲骨文中羌、姜、乘、見、旲、免、麋、天、須、舞等例字，命名爲“獨體形聲字”。可與《説文》的象形亦聲相印證。

其三，形聲字與文字異形。

我們在第三節討論文字異形時，提出過有兩類異形，一類是合于常軌的變化，即許慎心目中合于六書原則的變化，儘管結構不合正文，仍然被收錄于《説文》的重文；一類是不合常軌的奇詭異體，爲許氏不取。

---

① 唐氏認爲“六國文字作稅，則當是從日秋聲。”愚以爲戰國璽上的“稅”字和楚帛書的“秌”，正是因當時已看不出“秋”是一個經過省聲的形聲字，把它當作會意字看待，才會出現“秌”、“稅”這樣的異體。

② 《貞松堂吉金圖》上三十七白家父簋蓋“萬年”作“萬人”，可視爲“年”“人”音近的例證。

前一類異形主要反映在《説文》重文的古文、籀文、或體中，這是我們已經討論過的。古籀或體的時代，正是形聲字大量産生的時代，我們認爲兩者有内在的聯繫。形聲字形成初期，結構如不能很快定型，就容易産生同一個字用音近的不同聲符和義近的不同形符現象，這兩者是有規律異體的最主要形成方式，爲古文、籀文、或體等重文異體提供了技術的基礎。

本文卷二有《説文重文聲符更換表》(表九)和《説文重文形符更換表》(表十)，是《説文》這方面内容的系統梳理。前者列出 300 個交換組涉及到 617 個聲符；後者有 302 個交換組涉及到 168 個形符。

考慮了形聲字變換聲符和文字異形的關係，很自然地會想到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變換聲符是否有地域方言因素在起作用？用聲符交換關係探索先秦方言的痕迹，有很大困難，其原因是：

(1) 聲符雖然表音，但并不是拼音文字，不能表示實際音值。換言之，同一個聲符，在不同方言中可以有不同的實際音值。方言對字音的改變，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把聲符改掉，改得更接近本方言的實際音值；另一種是不必改動聲符，只在實際語言中讀成方音，這就維持了書面語的統一。而且這兩方面還是後者居多，所以從聲符更換看方音差别的可能就甚微了。

(2)《説文》重文對應的地域同方言區劃不一致。我們在第三節里可以説明幾類重文同西土或東土的對應關係，但中國方言區劃不是按東土、西土來分的。秦在文字上同東土對立，但語言與中原、齊魯同屬北方方言大區；楚系文字最富東土特色，但“南蠻鴂舌”又不同于中原齊魯，即使我們能歸納出一套某類重文的常用聲符系統，我們也很難説這是哪一種方言的音系。

對方言有意義的材料，是《説文》中標明屬于某一方言的形聲字，見卷二表九的附表。

在討論完會意與形聲時，想提出兩個現象。

一是重文變換可能改變正文的六書模式，見表一〇“正文與重文的六書模式變換表”：

卷	部	正文		重文			備注
		結構	六書之屬	結構	重文類别	六書之屬	
四	刀	剝	形聲	劇	或體	會意	正文形聲而重文會意
五	食	餐	形聲	飡	或體	會意	
六	木	梁	形聲	榮	古文	會意	
六	口	囿	形聲	圃	籀文	會意	
八	舟	服	形聲	舡	古文	會意	
十	火	烖	形聲	灾	或體	會意	
十	黑	黥	形聲	黥	或體	會意	
十一	水	沬	形聲	須	古文	會意	
十一	乂	乂(畎)	形聲	畎	古文	會意	(畎爲篆文)
十一	雨	雹	形聲	霝	古文	會意	
十二	門	闢	形聲	闢	引虞書	會意	

（續表）

卷	部	正文		重文			備注
		結構	六書之屬	結構	重文類別	六書之屬	
十二	耳	聵	形聲	聲	或體	會意	
十二	手	揥	形聲	揲	或體	會意	
十三	蚰	蠶	形聲	蠶	或體	會意	
十三	蚰	蠹	形聲	蠹	或體	會意	
十三	土	堂	形聲	堂	籀文	會意	
五	舛	舛	會意	踳	揚雄說	形聲	正文會意而重文形聲
六	木	茉	會意	釪	或體	形聲	
七	禾	采	會意	穗	或體	形聲	
八	見	視	會意	眡	古文	形聲	
九	首	齵	會意	剸	或體	形聲	
九	石	磬	會意	磬	古文	形聲	
十	馬	馬	會意	縶	或體	形聲	
十	鹿	麀	會意	麤	或體	形聲	
十	赤	赫	會意	赩	或體	形聲	
十一	水	汙	會意	泅	或體	形聲	
十一	冫	冰	會意	凝	俗字	形聲	
十二	女	姦	會意	㚸	古文	形聲	
十三	糸	繭	會意	絹	古文	形聲	
十三	土	由	會意	塊	或體	形聲	
十三	土	墉	形聲	墉	古文	象形	正文形聲而重文象形
五	虍	虞	象形	鏤	或體	形聲	正文象形而重文形聲
七	马	函	象形	盻	俗字	形聲	
十二	西	西	象形	棲	或體	形聲	
十四	車	軎	象形	轄	或體	形聲	
十四	内	内	象形	蹂	篆文	形聲	

表一〇　正文與重文的六書模式變換

另一個現象是考古材料中有一定數量的《説文》所無字。

這類字我以爲可以分幾種情況。

a. 許慎漏收

作爲以個人力量編纂第一部大字典而言，在當時的條件下漏收似不可避免。前人已有統計，經典中《詩》有一百零四字、《春秋》有十四字、《三禮》有一百九十九字爲《説文》所無。青銅器銘文中有一些字見于其他字書而《説文》所無，似也是許慎漏收，如“盡”見《方言》、《玉篇》；“醋”見《廣雅》。還有的後來被收入《説文》新附字如“瀘”、“榭”、“墜”、“銘”。

b. 已“死”之字

這些字大多是古代的專名（人名、地名等），用途非常狹隘，在許慎著《説文》的時代，差不多已經“死亡”了。如甲骨文中相當數量的貞人名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方國名 [illegible]、[illegible]，地名 [illegible]、[illegible] 等。青銅器銘文中也有一些如器主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果他們除了這些專名外不再有別的用途，那么不見于《説文》是很自然的。

c. 不規則組合形聲字

這是《説文》所無字中比重相當大，而且最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部分。這部份字的出現，同這一時期形聲字大量産生有關。我們已經説過，形聲是産生新字最快捷的方法。正因爲如此，也可能是最混亂的方法。形聲字的表音是非字母化的，一定的字音，不一定用特定的聲符，任何同音不同形的現成文字，都可能用以充當同一形聲字的聲符。同時，同義（或近義）不同形的偏旁，都可能用以充當同一形聲字的形符。這樣，同一個形聲字，在它被規範定型之前，很可能存在多種組合形式。《説文》所收的是正體，其重文就反映了聲符、形符組合更換的事實，但只是一部份，還有一部已當作異體淘汰的不規則組合形式，即《説文》所無之字了。

所以這部份“《説文》中所無字”，很可能有“《説文》所有字”的異體形式，需研究考釋，才能確定下來。

如果是形符與規範形聲字不同，根據形符交換規律和上下文義聯繫，相對來説比較能夠辨認。如平山中山器銘文“牧”之爲“誅”，“粯”之爲“迷”，“孼”之爲“賢”，“遣”之爲“譖”、“栽”之爲“救”……等，兆域圖“悉”之爲“殃”等。這樣“《説文》所無字”就變成了“《説文》所有字”。

如是所用聲符不同，就非常困難。因爲聲符是非字母化的，漢字同音字又太多。要確定相當于《説文》中哪一個不同聲符的形聲字，既需要有可靠的音韵聯繫，又要有上下文義的證實。如不慎重，就會出現“呂布就是劉備”的情形。我曾試釋平山中山侯鉞的《説文》所無字“釬”爲“鎮”之不同聲符的異體。音韵理由是“千”“鎮”古韵同歸真部；從聲母看，“千”屬精組，“真”屬照三，我在檢查《説文》重文聲符互換規律時發現精與照三關係甚密，（見卷二表九之附表 a），所以“鎮”用聲符“千”是可能的。從文義看“天子建邦，中山侯[illegible]，乍（作）丝（兹）軍釬（鎮），以敬（警）氒衆。”完全通順。

卷二表九中將《説文》所無形聲字用“.”標出，數量還是不少的。一些問題，看來要有待于我們對古音研究更加深入、對先秦聲符使用規律有更深的認識，才能解決。比如，銘文中“巳”是個常見聲符，有“芑”、“改”、“它”等，均《説文》所無，是否後來人們習慣用另一個聲符來代替它？如果是，又是哪一個聲符？這都需要進一步考察研究。古文字學是一門邊緣學科，有賴于各相關學科的提高，這就是一個實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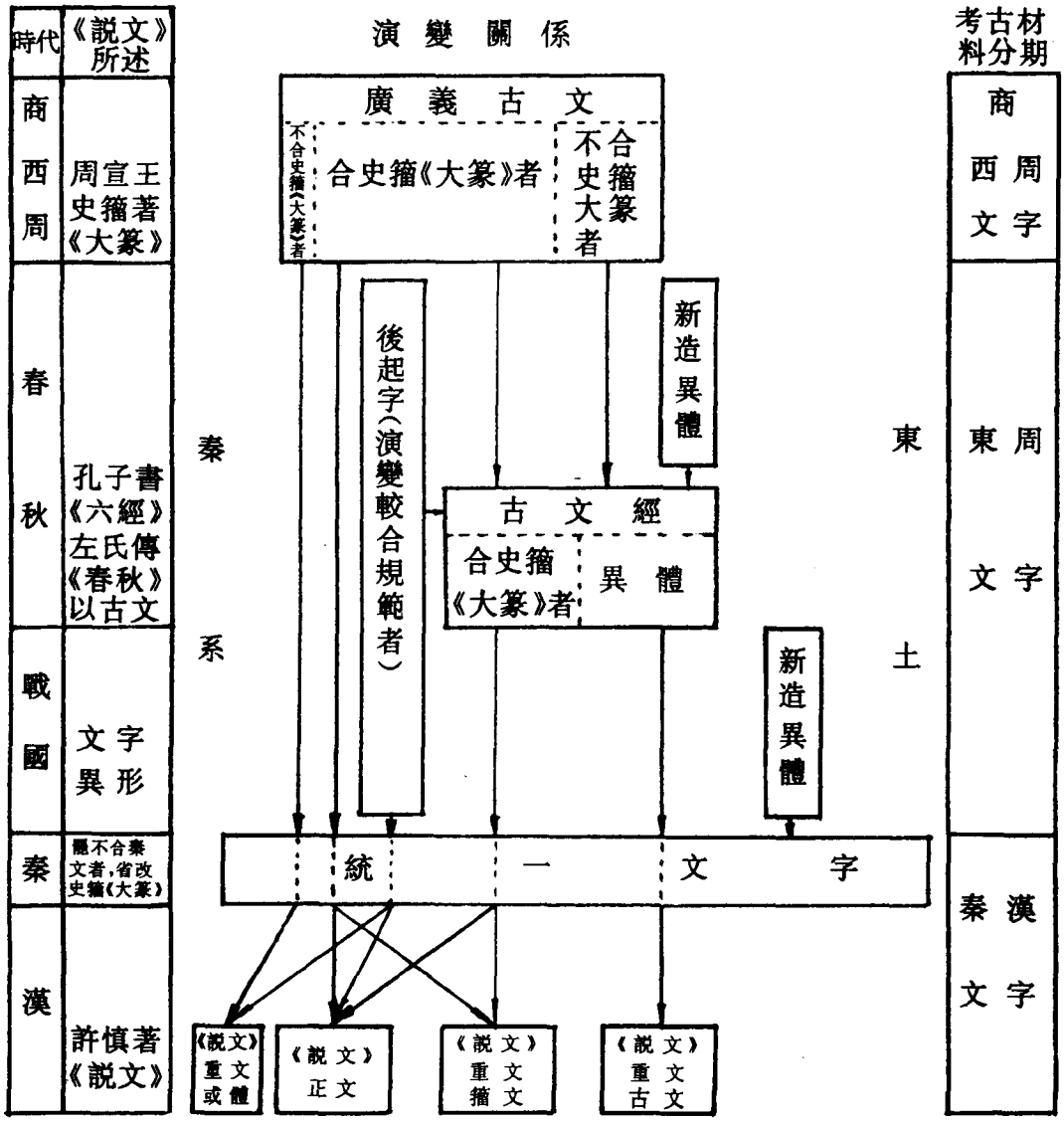
d. 六國奇詭的變形

本文在第三節第 3 個問題中已談了這種情況，它們亦爲《說文》所不收，但在《說文》中仍可能有他們對應的正體，當代古文字學者已成功地解決了不少這樣的難辨之字。

總之，隨着古文字研究的深入，除去一部份許慎確實漏收或確已“死亡”的文字外，會有更多的“《說文》所無字”變成“《說文》所有字”。

本 章 小 結

本章討論了許慎在《說文·叙》中對漢字進入古文字時期後演變歷史的叙述。許慎對這一歷史過程的觀察研究，除了依據一定的文獻記載外，最主要的是他以廣博收集的古文字材料



表一一 第二章之小結

——《說文》中的正文和重文——作爲堅實的基礎。我們把當代豐富的古文字考古實物材料，同《說文·叙》的論述及《說文》正文重文綜合起來分析研究，所得到的結果是，許慎這一文字學體系，在迄今所獲的考古材料檢驗面前，仍被表明是基本正確可信的。這是古文字學史上最早的對這一時期錯綜複雜文字演變規律的科學揭示，對我們今天的研究仍有指導意義。本章內容可通過表一一的示意圖作一小結。

本章還根據考古材料討論了許慎六書系統中的會意與形聲(假借)。作爲漢字形成的第二層次，他們是這一歷史時期中制造新字的主要方式。這一看法，與許慎關於這一歷史時期文字發展的整體叙述是吻合的。

第三章　古文字向今文字過渡時期

《說文·叙》云："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絶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艸書。"又云："時（按：指新莽）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許慎這一段論述，是在他所處時代之前漢字發展最後一個階段的歷史總結。這一階段，可稱之爲古文字向今文字的過渡期。秦統一文字是用小篆，尚屬古文字範疇。但所謂"古文字向今文字的過渡"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筆劃寫法的隸書化，如破圓爲方，化曲爲直，波横捺筆等。另一方面是結構及形體的定型化。秦統一文字主要是作了後一方面的工作。所以實際上也是古文字走向今文字的重要步驟。

本章仍以考古材料同《說文》相結合的方法，討論這一階段的情況。涉及三方面：（一）秦統一文字；（二）隸書的形成；（三）秦漢新莽的各種字體與書體。

第一節　關於秦統一文字

有關秦統一文字，文獻記載是清楚的："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史記·秦始皇本紀》）這些事件還反映在各處出土的鐓有廿六年詔書的遺物上。古文字學興起後，學者運用考古材料觀察這一史實，對秦統一文字的起因、方法、效果、意義等，作了很好的說明。現摘引如下。

唐蘭：

商鞅的書法，纖細剛勁，這或者和鍥刻有關係，但筆畫究竟簡單多了，接近六國文字，也開了小篆的風氣。由此年後更二十六年（西元前三一八），而五國攻秦，纔有《詛楚文》，又是接近六國文字跟小篆的，一直到呂不韋戈，都是這樣。

新郪陽城兩虎符，已經完全是小篆了。陽城符說："右在皇帝，左在陽陵"，可見已是併天下

以後。但新郪符卻是“右在王”，王靜安先生説此符當爲秦併天下前二三十年物，據我所考，則在秦始皇十七年滅韓置潁川郡以後，廿六年稱皇帝之前，這十年裏面（西元前二三〇——二二一），可能就是剛置潁川郡時的新制，這時李斯早已用事了。（《中國文字學》）

郭沫若：

秦始皇統一文字是有意識地進一步的人爲統一。中國文字的趨于一統，事實上并不始于秦始皇，自殷代以來，文字在逐漸完密的同時，也在逐漸普及，由黄河流域浸潤至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兩周所留下來的金文，是官方文字，無分南北東西，大體上是一致的。但晚周的兵器刻款、陶文、印文、帛書、簡書等民間文字，則大有區域性的不同。中國幅員廣濶，文字流傳到各地，在長遠的期間發生了區域性的差别（例如在今天廣東還有“冇”字和“乜”字之類）。秦始皇的“書同文字”，是廢除了大量區域性的異體字，使文字更進一步整齊簡易化了。這是在文化上的一項大功績。

……李斯是有名的篆書家。秦始皇帝在統一天下後，往各地游覽，立石刻銘，歌功頌德，如《泰山刻石》、《瑯玡刻石》、《之罘刻石》、《碣石門刻石》、《嶧山刻石》等，相傳都是李斯所書，是標準的小篆樣板。（《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

王世民：

文字的歧異，不利于經濟文化的交流，更妨碍了政令的貫徹。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立即“書同文字”，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秦始皇統一文字，主要是“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這就是以秦國的文字爲基礎，整理爲所謂小篆，作爲法定的官方文字，廢除那些地方性的異體字，進行漢字的規範化。（《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從考古學上看文字、度量衡和貨幣的統一》）

裘錫圭：

在戰國時代，文字異形的現象非常嚴重。六國文字與秦國文字的面貌有顯著差别，秦篆本身也不統一。……正是由于存在着這些情况，秦朝統一全國後，不但需要廢除六國文字“不與秦文合”的異體，并且還需要對秦國本身的文字進行一次整理。這次整理所規定的字體就是小篆。……

小篆跟戰國時代的正規秦篆没有什么本質區别。（《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册”談關于古隸的一些問題》）

吳白匋：

統一文字的標準是秦文，也就是説，用廢除六國文字中不與秦文相合的部分使之達到統一。要做到這種統一，其前提是要對秦文本身作一番整理，使之能夠起到標準的作用。（《從出土秦簡帛書看秦漢早期隸書》）

李學勤：

秦代統一文字，是中國文字發展的重大轉折之一。後世的篆、隸、楷、行、草各種字體，主要來源于秦的文字。……漢初的文字，完全繼續了秦代發軔的軌道，使文字終歸統一。（《東周與秦代文明·文字》）

當代學者從古文字研究中得出的上述見解，同《説文·叙》的論述是大體契合的。

本節根據卷二整理的古文字材料圖表，從東周至秦代文化交融的角度，提出一些自己的

看法。

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漢字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先秦漢字發展是整個先秦文化史的一環。東周間春秋至戰國的文字區域性差異，是當時區域文化面貌的一部份。同時，出于中國古文明傳統的向心性和連續性兩大特徵，這種區域文化的發展趨勢，不是走向各文化區域的各自獨立，而是走向交流融合。東周時代就是一個分裂和統一交織的時代。戰國大規模的兼併戰爭是分裂的產物，但兼併戰爭又是統一的媒介。到秦漢時，東周各文化圈所創造的文明滙合成燦爛的漢族文化。秦統一文字正是這一偉大文化發展潮流的一個方向。以這樣的觀點來看，正如區域文化分立的背後蘊藏着文化統一的因素，在東周晚期，各國文字中已經出現了一些統一的趨勢。

以下兩類材料可以證明上述看法：

其一，東土四系出現了靠攏秦系的結構。如在卷二《東周文字譜系表》中：

Ⅰ22：長，見三晉戰國晚期長陵盉字。

Ⅰ37：阜，見三晉戰國晚期長陵盉字。

Ⅱ1：天，見三晉戰國晚期東周王城石圭。

Ⅱ22：百，見北方戰國晚期燕重金方壺。

以上這類材料要同另外一類區分開來，那一類是：東土中長期以來正體（合秦系）、異體并存，如Ⅰ3：正，北方戰國中期就有“正”、“正”兩體，所以戰國晚期作“正”，不能算向秦系靠攏的例子。而以上這類是長期以來没有同秦系正體的，如Ⅱ1：天，東土戰國以來只見“夭”，不見“天”，所以東周王城石圭的“天”有指示意義。

其二，秦統一全國前占領的東土舊地材料。這類材料，如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開擴了我們對秦統一文字的視野。雲夢一帶是楚國多年經營的舊地，雲夢竹簡的内容，反映了楚人堅持當地傳統文化的頑强性，如《語書》反映了“當地人民仍然堅持其鄉俗不變，其所利及好惡與秦的律令制度格格不入”。又如《日書》“實際集中體現的是楚國的傳統信仰，反映了楚人尊尚巫鬼的習俗”。這都表明“楚人堅持原有文化的堅强性，在東方諸侯國中是獨一無二的。”（李學勤《新出簡帛與楚文化》）而從竹簡的文字結構來看，卻是相當典型的秦系風格，見：

Ⅰ3：正，不同于楚系戰國中晚期的典型結構 。

Ⅰ8：角，不同于楚系戰國典型結構 。

Ⅰ9：其，不同于楚系戰國慣用的 。

Ⅰ10：可，不同于楚系戰國晚期的 。

Ⅰ12：之，不同于楚系戰國典型結構 、 。

Ⅰ22：長，不同于楚系戰國典型結構 。

Ⅰ26：火，不同于楚系戰國典型結構 。

Ⅰ27：大，不同于楚系戰國晚期典型結構 。

Ⅰ28：心，不同于楚系戰國典型結構 。

Ⅰ30：不，不同于楚系戰國中期典型結構 。

Ⅰ31：至，不同于楚系戰國典型結構 。

Ⅱ4：君，不同于楚系及東土他系的典型對稱結構。

Ⅱ7:歲,不同于楚系戰國中晚期典型的從"月"結構。

Ⅱ13:得,不同于東土戰國典型的不從"彳"結構。

Ⅱ17:兵,不同于楚系典型的從"斤"結構。

Ⅱ18:爲:不同于楚系戰國中晚期典型的省體。

Ⅱ25:利,不同于楚系從 。

Ⅱ28:内,不同于楚系及東土他系典型的 。

Ⅱ35:城:不同于楚系及東土他系典型的"土"在"成"下結構。

以上這種情況,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竹簡書寫者係秦地來的占領者,堅持用原體書寫;二是當地人學會了秦系正體。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客觀效果都是文字趨于統一。

文化的交流融合不象軍事占領那樣是單向的。東土各系文字對統一文字的作用,也不應該被我們遺忘。

東土文字中有同于後來秦篆的部份不足爲奇,第二章討論籀文、正文、古文等之間關係時,我們已經講明了這一點。這里要指出的是,從《譜系表》觀察,有一些秦篆正文,從歷史淵源看不是源于秦系,而是源于東土。如:

Ⅰ4:是,秦系典型的"是"是來自虢季子白盤的 ,從早從止,一直保持到戰國中期。戰國晚期有從曰從正的"是",同秦篆正文。但溯其淵源,見楚(春秋早期)三晉(春秋中期)及北方(戰國早期)。

Ⅰ35:金,《説文》正文的"金"雖然是秦系傳統三點式的;但秦泰山刻石用的是東土典型的四點對稱式。

Ⅰ38:四,楚系以"四"代" "可能早于秦系。

Ⅰ40:申,秦系戰國晚期的結構似乎離北方的戰國中期結構更近。

Ⅱ3:吾,秦系戰國中期以前都是繁體,簡體率先在北方戰國中期出現,再現于秦系戰國晚期。

Ⅱ17:兵,雖然秦系直到陽陵虎符還在用 ,但《説文》正文是楚系從斤從 之體。

Ⅱ24:敢,《説文》正文從"古",當是源于齊陳曼簠 加點爲 這類訛變而來。

這些現象也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史籀大篆自西周後有部份只保存在東土而没有保存在西土;二是秦系(乃至秦李斯省改文字時)接受了東土通行的字體。無論屬哪種情況,都是東土文字對漢字統一的貢獻。

上述的一些看法,主要是想補充一下對秦統一文字的起因,不僅要看"異"的方面(各國文字異形,廢除六國異體),還要看"同"的方面,即東周晚期文字的趨同因素。這樣,我們的認識可能會更全面一些。

這種趨同性,除了漢字本身的特性所致外,還可以找到歷史的背景。下面從文獻和考古材料兩方面作一些簡單的説明。

古文獻中保存了這一時期列國政治、文化、經濟頻繁交流的記載,從大量的材料里,我們不難尋找列國文字交流的可能性。

政治上的合縱、連横是戰國的歷史特色,游説之士頻頻奔波于七國之間,驟成"布衣卿相"。客卿在客觀上必然起到文化和文字的橋梁作用。著名的李斯本是楚人,曾爲楚之郡小吏。雖然

他後來是秦小篆的楷模書家，但從文化淵源看，說他的書法與楚文字完全絶緣是不可想像的。從其他客卿看，商鞅自衛入秦；韓非自韓入秦，吳起自衛、魯、魏入楚；申不害以鄭入韓，他們自然而然都是各系文字的使用者和交流使者。

東周文化史上士之聚徒講學，周游列國成風。戰國時較春秋尤甚。如墨子"南游使衛，關中載車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又如"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書即然用車衡量，必然帶着周游，同時也把本地的文字傳播到外。如果這樣的游士在他國聚了新徒，這些生徒在學習其學説之同時，也接受了其文字的影響。

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是戰國史上重要的現象。《荀子·王制篇》："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這里不僅講到了四方特産跨越國界會集中原，而且提及了專門職業的"賈"。《墨子·貴義》也説"商人之四方，市賈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著名的商人有如"陽翟大賈"呂不韋輩。可知商業是列國交流的一個重要方面。除文獻記載外，考古材料中長期未認出的"市"字得到正確解讀。"市"是商業交流中心，自然也對文化(包括文字在内)的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章里我們曾以青銅器的發展變化作爲文字發展變化的佐證。這里，仍不妨以青銅器的交流來説明文字交流的可能性，因爲尤其是有銘的青銅器，銘文的交流必然跟隨器物。

古文獻記載反映出青銅器在國與國交往中的作用。據朱劍心《金石學》所集，如齊賂晉以紀甗(《左傳》成公二年)，鄭賂晉以襄鐘(《左傳》成公十年)，鄭伯納晉以鐘、鎛(《左傳》襄公十一年)，魯公賄晉卿以壽夢之器(《左傳》襄公十九年)，齊人賂晉以宗器樂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陳侯賂鄭以宗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燕人賂齊以斝耳(《左傳》昭公七年)，徐人賂齊以甲父鼎(《左傳》昭公十六年)。也有征伐後以銅器爲戰利品，如魯取鄆鐘以爲公盤(《左傳》襄公十二年)等。

當代考古材料中，常見國與國通婚時所用之媵器，如上村嶺虢國墓葬群所出的蘇國銅器。山東歷城北草溝所出魯伯大父所作媵器。湖北隨縣季氏梁墓所出陳國之簠，有的可能是戰利品，如山西聞喜上郭村所出荀侯匜、賈子匜，可能爲晉人滅兩國俘獲之物。製作精良的吳越兵器流傳到北方，如吳王光劍出于山西省原平縣峙峪。

以上略舉的只是春秋時代的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到了戰國，隨着七雄的縱横捭闔和兼併戰爭的擴大，考古發現中這類材料的交流更頻繁、跨越空間更遠。下面按出土地簡述：

秦地：

a. 1960 年陝西臨潼戲河庫出土周安王十一年公朱鼎。

b. 1978 年河南泌陽官莊三號墓出衛平安君鼎(衛孝襄侯二十八年)。

c. 1979 年陝西鳳翔野狐溝一號墓出土中山國十四年鼎，其形制及銘文與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所出相同。據考證或是中山王族成員國亡奔秦時攜去。其上還加刻秦系風格文字"厝里"。

論者指出，秦昭王以後，在兼併戰爭中必虜獲大量六國財物，所以戰國晚期的秦人墓葬或窖藏中常有六國器物發現。這是完全正確的。除上面例子外，還有咸陽塔兒坡出土的魏安邑下官鐘等。

中原三晉：

a. 1953 年至 1955 年鄭州崗杜韓墓出戰國晚期燕弧背明刀。

b. 洛陽金村周墓所出秦漆樽銀足圈。

c. 1971 年，鄭城白廟範青銅兵器窖藏被發現，其中絶大部分是韓國兵器，個别屬東周或秦。這處窖藏很可能是在秦滅韓戰爭時形成的。

關于三晉貨幣，李學勤認爲，小型方足布是戰國晚期三晉通行的貨幣型式，其地名分屬三晉，也常在一處出土。周也有這樣的布，至少有"東周"一種，和三晉的型式完全相同。山西省建國以來發現的各批，就是周與三晉此種布同見。1910 年在河北涉縣南關外辛村出土的一批，也有三晉之物。這種現象表明，戰國晚期中原地區的貨幣的互相流通使用。

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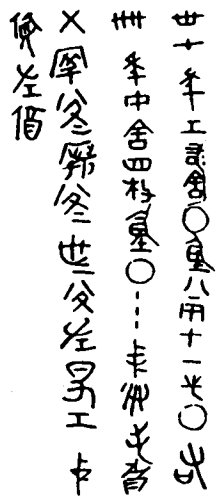
1965 年發掘的燕下都武陽臺西南 44 號墓，出燕及三晉鑄造的貨幣共一千四百八十餘枚，年代爲戰國晚期。

另燕下都 1957 年出上郡武庫銅戈，爲秦器。1966 年出少府銅戈，從"府"字結構看也是秦器。

楚：

楚地(廣義的長江中下遊區域)内自春秋就不乏這類的交流。如 1958 年在湖北宜城安樂坨發現的蔡侯朱缶，爲《春秋》昭公二十一年載蔡侯朱出奔楚的證明①。安徽蔡昭侯大墓所出吴王光鑑，表明了當時蔡、吴兩國的關係。江西出土的一些徐器，是吴人征服徐國的虜獲品。春秋戰國之際的蔡家崗 2 號墓，一起出土的有蔡侯劍、吴王大子姑發閒反劍和兩件越王鳥書戈。此外，春秋戰國之際的吴王夫差劍和吴王夫差矛出于湖北襄樊和江陵的楚墓。

戰國時，交流繼續擴大。這種交流可分兩類：一是長江中下遊區域内的交流，反映出楚文化圈内部的統一；二是長江流域同北方各區域的交流。



圖一六　金村漆樽銀足銘文

第一類情況，我們看到 1978 年固姑侯古堆 1 號墓所出一對宋景公爲其幼妹勾吴夫人季子陪嫁的簠，大約是楚人掠來。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所出楚惠王五十六年奠祀曾侯乙的鎛。1973 年湖北襄陽蔡坡 4 號楚墓出徐王義楚元子劍。1965 年、1973 年、1980 年在湖北江陵等地，及 1978 年在湖南益陽發現的越王勾踐劍和越王州勾劍。

第二類情況，我們可以舉出 1977 年湖北黄陂魯臺山 12 號墓所出魏惠王二十五年戈，1971 年湖北江陵拍馬山 5 號魏惠王三十四年戈。長沙烈士公園 3 號墓所出秦昭襄王廿九年漆樽。1981 年隨州朱家坡所出秦昭襄王三十六年扁壺，及宜昌前坪之秦人印章。還有 1982 年江蘇盱眙南窰莊燕壺。

齊魯：

可以舉出 1954 年山東泰安縣東更道村發現的六件楚銅罍。泰安一帶戰國爲魯地，公元前 249 年楚滅魯，這六件罍可能爲楚祭泰山而設。

① 又承李學勤先生見告，近宜城又出一蔡器，惜身在海外，未曾檢到發表該報導之《中國文物報》。

顯見，以上這些器物的交流，可以引起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器物本身形制的影響，二是器物上文字的影響。關於前者，已經有學者指出，戰國晚期兵器形制接近，如河北磁縣所出趙鈹，近似新鄭白廟範的韓鈹及秦始皇陵的秦鈹。作爲青銅器主要品種的鼎，中原興起的素面附耳式，逐漸廣佈，秦至漢初幾乎成爲鼎的唯一型式。隨之而來的文字交融也是十分自然的。加刻文字的材料特別有意味地表明了不同系別文字的滙合。如圖一六洛陽金村漆樽的銀足，刻有秦系及三晉中原系文字(平凡社《書道全集》卷一)。隨着東周考古的發展，相信會有更多這類材料出現。

總之，秦書同文一方面是停止了分裂因素繼續滋長的可能，一方面是順應了文字趨同的潮流并以法律制度加以推進。這就是它在漢字史上的進步意義。至于它的效果和影響，我們將在下面討論漢代文字時再談到。

第二節　關於隸書的起源與形成

1. 隸書起源和形成的時代

討論這一問題的觀點很多。主要有：

a. 秦代説：

這一説法起源最早，許慎《説文·叙》即持此説。又《説文·叙》論及"新莽六書"時，云"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段玉裁以爲"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十三字當在下文"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之下。桂馥也有同樣意見。即他們認爲許慎提出了秦始皇使程邈作隸書的説法，後世誤植爲程邈作篆書。段、桂的意見有合理的因素，可備一説。

晉衛恒《四體書勢》云："或曰下杜人程邈爲衙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這明確提出了程邈與隸書的關係。之後，後魏江式《論書表》云"隸書者，始皇時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唐張懷瓘、徐浩等也持此説。

今人啓功不同意段、桂之説，認爲程邈所作的篆書與李斯等不同，是一種方硬的小篆。但他從考古材料觀察，肯定秦代當有漢隸的，或説有接近漢隸樣的字。

以下的一些學説，對許慎的秦代説有所修正或有很大的改動。

b. 西周説

酈道元《水經注》云："孫暢之見青川刺史傅弘仁説，臨淄人發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隱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蓋胡公當周夷王時。

吳白匋云："隸書既然起於始皇以前，當然不是從小篆演變、簡化而成的，而是從秦國一貫使用的文字演變、簡化的。近代文字學者公認秦文直接繼承了周代文字，而且比六國文字變動小。這樣，秦隸的遠祖可以推到周代金文。"又云："上面的例子可以説明秦隸和小篆的關係，是同出於一個祖先的兄弟關係，都是周秦篆體文字不斷簡化的結果。從吾字看，秦隸是哥哥，小篆是弟弟。"

c. 春秋戰國説

唐蘭云："如説西周已有較簡單的篆書，是可以的，真正的隸書，是不可能的。春秋以後，就

漸漸接近，像春秋末年的陳尚（即《論語》）的陳恒）陶釜，就頗有隸書的風格。”又云：“六國文字的日漸草率，正是隸書的先導。”

李孝定云：“小篆是由當時早已過時的正統派文字——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而成；隸書則是出自春秋戰國以來民間所用通俗體的文字，由程邈將其簡俗别異的形體，加以整理，……二者的形成，同出一源。”

d. 戰國至秦説

裘錫圭云：“隸書是在戰國時代秦國文字簡率寫法的基礎上形成的。”又云：“隸書和小篆都形成於秦始皇時代，隸書應該是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中逐漸發展出來的。”

e. 戰國晚期説

郭沫若雖然没有明確指明隸書起源在何時，但他説“隸書無疑是由草篆的演變”。又特舉秦昭王三十三年高奴權，云“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鑄辭中的好些字迹和隸書差不多。以‘奴’字而言，所從女旁，不像篆書那樣作 [illegible] ，而是作女，同於隸書。這就很明顯地證明：隸書并不始於秦始皇時的程邈”。

f. 戰國晚期至漢初説

李學勤云：“實則戰國晚期秦兵器銘文的字體，已向隸書趨近。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簡牘，統統是隸書，時代也多在程邈之前。估計程邈的作用，是使隸書更規範化而已。”又云：“（隸書）由秦到漢初幾十年間，終於取得了全國的公認。”

爲什麼討論到的時代範圍可以有如此之廣？這同觀察標準有關，即文字發展到什麼地步才算是“隸書”，漢字才算進入隸書時期。從考古材料觀察，篆書變成地道的隸書，大致要走三步：

a. 原篆書結構解散，以趣約易，字形中出現一部份同於後來今文字的結構，但不是全部，也没有定型化，只是一種較隨意的簡率。

b. 結構已基本脱離篆書範疇，同於今文字，而且已定型化。

c. 體勢由篆書的狹長取縱勢，變爲扁平取横勢。篆書的基本等粗綫條，變爲粗細起伏明顯的綫條。出現了有特色的“蠶頭燕尾”。

反映上述三步演進的考古材料，確實可以連頭搭尾從西周排到兩漢。所以，應把這漫長的演進過程分期描述，確定文字材料演變與隸書形成步驟的對應關係，説清楚從西周到兩漢，什麼時期隸書成長到什麼地步。這樣似比籠統地講隸書何時起源形成要準確一些，歧義也會少很多。

確定文字材料形態變化與隸書形成步驟的關係，不是三、五個例子可以解決的。因爲文字的演變不是改朝換代，它是漸進的，犬牙交錯式的。比如西周的篆體可以出現一些簡率書寫，萌生隸體因素的例字，但我們能不能因此就説隸書比東周小篆還要早呢？顯然不能，因爲這種看法忽視了這些例字在當時文字材料整體中的比重是多少。

本文采用的方法是：

1. 選擇一百三十個常用部首字爲統計的抽樣。

2. 蒐集從西周到兩漢，可以反映這一百三十個部首字隸變步驟的考古材料，按時代原則排出圖表。（見卷二表十一）

3. 根據前面講到的隸變三步驟，把表十一的考古材料分成三類：a. 出現隸體因素；b. 隸

體結構基本定型;c. 成熟的隸書。作附表 b 進行分時期字數統計並算出各自所占 130 部首字的百分比。

4. 根據三個步驟在不同時代的比重增長,我們就可以考慮隸書形成的分期(表一二)。

<table>
<tr><th>形態
時代</th><th>出現隸體因素(%)</th><th>隸體結構基本定型(%)</th><th>成熟的隸書(%)</th><th colspan="3">演進階段</th><th>隸書形成分期</th><th>漢字分期</th></tr>
<tr><td>春秋早期以前</td><td>2.3</td><td></td><td></td><td colspan="3" rowspan="5"></td><td rowspan="5">萌芽期</td><td rowspan="9">古文字</td></tr>
<tr><td>春秋中期</td><td>1.5</td><td></td><td></td></tr>
<tr><td>春秋晚期</td><td>2.3</td><td></td><td></td></tr>
<tr><td>戰國早期</td><td>0.8</td><td></td><td></td></tr>
<tr><td>戰國中期</td><td>7.7</td><td>3.1</td><td></td></tr>
<tr><td>戰國晚期</td><td>累積:
53.1 67.7</td><td>24.6</td><td>2.3</td><td>開始大量生長</td><td colspan="2" rowspan="2"></td><td rowspan="2">生長</td></tr>
<tr><td>秦</td><td>4.6</td><td>8.5</td><td>1.5</td><td></td><td>定期</td></tr>
<tr><td>西漢早期</td><td>累積:
26.2 98.5</td><td>累積:
40.0 76.2</td><td>24.6</td><td>生長基本完成</td><td>有大量的結構定型化</td><td></td><td>型期</td><td rowspan="5">今文字</td></tr>
<tr><td>西漢中晚期</td><td>1.5</td><td>累積:
22.3 98.5</td><td>累積:
56.9 85.3</td><td></td><td>結構定型化基本完成</td><td>有大量的成熟隸書</td><td rowspan="3">成熟期</td></tr>
<tr><td>東漢前期</td><td></td><td>1.5</td><td>累積:
6.2 91.5</td><td colspan="2"></td><td>成熟化基本完成</td></tr>
<tr><td>東漢後期</td><td></td><td></td><td>8.5</td><td colspan="2"></td><td></td></tr>
</table>

表一二 隸書起源與形成的過程

隸體因素變化的對應原則是,當出現隸體因素的字數在 130 部首字中已累積超過三分之二(66%以上)。我們以爲,這時隸書開始大量生長,即隸書的形成超越了萌芽期進入生長期。

當出現隸體因素的字數在 130 部首字中已累積超過 90%，而隸體結構基本定型的字數累積超過三分之二(66%以上)。我們以爲，這時隸書開始大量結構定型，即隸書的形成完成了生長期而進入定型期。

當結構基本定型的字數在 130 部首字中已累積超過 90%，而成熟的隸書字數累積超過三分之二(66%以上)。我們以爲，這時隸書開始大量成熟，即隸書的形成完成了定型期而進入成熟期。當成熟的隸書累積超過 90%，隸書已完成了整個形成過程。從表一二可得出：

隸書萌芽期：春秋以前至戰國中期

隸書生長期：戰國晚期至秦

隸書定型期：秦至西漢早期

隸書成熟期：西漢中期至東漢

我們認爲，在隸變過程中，結構的改變是區別篆書與隸書，即古文字與今文字的分野。書法風格的改變是次要的。所以，上述四期中的生長期和定型期，即戰國晚至西漢早期，是隸書形成的關鍵。注意到西漢早期大量的隸書結構已定型化，我們說，隸書因素在篆書舊體内生成可以是自發性的，但大量的結構定型應當出自有意識的整理工作，所以秦代有人從事篆書整理規範活動是可信的。而且這一活動對隸書立足於漢字史并成爲取代篆書的主要字體有決定性的促進作用。如果如李學勤所云把程邈的工作理解爲規範隸書，那麼許慎的秦代説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2. 隸書的淵源

這里所討論的隸書淵源，不是指它來源於何種器物上的文字。前面已經説過，在先秦時代，無論是銅器、石刻、盟書、陶文、還是璽印、錢幣、簡牘、帛書……都可能發現隸書萌芽因素。隸書不可能只從某一種或特定的某幾種器物上的文字起源，這是很明白的。同樣，也不是指隸書筆畫怎樣産生，許慎早就説明隸書是從篆書“以趣約易”而來。研究者也差不多公認隸書來自篆書的草寫和簡化。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在這里要討論的是：隸書究竟源於東周時代哪一系統的文字？源于秦系，源於楚系，抑或其他？即秦漢隸書是怎樣繼承和銜接東周各系文字的。

有關的學説大致有以下幾種：

a. 秦文説

這一説法起源最早，許慎在《説文·叙》中提出隸書自小篆以趣約簡而來。小篆即秦篆，這無異就是説隸書源於秦系文字。

b. 東土六國説

唐蘭云：“六國文字的日漸草率，正是隸書的先導。秦朝用小篆來統一文字，但民間的簡率的心理是不能革除的，他們捨棄了固有的文字(六國各有的文字)，而寫新朝的文字時，把很莊重的小篆，四平八穩的結構打破了。”唐氏的看法可以説同許氏相反，他不認爲隸書是秦文的簡化和輔助，恰恰是秦文的對立面——東土六國文字對秦文的破壞。

c. 不分區域之春秋戰國説

見李孝定所云，前已引。

d. 楚系説

顧鐵符云：“秦末農民大起義，從陳勝、吳廣到劉邦、項羽，都是楚國人。劉邦建立的漢王朝，

統治集團和一般僚屬，大都是參加農民起義的楚人。因此漢初雖然‘漢承秦制’，政府、官學裏通用的照例是篆書，但楚文字在書寫上更爲簡便的某些優點，不斷促使篆書在它的影響之下，發生變化，並在民間得到廣泛的流行。”又云：更重要的是近年來考古發掘中從楚墓里得到了大批的竹簡和其他文字資料。……從這些墨迹的用筆或者結構，不難看出從篆書演變到隸書，主要是受了楚文字的影響。”

e. 以秦系爲主，兼有楚系或其他東土文字的影響和因素

郭沫若肯定隸書出自秦的“草篆”，同時又指出楚帛書“體式簡略，形態扁平，接近於後代的隸書。”

裘錫圭云：“隸書是在戰國時代秦國文字的簡率寫法的基礎上形成的。”又云：“戰國時代六國文字的簡率化傾向，比起秦國文字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六國文字有些簡體的寫法，也跟隸書很接近。……由古文字向隸書發展，是當時各國文字發展的普遍傾向。

李學勤云：“實則戰國晚期秦兵器銘文的字體，已向隸書趨近。雲夢睡虎地出土秦的簡牘，統統是隸書。”又云：“漢代的隸書不僅僅承襲秦人的傳統，也吸收了楚國以及其他諸侯國‘古文’的因素。”

本文試從以下三方面分析有關考古材料，探討隸書與東周文字的淵源。

第一，從130部首字的抽樣統計看。東周時代出現隸體因素有86字，隸體結構基本定型有36字，成熟的隸書有3字。各系所占比例中秦系爲最高，見表一三：

	出現隸體因素		隸體結構基本定型		成熟的隸書	
秦	71(有一字同楚)	82.6%	33	91.7%	2	66.7%
楚	9(一字同秦，一字同北方)	10.5%	2	5.6%	1	33.3%
三晉	2	2.3%				
北方	2(一字同楚)	2.3%	1	2.8%		
齊	4	4.7%				
總	86		36		3	

表一三　東周各系出現隸體因素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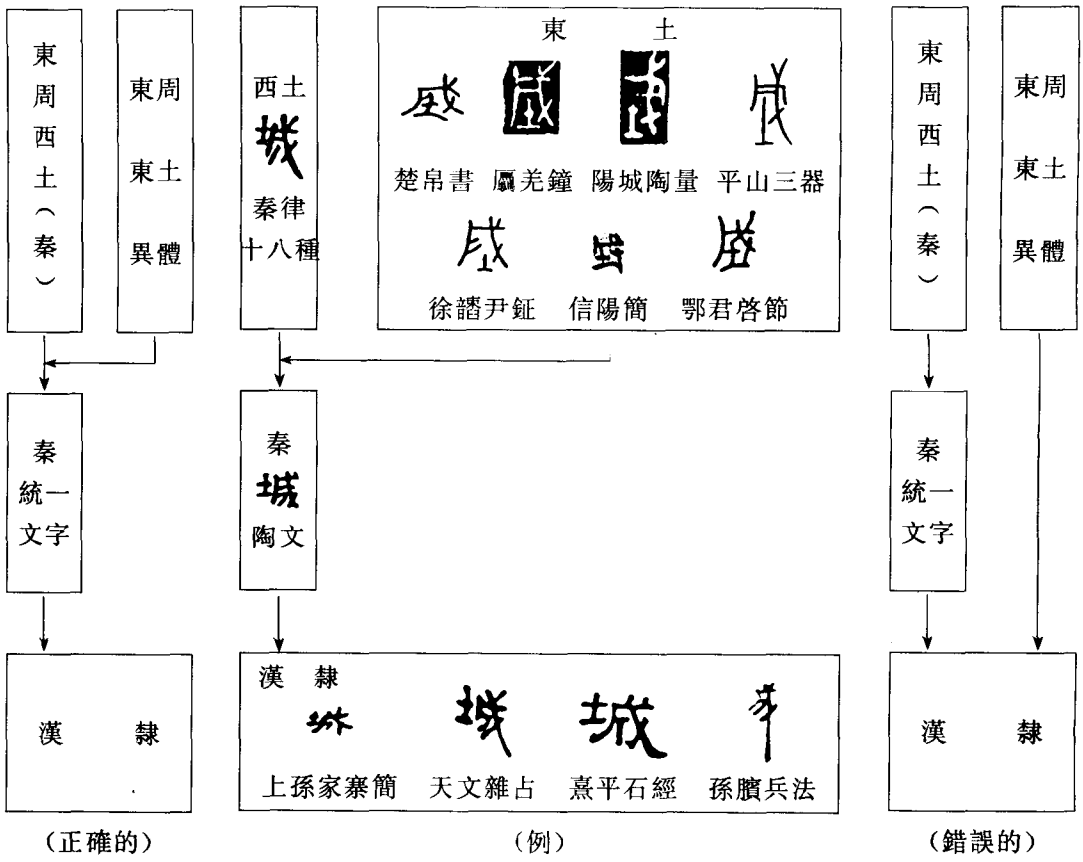
第二，從結構的承緒關係看。我們在第二章已説明，地域系別差異，最主要是結構的差異。主張隸書源於東土楚系的學者，提出楚文字書寫簡率、體勢趨於扁平，及楚帛書、簡牘的用筆接近隸書等論據。我們認爲，這些都不是判斷文字繼承關係的本質因素。因爲，秦系文字同樣有簡約的趨勢；如果分析的秦系文字不是銘刻而是墨書，自然也會看到類似隸書的用筆。所以研究隸書與東周文字關係時，主要看隸書繼承了哪一系的結構特點，即從哪一系的結構簡化而來。

卷二表十二列舉了一些漢隸結構與東周文字承緒關係，特別是注意東土舊地的隸書結構是否同於舊系文字，如馬王堆簡帛與楚文字，臨沂竹簡與齊文字。這些例字表明，漢初隸書結構

主要地繼承了秦篆正體，而不是舊地東周文字。

除表中例字外，我們還可以舉出戰國楚和其他東土文字好加短横和點爲裝飾的特色。如“天”作“夭”，“正”作“疋”，“而”作“耏”，“古”作“㕣”等。如考古材料所顯示，這一特色在西漢初期的文字中已基本消失了。其他一些奇詭的戰國中晚期東土特殊結構，也極難發現於西漢早期隸書中。

這些現象説明，秦統一文字相當成功，切斷了東周東土文字異體同西漢文字（隸書）的聯係，其過程見表一四。



表一四　東周東土異體與漢隸的關係

另外，讓我們看一下秦漢間殘餘東土異體的發展趨勢。

我們并不否認秦漢間一些東土異體還在使用。秦統一文字是相當成功的，但語言文字的使用慣性并不是朝夕可以消失。顧鐵符舉出馬王堆帛書中合於楚系特點的例子是對的。在本文的東周文字譜系中，我們也列出了一些秦代的東土異構殘餘，如Ⅰ2:示，Ⅰ9:其，Ⅰ28:大，Ⅰ37:阜，Ⅰ38:四等。聯想到秦代大發天下隸卒刑徒，這種文字現象是不足爲奇的。實際上，直到東漢，還有人好在碑刻中用“古文”結構寫隸書。問題是怎樣來評介這種現象的歷史地位，是行將消滅的殘餘呢？還是被吸收於隸書以來的今文字系統？

秦代寫本《篆書陰陽五行》，是一件對這一段文字史頗爲重要的材料。研究者稱其“文字含有大量楚國古文的成份。例如卷中‘稱’字的寫法，就和楚國‘郢稱’金幣（舊釋郢爰）的‘稱’完全

相同。'冠,帶劍','劍'字作'𠑇',也是古文的特色。在'并天地左右之,大吉'一句中,抄寫者把'左'字寫成古文的'𠂇',下面'并天地而左右之,一擊十'一句,又改成爲'左'。同樣,在'凡戰,左天右地,勝'一句中,他按照古文寫法,把'戰'字寫成從'曰',在'王戰'一句中,又遵照了秦國的字體。這位抄寫者顯然是還未能熟練掌握秦朝法定統一字體的楚人。"(《新出簡帛與楚文化》)① 這裏生動地表現出楚人如何在秦法威力下吃力地改變舊文字使用慣性,學習新的統一文字的過程。所以很自然,馬王堆西漢寫本中的古文殘餘就少了很多,正體占據優勢。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

秦漢殘留的東土異體,没有被吸收爲隸書的定型結構,上述如顧氏所舉的其作六,邦作 𨚕 等,今文字系統中没有保存下來。所以,這些異體只能説秦漢時還存在,是統一文字的"漏網之魚",而不能説他們對隸書的形成有所貢獻。

綜合上述三方面,我們認爲秦漢隸書同東周文字的承緒關係,是通過秦統一文字爲中介實現的。因而,必然主要來自合於秦統一文字標準的東周文字——合於正體的秦系文字和東土文字,而不是東土異體。

3. 隸書在漢字史上的地位

所謂"在漢字史上的地位",是對以下兩個問題作一些説明辨正:隸書與秦小篆的順序,究竟是秦小篆在前,隸書在後,是所謂的"父子";還是兩者並存,是所謂的"兄弟"? 另外隸書在秦統一文字中的作用(歷史角色)是什麼,究竟是秦用小篆統一文字,隸書爲輔? 還是秦用隸書統一文字,"書同文"的主角不是篆書而是隸書。

先討論第一個問題,小篆與隸書的順序。

按照許慎的序列,隸書起於秦篆的簡約。所以在漢字史上無疑秦篆在前,隸書在後,可以説是"父子相承"的順序。這樣一種傳統觀念,至今還爲多數學者接受。

對此提出挑戰的是吳白匋《從出土秦漢簡帛書看秦漢早期隸書》。該文基於把隸書起源推早到周代金文,對小篆和秦隸的順序作了新的説明。吳氏認爲他們"是出於同一個祖先的兄弟關係",甚至提出"秦隸是哥哥,小篆是弟弟",把隸書在漢字史上的出現置於小篆之前。

我們同意吳氏關於隸體可溯源到周代金文的意見。但是,正如本節第一段所討論的,隸體因素開始出現,到隸書進入生長期和定型期之間,有一段漫長的距離,後者的突變是在戰國晚期才開始的。本文第二章已經説明,秦篆的源頭是史籀大篆,是商周古體的一部份。卷二表六表明了晚商文字中就有合於秦篆正文的形體,所以説那時秦篆已有萌芽是没有問題的;與史籀同時代的虢季子白盤銘文,可以視爲秦篆的濫觴,下傳至秦公鐘、鎛,秦公簋;至於石鼓文和新發現的景公石磬,可視爲秦篆定型的標誌;戰國中期的詛楚文和秦封宗邑瓦書,同秦代石刻文字没有本質不同,從那時起到秦統一文字,可視爲秦篆的成熟期;西漢中晚期隸書成熟後,篆書已經衰落。篆書從那時起喪失了漢字史上主要書體的地位。從下表的比較,很容易看出,歷史的序列只能是秦篆⟶隸書,而不能是相反(見表一五)。

文字演變和歷史上任何事物一樣,新、舊兩者交替時總會有犬牙交錯的現象。如果單單根據一、二個例子,而不是從歷史發展的整體着眼,就可能得出先後次序顛倒的錯誤結論。

---

① 此材料尚未公開發表,但已承整理研究者李學勤教授及沈建華女士私人見告,特此誌謝。

<table>
<tr><th>時代 字體</th><th>秦　篆</th><th>隸　書</th><th>漢字史分期</th></tr>
<tr><td>商</td><td rowspan="2">萌　芽</td><td rowspan="6">萌　芽</td><td rowspan="8">古文字</td></tr>
<tr><td>西周</td></tr>
<tr><td>春秋早期</td><td rowspan="2">生　長</td></tr>
<tr><td>春秋中期</td></tr>
<tr><td>春秋晚期</td><td rowspan="2">定　型</td></tr>
<tr><td>戰國早期</td></tr>
<tr><td>戰國中期</td><td rowspan="3">成　熟</td></tr>
<tr><td>戰國晚期</td><td rowspan="2">生</td></tr>
<tr><td>秦</td><td>長　定</td><td>小篆　隸</td></tr>
<tr><td>西漢</td><td rowspan="3">衰　落</td><td>型</td><td rowspan="3">書</td><td rowspan="3">今文字</td></tr>
<tr><td>東漢</td><td rowspan="2">成　熟</td></tr>
<tr><td>魏晉以降</td><td>衰　落</td><td>楷　書</td></tr>
</table>

表一五　秦篆與隸書在漢字史中的發展序列

第二個問題是隸書在秦統一文字事業中所起的歷史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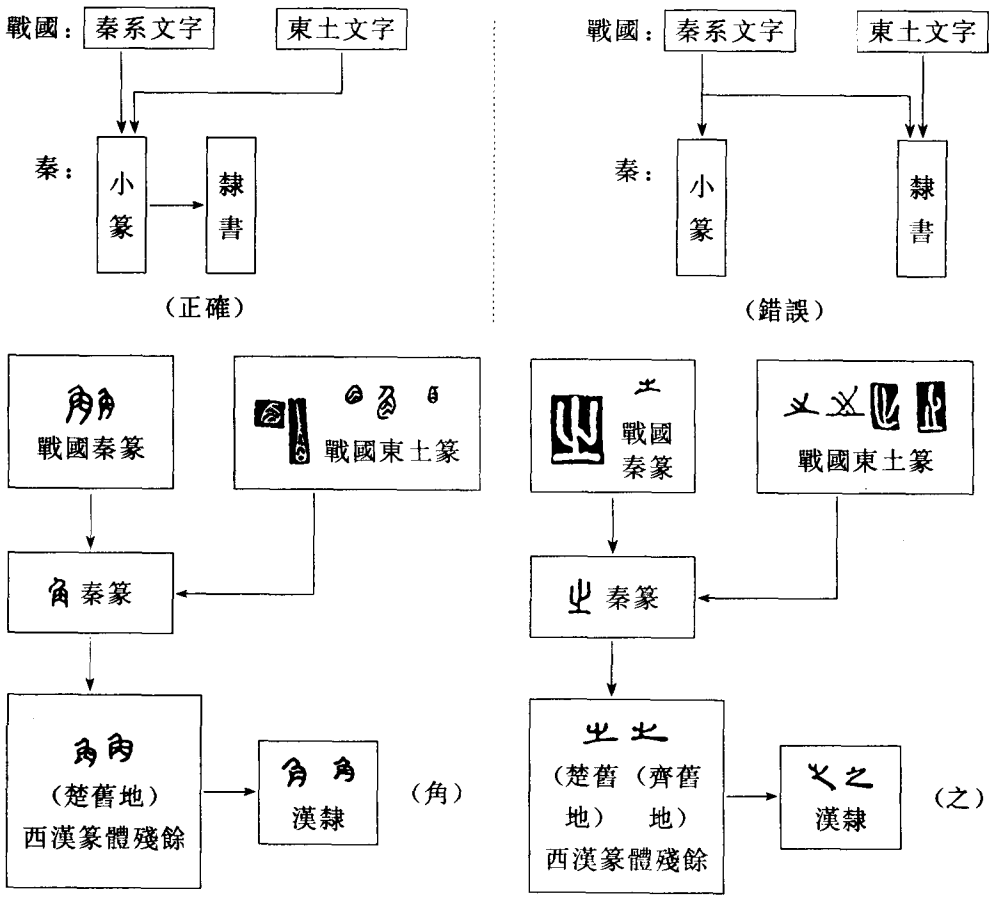
按照許慎以來的傳統觀點，秦是以秦小篆爲標準統一文字的，隸書是秦篆的輔助書體。隨着秦漢隸書被大量發現，當代學者提出了新見。裘錫圭認爲："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後，除了以小篆爲標準來統一六國文字以外，還命程邈'作隸書'，對來自秦國民間的簡易書體進行了統一整理工作，正式承認它是小篆的輔助字體。由於篆書比小篆好寫得多，到了漢代很快就代替小篆而成爲主要的字體。也可以説，秦始皇實際上是以隸書統一了文字。"(《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册"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裘氏的意見還是依據許説，作了完善補充。

吳白匋的看法離許説很遠，提出"秦始皇統一文字實際上以隸書爲主"。他認爲篆書不能對統一文字起決定作用，因爲"紀功石刻"不是廣大人民群衆所能看見的。權量雖然是全國使用，没有必要認識和使用上面詔版的字體。他提出的主要論據是"我們還没有發現全用標準小篆寫的簡册"，"雲夢睡虎地秦簡説明了一個重要事實，即當時的法令文書都是用隸書寫的，連最重要的《秦律》也不用標準小篆來寫。顯然從皇帝到郡守共同意識，爲了使廣大的下屬臣民易於了

解政府公文的内容，就得用他們所熟悉的、易於認識的字體來寫。這樣的措施對於統一六國文字所起的作用最大，收到成效最快”。

我們認爲吳氏的看法有些偏頗，所舉例證也不全面。如秦小篆的標準樣板，除了紀功刻石、權量外，《説文·叙》講得很明白，主要是李斯等《倉頡》三篇，西漢竹簡的《倉頡篇》實物已被發現，可知絶非子虛烏有。李斯等采擷史籀《大篆》，《倉頡》三篇當然是篆而不是隸。没有發現不能説一定没有。睡虎地竹簡固然隸書因素很多，但吳氏忽視了這批材料主要寫於戰國晚期秦行書同文令之前。馬王堆已見秦寫本《篆書陰陽五行》，可知秦代簡帛不一定都用隸體。如前所述，該件抄寫者用秦篆正體改正楚系異體，就應當有秦篆範本（《三倉》之類）客觀存在。

我們認爲，在書同文中，起了結構標準樣板作用的是秦篆，而非隸書。即文字結構統一是在篆書階段而非隸書階段中完成的。這一個問題同前提到的秦篆、隸書的序列相關，既然我們承認左下圖示的序列是正確的，那麼右下圖的序列就是錯的：



表一六　東周篆書至漢隸的發展道路

表一六圖示西漢早期簡帛中有一些篆書殘存結構可證明左面的序列，即東土文字第一步被統一爲秦篆，第二步再簡化爲隸書。

我們再從卷二表十一摘出幾條有趣的例子：（圖見下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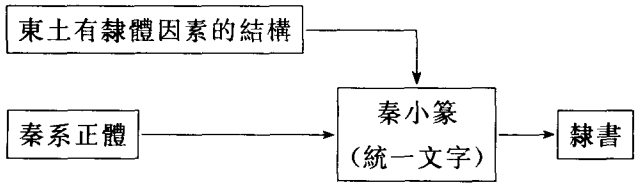
它們的特點是：

時代 / 部首字	春秋早期以前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十部二九		三晉系欒書缶	楚系 三晉系 留篙 侯馬 編鐘 盟書	楚系曾侯乙漆匱	楚系楚帛書 楚系望山簡	秦系法律答問	陶文	老子乙 孫臏兵法	武威簡
六部十四七百					楚系楚帛書 楚系江陵簡	秦系封診式	陶文	老子乙前 馬王堆一號墓簡	
九部十四五百	西周散盤 頌鼎	楚系欒書缶	齊系邾公釛鐘	楚系曾侯乙石磬 曾侯乙鈕鐘	楚系望山簡 北方系平山三器	三晉系平安君鼎 秦系效律		老子甲 馬王堆一號墓簡	

a. 東土文字在東周就出現了隸體因素，秦系直到戰國晚期還保持小篆正體。

b. 秦系戰國晚期的小篆正體傳到秦代乃至西漢。

c. 秦漢時重新再來一次隸變。序列是：



這表明了東土舊地首先接受的統一文字是秦小篆，以此爲基礎再簡化爲隸書；而不是以秦式隸書直接取代東土有隸體因素的結構。

我們還是認爲秦統一文字的主角是小篆，隸書是配角。正如主角和配角的作用不能以數量表示(一個主角可以有一百個配角)一樣，儘管秦漢隸書材料發現得再多，也不能取代小篆的標準作用。有了小篆樣板，日常書寫普通文件時用簡易的隸書，也會是“秦式”的隸書，在實際上就推行了秦統一的文字。這就是隸書在統一文字中客觀上所起的輔助作用和普及作用，并不存在秦王朝主觀上有意識地以隸書去統一文字的情況。

第三節　秦漢新莽的各種書體

本節討論許慎提出的“秦書八體”、“新莽六書”及不在此内的草書。班固《漢書・藝文志》有

《八體六技》之名，未明其詳。韋昭注即以許氏“秦書八體”釋之。

因秦書八體與新莽六書互有重複，所以再加上草書，實際所論及的書體没有十五種之多，其比較表見本卷英文部份圖 31。

其中大篆、小篆、古文、奇字、隸書等，前面已有較詳細的論述。所以本節只涉及新莽篆書、刻符、蟲書與鳥蟲書、摹印與繆篆、署書、殳書、草書等。嚴格來説，這些已經不是文字史上字體演變的範疇，而是書法史上書體的演變。所以，本節不擬作很深的探討，只以考古材料對照許氏的叙述，探其名實。

1. 新莽篆書

許慎云新莽六書中的篆書“即小篆也，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前面討論隸書時已提到，有的學者認爲程邈所作爲隸書，此句被誤植至篆書下。古文字學者兼書法家啓功有一獨特的見解，他説：“按新莽時的遺文，篆類的字，常見方折軌迹的，或較潦草的。雖有較圓的字，但并不多。至於嘉量中間的銘文，最爲莊嚴鄭重，但也就愈發方硬了。可見這些即是新莽時的小篆。”又云“許慎所以加上‘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十三字，正是怕讀者不明白新莽小篆和秦隸的關係。而後世習知‘程邈作隸’，又習知漢碑中字體是隸，於是發生混淆。”(《古體字體論稿》)撇開這十三字的歸屬不提。啓功氏注意到新莽篆書與秦篆的書風不同，是完全正確的。這里再補充兩點：

其一，新莽方硬篆書的書風，可以祖述至西漢，上林鑑這一類西漢金文反映得很清楚。新莽嘉量銘文，是其極致。

其二，方硬的篆書看起來自然接近隸書。兩者關係不是方硬式篆書影響了隸書，恰相反是隸書影響了方硬篆書。因爲這類方硬篆書通行的時代(西漢至新莽)，隸書已上升爲主要書體。篆書成了使用於某些特定場合的美術字體。會寫方硬篆書的書法家，平時日常使用接觸的，主要都是隸書。寫篆書只是藝術創作，雖然祖述秦篆，又不可能完全避免時代主要書體的審美特點影響，所以就會有這類方硬篆書。

還應當指出，方硬篆書雖有與秦篆不同的書法風格，但結構本質仍一樣，所以許慎説新莽六書之一的篆書“即小篆也”，與上述看法并不矛盾。有關圖片見本卷英文部份圖 32。

2. 刻符

符，《説文·竹部》云：“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段注：“《周禮》門關用符節。注曰：符節者，如今宫中諸官詔符也。甚是。可知符即符節。”

刻符是銘刻於符節的書體，諸家多有其説。

桂馥：“刻符書，符節令掌之。”(《説文義證》)

王筠：“即《周禮》掌節之符。”(《説文句讀》)

唐蘭：“一般人據新郪陽城兩虎符，以爲就是刻符，其實兩符都是錯金書，非刻文。也都是小篆，非别體。我們要懂得什麼是刻符，應該注意這一個刻字，現在所見到的六國晚年的符節，如上虞羅氏舊藏的辟大夫信節跟我所藏的將軍信節，以及馬符、熊符、鷹符，還有楚國的王命傳，都是刻的，都是真正的刻符。秦兵器很多刻銘的，也應屬這一類。”(《中國文字學》)唐氏認爲虎符銘文不是刻符，“符”的概念是符節，這是很正確的。符節的實物，除唐氏提到“王命傳”節，更典型的有唐氏著《中國文字學》後出土的楚鄂君啓節。圖見本卷英文部份圖 33。

這些戰國符節上的銘刻，當然可以視爲廣義的刻符。但是否這種字體就是許慎“秦書八體”的“刻符”，則需要慎重考慮。對《説文·叙》“自爾秦書有八體”這句話，可以有幾種理解。一是理解爲在秦代可以看到的八種書體（可能是保存的前代遺文，但不一定還實用）；二是秦代仍在使用的八種書體；三是兼而有之。如果按第一種理解，那麼上述龍節、鄂君啓節的銘文，可視爲秦書八體之一的刻符。如果按後兩種理解，就不大可能。因爲在符節這樣鄭重的場合，只會用規範秦篆，不會用六國古文，秦應有自己特定的“刻符”書體。

根據目前已掌握的考古材料，我們可以認識到：刻符是用于符節的銘刻書體（兵器銘刻似不應在内，否則範圍就太泛了），秦代刻符大體上應屬秦小篆結構，但在書風上應有“刻”的特徵。希望不久的將來能看到秦代符節的考古實物，以驗證上面這些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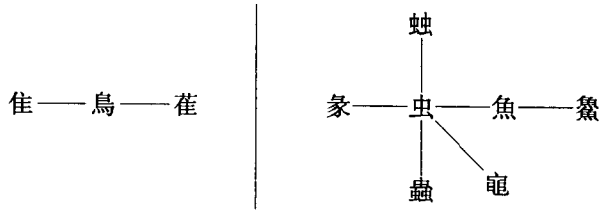
3. 蟲書、鳥蟲書

無論從文獻記載還是從考古材料來看，這類書體是指以鳥、蟲等動物形體爲裝飾的美術篆字，這是没有疑義的。當代學者容庚著有《鳥書考》、馬國權著有《鳥蟲書論稿》，對這類書體已作了翔實系統的論述。本文在這裏討論的，僅是蟲書、鳥書、鳥蟲書的名實與相互關係，以及它們在秦漢時的存在情況。

問題的由來是許慎在秦書八體中用了“蟲書”，在新莽六書中用了“鳥蟲書”。所以他們的界説和關係，便引起了學者的討論。

段玉裁注《説文·叙》時，在秦書八體蟲書下云：“新莽六體有鳥蟲書，所以書旛信也，此蟲書即書旛信者。”在新莽六書鳥蟲書下又云：“上文四曰蟲書，此曰鳥蟲書，謂其或像鳥，或像蟲。鳥亦稱羽蟲。”段氏主張秦代蟲書就是鳥蟲書。這一觀點亦爲當代一些學者接受。

但段氏此説不確。首先從字義訓詁看證據不足。《説文》卷四訓鳥爲“長尾禽總名也。”可知鳥在當時概念中屬“禽”類，而非“蟲”類。“蟲”的含義確實很廣，“魚”可釋爲“水蟲”，人可釋爲“倮蟲”，但“蟲”與禽類有别。本文卷二表十列舉了説文重文部首形旁的交換，可以證明，“鳥”和“蟲”分屬兩個交換組，互不影響，也就是意義不近：



其次，從考古材料來看，我們也可以分辨出“鳥書”與“蟲書”的區别。

a. 鳥書

鳥書是附加鳥形於筆畫間，或寓鳥形於筆畫本身。從考古材料看，這種美化筆畫的濫觴可上溯到春秋中期的楚王子午鼎。春秋時期的王子比戈、吴王子于戈、楚王孫漁戈等，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鳥書。這種風氣，在東土一直延續到戰國。有關圖片見本卷英文部份圖 34。

b. 蟲書

蟲書是筆畫間附蟲形，或寓蟲形於筆畫本身（筆道彎曲蜿延如蟲軀，或筆道有肥瘦之變）。馬國權舉出《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七·二五的王子遐之𨑓盥爲蟲書，非常正確。我們可以看到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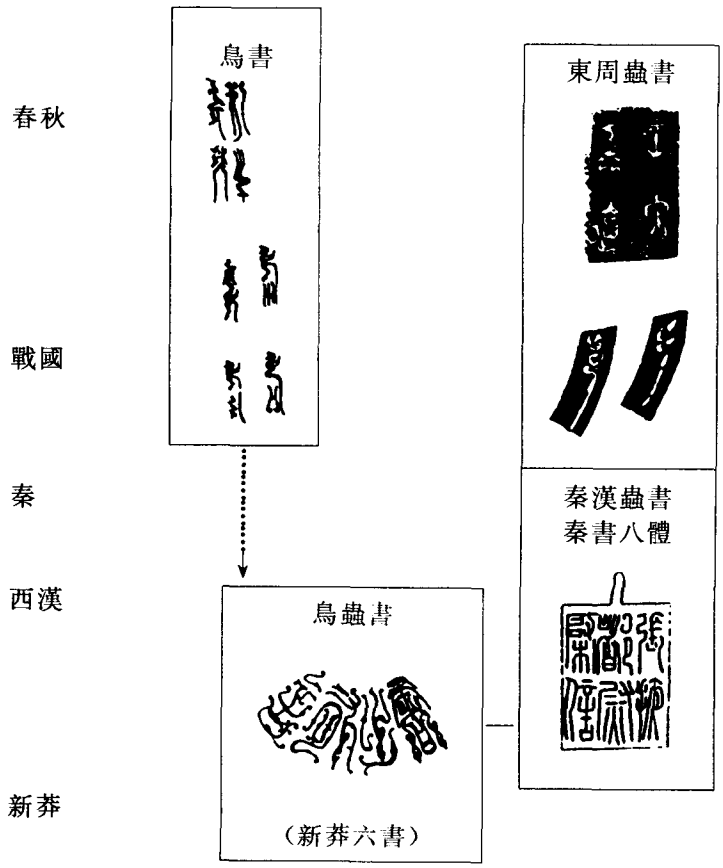
“子”字外加“ ”形，“之”字下加兩“虫”，當是典型的蟲書，可惜的是這樣的典型材料太少。其他如蔡公子果戈、楚王酓肯盤，也當屬蟲書，其裝飾性也很强，但畢竟可以同鳥書區别開來。有關圖片見本卷英文部份圖 35。

這樣，我以爲許慎的“秦書八體”就只有蟲書而没有鳥書。這因爲從歷史淵源看秦確實不通行鳥書。第一，鳥書的流行時期是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迄今所見最晚的是越王州勾與宋公得器。而蟲書在戰國晚期還有。所以秦人承繼蟲書而不承繼鳥書。第二，鳥書東土色彩太濃，東周鳥書全係出自東土，很可能被置於“與秦文不合者”的淘汰行列中。就此而言，即使秦人承繼了戰國東土蟲書，也要改革掉一些過於鮮明的裝飾色彩。所以，學者認爲一些筆道蜿蜒彎曲的書體即秦漢蟲書，如張掖都尉棨信、武威柩銘等，是完全對的。有關圖片見本卷英文部份圖 36。

c. 鳥蟲書

這樣我們可以知道，鳥蟲書廣義的含義是鳥書與蟲書的合稱。因爲鳥書與蟲書各有名實，誰也包括不了對方。至於新莽六書中的鳥蟲書，我以爲是狹義的概念，指的是漢代興起的一種美術篆書，它繼承了前代鳥書和蟲書的因素，但又有創新，絶不是前代兩者簡單的拼合，其特色是更巧妙地融鳥、蟲（甚至魚，誠如《説文》訓魚爲“水蟲”）形爲一體，如滿城漢墓中山靖王銅壺見本卷英文部份圖 37，可稱名副其實的漢之鳥蟲書。

這樣，可以把鳥書、蟲書、鳥蟲書三者的關係列成下圖（圖一七）：



圖一七　鳥書、蟲書、鳥蟲書的發展及其關係

4. 摹印、繆篆

因爲許慎説了“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所以學者多認爲兩者所指爲一事。如段玉裁注摹印云“即新莽繆篆”，桂馥注摹印“下云繆篆是也”。而馬國權氏認爲應把兩者分别開來看，他説：“從社會職能而言，即同爲印章的用字，‘摹印’跟‘繆篆’，兩者確是一樣的。但從形體特點方面比較，這就有差别之處了。”

我以爲馬氏的意見正確，摹印與繆篆兩者有聯繫又有區别。從邏輯上講，繆篆是用來摹印的，但用來摹印者可以不一定是繆篆。而且，隨着時代的變遷，同樣用來的摹印的書體也會發生變化，正如上面秦篆與新莽篆那樣。從考古材料看，秦印與漢印有較明顯的區别。圖見本卷英文部份圖 39。

兩者結構雖同屬小篆，但書風不同：

a. 秦印文字結體狹長取縱勢，漢印文字趨正方形。

b. 秦印筆意圓轉，接近其他秦銘刻文字；漢印筆意平直，唯轉角處圓弧，給人以方中有圓，圓中有方的感受。

c. 秦印文字中筆劃之多寡，安排時聽任自然，疏密不一，空隙不勻；漢印文字筆劃安排有匠心經營，疏密得當，充實停勻。

d. 秦印文字綫條瘦勁，筆道粗細不一。漢印文字綫條厚重，結實飽滿。

從以上四點來看，漢印比秦印有很大進步。《説文》釋“摹”爲“規也”，摹印就是規劃設進印章文字。從這一點看，漢印文字確屬摹印的一種，但又大大超越了秦代摹印的水準，登上了篆刻藝術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

馬國權認爲上述這種漢印文字就是繆篆，其形體特點是結構勻稱，筆劃飽滿和綫條平正三條。也許這種填實、茂密、方圓兼備的風格，就是“繆”之含義？一些在字眼概念上鑽不清的問題，可以在實物材料中求得解決。“繆篆”的名實就是一個例子。

5. 署書

《説文》木部“檢，書署也。”又册部“扁，署也，從户册。户册者，書門户之文也。”因此，段玉裁對署書的解釋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凡一切封檢題字皆曰署”，二是“題榜亦曰署”。唐蘭認爲“這是很周到的一個解釋”。又補充段氏的意見説“漢朝在官署門上題的如‘御史大夫寺’，所用的扁，實在是一塊方木，(《説文》：“楄部，方木也”)都是直書的。所以跟書函上的檢署，性質本完全相同”。《中國文字學》

關於檢署，王國維曾有《簡牘檢署考》一文討論。他説：“至書牘之封緘法，則於牘上復加一板以繩縛之。《古今注》下：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此雖言符傳，然可以見書函之制。其所用以封之板謂之檢。《説文》六：檢，書署也。此爲檢字之本義。其所書署之物，因也謂之檢。”

實際檢署也好，題榜也好，用現代話説都是“標題字”。我們在漢代簡牘材料中看到的檢署實物，其書風特點是結體寬博，氣勢開張，筆勢嚮横或嚮縱作夸張性的引長。這種書體，用來作標題以區别正文小字是十分適當的。這種書體或源於檢署，故以“署書”命名，其實署書的使用範圍不必限於檢署，只要是當“標題字”用的，具有這種書法風格的，都可視爲署書體。

卷二表十三是署書實物圖片。

6. 殳書

殳書是個至今還説不大清楚的問題。其不清楚的原因不是概念的歧義，而是缺乏足夠的考古實物材料。

“殳”，《説文》卷三：“殳，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詩·衛風·伯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毛傳：殳長丈二而無刃。可知“殳”是一種竹製八棱而無金屬刃部的兵器。段玉裁就認爲“言殳以包凡兵器題識。不必專謂殳。”於是，殳書就是兵器銘刻文字的説法頗爲通行①。這是有些問題的。

已見的當代考古材料表明東周至秦的長兵以戈、戟爲主。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七件自銘爲“殳”的長兵。《發掘簡報》説“殳頭呈三棱矛形，其後部和殳桿上段各有一個球狀銅箍”，“此種殳與古書記載不同。”有銘文“曾侯郕之用殳”。《簡報》還指出一種帶環長杖，共十四件。杖桿兩端各套一銅飾。一端的銅飾爲圓筒形，頂部有一鈕，環狀，可以穿繫繩子之類。另一端的銅飾是八棱筒形。這些長杖與其他的兵器放在一起，但它既無刃也無鋒，“很可能是古書上所説的殳”(圖一八)。我們可以看到，“殳”還是一種罕見的説不大清楚的兵器，而銘爲“殳”的兵器銘刻書體，同戈、戟所用的一樣。很難想像“殳”可以作爲各種兵器的代表稱謂，而且它還有一種特殊的書體。

圖一八　殳

段玉裁和唐蘭還主張漢代的剛卯文字也是署書。唐蘭説：“漢代的剛卯，明明指出是靈殳，我們看出它是殳書的遺製，這種文字是較方整的，隨着觚形而産生的，所以我認爲秦代的若干觚形的權上較方整的書法，像栒邑權，就是殳書。”《中國文字學》我們已看到與漢簡同出的剛卯實物和黄濬所藏剛卯拓本。圖見英文部份圖 40。這種字體介于篆隸之間，書法方折，筆道直挺，文字常有出乎常軌的減省，適合於細小方寸之地刻辭所用。但如果説這就是“殳書”的話，則同兵器銘刻爲殳書説又有矛盾。因爲戰國中晚期以來潦倒草率的兵器銘刻作風，與此并不一致。看來，八體之一的“殳書”，要期待更多的有關考古材料問世，才可被認識清楚。

7. 草書

當代學者提出過“廣義的草書”這一概念。郭沫若云：“篆書時代有草篆，隸書時代有草隸，楷書時代有行草。”(《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但我們這里指的是嚴格意義的草書，即隸書的輔助書體章草和楷書的輔助書體今草，他們在中國書法史上是有特定含義的。正因爲章草是隸書的輔助書體，所以從隸書本身的定型成熟時代看，許慎説“漢興有艸書”是完全對的。

考古材料證明，在隸書的萌芽期内，可以發現草書的萌芽，儘管例子稀少。我們可以指出楚長沙五里牌 406 號竹簡中的兩個例子： 和 。楚帛書雖是手書墨迹，也難找到草書痕迹。戰國晚期秦簡亦是如此。這説明，戰國時的草書萌芽，遠不足形成一種書體。

秦代草書的萌芽，缺乏足夠的材料觀察，從西漢早期墨迹的草書因素看(圖見本卷英文部份圖 41，p. 82)，秦代草書的發展不會超過於此，都稱不上有“草書”這一書體。

---

① 見《辭海》1979 年版“殳”條，p3505。

前面已經說明，西漢中晚期是隸書的成熟期，與此同時，其輔助體草書也生長起來。我從居延漢簡中，檢出一些有年號的草書墨迹：

《居延漢簡》183 頁 33.30：西漢元帝永光四年（前 40 年）

《居延漢簡甲編》圖版 113，1526A：西漢成帝陽朔元年（前 24 年）

《居延漢簡》289 頁，178.6：西漢成帝陽朔四年（前 21 年）

《居延漢簡》448 頁，214.30：西漢成帝元延二年（前 11 年）

《居延漢簡甲編》圖版一，永元器物簿，東漢和帝永元十年（公元 98 年）。

這些可以表示出草書形成的大致年代。

綜覽漢簡中的草書，大致可分成三類：第一類是隸書的簡率潦草，僅僅是隸書的解散，還没有自己的藝術風格，這一類時代應較早。第二類已初具規模。第三類是有獨特藝術的草書，時代更晚些，他們同傳世的章草法帖已非常接近了。

卷二表十四列出了上述三類考古材料，及附有一部份傳世章草法帖。

本 章 小 結

本章討論了《說文·叙》關於秦漢時期漢字面貌的叙述。我們認爲當代考古材料的檢驗表明了許慎關於古文字向今文字過渡時的字體演變序列的理論是正確的，他所描述的這一過渡時期的紛繁書體，也大體得到了實物印證。

寫完這一章，不禁想到，以當代古文字學者的研究條件同許慎相比，無疑掌握了新石器時代陶文、商代甲骨文、更多的商周青銅器銘文，這是遠遠優越於許氏的。但是，在秦漢文字研究領域中，難道能說許慎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少於我們嗎？如果不能，這就是許說可以信賴的根本所在了。

結　論

——《說文解字》，古文字學的發端

在使用了當代考古材料和中國古文字學成果來觀察檢驗《說文解字》之後，我們没有得到什麼驚人的發現足以推翻或是修改許慎的主要學說。相反，倒是發現不少想要否定許慎《說文解字》的嘗試本身不能成立，遠不如《說文》更經得起考古實物材料的考驗。學術史上，當某大宗新材料和某一種新思潮出現之際，出於强調新事物的意義，往往伴生輕易否定傳統的傾嚮。時風一過，又需要我們冷靜下來考慮這些新事物與舊傳統之間的内在聯繫。

然而，這不是把我們的認識水準退回到乾嘉時代奉《說文》爲"小學之淵海，六藝之總龜"的程度上去。人們對真理的認識，往往是沿着"否定之否定"的路綫前進的。第二次的否定，當然不是退回到第一次否定之前的位置，而是一種螺旋形的上升，得到新的更接近真理的位置。自《說文》問世後，在漫長的歲月里，它基本上只是被作爲一部字典被使用和繼承，人們甚少關注其内在文字學意義。清四大家注和吳大澂《說文古籀補》的工作，深入開掘了《說文》的文字學意義乃至古文字學意義。這對魏晉以降至清中葉之前狀態的否定。近代考古材料的出土，開闊了人們對先秦古文字的視野。於是人們發現，《說文》的一些字形不符合古文字實物材料，一些對文字本義的說解不甚合甲骨文或金文的原意，《說文》也似乎不象乾嘉學者所推崇的那樣神聖不可懷疑。這樣，有人認爲，甲骨金文時代到來了，《說文》時代過去了。這又是一次重大的否定。然而近幾十年來中國古文字學研究證明，對先秦古文字的材料發現越多，研究越深入，反而感到越離不開《說文》的幫助。甚至，《說文》中一些過去備受質疑的問題（如"古文"），反而與考古材料相互印證，得到了澄清。這是對《說文》過時無用論的否定。這個否定，不是爲《說文》確實存在的錯誤辯解，也不是回到乾嘉學者奉《說文》爲"小學之祖"的水準，而是站在一個新的高度上——當代科學的高度上，從整體上觀察評價《說文》和許慎學術體系在古文字學史上的地位。本文在這方面獲得的結果是：

——在中國古文字學史上，許慎第一次綜合文獻傳說中的合理因素與古文字實物材料，勾勒出漢字古文字從萌芽、發展直到演變爲今文字的歷史過程，這是許氏對古文字學和整個中國文明史研究最傑出的理論貢獻。

——對漢字起源，許慎在没有掌握陶器刻符、甲骨文這些考古資料的條件下，綜合文獻記載整理出一個漢字起源的過程。從今天古文字學的眼光來看，許慎整理的過程是模糊的，帶有

濃厚的傳説成份。但其中某些核心因素，被當代古文字學研究證明是合理的。

——對進入成熟時期的漢字古文字，許慎無可爭議地掌握了大量實物材料。他在《説文》中蒐集的文字形體，正文或重文，已被當代考古發現的古代文字實物材料證明是可以信賴的。不僅如此，許慎還對蒐集來的古文字形體進行了分類，如古文、籀文、或體，……許慎的分類系統和文字形體，至今是我們研究周秦文字横向關係（地域差别）與縱向關係（歷史演變）必不可少的依據。

——許慎本人生活的時代，是古文字向今文字過渡剛剛完成的時期。對秦統一文字到隸書形成的過程，他作了大體準確的描述。并注意到了過渡時期繁複的各種字體、書體。我們還應指出，許慎著《説文》，訂正文字形體，列舉"正文"，本身就是秦"書同文字"的繼續。

——在勾勒漢字古文字歷史發展過程的同時，許慎還提出了漢字古文字的構成模式，這就是著名的"六書"理論。我認爲，"六書"可分析爲不同層次，同古文字萌芽成長的過程是合拍的。

綜合以上的結果，我們可以説，許慎的《説文解字》是中國古文字學史上的第一部偉大著作。它的問世，標志着古文字學在中國學術史上的發端。這就是我們對《説文》從當代古文字學角度，而不是對乾嘉傳統小學角度所作的評價。

我們把《説文》視爲當代中國古文字學的源頭發端，不僅因爲它在古文字學史上曾作過開拓性的貢獻，還因爲它在當代的古文字研究中仍然發揮積極的影響。

《説文》的體例是，以古文字（篆）爲字頭，以今文字（隸）爲説解。據段玉裁注《説文》的研究，原本《説文》在正文字頭之下，還有一個隸書字頭，然後才是説解。這就更可以看出，許慎著《説文》時有兩個步驟：一是采集古文字，譯爲今文字。二是詮釋字義。這樣一種體例，導出中國文化史中兩類字典模式。

一類是普通字典，它不重視字頭的形體古今之别，只注意字義詮釋。這樣就喪失了《説文》原有的古文字學功能。

另一類以吳大澂《説文古籀補》爲先河。隨着晚清金石學大興，吳大澂增輯了更多的古文字形體補充《説文》，發揚光大了《説文》的古文字學功能，成爲古文字學領域的專門字典。《古籀補》之後又有《古籀補補》及《三補》，并出現了容庚權威性著作《金文編》。幾十年來，這一類型的古文字字典碩果累累，蔚爲大觀。儘管有的仍用《説文》部首編排，有的已不用。但本質上都自《説文》、《古籀補》、《金文編》一系而來。

《説文》所采集的文字材料對古文字考釋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考釋古文字的第一步驟差不多就是對照《説文》的形體。甲骨文面世後，曾出現過一類被唐蘭斥之爲"危險"的古文字考釋方法。其代表者葉玉森自己宣言"孽討三千年上之殘餘文字，若射覆然"。有意思的是，到七十年代還有這類猜謎式的"考釋"。如釋某字"如人張臂向空中上下倒換着抛擲一對彈丸"，某字"一個人張雙臂而單腿跳舞"等等。唐蘭氏批評這是"不用通《説文》，不用識全文，只要獨坐冥思，就可以認識甲骨文字，高談孔子所不知的殷禮了"的"妄人"。語雖尖銳，但批評是擊中要害的。

隨着古文字學的深入，學者對《説文》的重視有增無減。一九八一年的中國古文字討論會收到了相當比重的研究《説文》的論文，以致使人感到，"看來，曾經盛行過的'説文學'又有漸起之勢"。（《中國史研究動態》1981 年第 12 期）

現在對《說文》的運用，已超出了單純對照正文或重文的形體。而是注意總結《說文》內蘊的文字演變規律，以考釋未能直接與《說文》所收形體相對照的古文字。如"偏旁分析法"，是公認的科學考釋古文字原則之一。我們在《說文》正文與重文的部首交換關係中，可以總結出系統的規律。參看卷二表十《說文重文形符更換表》的主表與附表。

我們相信，隨着古文字學的繼續深入發展，用現代科學分析《說文》這一意識的加强，對《說文》基礎理論的開掘和運用，將會出現新局面。筆者曾利用《說文》材料和古文字實物材料，借鑑語言學中"音位"的概念，提出了"漢字形位學"理論①。諸如此類的研究，相信會有更大發展。

下面，讓我們分析一下產生這部偉大著作的歷史文化背景。秦漢是東周各個區域文化出現巨大融合，匯成燦爛新文化的時期，漢朝國勢之强盛，文化之發達，是唐之前中國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司馬遷這樣描繪漢初休養生息後的局面："百姓無内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史記·律書》)"到武帝即位後，"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漬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史記·平準書》)。漢帝國雄據東方，"漢族"、"漢字"、"漢語"……漢的一切，在中華文明史上銘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記。

如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希羅多德、修昔底德于偉大的古希臘，李維于偉大的羅馬帝國，群星照耀着漢代的神州大地，《漢書》寫道："漢之得人，於兹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重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

直到許慎所處的東漢，其間雖經新莽時動亂，但光武中興後，深厚基礎畢竟没有失去作用。光武至和帝時，户數從四百餘萬增至九百餘萬，人口至五千餘萬，仍爲東方之泱泱大國。文化領域中依舊人材薈萃，如班固、鄭玄、張衡、王充……，同西漢司馬遷、董仲舒等一樣，都可稱爲文化史中在某一領域起過開拓性作用的人物。

這就是許慎的時代，這就是萌生古文字學的沃土，這就是拔出《說文》這座山峰的高原。

我們認爲，文化史上新領域的開拓興起，往往是多元因素相互接壤、相互滲透的結果。在本文序言中我們已提出當代中國古文字學是歷史學、考古人類學、語言學交融的成果。同樣，古文字學的源頭《說文》，也是漢代多門學科共同發展、相互影響的結晶。下面分領域作一些分析：

1. 史學

司馬遷《史記》代表了中國傳統史學的最高成就，這里只簡述它與古文字研究有關的方面。根據司馬遷的自述，我們知道他"年十歲則誦古文"(《太史公自序》)。《索隱》："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古文也。"這里的"古文"當是古代文字的泛指。二十歲的司馬遷開始了他的"考古旅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① 請參看筆者《征族字古部蠡測》、《說文重文之綜合研究》兩文，分别提交1980、1981年古文字研究會年會。

(《太史公自序》)我們不能明指他在旅途中接觸了哪些古文字實物材料。但從《秦始皇本紀》的內容來看,司馬遷顯然已搜集了古代碑刻文字。

司馬遷著《史記》所利用的古文字材料,還包括大量先秦文字寫本的古籍。《史記》引用的書目有《春秋古文》、《左氏春秋》、《古文尚書》等,《儒林列傳》明確說"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據金德建統計,《史記》中存《尚書》篇目六十,除二十六合于今文篇目,其他三十四篇均應爲古文(見《司馬遷所見書考》)。司馬遷接任太史令後,"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太史公自序》)。一定還接觸了未經校訂的古籍原本,如《漢書·司馬遷傳》所云:"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又如《國語解叙》也說:"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可知司馬遷用這些古寫本在成帝劉氏等校書之前。

看來,司馬遷爲了其史學研究,作了大量相當于現代"帛書整理小組"或"竹簡整理小組"之類的工作。他無疑是偉大的史學家,但他的史學成就中包含了古文字研究的成就,司馬遷又可視爲兩漢的一位古文字學大師。兩漢的古文字研究一開始就是應先秦史研究的需要而出現,緊緊地包容于史學之中。這充分體現中國古文字學與史學緊密結合的優良學術傳統。

據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許慎著有《史記注》,我們雖不能見其本來面目,但從許慎是我們迄今所知第一個《史記》注家來看,我們不難推斷許氏對太史公的傾心及受後者學術影響的可能。至少,他們對"古文"的可信程度認識,有明顯的學術淵源。司馬遷是廣集材料,使"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自序》),然後判斷標準是"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五帝本紀》)。許慎則是蒐集古文字材料後,用"合以古籀"爲準繩(《說文·叙》)。無論如何,兩漢的史學研究提出了利用先秦文字材料的需要,這是那時期產生古文字研究直接的推動力之一。

2. 經學

漢古文經書被發現,及古文經學派的崛起,是經學史乃至整個中國文化史上的大事件。史載漢所出古文經書主要有:

a. 高祖時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事見《說文·叙》。

b. 景帝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集書,《漢書·景十三王傳》稱其"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者多,與漢朝等"。又云"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藝文志》云魯淹中里出《禮古經》亦在其內。①

c. 武帝末魯恭王劉餘壞孔子宅,欲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用"古字"書寫。事見《漢書·藝文志》及本傳、《說文·叙》。茲後,有孔安國傳祖藏《古文尚書》,見《史記》及《漢書》本傳。

d. 劉向、劉歆父子自成帝以來大規模校遺書,其中包括古文經典。劉歆并要求在太學中建立《左傳》、《毛詩》、《周禮》、《古文尚書》四個古文經博士。事見《漢書》本傳。

e. 西漢末年杜林隨其父在涼州時,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事見《後漢書》本傳。

---

① 見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

f. 西漢昭帝時魯國三老獻《古文孝經》，東漢光武時衛宏校之。事見《上說文表》。

以上這些，應該都是古代文獻的可喜發現。我們當代可以發現二千年以前的竹簡，當時發現只不過幾百年前的古籍，實在不值得懷疑。如同劉歆的名言"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漢書·楚元王傳》)這些發現開闊了漢人對先秦文化的視野，同時，促使人們研究上面的古代文字，也推動了古文字學的發生。古文經學家兼古文字學者的不乏其人，如劉歆、杜林、班固等。

但自漢武帝罷絀百家，獨尊儒術，使經學成爲官學以來。治經就不單是學術問題，而同政治利益結合起來。今文經學派不願放弃自己的正宗地位，便對古文經采取了排斥、詆毁的立場，使兩漢今古文之爭愈演愈烈。

許慎是古文經學旗幟下的大師。他是古文大家賈逵的學生，經學造詣很深，著有《孝經孔氏古文說》、《五經異義》等。時人號稱"五經無雙許叔重"。另一個古文大家馬融也很推崇他。許慎在今古文之爭中，爲古文學派作了很特殊的貢獻——他明確提出著《說文》的宗旨是爲古文經張目，把證實古文經可信的基礎建立在扎實的文字分析上。正如許沖《上說文表》所述："蓋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

針對今文學家不識古文字的致命傷，許慎指出"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說文·叙》)。

今文派不僅自己不考究古文字，更有其甚者，根本否認有先秦古文字存在，把今文經的隸書視爲倉頡以來陳陳相因未經改動的文字，以此來維護今文經的神聖地位。比如這一類的"字義分析"："八推十爲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數"；"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人散二者爲火也"等(《春秋元命苞》)。是不明白 、 、 這樣簡單的古文字象形，而以隸體妄求"本義"。許慎斥責他們說："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說文·叙》)

如前面三章所述，許慎論述了漢字萌芽演進的歷史過程，從理論上肯定了先秦古籀的存在，又集一萬多古文字形體，以六書爲條例，釋義簡明。與今文派的狀況相比，不啻霄壤之別。它"對不懂文字形義，依據隸書穿鑿附會的今文經學說來，是一個嚴厲的駁斥。《說文解字》的編成，正顯示古文經學有堅實的基礎，有力量排斥今文經學。"(范文瀾語，見《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第三章)所以許慎、鄭玄以降，漢今文學派終歸于敗落。

可見，《說文》的意義固然不可以用經學範圍來局限。但兩漢古文經的發現和古文派對今文派的斗爭，無疑也是《說文》誕生的最强催生劑。

3. 金石學

金石學是當代考古學在傳統文化中的前身。"金石"一詞先秦見《墨子》"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傳統金石學即對青銅器、石刻等古物及其銘文的研究。它在文化史上出現過兩大高潮：宋和清，但溯其源頭，可見端倪于先秦兩漢。

先秦典籍不乏對青銅器的記載，最著名的有"九鼎"的傳說。文獻中還記載了文字題銘材

料，如：

《周禮·考工記·㮚氏》有量銘。

《禮記·祭統》有孔悝之鼎銘。

《禮記·大學》有湯之盤銘。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有武王鑑銘、武王盥盤銘、武王觴豆銘、武王劍銘、武王弓銘、武王矛銘。

《左傳》有讒鼎之銘（昭公三年）、刑書（昭公六年，惜無文辭内容）、正考父鼎銘（昭公七年）等。

《國語·晉語一》有商衰之銘。

以上銘文有的文辭同於出土銅器，如李學勤、李零指出中山王十四年鼎"蔑其汋于人旃，寧汋于淵"同武王盥盤銘"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有的文辭太過文學化和哲理化，似不能出現得如此之早。

歷史記載確切的青銅器及其銘文出土，是在兩漢。現將有關文獻記載，列成下表（表一七）①：

從以上銘文内容來看，較先秦古籍記載更爲可信。考古的發達往往與大興水土工程有關，武帝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史記·河渠書》）。《説文·叙》所稱"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是完全可能的。没有進入文獻記載的實例會更多。

上表反映出這樣幾種情況：

其一是青銅器的神秘感逐漸減弱，比較武帝和後來明帝、章帝就可知。這當是出土銅器日多，已不足爲怪的結果。

其二是似乎已經有了一些辨僞的知識，如汾陰大鼎發現後先使者驗過無詐，才進行一系列典禮。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學者們釋讀銘文已有相當高水準。張敞以"好古文字"著稱，他所釋的尸臣鼎銘文，從文辭來看完全可信。他在釋讀時還聯系先周歷史，指出"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宫廟也。"（《漢書·郊祀志》）這是十分可貴的。竇憲得仲山甫鼎時，班固隨軍征匈奴，所以我推測此鼎是班固所釋，其文例也没有疑問。

可見，西漢青銅器的出土和研究，不僅爲許慎提供了古文經、《史籀篇》兩大源頭之外的另一類古文字材料；而且在學術界内形成了一個釋讀古文字的基礎水平，這也必然對《説文》大量的文字釋譯工作産生有益的影響。

4. 語言文字學

秦始皇書同文字之後，如前所述，文字異形大大減少。但是，出于使用文字的慣性和隨意性，一方面東周異體有"漏網之魚"，一方面也會有新的異體出現。所以兩漢時在一般文字學領

① 并請參看巴納《文獻資料所見青銅器的發現——兼論有關中國史料編纂者的真貌》。

事　件	時　間	地　點	銘　文	有關人物	反　應	事　載	備　注
武帝有故銅器，爲齊桓公十年作。	武帝初	不詳	有銘	李少君識其形製及銘文	一宮驚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	《史記·孝武本紀》、《封禪書》	
得鼎。	元鼎元年（116 B.C.）	汾水上	不詳	不詳	建元"元鼎"。	《漢書·武帝紀》	王先謙《補注》曰："得鼎汾水上五字誤增……得鼎應在四年，蓋武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非兩得鼎於汾水上也。"按王説是，元鼎元年未得鼎，得十四年，元鼎年號系追改，是爲當時之制度。
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	元鼎四年六月（113 B.C.）	汾陰魏脽后土營旁	文鏤無款識	巫錦（發現者）天子使者（檢驗者）	改元"元鼎"，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郊拜太一，議封禪，作寶鼎之歌（景星）。	《史記·孝武本紀》、《封禪書》；《漢書·武帝紀》、《禮樂志》、《郊祀志》	
得鼎。	宣帝時	美陽郊東	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張敞釋讀及研究形製	下有司議，多以爲宜薦見宗廟，宣帝依張敞制，止。	《漢書·郊祀志》	
出寶鼎。	明帝永平六年二月（63 A.D.）	王雒山	不詳	廬江太守獻鼎	四月甲子下詔陳鼎於廟，以備器用，賜三公九卿二千石等帛，禁過稱虛譽。	《後漢書·明帝紀》	
於土中得銅鼎。	永平中	葛陵城北祝里社下	楚武王	不詳	不詳	《史記集解》引《皇覽》	
得銅器，形似酒罇。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82 B.C.）	岐山	不詳	不詳	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爲來哉！"	《後漢書·章帝紀》	
竇憲伐匈奴南單于遺憲古鼎，憲上之。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89 A.D.）	塞上漠北	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竇憲（得鼎）班固（釋讀）	不詳	《後漢書·竇融列傳》	據《後漢書·班彪列傳》，永元初，固在竇憲軍中任中護軍征匈奴，憲歸後有重賜，當爲擊匈奴功，非單爲鼎。

表一七　文獻記載兩漢所出青銅器表

域中的正字工作，未嘗中斷。其方法也是沿用秦之《倉頡》三篇，作起規範標準的字書。據《漢書·藝文志》，計有：

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

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

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

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

班固作《别字》十三章。

以上字書的性質，仍同秦之《倉頡》三篇，集字成句，以便諷誦，説不上有進一步的研究。但是，從集合并統計當時到底有多少漢字來説，這些字書有很大功勞。許慎説："凡《蒼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説文·叙》)"按照《藝文志》的統計，除去《凡將》多出《倉頡》究竟多少不可知外，《訓纂》、《别字》一百零二章爲六千一百二十字。兩者都未計入永元時賈鮒的《滂喜篇》。這樣，加上《倉頡》三千三百字，許慎在著《説文》時可見的前代字書所集字，當在八千多至九千多。段玉裁認爲這些是"許之所本也"(《説文解字注》)，是完全正確的。可知，這些字書提供了許慎著《説文》時確定九千多正文字頭的範圍。

另外，正字工作和這些字書都是爲漢代當時的文字狀況服務，不是對先秦古文字的研究。可是，由于漢字的連續性，正字工作必須同理解古文字結合起來。《漢書·藝文志》云："《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這是從正字導出古文字訓故的實例。可惜的是杜林《蒼頡訓纂》、《蒼頡故》均佚，否則我們或許會看到一些《説文》體例的濫觴。還有如漢馬援上書云："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後漢書注》引《東觀記》)這一現象不是東周文字異形的殘餘，但馬援推薦的是通曉古文字的人來正字。他的意思是，這一字産生的原因是使用者不知古來的正確結構，把古文字結構弄明白了，才能正本清源。

所以，兩漢的正字工作無疑也是促進古文字研究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説文》體例本身就體現了古文字研究與正字有機的結合。《説文》九千多個"正文"，就是正字的規範。許慎以古文字爲正體，客觀上爲漢隸正本清源。(更何況據段玉裁研究，原本在篆書字頭下還有一個隸書字頭，那就是爲漢隸直接提供了正字樣板。)《説文》在客觀上所起的正字效果要比前面的字書都大。這是因爲，《説文》不僅羅列字形，而且有分析説解，即不單告訴人們什麼是正字，而且告訴人們爲什麼這樣正。《顔氏家訓·書證篇》載"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説文》所言，子皆云是。然許慎勝孔子乎？……答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就是指《説文》的這一特點。我們説，《説文》是秦書同文的繼續和完成。一千八百年來，儘管字體又由隸而楷，但所依據的字典，都是《説文》一系相傳而來。實際上，今天的漢字系統是《説文》所規範定立的。

兩漢傳統語言學成就很大，不限于文字一個方面。

被視爲傳統訓詁學源頭的《爾雅》，其成書時代有多種推測，看來以"秦漢之間學《詩》者纂

集說《詩》博士解詁”之說較近似(歐陽修《詩本義》),大致西漢儒生積累歷代說經(不一定限于《詩》)成果而成。

《爾雅》的功用是詮釋詞義,其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其一是聯繫一群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詞(單音節的或多音節的)爲一個集團,然後用另一個詞的意義解釋之,即 $A_1, A_2, A_3 \cdots\cdots A_n = B$,如:$\underset{A_1}{\underline{初}}$、$\underset{A_2}{\underline{哉}}$、$\underset{A_3}{\underline{首}}$、$\underset{A_4}{\underline{基}}$、$\underset{A_5}{\underline{肇}}$、$\underset{A_6}{\underline{祖}}$、$\underset{A_7}{\underline{元}}$、$\underset{A_8}{\underline{胎}}$、$\underset{A_9}{\underline{俶}}$、$\underset{A_{10}}{\underline{落}}$、$\underset{A_{11}}{\underline{權輿}}$,$\underset{B}{\underline{始}}$也。(《釋詁》)

其二是意義相關的排比式,即:

$$\left\{\begin{array}{ccc} A_1 & = & B_1 \\ A_2 & = & B_2 \\ A_3 & = & B_3 \\ \vdots & & \vdots \\ A_n & = & B_n \end{array}\right\}$$

如:$\underset{A_1}{\underline{春祭}}$曰$\underset{B_1}{\underline{祠}}$,

$\underset{A_2}{\underline{夏祭}}$曰$\underset{B_2}{\underline{礿}}$,

$\underset{A_3}{\underline{秋祭}}$曰$\underset{B_3}{\underline{嘗}}$,

$\underset{A_4}{\underline{冬祭}}$曰$\underset{B_4}{\underline{蒸}}$。(《釋天》)

排比中還有一類是詞義延伸式的,如: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釋地》)

其三是一對一式的,即 A = B,如:

矢,誓也;舫,舟也;泳,游也;

迨,及也;冥,幼也;降,下也。(《釋言》)

《說文》如前所述,有詮釋字(詞)義的功用。我們可以看到《爾雅》對它的一些影響。

許沖《上說文表》稱《說文》“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蚑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這一叙述同《爾雅》的分類法可能有所聯繫。後者是,除了語詞部分的釋詁、釋言、釋訓外,百科部分有:釋親(相當于人事)、釋宮、釋器、釋樂(相當于王制禮儀),及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釋草、釋木。

《說文》有直接對《爾雅》的引述。據馬宗霍《說文解字引爾雅考》,共二十八字頭。其中除“寇”外,引文均見于今所見之《爾雅》。馬氏說:“《爾雅》雖爲許之所本,而亦不能盡符。”這是很全面的看法。《說文》吸收了《爾雅》的訓詁成果,但没有簡單鈔錄。從體例上看,《說文》全是一對一式的說解字義,同義或近義集團的字,《說文》可以用“互訓”的方式說明。從詮釋内容看,《說文》有不少字比《爾雅》界說更精到,比如“誓”,《爾雅》訓“謹也”,《說文》訓“約束也”,看來後者更好一些。

詞匯的方言差别研究也是西漢開始的。第一部專門著作是揚雄《方言》,全稱《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别國方言》。其體例看來似《爾雅》,也有“$A_1 A_2 A_3 \cdots\cdots A_n$,B 也”的方法,但在這個意義集團中,揚雄分出了方言的因素,如:“敦、豐、厖、夼、幠、般、嘏、奕、戎、京、奘、將,大也。凡物之大貌曰豐。厖,深之大也。東齊海岱之間曰夼,或曰幠。宋魯陳衛之間謂之嘏,或曰戎。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謂之嘏,或曰夏。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奘,或謂之壯。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

曰將。皆古今語也，初别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而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故爲之作釋也。”(《方言》卷一)這種研究方式無疑比《爾雅》更深入。我們知道，秦漢是東周區域文化大融合時期，方言是區域文化特徵的一個方面，所以這一時期的方言研究是順應文化發展潮流而出現的。

我們在第二章討論形聲字時提到過《説文》的方言記載，并請參看卷二表九附 b。據馬宗霍統計，《説文》引方言俗語都百七十餘事，其中見於揚雄《方言》者六十餘事。(《説文引方言考》自序)可知《説文》的方言研究也是既吸收前代學者成果，又有自己發展的。

《説文》時代音韵學尚未誕生，但語音(字音)研究當有萌芽。《説文》中“聲訓”的運用，反映了當時已有的這種風氣。如“天，顛也”；“月，闕也”。不過許慎運用聲訓是很謹慎的，還伴有形體的證明。到後來劉熙《釋名》就有見聲不見形，流于牽强附會的偏頗，所以它的發展方向不是釋義的字(詞)典，而是探索聲韵、語源。

從上面論述來看，《説文》與兩漢的一般語言文字學發展狀況，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5. 哲學思想

許慎不是哲學家，《説文》也不是哲學著作，但是分析這樣一部在文化史上有重大影響巨著的成因，不可能迴避思想哲學上的背景。

兩漢的思想史或稱哲學史，本身就是非常巨大的研究領域。這里只能就許慎的思想特點，談一點有關問題。我們認爲，許慎具有鮮明的科學人文主義思想色彩，它是兩漢歷史上反正宗神學思想傳統的産物。

許慎的思想可能有這樣一些來源：

其一，古文經學派中反讖緯神學的進步思想家。兩漢的正宗神學發展大致有兩個階段，先是“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漢書·五行志》)。其特點是《春秋》大一統，以陰陽五行解經，從而説明社會、歷史、倫理的一切秩序；天人感應，人君天命而立，天意由災異祥瑞體現，等等。其説爲武帝所宗。至此，先秦孔子的儒學，變成了董仲舒宗教化的今文學。侯外廬把董氏比諸西方哲學史上奥古斯丁(Aurelins Augustinus，354—430)非常恰當。再是圖讖將今文學中神化的部份惡性膨脹，東漢初建，劉秀于中元元年“宣布圖讖於天下”(《後漢書·光武帝紀》)。從此，堅持先秦儒學“子不語怪力亂神”而不信讖緯者，反會遭到“非聖無法”的可怕罪名。古文經學者中也有比較圓滑，搞政治手腕迎和讖緯的。但也有堅持理性，險以身殉的，如“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後漢書·賈逵傳》)。

許慎雖是賈逵的學生，但也許正是不能像老師那樣“附會文致”，所以儘管“五經無雙”，也不得顯貴。許慎雖然没有正面批評神學，但作爲一個文字學家和經學家來説，我們可以在具體的文字説解和經義詮釋中看到他思想的火花。

“天”的定義是天人感應説的一個重要命題，如《白虎通義·天地》：“天者何也？天之爲言鎮也，居高理下爲人鎮也。”這里的“天”就成有意志的最高統治者。

《説文》：“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顛是人腦囟門，“大”是人體象形，上加“一”，爲 ，即“顛”的所在。用“人腦門頂上至高無上”來釋何爲“天”，没有神秘色彩。許慎甚至還説“天大地大人亦大”(釋“大”字)，“人，天地之性最貴者”(釋“人”字)，與今文學的天人關係説明顯對立，表現了可貴的人本主義思想。

在今文家眼中,“天”有意志,甚至四季變化都表現了天的感情。董仲舒云:“春之爲言,猶偕偕也;秋之爲言,猶湫湫也。偕偕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愁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愁。”(《春秋繁露·陽尊陰卑》)

《説文》則用農作季節特點來説“春,推也,從屮從日,春時生也,屯聲。”“秋,禾穀熟也。”

寫到這里,我們不能不想起東漢偉大思想家王充的“天地之性,自然之道”、“天道無爲”等觀點。王充的思想體系,已超出了古文經學派的範疇,而我們看到許慎的“天”、“人”思想,也越過了一般古文學者的水準,接近于反神學更徹底的王充。

許慎不信讖還可以用第一章討論到的倉頡造字説來證明。我們已經介紹過,許慎以前的倉頡傳説大致分爲三個層次,許慎采用了先秦和漢諸子的合理記載,而摒棄了緯書中“龍顔”,“生而知書”、“受河圖”一類荒誕故事。這也或與王充“聖人不能神而先知”的思想(《論衡·知實篇》)及“天安得筆墨而爲圖書乎”(《論衡·自然篇》)的批判有關。

有的研究者僅依靠引董仲舒“一貫三爲王”等少數例字,就説許慎在《説文》中也宣揚神學迷信。這是不公正的。對《説文》全書九千多字條的統計,説解雜有陰陽五行神話色彩的約五十條,占5.5%左右。當然從整個體系來看,《説文》的宗旨同今文讖緯的神學是涇渭分明的。在評論古人思想時,我們不能要求他脱離時代。只要看到桓譚、鄭興、尹敏等悲劇,我們就可以明白,爲什么賈逵上書言《左傳》合于讖緯,才爭立了古文經博士,爲什么鄭玄打破家法,融雜兩家,才能最後壓倒今文派。兩漢哲學斗爭的結果,未能象西方啓蒙學者那樣較徹底地取得人文主義的勝利,而是導致折衷主義的正宗地位,這是歷史的局限。我們當然不能苛求于許慎。

其二,許慎的思想還源于漢代自然科學家的成就。

漢代不少古文經學家本身就是自然科學家,如劉歆是數學家,張衡是數學家,更是大天文學家。張衡反對讖緯神學非常堅決,這同他科學造詣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從我們了解到的資料看,没有發現許慎曾專門從事過自然科學研究,但是,他無疑吸收了當時的許多研究成果來充實自己。

日食是推災異的一個大題目。今文家云:“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毁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後漢書·丁鴻傳》)”

許慎則説:“月高則食虧於上,月下則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中而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得見而日食既也。日食實是月映之也。但月光之所在則日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物食之,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也。(《五經異義·左傳桓公三年疏》)”

以這樣的見解注經,不僅要有反妄推災異的勇氣有關,同時還要具備“日食實是月映之”的科學知識。應該説,許慎對張衡時代已獲得的天文學等科學知識是相當了解的。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説文》記載了衆多科學領域的知識:

植物學領域,僅卷一《艸》部的四百四十五條説解,就有大量的草本植物知識,表現出對這些植物特徵、分類、産地、用途等,有很詳細的觀察。卷七《禾》、《黍》、《米》等部,有豐富的農業生産知識。

動物學領域，卷二《牛》部反映出對牛不同生長期、不同形態、生理活動的了解。其他如卷四《羊》部，卷九《豕》部、《豸》部，卷十《馬》部、《鹿》部等，都是漢代動物學寶貴記載。有意味的是，還出現了"屬"的分類概念，如"麋，鹿屬"；"豺，狼屬"。

地學領域，如卷六《邑》部有一百六十餘處地名；卷十一《水》部有一百三十條左右河流名，并說明源頭流向，不僅詳于《禹貢》，還多于《水經》。

其他如醫學、手工業、礦物學等等，不勝枚舉。《說文》堪稱漢代的一部小型百科全書。

其三，兩漢學者的治學方法論。其中如：

司馬遷的歷史哲學：

同董仲舒五行三統歷史模式的循環論不同，司馬遷歷史哲學的核心是變。在《報任安書》中提出"通古今之變"，《太史公自序》云："繼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

司馬氏治史是要觀察記載歷史的變化，這就是他所自稱的"原始察終"。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明了司馬遷史學對許慎古文字研究的影響。這里所要補充的是，許慎用以觀察研究古文字演變的方法，正是司馬遷提倡的"原始察終"——以儘可能占有的文獻資料和實物材料，考究漢字的古今之變。

司馬遷的"博"和劉安的"雜"：

司馬遷的廣博是治史的重要修養。他自己說"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又云"罔羅天下放失舊聞"(《太史公自序》)。後人如班固所評"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漢書·司馬遷傳》)。劉知幾云："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史通·書志》)"張守節云："貫紬經傳，旁搜史子。(《史記索隱序》)"

《漢書·藝文志》將《淮南内篇》、《淮南外篇》列入"雜家者流"。劉安《淮南鴻烈》集合多人執筆寫成，陰陽、儒、道、名、法畢集。自稱："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之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要略》)"該書嚴格來說是"駁雜"，而不是"廣博"。但是，在學術史上看，這樣雜揉百家之言的著作不是空前(前有《呂氏春秋》類似)，而真是絶後。自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學。經學成爲學術文化定于一尊的主宰。《藝文志》評雜家是"漫羨而無所歸心"，即對文化的定于一尊有離心傾向。從這一點看，《淮南鴻烈》的"駁雜"對保存闡揚古代子學，衝擊學術界窒息氣氛，有進步的意義。

許慎不僅注過《史記》，還注過《淮南鴻烈》，其一部份内容尚可輯出。許氏選中這兩部書爲之作注并非偶然。《說文》之"博"和"雜"，有來自這兩部書的影響。《說文》的文字發展史參照了《易·繫辭》古史系統，但如前所云，也采集了先秦兩漢諸子之說。文字材料主要來源除古文經、《史籀篇》和字書外，還有"博采通人"，廣引各種古籍，從可明來源的引書看，有小說家——《伊尹》、《師曠》，墨家——《墨子》，道家——《老子》，法家——《韓非子》，兵家——《司馬法》，雜家——《呂氏春秋》、《淮南子》，以及楚辭、律曆……可謂三教九流。頗有司馬遷"貫紬經傳，旁搜史子"和劉安雜揉百家的意味。研究古文字和著述字典，需要通才型的學者，許慎出身于古文學派，但認識範圍又不爲儒家所局限，故能當此大任。

王充“效”、“證”、“驗”的認識論：

東漢大思想家王充説“事莫明于有效，論莫定于有證。空言虚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論衡·薄葬篇》)。確定“效”和“證”的方法是“驗”，或稱爲“實驗”。如《雷虚篇》以五種方法實驗雷擊後的狀況，故云：“夫論雷之爲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虚妄之言。”真理經得起驗證而迷信虚妄可不顧事實信口開河，所以王充提出的確是認識真理的可靠途徑。

許慎的方法是“信而有證”(《説文·叙》)，就是文字字形有古文字材料的驗證(合以古籀)，文字説解有典籍運用的驗證。如果没有資料證明、寧可不發議論，“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這與今文讖緯家空口説經，天馬行空式的“文字説解”，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從以上幾方面看，許慎吸取兩漢哲學思想的優秀方面，形成了他重理性、反神學、尊重自然科學、驗證求實的思想特徵，并以此指導《説文》的著述。從其思想特徵和《説文》的豐富内容來看，我們不禁聯想到，許慎同十八世紀法國啓蒙運動中的百科全書派有某些相似之處。許氏應該視爲中國公元一世紀時的傑出人文主義者。

在結束全文之前，我們再簡述三個範圍稍遠一點的問題。

其一，從其他民族古文字學的角度來看《説文》的學術地位。

古文字是人類文明的火花，除了中國的漢字古文字之外，世界各人類文明搖籃，都發現古代文字。如埃及的聖書字(Hieroglyphic)、僧侶字(Hieratic)和世俗字(Demotic Characters)；米索波托密亞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Cuneiform Characters)；愛琴海區域米諾斯文化的象形文字和綫形文字甲、乙；印度哈日帕文化的印章象形文字；美洲的瑪雅文化古文字；日本古代的繪文字(象形文字)、綫文字等。各文明的古文字是平行地在各自的文化區域里生長發展起來的，見卷二表十五。不可能由某一種文字傳播到世界各地。一些“不約而同”的特點，説明了人類創造使用文字的思維方式有共同的一面。

我們在第一章曾經用古埃及聖書字的例子來説明“指事”。許慎在《説文·叙》中提出的古文字理論，對説明人類創造使用古文字的共性有没有意義，是一個饒有興味的研究課題。

第二章曾經討論了六書中的第二層次：會意、形聲(含假借)。我們認爲埃及聖書字主要源于象形是没有疑問的，除前面説明有指事痕迹外，同於六書第二層次的情況也明顯存在。

以下這些聖書字頗有“會意”意味：

，以酒沃地，意爲“酹”或“純貞”。

，十字路加圈，意爲“小鎮”。

，前面説明過 意爲播稱的田地，兩叠加，兩塊田地，表包括上、下埃及兩地合稱的埃及。

，人扶杖，意爲“老”或“依靠”。

，人直立持杖，意爲“官”。

，天下加星，意爲“夜”或“暗”。

有一常見符號 ，表上埃及，表下埃及，合義爲“上下埃及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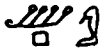
這類材料不乏于其他民族，如夏威夷岩畫有 、 ，大人形中小人形，釋“孕”。西方學者稱“示意式”，或“字謎式”。中國公元一世紀時就有了“會意”這個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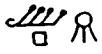
形聲是古文字時期漢字生長的主要途徑。古埃及聖書字中最重要的部份就是形聲法構成的，它包括聲符（只表聲）、意符（聲意兼表）、類符（限定詞義類別的後綴，不表聲）三部份。同漢字對應的話，類符相當于形符。

如果一組字聲符相同，類符不同，同聲不同義：

接受、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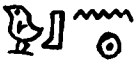
掌尺

 雕象

 日光、白晝

讀 ǰsp，音全同。

如果一組字類符相同，聲符不同，則這組字意義上有聯繫而讀音不同：

 ，⊙ 是類符，即日，其他三個表音 wbn，全部意爲“照耀”。

，音 ʒt，意爲“瞬息”。

，音 ḥd，意爲“明亮”。

，音 wrš，意爲“費某人的時間”。①

這同漢字形聲的原則是一致的。不同點是，公元前三千年的聖書字的聲符已經固定化、字母化了。

以上這方面的比較研究，隨着各國古文字學者對其他種類古文字了解的增多，會逐漸深入下去。

在各種古文字的釋解研究歷史中，《説文》的地位是非常獨特的。世界上其他各種古文字的釋解，主要是兩條途徑。

一是對照法，如 1799 年法國傑出的學者 Champollin 研究了發現于尼羅河口的 Rosetta 石。這塊石碑用古埃及聖書字、俗體字、古希臘文書寫歌頌新王即位的同一内容——堪稱古埃及三體石經，這樣就提供了打開古埃及文字大門的鈅匙。另外，古代西亞文字也是借助三種文字刻成的 Behistun 銘文，才于十九世紀中葉得以讀通。

二是密碼破譯法，這是依靠古文字材料内部規律的歸納、排列、總結，用數學模式的解譯途徑。1953 年 M. Ventris 和 J. Chadwick 用此法解譯了米諾斯文化中的綫形文字乙。

唯有中國古文字，是用歷史比較法釋解的。許慎在一千八百年前古今文字過渡剛剛完成

---

① 以上埃及古文字字例，主要取自：INTRODUCING EGYPTIAN HIEROGLYPHS by BARBARA WATTERSON 1981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Edinburgh。

時，就爲後人準備了一部古今文字歷史比較字典。我們不需要等待 Rosetta 石那樣僅僅是一篇文章内容的對照材料。而已經持有如此細致的比較系統。宋人已經可以基本準確地釋讀青銅器銘文的常用字，甲骨文在 1899 年被發現後，不過五年時間即有孫詒讓之《契文舉例》。中國古文字解釋工作相對來説更爲科學、迅速，我們不能不爲有《説文》這樣一部獨特的巨著而感到幸運。試想，如果托勒密時代或羅馬時代就有學者編纂一部歷史比較字典并能流傳下來，那後代的埃及學就會是很不相同的面貌。自然，這個"有"和"無"的差别背後，有歷史文化的不同背景。古埃及人同現代埃及人人種不同，語系不同(古埃及語是閃—含語系 Semito-Hannitic)，多次被異族統治乃至亡國。而漢族文化(包含漢字)至少穩定地延續了三千年。進一步深究，又涉及到漢字爲何不能像聖書字那樣在古文字時期就有高度表音的字母化，本文就不能多加討論了①。

其二，《説文》在中國文化史其他領域的影響。

除古文字學之外，不言而喻，《説文》影響最大的是在一般語言學領域。我們已經説過，《康熙字典》一路的字典，就是從《説文》承緒而來的，直到當代的《中華大字典》等，没有實質的改變。《説文》在清代引出了三條研究路綫。一條是吴大澂的古文字之學；一條是訓詁，以段玉裁爲代表，《説文解字注》是傳統訓詁學的顛峰，又是傳統訓詁學與現代漢語詞匯學的中介，其影響至今不衰；一條是聲韵，如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段氏的《六書音韵表》。總之，語言文字學的各領域都有《説文》的影子。

《説文》是漢字的研究，書法是漢字的藝術，兩者有内在的聯繫。我們在第三章討論了《説文·叙》的"秦書八體"、"新莽六體"、"漢興有草書"等。秦漢時的字體，只有篆、隸兩種，以上所稱的大多是書法史上的書體。中國書學史上第一部重要專著，西晉衛恒的《四體書勢》，就是對《説文》這方面的闡發，每論一體，先引許説，然後從書法角度展開。所以我們認爲，中國書學是從《説文》中發育出來的②。

《説文》的百科性條目，是各學科領域寶貴歷史文獻。如古器物的名物訓詁有益于今天的考古發現。其他如自然科學領域，就不再羅列了。

其三，我們注意一個與評價《説文》相關的學術思潮，談一下簡單的看法。

近幾十年來，重新深入評價先秦重要典籍，如《左傳》、《周禮》……是學術領域中引人矚目的主題之一。這是對清以來今文經學派和疑古派辨僞過頭，把重要古文經典一概斥爲"僞書"的重大糾正。姑且把力主恢復古文經籍真實地位的學術思潮稱爲"新古文派"吧。我們説，"新古文派"否定今天派排斥古籍，并不是要回到兩漢古文派的水準去。這一個"否定之否定"，達到了學術史上新的歷史高度。"新古文派"超越了今古文學的門户之爭，超越了純文獻考據的傳統方法。其特點是依賴科學出土的考古材料，評價古典經籍的真僞，探討古籍記載的科學價值。如對《左傳》、《周禮》，以及最近提到的《古文孝經》③《文子》④等。其最終目的當然不是恢復古文經學派的家法，而是正確估價中國古代文明。

---

① 用最簡單的話來解釋這一複雜問題，就是："漢語詞的單音節特點使得漢字成爲最適于表現它的書面工具，因而不可能走上拼音道路。

② 請參看《大學書法》上編第一章。

③ 參看胡平生《日本古文孝經孔傳的真僞問題——經學史上一件積案的清理》，《文史》第二十三期。

④ 參看李學勤《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

《說文》、古文字、古文經典之間自東漢以來就是血肉相關。“新古文派”的主力陣容集中于古文字學界絶非偶然。在當代的學術領域里，如果本文能成爲“新古文派”思潮的一小朵浪花，那就是我的願望所在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畢第三稿于 A. N. U.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六日定稿

《说文解字》与中国古文字学

卷二　图表之部

THE SHUO-WEN CHIEH-TZU

THE DAWN OF STUDIES OF THE ANCIENT CHARACTERS

Volume II —The Tables

LIST OF TABLES

Vocabulary of Table Headings 201

TABLE 1. A Collation of the Totals of *Cheng-wen* Standard Characters in the *Shuo-wen chieh-tzu* 205

TABLE 2. A Collation of the Totals of *Ch'ung-wen* Variant Characters in the *Shuo-wen chieh-tzu* 240

TABLE 3. A Comparison of Titles of Office in the *Chou-li* with those Found 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of Chou 267

TABLE 4. Records of Chou Institutions as Found in the *Chou-li* and 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295

TABLE 5. *Shuo-wen Ch'ung-wen* Variant Characters and Their Parallels 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308

TABLE 6. *Shuo-wen Cheng-wen* Standard Characters and Their Parallel Forms in Oracle B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356

TABLE 7. The Genealogy of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374

TABLE 8. *Hsing-sheng*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in the *Chin-wen-pien* 457

TABLE 9. Interchanges of the Phonetic Elements Attending the *Shuo-wen Ch'ung-wen* 475

TABLE 10. Interchanges of Radicals Amongst the *Shuo-wen Ch'ung-wen* 502

TABLE 11. The *Li-pien* Process (the Evolution of Pre-Ch'in Character Forms into Ch'in and Han Character Forms) ····· 529
TABLE 12. Eastern Chou Character Composition and its Continuation in Han Period *li-shu* Characters ····· 551
TABLE 13. *Shu-shu* Title Script ····· 560
TABLE 14. The *Ts'ao-shu* Cursive Style of Han ····· 566
TABLE 15. Ancient Scripts of Other Cultures ····· 574

Vocabulary of Table Headings

系統	system
版本	edition
數字	number of characters
部	section
卷	volume
大徐	Ta-hsü
小徐	Hsiao-hsü
孫星衍本	Sun Hsing-yen's edition
陳昌治本	Ch'en Ch'ang-chih's edition
靜嘉堂本	Seikadō edition
續古逸叢書	*Hsü ku-i ts'ung-shu*
祁本	Ch'i edition
小學彙函	*Hsiao-hsüeh hui-han*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	Combined Wu Ch'eng-chang and Ku-li Ch'ü editions
四部叢刊	*Su-pu ts'ung-kan*
自稱數	supposed number
實數	actual number
備注	remarks
重文分類	typologies of *ch'ung-wen*

古文	*ku-wen*
篆文	*chuan-wen*
籀文	*chou-wen*
或體	*huo-t'i*
引書	*yin-shu*
通人說	*t'ung-jen-shuo*
俗字	*su-tzu*
秦刻石	*ch'in-k'o-shih*
奇字	*ch'i-tzu*
其他	others
大徐有小徐無之重文	*ch'ung-wen* in the Ta-hsü recension but not in the Hsiao-hsü
小徐有大徐無之重文	*Ch'ung-wen* in the Hsiao-hsü recension but not in the Ta-hsü
卷首自稱之數	supposed number in each volume
每卷中部自稱數總和	supposed totals in each section of each volume
小徐祁	Hsiao-hsü recension(ch'i edition)
小徐宋	Hsiao-hsü recension(Sung edition)
周禮官名	official titles in Chou-li
銘文官名	official titles 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器物	relics
年代	age
有關銘文內容	content of relevant archaeologicall documents
材料來源	source of data
周禮	*Chou-li*
考古材料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説文	*shuo-wen*
形體	shapes
系別	regions
楷書	*k'ai-shu*
正文	*cheng-wen*
甲骨文	oracle bone script
商周銅器銘文	Shang and Chou Dynasties bronze inscriptions
商西周	Shang and Western Chou
東周	Eastern Chou
西土	Western Regions
東土	Eastern Regions
秦系	Ch'in genealogy
楚系	Ch'u genealogy
三晉中原系	San-Chin (Central plains) genealogy
北方系	Northern genealogy
齊系	Ch'i genealogy
春秋	Ch'un-Ch'iu
早期	Early Period
中期	Middle Period
晩期	Late Period
戰國	Chan-kuo
秦	Ch'in Dynasty
形聲字	*Hsing-sheng* characters
計數	number
初文	*ts'u-wen*
孳乳字	*tzu-ju-tzu*
孳乳字見説文	*tzu-ju-tzu* seen in the *Shuo-wen*
重文結構及類別	the construction of *ch'ung-wen* charac-

	ters and their typology
換用聲符及字音	the exchanged phonetics and their sound
通言	*t'ung-yen* (common language)
方言	dialect
更換之聲符	exchanged phonetics
聲符	phonetic
聲母	*sheng-mu*
韵母	*yün-mu*
換用形符	the exchanged radicals
春秋早期以前	Early Ch'un-ch'iu and before
春秋中期	Middle Ch'un-ch'iu
春秋晚期	Late Ch'un-ch'iu
西漢	Western Han
中晚期	Middle and Late Period
東漢	Eastern Han
出現隸體因素	Embryonic *li-shu*
隸體結構基本定型	Formative *li-shu*
成熟的隸書	Mature *li-shu*
非部首字	non-radical characters
東周文字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漢隸	Han *li-shu*
合計	Total
制度	system
階段	stages
部首字	radical characters

TABLE 1

A Collation of the Totals of *Cheng-wen* Standard Characters in the *Shuo-wen chieh-tzu*

It is stated in the *Shuo-wen chieh-tzu* Postface that there are 9 353 *cheng-wen* —the standard forms of characters—in the 540 sections which comprise the 14 volumes of the *Shuo-wen*. However, the *cheng-wen* in the extant editions of the text do not tally with this number. There are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the supposed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each section and the actual number; between the supposed total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the sections making up one volume and the supposed total number of *cheng-wen* in the volume itself; and between the supposed total number of *cheng-wen* in the volumes composing the whole text and the supposed number of the *cheng-wen* in the entire text itself.

Several Ch'ing Dynasty *Shuo-wen* scholars have made calculations and collations in regard to these discrepancies. For example, Wang Ming-sheng's count is 9 426 *cheng-wen* characters (see his *E-shu-pien*, Vol. 17), and Tuan Yü-ts'ai stat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Ta-hsü* recension there are 9 431 *cheng-wen*, that is, 78 more than the original number (see his *Shuo-wen chieh-tzu chu*, Vol. 15).

In my opinion, the *Ta-hsü* and *Hsiao-hsü* arrangements both ha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certain respects, so I have collated data from both recensions.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is Table the following editions of the *Shuo-wen* have been consulted.

A. *Ta-hsü* editions:

1. Sun Hsing-yen's edition which is a re-cut (by Ch'en Ch'ang-chih) of a Sung Dynasty edition—photographically reproduced by *Chung-hua shu-chü* , 1963.
2. Seikadō edition in the *Zoku Koitsu sosho*—this is a photographic reproduction of a Sung edition.

B. *Hsiao-hsü* editions:

1. Ch'i's edition in the *Hsiao-hsüeh hui-han*, of which five incomplete sections are incorporated in the *Ssu-pu pei-yao*.

2. *Ssu-pu ts'ung-k'an* edition which is a photographic reproduction of the combined *Wu Ch'eng-chang* and *Ku-li Ch'ü* Sung editions.

As a result of this collation it may be demonstrated that the actual number of *Cheng-wen* in the two editions of the Ta-hsü recension is 9 429 that is 76 more than the Postface account. The actual number of *cheng-wen* in the two editions of the Hsiao-hsü recension is 9 442, that is ,89 more. It is further evident that the Ta-hsü recension has 15 Ta-hsü characters that the Hsiao-hsü has not, while the Hsiao-hsü recension has 18 that the Ta-hsü has not. By collating the two recension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maximum actual number of *cheng-wen* characters in present day versions of the *Shuo-wen* is 9 449, i. e. 94 more than the original total of 9 353.

The items marked with " • " in the remarks column signif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upposed number and the actual number, but the actual number in the Ta-hsü and Hsiao-hsü recensions is the same.

表一：

《說文解字》正文字數校勘表

《說文·叙》云："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而今本《說文》所見之正文字數，已不符 9 353。而且，各部自稱字數與實際字數之間、各部自稱字數之和與各卷自稱字數之間、各卷自稱字數總和與全書自稱字數之間，也有不符之處。清代的治《說文》學者，作過這方面的統計校訂，如王鳴盛攷訂正文多七十三，即 9 426；（見《蛾術編》卷十七《說字三·所收字數》）又段玉裁云："今依大徐本所載字數覈之，正文九千四百卅一，增多者七十八文。"（見《說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我認爲大、小徐系統的版本互存有無，所以采取了兩個系統互校的方法。

大徐系統采用的版本是：

1. 孫星衍覆刻宋本，即中華書局 1963 年影印的陳昌治刻本。

2. 靜嘉堂《續古逸叢書》影宋本。

小徐系統是：

1.《小學彙函》所收祁氏本，其中所殘五部，據中華書局四部備要之小學彙函校本補入。

2.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宋本，即烏程張氏本與古里瞿氏本之合併。

校訂結果是：大徐兩種實數爲 9 429，增 76；小徐兩種實數 9 442，增 89。大徐有 5 正文小徐無，小徐有 18 正文大徐無。綜合兩者，今天所看見《說文》正文實際最高數爲 9 447。

備注欄中加·者，該部有自稱數與實數等方面的出入，但大小徐實際數字相同。

卷	部	系統 / 版本 / 數字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一上（小徐卷一）	一		5	5	5	5	5	5	5	5	
	丄		4	4	4	4	4	4	4	4	
	示		60	63	60	63	65	68	65	68	小徐將大徐新附之禰，祧，祆，祚爲正文，又多禧
	三		1	1	1	1	1	1	1	1	
	王		3	3	3	3	3	3	3	3	
	王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玨		3	3	3	3	3	3	3	3	
	气		2	2	2	2	2	2	2	2	
	士		4	4	4	4	4	4	4	4	
	丨		3	3	3	3	3	3	3	3	
一下（小徐卷二）	屮		7	7	7	7	7	7	7	7	
	艸		445	445	445	445	440	445	440	445	
	蓐		2	2	2	2	2	2	2	2	
	茻		4	4	4	4	4	4	4	4	
合			672	672	672	672	274/465 739	219/458 677	274/465 739	219/458 677	小徐多5字
二上（小徐卷三）	小		3	3	3	3	3	3	3	3	
	八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系統 / 版本 / 數字 / 卷	部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二上（小徐卷三）		5	5	5	5	5	5	5	5	
		3	3	3	3	3	3	3	3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180	180	180	180	182	180	182	180	
		1	1	1	1	1	1	1	1	
		6	6	6	6	6	6	6	6	
		2	2	2	2	2	2	2	2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3	3	
二下（小徐卷四）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3	3	
		118	118	118	118	118	118	118	118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卷	部	系統 / 版本 / 數字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4	4	4	4	4	4	4	4	
			2	2	2	2	2	2	2	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3	3	3	3	3	3	3	3	
			85	85	85	85	86	86	86	86	小徐多蹴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5	5	5	5	5	5	5	5	
			3	3	3	3	3	3	3	3	
合			693	693	693	693	692/326 1018	369/325 694	692/326 1018	369/325 694	小徐共多1
三上（小徐卷五）			6	6	6	6	6	6	6	6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3	3	
			4	4	4	4	4	4	4	4	

系統 / 版本 / 數字 / 卷 / 部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9	9	9	9	9	9	9	9	
	2	2	2	2	2	2	2	2	
	245	(249) 247	245	(249) 247	248	247	246	247	大徐註誤兩字重出，實爲 247
	4	4	4	4	4	4	4	4	
	6	6	6	6	6	6	6	6	
	3	3	3	3	3	3	3	3	
	4	4	4	4	4	4	4	4	
	3	3	3	3	3	3	3	3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4	4	4	4	4	4	4	4	
（小徐卷六）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3	3	

卷	部	大徐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自稱數	大徐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實數	大徐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自稱數	大徐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實數	小徐 祁本（小學彙函）自稱數	小徐 祁本（小學彙函）實數	小徐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自稱數	小徐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實數	備注
三下	革	57	59	57	59	59	59	59	59	
	鬲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鬲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𠂤	4	4	4	4	4	4	4	4	
	鬼	8	8	8	8	8	8	8	8	
	鬼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弓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尸	2	2	2	2	2	2	2	2	
	屮	2	2	2	2	2	2	2	2	
	屮	2	2	2	2	2	2	2	2	
	彐	3	3	3	3	3	3	3	3	
	彐	4	4	4	4	4	4	4	4	
	彗	2	2	2	2	2	2	2	2	
	彑	3	3	3	3	3	3	3	3	
	臼	4	4	4	4	4	4	4	4	
	臣	3	3	3	3	3	3	3	3	
	殳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殺	2	2	2	2	2	2	2	2	

系統 / 版本 / 數字 / 卷	部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尸	3	3	3	3	3	3	3	3	
	寸	7	7	7	7	7	7	7	7	
	殳	2	3	3	3	3	3	3	3	•
	殳	3	2	3	2	2	2	2	2	•
	攴	77	77	77	77	78	78	78	78	小徐多數字
	敔	2	2	2	2	2	2	2	2	
	卜	8	8	8	8	8	8	8	8	
	用	5	5	5	5	5	5	5	5	
	爻	2	2	2	2	2	2	2	2	
	爻	3	3	3	3	3	3	3	3	
合		630	635	630	635	633/300 933	334/302 636	633/300 933	334/302 636	小徐共多1字
四上（小徐卷七）	㬎	4	4	4	4	4	4	4	4	
	目	113	113	113	113	113	113	113	113	
	眀	3	3	3	3	3	3	3	3	
	眉	2	2	2	2	2	2	2	2	
	盾	3	3	3	3	3	3	3	3	
	自	2	2	2	2	2	2	2	2	
	皆	7	7	7	7	7	7	7	7	

卷	部	系統 / 版本 / 數字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鼻	5	5	5	5	5	5	5	5	
		䎽	2	2	2	2	2	2	2	2	
		䎽	2	2	2	2	2	2	2	2	
		羽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隹	39	39	39	39	39	39	39	39	
		奮	3	3	3	3	3	3	3	3	
		萑	4	4	4	4	4	4	4	4	
		丫	3	3	3	3	3	3	3	3	
		首	4	4	4	4	4	4	4	4	
		羊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䍐	2	2	2	2	2	2	2	2	
		䍐	2	2	2	2	2	2	2	2	
		雠	3	3	3	3	3	3	3	3	
		雠	3	3	3	3	3	3	3	3	
		烏	116	115	116	115	116	115	116	115	•
		烏	3	3	3	3	3	3	3	3	
四下（小徐卷八）		華	4	4	4	4	4	4	4	4	
		華	3	3	3	3	3	3	3	3	

系統 / 版本 / 數字 / 卷	部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𠂤	2	2	2	2	2	2	2	2	
	𠂤	3	3	3	3	3	3	3	3	
	𠂤	3	3	3	3	3	3	3	3	
	𠂤	2	2	2	2	2	2	2	2	
	𠂤	3	3	3	3	3	3	3	3	
	𠂤	3	3	3	3	3	3	3	3	
	𠂤	9	9	9	9	9	9	9	9	
	𠂤	5	5	5	5	5	5	5	5	
	𠂤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𠂤	4	4	4	4	4	4	4	4	
	𠂤	3	3	3	3	3	3	3	3	
	𠂤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𠂤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𠂤	3	3	3	3	3	3	3	3	
	𠂤	62	64	62	64	64	64	64	64	
	𠂤	3	3	3	3	3	3	3	3	
	𠂤	3	3	3	3	3	3	3	3	
	𠂤	2	2	2	2	2	2	2	2	

系統 / 版本 / 數字	部	大徐				小徐				備注
卷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合	耒	7	7	7	7	7	7	7	7	
合	㝉	39	39	39	39	39	39	39	39	
合		748	746	748	746	640 / 356 996	384 / 362 746	640 /	384 / 362 746	大徐小徐相同
五上（小徐卷九）	朴	144	144	144	144	145	144	145	144	•
五上（小徐卷九）	㮚	2	2	2	2	2	2	2	2	
五上（小徐卷九）	丌	7	7	7	7	7	7	7	7	
五上（小徐卷九）	巨	2	2	2	2	2	2	2	2	
五上（小徐卷九）	工	4	4	4	4	4	4	4	4	
五上（小徐卷九）	巫	2	2	2	2	2	2	2	2	
五上（小徐卷九）	巫	2	2	2	2	2	2	2	2	
五上（小徐卷九）	甘	5	5	5	5	5	5	5	5	
五上（小徐卷九）	曰	7	7	7	7	7	7	7	7	
五上（小徐卷九）	乃	3	3	3	3	3	3	3	3	
五上（小徐卷九）	丂	4	4	4	4	4	4	4	4	
五上（小徐卷九）	可	4	4	4	4	4	4	4	4	
五上（小徐卷九）	兮	4	4	4	4	4	4	4	4	
五上（小徐卷九）	号	2	2	2	2	2	2	2	2	
五上（小徐卷九）	亏	5	5	5	5	5	5	5	5	

系統 / 版本 / 數字 / 卷	部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合	2	2	2	2	2	2	2	2	
	喜	3	3	3	3	3	3	3	3	
	豈	5	5	5	5	5	5	5	5	
	䖒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豈	3	3	3	3	3	3	3	3	
	豆	6	6	6	6	6	6	6	6	
	豐	2	2	2	2	2	2	2	2	
	豐	2	2	2	2	2	2	2	2	
	豊	3	3	3	3	3	3	3	3	
	豖	9	9	9	9	9	9	9	9	
	豚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豨	3	3	3	3	3	3	3	3	
	豕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豸	1	1	1	1	1	1	1	1	
	豹	3	3	3	3	3	3	3	3	
	豕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小徐卷十）	豸	3	3	3	3	3	3	3	3	
五下	貝	3	3	3	3	3	3	3	3	

系統 / 版本 / 數字 / 卷 / 部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2	2	2	2	2	2	2	2	
	5	5	5	5	5	5	5	5	
	4	4	4	4	4	4	4	4	
	5	5	5	5	5	5	5	5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	6	6	6	6	6	6	6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6	6	6	6	6	6	6	6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4	4	4	4	4	4	4	4	
	5	5	5	5	5	5	5	5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4	4	4	4	4	4	4	4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卷	部	系統 / 版本 / 數字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4	4	4	4	4	4	4	4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2	2	2	2	2	2	2	2	
			6	6	6	6	6	6	6	6	
			1	1	1	1	1	1	1	1	
			3	3	/	3	3	3	3	3	
合			527	527	527	527	816/223 1039	304/223 527	816/224 1040	304/223 527	大徐小徐相同
六上（小徐卷十一）			421	421	421	421	423	（418）417	423	（418）417	小徐多閑字，與門部重出，實417；大徐多檍、欌、榑、柅四字。
			2	2	2	2	2	2	2	2	
			9	9	9	9	9	9	9	9	
（小徐卷十二）			1	1	1	1	1	1	1	1	

卷	部	系統 / 版本 / 數字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六下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5	5	5	5	5	5	5	5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3	3	
			4	4	4	4	4	4	4	4	
			5	5	5	5	5	5	5	5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	2	2	2	2	2	2	2	

卷	部	系統 / 版本 / 數字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合		見	59	59	59	59	59	59	59	59	
		吳	184	181	184	181	182	182	182	182	小徐多鄭字
		弼	3	3	3	3	3	3	3	3	
			753	753	753	753	753—324 1077	428—322 750	753—324 1077	428—322 750	大徐多小徐所無4字 小徐多大徐所無1字
七上（小徐卷十三）		日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旦	2	2	2	2	2	2	2	2	
		鄭	3	3	3	3	2	(2) 3	2	(2) 3	大徐鄭下云闕，小徐或以爲籀文
		炊	23	23	23	23	24	23	24	23	•
		冪	2	2	2	2	2	2	2	2	
		晶	5	5	5	5	5	5	5	5	
		𠂤	8	8	8	8	8	8	8	8	
		㐭	3	3	3	3	3	3	3	3	
		㒸	2	2	2	2	2	2	2	2	
		四	2	2	2	2	2	2	2	2	
		𠂉	9	9	9	9	9	9	9	9	
		𠂇	4	4	4	4	4	4	4	4	
		𠂤	3	3	3	3	3	3	3	3	

卷	部	大徐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自稱數	大徐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實數	大徐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自稱數	大徐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實數	小徐 祁本（小學彙函）自稱數	小徐 祁本（小學彙函）實數	小徐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自稱數	小徐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實數	備注
	飛	5	5	5	5	5	5	5	5	
	東	2	2	2	2	2	2	2	2	
	卤	3	3	3	3	3	3	3	3	
	鼎	2	2	2	2	2	2	2	2	
	朱	3	3	3	3	3	3	3	3	
	片	8	8	8	8	8	8	8	8	
	鼎	4	4	4	4	4	4	4	4	
	亭	1	1	1	1	1	1	1	1	
	彖	1	1	1	1	1	1	1	1	
	米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粊	2	2	2	2	2	2	2	2	
	黍	8	8	8	8	9	9	9	9	小徐多貌字
	香	2	2	2	2	2	2	2	2	
	米	36	36	36	36	35	35	35	35	大徐以小徐粉之重文糎爲正文
	毀	2	2	2	2	2	2	2	2	
	臼	6	6	6	6	6	6	6	6	
	凶	2	2	2	2	2	2	2	2	
七下	米	2	2	2	2	2	2	/	2	小徐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此

系統 / 版本 / 數字 / 卷	部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林	3	3	3	3	3	3	(3)	3	二部不分
	麻	4	4	4	4	4	4	4	4	
（小徐卷十四）	未	2	2	2	2	2	2	2	2	
	耒	1	1	1	1	1	1	2	1	
	韭	6	6	6	6	6	6	6	6	
	瓜	7	7	7	7	7	7	7	7	
	瓠	2	2	2	2	2	2	2	2	
	宀	71	71	71	71	72	71	72	71	•
	宮	2	2	2	2	2	2	2	2	
	呂	2	2	2	2	2	2	2	2	
	穴	51	51	51	51	51	51	51	51	
	寢	10	10	10	10	11	10	11	10	•
	疒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冂	4	4	4	4	4	4	4	4	
	冃	4	4	4	4	4	4	4	4	
	冒	5	5	5	5	5	5	5	5	小徐多見字
	冊	3	3	3	3	3	3	3	3	
	网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卷	部	系統 / 版本 / 數字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合			4	4	4	4	4	4	4	4	
			62	62	62	62	64	62	64	62	•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2	2	2	2	2	2	2	2	
			6	6	6	6	6	6	6	6	
			714	714	714	714	703 / 400 / 1103	319 / 396 / 715	703	319 / 396 / 715	大徐多小徐所無1字 小徐多大徐所無2字
八上（小徐卷十五）			245	245	245	245	245	245	245	245	
			4	4	4	4	4	4	4	4	
			9	9	9	9	9	9	9	9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3	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系統	大徐				小徐				備注
版本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數字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卷 部									
	2	2	2	2	2	2	2	2	
	4	4	4	4	4	4	4	4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小徐卷十六）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4	116	•
	2	2	2	2	2	2	2	2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6	6	6	6	6	6	6	6	
	2	2	2	2	2	2	2	2	
八下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	2	2	2	2	2	2	2	
	4	4	4	4	4	4	4	4	
	6	6	6	6	6	6	6	6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2	2	2	2	2	2	2	2	
	6	6	6	6	6	6	6	6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卷	部	系統 / 版本 / 數字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3	3	3	3	3	3	3	3	
			65	65	65	65	65	65	65	65	
			2	2	2	2	2	2	2	2	
			4	4	4	4	4	4	4	4	
			3	3	3	3	3	3	3	3	
合			611	611	611	611	690/325 1015	286/325 611	690	286/325 611	大徐小徐相同
九上（小徐卷十七）			93	92	93	92	93	93	93	93	小徐多頎字
			2	2	2	2	2	2	2	2	
			4	4	4	4	4	4	4	4	
			1	1	1	1	1	1	1	1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5	5	5	5	5	5	5	5	

系統 / 版本 / 數字 / 卷	部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三	9	9	9	9	9	9	9	9	
	丝	2	2	2	2	2	2	2	2	
	文	4	4	4	4	4	4	4	4	
	彡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后	2	2	/	2	2	2	2	2	•
	司	2	2	/	2	2	2	2	2	•
	辰	3	3	3	3	3	3	3	3	
	卩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㔾	2	2	2	2	2	2	2	2	
	㡭	3	3	3	3	3	3	3	3	
	㔾	2	2	2	2	2	2	2	2	
	辡	3	3	3	3	3	3	3	3	
	宀	15	15	15	15	15	15	16	15	•
	宀	3	3	3	3	3	3	3	3	
	尚	2	2	2	2	2	2	2	2	
	鬼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由	3	3	2	3	3	3	3	3	•
	凶	3	3	3	3	3	3	3	3	

卷	部	大徐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自稱數	大徐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實數	大徐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自稱數	大徐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實數	小徐 祁本（小學彙函）自稱數	小徐 祁本（小學彙函）實數	小徐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自稱數	小徐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實數	備注
	嵬	2	2	2	2	2	2	2	2	
九下（小徐卷十八）	山	53	53	53	53	53	53	55	53	
	屾	2	2	2	2	2	2	2	2	
	厂	6	6	6	6	6	6	6	6	
	广	49	49	49	49	49	49	49	49	
	厂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厃	4	4	4	4	4	4	4	4	
	厓	2	2	2	2	2	2	2	2	
	石	49	49	49	49	49	49	49	49	
	岳	4	4	4	4	4	4	4	4	
	豸	2	2	2	2	2	2	2	2	
	殊	1	1	1	1	1	1	1	1	
	而	2	2	2	2	2	2	2	2	
	豕	22	22	22	22	22	22	22	(24) 22	小徐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豶、豟重出，實22
	豕	5	5	5	5	5	5	5	5	
	豸	5	5	5	5	5	5	5	5	
	豕	2	2	2	2	2	2	2	2	

卷	部	系統 / 版本 / 數字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2	/	2	2	2	2	2	•
合			496	496	496	496	523 / 259 782	238 / 259 497	523 /	238 / 259 497	小徐多1字
十上（小徐卷十九）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114) 115	小徐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漏、驟字，有説解
			4	4	4	4	4	4	4	4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	2	2	2	2	2	2	2	
			4	4	4	4	4	4	4	4	
			5	5	5	5	5	5	5	5	
			1	1	1	1	1	1	1	1	
			83	83	83	83	83	83	83	83	
			3	3	3	3	3	3	3	3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系統 / 版本 / 數字	卷	部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火	112	112	112	112	112	114	112	114	小徐多炙灸兩字
		炎	8	8	8	8	8	8	8	8	
		𤇾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十下	囱	2	2	2	2	2	2	2	2	
		焱	3	3	3	3	3	3	3	3	
		炙	3	3	3	3	3	3	3	3	
		灸	8	9	8	9	8	9	8	9	•
	（小徐卷二十）	大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亦	2	2	2	2	2	2	2	2	
		夨	4	4	4	4	5	5	5	5	小徐多㚔字
		夭	4	4	4	4	4	4	4	4	
		交	3	3	3	3	3	3	3	3	
		夾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奎	2	2	2	2	2	2	2	2	
		奎	2	2	2	2	2	(3) 2	2	(3) 2	小徐誤收心部㤅字，實2
		奉	7	7	7	7	7	7	7	7	
		奮	2	2	2	2	2	2	2	2	
		介	2	2	2	2	2	2	2	2	

卷	部	系統 / 版本 / 數字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6	6	6	6	6	6	6	6	
			5	5	5	5	5	5	5	5	
			8	8	8	8	8	8	8	8	
			3	3	3	3	3	3	3	3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263	263	263	263	260	263	(260)	(263)	小徐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殘，設同祁本
			2	2	2	2	2	2	(2)	(2)	同上
合			810	811	810	811	820 / 368	1188	442 / 372	814	820 /	441 / 372	814	小徐多大徐所無3字
十上	一（小徐卷十二）		468	464	468	464	467	466	465	(464) 466	小徐多大徐洚字，又以大徐瀾之重文漣爲正文，另小徐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漏泄灑兩字形有說解
十一下			3	3	3	3	3	3	3	3	
			/	2	2	2	2	2	2	2	

系統	版本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卷	部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小徐卷二十二）	丨	1	1	1	1	1	1	1	1	
	川	2	2	2	2	2	2	2	2	
	巛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宋	2	2	2	2	2	2	2	2	
	㽙	2	2	2	2	2	2	2	2	
	𢓊	/	2	/	2	2	2	2	2	•
	𣲖	3	3	3	3	3	3	3	3	
	尚	8	8	8	8	8	8	8	8	
	𠂉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雨	47	46	47	46	46	46	46	46	•
	雲	2	2	2	2	2	2	2	2	
	雺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霝	2	2	2	2	2	2	2	2	
	䨣	1	1	1	1	1	1	1	1	
	龍	5	5	5	5	5	5	5	5	
	飛	2	2	2	2	2	2	2	2	
	非	5	5	5	5	5	5	5	5	
	𠂤	2	2	2	2	2	2	2	2	

系統 / 版本 / 數字 / 卷	部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合		685	684	685	684	682	469 / 215 686	495	469 / 215 686	小徐共多2
十二上（小徐卷二十三）	丿	3	3	3	3	4	3	4	3	
	示	2	2	2	2	2	2	2	2	
	王	6	6	6	6	6	6	6	6	
	囗	2	2	2	2	2	2	2	2	
	鹵	3	3	3	3	3	3	3	3	
	鹽	3	3	3	3	3	3	3	3	
	戶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門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阜	32	32	32	32	33	32	32	32	
	匚	2	2	2	2	2	2	2	2	
	手	265	265	265	265	266	266	266	266	小徐有掏，大徐有鞀。應爲一字。小徐多掣字
	𢍏	2	2	2	2	2	2	2	2	
十下（小徐卷十二四）	攴	238	238	238	238	258	238	258	238	•
	殳	2	2	2	2	2	2	2	2	
	毋	2	2	2	2	2	2	2	2	
	比	4	4	4	4	4	4	4	4	

系統	大徐				小徐				備注
版本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數字 / 卷 部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丿	2	2	2	2	2	2	2	2	
丨	2	2	2	2	2	2	2	2	
氏	2	2	2	2	2	2	2	2	
氐	4	4	4	4	4	4	4	4	
戈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戉	2	2	2	2	2	2	2	2	
我	2	2	2	2	2	2	3	2	•
𠂤	2	2	2	2	2	2	2	2	
𢦏	2	2	2	2	2	2	2	2	
乀	2	2	2	2	2	2	2	2	
匕	5	5	5	5	5	5	5	5	
匚	7	7	7	7	7	7	7	7	
匸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㔾	3	3	3	3	3	3	3	3	
曲	5	5	5	5	5	5	5	5	
弓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弓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弓	2	2	2	2	2	2	2	2	

卷	部	系統 / 版本 / 數字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合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779	780	779	780	788 394 1182	388 393 781	788 /	388 393 781	小徐多1字
三（小卷十上徐二五）			248	250	248	250	248	250	248	250	•
			6	6	6	6	6	6	6	6	
			3	3	2	3	3	3	3	3	
			1	1	1	1	1	1	1	1	
			153	153	153	153	153	153	153	153	
十三下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6	6	6	6	6	6	6	6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	1	1	1	1	1	1	1	
			3	3	3	3	3	3	3	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2	2	2	2	2	2	2	2	
（小徐卷二十六）			6	6	6	6	6	6	6	6	
			131	131	131	131	132	131	132	131	•
			2	2	2	2	2	2	2	2	

卷	部	系統 / 版本 / 數字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菫		2	2	2	2	2	2	2	2	
	里		3	3	3	3	3	3	3	3	
	田		29	29	29	29	29	29	29	29	
	畕		2	2	2	2	2	2	2	2	
	黄		6	6	6	6	6	6	6	6	
	㽙		3	3	3	3	3	3	3	3	
	㐭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㐭		1	4	1	4	1	4	1	4	•
合			699	704	699	704	226	476/228 704	431/226 657	476/228 704	大徐小徐相同
十四上（小徐卷二十七）	金		197	197	197	197	197	197	197	197	
	幵		1	1	1	1	1	1	1	1	
	弓		2	2	2	2	2	2	2	2	
	八		4	4	4	4	4	4	4	4	
	且		3	3	3	3	3	3	3	3	
	尺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㐭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糸		6	6	6	6	6	6	6	6	
	車		99	99	99	99	100	99	99	99	

系統 / 版本 / 數字 / 卷	部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小徐卷二十八）	戺	3	3	3	3	3	3	3	3	
十四下	戶	92	92	92	92	92	92	92	92	
	扉	4	4	4	4	4	4	4	4	
	品	3	3	3	3	3	3	3	3	
	囧	1	1	1	1	1	1	1	1	
	㐭	2	2	2	2	2	2	2	2	
	㐭	2	2	2	2	2	2	2	2	
	亞	2	2	2	2	2	2	2	2	
	亟	1	1	1	1	1	1	1	1	
	卯	1	1	1	1	1	1	1	1	
	七	1	1	1	1	1	1	1	1	
	尺	2	2	2	2	2	2	2	2	
	尤	7	7	7	7	7	7	7	7	
	尠	2	2	2	2	2	2	2	2	
	宀	1	1	1	1	1	1	1	1	
	冖	4	4	4	4	4	4	4	4	
	丙	1	1	1	1	1	1	1	1	
	个	1	1	1	1	1	1	1	1	

卷	部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戊	2	2	2	2	2	2	2	2	
	己	3	3	3	3	3	3	3	3	
	巳	2	2	2	2	2	2	2	2	
	庚	1	1	1	1	1	1	1	1	
	辛	6	6	6	6	6	6	6	6	
	辡	2	2	2	2	2	2	2	2	
	壬	1	1	1	1	1	1	1	1	
	癸	1	1	1	1	1	1	1	1	
	子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孕	3	3	3	3	3	3	3	3	
	䜌	3	3	3	3	3	3	3	3	
	古	3	3	3	3	3	3	3	3	
	丑	3	3	3	3	3	3	3	3	
	寅	1	1	1	1	(1)	(1)	1	1	此五部所據之小學彙函祁本殘，現據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小學彙函校本）補入。
	卯	1	1	1	1	(1)	(1)	1	1	
	辰	2	2	2	2	(2)	(2)	2	2	
	巳	2	2	2	2	(2)	(2)	2	2	
	午	2	2	2	2	(2)	(2)	2	2	

系統 / 版本 / 數字 / 卷	部	大徐				小徐				備注
		孫星衍本（陳昌治本）		靜嘉堂本（續古逸叢書）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米	1	1	1	1	1	1	1	1	
	申	4	4	4	4	4	4	4	4	
	酉	67	67	67	67	67	68	67	68	小徐多酓字
	酋	2	2	2	2	2	2	2	2	
	戌	1	1	1	1	1	1	1	1	
	亥	1	1	1	1	1	1	1	1	
合		603	603	603	603	341 /	344 / 260 604	602 /	344 / 260 604	小徐多1字
總		9 353	9 429	9 353	9 429	9 353	9 442	9 353	9 442	綜合大徐、小徐兩系統：大徐有5正文爲小徐所無；小徐有18正文爲大徐所無，故今本《說文》所見正文最高數字爲9 447，較許慎自稱9 353多出94字。

TABLE 2

A Collation of the Totals of *Ch'ung-wen* Variant Characters in the *Shuo-wen chieh-tzu*

The *Shuo-wen* Postface states that there are 1 163 *ch'ung-wen* variant character forms. But Wang Ming-sheng identified another 112 thus the total number should be 1 275(see his *E-shu-pien*, Vol. 17). Tuan Yü-ts'ai believ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Ta-hsü* recension there are 1 279 *ch'ung-wen*, 116 more than the original 1 163(see his *Shuo-wen chieh-tzu chu*, Vol. 15).

Again, in the present table, the Ta-hsü and Hsiao-hsü recensions are collated. The two Ta-hsü editions—the Sun Hsing-yen and the Seikado editions—each have the same number of *ch'ung-wen* characters, so they are grouped together. The Hsiao-hsü that is, the Ch'i edition in *Hsiao-hsüeh hui-han* and the combined Wu Ch'eng-chang and Ku-li Chü editions in *Ssu-pu ts'ung-kan* are treated separately.

The Table comprises three sections. Section 1 (p. 243—261)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a. *ku-wen*, ancient script:	479
b. *chuan-wen*, seal script:	36
c. *chou-wen*, seal script used by Shih Chou:	213
d. *huo-t'i*, alternative script:	494
e. *yin-shu*, from cited script:	16
f. *t'ung-jen-shuo*, statements made by character specialists:	18
g. *su-tzu*, vulgar script:	15
h. *Ch'in-k'o-shih*, Ch'in stone inscriptions:	3
i. *ch'i-tzu*, abnormal characters:	2
Others:	8

Section 2 (p. 262—265)

Items which are marked with " • " in the Remarks Column indicat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hsü and the Hsiao-hsü recensions, or between the two editions of the Hsiao-hsü recension, or between the supposed number of sections and the actual number. Detailed explanations for the above-mentioned cases are noted in the Remarks Column from which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Ta-hsü recension includes five *ch'ung-wen* which are not found in the Hsiao-hsü recension while the Hsiao-hsü recension includes 10 *ch'ung-wen* which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Ta-hsü recension.

Section 3 (p. 266)

Here is summarized the number of *ch'ung-wen* in each volume of the various versions of the *Shuo-wen*; this functions in effect as a verification of the totals in the main Table (Section 1). The result of these calculations is that the Ta-hsü has 1 275 *ch'ung-wen* and the Hsiao-hsü has 1 280. In addition to the *ch'ung-wen* listed independently in either the Ta-hsü or the Hsiao-hsü recensions (see Section A), the maximum number of *ch'ung-wen* in the extant versions of the *Shuo-wen*, should be 1 285, that is, 1 275 in the Ta-hsü plus 10, or 1 280 in the Hsiao-hsü plus 5. This result corresponds to the total number of 1 285 listed in Section 1.

表二：

《説文解字》重文字數校勘表

《説文·叙》云“重一千一百六十三”，王鳴盛攷重文多一百十二，即 1 275；(《蛾術編》卷十七《説字三·所收字數》)段玉裁依大徐本訂爲 1 279，即增多 116；(《説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本表以大徐、小徐兩系統合校。大徐本中兩種(孫星衍本及靜嘉堂宋本)數字一致，合爲一項；小徐分立爲小學彙函祁氏本與四部叢刊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兩項。

本表包括三個部份：

1. 主表，采取分類統計方法，結果是：

古文：479

篆文：36

籀文：213

或體：494

引書：17

通人説：18

俗字：15

秦刻石：2

奇字：3

其他：8

合計：1 285，即多出《説文·叙》自稱數 122。

2. 附表 a。主表“備注”欄中用·標出之部，是爲大、小徐兩系統情況有别，或小徐兩種版本間有别，或《説文》該部自稱數與實際數不符。這些部的情況均在附表 a 中説明。從表 a 可見，大徐有小徐所無之重文 5，小徐有大徐所無之重文 10。

3. 附表 b。該表是用各卷數字統計的方法，對主表的分類統計作一個驗證。統計結果是大徐有 1 275 重文，小徐有 1 280 重文。加上附表 a 大徐小徐互存有無的數字，最高數應是大徐的 1 275 加 10，或小徐的 1 280 加 5，都符合主表 1 285 的總數。

主表

卷	部 ＼ 重文分類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一	一	1										1	
	丄	3	2	1								6	・
	示	4		5	4							13	
	三	1										1	
	王	1										1	
	王	4		1	10	1						16	・
	玨				1							1	
	气				1							1	
	士				1							1	
	丨	1		1								2	
	屮	1		1	1							3	
	艸	3	1	3	20		4					31	
	蓐			2	1							3	
合	13部	19	3	14	39	1	4					80	
二	八										二體 1	1	
	釆	3	1		1							5	・
	半			1								1	
	牽	1										1	
	牛	8		2	10	1						21	

卷	重文分類 / 部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二	艸	1		1								2	
	𠂤	1										1	
	屮			1								1	
	茻			1								1	
	疋	2										2	
	𤴓			2								2	
	𤰈	10		7	12	1						30	•
	𤰞	5			2							7	
	𤰔				1							1	
	齒	1			1							2	
	耳	1			1							2	
	足				4							4	
	龠				1							1	
	冊	2										2	
合	19部	35	1	15	33	2					1	87	
三	品	1			1							2	
	㠯				1							1	
	合	1			2							3	
	㒸	2			1							3	
	古	1										1	

卷	重文分類 / 部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亩	11		5	16			1				33	•
	嗇		1									1	
	辛			1								1	
	業	1			1							2	
	叢	1										1	
	門	2		1			1					4	
	非				1							1	
	苟	1										1	
	異			1								1	
	𢍰	2			1							3	
	𠬝	1										1	
	𡨦	2		1								3	
	𩰫			1								1	
	革	3		2	6							11	
	鼻			2	2	1						5	
	𢆶				11						小篆 1	12	
	𠂤	2										2	
	𢍏				1							1	
	𠂇	10		1	4		1		(1)			16	古文及之秦刻石與作乙只均計入古文

巻	部 ＼ 重文類分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叀	1										1	
	攴	1										1	
	聿	1	1	1								3	
	畫	2		1								3	
	隶		1									1	
	臤			1								1	
	臣			1								1	
	殳			1								1	
	毅	4		1								5	・
	殺	1										1	
	殿	1		1		1						3	・
	殳	1		1	3				1			6	
	鼓	2	1									3	・
	卜	2										2	
	卑	1										1	
	爽		1									1	
合	40部	58	5	24	51	2	2	1	1(2)		1	145	
四	目	3			5	1						9	・
	眉	1										1	・
	省	1										1	

巻	重文分類 / 部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白	2										2	
	百	1										1	
	羽				1							1	
	隹			9	3							12	
	雚				2							2	
	羊	1			1							2	
	羴				1							1	
	雥				1							1	
	鳥	5		2	11		2					20	•
	烏	1	1								象古文省1	3	
	華	1		1								2	
	䖒	3										3	
	㐭	1										1	
	受	2		1								3	
	舟	1		1	1							3	
	丹	4			2							6	
	舟	1										1	
	㒸	1										1	
	㒸	7		3	8		1	1				20	
	筋				2							2	•

卷	重文分類 / 部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勹	5		3	2							10	•
	匀			1	1							2	
	耒				1							1	
	角	1		1	2	1		1				6	
合	27部	42	1	22	44	2	3	2			1	117	
五	帅	6		2	7						古者 1	16	•
	箕	3		2								5	
	丌	2	1									3	
	巟			1								1	•
	工	2			1							1	
	巫	1										1	
	日	1			1							2	
	曰			1								1	
	丂	2		1								3	
	亏				1							1	•
	亏	1			1							2	
	㕣	1										1	
	喜	1										1	
	鼓	1		1	1							3	
	豆	1										1	

卷	重文分類 / 部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說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豐	1										1	
	𠫑	1	1		1							3	
	𠫑	2										2	
	𠫑			1	2							3	
	凵				1							1	
	𠫑				2			1				3	
	丨				1							1	
	丹	2										2	
	青	1										1	
	井	1			1							2	
	𠬝	1			1							2	
	食	5		3	10							18	•
	亼			1								1	
	會	1										1	
	倉									1		1	
	內	1	1									2	
	缶				1							1	
	𠦪	1	1									2	
	高				1							1	
	𠂉	1			1							2	

巻	重文分類 / 部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京		1									1	
	亩		2									2	
	㐭	2	1									3	
	畐	3										3	
	亩	1			1							2	
	嗇	1		2								3	
	㐭				1							1	
	夋				2							2	•
	夂	1										1	
	㚔	1					1					2	
	㚔	1					1					2	
	韋	1			4							5	
	㚔	1										1	
	㚔	1										1	
合	49部	53	7	16	42		2	1		1	1	123	
六	木	13	1	5	20							39	•
	朱	1										1	
	彔			1								1	
	止	1										1	•
	丌	1										1	

卷	重文分類 / 部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1										1	
		1										1	
					1							1	•
		2		1	1							4	
				1								1	
		2		1								3	
		3			2						印文 1	6	
			1									1	
合	13 部	25	2	9	24						1	61	
七		3		2	1							6	
		3			2							5	
		1			3							4	
		2										2	
		1										1	
		1	1									2	
		3		1								4	
		1										1	
								1				1	
		1		2								3	
								1				1	

重文分類 / 巻 部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亭	2										2	
朱	1		3	9							13	
𣎆				2							2	
米	2		2	4							8	
臼				2							2	
米			1								1	
未							1				1	
韭				1							1	
瓜				1							1	
宀	9		2	5							16	
呂		1		1							2	
冂				1							1	
廖			1								1	
疒	1		4	2							7	
冃	1			1	1						3	
网	1		2	7	2						12	
襾				1							1	
巾	2			6							8	
市				1			1				2	
白	1			1							2	

重文分類 / 巻	部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合	31 部	36	2	20	51	3		4				116	
八		9		1	4							14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		2	4			1				11	・
		1										1	
		1		1	3							5	
		1										1	
		2										2	
					1							1	
								1				1	
				2	2							4	
		3										3	
		1		1	2			1				5	・

巻	重文分類 部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2			1							3	
				1	1							2	
		1										1	
合	22部	34		8	18			3				63	
九				4	4							8	
					1							1	
					1							1	
					1							1	
		1			5	1						7	•
								1				1	
		1										1	
		1			2							3	
		1										1	
		2		1	1							4	
		1										1	
		1			2							3	
		2		1	1							4	
		2		1								3	
				2	2							4	
		3		1	1							5	

卷	重文分類 / 部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2			1							3	
					1							1	
					1							1	
		1										1	
		2		2	1							5	
			1									1	
					1	1						2	•
		1										1	
		1										1	
合	25 部	22	1	12	26	2		1				64	
十		2		4	2							8	
		1									今文 1	2	
		1	1	1	3							6	
				1								1	
			1									1	
		1			3		1					5	
				1	2							3	
		1										1	
		5		3	7							15	•
					1							1	

巻	重文分類 部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1							1	
		1			1							2	
				1								1	
		1			3							4	•
		1										1	•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1			1							2	
		13		3	6	1						23	•
合	24部	31	2	15	36	1	1				1	87	
十一		9			10		1	1		1	今文1 亦從1	24	•
			2									2	
		1	1									2	
		2		1								3	
			1									1	

卷	部 ＼ 重文分類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2	1							3	
		1			1							2	•
		1			1			1				3	
		6		3	2							11	
		4										4	
				2	5							7	•
			1									1	
			1									1	
合	13部	24	6	8	20		1	2		1	2	64	
十二					1							1	•
		1										1	
		1		1	1							3	
		1										1	
		4		1	1							6	•
		1			4							5	•
		1	1	1								3	•
		9			10		1					20	•
		4		7	3							14	•
				1								1	
					1							1	

卷	重文分類 / 部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丿								1			1	
	戈				1							1	
	我	1				1						2	•
	𢦏	2										2	
	𠂉	1										1	
	𠂆									1		1	
	匚			2	3							5	
	𠙵	1										1	•
	曲	1	1	1								3	
	𠂤			1	1							2	
	弓				3							3	
	弓弓	2			1							3	
	𢆶			1	1							2	
合	24部	30	2	15	31	2	1		1	1		83	
十三	臬	12		3	15							30	•
	𣏟				2							2	
	宀	1		3	9		2					15	
	宀宀	3			8		1	1				13	
	宀宀宀	1			3							4	
	𡨦	1			1							2	

卷	部 ＼ 重文分類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宀				1							1	
	𡨦	1										1	
	宀		1	1	3							5	
	二	2										2	
	土	10		8	9							27	・
	垚	1										1	
	堇	2		1								3	
	里	1										1	
	田				2	1						3	
	畕				1							1	
	黄	1										1	・
	丮	4		1	1							6	
	𠬝	1			1							2	・
合	19部	41	1	17	56	1	3	1				120	
十四	金	4		1	8							13	・
	八				1							1	・
	且	1										1	・
	斤	2			1							3	
	斗	1										1	・
	車			2	5		1					8	

巻	重文類分 部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戶	4	1	2	2							9	•
	門		1	1								2	
	四	1		1								2	
	五	1										1	
	六				1							1	
	九	2	1									3	
	十	1										1	
	乙			1								1	
	戊	1										1	
	己	1										1	
	辛	1		2								3	
	癸			1								1	
	子	2		2								4	
	孕			1								1	
	古				1	1						2	
	寅	1										1	•
	卯	1										1	•
	辰	1										1	
	申	1		1								2	
	酉	2		3	3							8	

卷	重文分類 / 部	古文	篆文	籀文	或體	引書	通人説	俗字	秦刻石	奇字	其他	(合計)	備注
	酉				1							1	•
	𠬝	1										1	
合	28 部	29	3	18	23	1	1					75	
總	347 部	479	36	213	494	17	18	15	2	3	8	1 285	較《説文》自稱 1 163 多出 122 字

附表 a

卷	部	大徐 自稱數	大徐 實數	小徐 祁本（小學彙函） 自稱數	小徐 祁本（小學彙函） 實數	小徐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小徐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實數	備注 大徐有小徐無之重文	備注 小徐有大徐無之重文
一	丄	7	6	6	6	6	6		
	王	17	16	15	16	15	16		
二	示	5	5	4	5	4	5		
	辵	31	30	30	30	30	30		
三	音	33	33	31	33	34	33		
	殺	4	3	5	5	4	5		殺之古文殺籀文殺
	䎽	2	3	3	3	3	3		
	敔	2	3	3	3	3	3		
四	目	8	9	9	9	9	9		
	眉	1	1	0	1	1	1		
	䀠	19	20	19	20	19	20		
	䀹	3	2	2	2	2	2		
	矢	9	10	7	10	7	10		
五	帥	15	15	16	16	16	16		帥之或體帥
	𠂤	1	1	0	1	1	1		
	兮	1	1	0	1	1	1		
	㑹	18	18	18	18	19	18		

系統 版本 數字 / 卷	部	大徐		小徐				備注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大徐有小徐無之重文	小徐有大徐無之重文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麥	2	2	3	2	3	2		
六	米	39	39	38	39	38	39		
	生	1	0	1	1	1	1		生之古文生
	耑	1	1	2	1	2	1		
七	禾	7	7	8	8	8	8		以大徐之正文穌爲秅之或體
	白	2	2	3	2	3	2		
八	瓜	11	11	10	11	10	11		
	瓦	5	5	4	5	4	5		
九	鼎	6	7	7	7	7	7		
	豕	2	2	3	2	3	2		
十	小	15	15	15	14	15	14	𢆶之籀文𢆶	
	赤	5	4	5	4	5	4		
	夨	1	1	1	1	2	1		
	皮	22	23	21	23	（殘）	（殘）		
十一	氷	22	24	23	21	23	22	以小徐之正文凘爲凝之或體	
					（無凘之亦體凝）			凝之或體凝	
	谷	2	2	2	2	3	2		

卷	系統 版本 數字 部	大徐 自稱數	大徐 實數	小徐 祁本（小學彙函） 自稱數	小徐 祁本（小學彙函） 實數	小徐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自稱數	小徐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實數	備注 大徐有小徐無之重文	備注 小徐有大徐無之重文
	㒸	7	7	6	7	7	7		
十二	乀	1	1	0	1	0	1		
	門	6	6	6	5	6	5	開之古文	
	自	4	4	4	5	4	5		之或體
	臣	3	3	3	3	3	2 (3)		小徐漏刻臣之籀文，但説解有“籀文臣從首”。
	屮	19	19	20	20	20	20		之古文
	屮	13	13	14	14	14	14		之籀文
	我	2	2	1	2	1	2		
	四	1	1	0	0	0	0	之古文	
十三	㞢	31	30	31	30	31	30		
	土	26	26	25	27	25	27		之或體
	黄	1	1	1	1	0	1		
	㐭	5	2	5	2	5	2		
十四	金	13	13	12	13	13	13		
	八	2	1	1	1	1	1		
	且	0	0	1	1	2	1		且之古文
	車	8	8	6	8	8	8		

系統 版本 數字 卷	部	大徐		小徐				備注	
				祁本（小學彙函）		烏程張氏合古里瞿氏本（四部叢刊）		大徐有小徐無之重文	小徐有大徐無之重文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自稱數	實數		
	戶	9	9	10	9	9	9		
	㝉	1	1	(0)	(1)	1	1		
	邪	1	1	(1)	(1)	0	1		
	酋	1	1	1	1	0	1		
總								5	10

附表 b

卷	卷首自稱之數			每卷各部自稱數總和			實　數		
	大　徐	小徐祁	小徐宋	大　徐	小徐祁	小徐宋	大　徐	小徐祁	小徐宋
一	81	99	99	82	79	79	80	80	80
二	88	129	129	88	86	86	87	87	87
三	145	216	216	142	143	145	143	145	145
四	112	171	112	115	113	114	117	117	117
五	122	175	176	122	121	124	122	123	123
六	61	80	80	61	61	61	60	61	61
七	115	167	111	115	117	117	115	116	116
八	63	99	61	63	61	61	63	63	63
九	63	96	63	63	65	65	64	64	64
十	87	127	93	87	86	(87)	87	86	(86)
十一	62	64	64	62	59	64	64	61	62
十二	84	121	80	80	79	79	80	81	80
十三	123	48	107	123	122	121	119	120	120
十四	74	24	76	75	(72)	74	74	75	(75)
總計	1 280	1 616	1 467	1 278	1 264	1 277	1 275	1 279	1 279
								1 280	

TABLE 3

A Comparison of Titles of Office in the *Chou-li* with those Found 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of Chou

Tables 3 and 4 are concerned mainly with the discussion in Chapter 2 and are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huo-wen* content.

A system of official titles is the core of the *Chou-li*. Since the rise of *ku-wen-tzu-hsüeh*, a new approach to the evaluation of the *Chou-li* has been to use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which feature Chou official titles. The principal studies include: *Chou-kuan chih-yi* by Kuo Mo-jo (see his *Chin-wen ts'ung-k'ao*), *Hsi-Chout'ung-ch'i tuan-tai* by Ch'en Meng-chia, *Chin-wen chung so-chien kuan-ming k'ao* by Hsü Tsung-yüen, *Kimbun tsūshaku* by Shirakawa Shizuka, etc. In particular scholars such as Li Hsüeh-ch' ih and Ch' iu Hsi-kuei have, in some of their papers, set out the correspondence of official titles 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to those recorded in the *Chou-li*. The following Table aims to present a simple up-dated comparison so as to provid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fficial titles as they appear 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and in the *Chou-li*.

Actually, some correspondence of details related to *Chou-li* can be seen in the Shang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cf. Chapter 10 of the *Yin-hsü p'u-tz'u ts'ung-shu* by Ch'en Meng-chia) but because of the scope of this section is restricted to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of the Chou Period only, Shang data are not included. In addition to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s, data from inscribed stone tablets, seals, bamboo and wooden tablets, etc. are also incorporated. Dating of the Western Chou bronzes cited largely follows that of Li Hsüeh-ch' in as set out in his *Hsi-Chou ch'ung-ch'i ch'ing-t'ung-ch'i te chung-yao piao-ch'ih*. As regards the dating of inscribed bronzes of Chao Wang's time, I follow T'ang Lan as set out in his *Lun Chou-chao-wang shih-tai te ch'ing-t'ung-ch'i ming-k'o*; the views of Kuo Mo-jo (*Liang-Chou chin-wen-tzu ta-hsi*), Ch'en Meng-chia (*Hsi-Chou t'ung-ch'i tuan-tai*), Shirakawa Shizuka (*Kimbun tsū shaku*), and Kao Ming (*Ku-wen-tzu lei-pien*) are also considered in this area.

It is of course also necessary to consider whether the function of a certain official position

in the archaeological texts actually corresponds to the *Chou-li* account, or not. For this reason, relevant passage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are presented in the third column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actual activities and duties of given offices. At present, however, it is not easy to determine in full the duties of these offices as recorded in the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because:

1. It is hard to obtain lengthy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Shorter documents generally fail to give adequa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actual duties of these offices, thus some of our findings have to be limited to a comparison of the names only.

2.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granting of benefices or the issuing of commands. It would seem that official duties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permanent positions and temporary or honorary positions. Just as a minister nowadays may sometimes serve either as an executive chairman or secretary-general on certain occasions, similarly while the historiographers held permanent positions, other positions such as the "entrant on the right" in the investiture ceremony, were honorary positions which could be taken by permanent officers such as *Tsai*, *Kung-tsu*, *Shih-shih*, *Ssu-mu*, etc. so it is hard to determine specifically what were the daily duties attending Certain titles of office. Investiture Ceremony incriptions which not only record the bestowal of benefices or issue of commands but also praise achievements or define official duties such as the *Shih-ting* and the *Shan-fu-shan ting*, are rare. As for long narrative inscriptions such as the *P'ing-shan san-ch'i*, they are even rarer.

In spite of this situation,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wo document-types is obviously one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in determining to what extent is the *Chou-li* an authentic record of early Chou officialdom. As new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are unearthed our knowledge in this field will surely deepen.

Some offices such as that of the historiographer, have already been intensively studied, and it is unnecessary to go into detail here. Some official titles, however, such as those marked with" • ", are discussed briefly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Table.

Short inscriptions which record little other than the vessel-maker's name and title of office, and those of uncertain date are not included.

表三：

《周禮》與兩周考古文獻有關官名對照表

官名系統是《周禮》的核心。古文字學興起後，利用銘文材料所見官名研究兩周官制，成爲評價《周禮》的新的科學途徑。重要文獻有郭沫若《周官質疑》(收入《金文叢攷》)、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徐宗元《金文中所見官名考》、黄然偉《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白川靜《金文通釋》等，特别近幾年來，李學勤、裘錫圭等學者在多篇論文中述及銘文材料與《周禮》官名契合的事實。本表試圖對這方面的成果，作一個簡要的梳理排比，以便對《周禮》官名與考古材料之間的關係，有一個濃縮的了解。①

實際上，與《周禮》相關的考古材料，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可見到。(參看陳夢家《殷虚卜辭綜述》第十章《百官》)但因本文的討論範圍，只收入兩周的考古文獻。除青銅器銘文外，還有石刻文字、璽印文字、簡牘文字等。西周銅器的斷代，主要依據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在確定昭王銅器時，較多參攷了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一文。此外，還參攷了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白川靜《金文通釋》、高明《古文字類編》等的斷代意見。

誠然，官制的比較不僅要看“名”，還要看“實”，即實際職務是否與《周禮》所述相符。所以，本表列出“有關銘文内容”一欄，以求觀察其具體活動。以目前條件，要很充分地了解考古材料中各官的實際職責還是不很容易的，這是因爲：

其一，長篇銘文難得。短銘如“某乍某器”，及官璽材料，就無法反映具體職責，只能停留于官名比較的階段。

其二，長銘中又以賞賜册令居多。我以爲，官職可分爲長期的實職和臨時的榮職，正如現代某部長日常主管其部務，又可在某些會議中擔任執行主席、秘書長之類一樣。在賞賜册令儀式中，除史官是固定實職外，其他角色，如右者，是臨時榮職，宰、公族、師氏、嗣馬等均可充任，因此也難確定這些職官的日常職責。在賞賜册令銘文中，有頌揚業績(如强家村師𩛥鼎)或明確所嗣事範圍的(如善夫山鼎)，是非常難得的研究材料。册令套語之外的長篇叙事銘文(如平山三器)，就尤稱希貴了。

但即使如此，目前的對比研究對分析評價《周禮》真僞還是有明顯的積極意義。我們期待有更多的材料出土，以深化這方面的研究。

一些學者已有較多研究的官名，如史官組織，這里就不加贅述了。某些官名，在表後再作一些簡要的説明。

“史”、“師”等官名材料較多，一部份“某乍某器”的短銘或時代不明確者，就不予收錄了。

表旁有・記號之欄目，表後有短注。

---

① 近年又有劉雨、張亞初《西周金文官制研究》，惜尚未拜讀。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內容	材料來源
天官：冢宰 大宰 小宰 宰夫	宰	吳方彝	懿	宰朏右乍册吳入門立中廷	三代 六:56
	宰	師遽方鼎	懿	王乎宰利易師遽	三代 十一:34
	宰	師湯父鼎	懿	王乎宰雁易□	三代 四:24
	宰	望簋	懿孝	宰倗父右望入門	大系 80
	宰	蔡簋	孝	宰曶入右蔡 昔先王既令女乍宰	大系 102
	宰	大師虘簋	孝	王乎宰曶易大師虘虎裘	通釋 22:126
	宰	頌簋	夷	宰弘右頌入門	三代 九:36
	宰	頌壺	夷	(同)	三代 十二:30
	宰	頌鼎	夷	(同)	三代 四:39
	宰	師嫠簋	宣	宰琱生内右師嫠	三代 九:36
	宰	寰盤	宣	宰頵右寰入門	三代 十七:18
	宰	散盤	西周晚	宰遣父	三代 十七:20
	大宰	孫叔師父行具	春秋 江	邛大宰孫叔師父乍行具	通論 59:2
		歸父盤	春秋 齊	齊大宰歸父𨛭爲忌盥盤	三代 十七:14
	大宰	鈚鎛	春秋 齊	是昌余爲大攺厄大史大徒大宰	三代 一:66
	大宰	原父簋	春秋 魯	魯大宰原父乍季姬牙媵𣪘	三代 八:3
	大宰	邾大宰鐘	春秋 邾	邾大宰□子□自乍□其□鐘	三代 一:5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內容	材料來源
	大宰	邾大宰簠	春秋邾	邾大宰欜子習盭其餴匜	三代十:24
宮正宮伯宮人	守宮	守宮觥	西周早	守宮乍父辛障彝	通釋21:1191
	守宮	守宮鳥尊	西周早	守宮揚公休乍父辛障	通釋21:1192
	守宮	守宮卣(一)	西周早	守宮乍父辛障彝	通釋21:1193
	守宮	守宮卣(二)	西周早	守宮乍父辛	通釋21:1194
	守宮	守宮爵	西周早	守宮乍父辛	通釋21:1195、6.
	守宮	守宮盤	孝	周師光守宮事守宮對揚周師釐	大系92
	宮人	即簋	孝夷	曰嗣琱宮人𩰫𩰫用事	文物75・8
膳夫	善夫	師晨鼎	孝	隹小臣善夫守□官犬眔奠人善夫官守友	大系115
	善夫	大簋	西周中	王令善夫豕	三代九:25
	善夫	大鼎	西周中	王卿醴　王乎善夫駿	三代四:32
	善夫	克盨	厲	典善夫克田人	三代十:44
	善夫	大克鼎	厲	𩰫季右善夫克入門	三代四:40
	善夫	小克鼎	厲	王令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𠂤之年	三代四:30
	善夫	善夫沙其簋	厲	善父沙其	錄遺164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內容	材料來源
	善夫	鬲從盨	厲	乎右鬲從善夫克	三代十:45
	善夫	此鼎甲、乙、丙	宣	旅邑人善夫	陝西一196 197 198
	善夫	此簋甲～辛	宣	旅邑人善夫	陝西一199 | 206
	善夫	善夫山鼎	宣	南宮乎入右善夫山,王乎史李册令山曰,山令女宮嗣歙獻人于冕,用乍盄司貯、母敢不善。	文物65.7
	善夫	旅伯鼎	宣	善夫旅白乍毛中姬障鼎	文物76.5
	善夫	伯辛父鼎	西周晚	善夫白辛父乍障鼎	文物76.5
	善夫	善夫吉父鬲	西周晚	善夫吉父乍宗姬尊鬲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考古66.4
	善夫	善夫吉父簠	西周晚	善夫吉父乍旅匜	錄遺173
	善夫	善夫吉父盂	西周晚	善夫吉父乍盂	考古59.11
	善夫	善夫吉父鑐蓋	西周晚	善夫吉父乍旅鑐	考古59.11
	善	善吉父鬲	西周晚	善吉父乍宗姬尊鬲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考古66.4
甸師	嗣量田甸	揚簋	孝	王若曰　揚乍嗣工官嗣量田甸	三代九:24
	田人	𠬝尊	孝懿	令次嗣田人	通釋14:804
	田人	𠬝卣	孝懿	令次嗣田人	通釋14:805
	田人	克盨	厲	典善夫克田人	三代十:44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內容	材料來源
幕人	嗣宜	揚簋	孝	王若曰揚乍嗣工官嗣量田甸眔嗣宜眔嗣茨	三代九:24
掌次	嗣茨	揚簋	孝	(同)	(同)
大府	大賓	郢大賓量	春秋楚	郢大賓之□□	文物78.5
	大賓	鄂君啓節	戰國楚	如載馬牛羊以出內關,則政於大賓毋政于關。	文參58.4
	大賓	大賓鎬	戰國楚	秦客王子齊之歲,大賓爲王倉晉鎬集廚。	文物80.8
	大賓	大賓鼎	戰國楚	大賓之饙盆	小校二:38
	大賓	大賓簠	戰國楚	大賓之匿	三代十:1
	大賓	大賓銅牛	戰國楚	大賓之器	文物59:4
	大賓	大賓璽	戰國楚	大賓	彙編0127
內府	入府	入府璽	戰國	入府	彙編3358
司書	史書	師旂鼎	昭	引以告中史書	三代四:31
	書史	格伯簋	共	氒書史戠武立嘼成璧,[illegible]保殷,用典格伯田。	三代九:16
職歲	戠歲	戠歲之璽	戰國楚	戠歲之璽	彙編0205
司裘	裘	裘衛簋	共	南白入右裘衛入門立中廷	陝西一171
	裘	裘衛盉	懿	矩白庶人取堇章于裘衛	陝西一172
	裘	五祀裘衛鼎	懿	師顯裘衛厲田≡田	陝西一173
	裘	九年裘衛鼎	懿	迺舍裘衛林晉里	陝西一174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內容	材料來源
掌皮	皮官	北宮皮官璽	戰國	北宮皮官	濱虹
內小臣	內小臣	魯內小臣鼎	西周晚(魯)	魯內小臣厌生乍鼎	三代三:16
	小臣	小臣遹鼎	西周中	小臣遹即事于西	錄遺84
	小臣	遹盂	西周中	令遹叀于述土隮諆各姒后寮女寮奚逑華。	考古77.1
地宮:司徒大司徒小司徒	嗣土	康侯簋	成	淆嗣土迭眔圖乍氒考障彝	斷代一P161
	嗣土	司徒宙	昭	敱嗣土北征蓽宙	周昭20
	嗣土	裘衛盉	懿	迺令參有嗣,嗣土敓邑	陝西一172
	嗣土	五祀裘衛鼎	懿	迺令參有嗣,嗣土邑人趙	陝西一173
	嗣土	戠簋	懿孝	令女乍嗣土,官嗣耤田	大系150
	嗣土	十三年瘐壺甲、乙	孝	王才成周　嗣土滮宮,各大室,即立。	陝西二29.30
	嗣土	盠方彝甲、乙	孝	參有嗣:嗣土、嗣馬、嗣工。	陝西三196.197
	嗣土	盠方尊	孝	(同)	陝西三198
	嗣土	免簠	孝	令免乍嗣土嗣奠還歡眔吳眔牧	三代六:52
	嗣土	曶簋	西周中	用𠂤乃且考叀乍嗣土	錄遺165
	嗣土	盩嗣土尊	西周中	盩嗣土幽乍且辛旅彝	三代十一:29
	嗣土	盩嗣土卣	西周中	(同)	三代十三:30
	嗣土	此鼎甲、乙、丙	宣	嗣土毛叔右此入門	陝西一196.197.198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內容	材料來源
	嗣土	此簋甲～辛	宣	(同)	陝西一199—206
	嗣土	散盤	西周晚	嗣土 [illegible],嗣馬巤𤔲,𠨘人 嗣工𩣡君	三代十七:20
	嗣徒	永盂	懿	公乃令鄭嗣徒圅父……付永氒田	文物72.1
	嗣徒	揚簋	孝	嗣徒單伯内右揚	三代九:24
	嗣徒	無叀鼎	宣	嗣徒南中右無叀入門	三代四:34
	嗣徒	伯𨛭父鼎	西周晚(晉)	晉嗣徒白𨛭父乍周姬寶⿰阝尊鼎	大系230
	冢嗣土	曶壺	孝	更乃且考乍冢嗣土于成周八𠂤	三代十二:39
	大嗣徒	仲伯匜	春秋魯	魯大嗣徒子仲伯其庶女𠫑孟姬⿰阝尊匜。	三代十七:39
	大嗣徒	魯大司徒元盂	春秋魯	魯大嗣徒元乍飤盂	山東魯十五
	大嗣徒	魯大司徒元匯(一)(二)(三)	春秋魯	魯大嗣徒厚氏元乍善匯	山東魯十五～十七
	大左嗣徒	大司徒元鼎	春秋魯	魯大左嗣徒元乍善鼎	錄遺87
	左司徒	左司徒璽	戰國	左司徒	彙編0020
	都右司徒	遏都右司徒璽	戰國	遏都右司徒	彙編0021
	大司徒	大司徒長璽	戰國	大司徒長□□	彙編0022
族師	公族	牧簋	懿	公族昭入右牧	大系75
	公族	師酉簋	孝	公族鳴𢿢入右師酉	三代九:21
	公族	番生簋	厲	王令 [illegible] 嗣公族卿叀大史寮	三代九:37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内容	材料來源
	公族	毛公鼎	宣	令女䎽嗣公族、雩參有嗣、小子、師氏虎臣、雩朕褻事。	三代四:46—49
鼓人(另春官有鐘師)	鼓鐘	大克鼎	厲	易女史小臣霝鼓鐘	三代四:40
	鼓鐘	師嫠簋	宣	乃且舊官小輔眔鼓鐘	三代九:36
牧人牛人(另夏官有牧師)	牧牛	訓匜	孝夷	牧牛𠭯乃可湛。 牧牛則誓。牧牛辭誓成罰金	陝西一:207
	牧	牧尊	西周早	牧𠭯	陝西三:156
	牧	免簠	孝	令免乍嗣土嗣奠還歡眔吳眔牧	三代六:52
	牧	同簋	宣	王令同左右吳大父嗣易林吳牧	三代九:17
		牧師父簋	西周晚	牧師父弟朿睘公御于君	三代八:26
師氏	師氏	𡨦鼎	昭	目師氏眔有嗣迖或𢦏伐腺	三代四:18
	師氏	令鼎	昭	王射,有嗣眔師氏小子合射	三代四:46
	師氏	錄𢦏卣	穆	女其目成周師氏戍于𨚕自	三代十三:42
	師氏	錄𢦏尊	穆	女其目成周師氏戍于𨚕自	三代十一:53
	師氏	師遽簋	懿	王延正師氏	三代八:53
	師氏	永盂	懿	公乃令鄭嗣徒𢀛父周人司工眉敄史師氏……付永𠦪田	文物72.1
	師氏	師瘨簋	懿	女官嗣邑人師氏	文物64.7
	師氏	師旋簋甲	厲	王乎乍册尹克册令師旋曰,備于大左官嗣豐還左右師氏	張家坡P3
	師氏	毛公鼎	宣	小子師氏虎臣雩朕褻事	三代四:46—49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内容	材料來源
	師氏	散盤	西周晚	師氏右眚	三代十七:20
	師	師趛盨	康	師趛乍楷姬旅鍾	三代十:38
	師	師趛鼎	康	師趛乍文考聖公文母聖姬尊彝	三代四:10
	師	傳卣	昭	師田父令小臣傳	三代八:52
	師	師旂鼎	昭	師旂衆僕不從王征于方雷。	三代四:31
	師	師隻卣蓋	西周早	師隻乍障彝	文物64.9
	師	𡨦鼎	穆	師雝父徭衛至于獸𡨦從	三代四:13
	師	遇甗	穆	師雝父戍才古自,師雝父肩史遇吏于獸厌	三代五:12
	師	臤尊	穆	臤從師雝父戍于𠦪自之年	三代十一:36
	師	師𩛥鼎	共	王曰:師𩛥、女克盡乃身、臣朕皇考穆穆王,用乃孔德,琛屯乃用心。引正乃辟安德。	文物75.8
	師	師虎簋	懿	井白内右師虎即立中廷	三代九:29
	師	師遽簋	懿	王乎師朕易師遽	三代八:53
	師	師遽方彝	懿	王乎宰利易師遽	三代十一:37
	師	永盂	懿	易師永氒田瀍易洛疆眔師俗父田,公迺令鄭嗣徒圅父周人師工眉敄史師氏邑人奎父畢人師同付永氒田。	文物72.1
	師	師同鼎	懿	師同從,折首執隘	文物82.12
	師	師毛父簋	懿	師毛父即立,井白右	大系76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内容	材料來源
	師	師瘨簋	懿	嗣馬井白頵右師瘨入門立中廷,王乎内史吳册令師瘨	文物 64.7
	師	師奎父鼎	懿	嗣馬井白右師奎父,王乎内史𠷎册令師奎父	三代 四:34
	師	牧簋	懿	王才師汓父宫	大系 75
	師	師湯父鼎	懿孝	師湯父拜稽首	三代 四:24
	師	仲枏父簋	懿孝	佳六月初吉師湯父有嗣中枏父乍……	陝西四一八零
	師	仲枏父鬲(甲、乙、丙)	懿孝	(同)	陝西四一八一至一八三
	師	師望鼎	懿孝	大師小子師望曰:不顯皇考寬公穆:克盟悊氒德用辟于先王、𡈼屯亡敃、望肇帥井皇考、虔夙夜出内王命,不敢不彖不妻	三代 四:35
	師	師望壺	懿孝	大師小子師望乍寶壺	三代 十二:17
	師	師酉簋	孝	公族鴻𢿱入右師酉立中廷王乎史牆册令師酉	三代 九:21
	師	師晨鼎	孝	王才周師錄宫、嗣馬𢦏右師晨入門令師晨正師俗嗣□人佳小臣善夫守□官犬	大系 115
	師	師艅簋	孝	王才周師錄宫嗣馬𢦏右艅入門王乎乍册内史册令師艅	三代 九:19
	師	三年瘐壺甲乙	孝	王才句陵,卿逆酉,乎師壽召瘐易𩰫俎	陝西二 31.32
	師	瘐盨	孝	王才周師錄宫,各大室即立	陝西二 27.28
	師	諫簋	孝	王才周師錄宫	三代 九:19
	師	大師虘簋	孝	王才周師量宫,王乎師晨召大師虘入門立中廷	通釋 22:126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内容	材料來源
	師	盠駒尊	孝	王乎師豦召盠	陝西三 194
	師	弭叔簋	孝	井叔内右師寄、王乎尹氏册令師寄	文物 60.2
	師	師旋簋甲	厲	遲公入右師旋即立中廷、王乎乍册尹克册令師旋	張家坡 P3
	師	師旋簋乙	厲	王曰:師旋,命女羞追于齊	張家坡 P4
	師	大克鼎	厲	穆穆朕文且師𠭯父……肄克龏保氒龏王。	三代 四:40
	師	師克盨	厲	王若曰:師克,不顯文武,雁受大令甫有四方。	文物 62.6
	師	師丞鐘	厲	師丞肇乍朕剌且……	陝西三 107
	師	鬲從盨	厲	王才永師田宮	三代 十:45
	師	師毀簋	宣	白龢父若曰:師毀,乃且考又爵于我家	大系 114
	師	元年師兑簋	宣	同中右師兑入門,王乎内史尹册令師兑正師龢父嗣左右走馬	三代 九:31
	師	三年師兑簋	宣	𤔲右師兑入門、王乎内史尹册令師兑正師龢父嗣左右走馬	三代 九:30
	師	師嫠簋	宣	師龢父宰琱生内右師嫠,王乎尹氏册令師嫠	三代 九:36
	師	師詢簋	宣	王若曰:師詢,不顯文武孚受天令亦劓殷民乃聖且考克左右先王乍氒𢦏……臨保我氒周雩三方,民亡不康靜	大系 139
	師	師寰簋	宣	王若曰:師寰……今余肇令女達齊師㠱𢼸僰 [illegible] 左右虎臣正淮尸。	三代 九:28
	師	師厤鼎	春秋	師厤斿𠂤乍旅鼎	三代 三:40
	師	師厤匡	春秋	師厤斿𠂤乍旅匡	三代 十:13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內容	材料來源
	大師	善鼎	穆	王才宗周王各大師宮	三代四:36
	大師	師𩛥鼎	共	易女玄衮、䙴屯(純)、赤市、朱横、䜌旗、大師金雁(膺)、攸勒。	文物75.8
	大師	師望鼎	懿孝	大師小子師望曰:……	三代四:35
	大師	師望壺	孝	大師小子師望乍寶壺。	三代十二:17
	大師	大師虘簋	孝	王乎師晨召大師虘入門立中廷	通釋22:126
	大師	大師虘豆	孝	大師虘乍葦尊豆	三代十:47
	大師	蔡大師鼎	春秋蔡	蔡大師媵鄦叔姬可母飤繁	大系178
	大師	大師子大孟姜匜	春秋	大師子大孟姜乍般盉	錄遺502
	伯大師	師𩛥鼎	共	𩛥穠曆白大師,不自乍小子夙夕專由先且剌德	文物75.8
	伯大師	伯大師盨	西周晚	白大師乍旅盨	三代十:30
	師尹	克盨	厲	用乍旅盨隹用獻于師尹倗友婚遘	三代十:44
司市	市師	鄦市師璽	戰國齊	鄦市師鈐	稽庵彙編0152
	市相	中市之相璽	戰國齊	中市之相	塤室
山虞澤虞	吳	免簠	孝	令免乍嗣土嗣奠還歖眔吳眔牧	三代六:52
	吳	同簋	宣	王令同左右吳大父嗣易林吳牧	三代九:17
林衡	歖	免簋	孝	令女正周師嗣歖	三代九:12
	歖	免簠	孝	令免乍嗣土嗣奠還歖眔吳眔牧	三代六:52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內容	材料來源
	林	同簋	宣	王令同左右吳大父嗣易林吳牧	三代九:17
場人	易	同簋	宣	王令同左右吳大父嗣易林吳牧	三代九:17
廩人	左稟	左稟之璽	戰國齊	左稟之鈐	彙編0227
	左稟	平阿左稟璽	戰國齊	平阿左稟	彙編0313
	右稟	右稟璽	戰國	右稟	彙編0319
	稟	君之稟璽	戰國	君之稟	彙編327
倉人	倉	邗倉之璽	戰國(楚)	邗倉之鈐	國別圖十
春官:宗伯	宗白	齊侯壺	春秋齊	宗白聽令于天子	三代十二:33
鐘師(見地官鼓人)	鼓鐘				
籥師	霝	大克鼎	厲	易史小臣霝鼓鐘	三代四:40
卜師	卜	曶鼎	孝	今女奚乃且考嗣卜叀	三代四:45
	卜	卜孟簋	西周	卜孟乍寶尊彝	錄遺134.2
大祝小祝	大祝	大祝禽鼎	成	大祝禽鼎	三代二:41
	大祝	長由盉	共	即邢伯大祝射	文參55.2
	大祝	石鼓文吳人	春秋秦	□□大祝,□曾受其章	石鼓文研究二五、二六
	祝	鄭簋	幽	毛白入門立中廷右祝鄀	大系154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內容	材料來源
	五邑祝	鄭簋	幽	今女乍邑𩰫五邑祝	大系154
詛祝	宗祝	詛楚文	戰國秦	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𦍒布惄告于不顯大神	詛楚文考釋10
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	史	史叔隋器	成康	邵王姜史叔叀于大保	斷代三:37
	史	史獸鼎	成康	尹，令史獸立工于成周，十有一月癸未史獸獻工于尹咸(終)。	三代四:23
	史	史䛗簋(一)(二)	康	易史䛗具十朋	陝西一:152 三代六:50
	史	員卣	昭	員從史旟伐會，員先內□鼎孚金	三代，十三:37
	史	𡨦鼎	昭	佳王伐東尸、溓公令𡨦眔史旟	三代四:18
	史	臣辰卣(一)(二)	昭	王令士上眔史矣、竅于成周	三代十四:12 通釋7:30.2
	史	臣辰尊	昭	(同)	通釋7:30.4
	史	臣辰盉	昭	(同)	通釋7:30.3
	史	中甗	昭	王令中先相南國，史兒至㠯，王令曰:余令女事大小邦。	大系19
	史	遇甗	穆	師雝父眉史遇叀于㝬厌	三代五:12
	史	史牆盤	共	史牆夙夜不㒸	陝西二:24
	史	吳方彝	懿	王乎史戍册令吳	三代六:56
	史	望簋	懿孝	王乎史年册令望	大系80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內容	材料來源
	史	師酉簋	孝	王乎史牆册令師酉	三代九:21
	史	蔡簋	孝	王乎史尤册令蔡	大系102
	史	瘨盨甲、乙	孝	嗣馬𢦏右瘨　王乎史年册易……	陝西二:27 28
	史	揚簋	孝	王乎内史史年册令揚	三代九:24
	史	史免匡蓋	孝	史免乍旅匡,從王征行,用盛稻粱	三代十:19
	史	免觶	孝	王蔑免曆,令史懋易免	三代十一:36
	史	史懋壺	孝	王才葊京 [illegible] 宮,竊令史懋路筭咸(終)	三代十二:28
	史	史頌簋	夷	王才宗周令史頌	三代九:7
	史	史頌鼎	夷	(同)	三代四:26
	史	頌簋	夷	王乎史虢生册令頌	三代九:36
	史	頌壺	夷	(同)	三代十二:30
	史	頌鼎	夷	(同)	三代四:39
	史	克盨	厲	王令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人	三代十:44
	史	大克鼎	厲	易女史小臣霝鼓鐘	三代四:40
	史	鬲攸從鼎	厲	王令眚史南吕即虢旅	三代四:35
	史	此鼎甲、乙、内	宣	王乎史翏册令此	陝西一196 197 198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內容	材料來源
	史	此鼎 甲一辛	宣	(同)	陝西一 199—206
	史	寰盤	宣	史𢍰受王令書、王乎史減册易寰……	三代 十七:18
	史	無叀鼎	宣	王乎史晉册令無叀	三代 四:34
	史	善夫 山鼎	宣	王乎史𢍰册令山	文物 65.7
	大史	大史 友甗	昭	大史友乍召公寶尊彝	三代 五:8
	大史	中方鼎	昭	王令大史兄褱土	大系 16
	大史	鬲從盨	厲	令小臣成右逆□□内史無𢍰大史旟	三代 十:45
	公大史	乍册 魖卣	昭	隹公大史見服于宗周年。公大史咸見服于辟王、王遣公大史、公大史在豐、賞乍册魖馬。	斷代 二:29
	大史寮	番生簋	厲	王令𩰫嗣公族卿叀大史寮	三代 九:37
	大史寮	毛公鼎	宣	及兹卿叀寮,大史寮	三代 四:46—49
	大内史	叔上匜	春秋 鄭	鄭大内史叔上乍叔娟媵盘	三代 十七:40
	内史	燮簋	康	隹三月王令燮眔内史	三代 六:54
	内史	趞鼎	穆	内史即令,王若曰……	三代 四:33
	内史	師虎簋	懿	王乎内史吳曰册令虎	三代 九:29
	内史	五祀 裘衛鼎	懿	迺令參有嗣……内史友寺芻帥履裘衛厲田三田。	陝西一 173
	内史	師毛公簋	懿	師毛公即立,井白右内史册令	大系 76
	内史	豆閉簋	懿	王乎内史册令豆閉	三代 九:18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内容	材料來源
	内史	師瘨簋	懿	王乎内史吳册令師瘨	文物 64.7
	内史	師奎父鼎	懿	王乎内史𤔲册令師奎父	三代 四:34
	内史	牧簋	懿	王乎内史吳册令牧	大系 75
	内史	内史鼎	懿孝	内史令𤔲叀易金一勻非余日内史𩰫朕天君	三代 四:7
	内史	諫簋	孝	王乎内史年册令諫	三代 九:19
	内史	揚簋	孝	王乎内史史年册令揚	三代 九:24
	内史	趩尊	孝	王乎内史册令趩	三代 十一:38
	内史	鬲從盨	厲	令小臣成右逆□□内史無𩰫大史旟	三代 十:45
	内史	鄭簋	幽	王乎内册令鄭	大系 154
	内史	青川牘	戰國秦	王命丞相戊,内史匽、丞臂更修爲田律。	文物 82:10
	乍令内史	利鼎	懿	王乎乍令内史册令利	三代 四:27
	乍册内史	師艅簋	孝	王乎乍册内史册令師艅	三代 九:19
	乍册内史	免盤	孝	王才周令乍册内史易免	三代 十四:12
	内史尹	元年師兑簋	宣	王乎内史尹册令師兑	三代 九:30
		三年師兑簋	宣	(同)	三代 九:31
	邾史	競簋	穆	白屖父蔑邾史競曆賞金	三代 八:30
夏官:大司馬	𤔲馬	裘衛盉	懿	迺令參有𤔲:𤔲土𢿢邑,𤔲馬車旟𤔲土邑人服。	陝西 一:172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內容	材料來源
小司馬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都司馬 家司馬	𤔲馬	五祀 裘衛鼎	懿	迺令參有𤔲:𤔲土邑人趞、𤔲馬邑人邦……帥願裘衛厲田三田	陝西一 173
	𤔲馬	師瘨簋	懿	王才周師𤔲馬宮 𤔲馬井白頵右師瘨	文物 64.7
	𤔲馬	師奎父鼎	懿	𤔲馬井白右師奎父	文物 四:34
	𤔲馬	師晨鼎	孝	𤔲馬𢦏右師晨入門	大系 115
	𤔲馬	師艅簋	孝	𤔲馬收右師艅入門	三代 九:19
	𤔲馬	諫毁	孝	𤔲馬收右諫入門	三代 九:19
	𤔲馬	盠方彝 甲、乙	孝	參有𤔲:𤔲土、𤔲馬、𤔲工	陝西三 196 197
	𤔲馬	盠方尊	孝	(同上)	陝西三 193
	𤔲馬	𤔲盨 甲乙	孝	𤔲馬收右𤔲	陝西二 27.28
	𤔲馬	散盤	西周 晚	𤔲馬𢍰𤰈	三代 十七:20
	𤔲馬	𤔲馬 南叔匜	春秋 莒	𤔲馬南叔	山東 49:108
	司馬	郾王職乍 逘司馬戈	戰國 燕	郾王職乍逘司馬	考古 73.4
	司馬	𡢁盜壺	戰國 中山	或𡢁𡢁狉司馬賙。隹司馬賙訴諮戰怒,不能寍虞,逹師征郾	文物 79.1
	司馬	六年鄭 令戈	戰國 韓	六年奠命韓熙、右庫工師司馬鴟冶狄	三代 十九:52
	司馬	司馬 之璽等	戰國	司馬之鉥等	彙編 0023—0027
	大𤔲馬	孝述匜		大𤔲馬孝述自乍飤匜	三代 十:3
	大司馬	邾大司馬 戈	春秋 邾	邾大司馬之䑛戈	三代 十二:14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內容	材料來源
	大司馬	鄂君啓節	戰國楚	大司馬邵陽敗晉師于襄陵之歲	文參58.4
	冢嗣馬	趞鼎	穆	王若曰、趞、命女乍𢽾 自冢嗣馬啻宮僕射士嗞小大右隣	三代四:33
	邦君嗣馬	豆閉簋	懿	乃且考叀嗣窒𠭯邦君嗣馬	三代九:18
	聞司馬	聞司馬璽	戰國齊	聞司馬鈐	彙編0028 0029 0030
	右聞司馬	右聞司馬璽	戰國齊	右聞司馬 右聞司馬鈐	彙編0031、0032 0033
	左司馬	左司馬璽	戰國齊	左司馬□	彙編0037 0039
	左楦司馬	左楦司馬璽	戰國	左楦司馬	彙編0044
	左中軍司馬	左中軍司馬璽	戰國齊	左中軍司馬	彙編0047
	都左司馬	恭陰都左司馬璽等	戰國燕	恭陰都左司馬等	彙編0052等
	右司馬	右司馬璽	戰國燕	右司馬 右司馬鈐	彙編0056、0057 0064
	右司馬	王□右司馬璽	戰國齊	王□右司馬鈐	彙編0063
	都右司馬	𨑓都右司馬璽等	戰國燕	𨑓都右司馬等	彙編0058等
	右將司馬	右將司馬璽	戰國燕	右將司馬	彙編0048
小子	小子	令鼎	昭	王射、有嗣眔師氏小子合射	三代四:46
	小子	小子生方尊	昭	佳王南征才□,王令生辨事□公宗小子生易金	斷代三:42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內容	材料來源
	小子	趞小子簋	西周早	趞小子䡅㠯其友乍𩰫男王姬𩰫彝	三代七:28
	小子	靜簋	穆	小子眔服眔小臣眔臤僕學射	三代六:55
	小子	曶鼎	孝	□舀叀臤小子𩰫㠯限訟于井叔	三代四:45
	小子	毛公鼎	宣	雩參有𤔲小子師氏虎臣雩朕褻事	三代四:46—49
	小子	散盤	西周晚	散人小子	三代十七:20
	小子	筥小子簋	春秋筥	筥小子□家弗受□	三代六:51
掌固	監罟	南七汲刻石	戰國中山	監罟尤臣公乘得守丘,其齒將曼敢謁後未賢者。	文物79.1
射人	射	靜簋	穆	王令靜𤔲射學宮	三代六:55
司士	𤔲士	牧簋	懿	昔先王既令女乍𤔲士	大系75
司右	大右	大右鑑	戰國	大右 大右	三代十八:25
虎賁氏	虎臣	師酉簋	孝	𤔲乃且啻官邑人虎臣	三代九:21
	虎臣	詢簋	厲	今余令女商官𤔲邑人先虎臣後庸	文物60.2
	虎臣	毛公鼎	宣	雩參有𤔲小子師氏虎臣雩朕褻事	三代四:46—49
	虎臣	師寰簋	宣	今余肇令女達齊師㠯戜僰 左右虎臣正淮尸	三代九:28
	虎臣	無叀鼎	宣	官𤔲 王遉側虎臣	三代四:34
小臣	小臣	小臣單觶	成	周公易小臣單貝十朋	三代十四:55
	小臣	傳卣	昭	師田父令小臣傳。白剴父賞小臣傳□□	三代八:52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內容	材料來源
	小臣	小臣 [illegible] 鼎	昭	休于小臣 [illegible] 貝五朋	錄遺 85
	小臣	小臣夌鼎	昭	王徙于楚錄，令小臣夌先省楚居	攈古三之一 31
	小臣	小臣遘簋	昭	小臣遘蔑蔑曆易貝	三代九:11
	小臣	宅簋	昭	易小臣宅畫盾戈九	三代六:54
	小臣	小臣兒卣	西周早	女子小臣兒乍己尊彝	三代十三:33
	小臣	小臣豐卣	西周早	賞小臣豐貝	錄遺 269
	小臣	靜簋	穆	小子眔服眔小臣眔臤僕學射	三代六:55
	小臣	靜彝	穆	王客葊京，小臣靜即事	大系 56
	小臣	師晨鼎	孝	佳小臣善夫守□官犬眔奠人善夫官守友	大系 115
	小臣	大克鼎	厲	易女史小臣霝鼓鐘	三代四:40
	小臣	鬲從盨	厲	令小臣成右逆□□內史無𢦏大史旟	三代十:45
	少臣	叔尸鎛	春秋齊	伊少臣佳輔，咸有九州。	大系 203
趣馬	趞馬	𢦏馭觥蓋	昭	𢦏馭弟史趞馬弗左	陝西三:95
	走馬	戠簋	懿孝	易女戠玄衣 [illegible] 市䜌旂楚走馬	大系 150
	走馬	大鼎	西周中	王召走馬雁令取䜌罔馬世二匹易大	三代四:32
	走馬	三年師兌簋	宣	乃令:女 [illegible] 嗣走馬	三代九:31
	走馬	休盤	宣	[illegible] 公右走馬休入門立中廷	三代十七:8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內容	材料來源
	走馬	薛仲赤簠	春秋薛	走馬薛中赤自乍其匡	文物 78.4
	走馬	吳買鼎	春秋	口父之走馬吳買乍雝鼎用	三代 三:21
	左走馬	元年師兑簋	宣	令師兑正師龢父嗣左右走馬、五邑走馬	三代 九:31
	左走馬	三年師兑簋	宣	余既令女正師龢父嗣左右走馬	三代 九:30
	右走馬	元年師兑簋	宣	令師兑正師龢父嗣左右走馬，五邑走馬	三代 九:31
	右走馬	三年師兑簋	宣	余既令女正師龢父嗣左右走馬	三代 九:30
	右走馬	嘉壺		右走馬嘉自乍行壺	三代 十二:9
	五邑走馬	元年師兑簋	宣	令師兑正師龢父嗣左右走馬五邑走馬	三代 九:31
牧師（見地官牧人）	牧、牧師				
秋官：司寇 大司寇 小司寇	嗣寇	南季鼎	孝	用左右俗父嗣寇	三代 四:24
	嗣寇	揚毀	孝	王若曰：揚，乍嗣工官嗣量田甸眔嗣豈眔嗣茨眔嗣寇眔嗣工司	三代 九:24
	嗣寇	虞嗣寇白吹壺	春秋虞	虞嗣寇白吹乍寶壺	三代 十二:21
	嗣寇	嗣寇良父簋		嗣寇良父乍爲衛姬毀	小校 七:94
	嗣寇	嗣寇良父壺		嗣寇良父乍爲衛姬壺	三代 十二:21
	司寇	大梁司寇鼎一	戰國魏	梁廿有七年，大梁司寇肖亡智鈇(鑄)爲量，庸四分。	三代 三:43
	司寇	大梁司寇鼎二	戰國魏	梁廿有七年大梁司寇肖亡智鈇(鑄)爲量庸仝齍。下官	文物 72.6
	司寇	四年□雍令矛	戰國韓	四年□雍命韓匡、司冠刋它，左庫工帀刑秦、冶□散 □束	三晉 P17

周禮官名	銘文官名	器物	時代	有關銘文內容	材料來源
	司寇	六年安陽令矛	戰國韓	六年安陽命韓望、司寇口飤、右庫工币若父、治口散　口束	三晉P17
	司寇	十七年彘令戈	戰國韓	十七年彘命解朝、司寇奠害、左庫工币口較、冶畀散	三晉P17
	司寇	司寇之璽等	戰國三晉	司寇之鈴等	彙編0065—0077
	邦司寇	七年邦司寇矛	戰國魏	七年邦司寇富無，上庫工币戍閒、冶筲	三晉P28
	邦司寇	十二年邦司寇矛	戰國魏	十二年邦司寇□弗、上庫工币司馬瘨冶廁	三晉P28
	邦司寇	十二年邦司寇劍	戰國魏	十二年邦司寇肖新、口武口庫工币口孫，冶巡執齊。	三晉P28
	彊司寇	石城彊司寇璽等	戰國三晉	石城彊司寇等	彙編0078 0079
犬人	官犬	師晨鼎	孝	佳小臣善夫守□官犬	大系115

説明：

1. 守宮　宮人

守宮諸器從西周早期延續到中期，非人名而爲宮名甚明。守宮盤云：易守宮絲束，賡暮（幕）五、賡葬（冪）二、馬匹、毳爺（布）三，㚇隆三、𨱗朋。多爲帷幕之物，當與宮舍事有關。《周禮·天官》有宮正掌宮中之官府次舍之事；宮伯掌王宮衣裘之事；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守宮似屬此類。即簋有"宮人"之名，惜無活動記載，錄以備考。

2. 善夫　善

善夫與善同義。有鬲二件，一云：善夫吉父乍宗姬尊鬲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一云：善吉父乍宗姬尊鬲其子子孫孫永寶用。當出于一人。金文中師氏與師，内史與史……亦無嚴格界限，如孝王時史年與内史年（或内史史年）是同一人，均同此例。

或以爲銘文中善夫地位甚高，不似《周禮》所述掌王之食飲膳羞之職。其實《周禮》膳夫所司的食品還包括祭祀品，如"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凡王祭祀，徹王之胙俎。"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時代，這決非是卑微的角色。大鼎銘文載："王卿（饗）醴，王乎善夫駿召大"，可證銘文中的善夫參與祭祀之事。尤其是善夫山鼎，載王册令善夫山司"歙（飲）獻人"，獻人即《尚書·大誥》的"民獻"，盂鼎之"人鬲"，我以爲"飲獻人"即爲飲事操作之獻人，其受善夫山管理，知善夫之職與飲食有關，相當于《周禮》膳夫。

3. 大賓

《周禮·大府》所載其職爲掌握貢賦之事："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又"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還可知它應是地方關市在中央的上級。東周楚器多見"大賓"之名，尤爲重要者鄂君啓舟節銘文云："如載馬牛羊以出内關，則政（征）於大賓，毋政于關"。大賓的職能及其有關的關係，全同《周禮》所述。

4. 入府

戰國璽"入府"當讀"内府"，取李家浩説，見其《從戰國"忠信"印談古文字的異讀現象》。

5. 史書　書史

《周禮·司書》載其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徵令，凡税歛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師旂鼎銘文載師旂受罰三百寽後，向史書報告，然後鑄器以紀其事。格伯𣪘銘文載史書戠武"立𡨦成𡎴"，即樹立田地的標志界限，并"𩰫保毁，用典格白田"，即鑄器記錄格伯得田之事。所以我認爲，史書（書史）的職能合於《周禮·司書》的範圍。

6. 戠戠

戠戠（楚官璽）即《周禮》之職歲，取葉其峰説，見《戰國官璽的國别及有關問題》。

7. 裘

1975年2月所出岐山董家村裘衛四器，載明了"裘"的官名。雖然目前尚未見到裘的具體官職活動。但正如李學勤所云："司裘官名只見于《周禮》"，所以它應有對《周禮》的驗證意義。

8. 皮官

朱德熙、裘錫圭已正確釋讀出“北宮皮官”鈠，并指明“北宮皮官當是掌六宮皮革之事的職官。”《周禮·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皮官當屬此。

9. 内小臣　小臣

《周禮·内小臣》載其“掌王后之命”，“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内人之禮事。”魯器有“魯内小臣厌生乍鼎”，所見官名全同，惜無官職活動記載。西周中期有小臣遹鼎，銘“小臣遹即事于西”，亦未詳其事。遹另有一鼎，出于1967年，黑光、朱捷元指出，遹正是受后使命的閹人，所以他受天君之命而出使，引來姒后的“寮女寮奚”這正是内小臣的職務。可知小臣遹即内小臣遹，這正如善夫可簡稱善，内史可簡稱史一樣。

10. 師氏　師

《周禮》與銘文中均見師氏官名（銘文中師爲師氏簡稱）。以前或認爲師氏在銘中均爲武職，與文教無關。甚至以爲師氏之職合文武而混淆之，乃劉歆所窜亂。所以在此詳舉師氏（師）有文職的銘文：

共王師𩛥鼎：“王曰師𩛥、女克盡乃身，臣朕皇考穆穆王，用乃孔德，琛屯乃用心，引正乃辟安德。”及師𩛥自稱“臣保天子，用乎剌（烈）且（祖）介德。”正如李學勤所指出，符合《周禮·師氏》“掌以媺（美）詔王”（注：“告王以善道也。”）的職能。

懿王時永盂“公迺令鄭嗣徒𢍰父，周人師工眉，敔史，師氏邑人奎父、畢人師同，付永乎田。”是參予賜田之事。

懿孝時師望鼎：“大師小子師望曰：不顯皇考寬公，穆穆克盟乎心，悊（哲）乎德，用辟于先王，𩰫屯（渾沌）亡叚（愍），聖肇師井（型）皇考，虔夙夜出内王令，不敢不分不妻（規）。師望爲師𩛥之後，世代爲師氏，此銘所述，與師𩛥鼎相合。

厲王時大克鼎追述師𩛥父云：“穆穆朕文且（祖）師𩛥父，悤𢍰（冲讓）乎心，盂靜于猷，盄悊（淑哲）乎德，肄克龏保龏王，諫辥（敕乂）王家，惠于萬民，𩛥（柔）遠能𢦏（邇）肄克口于皇天，項于上下，𩰫屯亡叚。”此鼎與師望鼎都有“𩰫屯（混屯）亡叚（愍）”一語，均與師氏告王以善道有關。

宣王時師詢簋：“王若曰：……乃聖且（祖）考克氒（左）右先王，乍乎厶殳（肱股），用夾盭乎辟奠大令、盩勖雩（于）政，肄皇帝亡旻（斁），臨保我乎周雩，四方民亡不康靜。”師詢爲師酉之後，亦屬師氏之家。

很有意思的是師旂鼎記載了師旂“不從王征于方雷”而受罰之事。《周禮·師氏》云：“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如孝王時三年瘐壺載“王才句陵，鄉（饗）逆酉（酒），乎師壽召瘐易𩰫俎。”證明師壽從王是合于師氏職責的。而師旂不從王出征，就得受罰。

以上數例，可知師氏職兼文武，當不可能由劉歆僞造。

11. 市師　市相

裘錫圭指出戰國璽中“市師”、“市相”是《周禮》中“司市”一類的職官，至確。所舉之《稽庵》“鄆市師鈠”，《古璽彙編》0152之故宮博物院藏印同，不知是否源出于一。

12. 倉

倉爲“倉人”，取葉其峰説，見其《戰國官璽的國别及有關問題》。

13. 宗祝

《周禮·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鄭注: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秦《詛楚文》:"使其宗祝邵馨,布憖告于不顯大神厥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宗祝之職同詛祝。容庚《古石刻零拾》與郭沫若《詛楚文考釋》并有考述。

14. 監罟

河北平山南七汲刻石"監罟",河北省博物館、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指出"'罟'疑當讀爲'固',《周禮·夏官·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監固'疑是與掌固相當之官職。"聯繫南七汲一帶中山遺址來看,其說甚是。

15. 虎臣

虎臣又見于典籍。《尚書·顧命》:"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孔傳:"虎臣,虎賁氏。"《周禮正義》也持虎臣即虎賁氏說。但後有研究者不以爲然,或與《孔傳》被視爲僞書有關。其實從銘文看,虎臣合于《周禮·虎賁氏》所述之職甚明。如宣王師寰簋云"左右虎臣正(征)淮尸。"宣王無叀鼎云:"官嗣𢓊王逗側虎臣。"劉心源釋爲"近待之臣",甚是。合於《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鄭注"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從音韵角度講,臣在真部,賁在文部,可能相通。所以,非但不應以《孔傳》懷疑虎臣;相反,應從銘文虎臣與《周禮》虎賁的關係,考慮《孔傳》的可信之處。

TABLE 4

Records of Chou Institutions as Found in the *Chou-li* and 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Certain institutions recorded in the *Chou-li* are paralleled to greater or lesser extents in accounts found 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These relate to such matters as slavery,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 fields and roads, sacrificial system, penal code, etc. These data contribute an additional perspective from which we may examin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titles of office in the *Chou-li*.

表四：

《周禮》與兩周考古文獻有關制度對照表

本表是從制度方面，如奴隸制度、建築制度、田地道路制度、祭祀制度、刑法制度等，比較《周禮》記載與考古文獻的關係。這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分析《周禮》的真僞，是官名對照表的一個補充。

制　度	周　　禮	考古材料	備　　注
奚奴	天官·冢宰第一：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幂人：奄一人，女幂十人，奚二十人。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内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孫詒讓云： 春官叙官注云，奚，女奴也；《説文》女部云：嫢，女隸也。案奚即嫢之借字，凡此經之奚皆爲女奴。《周禮正義》	西周中期，遹盂： 佳正月初吉，君才䢅既宮，令遹叀于述土隮、諆，各𠂤(姒)司(后)寮女寮奚、选華，天君叀遹叀顯，遹敢對揚，用乍文且己公隮盂，其永寶用。 《陝西長安灃西出土的遹盂》《考古》77.1	黑光、朱捷元： 遹盂上記載的“奚”，正是周王室的女奴。……此銘文記周王内宮之事。天君指太后，姒后指王后，太后命内小臣遹至郊遂隮、二地，引來爲王后服役的宮人宮婢，太后見之，容貌美麗，于是命遹使之梳洗打扮。這里有關周代“奚奴”，僅見于史籍的記載，今從本銘中又可以得到證明。(同左)
凌陰	天官、凌人：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鄭注：凌，冰室也。 春始治鑑。……夏，頒冰掌事。秋，刷。 鄭注引鄭司農云：刷除	陝西鳳翔春秋秦國凌陰遺址發掘簡報： 1973—1974年，鳳翔姚家崗出土了春秋時秦國的銅質建築構件，我隊即在該地進行了普探，在姚家崗高地的西部，	由于冰的特性，凌陰的封藏開啓與季節有密切關係。《周禮·凌人》：“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疏家多以正歲十有二月系指夏曆，此時寒盛冰堅，正是胥徒鑿

制　度	周　　禮	考古材料	備　　注
	冰室，當更内新冰。	距虢鳳公路148米處，發現了一處建築遺迹。1976—1977年，我們進行了兩次發掘，初步判斷該建築遺迹爲春秋時秦國的凌陰遺址。 發掘簡報見《文物》78.3 陝西省雍城考古隊韓偉　董明檀執筆	冰儲運的最好時節。所謂“三其凌”，是爲了防備消釋，而使始藏冰量大于實際需用量的三倍。姚家崗出土的春秋秦國凌陰遺址，系一個倒置的長方形棱臺。……該冰室始藏冰爲190立方米。如果按《周禮》上的消釋比率，來年最少還應有冰65立方米。孟夏與孟秋之間，當是用冰旺季。旺季已過，即有所謂“秋刷”之舉。鄭玄注曰：“秋凉，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這時融化了的冰水當由水道排入白起河内，以俟十二月更納新冰。 同上
晉鼓	地官·鼓人：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晉鼓鼓金奏。	1980年，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徐墓出青銅鼓座，其周壁上下沿各鑄銘文，文字多銹蝕，其中有可識部份曰： 擇其吉金玄鏐　鎛呂自乍雋(晉)鼓 據楊九霞執筆《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學報》82.2，殷滌非《九里墩墓的青銅鼓座》，《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	殷滌非： ……音近可以通假，“雋鼓”即“晉鼓”。……我們可以了解兩個問題：一、鐘有編與不編者，鐘師自擊不編之鐘。二、以鐘鼓奏九夏，鐘是不編之鐘，鼓是晉鼓。……九里墩墓的鼓座旁出土有一特大甬鐘，它與墓室南壁附近放置的一排三個甬鐘不似一個組屬，……不僅個體大，而且與青銅鼓座靠近，……鐘身與鼓座均飾蟠螭紋，據此，殆即《周禮·地官·司徒》鼓人“以晉鼓鼓金奏”之金。

制　度	周　　禮	考古材料	備　　注
			金即特大不編之甬鐘，爲鐘師所自擊，是晉鼓和金奏也。總之，從銘文字形結構和墓内出土位置上分析，鼓爲“晉鼓”。 同左文
	地官・質人：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秋官・朝士：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雲夢秦簡・日書： 甲種： 可以入人民、馬牛、禾粟。 入人民、畜生(牲) 乙種： 入人民、畜生(牲)。 出入人民、畜生(牲)。 利居室，入貨、人民、畜生(牲)。 見李學勤《睡虎地秦簡〈日書〉與楚、秦社會》所引	李學勤： “人民”一詞用于奴隸，見于《周禮》。……值得注意的是，《周禮》的文句和秦簡頗爲接近，看來兩者間有制度上的淵源關係。 同左
田制與道路系統	地官・封人： 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鄭注：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 《周禮正義》： 封，起土界也。 地官・遂人：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青川郝家坪出戰國秦木牘《爲田律》： 田廣一步，袤八則，爲畛，畝二畛，一百(陌)道。百畝爲頃，一千(阡)道，道廣三步。封高四尺，大稱其高。埒(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埒(埒)，正彊(疆)畔，及發千(阡)百(陌)之大草。 簡報見《文物》82.1	李學勤： 《爲田律》是關于農田制度的法律，而牘上的律文卻以道路的建造修治爲主，這是什麽緣故呢？原來，中國古代的田制，總是同道路系統不可分的。這一事實，在《周禮》書中表現得最爲清楚。 牘文關於封、埒的記載，十分重要，所述形制過去很少了解。封埒的制

制　度	周　　禮	考古材料	備　　注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鄭注：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	李學勤釋文見《青川郝家坪木牘研究》，《文物》82.10	度，與《周禮·封人》的記載有沿襲關係。 同左文
祀月	春官·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昭王麥尊： 雩王才戠，已(祀)月。 唐蘭《論西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二七，(下簡稱《周昭》)《古文字研究》第二輯	唐蘭：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其中就包括祀月。 同左文
烝	春官·大宗伯： 以烝冬享先王。	昭王段簋： 佳王十又三祀十又一月丁卯，王蠹畢瑩(烝)，戊辰，曾(贈)。 《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五〇(下簡稱《大系》)。	郭沫若： 此言"王在畢烝"，蓋烝祭文王也。……曾殆贈之省文。……此在十一月，正合。 同左文
贈	春官·男巫： 冬堂贈。 鄭注：杜子春云矰當爲贈，堂贈謂逐疫也。……玄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		
殷	春官·大宗伯： 殷見曰同。 鄭注：殷猶衆也。 《周禮正義》：殷見殷國曰會則四方六服諸侯畢至。	昭王翻卣： 佳明俘殷成周年。 《周昭》 昭王傳卣： 令師田父殷成周。 《三代吉金文存》八：五二(下簡稱《三代》	

制　度	周　　禮	考古材料	備　　注
	殷頫曰視。 鄭注：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 夏官・職方氏：王殷國 鄭注：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 秋官・大行人：殷頫以除邦國之慝。	昭王臣辰卣、尊、盉： 王令士上眔史𤔲，𢿢于成周。 《三代》十四：一二 白川靜《金文通釋》7：30（下簡稱“通釋”） 穆王豐尊、卣： 王才成周令豐𢿢大矩。 《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二、17、18（下簡稱《陝西》二）	
大封	春官・大宗伯： 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嘉禮親萬民。 賈疏：若諸侯相侵境界，民則隨地遷移者，其民庶不得合聚，今以兵而正之則其民合聚，故云大封之禮。	武王天亡簋： 乙亥，王又大豐，王凡三方。 《大系》一 昭王麥尊： 雩若翌日才璧（辟）澭（雍）王乘于舟，爲大豐，王射大龏禽。 《周昭》二七	郭沫若： “大豐”亦見麥尊……余意當即大封。 《大系考釋》一。 陳夢家： “王又大豐”應從孫氏讀作“有大禮”。《周禮・大行人》注云：“大禮曰饗餼也。”《司儀》注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饗餼。”大禮是饗射之禮，行於辟雍。 《西周銅器斷代》二（下簡稱《斷代》）。
大禮	春官・大宗伯： 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賈疏：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謂大禮。		唐蘭： 爲大豐是舉行射禮。 《周昭》二七

制　度	周　　禮	考古材料	備　　注
			余案： 古“豊”、“豐”同字，天亡簋之“大豐”，可讀爲“大禮”。但似以《大宗伯》之“大禮”釋之，較以《大行人》更妥切。
策命	春官·大宗伯： 王命諸侯則儐。 鄭注：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内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 春官·内史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内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内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1. 儐者即銘文中右(佑)者，屢見“某右(佑)某入門立中廷”辭例。常見于銘文爲右者的有懿王時井白、孝王時司馬𢦏等。學者對此多有論述。本論文中《周禮與考古材料有關官名對照表》中亦有供參考之材料。 2. 銘文中内史(或史)册令(命)之記載甚多。如懿王時内史吳(師虎簋、師瘨簋、牧簋等)，孝王時内史年(諫簋、揚簋、望簋等)，於本論文中請參見《周禮與考古材料有關官名對照表》。 3. 銘文中亦見内史行賞賜之例，如： 孝王免盤：王才周，令乍册内史易免。 《三代》十四：一二 宣王寰盤：王乎史減册易寰　《三代》十七：一八 4. 銘文中又有史(尹氏)書王令之例，如： 夷王頌器：尹氏受王令書。 《三代》四：三九，九：三六，十二三〇 宣王寰盤：史𢍰受王令書。　《三代》十七：一八	
鬱鬯	春官·鬱人： 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成康史叔隋器： 佳王𠦪于宗周，王姜史叔叀于大保，賞叔鬱鬯、白金、𩰫牛。 《斷代》三：37 康王叔趯父卣： 余𢦏(兄)爲女兹小鬱	李學勤、唐雲明： 本銘的“鬱”是鬱鬯的省

制　度	周　　禮	考古材料	備　　注
		彝，女期（其）用鄉（饗）乃辟斬侯逆淯出内叀（使）人。 見李學勤、唐雲明《元氏銅器與西周的邢國》，《考古》79.1 昭王小子生尊： 佳王南征，才□，王令生辨事□公宗，小子生易金，鬱鬯，用乍𣪘寶奠彝。 《斷代》三：42	稱。《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與本銘所説“小鬱彝”相合。 同左文
兆域圖	春官・小宗伯： 卜葬兆甫竈，亦如之。 春官・冢人：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	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墓葬發掘簡報： “兆域圖”銅板是椁室内出土最重要的器物……一面有一對鋪首，另一面有用金銀鑲錯的一幅“兆域”，也就是葬域平面示意圖，圖上標明宫垣及墳塋所在地點，建築各部分名稱、大小、位置和中山王的詔書。詔書是：“王命賙爲逃（兆）乏（法），闊閔（狹）少（小）大之叫（制），又（有）事者官𢊁（圖）之。逮（進）退迋（違）乏（法）者死亡（無）若（赦），不行王命者忝（殃）逖（連）子孫。丌（其）一從，丌（其）一𤕌	朱德熙、裘錫圭： “逃乏”當讀爲“兆法”。《周禮・春官・小宗伯》“卜葬兆”，鄭注：“兆，墓塋域”，《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鄭注“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兆”亦作“垗”，《廣雅・釋丘》“垗，葬地也”。兆域圖畫的是中山王陵園的建築圖樣，“兆法闊狹小大之叫”指整個陵園設計的規劃， 《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文物》79.1

制　度	周　　禮	考古材料	備　　注
		（藏）廎（府）。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 《文物》79.1	
盟載	春官・詛祝： 掌盟、詛、類、造、攻、說、禳、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鄭注：載辭、爲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于其上也。 秋官・司盟： 掌盟載之法， 鄭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既盟，則貳之。	1. 1942 年前後，河南省北部沁陽地區一帶，因修築公路出過一批書寫載書的石片。 陳夢家《東周盟誓與出土載書》，《考古》66.5 2. 山西省侯馬晉國遺址出土載有盟誓辭文的玉石片，稱爲“侯馬盟書”。 盟書在歷史文獻中常稱之爲“載書”。……據《周禮・司盟》等記載，古代盟誓時所寫的盟書都是一式兩份，一份留作存查，藏在“盟府”（承辦盟誓的專門機構）；一份埋在地下或沉于河水中，這一批侯馬出的盟書，應當就是當初按照上述盟載制度埋藏在地下的。 就出土迹象看，掩埋時是先在壁龕中存放玉币，然後再埋犧牲和盟書。這種埋盟書和犧牲的豎坑，就是古代所謂的“坎”。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侯馬盟書・侯馬盟者及其發掘與整理》①	
筭	春官・大史： 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孝王史懋壺： 王才葊京滋宮，竊令史懋路筭咸。 《三代》十二：二八	郭沫若： 路筭謂御用之大筭也，王既親錫史懋以路筭，又命伊伯錫之以貝焉，故史懋作器以紀之。 《大系考釋》九二.②
執駒	夏官・校人： 春祭馬祖，執駒。	盠駒尊： 佳王十又三月辰才甲申王初執駒于㡯。 《陝西》三・一九五	李學勤： 駒尊銘文的内容非常重要，是記載馬政的。“王初執駒于㡯”，執駒見于

① 一九七九年《中國歷史學年鑑》載黄景略文，報導河南溫縣出土五百多片春秋時期載有盟誓辭文的墨書玉石片。惜至今尚未檢到詳細報告。

②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説》（增訂本）247 論史懋壺有“露筮”之説，惜此書在此未能檢到。

制　度	周　　禮	考古材料	備　　注
	夏官・廋人： 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		《周禮》、“校人”、“廋人”。 《郿縣李家村銅器考》文參 57.7
三宥	秋官・司刺：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	雲夢秦簡・法律答問： 免老告人以不孝，謁殺，當三環之不？不當環，亟執勿失。 《睡虎地秦墓竹簡》小字本 195 頁	環，讀爲原，寬宥從輕。古時判處死刑有“三宥”的程序，見《周禮・司刺》。《三國志・張魯傳》有“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可參考。 同左
宗彝書約	秋官・司約：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	共王格伯簋： 釐（鑄）保（寶）段，用典格伯田。 《三代》九：一六 孝夷訓匜： 牧牛則誓，乃㠯告吏䚄吏曶于會，牧牛辭誓成、罰金，訓用乍旅盉。 《陝西》一：207 厲王鬲從盨： 內史無𢊁大史旗曰：章𠭯 𦥑 夫邑鬲從田，其邑旃𢆶𩰫友（賄）鬲從其田。 《大系考釋》一二四 西周晚散盤： 西宮裒武則誓……𠭯左執繇（約）史正仲農 《三代》十七：二〇	郭沫若： 章、𠭯 兩人於同日以邑里與鬲從交換，王命史官典錄其事，鬲從复自作器。 同左 按：另鬲攸從鼎，散盤等均鑄有誓辭，合約劑書于宗彝之制。

制　度	周　　禮	考古材料	備　　注
刑徒	秋官・司厲：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 秋官・司圜：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秦國的兵器銘文，常記有以刑徒充當鑄造的工匠，有鬼薪、城旦等名，此外也有隸臣。秦簡所舉刑徒名稱，尤爲繁複，可見刑法的嚴酷。……不難發現秦以及同時的關東各國普遍使用刑徒勞力。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 同史籍的記載相對照，秦簡中有關秦對犯罪人適用徒刑的記載是比較全的。 劉海年《秦律刑罰考析》，見《雲夢秦簡研究》	李學勤： 秦漢律刑名隸臣妾、鬼薪、白粲等，求其本義，也就是《周禮》服上述勞役的人。 同左書 劉海年： 在奴隸社會里，也不是把所有的罪犯都罰爲奴隸的。《周禮・秋官》："司圜……"。這是周奴隸主國家對一部份罪人加以監禁罰作苦役的記載。 《周禮》中關於對我國奴隸制下刑徒的記載，某些地方可能有後人理想化的成份，但基本是可信的，體現了周奴隸制國家在其統治尚未崩潰時，在懲治犯罪中的區別對待政策。 同左文
違誓之刑罰	秋官・條狼氏： 凡誓，執鞭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事)曰殺，誓小史(事)曰墨。	孝夷訓匜： 我義(宜)便(鞭)女千，鬷鬷女。今我赦(赦)女。義(宜)便(鞭)女千，鬷鬷女，今大赦(赦)女，便(鞭)女五百，罰女三百爰(鍰)。白鼠父乃或吏(使)牧牛誓曰：自今余敢變(擾)乃小大史(事)。乃師或㠯(以)女告，則侄(致)乃便(鞭)	李學勤： 訓匜所記牧牛違誓，應鞭一千，施墨刑，與《條狼氏》職文大體符合。 同左文

制　度	周　　禮	考古材料	備　　注
		千，𪊨𪊨。牧牛則誓。 李學勤釋文 《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古文字研究》一	
節	秋官・小行人：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鄂君啓金節”是用青銅制成，它的形體極像今日文具中的竹制“臂擱”，中間有一個竹節，分器面爲兩段，上長下短。器面上鏤刻八條陰紋直綫，以爲錯金字的直格。……四件中，有三件長短寬厚相同，器面竹節的位置上下相等，可以拼合成一個大半圓的竹筒，……根據實物弧度分組試作拼合圖，第一組正好用五塊拼合成一段圓形竹筒；第二組也可用五塊拼合成一段圓形竹筒。 殷滌非、羅長銘《壽縣出土的鄂君啓金節》文參58.4	郭沫若： 古時候的符節有的本是剖竹而成的。《周禮・秋官》“小行人……”。“以竹爲之”的符節，由于“鄂君啓節”的出土可以證明，是剖竹爲五的。…… 在較古的時代，所有的符節應該都是以竹或木爲之的。竹是南方的産物，可以想見竹節或竹符必始用于南方。北方諒必多以木，用木則可以雕刻成種種的形狀，故有虎節、人節、龍節之分。可見《周禮・秋官》的六節正是南方習俗的混合物。 文參58.4 《關於鄂君啓節的研究》

TABLE 5

Shuo-wen Ch'ung-wen Variant Characters and Their Parallels i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Section 1 (p. 311—343)

This is the main corpus of the data which lists the *Shuo-wen ch'ung-wen* variant characters and their typologies. They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 parallel characters selected from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entered alongside them. Variant structures and shapes of these archaeological characters, their periodization, and the regions whence they derive are presented as comprehensively as possible. Altogether there are presently 305 *Shuo-wen ch'ung-wen* variant characters (23%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ch'ung-wen* characters in the *Shuo-wen*) which correspond to parallels amongst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The typologies and number of occurences of archaeological parallels are as follows:

a. *ku-wen*	139
b. *Chou-wen*	69
c. *Chuan-wen*	19
d. *huo-t'i*	66
e. *yin-shu*	2
f. *hsiao-chuan*	1
g. *hsiang-ku-wen-sheng*	1
h. *su-tzu*	3
i. *ch'i-tzu*	2
j. *chin-wen*	1
k. *t'ung-jen-shuo*	1
l. *ch'in-k'o-shih*	1

Section 2 (p. 344—352)

The *Shuo-wen ch'ung-wen* characters which have parallels amongst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are arranged here chronologically.

Section 3 (p. 353—355)

The *Shuo-wen ch'ung-wen* characters which have parallels amongst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are arranged here under geographical divisons.

On the basis of the evidence presented in Sections 1 and 2, interesting indications as to the periods and places of origin of these *ch'ung-wen* variant characters in the *Shuo-wen* may be studied.

The ancient characters from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selected for presentation in this Table are limited to whole intact characters. The method of isolating radicals as used in Table 7 below, is not adopted here.

For convenience of use, the Supplementary Table A lists the Middle to Late Ch'un-ch'iu *shih-ku-wen* characters. These are entered in Middle Ch'un-ch'iu.

表五：

《説文》重文與考古材料對照表

本表包含一個主表和兩個附表。

主表列出可與古文字考古材料對照的《説文》重文及種類，和盡可能標明時代及國别的古文字字形。要説明的是，手寫的古文字字形只是爲了表明結構，不能視爲摹本。

主表表明，共有 302 個《説文》重文形體可與考古材料相對照，占重文總數 23%强，其中有：

古文：137

籀文：69

篆文：19

或體：66

引書：2

小篆：1

象古文省：1

俗字：2

奇字：2

今文：1

通人説：1

秦刻石：1

附表 a 是觀察各個種類重文相對應的古文字材料的存在時代。

附表 b 是觀察各個種類重文相對應的古文字材料的存在地域(指東周時期)。

根據這兩個附表，我們可以分析《説文》各類重文的時代屬性和地域文化屬性。

因爲本表的重點是對照的比例，所以采集的古文字字形只限于完整的字形，没有用《東周文字譜系》離析偏旁的方法。否則，可對照的比例會有提高。

還有，附表 a 爲觀察統計方便，把春秋中晚期的石鼓文列入春秋中期一起。新莽時材料附于西漢。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一	丄	丄	上	篆文	上	蔡侯盤	楚	春秋晚	上
					上	古幣 十一	齊	戰國	
					上	古璽 4130		戰國	
					上	信陽簡	楚	戰國中	
					上	新郵虎符	秦	戰國晚	
					上	秦陶 四七九		秦	
					上	上林鼎		西漢	
		帝	帝	古文	帝	甲骨文粹 1128		商晚	帝
					帝	井侯簋		西周	
		旁	旁	古文	旁	甲骨文拾 5.10		商晚	旁
		丅	下	篆文	下	蔡侯盤	楚	春秋晚	丅
					下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下	古幣 十二	齊	戰國	
					下	古璽 4911		戰國	
					下	廿六年詔版		秦	
					下	新嘉量		新	
	示	示	示	古文	示	古幣 四七	三晉	東周	示
					示	秦陶 四二六		秦	
		禮	禮	籀文	禮	牆盤		西周	禮
		社	社	古文	社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社
	王	王	王	古文	王	甲骨文佚 427		商晚	王
					王	利簋		西周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王子午鼎	楚	春秋中	
						者沪鐘	楚	春秋晚	
	王	王	𤣥	古文		詛楚文	秦	戰國中	玉
						仰天湖簡	楚	戰國中	
	丨	中	𠂤	籀文		甲骨文粹597		商晚	中
						頌簋		西周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艸	𦵏	𦵏	古文		古璽1733	東土	戰國	黃
		𣏟	𣏟	籀文		洹子孟姜壺	齊	春秋晚	析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古璽4299		戰國	
二	宀	宀	宀	篆文		五祀衛鼎		西周	宋
						效律	秦	戰國晚	
						老子乙前		西漢	
						孫臏兵法		西漢	
						漢印二·二		西漢	
						漢印二·二		西漢	
	口	𠭯	𠭯	籀文		曶鼎		西周	嗌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古幣二〇三	三晉	東周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古璽1551	三晉	戰國	
				或體		克鼎		西周	哲
				古文		番君盤	楚	春秋早	君
						哀成叔鼎	三晉	春秋中	
						叔尸鎛	齊	春秋中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邾公釛鐘	齊	春秋晚	
						郘子壺	三晉	戰國早	
						鄂君啓節	楚	戰國中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郢陵君三器	楚	戰國晚	
						平安君鼎	三晉	戰國晚	
						古幣九八	楚	戰國	
				古文		古璽0147	三晉	戰國	唐
	厂厂			古文		多友鼎		西周	厰
						王孫𠭯鐘	楚	春秋中	
						酓章戈	楚	戰國中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癶			籀文		甲骨文前5·2·1		商晚	登
						五年師旋簋		西周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正	正	正	古文	正	者減鐘	楚	春秋早	正
					正	王孫午鼎	楚	春秋中	
					正	欒書缶	三晉	春秋中	
					正	叔尸鎛	齊	春秋中	
					正	蔡侯鐘	楚	春秋晚	
					正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正	郳公華鐘	齊	春秋晚	
					正	驫羌鐘	三晉	戰國早	
					正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正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正	陳侯因資敦	齊	戰國中	
					正	酓忎鼎	楚	戰國晚	
	辵	辵正	彳正	或體	彳正	甲骨文續1·5·2		商晚	征
					彳正	利簋		西周	
		辵亦	辵亦	籀文	辵亦	師寰簋		西周	迹
					辵亦	詛楚文	秦	戰國中	
					辵亦	泰山刻石		秦	
		辵告	𠂤告	古文	𠂤告	頌鼎		西周	造
					𠂤告	郳大司馬戈	齊	春秋晚	
		辵束	辵束	籀文	辵束	古鉩孫遠字形表二·一五	秦	戰國	速
					辵束	縱橫家書		西漢	
					辵束	漢印二·十二		西漢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返	返	引書	返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返
		遲	遲	籀文	遲	元年師旋簋		西周	遲
		遴	遴	或體	遴	老子甲		西漢	遴
		達	達	或體	達	甲骨文存2011		商晚	達
		邇	迩	古文	邇	古璽0221	楚	戰國晚	邇
		道	𨑨	古文	道	曾伯霥簠	楚	春秋中	道
					道	石鼓文	秦	春秋中晚	
	彳	往	往	古文	往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往
		復	復	古文	復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復
					復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復	北城圖	北方	戰國中	
		後	後	古文	後	寧鼎		西周	後
					後	逾兒鐘	楚	春秋中	
					後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後	杕氏壺	北方	戰國早	
					後	曾姬無卹壺	楚	戰國中	
					後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得	𢓊	古文	得	甲骨文前7.42.2		商晚	得
					𢓊	陳公得戈	齊	戰國早	
					𢓊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𢓊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𢓊	南北汲刻石	北方	戰國中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陳璋壺	齊	戰國中	
		徣	𢓊	古文					
					𢓊	盂鼎		西周	
					𢓊	石鼓文	秦	春秋中晚	
					𢓊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𢓊	古璽1818	東土	戰國	
	齒	齒	𠃊	古文	𠃊	甲骨文粹1519		商晚	齒
					𠃊	仰天湖簡	楚	戰國中	
					𠃊	南北泥刻石	北方	戰國中	
	牙	牙	𠃊	古文	𠃊	古璽2503		戰國	牙
	嗣	嗣	𠬝	古文	𠬝	𠬝子壺	三晉	戰國早	嗣
三	商	商	商	古文	商	蔡侯尊	楚	春秋晚	商
			商	古文	商	曾侯乙鐘	楚	戰國中	
			商	籀文	商	秦公鐘鎛	秦	春秋早	
	言	信	𠊱	古文	𠊱	𢦏叔鼎		西周	信
			𢘓	古文	𢘓	古璽0651	東土	戰國	
					𢘓	甲骨文甲522		商晚	
		詠	𢘓	或體	𢘓	詠尊		西周	詠
		諄	𢘓	籀文	𢘓	旅仲簋		西周	諄
		詬	詬	或體	詬	老子甲		西漢	詬
	業	業	業	古文	業	秦公簋	秦	春秋早	業
					業	晉邦盦	三晉	春秋晚	
		對	對	或體	對	牆盤		西周	對

張光裕說𢘓从心，(1)甚確。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對	老子乙前		西漢	
					對	孫子兵法		西漢	
	廾	𠬝	𠬝	籀文	𠬝	叔尸鎛	齊	春秋中	兵
					𠬝	詛楚文	秦	戰國中	
					𠬝	新郪虎符	秦	戰國晚	
					𠬝	秦律十八種	秦	戰國晚	
					𠬝	繹山刻石		秦	
					𠬝	老子乙前		西漢	
					𠬝	老子甲		西漢	
	丮	丮	𢍏	或體	𢍏	從橫家書		西漢	丮
					𢍏	𢍏氏銷		西漢	
	廾	廾	廾	古文	廾	古璽六九	三晉	東周	共
					廾	古璽5138		戰國	
	𦥑	𦥑	𦥑	或體	𦥑	效律	秦	戰國晚	𦥑
					𦥑	老子甲後		西漢	
	𠀠	𠀠	𠀠	古文	𠀠	長陵盉	三晉	戰國晚	要
					𠀠	古璽3662	東土	戰國	
					𠀠	足臂灸經		秦	
					𠀠	老子乙前		西漢	
					𠀠	孫子兵法		西漢	
	辰	辰	辰	籀文	辰	農盨		西周	農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古文		甲骨文乙282		商晚	
						牆盤		西周	
	革	革		古文		康鼎		西周	
						鄂君啓節	楚	戰國中	革
						望山簡	楚	戰國中	
						帳橛	北方	戰國中	
		鞄		古文		九年衛鼎		西周	鞄
						古璽0399		戰國	
	鬲	鬲		或體		漢印三·十五		西漢	鬲
						西陲簡		西漢	
	弓	弛		小篆		秦律十八種	秦	戰國晚	弛
						馬王堆一號墓簡		西漢	
		彌		或體		甲骨文甲2905		商晚	彌
		弭		或體		縱橫家書		西漢	弭
		彌		或體		五十二病方		秦	彌
	又	反		古文		古幣四四	三晉	戰國	反
		𠬝		古文		多友鼎		西周	友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史	事		古文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事
						卅五年安令盂	三晉	戰國中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古璽5655	三晉	戰國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聿	𦥑	𦥑	篆文	𦥑	𢦏盨		西周	聿
					𦥑	古璽5120		戰國	
	畫	畫	畫	古文	畫	小臣宅簋		西周	畫
					畫	吳方彝		西周	
					畫	古璽1519	三晉	戰國	
					畫	上官登	東土	春秋中	
					畫	大長畫戈	東土	戰國	
		畫	畫	籀文	畫	𢦏簋		西周	畫
					畫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殺	殺	𣪘	古文	𣪘	甲骨文明藏147		商晚	殺
					𣪘	蔡侯鐘	楚	春秋晚	
	皮	皮	𢍏	籀文	皮	叔皮父鼎		西周	皮
					皮	者減鐘	楚	春秋早	
					皮	石鼓文	秦	春秋中晚	
					皮	郘𤔲尹鉦	楚	春秋中	
					皮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攴	徵	徵	古文	徵	甲骨文前2·9·5		商晚	徵
					徵	何尊		西周	
					徵	𩰫羌鐘	三晉	戰國早	
		敓	敓	或體	敓	𠑇匜		西周	敓
		敕	𢿱	或體	𢿱	陳侯因資敦	齊	戰國中	敕
		敗	敗	籀文	敗	五年師旋簋		西周	敗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南疆鉦	楚	春秋	
						鄂君啓節	楚	戰國中	
	𢽾	𢽾	𢽾	古文		散盤		西周	教
四	目	睜	睜	或體		漢印四·一		西漢	睜
	白	百	百	古文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百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隹	雛	雛	籀文		甲骨文Z1052		商晚	雛
		雛	雛	籀文		古鉩		戰國	雛
		雁	雁	籀文		甲骨文佚524		商晚	雁
	雥	雥	集	或體		甲骨文前5·37·1		商晚	集
						毛公厝鼎		西周	
						居延簡		西漢	
						新嘉量		新	
	鳥	雥	隹	或體		老子甲		西漢	鳥
		鳥	隹	或體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鳥
						老子甲		西漢	
						孫臏兵法		西漢	
	烏	烏	於	象古文省		逸兒鐘	楚	春秋中	烏
						𠭯鎛	齊	春秋中	
						信陽簡	楚	戰國中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秦律十八種	秦	戰國晚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繹山刻石		秦	
						相馬經		西漢	
				篆文		武威簡		西漢	馬
	羊			籀文		散盤		西周	羕
				古文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古幣一九〇	三晉	東周	
	攴			籀文		詛楚文	秦	戰國中	敢
						新郪虎符	秦	戰國晚	
						秦律十八種	秦	戰國晚	
						縱橫家書		西漢	
	卢			或體		曶鼎		西周	矻
	皿			籀文		九年衛鼎		西周	臚
						古幣二一九	三晉	戰國	
						秦律十八種	秦	戰國晚	
						老子乙前		西漢	
						儒家者言		西漢	
				古文		古璽1473	齊	戰國	冐
	刀			古文		甲骨文粹1505		商晚	利
						利簋		西周	
						晉姜鼎	三晉	春秋早	
						王子午鼎	楚	春秋中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籀文		何尊		西周	則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洹子孟姜壺	齊	春秋晚	
						曾侯乙鐘	楚	戰國早	
						驫羌鐘	三晉	戰國早	
						詛楚文	秦	戰國中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廿六年詔權		秦	
				或體		甲骨文甲3153		商晚	剝
				籀文		法律答問	秦	戰國晚	劒
						老子乙		西漢	
五				古文		漢印五·二		西漢	簋
				古文		甲骨文後上22·1		商晚	箕
						頌鼎		西周	
						樊君盆	楚	春秋早	
						賈子匜	三晉	春秋早	
						大店莒鐘	齊	春秋早	
						工吳夫差戈	楚	春秋晚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籀文		虢季子白盤		西周	
						曾子中斿甗		西周	
						秦公鐘鎛	秦	春秋早	
						考叔指父盨	楚	春秋早	
						衛夫人鬲	三晉	春秋早	
						王婦紀孟姜匜	齊	春秋早	
						石鼓文	秦	春秋中晚	
						王子吳鼎	楚	春秋中	
						哀成叔鼎	三晉	春秋中	
						洛陽出齊侯鎛	齊	春秋中	
						王子申盞	楚	春秋晚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曾侯乙甬鐘	楚	戰國早	
						𠭯子壺	三晉	戰國早	
						詛楚文	秦	戰國中	
						鄂君啓節	楚	戰國中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詛書	秦	戰國晚	
						泰山刻石		秦	
						孫臏兵法		西漢	
						新嘉量		新	
	丌	𠀠	異	古文	異	古鉨、字形表五·四		戰國	異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漢印五·四		西漢	
	工	巨	巨	古文	巨	仰天湖簡	楚	戰國中	巨
					巨	巨蒼鼎	楚	戰國晚	
	豆	豆	豆	古文	豆	古陶五·二	齊	戰國	豆
	盄	盄	盄	或體	盄	武威簡		西漢	盄
	盄	盬	鹽	俗字	鹽	武威醫簡		東漢早	盬
	井	阱	穽	或體	穽	秦律十八種	秦	戰國晚	阱
	食	饌	饌	或體	饌	邵王之諻鼎	楚	春秋晚	饌
		飪	飪	古文	飪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飪
		餡	餡	籀文	餡	𠭯簋		西周	餡
		養	羛	古文	羛	甲骨文乙409		商晚	養
					羛	敕又罍		商晚	
		饗	饗	或體	饗	居簋		西周	饗
		饗	饗	或體	饗	叨尊簋		西周	饗
	亼	侖	侖	籀文	侖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侖
	會	會	會	古文	會	甲骨文河675		商晚	會
	倉	倉	倉	奇字	倉	古幣一六二	三晉	東周	倉
	亼	仝	全	篆文	全	儒家者言		西漢	全
	尗	尗	尗	篆文	尗	秦律雜抄	秦	戰國晚	尗
					尗	孫臏兵法		西漢	
		㞢	㞢	古文	㞢	甲骨文甲2292		商晚	㞢
					㞢	保卣		西周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厌	晉姜鼎	三晉	春秋早	
					厌	齊侯盤	齊	春秋中	
					厌	蔡侯尊缶	楚	春秋晚	
					厌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厌	洹子孟姜壺	齊	春秋晚	
					厌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厌	陳侯因資敦	齊	戰國中	
					厌	十七年春平侯劍	三晉	戰國晚	
	冂	冂	冋	古文	冋	師奎父鼎		西周	冂
					冋	古幣六七	三晉	東周	
	亯	亯	亭	篆文	亭	五十二病方		秦	亯
					亭	馬王堆周易		西漢	
					亭	新嘉量		新	
	㬎	㬎	㬎	篆文	㬎	漢印五·十四		西漢	㬎
	畐	畐	畐	古文	畐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良
	亩	亩	廩	或體	廩	蒼頡篇簡		西漢	亩
					廩	漢印五·十五		西漢	
		啬	啬	古文	啬	鈴鐘	齊	春秋中	啬
	嗇	嗇	嗇	籀文	嗇	甲骨文粹1161		商晚	嗇
					嗇	嗇盤		西周	
	桒	桒	桒	古文	桒	鄂君啓節	楚	戰國中	乘
六	朱	梅	梅	或體	某	史梅兄簋		西周	梅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木某	長沙砂子塘木封泥匣		西漢	
		樹	尌	籀文	尌	甲骨文前2·7·6		商晚	樹
					尌	石鼓文	秦	春秋中晚	
		柏	椑	或體	椑	古璽 2413		戰國	柏
		槃	盤	古文	盤	伯侯父盤		西周	槃
			盤	籀文	盤	甲骨文戩45·1		商晚	
					盤	虢季子白盤		西周	
					盤	沇兒鐘	楚	春秋中	
					盤	冶勻	楚	戰國晚	
		櫑	罍	或體	罍	邳伯罍		西周	櫑
			罍	籀文	罍	圉皇父簋		西周	
		極	亘	古文	亘	姞亘母觶		西周	極
林		麓	麓	古文	麓	甲骨文前2·23·1		商晚	麓
					麓	麓伯簋		西周	
木		南	𦥑	古文	𦥑	古璽 2563		戰國	南
口		回	回	古文	回	甲骨文甲3339		商晚	回
					回	父丁鼎		商晚	
		圄	圄	籀文	圄	甲骨文前4·3·5		商晚	圄
					圄	甲骨文前7·20·1		商晚	
					圄	石鼓文	秦	春秋中晚	
邑		邦	邑	古文	邑	甲骨文前4·17·3		商晚	邦
					邑	古幣九九	三晉	戰國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𦥑	古璽0861	東土	戰國	
	弓	𢧵	𢧵	篆文	𢧵	秦律雜抄	秦	戰國晚	鄉
					𢧵	古璽1882		戰國	
					𢧵	蒼頡篇簡		西漢	
七	日	𣅀	昔	古文	昔	甲骨文前6·24·7		商晚	時
					昔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昔	古璽4343	北方	戰國	
		昌	昌	籀文	昌	君有行鏡		西漢	昌
		昔	昔	籀文	昔	徐王糧鼎	楚	春秋中	昔
					昔	古陶七·一		東周	
					𣅀	武威簡		西漢	
	辵	𢓊	𢓊	古文	𢓊	鄂君啓節	楚	戰國中	游
					𢓊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𢓊	古璽1154	北方	戰國	
		旅	旅	古文	旅	薛子中安簠	齊	春秋早	旅
	晶	𣅀	𣅀	古文	𣅀	甲骨文乙1877		商晚	星
			𣅀	或體	𣅀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𣅀	𣅀	或體	𣅀	𦍒參父乙盉		商晚	參
					𣅀	𤭢鐘		西周	
					𣅀	魚顯匕	東土	戰國	
					𣅀	古璽3773	東土	戰國	
					𣅀	效律	秦	戰國晚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老子乙前		西漢	
						儒家者言		西漢	
				或體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晨
						古璽3170	東土	戰國	
						天文雜占		西漢	
				古文		沇兒鐘	楚	春秋中	期
						齊侯盤	齊	春秋中	
						蔡侯鐘	楚	春秋晚	
						洹子孟姜壺	齊	春秋晚	
				古文		甲骨文乙6664		商晚	明
						驫羌鐘	三晉	戰國早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古幣一〇九	北方	戰國	
						古璽1767		戰國	
				篆文		師望鼎		西周	盟
						王子午鼎	楚	春秋中	
						蔡侯盤	楚	春秋晚	
						邾公釛鐘	齊	春秋晚	
						為吏之道	秦	戰國晚	
				古文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外
						古幣六六	北方	戰國	
						古璽0365	北方	戰國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古文		甲骨文甲921		商晚	夕
						甲骨文佚538		商晚	
	卤	卤	卤	籀文		甲骨文乙3661		商晚	卤
		桌	桌	古文		甲骨文前2·19·3		商晚	桌
						牆盤		西周	
						古璽0233		戰國	
	米	齋	齋	或體		馬王堆一號墓簡		西漢	齋
		秝	秝	或體		甲骨文乙3394		商晚	秝
		穰	穰	或體		老子乙前		西漢	穰
		秋	秋	籀文		甲骨文掇1·43		商晚	秋
		秦	秦	籀文		甲骨文甲571		商晚	秦
						史秦鬲		西周	
						秦公簋	秦	春秋早	
						鄦子簋	楚	春秋中	
						秦王鐘	楚	東周	
						驫羌鐘	晉	戰國早	
						詛楚文	秦	戰國中	
						冶勺	楚	戰國晚	
						古璽1630		戰國	
	宀	宅	宅	古文		江陵簡	楚	戰國中	宅
		宇	宇	籀文		五祀衛鼎		西周	宇
						戰國印·故宮		戰國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古文		公朱鼎	三晉	戰國早	容
						古璽1069	齊	戰國	
				古文		甲骨文前5·37·2		商晚	宜
						邶卣二		商晚	
						矢簋		西周	
						秦公簋	秦	春秋早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望山簡	楚	戰國中	
						古璽4263		戰國	
						秦陶二三〇		秦	
	呂			或體		漢印七·十八		西漢	䠶
	网			籀文		甲骨文Z5329		商晚	网
	市			或體		衛盉		西周	帍
八	人			古文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保
				或體		武威簡		西漢	儐
				古文		甲骨文粹1318		商晚	侮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丘			古文		鄂君啓節	楚	戰國中	丘
						兆域圖	北方	戰國中	
	壬			古文		曾侯乙鐘	楚	戰國早	徵
				古文		甲骨文甲5122		商晚	壬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保卣		西周	
						古璽0605	北方	戰國	
	黽	黽	黽	古文		大梁司寇鼎	三晉	戰國中	黽
	龔	龔	龔	籀文		盠鼎		西周	龔
	衣	衣	衣	古文		君夫簋		西周	衣
						齡鎛	齊	春秋中	
						石鼓文	秦	春秋中晚	
						詛楚文	秦	戰國中	
						孫子兵法		西漢	
	尸	屋	屋	古文		古璽3143	北方	戰國	屋
	見	視	視	古文		甲骨文前2·7·2		商晚	視
			眡	古文		何尊		西周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兆域圖	北方	戰國中	
						漢印徵補		西漢	
	欠	歌	謌	或體		邁兒鐘	楚	春秋中	歌
						蔡侯鐘	楚	春秋晚	
九	頁	頂	頂	籀文		魚顯匕	東土	戰國	頂
	首	斷	斷	或體		縱橫家書		西漢	斷首
						孫臏兵法		西漢	
	髟	髮	髮	或體		牆盤		西周	髮
		髮	髮	或體		法律答問	秦	戰國晚	髮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勹	旬	𠬝	古文	旬	王孫遺者鐘	楚	春秋中期	旬
		復	𠬝	或體	復	牆盤		西周	復
	鬼	鬼	魂	古文	鬼	甲骨文前4.-18.6		商晚	鬼
					魂	陳肪簋	齊	春秋晚	
	乙	羞	𦍒	或體	羞	秦律十八種	秦	戰國晚	羞
					𦍒	長沙出漢印		西漢	誘
	山	嶮	峻	或體	峻	漢印九·七		西漢	峻
	广	廟	廟	古文	廟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廟
	厂	厂	厈	籀文	厈	遣卣		西周	厂
		厎	砥	或體	砥	孫臏兵法		西漢	厎
	石	礦	礦	古文	礦	先秦貨幣文編二四三 何琳儀說		東周	礦
	而	耏	耏	或體	耏	秦律十八種	秦	戰國晚	耏
					耏	漢印九·十三		西漢	
					耏	孫臏竹簡		西漢	
	豕	豚	豚	篆文	豚	漢印九·十四		西漢	豚
					豚	長沙砂子塘木封泥匣		西漢	
	馬	馬	馬	古文	馬	衛簋		西周	馬
					馬	鄀縣魯器		西周	
				(籀文同)	馬	薛中赤簋	齊	春秋早	
					馬	叔尸鎛	齊	春秋中	
					馬	邾大司馬戈	齊	春秋晚	
					馬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河北滄縣肖家樓刀幣)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彡	灋	灋	今文	灋	古璽1301		戰國	灋
					灋	漢印十·四		西漢	
					灋	老子甲		西漢	
	麤	麤	麤	篆文	麤	陳麗子戈 何琳儀說	齊	戰國	麗
	火	熨	熨	或體	熨	匽侯載簋	北方	戰國中	熨
					熨	漢印十·八		西漢	
					熨	老子乙前		西漢	
		烖	烖	或體	烖	甲骨文乙959		商晚	烖
					烖	古璽0747	東土	戰國	
					烖	流沙簡·小學		西漢	
			𤇾	古文	𤇾	甲骨文後2·8·18		商晚	
		煙	𤇾	籀文	𤇾	哀成叔鼎	三晉	春秋中	煙
	矢	吳	吳	古文	吳	吳王夫差戈	楚	春秋晚	吳
					吳	古璽1173	東土	戰國	
	耆	耆	耆	籀文	耆	詛楚文	秦	戰國中	耆
	企	𡧊	𡧊	或體	𡧊	武威簡		西漢	𡧊
	心	愼	愼	古文	愼	邾公華鐘	齊	春秋晚	愼
		𢘅	𢘅	古文	𢘅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恕
		𢘅	𢘅	籀文	𢘅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恕
		𢘅	𢘅	古文	𢘅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恕
		𢘅	𢘅	古文	𢘅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恐
十一	氵	淵	淵	古文	淵	甲骨文後1·15·2		商晚	淵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俗字		徐勝買地鉛券		東漢早	灘
				古文		㝬生簋		西周	津
				或體		甲骨文前2·11·5		商晚	氷
						石鼓文	秦	春秋中晚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篆文		繹山刻石		秦	流水
				篆文		甲骨文誠373		商晚	涉水
						漢印十一·十四		西漢	
				古文		甲骨文前4·13·4		商晚	州
						井侯簋		西周	
						越王州句矛	楚	春秋晚	
						古幣七一	三晉	戰國	
						古璽1722		戰國	
	宋			篆文		克鼎		西周	原
						烏吏之道	秦	戰國晚	
						泰山刻石		秦	
						漢印十一·十五		西漢	
						古地圖		西漢	
				或體		五十二病方		秦	血
	人			古文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冬
						陳璋壺	齊	戰國中	
	雨			籀文		盠駒尊		西周	雷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雩	𩀁	或體		曾侯乙鐘	楚	戰國早	雩
	雲	雲	云	古文		甲骨文續2·4·11		商晚	雲
						姑發口反劍	楚	春秋晚	
						古璽4877		戰國	
	飛	𩁹	翼	篆文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飛
						漢印十一·十九		西漢	
十二	至	至	至	古文		𨭎鎛	齊	春秋中	至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西	西	𠙵	古文		甲骨文後2·38·5		商晚	西
						師西簋		西周	
						國差𦉜	齊	春秋中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𨭎章鎛鐘	楚	戰國早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古幣七二	三晉	戰國晚	
						古璽3966	東土	戰國	
						秦陶一二三四		秦	
			𠙵	籀文		甲骨文後1·23·4		商晚	
						多友鼎		西周	
						古幣七二	三晉	東周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戶	戶	戽	古文	戶	陳附戈 類編412	齊	戰國	戶
	門	闢	闢	引書	闢	盂鼎		西周	闢
					闢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闢	古幣二四一	齊	戰國	
					闢	古璽4091		戰國	
		開	開	古文	開	開方之鉩 字形表十二·三		戰國	開
		閒	閒	古文	閒	曾姬無卹壺	楚	戰國中	閒
					閒	古璽3215		戰國	
		閒	閒	古文	閒	甲骨文甲1289		商晚	閒
					閒	利簋		西周	
					閒	信陽簡	楚	戰國中	
					閒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丰	𢽾	𢽾	通人說	𢽾	漢印十二·七		西漢	捧
		𢽾	𢽾	古文	𢽾	𢽾卣		西周	扶
		𢽾	𢽾	或體	𢽾	語書	秦	戰國晚	搞
		𢽾	𢽾	或體	𢽾	老子乙前		西漢	捋
		𢽾	𢽾	古文	𢽾	邾公釛鐘	齊	春秋晚	揚
		𢽾	𢽾	古文	𢽾	散盤		西周	播
					𢽾	信陽簡	楚	戰國中	
					𢽾	歙陵右司馬欧重 戰國楚銘概述(上)	齊	戰國	
	毋	𢽾	𢽾	籀文	𢽾	圅皇父簋		西周	妘
		𢽾	𢽾	籀文	𢽾	諫簋		西周	婚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鄀王子旃鐘	楚	春秋晚	
				籀文		召仲作姓妣鬲		西周	妣
						陳侯午敦	齊	戰國中	
				或體		老子甲後		西漢	姓
	丿			秦刻石		信陽簡	楚	戰國中	也
	乙					日書	秦	戰國晚	
						老子甲		西漢	
				奇字		秦律十八種	秦	戰國晚	無
						老子乙前		西漢	
	匚			籀文		甲骨文後1·6·7		商晚	匚
						乃孫作祖己鼎		西周	
				或體		蒼頡篇簡		西漢	匜
	曲			古文		曲父丁爵		西周	曲
						曾子斿鼎	楚	春秋早	
	弓	彈		或體(段玉裁說)		甲骨文林2·3·17		商晚	彈
	糸			籀文		甲骨文錄2·2		商晚	糸
						糸爵		商晚	
						小臣糸卣		西周	
十三	糸			古文		甲骨文乙5397		商晚	糸
				古文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絕
				古文		侖志盤	楚	戰國晚	紹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終	𢆶	古文		甲骨文乙368		商晚	終
						頌鼎		西周	
						曾侯乙鼎	楚	戰國早	
		絣	𦈡	或體		封診式	秦	戰國晚	絣
						漢印十三·四		西漢	
		紛	紛	籀文		江陵簡	楚	戰國中	紛
						漢印十三·四		西漢	
	韋	韓	韓	或體		漢印十三·七		西漢	韓
		韗	韗	或體		漢印十三·七		西漢	韗
						相馬經		西漢	
		𨑹	𨑹	古文		老子乙		西漢	逢
二	二	二	弍	古文		攘安君鉈	北方	戰國中	二
		亟	亟	古文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恒
						戰國印 類編150		戰國	
土		地	墜	籀文		侯馬盟書	三晉	春秋晚	地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古璽2163		戰國	
						古陶十三·四	三晉	戰國	
		堵	𡑞	籀文		郘黛鐘	三晉	春秋晚	堵
		堂	堂	古文		兆域圖	北方	戰國中	堂
		封	封	籀文		封孫宦盤		西周	封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古幣 三九	齊	戰國	
		壘	壘	籀文	壘	孫子兵法		西漢	壘
		城	𨺅	籀文	𨺅	班簋		西周	城
		墉	𨺅	古文	𨺅	臣諫簋		西周	墉
					𨺅	國差𦉜	齊	春秋中	
		毀	毀	古文	毀	鄂君啓節	楚	戰國中	毀
垚		堯	𡍮	古文	𡍮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堯
					𡍮	古璽0262		戰國	
菫		艱	𦤎	籀文	𦤎	甲骨文前5·40·7		商晚	艱
					𦤎	不𡢁簋		西周	
里		野	𨛭	古文	𨛭	甲骨文後2·3·1		商晚	野
					𨛭	克鼎		西周	
					𨛭	禽忎鼎	楚	戰國晚	
					𨛭	古璽0252		戰國	
					𨛭	編年記	秦	戰國晚	
					𨛭	天文雜占		西漢	
田		畴	𤰈	或體	𤰈	甲骨文前1·8·5		商晚	畴
		畮	𤰈	或體	𤰈	秦律十八種	秦	戰國晚	畮
畕		畺	畺	或體	畺	秦公簋	秦	春秋早	畺
					畺	吳王光鑑	楚	春秋晚	
					畺	古璽2204		戰國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億年無疆瓦		西漢	
	力			古文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勳
						漢印七·十四		西漢	
				古文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動
						江陵簡	楚	戰國中	
				古文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勞
				古文		為吏之道	秦	戰國晚	勇
						居延簡		西漢	
十四	金			古文		王孫遺者鐘	楚	春秋中	金
						義楚帝	楚	春秋晚	
						陳肪簋	齊	春秋晚	
				古文		子禾子釜	齊	戰國中	鈞
	几			或體		牆盤		西周	処
						石鼓文	秦	春秋中晚	
	斤			古文		量侯簋	東土	春秋	斷
	車			籀文		多友鼎		西周	車
	阜			籀文		甲骨文續3·30·7		商晚	陸
						陸父乙角		商晚	
						義伯簋		西周	
				古文		匋文編附39	齊	戰國	陟
				篆文		老子乙		西漢	陸

(从曾寬通說出土地不詳)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𨸏	𨸏	籀文	𨸏	甲骨文前2·8·3		商晚	陣
	𨸏	𨸏	𨸏	籀文	𨸏	孫臏兵法		西漢	𨸏
		𨸏	𨸏	篆文	𨸏	孫臏兵法		西漢	𨸏
					𨸏	流沙簡·屯戍		西漢	
	四	四	四	古文	四	古幣四五	北方	戰國	四
			三	籀文	三	甲骨文前4·29·5		商晚	
					三	卯卣		商晚	
					三	虢季子白盤		西周	
					三	秦公簋	秦	春秋早	
					三	𦉢鐏	齊	春秋中	
					三	晉邦盦	三晉	春秋晚	
					三	𡨦子壺	三晉	戰國早	
					三	陳侯午敦	齊	戰國早	
					三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三	士匄壺	三晉	戰國晚	
					三	金飾件	北方	戰國晚	
					三	古幣四五	三晉	東周	
					三	秦陶一九五		秦	
	禹	禹	禹	古文	禹	古璽5124		戰國	禹
	戍	戍	戍	古文	戍	沇兒鐘	楚	春秋中	戍
					戍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戍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戒	古幣七、八	三晉	東周	
					戒	古璽4055	北方	戰國	
	辛	辜	辜	古文	辜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辜
		辭	辭	籀文	辭	鈴鐸	齊	春秋中	辭
					辭	邾公牼鐘	齊	春秋晚	
		辭	辭	籀文	辭	諫簋		西周	辭
					辭	石鼓文	秦	春秋中晚	
					辭	洹子孟姜壺	齊	春秋晚	
					辭	古璽十四・二		戰國	
	癸	癸	癸	籀文	癸	石鼓文	秦	春秋中晚	癸
					癸	編年記	秦	戰國晚	
					癸	新一斤十二兩權		新	
	子	子	孳	籀文	孳	甲骨文甲1861		商晚	子
					孳	利簋		西周	
					孳	召伯簋		西周	
		孳	孳	籀文	孳	𤭖鐘		西周	孳
	寅	寅	寅	古文	寅	弭伯簋		西周	寅
					寅	陳純釜	齊	戰國中	
	申	申	申	古文	申	古璽3646		戰國	申
			申	籀文	申	甲骨文2293		商晚	
					申	不𡢁簋		西周	
					申	此鼎		西周	

說文					考古材料				楷書
卷	部	正文	重文	重文類別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𠂤	石鼓文	秦	春秋中晚	
					𠂤	楚子簠	楚	春秋晚	
					𠂤	詛楚文	秦	戰國中	
					𠂤	郘陵君三器	楚	戰國晚	
					𠂤	古璽3137	齊	戰國	
	酉	𨟭	𨟭	古文	𨟭	楚帛書	楚	戰國中	醬
					𨟭	平山三器	北方	戰國中	
					𨟭	兆域圖	北方	戰國中	
					𨟭	南北汲刻石	北方	戰國中	
					𨟭	燕下都九年戈	北方	戰國晚	
					𨟭	古璽0093	北方	戰國	

附表 A：時代之分佈統計

古文：

	商晚	西周	之東周不分時代	之春秋不分期	春秋早	春秋中	春秋晚	之戰國不分期	戰國早	戰國中	戰國晚	秦	西漢	東漢早
帝	•	•												
旁	•													
示			•									•		
社										•				
王	•	•				•	•							
玉										•				
蕢								•						
君					•	•	•	•	•	•	•			
唐								•						
嚴		•				•				•				
正					•	•	•		•	•	•			
造		•					•							
邇											•			
道						•	•							
往							•							
復										•				
後		•				•	•		•	•				
得	•								•	•				
御		•					•	•		•				
齒	•									•				
牙								•						
嗣									•					
商 1							•							
商 2										•				
信 1		•												
信 2								•						
業					•		•							
共			•					•						
要								•			•	•	•	
農	•	•												
革		•								•				
鞭		•						•						
反								•						
友		•					•							
事							•	•		•				
畫		•				•		•						

	商晚	西周	之東周不分時代	之春秋不分期	春秋早	春秋中	春秋晚	之戰國不分期	戰國早	戰國中	戰國晚	秦	西漢	東漢早
殺	•						•							
徹	•	•							•					
教		•												
百										•				
棄			•							•				
冐								•						
利	•	•			•	•	•			•				
簋													•	
箕	•	•			•		•							
巽								•					•	
巨										•	•			
豆								•						
飪										•				
養	•													
會	•													
侯	•	•			•	•	•			•	•			
冂		•	•											
良							•							
啚						•								
乘										•				
槃		•												
桓		•												
麓	•	•												
南								•						
回	•													
邦	•							•						
時	•							•		•				
游								•		•				
旅					•									
壘	•													
期						•	•							
明	•		•					•	•	•				
外								•		•				
卯	•													
桌	•	•						•						
宅										•				
容									•					
宜	•	•			•		•	•		•		•		
保										•				
侮	•									•				

	商晚	西周	之東周不分時代	之春秋不分期	春秋早	春秋中	春秋晚	之戰國不分期	戰國早	戰國中	戰國晚	秦	西漢	東漢早
丘										•				
徵									•					
望	•	•						•						
量										•				
裘	•					•	•			•			•	
屋								•						
視 1	•													
視 2		•					•			•			•	
旬						•								
鬼	•						•							
廟										•				
磺			•											
馬		•			•	•	•							
栽	•													
吳							•	•						
慎							•							
恕										•				
怨							•							
恐										•				
淵	•													
津	•													
州	•	•					•	•						
冬										•				
雲	•						•	•						
至						•	•			•				
西	•	•				•	•	•	•	•	•	•		
户								•						
開								•						
閒								•		•				
聞	•	•								•				
扶		•												
揚							•							
播		•						•		•				
曲		•			•									
糸	•													
絶										•				
紹											•			
終	•	•							•					
蠱													•	
二										•				

	商晚	西周	之東周不分時代	之春秋不分期	春秋早	春秋中	春秋晚	之戰國不分期	戰國早	戰國中	戰國晚	秦	西漢	東漢早
䄍								•		•				
堂										•				
墉		•				•								
毀										•				
堯								•		•				
野	•	•						•			•		•	
勳										•			•	
動										•				
勞										•				
勖											•		•	
金						•					•			
鈞										•				
斷				•										
陟								•						
四								•						
禹								•						
成			•			•		•		•				
辜										•				
寅		•								•				
申								•						
牆								•		•	•			
(137)	37	36	7	1	10	21	29	42	11	55	12	4	9	

籀文

	商晚	西周	之東周不分時代	之春秋不分期	春秋早	春秋中	春秋晚	之戰國不分期	戰國早	戰國中	戰國晚	秦	西漢	東漢早
裡		•												
中	•	•					•			•				
折							•	•		•				
嗌		•	•				•	•						
登	•	•					•							
迹		•								•		•		
速								•					•	
遲		•												
商					•									
詩		•												
兵						•				•	•	•	•	

	商晚	西周	之東周不分時代	之春秋不分期	春秋早	春秋中	春秋晚	之戰國不分期	戰國早	戰國中	戰國晚	秦	西漢	東漢早
農		•												
書		•								•				
皮		•			•	•	•			•				
敗		•		•						•				
雛	•													
雕								•						
雇	•													
棄		•												
敢										•	•		•	
臚		•						•			•		•	
則		•					•		•	•		•		
劍											•		•	
箕		•			•	•	•		•	•	•	•	•	
飴		•												
侖										•				
牆	•	•												
樹	•						•							
槃	•	•				•					•			
櫑		•												
囿	•						•							
昌													•	
昔			•			•							•	
鹵	•													
秋	•													
秦	•	•	•		•	•		•	•	•	•			
宇		•						•						
网	•													
龔		•												
頂								•						
厂		•												
煙						•								
奢										•				
愆							•							
靁		•												
西	•	•	•											
妘		•												
婚		•					•							
妣		•								•				
匚	•	•												
系	•	•												

	商晚	西周	之東周不分時代	之春秋不分期	春秋早	春秋中	春秋晚	之戰國不分期	戰國早	戰國中	戰國晚	秦	西漢	東漢早
紛										•			•	
地							•	•		•				
堵							•							
封		•						•						
璽													•	
城		•												
艱	•	•												
車		•												
陸	•	•												
陴	•													
鄰													•	
四	•	•	•		•	•	•		•	•	•	•		
辪						•	•							
辭		•					•	•	•					
癸							•				•		•	
子	•	•												
孳		•												
申	•	•					•	•	•	•	•			
(69)	21	40	5	1	5	16	14	12	4	18	10	5	12	

或體

	商晚	西周	之東周不分時代	之春秋不分期	春秋早	春秋中	春秋晚	之戰國不分期	戰國早	戰國中	戰國晚	秦	西漢	東漢早
哲		•												
征	•	•												
遴													•	
達	•													
詠	•	•												
詬													•	
對		•												
癸													•	
舁											•		•	
鬴													•	
鬻	•													
鬻													•	
鬻												•		
赦		•												

	商晚	西周	之東周不分時代	之春秋不分期	春秋早	春秋中	春秋晚	之戰國不分期	戰國早	戰國中	戰國晚	秦	西漢	東漢早
敉										•				
睅													•	
槃	•	•											•	
雝													•	
鸛										•			•	
炕		•												
剝	•													
盦													•	
阱											•			
餠							•							
餘		•												
饕		•												
亩													•	
梅		•												
相								•						
櫑		•												
壘										•				
夢	•	•						•			•		•	
麗								•		•			•	
齋													•	
秋	•													
穠													•	
貂													•	
祫		•												
儐													•	
歌						•	•							
嚳													•	
髮		•												
髡											•			
復		•												
羞											•		•	
嶒													•	
底													•	
彤											•		•	
彝										•			•	
栽	•							•					•	
竢													•	
砯	•						•			•				
䘏												•		
雩									•					

	商晚	西周	之東周不分時代	之春秋不分期	春秋早	春秋中	春秋晚	之戰國不分期	戰國早	戰國中	戰國晚	秦	西漢	東漢早
搨											•			
捊													•	
姷													•	
匽													•	
彈	•													
緋											•		•	
韓													•	
緩													•	
疇	•													
晦											•			
畺					•		•	•					•	
処		•												
(66)	12	16			1	3	3	5	1	6	9	2	32	

篆文

	商晚	西周	之東周不分時代	之春秋不分期	春秋早	春秋中	春秋晚	之戰國不分期	戰國早	戰國中	戰國晚	秦	西漢	東漢早
丄							•	•		•	•	•	•	
丅							•	•		•		•	•	
寀		•									•		•	
肆		•						•						
舄													•	
仝													•	
躬											•		•	
亶												•	•	
覃													•	
鄉								•			•		•	
盥		•				•	•				•			
豚													•	
麗								•						
滌												•		
淋	•												•	
廳		•									•	•	•	
龔										•			•	
陸													•	
隣													•	
(19)	1	4				1	3	5		3	6	5	15	

其他

		商晚	西周	之東周不分時代	之春秋不分期	春秋早	春秋中	春秋晚	之戰國不分期	戰國早	戰國中	戰國晚	秦	西漢	東漢早
引書	返										•				
	闢		•						•		•				
	(2)		1						1		2				
通人說	摔													•	
	(1)													1	
俗字	盥														•
	灤														•
	(2)														2
秦刻石	也										•	•		•	
	(1)										1	1		1	
奇字	倉			•											
	無											•		•	
	(2)			1								1		1	
象古文省	鳥						•				•	•	•	•	
	(1)						1				1	1	1	1	
今文	灋									•				•	
	(1)									1				1	
小篆	鬻											•		•	
	(1)											1		1	

附表 B：地域之分佈統計

古文：

	西土	東土						西土	東土				
	秦	楚	三晉中原	北方	齊	不分系		秦	楚	三晉中原	北方	齊	不分系
示			•				飪				•		
社				•			侯		•	•	•	•	
王		•					冂			•			
玉	•	•					良			•			
蕢						•	㠯					•	
君		•	•	•	•		乘		•				
唐			•				邦			•			•
嚴		•		•			時				•		
正		•	•	•	•		游		•		•		
造					•		旅					•	
邇		•					期		•			•	
道	•	•					明			•	•		
往			•				外				•		
復		•		•			宅		•				
後		•	•	•			容			•		•	
得		•		•	•		宜	•	•	•	•		
御	•			•		•	保				•		
齒		•		•			侮				•		
嗣			•				丘		•		•		
商		•					徵		•				
信						•	塱				•		
業	•		•				量			•			
共			•				裘	•				•	
要			•			•	屋				•		
革		•		•			視			•	•		
反			•				旬		•				
友			•				鬼					•	
事			•	•			廟				•		
畫			•			•	馬			•		•	
殺		•					吳		•				•
徹			•				慎					•	
百		•		•			恕				•		
棄			•	•			怨			•			
冐					•		恐				•		
利		•	•				州		•	•			
箕		•	•		•		冬		•			•	
巨		•					雲		•				

	西土	東土						西土	東土				
	秦	楚	三晉中原	北方	齊	不分系		秦	楚	三晉中原	北方	齊	不分系
至			•	•	•		野	•	•				
西		•	•		•	•	勳				•		
户					•		動		•				
閒		•					勞				•		
聞		•		•			勇	•					
揚					•		金		•			•	
播		•			•		鈞					•	
曲		•					斷						•
絶				•			陟					•	
紹		•					四				•		
終		•					成		•	•	•		
二				•			辜				•		
恒		•					寅					•	
堂				•			醬		•		•		
墉					•								
毀		•					105	8	46	33	40	26	9
堯		•											

篆文

	西土	東土						西土	東土				
	秦	楚	三晉中原	北方	齊	不分系		秦	楚	三晉中原	北方	齊	不分系
丄	•	•			•		盥	•	•			•	
丅		•		•	•		麗					•	
寀	•						麤	•					
躬	•												
鄉	•						8	6	3		1	4	

籀文

	西土	東土						西土	東土				
	秦	楚	三晉中原	北方	齊	不分系		秦	楚	三晉中原	北方	齊	不分系
中			•	•			畫		•				
折		•		•	•		皮	•	•		•		
嗌			•				敗		•				
登			•				敢	•					
迹	•						臚	•		•			
速	•						則	•	•	•	•	•	
商	•						劍	•					
兵	•				•		箕	•	•	•	•	•	

	西土	東土				不分系		西土	東土				不分系
	秦	楚	三晉中原	北方	齊			秦	楚	三晉中原	北方	齊	
俞				•			妣					•	
槃		•					紟		•				
囿	•						地			•	•		
昔		•					堵			•			
秦	•	•	•				封					•	
頂						•	四	•		•	•	•	
煙			•				辭	•				•	
奢	•						癸	•					
愆			•				申	•	•			•	
西			•										
婚		•					36	17	12	13	8	9	1

或體

	西土	東土				不分系		西土	東土				不分系
	秦	楚	三晉中原	北方	齊			秦	楚	三晉中原	北方	齊	
𢍰	•						羹				•		
敉					•		栽						•
鷃				•			砅	•	•				
阱	•						雩		•				
鐸		•					搨	•					
壘		•					緋	•					
曇	•					•	晦	•					
麤		•				•	畺	•	•				
歌		•					処	•					
髡	•												
差	•						21	12	7		2	1	3
彤	•												

其他

		西土	東土				不分系			西土	東土				不分系
		秦	楚	三晉中原	北方	齊				秦	楚	三晉中原	北方	齊	
引書	返				•				無	•					
	闢				•	•			2	1		1			
	2				2	1		象古文省	烏	•	•			•	
秦刻石	也	•	•						1	1	1			1	
	1	1	1					小篆	鬻	•					
奇字	倉			•					1	1					

TABLE 6

Shuo-wen Cheng-wen Standard Characters and Their Parallel Forms in Oracle B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This Table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p. 358—365) comprises a comparative listing of *cheng-wen* with parallel characters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t is based on the *Chia-ku-wen-pien* , compiled by Sun Hai-po, as revised in 1964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second part comprises a comparative list of *cheng-wen* with parallel characters in inscriptions on Shang and Chou bronzes. It is based on the fourth edition of the *Chin-wen-pien* (1985) compiled by Jung Keng, supplemented by Chang Chen-lin and Ma Kuo-ch'üan. As there are so many characters in the *Chin-wen-pien* which can be parallelled with the *cheng-wen*—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in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Chin-wen-pien* which I have presented here (p. 365—366) in much the same detail and format as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Table—the remainder (p. 367—373) are presented more simply: only the *cheng-wen* graph and the list number of the relevant archaic characters in the *Chin-wen-pien* are recorded. Part 1 lists 489 characters altogether, which is 28. 38% of the 1 723 characters in the main body of the *Chia-ku-wen-pien*. Part 2 lists 1 107 characters altogether which is 45. 74% of the 2 420 characters in the main body of the *Chin-wen pien*.

The ancient characters parallelled with the *Shuo-wen cheng-wen* do not, of course, correspond exactly stroke for stroke, the aim in this exercise is to show their overall identity in structural composition. Amongst the oracle bones graphs cited some comprise elements extracted from a complete graph; these are denoted by a ". " placed in the lower right-hand corner of the square.

表六：

《説文》正文與甲骨文、商周銅器銘文對照表

本表包含兩個部份：Ⅰ，《説文》正文與甲骨文的對照，其依據是《甲骨文編》一九六四年改訂本，孫海波編纂，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Ⅱ，《説文》正文與商周銅器銘文的對照，其依據是《金文編》1985 年第四版，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

本表采納的與《説文》正文對照的古文字，自然并非筆筆與《説文》正文相同，主要着眼于結構相符。表中筆者手寫的古文字字形，目的也僅在于表現結構，不能以“摹本”看待。

因《金文編》中可與《説文》正文對照者甚多，限于篇幅，除卷一外不再列出字形，只錄正文與《金文編》的編號。

表Ⅰ總計 489 字，占《甲骨文編》正編 1 723 之 28.38%；表Ⅱ總計 1 107 字，占《金文編》正編 2 420 之 45.74%。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一	一	一	一	前四・四七・六	一
		元	元	前四・三二・四	元
		天	天	乙六八五七	天
	上	帝	帝	甲一一六四	帝
	示	示	示	菁一・一〇	示
		福	福	燕七三〇	福
		祀	祀	甲三九三九	祀
		祝	祝	前七・三一・一	祝
	三	三	三	菁五・一	三
	王	王	王	前五・五・五	王
	丨	中	中	菁三・一	中
	屮	屮	屮	京津四〇〇七	屮
		每	每	粹六五九	每
	艸	艸	艸	師友一・一二四	艸
		萑	萑	河七四六	萑
	蓐	蓐	蓐	乙八五〇二	蓐
	茻	茻	茻	甲三九四〇	茻
		莫	莫	甲二〇三〇	莫
二	小	小	小	佚四〇七	小
	八	八	八	甲二九七	八
		分	分	前五・五七	分
		介	介	掇二・一五	介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八	八	前二・四五・一	八
		公	公	甲一三八七	公
	釆	釆	釆	陳九八	釆
	牛	牛	牛	甲二九一六	牛
		牝	牝	後一・二五・一〇	牝
		牢	牢	甲五四〇	牢
		物	物	粹五六一	物
	告	告	告	甲一八六	告
	口	口	口	甲九四〇	口
		吹	吹	甲二九七四	吹
		名	名	乙二四六一	名
		君	君	存一五〇七	君
		召	召	甲二九五八	召
		問	問	後二・九・一〇	問
		唯	唯	京津四八六〇	唯
		啓	啓	甲九九七	啓
		咸	咸	佚三八三	咸
		吉	吉	前五・一六・二	吉
		唐	唐	甲一五五六	唐
		高	高	存二〇	高
		夲	夲	後二・一三・一五	夲
		各	各	甲六三九	各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吅	單	單	菁五・一	單
	止	止	止	甲一八九七	止
	㞢	㞢	㞢	鐵二二六・一	㞢
		登	登	掇二・三八五	登
	步	步	步	甲三八八	步
		歲	歲	餘一・一	歲
	正	正	正	甲三九四〇	正
	辵	辵	辵	續一・三・二	辵
		迨	迨	粹一〇三七	迨
		逆	逆	甲八九六三	逆
		遘	遘	粹一〇八	遘
		逢	逢	前五・三〇一	逢
	彳	彳	彳	粹八六四	彳
		復	復	乙九〇七七	復
		徐	徐	後一・一〇・四	徐
		得	得	京都二一一三	得
		律	律	京都二〇三三	律
	行	行	行	前七・三二・二	行
		衛	衛	乙七五〇反	衛
	足	足	足	前一・五〇・一	足
	品	品	品	甲二四一	品
		品	品	前七・七・二	品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後二・三八二	丮
				甲二六二	𢦏
	𢍰			乙四三三	𢍰
	又			甲四七八	又
				前二・一九・三	叉
				甲二四三	父
				前四・二八・七	寁
				後一・二二・五	尹
				後一・一八・二	𢼸
				後二・二二・八	𢽾
				甲二〇九	及
				後二・一〇・一四	秉
				前二・四四・一	反
				甲三八三四	叚
				甲二九二六	取
				甲三〇六三	友
	𠂇			後二・五・一五	尢
	史			後二・二〇・一〇	史
				乙八四〇七	聿
				續一・一四・三	臤
	臣			乙五二四	臣
	殳			菁一〇・一五	殳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甲八四	殺
				京津四四六二	毀
				甲七五三	殷
	寸			林一・二八・七	專
	攴			靈地一九	攴
				甲七八六	效
				燕六八六	政
				乙七六八〇	更
				前三・二七・五	敗
				甲一六三七	𢿱
				乙三一四	畋
				前五・一〇・六	政
				甲三七八二	牧
	教			甲一二五一	教
	卜			甲八六〇	卜
				乙六二五九反	占
	用			前四・六・四	用
	乂			拾一〇・六	乂
四	㬎			甲二四一八	㬎
	目			甲二一五	目
				甲一六三九	眔
				前二・一七・四	相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冊			佚三七	冊
三	口			乙三四六八	口
	干			鄴三下三九・二	干
				乙9043	𢀛
	㕣			前一・三六六	㕣
				甲二四一六	商
	句			前八・四・八	句
	口			乙三八〇五反	口
	千			甲二九二七	千
	言			甲四〇七九	言
	䜌			甲一二八七	䜌
				乙一三二八	𠦪
	戒			乙六五七	戒
	兵			佚七二九	兵
	異			甲一五五一	異
	舁			甲二〇三〇	舁
				甲一四七九	興
	臼			後二・一四・一五	臼
	晨			前四・一〇・三	晨
	臨			粹一五四二	臨
				甲二〇八二	臨
	爪			乙三四七一	爪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豆	豆	豆	甲一六・三	豆
		登	登	續一・二六・三	登
	豐	豐	豐	粹二三二	豐
	虍	虍	虍	後一・一八	虍
		虘	虘	京津三四五一	虘
	虎	虎	虎	燕一九八	虎
	虤	虤	虤	京都二三二九	虤
	皿	皿	皿	乙六四〇四	皿
		盂	盂	甲二三九五	盂
		盆	盆	後二・二四・三	盆
	㕣	㕣	㕣	甲七六四	去
	血	血	血	粹一二	血
		𠙵	𠙵	甲七三	𠙵
	丹	丹	丹	京津三六四九	丹
	井	井	井	甲九六九反	井
	皀	皀	皀	京津四一四四	皀
		即	即	甲一三一八	即
		既	既	寧滬一・七三	既
	𠬝	𠬝	𠬝	前四・五四・四	𠬝
	食	食	食	甲三六三〇	食
	亼	亼	亼	後一・一一・九	亼
		合	合	甲二五五五	合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幼	幼	幼	後二・三五・一	幼
	幺	幺	幺	鐵一七八・二	幺
	幽	幽	幽	粹五五〇	幽
	叀	叀	叀	鐵一〇四・一	叀
	叔	叔	叔	寧滬一・七〇	叔
	攴	攴	攴	京津二七〇九	攴
	死	死	死	甲一一六五	死
	刃	刃	刃	甲三〇八五	刃
	利	利	利	粹六七三	利
	刻	刻	刻	前五・三九八	刻
	剛	剛	剛	乙二二六二	剛
五	工	工	工	續一・五・一	工
	甘	甘	甘	京津二九二〇	甘
	曰	曰	曰	甲二三九三	曰
	乃	乃	乃	菁四・一	乃
	可	可	可	摭續一〇	可
	兮	兮	兮	鐵五・一	兮
	旨	旨	旨	後二・一・四	旨
	喜	喜	喜	甲一七八	喜
	壴	壴	壴	甲一一一一	壴
	彭	彭	彭	甲一一五八	彭
	鼓	鼓	鼓	甲一一六四	鼓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自	自	自	前六・五八・一	自
	白	百	百	乙六八六三反	百
	羽	羽	羽	林二・二〇・四	羽
	隹	隹	隹	佚一八・背	隹
		隻	隻	甲九〇	隻
		雀	雀	前八・九・三	雀
		雉	雉	前七・二四・一	矢隹
		雜	雜	前二・二八・五	雜隹
		雇	雇	佚七五六	雇
		雈	雈	前二・九・六	雈隹
	雈	雈	雈	甲三〇〇一	雈
		雚	雚	寧滬一・三六	雚
	羊	羊	羊	河六四六	羊
		羔	羔	福三〇	羔
		羕	羕	前五・一八・五	羕
		羌	羌	甲一一九	羌
	羊	羊	羊	鐵一八・一	羊
	雚	雚	雚	續一・七・六	雚隹
	鳥	鳥	鳥	甲二九〇二	鳥
		嗚	嗚	後二・六・一三	嗚
	冓	冓	冓	後一・二六・六	冓
	幺	幺	幺	明三四五	幺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貿		佚四六二	貿
	邑	邑		甲二九八七反	邑
	邑	邰		餘二・二	邰
	邑	鄉		前一・三六・三	鄉
七	日	日		乙三四〇〇	日
	日	晉		拾一三・一	晉
	日	啓		粹六四九	啓
	日	昏		佚九二	昏
	日	昔		璽文四五	昔
	日	昕		京津三二六一	昕
	旂	旅		甲九四四	旅
	旂	旋		後二・三五・五	旋
	旂	旅		鐵九〇・一	旅
	旂	族		甲九四八	族
	日	晶		佚五〇六	晶
	月	月		甲三九四一	月
	月	明		前四・一〇・四	明
	囧	囧		甲二七八	囧
	囧	盟		甲二三六	盟
	夕	夕		甲七五五	夕
	夕	夗		乙一七九九	夗
	夕	夙		前六・一六・三	夙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棊		前二・一八・六	棊
		臬		前五・一三・六	臬
		采		前四・四五・四	采
		析		掇二・一五八	析
		休		後一・一五・五	休
	東	東		甲八・六	東
	東	棟		後一・一五・一五	棟
	林	林		粹七二六	林
	林	楚		粹一四五七	楚
	林	麓		粹六六四	麓
	林	森		後二・三・二	森
	之	之		甲一八〇	之
	之	生		前二・二一・一	生
	而	而		甲七五二	而
	出	出		前七・二八・三	出
	東	東		甲二二八九	東
	東	刺		甲六二四	刺
	囗	囗		乙九〇三一	囗
	囗	因		前五・二八・三	因
	囗	囚		佚七五二	囚
	囗	困		粹六一	困
	貝	賁		乙一二四	賁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倉	倉		通別二・〇・七	倉
	入	入		乙七九五反	入
	內	內		前一・九・四	內
	矢	矢		河三三六	矢
	高	高		甲五八五	高
	亭	亭		戩四〇・一四	亭
	京	京		掇二・一八七	京
	亯	亯		粹一三一五	亯
	享	享		前四・三四・七	享
	來	來		鐵二四・二	來
	麥	麥		前四・四〇・四	麥
	夂	夂		乙三七〇四	夂
	韋	韋		甲二五八	韋
六	木	木		甲六〇〇	木
	杞	杞		乙八八九五	杞
	柏	柏		佚一九五	柏
	朱	朱		珠一二一	朱
	枚	枚		粹一〇六〇	枚
	杏	杏		後二・三九	杏
	某	某		前二・一九五	某
	茱	茱		前五・一三五	茱
	柄	柄		乙七一六〇	柄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多	多	多	甲五六五	多
	束	束	束	乙八六九七	束
	片	片	片	乙二七七二	片
	鼎	鼎	鼎	甲二八五一	鼎
	禾	禾	禾	甲一五七七	禾
	米	米	米	甲八七〇	米
	宀	宀	宀	乙五八四九	宀
		家	家	甲二六八四	家
		宅	宅	乙六四〇四	宅
		室	室	甲四九一	室
		向	向	甲五〇六	向
		安	安	甲二八八	安
		宰	宰	乙八六八	宰
		宿	宿	珠六七五	宿
		宕	宕	寧滬一三九六	宕
		宋	宋	京都三一二二	宋
		穎	穎	佚六二四	穎
		宗	宗	前一・四五・四	宗
		宙	宙	乙七六三	宙
	宮	宮	宮	甲五七三	宮
	冂	冋	冋	後二・一〇・二	冋
		冑	冑	乙一九六八	冑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网	网	网	庫六五三	网
	巾	巾	巾	前七・五・三	巾
		帚	帚	甲六六八	帚
	帛	帛	帛	前二・一二・四	帛
	白	白	白	京津四八三二	白
	敝	敝	敝	拾六・一一	敝
八	人	人	人	甲七九二	人
		仁	仁	前二・一九一	仁
		企	企	前五・二七・六	企
		伊	伊	甲八二八	伊
		倞	倞	甲三九三九	倞
		倗	倗	甲三二八八	倗
		依	依	乙四七六一	依
		佶	佶	鐵一七・四	佶
		攸	攸	京都二一四六	攸
		任	任	甲八八九	任
		倶	倶	明四二二	倶
		傳	傳	後二・七・三	傳
		保	保	後二・三・三	保
		伐	伐	前七・一五・四	伐
		但	但	拾一一一九	但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弔	弔	京津一二九一	弔
	匕	匕	匕	乙三七二九反	匕
	从	从	从	甲二二七九	从
		并	并	甲七七四	并
	比	比	比	京都一八二二	比
	北	北	北	林一・二一・二	北
	丘	丘	丘	前六・三五・五	丘
	仚	仚	仚	甲二八五八	仚
		羴	羴	甲二二九一	羴
	壬	壬	壬	後二・三八・一	壬
	監	監	監	佚九三二	監
	衣	衣	衣	甲三三七	衣
	尸	尸	尸	粹一一九八	尸
	舟	舟	舟	京都二五二二	舟
		般	般	甲五九〇	般
		般	般	林一・二四・五	般
	方	方	方	京津五二八一	方
	兀	兀	兀	乙五六二七反	兀
		兒	兒	後二・四・一一	兒
		兌	兌	鐵一九・一	兌
		兌	兌	甲六二六	兌
	兄	兄	兄	鐵一二・三	兄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九	先	先	先	乙三七九八	先
	見	見	見	甲二〇四〇	見
	彡	彡	彡	甲八七〇	彡
	文	文	文	後二・一四・三	文
	司	司	司	乙六五六一	司
	卩	卩	卩	乙九〇七七	卩
		令	令	甲五九七	令
		卯	卯	甲三五四一	卯
	印	印	印	乙一一一	印
	卿	卿	卿	佚二六六	卿
	辟	辟	辟	甲一〇四六	辟
	由	由	由	珠四三七	由
	山	山	山	簠地三〇	山
	厂	厂	厂	鄴二下・三六・一一	厂
		麓	麓	前五・一二・三	麓
	厂	厂	厂	佚二一一	厂
	石	石	石	乙四五〇五	石
	長	長	長	後一・一九・六	長
	勿	勿	勿	甲一八三九	勿
	幵	幵	幵	乙四五〇五反	幵
	豕	豕	豕	乙一三八八	豕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豚	豚	拾一・五	豚
	豚	豚	豚	前三・二三・六	豚
十	大	大	大	甲三八七	大
		夾	夾	河六六九	夾
		夸	夸	粹一〇二七	夸
	亦	亦	亦	甲八九六	亦
	矢	矢	矢	金六七九	矢
		吳	吳	前四・二九・四	吳
	夭	夭	夭	後二・四一・三	夭
	交	交	交	甲八〇六	交
	壺	壺	壺	乙二九二四	壺
	幸	幸	幸	後二・二六・一三	幸
		圉	圉	存下三二三	圉
	奚	奚	奚	甲七三八	奚
	夫	夫	夫	乙一八七四	夫
		夫夫	夫夫	明二一四九	夫夫
	立	立	立	甲八二〇	立
	竝	竝	竝	甲六〇七	竝
十一	水	水	水	粹一四八	水
		沮	沮	拾一・一四	沮
		涂	涂	續五・四・三	涂
		汝	汝	京津二〇〇七	汝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沁	沁	甲二七五	沁
		洹	洹	簠地四七	洹
		況	況	佚九五六	況
		沖	沖	明藏五二〇	沖
		汜	汜	前四・一三六	汜
		涘	涘	京津一五五六	涘
		潢	潢	前二・五七	潢
		湄	湄	拾六・五	湄
		沂	沂	佚六一六	沂
		洎	洎	中大三六	洎
		洒	洒	存下九八三	洒
	水	水	水	庫二六七	水
	川	川	川	甲一六四七	川
		巛	巛	前二・一五二	巛
	泉	泉	泉	前四・一七・一	泉
	永	永	永	前五・一九四	永
	谷	谷	谷	前四・一二・五	谷
	雨	雨	雨	河六七七	雨
		霖	霖	前四・九八	霖
		霽	霽	簠天九一	霽
		霎	霎	續四・二〇二	霎
		霸	霸	京津三一一五	霸

卷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十二	不	不	不	後一・九・一〇	不
	至	至	至	乙七七九五	至
	戶	戶	戶	甲五八九	戶
	門	門	門	甲五二三	門
	耳	耳	耳	續三・三・三	耳
	女	女	女	鐵一六四・一	女
		姓	姓	前六・二八・二	姓
		姜	姜	河三〇三	姜
		娶	娶	菁七・一	娶
		婦	婦	乙八七・三	婦
		妊	妊	乙一三二九	妊
		母	母	甲二三一六	母
		妹	妹	甲二〇七三	妹
		姪	姪	續四・二八・二	姪
		姣	姣	乙八七九四	姣
		娥	娥	乙八八七六	娥
		妝	妝	前三・二四四四	妝
		好	好	鐵三一・一	好
		妣	妣	乙一〇五	妣
		委	委	乙四八二九	委
		妌	妌	鐵七五・一	妌
		如	如	鐵一六三・一	如

卷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妹	妹	拾九・三	妹
		妟	妟	前八・二・一	妟
		妝	妝	鄴初下三・六	妝
		媟	媟	前三・三三・八	媟
		姦	姦	佚七〇七	姦
		妖	妖	乙四九六	妖
	丿	乂	乂	乙三六八一	乂
		弗	弗	鐵二九・三	弗
	戈	戈	戈	後上一〇・二	戈
		戚	戚	京津四〇〇	戚
		戎	戎	後二・一三・五	戎
		戕	戕	粹一二九	戕
		戮	戮	寧滬一・四九	戮
		戕	戕	甲八六八	戕
		武	武	甲三三九三	武
		戈	戈	乙三七七四反	戈
	戊	戊	戊	前二・一六二	戊
	我	我	我	粹八七八	我
		義	義	懷二・四五	義
	亡	亡	亡	京津五八五	亡
		乍	乍	寧滬二・一一三	乍
	匚	匚	匚	鄴初下四〇・一一	匚

卷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畐	畐	畐	甲三六九〇	畐
	弓	弓	弓	後二・一三・五	弓
		彊	彊	後二・四・七	彊
		弱	弱	甲一九六九	弱
	系	孫	孫	後二・一四・七	孫
十三	糸	糸	糸	乙一〇五	糸
		綠	綠	河八〇〇	綠
	絲	絲	絲	後二・八・七	絲
	虫	虫	虫	坊間四・二一七	虫
	蟲	蟲	蟲	前四・五五・二	蟲
	龜	龜	龜	前四・五四・六	龜
	二	二	二	甲五四〇	二
	田	田	田	前六・一一・一	田
	畕	畕	畕	庫四九二	畕
	黃	黃	黃	甲一六四七	黃
	男	男	男	京津二一二二	男
	力	力	力	乙八七一二	力
	劦	劦	劦	京津四〇四六	劦
十四	且	且	且	甲二九〇二	且
	斧	斧	斧	簠文六七	斧
	新	新	新	甲二一一三	新
	旨	旨	旨	鐵一〇〇・四	旨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宮		京津四八四五	宮
	阜	阜		甲三七二	阜
		陽		前五・四二・五	陽
		陸		後二・二・五	陸
		陟		鐵一九・一	陟
		降		前七・三八・一	降
亞		亞		前七・三・一	亞
五		五		寧滬一・二七	五
六		六		掇一・一・四	六
九		九		前四・三九・五	九
乙		乙		佚二五五	乙
戊		戊		甲三九四八	戊
		成		甲三〇四八	成
己		己		甲二二六二	己
		巽		甲二三九八	巽
庚		庚		甲二二七四	庚
辛		辛		前三・七・五	辛
癸		癸		鐵一一・二・三	癸
子		子		甲二二六三	子
		孚		佚五八六	孚
		季		前五・四〇・三	季
卯		卯		鐵三九・四	卯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巳			鐵二六三四	巳
				戩七・一・一	呂
	未			存二七三四	未
	酉			明藏四五一	酉
				京都一九三二	酒
	酋			明藏五二二五	奠
	戌			林一・一五・二	戌

巻	部	説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一	一	一		盂鼎	一 0001
				秦公簋	
		元		佳者簋	元 0002
				書嬰壺	
				庫劍	
		天		頌鼎	天 0003
				頌簋	
				秦公簋	
		吏		盂鼎	吏 0005
	丄	帝		卣三	帝 0008
				鐵簋	
				秦公簋	
	示	祐		𤼈鐘	祐 0011
		福		曶壺	福 0015
				秦公鎛	
				平山三器	
		神		𤼈鐘	神 0017
				陳侯簋	
		禮		蔡侯盤	禮 0019
		祭		史喜鼎	祭 0020
				邾公釛鐘	
				平山三器	

（甲骨字形右下角有・者，是離析偏旁所采集。）

卷	部	說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祀	祀	𠂤	祀 0021
			祀	盨	
			祀	秦公簋	
			祀	章鐘	
		祖	祖	書簋	祖 0022
		祠	祠	盂壺 趙介	祠 0024
			祠	山器 平三	
		礿	礿	我鼎	礿 0025
		祝	祝	祝鼎 大禽	祝 0027
		禍	禍	山器 平三	禍 0031
	三	三	三	鼎 盂	三 0037
			三	君鄂 鄂啓	
	王	王	王	簋	王 0038
			王	兒 沈鐘	
			王	肖 禽彝	
	王	王	王	且 鳥獸 簋	王 0040
			王	生 番簋	
			王	盂 沚或 壺	
			王	顯 魚匕	
		璧	璧	盂 沚或 壺	璧 0043
		璜	璜	伯 召 簋	璜 0045
		璋	璋	璋 子 鐘	璋 0046

卷	部	說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璋	璋 戈	
	玉	琱	琱	盨 休	琱 0047
	玉	班	班	簋 班	班 0053
	乞	乞	乞	盂 沚或 壺 姜	乞 0054
	士	士	士	簋 𢦏	士 0055
			士	公 秦簋	
			士	兒 沈鐘	
	中	中	中	師 仲父 鼎	中 0057
			中	鐏 輪	
			中	山器 平三	
	屮	屮	屮	公 作戊 簋	屮 0059
		屯	屯	夫 善克 鼎	屯 0060
			屯	嬰 不簋	
			屯	公 秦鐘	
			屯	子 司工 壺	
		每	每	伯 杞 簋	每 0061
	艸	莘	莘	玉 戈 鄂 職	莘 0077
		苛	苛	匀 冶	苛 0078
		荒	荒	山器 平三	荒 0079
		苦	苦	公 秦簋	苦 0082
		莫	莫	或 兆 圓	莫 0084
		折	折	子 虢 白 盨	折 0085

卷	部	說文正文	甲骨文	材料來源	楷書
		蒙	蒙	山器 平三	蒙 0087
		蓍	蓍	姬 曾 盨 卿 壺	蓍 0091
		蓄	蓄	侯 蔡 盨	蓄 0092
		春	春	侯 蔡 鐘	春 0093
	艸	莫	莫	盨 散	莫 0097
			莫	邦 晉 盨	
			莫	山器 平三	

共 41 字，爲全卷一百零二文之 40.20%。

卷二：

0103 0104 0106 0107 0108 0111 0112
0113 0115 0117 0119 0121 0122 0124
0125 0127 0128 0130 0131 0133 0134
0135 0137 0138 0139 0141 0142 0143
0144 0145 0147 0148 0149 0150 0151
0152 0153 0154 0164 0166 0171 0172
0177 0178 0179 0180 0181 0182 0183
0189 0191 0192 0195 0196 0197 0198
0200 0203 0204 0205 0208 0209 0210
0212 0213 0214 0215 0217 0219 0221
0222 0223 0224 0230 0232 0236 0237
0238 0240 0243 0245 0265 0266 0267
0270 0272 0274 0275 0288 0289 0291
0295 0296 0297 0299 0300 0302 0303
0304 0305 0308 0309

共 102 字，爲全卷二百零九文之 48.80%。

卷三：

0312 0313 0314 0315 0316 0317 0319
0321 0322 0323 0324 0326 0328 0329
0331 0332 0333 0336 0337 0338 0343
0344 0345 0346 0347 0348 0350 0354
0355 0359 0360 0361 0362 0363 0367
0388 0389 0390 0391 0394 0395 0398
0400 0401 0402 0403 0404 0405 0406
0413 0416 0418 0419 0420 0424 0426
0429 0430 0431 0434 0436 0439 0443
0447 0448 0452 0453 0456 0457 0459
0460 0461 0462 0463 0464 0466 0469
0471 0472 0473 0474 0476 0477 0482

0483 0484 0490 0492 0493 0494 0495
0499 0500 0502 0504 0509 0510 0511
0512 0519 0516 0519 0520 0523 0525
0526 0527 0529 0531 0533 0534 0535
0536 0538 0539 0540 0558 0559 0560
0562 0563 0564 0565 0567 0568 0569

共 126 字，爲全卷二百五十八文之 48.83%。

卷四：

0570 0571 0572 0573 0575 0576 0578
0579 0583 0584 0587 0589 0590 0591
0594 0596 0598 0599 0600 0604 0611
0612 0613 0614 0615 0616 0618 0619
0620 0624 0625 0626 0629 0636 0638
0640 0641 0642 0643 0644 0645 0647
0648 0653 0656 0661 0665 0669 0674
0675 0684 0687 0688 0689 0691 0692
0697 0700 0702 0703 0704

共 61 字，爲全卷一百三十七文之 44.52%。

卷五：

0707 0709 0710 0712 0713 0716 0717
0719 0724 0725 0728 0729 0730 0732
0734 0735 0739 0742 0743 0744 0746
0749 0750 0751 0752 0753 0756 0757
0758 0759 0760 0761 0763 0764 0765
0767 0768 0769 0770 0771 0774 0775
0783 0784 0786 0787 0789 0790 0791
0792 0795 0796 0810 0812 0813 0814
0818 0817 0818 0819 0828 0821 0822
0827 0828 0829 0833 0834 0835 0840
0841 0853 0855 0856 0857 0858 0859

0860 0861 0862 0863 0865 0867 0874
0878 0880 0882 0883 0886 0889 0891
0893 0900 0904 0905 0907

共 96 字，爲全卷二百零一文之 47.76%。

卷六：

0908 0910 0911 0912 0913 0915 0917
0918 0920 0921 0923 0924 0925 0927
0928 0929 0930 0931 0932 0933 0934
0935 0936 0938 0941 0946 0947 0949
0950 0951 0952 0963 0964 0965 0966
0967 0968 0974 0975 0976 0977 0978
0979 0980 0982 0983 0984 0985 0986
0990 0991 0992 0993 0994 0995 0996
1000 1001 1002 1005 1006 1007 1012
1015 1016 1017 1018 1019 1020 1029
1030 1031 1035 1036 1038 1039 1040
1041 1042 1044 1046 1048 1049 1050
1052 1053 1056

共 87 字，爲全卷一百七十四文之 50.00%。

卷七：

1082 1085 1091 1092 1101 1106 1108
1109 1119 1120 1121 1122 1123 1124
1125 1127 1128 1129 1130 1131 1132
1134 1135 1136 1139 1140 1142 1143
1144 1145 1146 1147 1157 1159 1160
1162 1164 1166 1170 1175 1178 1179
1180 1182 1183 1184 1186 1187 1189
1191 1192 1193 1194 1195 1196 1197
1198 1200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1207 1208 1212 1213 1218 1219 1220

1250 1252 1256 1270 1277 1280 1281
1282 1288 1289 1293 1294 1297 1299
1300

共 85 字，爲全卷二百二十六文之 37.61%。

卷八：

1308 1310 1311 1312 1315 1316 1317
1319 1323 1328 1330 1331 1332 1333
1335 1336 1340 1341 1342 1346 1347
1348 1349 1351 1352 1354 1355 1365
1366 1367 1368 1369 1370 1371 1372
1374 1375 1376 1378 1379 1380 1381
1382 1383 1385 1386 1387 1388 1390
1391 1394 1395 1396 1401 1402 1404
1405 1406 1407 1408 1409 1410 1411
1412 1413 1421 1422 1423 1424 1426
1427 1428 1431 1433 1434 1435 1436
1437 1440 1441 1442 1444 1454 1455
1456 1464 1465

共 87 字，爲全卷一百五十八文之 55.06%。

卷九：

1467 1469 1471 1472 1473 1479 1480
1484 1485 1487 1488 1489 1497 1498
1500 1501 1510 1511 1514 1515 1516
1517 1518 1519 1522 1526 1531 1533
1535 1535 1545 1546 1547 1548 1549
1558 1560 1561 1563 1575 1576 1578
1579 1580 1581 1582 1583 1585 1586
1587 1588 1589 1592 1593 1594

共 55 字，爲全卷一百三十一文之 41.98%。

卷十：

1597 1598 1599 1601 1602 1603 1611
1623 1624 1624 1627 1628 1630 1642
1644 1645 1647 1649 1650 1654 1659
1661 1664 1665 1666 1667 1668 1669
1670 1674 1675 1676 1679 1681 1682
1683 1685 1686 1687 1688 1689 1690
1691 1694 1698 1701 1705 1710 1711
1713 1714 1717 1718 1722 1724 1729
1731 1733 1734 1735 1736 1737 1738
1739 1743 1744 1745 1747 1748 1751
1752 1754 1755

共 73 字，爲全卷一百七十六文之 41.01%。

卷十一：

1773 1775 1776 1779 1780 1781 1783
1784 1786 1787 1789 1790 1791 1793
1794 1795 1797 1798 1799 1800 1801
1802 1803 1805 1806 1807 1808 1810
1811 1812 1813 1815 1817 1818 1821
1824 1825 1826 1829 1830 1831 1833
1836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57
1861 1862 1863 1864 1866 1867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1878 1879 1880
1881 1883 1888 1890 1891 1892

共 69 字，爲全卷一百二十文之 57.50%。

卷十二：

1893 1894 1895 1897 1899 1891 1904
1906 1907 1910 1911 1912 1913 1915
1916 1922 1923 1924 1927 1931 1932

1947 1949 1950 1951 1953 1957 1958
1959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7
1968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81 1982 1983 1985 1987
1988 1989 2022 2023 2024 2026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9 2040 2041 2052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2064 2067 2075
2079 2080 2081 2083 2084 2086 2088
2089 2090 2092 2093

共 88 字，爲全卷二百零一文之 43.78%。

卷十三：

2094 2095 2096 2109 2111 2112 2114
2116 2117 2118 2125 2126 2119 2132
2134 2135 2136 2144 2147 2149 2150
2151 2155 2161 2164 2165 2166 2167
2168 2169 2172 2174 2175 2176 2181
2183 2189 2191 2192 2194 2195 2198
2199 2205 2206 2207 2209 2210 2216
2217

共 50 字，爲全卷一百二十八文之 39.06%。

卷十四：

2222 2224 2225 2228 2229 2230 2231
2230 2234 2235 2236 2240 2241 2242
2244 2245 2248 2249 2250 2253 2272
2274 2275 2276 2278 2279 2281 2293
2294 2295 2296 2297 2298 2301 2302
2303 2304 2306 2312 2313 2318 2320
2321 2323 2328 2326 2329 2346 2348
2349 2350 2352 2353 2354 2355 2356

2357 2359 2364 2365 2366 2367 2368

2370 2371 2373 2376 2377 2378 2379

2380 2381 2382 2389 2392 2394 2395

2397 2398 2401 2403 2404 2405 2406

2418 2419 2420

共 87 字，爲全卷一百九十九文之 43.72%。

全編總計 1 107 字，爲所收正編二千四百二十文之 45.74%。

TABLE 7

The Genealogy of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The right-hand vertical colum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represents Eastern Chou time periods and the horizontal column represents the major geographical regions. The idea behind the planning and compilation of the Table owes much to Li Hsüeh-ch'in's *Chan-kuo t'i-ming kai-shu*. Eastern Chou is divided into six general periods: Early, Middle, and Late *Ch'un-ch'in* and Early, Middle, and Late *Chan-kuo*. There is incorporated also a general division for Shang and Western Chou, and likewise for Ch'in. This layout clearly display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aracters during Eastern Chou, and at the same time displays aspects of their origin in Shang and Western Chou, as well as their subsequent development in the Ch'in period.

The division into five geographical regions: Ch'in, Ch'u, San-Chin (Chung-yüan), Northern Regions, and Ch'i, takes into account Li Hsüeh-ch'in's division of the Eastern Chou states into seven cultural spheres (see his *Eastern Zhou [Chou] and Qin [Ch'in] Civilizations*, translated by K. C. Cha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In this genealogical presentation, the Ch'in column refers to the Ch'in cultural sphere. The Ch'u cultural sphere, besides the Ch'u state itself includes also some smaller states along the *Huai-shui* valley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uch as Tseng, Hsü, etc. The Wu and Yüeh cultural sphere as proposed in Li's book is included in my Ch'u column becaus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u and Yüeh character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Ch'u state, the *San-Chin* (namely the Chung-yüan—the central cultural sphere located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Huang-ho), which comprised *Chin* in the *Ch'un-ch'iu* and *Chao*, *Wei*, and *Han* in the *Chan-Kuo* period, and *Chou*. The Northem Region column includes *Yen*, *Chung-shan* and some tribes in the far north. *Ch'i* refers to the *Ch'i* and *Lu* states and the smaller entities on the *Ssu* River. Only the *Pa*, *Shu*, and *Tien* cultural spheres are not included in this genealogical presentation because the ancient characters of this sphere (where present in the archaeological context) are not part of the *liu-shu*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format of the Eastern Chou section thus comprises a total of 30 squares. In appro-

priate squares the available archaeological data are incorporated and includes characters deriving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such as inscriptions on bronzes, stone and brush-writing on bamboo or wooden tablets, silk, and so on. Inscriptions on seals and coins of Eastern Chou times offer very valuable data, but unfortunately the age and geographical origin of some of the examples remains unknown—these are placed in the Remarks Column at the foot of the page.

Immediately above the Remarks Column, space is reserved for *Shuo-wen* character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comparison of Eastern Chou archaeological data with the *cheng-wen* and *ch'ung-wen* of the *Shuo-wen*. This form of presentation was inspired in part by similar approaches to be noted in Kao Ming's *Ku-wen-tzu lei-pien* and Hsü Chung-shu's *Han-yü ku-wen-tzu tzu-hsing piao*. As Kao Ming observes, such organisation of the data allows us to observe in a very natural way,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ancient characters, accordingly many theoretical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regular and common structural features may be made (see his Preface). However, a marked improvement of the presentation can be effected by making the periodization more accurate, and especially by distinguishing the script current in different cultural regions, i. e., by displaying the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in a format which shows *both temporal and geographical situations*. In this way, the passage of a particular character throughout the periods under study may be observed from one cultural region to another—an approach not hitherto explored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The systematic tabulation which follows serves to demonstrate how closely related are the disciplines of *ku-wen-tzu-hsüeh* and archaeology. Without the rich discoveries in recent decades of inscribed artifacts of Eastern Chou data and the precise provenance of the finds, research into the genealogy of Eastern Chou characters could not be effectively attempted. Doubtless further archaeological data will continue to be unearthed, thus leading to necessary elabortion and revis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Table in its present form. Here, the essentially pilot aspect of the present investigation may be appreciated.

There are genealogical presentations of 78 characters assembled here which complement Volume Ⅰ; the Tabl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Part Ⅰ comprises a selection of 41 Shuo-wen "radicals" (p. 379—419), while Part Ⅱ deals with 37 characters other than radicals (p. 420—456). The method of reference to individual graphs as employed in Volume Ⅰ, may be noted at the close of the Chinese text.

表七：

東周文字譜系表

本表的設計概念，來源于以時代爲横向標準，以地域爲縱向標準的東周文字分類方法（見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時代主要是六欄，即春秋早、中、晚三期和戰國早、中、晚三期。同時有商、西周及秦兩欄。這樣，便于觀察某一字在東周時的歷史演化，及其來龍去脈。地域分爲五欄，是：秦、楚、三晉中原、北方、齊。李學勤提出東周文明七個文化圈的劃分（見《東周與秦代文明》），譜系表中的秦，即秦文化圈；楚，除了楚國本身外，還包含了淮水流域、長江下游一系列小國，如曾、徐等，吳越文化在整個考古學上説有不同于楚文化的自身特色，從文字角度看，本表把它并入楚的一欄；三晉中原即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圈，包含晉至趙魏韓以其周等；北方包含燕、中山以及更北的方國部族；齊指齊魯及泗上諸侯；巴蜀滇文化圈的文字材料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内，所以不列。這樣，縱横交錯，本表的主要内容是三十個方格，每個方格中綜合了銅器銘文、刻石、簡帛等各類材料。

璽印和錢幣文字是非常珍貴的東周文字材料。可惜的是，有些還不能確定屬于哪一方格。這樣的情況，放在“備注”欄中。

本表還設有“説文”一欄，以比較東周文字考古材料與《説文》正文、重文的關係。

本表的設計還啓迪于學者們曾經使用過的分欄式古文字材料整理方法。這里舉出高明《古文字類編》和徐中舒主編《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兩例。這樣的圖表，誠如高明所云：“很自然地顯現出許多漢字的發展過程和演變情況，可以從中總結許多帶有規律性和普遍性的理論問題。（《古文字類編》自序）”顯然，如果我們把這樣的形式加以改進，分期更加精確，再加入地域文化區别因素，把東周文字放在一個可同

古文字類編　　漢語古文字字形表

時容納時代、地域的雙維系統中，即可以觀察同一個古文字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面貌，作縱向的(同一文化圈中不同時代順序)和橫向的(同一時代不同文化圈)比較，東周文字的發展演變規律會顯現得更深刻和全面。

筆者希望通過本表，更好地體現當代中國古文字學與考古學密切結合的特點。這里有兩層意思：其一，有可能構拟東周文字譜系，是東周考古輝煌成就的結果。離開了一批斷代、國別明確、銘文(或書寫文字)豐富的東周器物，這樣的東周文字譜系表是無法想象的。今後譜系表的改進完善，也完全依賴于東周考古的進一步深入發展，新材料的問世。其二，這一譜系表本身就可以說是考古學上器物序列排隊方法在文字分析中的一個嘗試，如果今後材料不斷充實完善，可以想象，最終能像考古學中確立標準器那樣，建立起東周文字的標準形態系統。

配合正文的論述，這里選用 78 張(即 78 個字)的東周文字譜系表。其中分兩部份，Ⅰ是部首字，Ⅱ是非部首字。我以爲，部首系統是整個文字系統的核心，分析部首形態是東周文字譜系的重心。所以，我使用了離析偏旁的方法來采取材料，這樣可以大大充實常用部首字的譜系表。

爲在正文中論述方便，譜系表中的各個欄目，編有代號如下：

商西周		A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　系	楚　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　系
春秋	早期	B1	B2	B3	B4	B5
	中期	C1	C2	C3	C4	C5
	晚期	D1	D2	D3	D4	D5
戰國	早期	E1	E2	E3	E4	E5
	中期	F1	F2	F3	F4	F5
	晚期	G1	G2	G3	G4	G5
秦		H				
說文		I				
楷書		備注	J			

Ⅰ 1 上	Ⅰ 2 示	Ⅰ 3 正	Ⅰ 4 是	Ⅰ 5 臣	Ⅰ 6 攴	Ⅰ 7 隹
Ⅰ 8 角	Ⅰ 9 其	Ⅰ 10 可	Ⅰ 11 青	Ⅰ 12 之	Ⅰ 13 月	Ⅰ 14 明
Ⅰ 15 齊	Ⅰ 16 鼎	Ⅰ 17 兩	Ⅰ 18 丘	Ⅰ 19 見	Ⅰ 20 頁	Ⅰ 21 山
Ⅰ 22 長	Ⅰ 23 而	Ⅰ 24 馬	Ⅰ 25 犬	Ⅰ 26 火	Ⅰ 27 大	Ⅰ 28 心
Ⅰ 29 水	Ⅰ 30 不	Ⅰ 31 至	Ⅰ 32 民	Ⅰ 33 虫	Ⅰ 34 黄	Ⅰ 35 金
Ⅰ 36 且	Ⅰ 37 阜	Ⅰ 38 四	Ⅰ 39 子	Ⅰ 40 申	Ⅰ 41 臼	

Ⅱ 1 天	Ⅱ 2 皇	Ⅱ 3 吾	Ⅱ 4 君	Ⅱ 5 命	Ⅱ 6 單	Ⅱ 7 歲
Ⅱ 8 達	Ⅱ 9 造	Ⅱ 10 道	Ⅱ 11 德	Ⅱ 12 後	Ⅱ 13 得	Ⅱ 14 御
Ⅱ 15 嗣	Ⅱ 16 商	Ⅱ 17 兵	Ⅱ 18 爲	Ⅱ 19 事	Ⅱ 20 寺	Ⅱ 21 者
Ⅱ 22 百	Ⅱ 23 受	Ⅱ 24 敢	Ⅱ 25 利	Ⅱ 26 則	Ⅱ 27 巨	Ⅱ 28 内
Ⅱ 29 侯	Ⅱ 30 國	Ⅱ 31 邦	Ⅱ 32 年	Ⅱ 33 秦	Ⅱ 34 宜	Ⅱ 35 城
Ⅱ 36 新	Ⅱ 37 萬					

商西周	甲骨文 乙二二四三反 / 𢦏鐘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春秋 中期					
春秋 晚期		蔡侯盤	侯馬盟書		洹子孟姜壺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詛楚文 / 四年相邦樛斿戈	楚帛書 / 信陽簡	邯鄲上戈	平山三器	
戰國 晚期	新郪虎符 / 二十五年上郡守厝戈 / 五年上郡守疾戈		平安君鼎		
秦					
説文	篆文				1:002
楷書 上	備注	璽印 0146	璽印 4130	璽印 0008	璽印 4495

商西周	甲骨文 佚 五一八	師遽簋	甲骨文 京津 九四六	甲骨文 乙 三四〇〇	商陶文	魯鼎	啓卣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秦公簋					
春秋 中期			王子午鼎	沈兒鐘	樂書缶 / 哀成叔鼎		綸鎛 / 曾伯霥簠
春秋 晚期			𤔲篇編鐘 / 九里墩鼓座	蔡侯尊	侯馬盟書 / 趙孟介壺		陳逆簠 / 邾公釛鐘
戰國 早期			𠭯章鎛鐘		𦍒羌鐘		
戰國 中期	詛楚文	秦封宗邑瓦書	曾姬無卹壺		平山三器 / 匽侯載簋 / 兆域圖		陳侯午敦
戰國 晚期	法律答問		郾陵君三器				
秦	五十二病方	陶文 一〇八七	兵馬俑陶文 四二六				
說文	古文						1:003
楷書	備注	璽印 5423	璽印 2726				

商西周	虢季子白盤 甲骨文甲 三九四〇 甲骨文周原 一三〇		竊乎簋			啓卣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楚王媵邛仲嬭南龠和鐘 考叔指父簋 者減鐘	晉姜鼎 虞侯政壺			
春秋 中期		王子午鼎 宜桐盂	欒書缶 哀成叔鼎		鈎鎛 曾伯霥簠	
春秋 晚期		蔡侯編鐘 九里墩鼓座	侯馬盟書 邵黛鐘		郳公牼鐘 郳公華鐘	
戰國 早期			羌鐘 固圍村魏幣			
戰國 中期		楚帛書 鄂君啓節		兆域圖 平山金泡飾 平山三器	陳侯因資敦	
戰國 晚期	青川牘 編年記 日書	含忎鼎		燕下都三年戈	盤古城璽印	
秦						
説文	古文					2:031
楷書 正	備注	璽印 0295		5095 璽印 0343	3940 璽印 0299	

商西周		虢季子白盤	毛公鼎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簋	者減鐘	晉姜鼎		
	中期		王子午鼎 須𩰫子白亞臣鐘	欒書缶 哀成叔鼎		叔广鎛 𨟭鎛
	晚期	石鼓文	蔡侯盤 遙兒鐘 徐諸尹鉦	侯馬盟書 沁陽盟書		陳逆簠 邾公華鐘
戰國	早期				杕氏壺	
	中期	詛楚文 秦封宗邑瓦書	楚帛書		平山三器	
	晚期	青川牘 編年記				
秦						
説文		篆文				2:032
楷書		備注	璽印 1635			

商西周	甲骨文 前六·一七·六	頌鼎	甲骨文 粹一二四	曶鼎	琉璃河器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春秋 中期			須貽子白亞臣鐘			叔广鎛
春秋 晚期				侯馬盟書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竹簡			
戰國 中期			楚帛書		平山三器	南七汲刻石
戰國 晚期	四十年上郡守起戈 二十二年臨汾守戈	日書	鄭陵君三器	鄭州商城陶文		
秦	瑯琊刻石	陶文 三六八			泰山刻石	
說文						3:085
楷書	備注	璽印 1987	璽印 4049		璽印 1222	

商西周		虢季子白盤		琉璃河器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秦公簋		虞侯政壺		大店鈕鐘
	中期		王子午鼎 沈兒鐘	欒書缶		齊侯盤
	晚期	石鼓文	姑發□反劍 蔡侯盤	侯馬盟書		洹子孟姜壺 陳喜壺 郘公釗鐘 公孫瘠壺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漆匱	羌鐘		
	中期	詛楚文	鄂君啓節 楚帛書 蔡侯編鐘 望山簡		平山三器	陳純釜
	晚期	青川牘 語書	郭店楚墓竹簡三器	四年□雍令矛 十七年春平侯劍	燕下都陶文	
秦		繹山刻石				
說文						3:092
楷書		備注				

商西周		虢季子白盤	楚公逆鎛 曾子中謀甗	盂鼎	史頌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楚王媵邛仲嬭南龠鐘 考叔指父簋	晉姜鼎 賈子匜		大店鈕鐘
	中期		楚王頷鐘	哀成叔鼎		叔尸鎛 大宰盤 曾伯霥簠
	晚期	石鼓文	蔡侯編鐘	邵黛鐘		郳公華鐘 郳公牼鐘
戰國	早期		含章鎛鐘 曾侯乙墓漆匱	孠子壺		
	中期	詛楚文 十六年商鞅鐓	楚帛書 鄂君啓節 曾姬無卹壺 前營編鐘		平山三器	陳侯午敦
	晚期	新郪虎符 二十一年相邦冉戈 青川牘	含忎鼎	十七年春平侯劍		
秦						
説文						4:109
楷書	隹	備注	璽印 3846			

商西周						
		琴生建 甲骨文 菁一一 牆盤 伯角父盉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晚期	石鼓文		侯馬盟書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石磬 曾侯乙鈕鐘 曾侯乙墓漆匜			
	中期		仰天湖簡		平山三器	
	晚期	秦律十八種 日書 丞相觸戈				
秦		陶文 六四五				
說文						4:142
楷書	角	備注		幣文 璽印 2495		

商西周		虢季子白盤 甲骨文後上	曾子中斿甗 楚公逆鎛 頌鼎 琉璃河器 鄭縣魯器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楚王媵邛仲嬭南龠鐘 樊君盆 考叔指父簋	虢文公子段鼎 晉姜鼎 衛夫人鬲 虞侯政壺 賈子匜		王姬紀孟姜匜 魯大宰原父簋 大店鈕鐘 北草溝魯伯大父簋
	中期	石鼓文	王子昊鼎 沇兒鐘 王孫遺者鐘	哀成叔鼎 樂書缶		叔广鎛 洛陽出齊侯鑑
	晚期		王子申盞 昊王光鑑 攻敔王夫差戈	侯馬盟書		洹子孟姜壺 鄀公華鐘 公孫瘨壺
戰國	早期		含章鎛鐘 曾侯乙鈕鐘	孠子壺		
	中期	詛楚文	鄂君啓節 楚帛書 信陽簡		平山三器 兆域圖 南七波刻石	陳侯因資敦 子禾子釜
	晚期	青川牘 效律 日書			肉辰方壺	
秦		泰山刻石	泰山刻石	兵馬俑陶文 四-七.四-九		
説文		古文	籀文			5:144
楷書		備注	璽印 5203 4724			

商西周	甲骨文 甲 三三二四	師𢦏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春秋 中期					
春秋 晚期	石鼓文	蔡大師鼎	侯馬盟書		
戰國 早期				杕氏壺	
戰國 中期	詛楚文	楚帛書 仰天湖簡			
戰國 晚期	青川牘 日書	冶勺			
秦	泰山刻石				
説文					5:154
楷書 可	備注	0572	璽印 2632		

商西周		吳尊	牆盤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簋				
	中期					國差𦉜
	晚期					
戰國	早期					
	中期		楚帛書		平山三器	
	晚期		信陽簡			
秦		泰山刻石				
說文						5:176
楷書		備注	3155	5310	璽印	

商西周		虢季子白盤 甲骨文 甲一七〇 甲骨文 前七一四 善夫克鼎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簋	楚王媵邛仲嬭南龠鐘 考叔指父簋			王婦紀孟姜匜 大店鈕鐘
	中期	石鼓文	王子午鼎 倗之𠦪缶 宜桐盂 江叔𠦪鬲 鄀伯簋 宋公戌鐘	樂書缶 哀成叔鼎		齊侯鑑 國差𦉜 曾伯霥簠 曾子遷簠
	晚期		邵王之諻鼎 蔡侯𩰫鼎 姑發□反劍 宋公差戈 蔡侯產劍 宋公䜌戈	侯馬盟書 趙孟介壺 邵黛鐘		郳公華鐘 郳大司馬戈 郳公牼鐘 公孫寤壺 陳逆簠
戰國	早期		曾侯乙鈕鐘 曾侯乙墓衣箱	氏鐘 子之弄鳥 少虞劍 孳子壺		
	中期	詛楚文 秦封宗邑瓦書 十六年商鞅鐓	龍節 仰天湖簡		平山三器 兆域圖 平山帳橛 平山玉飾	左關鉦 子禾子釜 陳純釜
	晚期	新郪虎符 青川牘 日書	含志鼎 鑄客鼎	金村銀器	燕下都陶文	
秦		陽陵虎符	廿六年詔版	圍場鐵權		
說文						6:211
楷書	之	備注 0151	0135	0202		0227 璽印

商西周		虢季子白盤 甲骨文粹六五九	楚公逆鎛 甲骨文周原二	邸卣	盂鼎	休盤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考叔指父簋 楚王媵邛仲嬭南龠鐘 者減鐘	虞侯政壺 晉姜鼎 賈子匜		
	中期		楚王鄬鐘 王子午鼎 宜桐盂	欒書缶 哀成叔鼎		叔广鎛 大宰盤 翰鎛 曾伯霥簠
	晚期	石鼓文	蔡侯編鐘	侯馬盟書 晉邦盦		郳公華鐘 陳喜壺 陳逆簠 公孫寵壺
戰國	早期			孳子壺		
	中期	詛楚文 秦封宗邑瓦書	楚帛書 鄂君啓節			陳純釜 子禾子釜
	晚期	青川牘 語書	禽忎鼎		燕下都九年戈 燕下都三年戈	
秦		廿六年詔版	圍場鐵權			
説文						7:237
楷書	月	備注				

商西周		甲骨文 前四・一〇・四	克鼎	甲骨文 乙六六六四		魯侯爵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秦公簋		晉姜鼎		
	中期		王子午鼎 沇兒鐘			
	晚期		蔡侯盤	侯馬盟書		邾公華鐘 邾公釛鐘
戰國	早期			𠫑羌鐘		
	中期	詛楚文	楚帛書 信陽簡		平山三器	
	晚期	語書			明刀	
秦		泰山刻石				
說文			古文			7:239
楷書	明	備注	璽印 1173 璽印 4392			

商西周		甲骨文 前七·一四一·一	甲骨文 前二·五·三	師寰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大宰盤 齊侯盤
	晚期		者沪鐘			洹子孟姜壺
戰國	早期		曾侯乙鈕鐘	羌鐘		齊陳曼簠
	中期	商鞅方升			平山三器	陳侯午敦 陳侯因齊敦
	晚期		大府鎬	三年春平侯劍 十七年春平侯劍		
秦		陶文 咸陽遣址印文				
説文						7:247
楷書	齊	備注				璽印 1597 璽印 0608

商西周	甲骨文 甲二八五一	頌鼎	甲骨文 周原二	甲骨文 周原十三	中鼎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簋		上村嶺鼎	虢文公子𣪘鼎	杞伯每亡鼎	敏父鼎
					煙臺出㠱侯鼎	
春秋 中期		王子午鼎	王子吳鼎	徐王糧鼎	哀成叔鼎	邾造遣鼎
春秋 晚期		蔡侯紀鼎	宋公䜌鼎	邵之食鼎	吳王孫無土之鼎	侯馬盟書
						洹子孟姜壺
戰國 早期		曾侯乙鈕鐘				齊陳曼簠
戰國 中期	詛楚文	鄂君啓節	信陽簡	大梁司寇鼎	平山三器	
		楚帛書	五里牌簡			
戰國 晚期		𠭯忎鼎				
秦	廿六年詔版					
説文						7:250
楷書 鼎	備注					

商西周		函皇父簋　守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晚期					洹子孟姜壺
戰國	早期					
	中期	詛楚文			兆域圖	
	晚期	圜錢　效律		銀節約　三孔布　金村銀器	金飾牌	
秦						
説文						7:278
楷書		備注				

商西周		甲骨文 前一・二四・三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晚期					
戰國	早期					
	中期	秦封宗邑瓦書	鄂君啓節		兆域圖 南七汲刻石	子禾子釜
	晚期			卅四年□丘戈 廿三年□丘戈		
秦						
説文			古文			8:293
楷書	丘	備注	春秋商丘叔匜	璽印 3307	璽印 0324	璽印 4010 4013

商 西周 東周		虢季子白盤	揚鼎		匽侯旨鼎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晉姜鼎		
	中期					
	晚期			侯馬盟書 沁陽盟書		
戰國	早期					
	中期	詛楚文	楚帛書 仰天湖簡 鄂君啓節		平山三器	
	晚期	效律 法律答問				
秦						
說文		8:318				
楷書	見	備注				

商西周		甲骨文 珠	史頌簋	甲骨文 乙八八一五	卯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簋				魯伯愈父匜
	中期	石鼓文	楚王領鐘			叔尸鎛
	晚期		蔡侯盤	侯馬盟書		陳逆簠
戰國	早期		曾侯乙鈕鐘			
	中期	詛楚文	秦封宗邑瓦書	楚帛書	鄂君啓節	平山三器
	晚期	法律答問	編年記			
秦		正文	足令	臂經	泰山刻石	
説文						9:324
楷書	頁	備注				

商西周		父戊尊	克鼎			啓卣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晚期					
戰國	早期					
	中期	詛楚文	楚帛書		平山三器	
	晚期	編年記				
秦		泰山刻石	兵馬俑陶文	陶文		
説文						9:350
楷書	山	備注	幣文一五	3284 0363	璽印	幣文一五

商西周	甲骨文 後上 九·六	寡長鼎	長由盉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春秋 中期						
春秋 晚期			侯馬盟書			
戰國 早期			羌鐘			
戰國 中期	秦封宗邑瓦書	詛楚文	楚帛書	天星觀簡	平山三器	兆域圖
戰國 晚期	效律	日書	長陵盉	八年𦉢氏戈	十七年春平侯劍	燕下都九年戈
秦	泰山刻石					
說文						9:358
楷書	長	備注	璽印 0224	璽印 0784		

商西周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叔尸鎛
	晚期	石鼓文	義楚耑 蔡侯編鐘	侯馬盟書 沁陽盟書		
戰國	早期					
	中期	詛楚文			平山三器	子禾子釜
	晚期	青川牘 語書				
秦						
説文		9:361				
楷書		備注				

商西周		虢季子白盤		兮甲盤		衛簋 鄭縣魯器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薛仲赤簋
	中期					叔广鎛
	晚期	石鼓文		侯馬盟書		郘大司馬戈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竹簡	羌鐘		
	中期	詛楚文 秦封宗邑瓦書	曾姬無卹壺 鄂君啓節		匽侯載簋 平山三器	
	晚期	效律		司馬禾石		
秦		五十二病方	陶文 一四九一			
說文						古文 10:370
楷書	馬	備注	璽印 5535		璽印 0293	璽印 0031

商西周		虢季子白盤	員鼎	曾子中斿甗			啓卣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晉姜鼎			
	中期		王孫遺者鐘	哀成叔鼎			
	晚期	石鼓文	曾侯乙鈕鐘	侯馬盟書 趙孟介壺			
戰國	早期					齊陳曼簠	
	中期		楚帛書 大府銅牛		平山三器	陳侯午敦	
	晚期	編年記 秦律十八種		陽城陶文			
秦		廿六年詔版	五十二病方				
說文							10:377
楷書	犬	備注	璽印 2860		璽印 2113	璽印 2938	

商西周		令簋	頌鼎	甲骨文 後下 九·一	甲骨文 粹 七二	甲骨文 粹 二九〇	甲骨文 後上 九·四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晉姜鼎		
	中期		王子嬰次盧			國差𦉜 叔广鎛
	晚期	石鼓文		侯馬盟書 沁陽盟書		公孫瘐壺 邾公華鐘
戰國	早期					
	中期	詛楚文	楚帛書 仰天湖簡 鄂君啓節		平山三器	
	晚期	新郪虎符 青川牘 日書		七年侖氏戈		
秦		五十二病方 陶文 九九:六六三				
説文		10:382				
楷書 火	備注	幣文 璽印 2420 幣文 5303 璽印 2624				

商西周	甲骨文 粹一七二	不𡢁簋	楚公家鐘	曾中大父𡢁簋	甲骨文 周原甲	散氏盤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上村嶺戈		魯大宰原父簋	北草溝魯伯大父簋
春秋 中期					叔广鎛	大宰盤
春秋 中期					𠭯鎛	
春秋 晚期	石鼓文	姑發□反劍	侯馬盟書		郳公華鐘	
春秋 晚期		郢大府量	沁陽盟書		陳喜壺	郳大司馬戈
春秋 晚期		蔡侯盤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石磬	曾侯乙鈕鐘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竹簡				
戰國 中期	詛楚文	楚帛書		平山三器	陳侯午敦	
戰國 中期	十六年薗鞅鐓	鄂君啓節		兆域圖		
戰國 中期	秦封宗邑瓦書	仰天湖簡				
戰國 晚期	青川牘	大府鍋	十七年春平侯劍			
戰國 晚期	語書	𨺅客鼎				
戰國 晚期	日書					
戰國 晚期	編年記					
秦	詔版	廿六年詔廿斤權	陶文 七八三·八〇六·八〇二			閳場鐵權
說文	10:389					
楷書	備注	璽印 0222	璽印 0127	璽印 0401		

商西周		克鼎	散氏盤		師望鼎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晉姜鼎		魯伯愈父匜
	中期		王子午鼎 鄦伯簋 王孫遺者鐘			叔广鎛 𦉢鎛 國差𦉜 曾伯霥簠
	晚期	石鼓文	蔡侯編鐘	侯馬盟書 沁陽盟書 趙孟介壺		陳逆簠 邾公華鐘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漆匱	𠭯子壺		
	中期	詛楚文 秦封宗邑瓦書	楚帛書 鄂君啓節 仰天湖簡		匽侯載簋 𨟭安君鉈 平山三器	陳侯午敦
	晚期	語書 日書	含志鼎			
秦		泰山刻石	足臂灸經	陶文		
說文						10:408
楷書	心	備注	璽印 5288	璽印 4499	璽印 3770	

商西周	虢季子白盤	甲骨文粹一編八	沈子簋			啓卣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者減鐘	晉姜鼎			
春秋 中期		沈兒鐘			曾伯霥簠	
春秋 晚期	石鼓文	義楚耑 越王勾踐劍	侯馬盟書 趙孟介壺		洹子孟姜壺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石磬 曾侯乙鈕鐘				
戰國 中期	詛楚文 秦封宗邑瓦書	楚帛書 鄂君啓節 曾姬無卹壺		平山三器 水陸文銅壺		
戰國 晚期	語書 二十二年臨汾守戈 青川牘		七年茝侯劍			
秦	泰山刻石	足臂經				
說文						11:410
楷書 水	備注					

商西周		虢季子白盤 甲骨文粹 一〇〇四 甲骨文粹 二三七				啓卣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簋	者減鐘			
	中期		王子午鼎 王孫遺者鐘			叔广鎛
	晚期	石鼓文	蔡侯編鐘 宋公差戈 者汈鐘	侯馬盟書 邵黨鐘 沁陽盟書		郘公華鐘 洹子孟姜壺
戰國	早期					齊陳曼簠
	中期	詛楚文 秦封宗邑瓦書	楚帛書 鄂君啓節 望山簡		平山三器 平山玉飾 兆域圖	子禾子釜 陳純釜
	晚期	五年呂不韋戈 語書 日書				
秦		泰山刻石 兵馬俑陶文 四〇六・四九二・四八〇 陶文				
說文						12:432
楷書		備注	璽印 0560 璽印 2040			

商西周	甲骨文 乙 七七九五	甲骨文 周原三	盂鼎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春秋 中期					叔尸鎛	鄦鎛
春秋 晚期			晉邦盦	侯馬盟書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詛楚文	曾姬無卹壺	楚帛書	鄂君啓節	平山三器	兆域圖
戰國 晚期	教律	日書	鑄客豆			
秦						
說文	古文					12:433
楷書	備注	璽印 0003		璽印 4561		

商西周		盂鼎		克鼎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簋		晉姜鼎		
	中期		王子午鼎 王孫遺者鐘			叔广鎛 𩰫鎛
	晚期					洹子孟姜壺 陳喜壺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漆匱			
	中期		楚帛書		平山三器	
	晚期	語書 日書				
秦						
説文						12:445
楷書	民	備注				

商西周	甲骨文 乙八七-八	甲骨文 前二·二四·八	甲虫爵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簋					
春秋 中期						
春秋 晚期	石鼓文		侯馬盟書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石磬 曾侯乙鈕鐘				
戰國 中期	秦封宗邑瓦書	楚帛書				
戰國 晚期	新郪虎符 丞相觶戈 效律					
秦	五十二病方					
説文						13:471
楷書 虫	備注	0536 3792 3109 1099 璽印				

商西周	師奎父鼎 甲骨文 前七・三二・三 趞曹鼎 甲骨文 甲一六四七 師艅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黃韋艅父盤 黃君簋				
春秋 中期		須蹈子白亞臣鑑	哀成叔鼎		曾伯霥簠	
春秋 晚期	石鼓文		趙孟介壺 幣文一七九（侯馬尖足空首布）			
戰國 早期		曾侯乙鈕鐘				
戰國 中期		楚帛書 信陽簡 鄂君啓節			陳侯因資敦	
戰國 晚期	青川牘 效律					
秦	陶文 一三八七					
説文	黃 古文					13:486
楷書 黃	備注	璽印 1257 璽印 0750				

商西周		史頌簋	楚公逆鎛 楚公家鐘	矢方彝		己侯鐘 遇甗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秦公簋	楚王媵邛仲嬭南龠鐘 者減鐘 樊君盆	晉姜鼎 上村嶺鼎 上村嶺盤		大店鈕鐘
	中期		王子午鼎 宋公戌鐘 沈兒鐘 王子吳鼎 鄀伯簋 王孫遺者鐘	欒書缶 哀成叔鼎		叔尸鎛 曾伯簠 曾伯陭壺
	晚期	石鼓文	越王勾踐劍 楚義盟盤 吳王夫差鑑 九里墩鼓座	侯馬盟書 趙孟介壺 邵黹鐘		郳公華鐘 陳逆簠 郳公圉鐘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石磬 曾侯乙墓衣箱 曾侯乙鈕鐘	寧皿 氏鐘 少虞劍		
	中期		五里牌簡 楚帛書 那君啓節 信陽簡 仰天湖簡	大梁司寇鼎 梁十九年鼎 卅五年虎令盉	平山三器 安邑鈹	陳侯午敦 左關鉦 子禾子釜
	晚期	效律	郘君三器 大府鎬 繁陽之金劍	士勻壺 長陵盉	盱眙銅 貽貝壺	重方壺
秦		泰山刻石	五十二病方	兵馬俑陶文	陶文	九五八
說文		古文				14:490
楷書		備注	璽印3441 幣文一〇六 幣文一〇五 璽印0343 幣文一〇五 幣文一〇五 璽印0154			

商西周	甲骨文 粹二四二	甲骨文 粹二	不𡢁簋	曶鼎	師𡢁簋	啓卣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秦公簋	上都公簠	虢季氏子組壺 虢季氏子組簋		
	中期		王孫遺者鐘 王子午鼎	欒書缶		叔广鎛 曾伯霥簠 𠭯鎛
	晚期			郘鐘		邾公華鐘
戰國	早期					
	中期	詛楚文			平山三器	陳侯因齊敦
	晚期	秦律十八種				

秦	陶文 一三五三
說文	古文 14:494
楷書	備注

商西周	虢季子白盤	甲骨文甲 三三七二	禹鼎	甲骨文甲 二三二七	琉璃河器	啓卣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晉姜鼎		
春秋 中期			倗之尊缶 江叔鬲			曾伯陭壺
春秋 晚期	石鼓文		蔡侯尊	侯馬盟書		陳逆簠 陳逆簋 郳公釗鐘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漆匜			齊陳曼簠
戰國 中期	四年相邦樛斿戈 秦封宗邑瓦書 十三年相邦義戈		楚帛書 鄂君啓節	邢公陶文	平山三器	陳侯午敦 子禾子釜
戰國 晚期	新郪虎符 青川牘		郳陵君三器 禽志鼎	陽城陶文 陽城陶量 長陵盉		
秦	泰山刻石	兵馬俑陶文 三一二·三六八				
說文	古文					14:500
楷書 阜	備注	璽印 2315				璽印 1472

商西周		虢季子白盤 甲骨文甲五〇四 邶卣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秦公簋				
	中期					國差𦉜 𦉜鎛
	晚期		徐王子旃鐘	晉邦盦 邵黛鐘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漆匱	𦉜子壺		陳侯午敦
	中期	四年相邦樛斿戈 秦封宗邑瓦書	楚帛書 信陽簡 望山簡	大梁司寇鼎	平山三器 鳳翔出 中山王十四年鼎 兆域圖	
	晚期	十四年相邦冉戈 金村銀器 語書		四年□雍令矛 士勻壺 金村銅器	金節牌 廿四年銅權 文水上賢銅壺	
秦		釋山刻石	兵馬俑陶文	兵馬俑陶文	兵馬俑陶文	
說文		籀文			古文	14:503
楷書	四	備注 幣文	(姬盤 郭孝子鼎)			

商 西周	虢季子白盤 甲骨文菁一	楚公冢鐘 甲骨文粹一四二七	利簋	杞伯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簋	楚王媵邛仲嬭南龠鐘	晉姜鼎		薛仲赤簋	
春秋 中期	石鼓文	王子午鼎 沈兒鐘	欒書缶		洛陽出齊侯鎛 齊侯敦 曾伯霥簠	
春秋 晚期		蔡侯尊 姑發□反劍 九里墩鼓座	侯馬盟書		郘公華鐘 公孫瘠壺 桓子孟姜壺	
戰國 早期		曾子遇簠				
戰國 中期	詛楚文 秦封宗邑瓦書	信陽簡		平山三器	陳侯因資敦 子禾子釜	
戰國 晚期	編年記					
秦	陶文一四五七					
說文	古文 籀文					14:525
楷書 子	備注					

商西周	不𡢁簋 甲骨文 前七·三五·一 楚公逆鎛 曾中大父𡢁簋 甲骨文 甲二六四七 宰椃角 此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春秋 中期					
春秋 晚期	石鼓文	王子申盞 楚子簠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詛楚文			兆域圖	
戰國 晚期	二十五年上郡守厝戈	鄀陵君三器			
秦	兵馬俑陶文 三九一				
說文	籀文 古文				14:536
楷書	備注	璽印 3137		璽印 1297	璽印 0876

商西周		甲骨文 乙二七七八	曾侯中子 斿父鼎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考叔𠭯父簋 趞亥鼎			
	中期					
	晚期					
戰國	早期					
	中期	詛楚文	楚帛書 望山簡		平山三器 南七汲刻石	
	晚期					
秦		廿六年詔版				
說文						
楷書	𦣞	備注	𦣞說文未列為部首，但如騰古文作𦣞，𦣞古文作𦣞，𦣞古文作𦣞等，均合東土之偏旁𦣞。			

商西周		甲骨文 乙六八五八	盂鼎	甲骨文 拾五·一四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中期					叔尸鎛 曾伯霥簠
	晚期	石鼓文				洹子孟姜壺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漆匱	羌鐘		
	中期	詛楚文 秦封宗邑瓦書	楚帛書 信陽簡		平山三器 兆域圖	
	晚期			東周王城石圭		
秦		廿六年詔版	圍場鐵權			
説文						一工 一部
楷書	天	備注				

商西周		頌壺	𨺅乎簋	彔伯簋		甬皇父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秦公簋				
	中期		王子午鼎 王孫遺者鐘	樂書缶		叔尸鎛 翰鎛 曾伯霥簠
	晚期		義楚耑	侯馬盟書		陳逆簠 邾公華鐘
戰國	早期		曾侯乙鈕鐘			齊陳曼簠
	中期	詛楚文			平山三器	陳侯午敦 陳侯因資敦
	晚期		鄱陵君三器			
秦		廿六年詔版	陽陵虎符			
說文		王				一上王部
楷書	皇	備注	璽印 1282			璽印 1283

商西周		敔簋			毛公鼎 沈子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石鼓文				
	晚期		攻敔王光戈			
戰國	早期					
	中期	詛楚文			平山三器	
	晚期	四年相邦樛斿戈				
秦						
説文						二上 攴部
楷書	吾	備注			璽印 4010	

商西周	史頌鼎	甲骨文存 一五〇七	矢方彝	召伯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樊君盆 單鼎 黃君簋	晉姜鼎		
春秋 中期			哀成叔鼎 鼎 琉璃閣 衛戈		叔尸鎛
春秋 晚期	石鼓文	者旨型 盧盤	侯馬盟書 智君子鑑 邵黛鐘		邾公釛鐘
戰國 早期		拍馬山楚戈	孳子壺		
戰國 中期	詛楚文	信陽簡 天星觀簡 鄂君啓節		平山三器 平山玉板	縣妥君鉈 陳侯午敦
戰國 晚期	日書 二十五年上郡守曆戈 六年上郡守疾戈	郾陵君三器	平安君鼎		
秦					
説文	古文				上部 二
楷書 君	備注	幣文九八	璽印 0003	幣文九七	璽印 0004	幣文九七	璽印 4841

商西周	師𡢁父鼎	師望鼎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簋				
春秋 中期					𦉜鎛
春秋 晚期		新弨戈 者旨型盧盤	侯馬盟書		洹子孟姜壺
戰國 早期			孳子壺		
戰國 中期	秦封宗邑瓦書	龍節 鄂君啓節	卅五年庇令盉	平山三器 兆域圖	陳純釜
戰國 晚期			七年命氏戈 七年𡢁疫劍 五年龔戈		三年陶劍
秦					
説文	二上 口部				
楷書 命	備注				

商西周		甲骨文 京津 一四二四	揚簋	𠭯尊		啓卣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單鼎			
	中期		王孫遺者鐘			𨟭鎛
	晚期					
戰國	早期					
	中期		楚帛書		平山三器	
	晚期	編年記	𠭯志鼎	平安君鼎		
秦						
説文		二上 㠯部				
楷書		備注				

商西周		甲骨文 餘一·一	毛公鼎			甲骨文 林二·二九 智鼎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國差𦉜
	晚期		蔡侯盤			陳喜壺 公孫𤔲壺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漆匱			
	中期		楚帛書 天星觀簡 鄂君啓節			陳璋方壺 陳純釜 子禾子釜
	晚期	效律 日書	大府鎬 鄂陵君三器	舍肯盤		
秦						
說文		歲				上部 二步
楷書	歲	備注	璽印 4493 璽印 0248 春秋宙人	璽印 4425	璽印 4427	璽印 0289

商西周		禹鼎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晚期			侯馬盟書		
戰國	早期			羌鐘		
	中期	詛楚文 商鞅方升	楚帛書		平山三器	
	晚期				左行議衛戈	
秦						
說文		二下部				
楷書	遂	備注	璽印 4116	有關商鞅方升之"遂"字，馬承源云：遂字左上部為手銹掩蓋，而這種銹的性質是不宜剔去的，現左側尚存早形，這個字以前大多數釋法从銘刻實際看這樣解釋是對的。(《商鞅方升和戰國量制》文物7)		

商西周	頌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春秋 中期					邾造遣鼎
春秋 晚期		宋公䜌戈			郑大司馬戈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十六年商鞅鐓 商鞅方升 十三年相邦義戈 秦封宗邑瓦書				
戰國 晚期	秦律雜抄		三十二年鄭令劍		
秦	陶文 四七九・四九二				
説文					二下 古文 邾部
楷書 造	備注	戰國陶文 吾錄二二			

商西周		散氏盤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曾伯霥簠
	晚期	石鼓文		侯馬盟書		
戰國	早期					
	中期	詛楚文			平山三器	
	晚期	青川牘 語書				
秦		泰山刻石	五十二病方	陶文		
說文		古文				二下部
楷書	道	備注				

商西周	師望鼎 蔡姞簋 甲骨文 戩三九・七 德方鼎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秦公簋		晉姜鼎		
春秋 中期		王子午鼎 王孫遺者鐘			叔广鎛 曾伯陭壺
春秋 晚期		蔡侯編鐘 者沪鐘	侯馬盟書		
戰國 早期			尹子壺		齊陳曼簠
戰國 中期	詛楚文	楚帛書 信陽簡			陳侯因資敦
戰國 晚期					
秦	泰山刻石 陶文				
說文	古文				下部 正部
楷書 德	備注				

商西周		令簋	寧鼎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遙兒鐘			
	晚期			侯馬盟書		
戰國	早期				杕氏壺	
	中期		曾姬無卹壺		平山三器 南七汲刻石	
	晚期	秦律十八種				
秦		泰山刻石				
説文			古文			二下
楷書	後	備注	璽印 0096		戰國陶文	吾錄二·四

商西周	甲骨文 前八·一三·三	父乙觚	智鼎	甲骨文 粹二六二	亞父癸卣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遙兒鐘			
	晚期					
戰國	早期		楚帛書			宋公得戈
	中期				平山三器 南七汲刻石	陳璋方壺 子禾子釜
	晚期	語書 日書 效律				
秦		泰山刻石	兵馬俑陶文二四三			
說文			古文			下二部
楷書	得	備注	璽印 4335	璽印 1290	璽印 1074	璽印 4338

商西周	大鼎 頌鼎 甲骨文菁一・一 盂鼎 甲骨文菁三・一 盂鼎				
東周	西	東 土			
	秦 系	楚 系	三晉中原系	北 方 系	齊 系
春秋 早期					
春秋 中期					
春秋 晚期	石鼓文	姑發□反劍 攻吳王夫差鑑			洹子孟姜壺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秦封宗邑瓦書			平山三器	子禾子釜
戰國 晚期	秦律十八種	鑄客匜			
秦	泰山刻石				
説文	古文				
楷書	備注	璽印 2040	璽印 2082	璽印 3127	

商西周		盂鼎				
東周		西土 秦系	東土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石鼓文				
	晚期					
戰國	早期			𠂤子壺		
	中期	詛楚文	曾姬無卹壺		平山三器	
	晚期					
秦		泰山刻石				
說文				古文		二下 部
楷書		備注				

商西周	甲骨文 佚 五一八 / 甲骨文 粹 一二三九 / 甲骨文 甲 二四一六 / 甲骨文 周原 二五 / 琉璃河器 / 商婦甗 / 利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春秋 中期					
春秋 晚期		蔡侯尊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石磬 / 曾侯乙鈕鐘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陶文				
說文	古文 / 籀文				三上 商部
楷書 商	備注				

商西周		甲骨文 後下 二九·六	甲骨文 佚 七九二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叔尸鎛 庚壺
	晚期		徐諸尹鉦			
戰國	早期					
	中期	詛楚文	楚帛書			
	晚期	秦律十八種 日書	禽志鼎			
秦		陽陵虎符				
説文		籀文 古文				三上 糾部
楷書	兵	備注	璽印 1225 璽印 4092			

商西周		甲骨文 乙七五八九	曶鼎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晉姜鼎		
	中期		鄦伯簋		匽公匜	叔广鎛 曾伯陭壺
	晚期	石鼓文		侯馬盟書 趙孟介壺		邾公華鐘
戰國	早期		曾侯乙鈕鐘 曾侯乙墓竹簡	少虞劍		
	中期	秦封宗邑瓦書 詛楚文	楚帛書 信陽簡 鄂君啓節		平山三器 兆域圖	
	晚期	青川牘 效律	大府鎬 舍肯盤			
秦		泰山刻石				
說文			古文			三下部
楷書	爲	備注				

商西周	天亡簋	甲骨文甲六八		匽侯旨鼎	啓卣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春秋 中期					叔尸鎛 國差𦉜
春秋 晚期	石鼓文		侯馬盟書 沁陽盟書 邵黛鐘		
戰國 早期					洹子孟姜壺 陳喜壺 公孫寤壺 陳逆簠
戰國 中期		楚帛書	卅五年安令盉	平山三器 兆域圖	子禾子釜 陳純釜
戰國 晚期	日書		司馬禾石		
秦					
說文			古文		下部 三
楷書 事	備注			璽印 3655	璽印 1810

商西周		沃伯寺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邾造遣鼎
	晚期	石鼓文	吳王光鑑 九里墩鼓座	侯馬盟書		陳喜壺 鄀公牼鐘
戰國	早期		含章鎛鐘	嗇羌鐘		
	中期		楚帛書			
	晚期	青川牘				
秦		睡虎地秦簡 陶文 八六四 兵馬俑 陶文 八四九				
說文		寺				下部 三
楷書 寺	備注					

商西周		矢方彝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者減鐘 番君匜			
	中期		王孫遺者鐘			叔尸簠
	晚期		者旨型盧盤 者旨賜於戈	侯馬盟書 沁陽盟書		公孫瘠壺
戰國	早期					
	中期	詛楚文	楚帛書		南七汲刻石 平山三器 兆域圖	陳侯午敦 子禾子釜 陳純釜
	晚期	青川牘 效律				
秦		泰山刻石				
說文		者				上部 四 白
楷書	者	備注				

商西周		魏季子白盤	矢方彝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中期		沈兒鐘			叔广鎛 𤔲鎛
	晚期					
戰國	早期					
	中期	詛楚文	楚帛書	固圍村魏幣	平山三器 平山提練圓壺 兆域圖	
	晚期	青川牘 效律			重金方壺	
秦		陶文 一一四六				
說文			古文			皿上白部
楷書	百	備注				

商西周	頌壺	甲骨文 前一、二〇、七	父己卣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春秋 中期		王子午鼎	鄀伯簋	者減鐘	叔尸鎛	國差𦉜
春秋 晚期	石鼓文	蔡侯盤			洹子孟姜壺	
戰國 早期				𢍰子壺		
戰國 中期	詛楚文			平山三器		
戰國 晚期	青川漆器			水賢壺		
	秦律十八種			文上銅		
秦	正文					
説文						下部 四
楷書 受	備注					

商西周	盂鼎	史頌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春秋 中期					叔尸鎛
春秋 晚期		蔡侯編鐘 / 姑發□反劍	侯馬盟書 / 沁陽盟書 / 邵黛鐘		
戰國 早期					齊陳曼簠
戰國 中期	詛楚文	楚帛書		平山三器 / 南七汲刻石	
戰國 晚期	新郪虎符 / 秦律十八種				
秦					
説文	籀文 / 古文				下部
楷書	敢	備注			

商西周	甲骨文粹六七三 利鼎 甲骨文粹一五〇五 利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晉姜鼎		
春秋 中期		王子午鼎			
春秋 晚期			侯馬盟書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詛楚文	楚帛書			
戰國 晚期	青川牘 日書 語書				
秦	泰山刻石				
説文		古文			四下 刂部
楷書 利	備注	璽印 2558 璽印 2710			

商 西周		兮甲盤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晚期			侯馬盟書		洹子孟姜壺
戰國	早期		曾侯乙鈕鐘	羌鐘		
	中期	詛楚文	楚帛書 信陽簡 鄂君啓節		平山三器	
	晚期	青川牘				
秦		廿六年詔版	圍場鐵權			
説文		籀文	古文			四下部
楷書	則	備注				

商西周		矩叔壺 伯矩卣 伯矩鼎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晚期					簡侯簋
戰國	早期					
	中期		仰天湖簡			
	晚期	咸陽陶文 語書	巨著鼎			
秦		陶文				
説文		或體 古文				工部 丘 工
楷書	巨	備注	璽印 3881			戰國陶文

商西周		師兌簋 甲骨文 前四·二八·三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叔广簠
	晚期			侯馬盟書		
戰國	早期					
	中期	詛楚文	楚帛書 鄂君啓節		平山三器	陳璋方壺 子禾子釜
	晚期	青川牘 日書		金村銅器		
秦		泰山刻石				
説文						五下 內部
楷書	內	備注				璽印 5337

商西周	甲骨文甲二二九二	過甗	曾侯中子斿父鼎	琉璃河器	啓卣	己侯鐘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晉姜鼎 虞侯政壺 荀侯匜			
春秋 中期					叔广鎛 齊侯盤	
春秋 晚期		蔡侯尊 蔡侯產劍	侯馬盟書		洹子孟姜壺	
戰國 早期		曾侯乙簠 含章鎛 曾侯乙甬鐘				
戰國 中期	詛楚文	楚帛書		匽侯載簋 平山三器 兆域圖	陳侯午敦 陳侯因資敦	
晚期			三年春平侯劍 春成侯鐘 十七年春平侯劍	辰方盉		
秦	廿六年詔版	陶文				
說文		古文			下部	
楷書 侯	備注	璽印 1091	璽印 1087			

商西周		保卣	彔卣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中期		王孫遺者鐘			國子鼎 國差𦉜
	晚期		蔡侯編鐘	侯馬盟書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竹簡			
	中期		楚帛書			
	晚期					
秦		繹山刻石				
説文						六下 口部
楷書	國	備注	0733 3078 璽印			

商西周		牆盤	甲骨文 前四一七·三	禹鼎	毛公鼎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晉姜鼎		
	中期			哀成叔鼎		國差𦉜 𤔲鎛
	晚期		蔡侯編鐘	侯馬盟書 晉邦盦		邾公華鐘
戰國	早期					
	中期	詛楚文 十三年相邦義戈	楚帛書		平山三器 兆域圖	陳侯午敦 陳璋方壺
	晚期	二十一年相邦冉戈 五年呂不韋戈 語書		十七年春平侯劍 平安君鼎		
秦		嶧山刻石	陶文			
說文			古文			下部六
楷書	邦	備注	幣文九九 1797 0861 璽印 幣文100 幣文九九			

商西周		虢季子白盤 甲骨文粹八五三	寵乎簋	頌鼎		貉子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考叔𤔲父簋	晉姜鼎 虢文公子𣪘鼎		魯大宰原父簋 厚氏豆 大店鈕鐘 魯大司徒匜
	中期		王子午鼎	晉邦盦	匽公匜	曾伯霥簠 齊侯敦 叔𠭯鎛 洛陽出齊侯鑑
	晚期		蔡侯尊 王孫遺者鐘			公孫瘠壺 郳公牼鐘 洹子孟姜壺 郳公華鐘
戰國	早期					
	中期	十四年相邦冉戈 四年相邦樛斿戈 秦封宗邑瓦書	曾姬無卹壺 鄂君啓節	梁十九年鼎	平山三器	陳侯午敦
	晚期	五年呂不韋戈 三年上郡守冰戈 青川牘 編年記		平安君鼎 五年龔戈 七年命氏戈	燕下都三年戈 燕下都九年戈 廿四年銅柱	
秦		廿六年詔版				
説文						七 工部
楷書	年	備注				

商西周		史秦鬲	洹秦簋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鐘鎛 秦公簋				
	中期		鄦子簋			
	晚期					
戰國	早期			羌鐘		
	中期	詛楚文				
	晚期	秦律雜抄	舍志鼎 大府鎬	四年□雍令矛		
秦		陶文 ---七				
説文		籀文				七 上部
楷書	秦	備注	秦王鐘(鼓) 5475	璽印 1630		

商西周	天亡簋	甲骨文 菁三.一	邶卣二			貉子卣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簋					
春秋 中期						
春秋 晚期			侯馬盟書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望山簡		平山三器		
戰國 晚期	秦律十八種					
秦	泰山刻石	陶文 一二三二	陶文 一二三〇			
說文	古文					七下 宀部
楷書 宜	備注	璽印 4280	璽印 4539	璽印 4740		

商西周	班簋 散氏盤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城虢遺生盨		
春秋 中期					
春秋 晚期		徐諸尹鉦			
戰國 早期			𠭯羌鐘		
戰國 中期		楚帛書 信陽簡 鄂君啓節		平山三器	
戰國 晚期	秦律十八種 日書		陽城陶量		
秦	陶文 一二〇九				
說文		籀文			十三下 土部
楷書 城	備注	璽印 0115 3191		璽印 2329	

商西周	師遽簋	甲骨文 京津四二三	散氏盤	甲骨文 後下九・一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春秋 中期						
春秋 晚期		新弨戈	侯馬盟書			
戰國 早期		曾侯乙墓石磬 曾侯乙鈕鐘				
戰國 中期		仰天湖簡 望山簡		平山三器		
戰國 晚期	編年記 效律					
秦	陶文 一二〇八		陶文 一二一一			
説文					十四上 斤部	
楷書 新	備注					

商西周	虢季子白盤	寰盤	楚公逆鎛	甗乎簋	頌鼎	貉子簋	師寰簋	白大師盨

東周		西土	東土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春秋	早期	秦公簋 秦公鐘鎛	考叔指父簋 番君匜	晉姜鼎		魯大宰原父簋 魯大司徒中白匜 王姬紀孟姜匜	
	中期	石鼓文	王子午鼎 王孫遺者鐘	樂書缶	匽公匜	曾伯霥簠 叔广鎛 洛陽出齊侯鑑	
	晚期			晉邦盡 侯馬盟書		陳逆簠 鄀公華鐘 鄀公釗鐘 公孫瘠壺	
戰國	早期			孚子壺			
	中期	詛楚文	楚帛書	梁十九年鼎		陳侯午敦	
	晚期	效律					

秦	釋山刻石
説文	十四下 倘部
楷書	萬
備注	璽印 4493　璽印 4466　璽印 4484

TABLE 8

Hsing-sheng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in the *Chin-wen-pien*

Originally this Table was based on the third edition of the *Chin-wen-pien*. Recently, however, I have supplemented it with the additional characters incorporated in the fourth edition supplemented by Chang Chen-lin and Ma Kuo-Ch'üan. The *hsing-sheng* or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are identified basic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losses in the *Shuo-wen*. The *yi-sheng* characters (i. e. pictophonetic and concurrently *hui-yi* characters) are also included. Those characters incorrectly identified in the *Shuo-wen* as *hsing-sheng* as proven in recent researches are not included here.

The *hsing-sheng* marked with " • " in the right bottom corner of their boxes are those not recorded in *Shuo-wen*. Some *ho-t'i* characters (i. e. those with a combination of two or more elements) included in the *Chin-wen-pien*, which could be regarded as *hui-yi*, are not included.

Characters enclosed in parenthesis are variant forms; those not enclosed in parenthesis are the standard forms. In the fourth edition of the *Chin-wen-pien* there are altogether 1 367 *hsing-sheng* characters, 56. 28% of the total 2 420 characters therein. As bronze inscriptions played such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writing system of that time, this percentage might well reflect the comparatively large proportion of *hsing-sheng* in the total vocabul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Late Shang through Western and Eastern Chou to Han times.

The Supplementary Section (p. 473—474) presents examples of *hsing-sheng* and their *tzu-ju-tzu* ("offspring" characters) as recorded in *Chin-wen-pien*. Thes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kinds. One comprises those *hsing-sheng* combinations that already occur in bronze inscriptions. The other kind are those which occur only as *ch'u-wen* (original single forms) in bronze inscriptions but appear in full combinations in the *Shuo-wen*.

表八：

《金文編》形聲字表

本表原據容庚《金文編》第三版統計，後補入新編第四版（張振林、馬國權補摹）增收字。確定形聲字的基本依據是《説文》的説解，“亦聲”字也收入。已經古文字研究證明原非形聲字而《説文》誤定爲形聲者，就不予收入。

表中字之右下角有・者爲《説文》所無字。《金文編》中《説文》所無合體字有會意之嫌者，本表盡量不收。

無括弧字爲正體，有括弧者爲銘文中異體。

統計結果有 1 367 個形聲字，占《金文編》第四版正編 2 420 字頭之 56.28%。基于青銅器銘文在當時文字考古材料中的重要位置，這個百分比，可以大致反映商末兩周漢字系統中形聲字的比重。

附表爲《金文編》中形聲孳乳字例。其中一種情況是已見形聲合體字；另一種情況是在《金文編》中尚處于第一步假借，合體見《説文》。

卷	部	形聲字												計數
一	一	吏	𠬝											
	二	旁												
	示	祐	禮	(豐)	福	神	齋	禋	祀	祖	祀	祠	礿	
		禘	(啻)	祈	(旗)	禦	禍	祓	祉	祟	祇	祫	禜	
		禱	禝											
	王	璽	璧	環	璜	璋	琱	玎	璽	(璽	瑟)	珈	瑁	
	士	壯												
	屮	每												
	艸	蘇	蓼	(蘩)	莒	(筥)	茅	芾	(茀)	菴	(葬)	苑	(葬)	
		萃	苛	荒	藥	蓋	草	蒙	芍	(茻)	蘇	(葬)	蒿	
		(葬)	蕃	蓋	藏	(寶)	穡	芑	茙					
	艹	莽	茻	葬	莫									65
二	小	少												
	八	曾	尚	豕	必									
	牛	牡	犅	牲	牼	犀								
	口	吾	哲	(悊	誓)	命	名	問	唯	呬	(味)	哉	台	
		唐	嚳	吁	哀	設	舌	害	時	智	哦	咄	鐸	
	吅	嚴	咢	單	嘗									
	哭	喪												
	走	趣	越	(趄)	趣	(趙)	趯	(躍)	趣	(興)	趨	(趨	趨)	
		趨	趙	趠	趨	(趨)	趨)	趨	趣	(趣	(走亘)	趣	趣	
		趨	趨	趨										

巻	部	形聲字											計數
	止	墮	(墮)	歷	歸	(歸)	歸						
	歩	歲											
	辵	䢅	率	(衛)	萬	辵	(辵)	正	(征)	過	(過)	進	告
		(簡)	浩	誥	誥	舟告	戈告	貽告	金告)	逾	合	辵	誥
		誥	端	速	帝	(帥)	遇	(寓)	講	(講)	通	止	遷
		遣	(遣)	遣	遣	遣)	遲	(遲)	麗	商	(商)	韋	幸
		連	遺	遂	兆	臣	(臣)	豕	干	逞	袁	(袁)	于
		(封)	遂	(遂)	首	(衝	衝	封)	遽	嘉	(嘉)	帝	夫
		皮	使	舟	絲	矣	禹	逞	(逞)	逐	卒	晨	補
		戴											
	彳	德	(德)	憲	億	復	(復)	往	徐	(徐)	待	得	徘
		(徘)	御	(駿)	女	彷	告	它	徒	後	復	敵	會
		徽											
	辶	廷	(廷)										
	齒	齒											
	足	蹠	(蹠)	距	跌								
	龠	龠	龠										
	冊	冋	冊										139
二	冏	商	(商)										
	言	語	(誣)	許	佳	誨	諶	誌	諱	諫	諫	誠	(濊)
		訴	諧	詠	(味)	詒	詢	諶	詐	訟	訶	諲	(諲)
		詆	誰	讕	誅	(戟)	訛	訛	訴	訟	該	戴	警

卷	部	形聲字												計數
		誂	誶	譁	訹	諉	誰	謙	譽	謙				
	音	韹												
	辛	童												
	業	僕												
	艸	羣	卑	龍										
	艸	蘩	(艸)	(艸)										
	共	龔												
	革	鞄	(鞄)	鞞	鞄	(轉)	鞄	(鍤)	鞄	(剎)				
	鬲	鬴	(釜)	鬲	(鬳)	鬻								
	爪	爭												
	丮	孰	(孰)	孰	(孰)	工丮	孰							
	又	曼	虞	𢦏										
	史	事												
	聿	聿	(聿)											
	聿	書	建											
	臤	臤												
	臣	臧	(臧)	臧	臣	臣舌	臣曾							
	殳	毆	毆	殺	殺									
	几	凳												
	寸	寺	將	(將)	尃									
	攴	啟	肇	(攴)	敃	氏攴	敎	整	文攴	故	正攴	斁	(干攴)	
		俄	變	雯	敕	(敕)	敢	僉	寀	陳	敕	(戎)	兌攴	
		斁	赦	(赦)	敉	(休)	斁	斁	鼓	工攴	梦	(贅)	敔	

卷	部	形聲字												計數
		已攴	牧攴	攴攴	庠攴	匿攴	亞攴	虎攴	昔攴	鳥攴	能攴	黄攴	隋攴	
		鞭攴	售攴	鳥攴	畜攴	鼠攴	豐攴							
	敎攴	學												
	用	甫												
	爻	爾												132
四	目	眡	盱	睘	睽	(𥈭)	旬	瞕	眈	最	晨			
	白	魯	者											
	隹	雒	鬯隹	雁	難隹	工隹	午隹	雀						
	雀	舊												
	羊	羣	羌	奪										
	鳥	鸚	(雝)	鵲	鷰	鳳	鵬							
	糸	幽	絲											
	受	受	爭	舌又	鬱									
	攴	攷	(朽)	焚	(悉)									
	死	薨	(臺)											
	骨	體	(體)											
	月	臚	(膚)	脰	齊	(資)	脽	肖	膳	替攴	(徹)	昧	脣	
		興												
	刀	剛	辨	割	劃	剔	梟	刑	(型)	剤	宣			
	刃	劒	(僉	鑑)										
	耒	耤												
	角	觸	衡	觴										61

卷	部	形聲字												計數
五	竹	箭	筍	節	簟	筥	(簷)	籃	(匝)	匴	匴	匴	笑)	
		簏	笭	笛	簧	筍								
	甘	磨												
	丐	酉	卣											
	丂	寧												
	可	可												
	旨	旨	嘗	(棠)										
	壴	彭	嘉											
	豆	登												
	虍	虞	虔	虘	虖									
	虎	虣	虣	虓										
	皿	皿	(鉦)	盂	盌	盛	盍	(盦)	盧	盂	盪	(鉦)	盪	
		椀	盃	(酥	鐮	鉊)	盡	盡	盤	盈	盖	盍	盖	
		盞	盤	盤										
	去	去												
	血	卹	盍											
	青	靜												
	丼	刱	井											
	皀	卽	既	宣										
	鬯	鬱	(鬯	鬲)										
	食	餐	饕	飴	(稟)	飲	餘	(錫)	饕	(叨)	饜	飲	寮	
		饌												

卷	部	形聲字												計數
	缶	缶	(鉛)	匋	缾	罐	罐							
	高	亳												
	㬎	㬎												
	嗇	牆												
	來	麥												
	舛	舞	(無)											
	韋	韠	韍											
	夂	夆												80
六	木	梅	(某)	李	柔	杜	棫	杙	柞	檜	楊	柳	樂	
		杞	櫟	桐	松	倗	(稚)	桹	樛	朮	格	榊	栽	
		榘	榦	桴	梠	櫓	杠	槃	(盤)	盤	櫑	(罍)	盡	
		櫓	橫	棺	樹	栫	柲	梶	桿	梳	楩	檐		
	林	楚	林	麓	(棻)	薔	(鍤)	斷						
	屮	南												
	生	產												
	稟	稟												
	口	圃	囿	圃	固	圍	圄							
	貝	賢	(掣)	賀	賓	貳	贈	賞	賜	贏	賈	貳	賓	
		貿	賚	賦	賃	賣	貶	貶	貪	貴	劑	賡		
	邑	邦	都	鄲	邵	鄲	鄦	邸	郎	登	鄰	郢	鄂	
		邾	(鄙)	郁	部	寺	干	鄙	(隮)	郪	郎	戴	郁	
		鄨	已	邔	兆	次	矣	部	戒	若	奉	鄂	業	

卷	部	形聲字											計數
		𦍒阝	鄉阝	雁阝	𦍒阝	鼎阝							115
七	日	時	(昔)	昬	(曇)	昧	昃	昱	(翊)	詛			
	旂	旂	旝	(鑑)	旃	(旟)	旄	旨	旋	旨	旬	旟	旨
		旟	旟										
	晶	晥	(晥)										
	月	朔	霸	期	(朞)	朕							
	有	有											
	夕	夜	夤	(寅)									
	弓	弔											
	隶	隶											
	鼎	鼏	鼎	鼎于	鼎升	鼒	鼒						
	禾	穢	穆	稻	秭	稿							
	米	粱	糶	(粧)	粲								
	宀	家	宅	宣	宇	(寓	圖	豐	寘	宏	固	廉	宴
		寰	富	容	(宏)	寶	寵	宥	宵	宿	寢	(寗)	宵
		客	寓	寀	宄	宕	宦	牢	宰	宓	窮	宰	宥
		宔	宿	室	宜	姦	盂	寡	寰	寘	欽	寢	寅
		寀	寗	戲	寡	蘇	寶	寡					
	宮	宮											
	穴	寵	寮	空	窩	(窗)	穿	窆	窄	寬	穿		
	疒	㾓	㾓	㾓									
	疒	疾	瘨	疕	痞	痑	痟	瘩	瘋				

卷	部	形聲字												計數
	网	罵	戺	罟										
	襾	覆												
	巾	幅	(韋畐)	幃	布	益帚								
	市	帢	(韐)											
	帛	帛	鼎											
	黹	黹	黹											127
八	人	僖	仜	倗	備	儕	側	偁	儥	似	(佁	偟	怠)	
		便	任	俗	伶	傳	佚	佃	佫	伎	倫	侄	侲	
		俯	僦	僭	僎									
	匕	化												
	从	𢓊	(彳从	𠂉)										
	北	冀												
	重	重	量											
	臥	臨												
	衣	衮	裏	袷	襲	裒	裔	襄	褻	褌	裕	裝	袁	
		裘	裹	褻										
	衰	衰												
	老	耆	耇	壽	考									
	尸	屏	辰	肩	扆	扈	戾	屖						
	尾	屬												
	舟	船	般	舲	舵									
	儿	允	兌											

卷	部	形聲字												計數
	兄	兄	(兛)	䄍	兄光									
	見	䚡	觀	親	賣見	覲	見芔	覶	觀	粯				
	欠	欽	次	欨	于欠	放	吝欠	歎	歔					
	歙	歙	(倕)											
	无	无京												87
九	頁	亘頁	彥頁	(𩒨)	頌	丁頁	(鼎頁)	隹頁	君頁	顯	(盥)	領	(今頁)	
		顧	(鳥頁)	項	吉頁	顯	克頁	酉頁	甫頁					
	首	䭫												
	髟	髮	(敃)											
	卩	卻	土卩	千卩	弋卩	合卩	曷卩	鬱卩						
	勹	匍	匐	匏	匊	復	(匊)	匀	綱					
	鬼	鬼	(褫)	魁	魁	魁								
	由	畎												
	山	岡	密	巻	(盃)	峀	阿山	嶽山						
	广	廬	府	(廣)	廏	廣	廛	廟	(廟)	庶	庶	庠	廚	
		廬												
	厂	厂	(斥)	厭	厲	厤	厈	厓	厔	厚	辰	厭	厝	
		厭	厝	厭	厲									
	豕	豬	豚											
	豆	豈												
	豸	貆	貊	貉										74
十	馬	駒	駱	馬支	馬四	匹馬	馬京	罔馬	馬丙					

卷	部	形聲字												計數
	鹿	麤	(麁)											
	麁	麤	麤	麤	麤	麤								
	昆	䵼	䵼	䵼	䵼									
	犬	獵	獻	(獻)	獻	狄	猶	狀	狀	狙	狽	猝	戍	
		猖	獲	獲										
	火	燅	然	(燹)	炎	燹	焚	(焚)	燹	(燹)	照	(燹)	熙	
		燎	炎	炀										
	大	奎	夸	奢	奈									
	壹	懿												
	幸	執												
	奢	奢												
	夲	奉	(捧)	執										
	夫	夫古	害夫											
	立	竝	靖	竣										
	竝	音												
	思	慮	(思)											
	心	息	志	忠	念	敬	恕	(怒)	慈	孫	惟	慢	懼	
		懋	慕	忤	怒	恁	念	愉	愚	惠	怠	忽	忘	
		忔	德	(德)	惑	忌	德	(德)	忤	惠	憚	恐	(忘)	
		惕	忍	忤	忘	怨	悉	恚	怨	怨	恩	惠	悌	
		業	寒	懿	慵	懿								107

卷	部	形聲字												計數
十一	水	河	江	沱	涂	(淦)	沅	漢	(灘)	漾	洛	流	潭	
		(湃)	湘	深	潭	淮	澧	淇	濼	洹	濁	既	渴	
		濟	泗	冬	海	滔	流	淢	淫	滕	(滕)	淪	浮	
		漳	測	澹	(澹)	淺	湖	(沽)	津	(灘)	湛	汲	資	
		(濟)	沈	滔	溓	渴	溼	瀞	湯	澆	潛	(霖)	沸	
		(霖)	減	瀘	沪	沃	渠	漿	汸	泝	吁	滯	黑	
		湯火	溍	潘										
	巛	巫	忘											
	泉	繁												
	永	羕												
	谷	谬												
	雨	雩	需	雰										
	魚	虜	鯀	鰥	鮮									
	龍	龕	龔											79
十二	不	否												
	鹵	鹹												
	戶	厚												
	門	閉	閭	(闇)	闌	闊	閔	陝	關	關				
	耳	耿	聖	職	(職)	聾	聝							
	臣	臥												
	手	扶	(敖)	搏	(摶)	戟	揚	(勗)	擧	(與)	播	(敉)	撲	
		(戮)	拍											

卷	部	形聲字												計數
	女	姓	(佳)	姜	姬	姞	嬴	嬀	妘	(嬀)	妃	娶	(姬)	
		姁	姑	妣	(妃)	妹	妹	姆	(佣)	嫜	(嚭)	妻	姒	
		已女	姶	(姮)	媚	嫉	牧	孌	妄	姼	嫘	媿	妸	
		妓	玄女	妲	妃	娊	姑	妄	妾	娶	姞	娶	姬	
		始	媓	嫂	嫌	婢	嫡	唯女	嬰	娶	嫩	嬪	嬪	
		嬉	嬭	姦	嬾	嬈	嬪							
	戈	戰	賊	戰	戲	戮	(戮)	戎	戒	戒	戕	戮	戎	
		戎	戎	戲										
	亡	望	無											
	匚	匿	匽											
	匸	匿	匜	(盐	鈚	鑑)	匹	匿	匱					
	曲	麯												
	弓	弭	弨	弧	(張)	彊	彊	(彌)	發					
	弓	弼												
	糸	繇												115
十三	糸	純	經	絡	(鄭)	縊	(絢)	絅	(同絲)	綰	(纏)	紫	綬	
		紐	(綬)	綞	(繙)	縈	緘	縢	維	(綬)	緐	縈	戴	
		紝												
	素	素	素											
	虫	蜎	蜚	蚩	(蠆)	蚍	蚑	蚤	蚩	蝣	蜜			
	虫	蟑												
	龜	黽	宦	黽	黽									

卷	部	形聲字												計數
	二	璽												
	土	地	(墜)	堣	(鞫)	坡	坪	均	陞	基	垣	堵	(鞷)	
		鍺	堂	(堂)	在	坐	(鞷)	型	(型)	埸	(鞷)	堊	毀	
		(毀)	坏	(鞷)	堋	墜	隆	坂	㙵					
	堇	艱	(謹)											
	里	釐												
	田	畮	畯	畱	畜	細								
	黃	黃	黌											66
十四	金	錫	銅	鎣	鑄	(鑪)	鈃	(鍾)	鍾	鑑	鐈	鑊	鎬	
		鎣	鏄	鑪	(鑪)	鈦	鋸	鈞	鈴	鉦	鐸	鐘	鏄	
		鉈	鑃	鏐	鑾	(鑾)	鋪	銘	鈔	鈆	鈷	鉴	鉄	
		鉄	鉄	鐵	鑊	鑊	鑊	鑑	鉛	鍇	鋃			
	几	処	(處)											
	斤	斧	斨	斤	斯	新	斷	斷						
	斗	斛	料											
	矛	矜												
	車	輅	較	軫	轈	軾	載	轉	輔	軍	較	轢		
	㠯	陸	陳											
	阜	陵	陰	陽	陸	阿	限	陲	隊	隕	阤	隋	陳	
		陶	阢	阤	阼	阤	陷	陋	陷	陳	陵	傅	陷	
		陬	陰	隊										
	禸	禽												

卷	部	形聲字												計數
	戌	戚												
	己	異												
	辛	辜	(舵)	辭										
	子	字	穀	季	孟	孳	疑							
	云	育	(毓)											
	巳	㠯												
	酉	醴	酏	酌	酢	酱	(醅)	酓	酉彡	酌	酸	酷	酉堂	
		酉袁	酉堂	酉齊										120

總計：
1367

附表：

初文	孳乳字	乳見文孳字說
畐	福	
申	神	
彔		祿
羊		祥
周	琱	
堇		瑾
穌	蘇	
盍	蓋	
昔	菩	
辟		薛
合		荅
刑		荊
枼		葉
內		芮
幺		茲
隹	唯	
戈	哉	
吕	呂	
乎		呼
厰	嚴	
肖	趙	
厤	歷	

初文	孳乳字	乳見文孳字說
帚	歸	
𢍰	遂	
土	迁	
曶	遑	
眔		逮
夏	復	
邾	御	
皮		彼
禾	龢	
望	謹	
隹	誰	
胃		謂
者		諸
侖		論
戠		識
延		誕
革	勒	
玑		輩
虘	虘又	
干	攷	
臺	敷	
吾	敔	

初文	孳乳字	乳見文孳字說
啻		敵
害	割	
僉		劒
益		寧
加	嘉	
成	盛	
湡	盥	
般	盤	
喜		饎
嚴	鑄	
昌	韜	
各	格	
或	國	
宁	賓	
商	賣	
庚	賡	
弗		費
無	鄦	
奠	鄭(鄭)	
匽	鄢	
登	鄧	
咢	鄂	

初文	孳乳字	乳見文孳字說
寺	鄦	
曾	鄫	
弋	戴	
戌	戚	
畐		鄪
豐		鄪
北		邶
幵		鄦
庸		鄘
會		鄶
取		鄅
不		鄙
炎		鄢
臺		鄎
毛	旄	
遂		鄝
沔	梁	
乏		鄤
尚		鄘
白		鄁
中		鄁
嚴		鄤

乳見文	孳乳字	孳字説	初文
	亂		𤔔
	醴		豐
	齊		齊

乳見文	孳乳字	孳字説	初文
績			責
綏			妥
蠻			䜌
增			曾
	勤		堇
	勵(礪)		甬
功			工
務			務
	錫		易
	鎣		攸
	鐈		喬
	鎣		巠
	鈞		勻
	鈴		令
	鏐		翏
	鑾		䜌
鎗			倉
鍶			悤
鉤			句
	較		交
	轅		夔
	隊		彖

乳見文	孳乳字	孳字説	初文
恃			寺
懈			解
	涇		巠
	淺		戔
淑			叔
潘			番
	靁		畾
持			寺
	姓(性)		生
	媽		馬
	妣		匕
	嬪(顰)		頁
	孌		䜌
	戲		虘
	匜		也
	純		屯
	經		巠
	絧		同
織			戠
繼			䜌
絑			朱
纁			熏

乳見文	孳乳字	孳字説	初文
儐			賓
償			賞
儀			義
俾			卑
億			音
使			吏
	裏		里
	觀		雚
覲			堇
	歙		畬
尼崇			崇
	廬		盧
庭			廷
居			古
驕			喬
獲			隻
狐			瓜
	惟		隹
	愈		俞
	憲		害
應			雁
懷			褱

TABLE 9

Interchanges of the Phonetic Elements Attending the *Shuo-wen Ch'ung-wen*

The main Table which is accompanied by two Supplements demonstrates the changes in phonetic elements between the *cheng-wen* standard characters and their *ch'ung-wen* variants in the *Shuo-wen*.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sheng-sheng*, i. e.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which are supposed to lack their phonetic components, are not included here. Accordingly, there results a total of 300 instances of pairs of phonetic element exchanges — sometimes more than two graphs affected — which involve 617 phonetic elements.

The sound value of each phonetic element is indicated by its *sheng-mu* (initial consonant) and its *yün-mu* (simple or compound vowel). These are presented in the right-hand column by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the IPA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renderings placed below.

The phonological position of each phonetic is based on the *Kuang-yün sheng-hsi* by Shen Chien-shih, whil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heng-mu* and *yün-mu* systems follows Wang Li's theory (see opposite page).

Phonetic elements marked with " • " in the main Table are those which do not occur in the *Kuang-yün*. Supplement A (p. 498) shows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the initial exchanges as depicted in the main Table. Supplement B (p. 499—501) constitutes a phonological analysis of some *hsing-sheng* dialect characters recorded in *Shuo-wen* based on the main Table.

表九：

《説文》重文聲符更換表

本表包含一個主表和兩個附表。

主表列出《説文》正文與重文之間所有的聲符交換情況，涉及“省聲”的不在此範圍内，計有300個交換組涉及到617個聲符。

每個聲符下用兩種方式注音，即漢字注明聲紐和韵部，并加注國際音標。

各個聲符的音韵地位采沈兼士《廣韵聲系》。

聲韻系統的擬音采王力説，聲母系統見《漢語音韻》；韻母系統見《漢語史稿》上册。其具體擬音見本表英文説明所附。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一上	示	禨	禨（籀文）	其 基 羣之 見之 g ɪə k ɪə
		祀	禩（或）	巳 異 邪止 喻志 z ɪə j ɪə
		祡	禠（古文）	此 膏 牀佳 透果 dʒ ai tʰ uɑ
		祊	祊（或）	彭 方 並庚 非庚 b ɐŋ f ɐŋ
		禂	馬禱（或）	周 壽 照尤 禪有 tɕ ɪəu ʑ ɪəu
	玉	瓊	璚（或）璩（或）琁（或）	睘 喬 篇 旋 曉勁 喻術 匣齊 邪仙 x ɪen j ɪuɛt ɣ iei z ɪen
		球	璆（或）	求 翏 羣尤 來屑 g ɪəu l ɪəu
		璂	璂（或）	綦 基 羣之 見之 g ɪə k ɪə
		瑀	玧（或）	禹 允 明桓 喻準 m uan j ɪuɛn
		琨	瓘（或）	昆 貫 見魂 見桓 k uən k uan
		玭	蠙（夏書）	比 賓 非至 非真 f i f ɪen
		玕	琅（古文）	干 旱 見寒 曉元 k an x ɪen
一下	艸	䕩	麻蘋（或）	肥 賁 奉微 幫魂 v ɪəi p uən
		蕙	蘐（或）蕓（或）	惠 煖 宣 曉願 曉元 心仙 x ɪen x ɪen s ɪen
		蕓	芎（司馬相如說）	宮 弓 見東 見東 k uŋ k uŋ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一下	艸	薰	蕓（或）	魯 鹵 來 姥 來 姥 l u l u
		蔆	蓤（司馬相如說）	淩 遴 來 蒸 來 鹽 l ɨəŋ l ɨiɛn
		蔑	篾（杜林說）	支 多 照 支 端 歌 tɕ ɣe t a
		蕣	蕣（或）	炎 炎 喻 琰 匣 鹽 j ɨɛm ɣ ɨɛm
		蔜	蔜（或）	臣又 堅 溪 山 見 先 Kh æ K ien
		蓂	荇（或）	杏 行 匣 梗 匣 庚 ɣ ɛŋ ɣ ɛŋ
		蘄	蘄（或）	斬 斬 莊 豏 清 鹽 tʃ ɛm tsh ɨɛm
		蓼	蓼（或）	樛 瀏 來 蕭 來 號 l ieu l au
		藻	藻（或）	澡 澡 精 小 精 晧 ts ɨau ts au
二上	口	吻	脣（或）	勿 昏 微 物 曉 魂 ɱ ɨuət x uən
		噍	嚼（或）	僬 爵 精 宵 精 藥 ts ɨau ts ɨak
		喟	嘳（或）	胄 貴 匣 未 見 未 ɣ ɨəi K ɨəi
		嘒	嚏（或）	彗 慧 匣 至 匣 霽 ɣ i ɣ iei
		唐	暘（古文）	庚 昜 見 庚 喻 陽 K ɛŋ j ɨaŋ
二下	辵	跡	蹟（或）蹟（籀文）	亦 責 朿 喻 昔 莊 麥 審 燭 j ɨɛk tʃ æk ɕ ɨwok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二下	彳止	彳止且	𢓊（籀文）	且	虘		
				清 馬	從 歌		
				tsh a	dz a		
		彳止术	𢓊（籀文）	术	秫		
				澄 術	神 術		
				ɖ ʎuĕt	dʑ ʎuĕt		
		彳止狄	𢓊（古文）	狄	易		
				定 昔	喻 昔		
				d ʎɛk	j ʎɛk		
		彳止亢	𢓊（或）	亢	更		
				溪 宕	見 庚		
				kh aŋ	k ɛŋ		
	齒	齒著	齒乍（或）	著	乍		
				喻 昔	牀 禡		
				j ʎɛk	dʒ a		
	足	蹶	蹶（或）	厥	闕		
				見 月	溪 月		
				k ʎɛt	kh ʎɛt		
		跀	跀（或）	月	兀		
				疑 月	魂 沒		
				ŋ ʎɛt	ŋ uət		
三上	舌	舔	舌也（或）	易	也		
				喻 昔	喻 馬		
				j ʎɛk	j a		
	言	謀	𢘅（古文）	某	母		
				明 厚	明 厚		
				m əu	m əu		
		訊	悃（古文）	丮	囷		
				心 震	清 東		
				s ʎĕn	tsh uŋ		
		誥	慭（古文）	告	肘		
				見 號	知 有		
				k au	ʈ ʎəu		
		話	譮（籀文）	舌	會		
				神 薛	匣 泰		
				dʑ ʎɛt	ɣ ai		
		詏	詏（或）	缶	包		
				定 豪	幫 肴		
				d au	p au		
		譀	誌（俗字）	敢	忘		
				見 敢	微 漾		
				k am	ɱ ʎaŋ		
		譌	譁（或）	嘩	華		
				曉 虞	曉 麻		
				x ʎu	x a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三上	言	詢	詢（或）	匈 兇 曉 鍾 曉 鍾 x ĭwoŋ x ĭwoŋ
		訢	詢（或）	斤 朔 曉 旱 山 覺 x an ʃ ok
		譙	誚（古文）	僬 肖 精 宵 心 笑 ts ĭau s ĭau
		詘	詘（古文）	出 屈 穿 術 見 物 tɕh ĭuĕt k ĭuət
		諫	諫（或）	柬 門 來 寒 見 山 l an k æn
		諆	諆（或）	奚 素 匣 齊 匣 屑 ɣ iei ɣ iet
		詬	詢（或）	后 句 匣 厚 見 侯 ɣ əu k əu
三下	革	鞏	革亶（古文）	旦 亶 端 翰 端 旱 t an t an
		鞠	革鞠（或）	匊 鞠 見 屋 ／ ／ k uk ／ ／
		鞗	革兆（或）鼓（或）	召 兆 澄 笑 澄 小 ɖ ĭau ɖ ĭau
		鞔	革宛（或）	冤 宛 影 元 影 元 ʔ ĭen ʔ ĭen
		鞻	革贊（或）	爨 贊 清 換 精 翰 tsh uan ts an
		鞟	革愛（籀文）	弓 愛 喻 軫 ／ ／ j ĭĕn ／ ／
	鬲	鬴	釜（或）	甫 父 非 麌 非 麌 f ĭu f ĭu
	鬲	鬻	餅行（或）飣（或）餱（或）	併 行 干 建 滂 旱 匣 線 見 寒 見 願 kh an j ĭen k an k ĭen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三下	弼	弼	餗（或）	速 心 屋 ʂ uk 束 審 燭 ʂ iuok
		弼	粟（或）	粟 明 末 m uat 末 明 末 m uat
	聿	肄	肄（篆文）	肄 喻 至 j i 吳 ／ ／ ／ ／
	甍	甍	甍（虞書）	矣 知 祿 tɕ ʐen 朕 澄 侵 ɖ ʐiem
	攴	赦	赦（或）	赤 穿 昔 tɕʰ ʐek 亦 喻 昔 j ʐek
四上	目	睅	睆（或）	睆 曉 元 x ʐen 完 匣 桓 ɣ uan
		眴	眴（或）	勻 見 稕 k ʐuen 旬 邪 稕 z ʐuen
		瞋	瞋（秘書）	真 照 真 tɕ ʐen 戌 匣 月 ɣ ʐet
		眺	眺（或）	攸 喻 尤 j ʐəu 丩 見 尤 k ʐəu
	羽	羝	羝	支 照 支 tɕ ʐe 氏 禪 紙 ʑ ʐe
	隹	雉	雉（古文）	矢 審 旨 ɕ i 弟 定 齊 d jei
		雇	雇（或）	戶 匣 姥 ɣ u 雲 曉 虞 x ʐu
	萑	舊	舊（或）	臼 羣 有 g ʐəu 休 曉 尤 x ʐəu
	鳥	鸛	鸛（司馬相如說）	肅 心 屋 s uk 宴 心 厚 s əu
		鴆	鴆（或）	朮 審 屋 ɕ ʐuk 秋 清 尤 tɕʰ ʐəu

• 矣見玉篇主佞切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四上	鳥	鷸	鸂	鬻 鸂 喻 術 喻 術 j ĭuĕt j ĭuĕt
		鴇	鴇	午 包 疑 晧 疑 肴 p au p au
		鵙	鶀（或）鵙（司馬相如說）	兒 高 赤 疑 齊 來 錫 穿 昔 ŋ iei l tɕʰ ĭɛk
		鵝	鵝（或）	夷 弟 喻 脂 定 薺 j i d iei
		鸇	鸇（籀文）	亶 廛 端 旱 澄 仙 t an ɖ ĭɛn
		鵒	鵒（或）	谷 臾 見 屋 喻 虞 k uk j ĭu
四下	歹	殉	殉（或）	勿 叟 微 物 m ĭuət
		殂	殂（古文）	且 作 精 魚 精 鐸 ts ĭo ts u
	肉	肊	臆（或）	乙 意 影 質 影 志 ʔ ĭĕt ʔ ĭa
		肢	肢（或）	只 支 照 支 照 支 tɕ ĭe tɕ ĭe
		膌	膌（古文）	脊 束 精 昔 清 寘 ts ĭɛk tsʰ ĭe
		脾	脾（或）	卑 比 奉 脂 非 至 v i f i
		膟	膟（或）	帥 率 山 至 山 至 ʃ i ʃ i
		膫	膫（或）	尞 勞 來 笑 來 豪 l ĭau l au
		腴	腴（或）	奕 難 日 獮 泥 寒 ɲ ĭɛn n an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四下	肉	膳	爕（或）	倩 緊 從 獵 心 獵 dz ǐen s uan
		𦝫	肺（揚雄說）	仕 屮 牀 止 精 旨 dʒ ǐa ts i
	筋	筋	腱（或）	夗 建 影 阮 見 願 ʔ ǐen k ǐen
	刀	剖	𠭯（籀文）	咢 各 疑 鐸 見 鐸 ŋ ak k ak
		剝	刋（或）	彔 丶 來 屋 幫 屋 l uk p uk
	耒	耤	耤（或）	㝵 芸 匣 仙 匣 文 ɣ ǐen ɣ ǐuən
	角	觵	觥（俗字）	黃 光 匣 唐 見 唐 ɣ aŋ k aŋ
		觶	觶（或）觝（或）	單 辰 氏 端 寒 禪 真 禪 紙 t an ʑ ǐen ʑ ie
		觼	鐍（或）	雙 畜 曉 覺 喻 術 x ien j ǐuet
五上	竹	籠	篓（古文）	路 夸 來 暮 來 魚 l u l u
		篤	觸（或）	隻 閒 照 昔 見 山 tɕ ǐek k ɛn
		簠	匡（古文）	甫 夫 非 麌 非 麌 f ǐu f ǐu
		簏	箓（或）	鹿 彔 來 屋 來 屋 l uk l uk
		篋	箧（或）	建 妾 從 葉 清 葉 dz ǐep tsh ǐep
		篽	歈（或）	御 魚 疑 御 疑 魚 ŋ ǐo ŋ ǐo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五上	皿	盖	盍（或）	有 右 匣 有 匣 有 ɣ iɐu ɣ iɐu
	血	䰞	盦（或）	舍 韡 匣 陷 溪 感 ɣ ɐm K' ɐm
五下	食	餗	饋（或）餘（或）	聲 賁 奔 曉 物 幫 魂 幫 魂 x iuɐt p uən p uən
		飴	𩚬（籀文）	台 異 透 咍 喻 志 th ɒi j iə
		餈	餐（或）	次 齊 清 至 從 齊 tsh i dz iei
		饎	餽（或）	喜 臣 曉 止 喻 之 x iə j iə
		簋	饌（或）	算 巽 心 緩 心 恩 s uan s uən
		餳	飴（或）	豪 傷 邪 豪 審 溪 z iaŋ ɕ iaŋ
		餔	𩚬（籀文）	甫 浦 非 麌 滂 姥 f iu ph u
		飽	餱（古文）餈（古文）	包 采 卯 幫 肴 敷 麌 明 巧 p au fh iu m au
		䭾	叨（或）	號 刀 匣 號 端 豪 ɣ au t au
	高	高	𩫖（或）	冏 頃 見 青 溪 清 k ieŋ kh ieŋ
	麥	麩	麶（或）	夫 甫 非 麌 非 麌 f iu f iu
	舛	舞	𦍒（古文）	無 亡 微 麌 微 陽 m iu m iaŋ
	匽舛	匽生舛	堇（或）	生 皇 山 庚 匣 唐 ʃ eŋ ɣ aŋ

聲據韻擬音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韋	韏	𢍏（或）	糕 秋 莊 覺 清 尤 tʃ ɔk tsʰ ɨəu
六上	木	梅	楳（或）	每 某 微 賄 明 厚 ɱ ʊbi m əu
		梣	樕（或）	岑 優 牀 侵 清 侵 dʒ ɨěm tsʰ ɨěm
		杶	橀（或）杻（古文）	屯 熏 丑 定 魂 曉 文 徹 有 d ʊən x ɨʊən tʃʰ ɨəu
		樗	樗（或）	雩 獲 曉 虞 影 藥 x ɨu ʔ ɨak
		楮	柠（或）	者 宇 照 馬 澄 魚 tɕ a ɖ ɨo
		松	窿（或）	公 容 見 東 喻 鐘 k uŋ j ɨʊŋ
		植	樴（或）	直 貴 澄 職 知 志 ɖ ɨək ʈ ɨə
		梠	梩（或）	呂 里 來 語 來 止 l ɨo l ɨə
		柄	棅（或）	丙 秉 非 梗 非 梗 f ɛŋ f ɛŋ
		杘	柅（或）	尸 尼 審 脂 娘 脂 ɕ i ɲ i
		櫓	楯（或）	魯 鹵 來 姥 來 姥 l u l u
		櫶	檗（或）	虘 薛 心 歌 心 薛 s a s ɨɛt
	林	麓	麓（古文）	鹿 麥 來 屋 來 屋 l uk l uk
六下	邑	郊	郊（古文）	支 枝 照 支 照 支 tɕ ɨe tɕ ɨe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六下	邑	扈	屿（古文）	戶 乌 匣 姥 匣 覃 ɣ u ɣ ɒm
七上	曰	暱	昵（或）	匿 尼 娘 職 娘 脂 ȵ ĭək ȵ i
	从	㒸	㒸（或）	遂 遺 邪 至 喻 至 z i j i
		旃	旜（或）	丹 亶 端 寒 端 旱 t an t an
	鼎	鼎	鉉（俗字）	才 茲 從 咍 精 之 dz ɒi ts ĭə
	禾	稑	穆（或）	來 屋 來 宥 l uk l ĭəu
		齎	粢（或）	齊 次 從 齊 清 至 dz iei tsh i
		杭	稉（或）	亢 更 溪 宕 見 庚 kh ɑŋ k ɛŋ
		稃	秈（或）	孚 付 敷 虞 非 遇 fh ĭu f ĭu
		稈	秆（或）	旱 干 曉 元 見 寒 x ĭen k an
	黍	黏	黏（或）	曰 刃 日 質 日 震 ȵ ĭět ȵ ĭən
	米	糝	糂（籀文）糝（古文）	甚 譖 參 禪 侵 清 感 清 覃 ʑ ĭem tsh ɒm tsh ɒm
		鞠	鞫（或）	竺 革 見 屋 溪 屋 k uk kh uk
		氣	槩（或）	气 既 溪 未 見 未 kh ĭəi k ĭəi
		粉	糒（或） *依小徐本	分 卷 非 文 見 線 f ĭuən k ĭɛn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七下	木	𣏟	𣏟（籀文）	台 邰 透 哈 邪 之 th bi z ĭə
	韭	雜	齊（或）	次 朱 齊 清 至 精 旨 從 脂 tsh i ts i dz iei
	瓜	瓜失	瓜弗（或）	失 弗 審 質 非 物 ɕ ĭet f ĭuət
	宀	宇	寓（籀文）	于 禺 匣 虞 疑 虞 ɣ ĭu ŋ ĭu
		寏	院（或）	奐 元 曉 換 疑 元 x uan ŋ ĭen
	疒	痕	痕（籀文）	幵 艮 日 琰 匣 痕 ʮ ĭem ɣ ĭen
		癆	療（或）	樂 尞 疑 效 來 笑 ŋ au l ĭau
	网	罶	罍（春秋國語）	留 畺 來 宥 來 侯 l ĭəu l əu
		罦	罦（或）	包 孚 幫 肴 敷 虞 p au fh ĭu
		罝	罝（籀文）	且 虘 清 馬 從 歌 tsh a dz a
	巾	帣	帣（或）	悤 松 清 東 邪 鍾 tsh uŋ dz ĭwoŋ
		帷	匡（古文）	隹 韋 照 脂 匣 微 tɕ i ɣ ĭəi
八上	人	倓	倓（或）	炎 炎刂 匣 豔 禪 琰 ɣ ĭem ʑ ĭem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八上	人	傀	瓌（古文）	鬼 褱 見 尾 疑 賄 k ǐəi ŋ uəi
		份	彬（古文）	分 焚 非 文 奉 文 f ǐuən v ǐuən
		仿	倣（籀文）	方 丙 非 梗 非 梗 f ɐŋ f ɐŋ
		侮	毋（古文）	每 母 微 賄 明 厚 m ubi m əu
	衣	袗	裖（或）	今 辰 照 軫 禪 真 tɕ ǐěn ʑ ǐěn
		裘	𧙗（籀文）	求 林 明 尤 明 侵 m ǐəu m au
		褎	袖（俗字）	采 由 幫 豪 喻 尤 p au j ǐəu
		襱	襩（或）	龍 賣 來 鍾 喻 屋 l ǐwoŋ j uk
		𧙗	裸（或）	贏 果 來 果 見 果 l ua k ua
	尸	屍	脾（或）臀（或）	尸 殿 心 脂 端 霰 s ǐuěn t ien
八下	欠	歠	啜（俗）	叕 尗 清 屋 從 宥 tsh uk dz ǐəu
	歙	翕	吸（或）	及 夬 知 薛 見 夬 ʈ ǐɛt k æi
九上	頁	頂	鼎（籀文）	丁 鼎 端 青 端 迥 t ieŋ t ieŋ
		頞	鼻（或）	安 曷 影 寒 匣 曷 ʔ an ɣ at
	面	靦	面（或）	見 旦 見 霰 端 翰 k ien t an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九上	髟	髮	頒（古文）	友 爻 並 末 匣 肴 b uat ɣ au
		鬄	髢（或）	易 也 喻 昔 喻 馬 j ɨek j a
九下	广	廡	廡（籀文）	無 舞 微 虞 微 虞 m iu m iu
		廟	廟（古文）	朝 苗 知 宵 微 宵 ʈ ɨau m ɨau
	石	确	㱿（或）	角 殼 見 覺 溪 覺 k ɔk kh ɔk
	豸	貔	貍（或）	毘 比 奉 脂 非 至 v i f i
十上	馬	騧	騧（籀文）	咼 禍 溪 佳 見 戈 kh ai k ua
		駕	格（籀文）	加 各 見 麻 見 鐸 k a k ak
		驫	驫（或）	㐭 㐭 來 果 來 支 l ua l ɨe
	鹿	麛	麑（或）	旨 儿 照 旨 見 旨 tɕ i k i
		麠	麞（或）	章 京 見 陽 見 庚 k ɨan k eŋ
	犬	猵	獱（或）	扁 賓 並 銑 非 真 b ien f ɨen
	熊	羆	熊（古文）	罷 皮 奉 紙 奉 支 v ie v ɨe
	火	然	燃（或）	月犬 難 日 仙 泥 寒 ʐ ɨen n an
		爛	爛（或）	蘭 閒 來 寒 見 山 l an k æn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十上	火	烖	杴（古文）	𢦏 才 從 哈 從 哈 dz ɒi dz ɒi
		煙	烟（或）	堙 因 影 真 影 真 ʔ ĭen ʔ ĭen
		爟	烜（或）	轘 亘 見 換 心 仙 k uan s ĭen
十下	赤	赩	赬（或）赤丁（或）	巠 貞 丁 見 青 知 清 端 青 k ieŋ t ɕ ĭen t ieŋ
	耆	耆	耇（籀文）	者 多 照 焦 端 歌 tɕ a t a
	立	竢	妃（或）	矣 巳 匣 止 邪 止 ɣ ĭə z ĭə
		須立	蝡（或）	須 蝨 心 虞 初 虞 s ĭu tʃh ĭu
	心	忠	愍	旻 敏 莊 侵 / / tʃ ĭem / /
		衍心	寒（或）𡨦（籀文）	衍 寒 侃 喻 線 匣 寒 溪 旱 j ĭen ɣ an kh an
		恵	悶（古文）	㠯 關 曉 元 見 刪 x ĭen k an
		恐	忎（古文）	巩 工 見 腫 見 東 k ĭwoŋ k uŋ
		惕	怵（或）	易 犬 喻 昔 定 昔 j ĭek d ĭek
		悑	怖（或）	甫 布 非 虞 幫 暮 f ĭu p u
十一上	水	漾	瀁（古文）	羕 養 喻 漾 喻 漾 j ĭaŋ j ĭaŋ
		漢	濊（古文）	薈 歲 泥 寒 / / n an / /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十一上	水	沇	沿（古文）	允 台 喻 準 喻 彌 j ĭuěn j ĭɛn
		活	澮（或）	舌 聒 匣 鐸 見 末 ɣ at k uat
		瀾	漣（或）	闌 連 來 寒 來 仙 l an l ĭɛn
		津	舼淮（古文）	聿 淮 精 真 匣 皆 ts ĭěn ɣ ɐi
		滹	蹦（或）	虖 朔 穿 昔 山 覺 tɕʰ ĭɛk ʃ ɔk
		淦	沿（或）	金 今 見 侵 見 侵 k ĭěm k ĭěm
		涸	澣（亦）	固 鹵 見 暮 來 姥 k u l u
		漉	淥（或）	鹿 彔 來 屋 來 屋 l uk l uk
		澣	浣（或）	倝 完 見 翰 匣 桓 k an ɣ uan
十一下	冫	滕	凌（或）	月 夌 澄 寡 來 蒸 ɖʰ ĭěm l ĭəŋ
	雨	霰	霓（或）	散 見 心 旱 見 霰 s an k ien
	魚	鯁	鯿（又）	便 扁 奉 線 并 銑 v ĭɛn b ien
		魴	鰟（或）	方 旁 非 陽 並 唐 f ɐŋ b aŋ
		鯁	鰋（或）	旻 匽 影 阮 影 阮 ʔ ĭɛn ʔ ĭɛn
		鯽	鯽（或）	即 即 精 德 精 職 ts ək ts ĭək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十一下	魚	鱷	鯨（或）	京 見 k 陽 ɨaŋ 京 見 k 庚 eŋ
十二上	門	閾	閫（古文）	或 匣 ɣ 德 ək 洫 曉 x 職 ɨək
	耳	聃	聃（或）	丹 端 t 寒 an 甘 見 k 談 am
		聞	聆（古文）	門 明 m 魂 uən 昏 曉 x 魂 uən
	手	捦	檢（或）	金 見 k 侵 iěm 禁 見 k 侵 iěm
		搞	抱（或）	高 來 l 錫 iek 乞 影 ʔ 麥 ək
		捊	抱（或）	孚 敷 fh 虞 iu 包 幫 p 肴 au
		撫	𢽾（古文）	無 微 m 虞 iu 亡 微 m 陽 iaŋ
		拱	撜（或）	升 審 ɕ 蒸 iəŋ 登 端 t 登 əŋ
		拓	摭（或）	石 禪 ʑ 昔 iek 庶 照 tɕ 御 io
		搯	抽（或）擣（或）	留 來 l 宵 iəu 由 喻 j 尤 iəu 秀 心 s 宵 iəu
十二下	女	妘	媛（籀文）	云 匣 ɣ 元 iuən 員 匣 ɣ 元 iuən
		姻	婣（籀文）	因 影 ʔ 真 iěn 㒸 影 ʔ 先 ien
		妵	妖（或）	多 端 t 歌 a 氏 禪 ʑ 紙 iě
		婦	嬀（籀文）	爲 溪 kh 佳 ai 爲 見 k 戈 ua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十二下	女	嬛	孌（籀文）	蔺 緣 來 換 來 桓 l uan l uan
	匚	柩	匶（籀文）	久 舊 見 有 群 宥 k ɦəu g ɦəu
	瓦	甈	甐（或）	臬 丞 群 至 疑 祭 g i ŋ ɦei
	弓	弭	弛（或）	耳 兒 日 止 疑 脂 ʐ ɦə ŋ iei
		弛	弛（或）	也 虎 喻 麻 心 支 j a s ɦe
十三上	糸	紝	絍（或）	壬 任 日 侵 日 侵 ʐ ɦiěm ʐ ɦiěm
		絡	絡（古文）	各 邵 禪 笑 禪 笑 ʑ ɦiau ʑ ɦiau
		緇	緇（或）	盍 呈 喻 清 澄 清 j ɦien ɖ ɦieŋ
		繒	繒（籀文）	曾 宰 從 登 精 海 dz əŋ ts ɒi
		綦	綦（或）	丌 其 非 至 羣 之 f i g ɦə
		紘	紘（或）	左 弘 見 登 匣 登 k əŋ ɣ əŋ
		紟	紟（籀文）	今 金 見 侵 見 侵 k ɦěm k ɦěm
		綫	線（古文）	妾 泉 從 寒 從 仙 dz an dz ɦien
		緝	緝（或）	聿 習 從 葉 邪 緝 dz ɦěp z ɦěp
		紱	韍（或）	伏 蔔 奉 屋 奉 至 v uk v i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十三上	糸	緐	緶（或）	每 弁 微 賄 奉 線 m uɔi v ɦɛn
		縻	移（或）	麻 多 明 麻 端 歌 m a t a
		紲	緤（或）	世 葉 審 祭 喻 祭 ɕ ɦɛi j ɦɛi
		纊	絖（或）	廣 光 見 蕩 見 唐 k aŋ k aŋ
	虫	蟦	蚓（或）	寅 引 喻 真 喻 軫 j ɦěn j ɦěn
		蠁	蚢（司馬相如說）	鄉 向 曉 陽 曉 漾 x ɦaŋ x ɦaŋ
		強	彊（籀文）	弓 厶 彊 匣 登 羣 陽 ɣ əŋ g ɦaŋ
		蟈	蟈（或）	國 果 見 戈 見 果 k ua k ua
		蜩	蛁（或）	周 舟 照 尤 照 尤 tɕ ɦəu tɕ ɦəu
		蜦	蜦（或）	侖 戾 來 諄 來 霽 l ɦuěn l ɦei
		蠗	蠗（司馬相如說）	雚 會 匣 齊 曉 泰 ɣ ɦei x ɦɛn
		蜮	蟈（又）	或 國 匣 德 見 德 ɣ ək k ək
	蚰	蟲	蟲（或）	冬 蒙 端 冬 曉 東 t uoŋ tɕ uŋ
		蜜	蜜（或）	宓 宓 明 錫 微 質 m iek m ɦět
		蚊	蚊（俗字）	民 文 微 真 微 文 m ɦěn m ɦuən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十三上	蚰	蠭	蜉（或）	蠭 孚 滂 蠭 敷 虞 ph au fh ĭu
	蟲	蟲	蚍（或）	匈 比 比 奉 脂 非 至 v i f i
	風	颿	颮（或）	焱 包 非 宵 幫 肴 f ĭ p au
	黽	鼀	鼈（或）	光 酋 來 屋 從 尤 l uk dz ĭəu
	土	地	墜（籀文）	也 隊 喻 馬 澄 獮 j a ɖ ĭen
		墣	圤（或）	業 卜 並 屋 幫 屋 b uk p uk
		坻	汶（或）渚（或）	氏 文 耆 端 齊 微 文 群 脂 t iei m ĭuən g i
		坌	垕（古文）	次 臣卩 清 至 精 職 tsh i ts ĭək
十三下	土	垠	圻（或）	艮 斤 見 恨 見 欣 k ən k ĭən
		圮	酉（或）	己 酉己 見 止 滂 隊 k ĭə ph uɒi
	堇	艱	難（籀文）	艮 喜 見 恨 曉 止 k ən x ĭə
	田	畮	畝（或）	每 久 微 賄 見 有 m ɒi k ĭəu
	力	勳	勛（古文）	熏 員 曉 文 匣 文 x ĭuən ɣ ĭuən
		勞	勞（古文）	弓 熒 弓 熒 疑 陽 疑 陽 g ĭaŋ g ĭaŋ
		勑	戒（或）	甬 用 喻 腫 喻 用 j ĭwoŋ j ĭwoŋ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十四上	金	鐵	銕（古文）	戴 夷 定 脂 喻 脂 d iet j i
		鏶	鎒（或）	集 昔 從 緝 精 緝 dz ĭep ts ĭep
		鏂	鋙（或）	徑 吾 疑 徑 疑 模 ŋ ĭo ŋ u
		銳	剡（籀文）	兌 炎刂 定 泰 清 祭 d ai tsh ĭei
		鈞	鋆（古文）	匀 旬 見 稕 邪 諄 k ĭuĕn z ĭuĕn
		鐘	鍾（或）	童 甬 定 東 喻 腫 d uŋ j ĭwŋ
		鈜	鋈（或）	從 彖 清 鐘 透 換 tsh ĭwŋ th uan
	車	軨	轠（司馬相如說）	令 霝 來 清 來 清 l ĭeŋ l ĭeŋ
		轙	鑣犬（或）	羲 麃犬 疑 寘 心 歌 ŋ ĭe s a
		輗	輆（或）	兒 宜 疑 齊 疑 支 ŋ iei ŋ ĭe
十四下	阜	隘	隘（籀文）	嗌 益 影 昔 影 昔 ʔ ĭɛk ʔ ĭɛk
	戊	成	戚（古文）	丁 午 端 青 疑 姥 t ieŋ ŋ u
	子	孳	𢆶（籀文）	茲 絲 精 之 心 之 ts ĭə s ĭə
	云	育	毓（或）	肉 每 日 屋 微 賄 ɣ uk m uɒi
	酉	醻	酬（或）	雠 州 禪 尤 照 尤 ɕ ĭəu tɕ ĭəu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聲符及字音							
十四下	酉	醵	酨（或）	虡		巨					
				見	御	羣	語				
				k	io	g	io				
		酸	䤈（籀文）	夌		畯					
				清	諄	精	稕				
				tsh	iuĕn	ts	iuĕn				

附表a 《説文》重文聲符越組交換關係的聲母分析

		影	曉	喻三	喻四	見	溪	群	疑	端	透	定	泥	來	知	徹	澄	娘	精	清	从	心	邪	莊	初	神	山	照	穿	牀	審	禪	日	帮	滂	并	明	非	敷	奉	微
影	影																																								
	曉																																								
	喻三																																								
	喻四																																								
見	見		•	•	•																																				
	溪																																								
	群		•																																						
	疑				•																																				
端	端				•																																				
	透																																								
	定		•		•																																				
	泥																																								
	來				•																																				
知	知									•			•																												
	徹																																								
	澄									•																															
	娘				•																																				
精	精																																								
	清																																								
	从																																								
	心		•		•					•			•	•																											
	邪			•											•																										
照二	莊																																								
	初																																								
	神																																								
	山																																								
照三	照			•		•				•							•																								
	穿																																								
	牀																				•		•																		
	審											•					•				•			•																	
	禪									•																	•														
	日					•								•																											
帮	帮											•		•																											
	滂																																								
	并																																								
	明			•						•				•															•												
非	非																														•				•		•				
	敷			•	•																													•	•			•			
	奉																																						•		
	微	•													•																								•		

附表 b

部	通言	方言			更换之聲符											
					聲符	聲	韻	聲符	聲	韻	聲符	聲	韻	聲符	聲	韻
艸	芋	莒			于	匣	魚	呂	來	魚						
		齊				ɣ	ĭo		l	ĭo						
〃		莅	離	䕫	臣	喻	之	離	來	脂	頤	曉	宵			
		齊	楚	晉		j	i		l	i		x	ĭau			
〃	蔆	芰	薢苦		淩	來	蒸	支	照	支	解后	見	侯			
		楚	秦			l	ĭəŋ		tɕ	ĭe		k	əu			
辵		逆	迎		屰	疑	鐸	卬	疑	陽						
		關東	關西			ŋ	ak		ŋ	ĭaŋ						
〃	迾	迣			列	來	月	世	審	月						
		晉趙				l	ĭet		ɕ	ĭet						
〃	通	逞			甬	喻	東	呈	澄	耕						
		楚				j	uŋ		ɖ	æŋ						
臼		眄	睇		丙	微	真	弟	定	脂						
		秦	南楚			m	ĭěn		d	i						
肉	臞	脙			雚	見	侯	求	群	幽						
		齊				k	əu		g	iəu						
竹	榜	篇			旁	并	陽	扁	非	真						
		關西				b	ĭaŋ		f	ĭěn						
〃	筥	箵			呂	來	魚	稍	清	宵						
		秦				l	ĭo		tsh	ĭau						
食		饘	餬		亶	端	元	胡	匣	魚						
		周	宋			t	ĭen		ɣ	ĭo						
〃	餱	餥	餡	饐 饙	矣	匣	侯	非	非	微	乍	牀	侯	憂	影	微
		陳楚间	楚	秦		ĭo	əu		f	ĭəi		dʒ	əu		ʔ	ĭəi
〃	餉	饟			向	曉	陽	襄	心	陽						
		周				x	ĭaŋ		s	ĭaŋ						
匿		菑	蔓		畐	敷	職	夏	曉	元						
		楚	秦			fh	ĭək		x	ĭen						

部	通言	方言			更换之聲符											
					聲符	聲	韻	聲符	聲	韻	聲符	聲	韻	聲符	聲	韻
木		榱	桷	椽	衰	初	支	角	見	覺	彖	透	元			
		周	齊魯	秦		tʃh	ĭe		k	ɔk		th	ĭen			
木	楣	檐	梠		眉	微	脂	詹	照	談	呂	來	魚			
		齊	楚			ɱ	i		tɕ	am		l	ĭo			
〃		杅	槾		于	匣	魚	曼	明	元						
		秦	關東			ɣ	ĭo		m	ĭɛn						
〃	桱	蕩			巠	見	耕	湯	透	陽						
		東方				k	æŋ		th	ĭaŋ						
〃		槌	椅		追	知	脂	寺	邪	之						
		關東	關西			ʈ	i		z	ĭə						
〃	梡	楥			丱	澄	文	巽	心	文						
		關西				ɖ	ĭuən		s	ĭuən						
〃	櫝	杧			賣	喻	屋	朮	幫	物						
		陳楚				j	uk		p	ĭuət						
寢	寐	寢			未	微	物	女	娘	魚						
		楚				ɱ	ĭuət		ɲ	ĭo						
人	壻	倩			胥	心	魚	青	清	耕						
		東齊				s	ĭo		tsh	æŋ						
心	悉	憮			先	莊	侵	無	微	魚						
		韓鄭				tʃ	ĭem		ɱ	ĭo						
〃	懼	悼			瞿	見	侯	卓	知	覺						
		陳楚				k	əu		ʈ	ɔk						
水	潘	泔			番	幫	歌	甘	見	談						
		周				p	a		k	am						
女	好	娥	嫦	娃	我	疑	歌	隋	透	歌	圭	見	脂			
		秦晉	南楚外	吳楚間		ŋ	a		th	a		k	i			
虫	蛭	蟣			至	照	之	幾	群	微						
		齊				tɕ	ĭə		g	ĭəi						

部	通言	方言			更换之聲符											
					聲符	聲	韻	聲符	聲	韻	聲符	聲	韻	聲符	聲	韻
虫		蜎	蚊		芮	曰	月	文	微	文						
		秦晉	楚			ɣ	ĭɛt		ɱ	ĭuən						
土	阬	埂			亢	溪	陽	更	見	陽						
		秦				kh	ĭaŋ		k	ĭaŋ						
丿	橋	圯			喬	見	宵	已	喻	之						
		東楚				k	ĭau		j	ĭə						
田	陌	畊			百	幫	鐸	亢	溪	陽						
		趙魏				p	ak		kh	ĭaŋ						
金	鏶	鍱			集	從	緝	葉	喻	葉						
		齊				dz	ĭěp		j	ĭɛp						
酉	酢	酸			乍	牀	魚	爰	清	文						
		關東				dʒ	ĭo		tsh	ĭuən						

TABLE 10

Interchanges of Radicals Amongst the *Shuo-wen Ch'ung-wen*

The main Table, which is followed by a Supplement, lists all instances of interchanges of radicals between *cheng-wen* standard characters and their *ch'ung-wen* variants which are recorded in the *Shuo-wen*. Altogether there are 302 cases which involve 168 radica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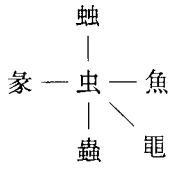
There are two general types of inter-relationships attending the exchange of radicals. First, those where the dividing line for the exchange is clear and definite. Amongst these, several groups can be discerned. Radicals within the one group can be mutually exchanged but not with the radicals in the other groups. There are 34 such radicals that may apportioned into 12 groups:

1. 气 雨 襾 羽 飛
2. 上 一
3. 牙 齒
4. 目 見 囧 日 月 明
5. 佳 鳥 雀
6. 亏 兮
7. 林 朮 [illegible]
8. 赤 豆
9. 泉 [illegible]
10. 石 厂
11. 臣 户
12. 辛 司 死

Secondly, the remaining 134 radicals form a highly complex pattern of exchange inter-relationships which is best depicted in the Supplement which comprises a coordinate table. Each small square therein represents a radical. The square is filled in (■) on the intersect to indicate that there is an exchanged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inate and the abscissa. If any patterns of regularity are to be discerned from such a complicated network,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 would need to be explored:

1. Is the exchange inter-relationship an isolated case or not? If there is only the one example, it needs to be carefully examined to ensure that it is not confused with a *chiachieh* relationship (the loan usage of another similar sounding character)?
2. Are the inter-relationships of the meanings of the exchanged radicals accidental or not.
3. Does the exchange of the radicals manifest in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a radiant or a circular

pattern?



Radiant pattern

Circular pattern

Obviously, exchange inter-relationships exhibiting a circular pattern would be the more regular and hence the more reliable. The following 14 groups of marked exchange regularity can be discerned upon application of the above considerations:

1. 玉鬲鬻竹皿缶木貝鼎瓦金
2. 屮艸𦍒
3. 口(甘)言諳音欠心
4. 歪止辵彳足
5. 收爪丮又殳攴手
6. 臣人士女矢
7. 骨肉筋血頁首耳尸毛髟長
8. 刀刃韌
9. 革鼓韋麻曰网巾市衣系
10. 食禾秝米黍
11. 宀穴广山高亭邑土(壬)阜舁
12. 水林
13. 魚鯊
14. 虫蚰蟲

表十：

《説文》重文形符更換表

本表包含一個主表和一個附表。

主表列出了《説文》正文與重文間所有的形符更換情況。計有 302 個關係組，涉及到 168 個形符的互換關係。

這 168 個形符的互換關係可分爲兩類情況：

其一，交換界限較明確，可劃成若干個交換組。組内各形符可互換，而不與組外形符發生聯繫，這類情況有 34 個形符 12 個組。（見本表英文説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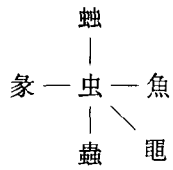
其二，其他 134 個形符，根據交換關係可交織成一個大網絡。附表是用座標圖來表示這一錯綜複雜的關係。每一小格代表一個形符，如有交換關係，就在縱横座標交叉處用■填滿。

在如此複雜的網絡里歸納出有規律的東西，需要進行篩選，其標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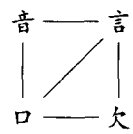
a. 是否孤證，如在重文中只有一例，就需要慎重考慮，以防臨時的假借關係混入。

b. 交換形符的意義聯係是否偶然。如“示”與“馬”本無意義聯係，但“禂”或從“馬”，這是因爲“禂”的字義是“禱牲馬祭也”。此屬偶然的意義聯係，無規律性。

c. 屬輻射式交換還是循環式交換。所謂輻射式交換，是以一形符中心，同時與其他幾個形符發生交換，而其他幾個形符間無此關係；所謂循環式是幾個形符之間彼此交換，無一中心。請見：



（輻射式）



（循環式）

顯然循環式的交換關係更有規律性。

經篩選後大致可定下交換規律性較强的十四個組（見本表英文説明）。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一上	示	禂	騊（或）	示	馬		
	玉	璿	叡（籀文）	玉	又		
		瑱	顛（或）	玉	耳		
		玩	貦（或）	玉	貝		
		玭	蠙（夏書）	玉	虫		
		璽	璽（或）	玉	巫		
	气	氛	雰（或）	气	雨		
	士	壻	婿（或）	士	女		
一下	屮	屮	艸（或）	屮	艸		
	艸	節	稂（或）	艸	禾		
		葩	麻（或）	艸	麻		
		鶯	槁（或）	艸	木		
		蔽	盛（或）	艸	皿		
		茵	鞇（司馬相如說）	艸	革		
	蓐	蓐	蓐（籀文）	艸	艸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二上	采	番	蹯（或）	采	足		
	口	吻	脣（或）	口	肉		
		咳	孩（古文）	口	子		
		唾	涶（或）	口	水		
		哲	悊（或）	口	心		
		嘯	歊（籀文）	口	欠		
		嘖	諘（或）	口	言		
		吟	㖞（或）訡（或）	口	音	言	
		舌	𦤎（古文）	口	甘		
		嚳	𡗜（譚長說）	口	犬		
	口	呦	幼（或）	口	欠		
	夳	起	𧻚（古文）	夳	辵		
二下	正	正	正（古文）	上	一		
		正	足（古文）	止	足		
	是	韙	愇（籀文）	是	心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二下	彳止	跡	蹟（或）	彳止	足		
		征	征（或）	彳止	彳		
		徂	徂（或）	彳止	彳		
		䟦	舠（古文）	彳止	舟		
		䟦	尌（古文）	彳止	寸		
		䟦	踇（或）	彳止	足		
		徃	䟦（古文）	彳	彳止		
		徯	蹊（或）	彳	足		
		復	䟦（古文）	彳	彳止		
		後	䟦（古文）	彳	彳止		
	牙	牚	齒禹（或）	牙	齒		
	足	跟	䟦（或）	足	止		
		𩊚	躧（或）	革	足		
	龠	龠虎	篪（或）	龠	竹		
三上	谷	谷	朦（或）	口	肉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三上	言	詩	恃（古文）	言	心		
		謀	悬（古文）	言	心		
		謨	暮（古文）	言	口		
		訊	悟（古文）	言	心		
		信	忠（古文）	言	心	人	
		誥	慰（古文）	言	心		
		詠	咏（或）	言	口		
		訝	牙（或）	言	牙		
		諸	啫（或）	言	口		
		誖	悖（或）	言	心		
		訴	愬（或）	言	心		
	誥	誥	羊言（篆文）	誥	言		
	業	對	𡴀（或）	口	士		
	業	僕	臣僕（古文）	人	臣		
	農	農	𢍰（籀文）	日	林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三下	革	鞞	韓（或）	革	韋		
		鞀	鼗（或）	革	鼓		
	鬲	鬴	釜（或）	鬲	金		
	鬻	鬻	餗（或）飥（或）餱（或）	鬻	食		
		鬻	餗（或）	鬻	食		
		鬻	粥（或）	鬻	米		
		鬻	餌（或）	鬻	食		
		鬻	煮（或）	鬻	火		
	又	寸	寺（籀文）	又	寸		
		𠬝	尌（或）	又	寸		
	臤	豎	豎（籀文）	又	殳		
	殳	役	役（古文）	彳	彳		
	殺	殺	𣪘（古文）	殳	攴		
	䙴	䙴	褻（虞書）	䙴	衣		
	攴	敉	侎（或）	攴	人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三下	攴	敷	𢿱（或）	攴	刀		
	教	教	𡚬（古文）	攴	心		
四上	目	睹	覩（古文）	目	見		
		看	𢥞（或）	手	倉人		
		省	省（古文）	目	囧		
	隹	雞	鷄（籀文）	隹	鳥		
		雛	鵻（籀文）	隹	鳥		
		雕	鵰（籀文）	隹	鳥		
		雁	鴈（籀文）	隹	鳥		
		雉	鵻（籀文）	隹	鳥		
		雀	鵲（或）	隹	鳥		
		雇	鶂（或）鳦（籀文）	隹	鳥		
		雛	鶵（籀文）	隹	鳥		
		雉	鳿（或）	隹	鳥		
	萑	雚	鵻（或）	萑	鳥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四上	鳥	鵻	雔（或）	鳥	隹		
		鸒	雔（或）	鳥	隹		
		鷊	雔（或）	鳥	隹		
		鶬	雔（或）	鳥	隹		
		鴿	雔（或）	鳥	隹		
四下	皮	殳	朽（或）	皮	木		
	骨	髀	蹕（古文）	骨	足		
	肉	脣	頍（古文）	肉	頁		
		膀	髈（或）	肉	骨		
		膂	㾓（古文）	肉	疒		
		胗	疹（籀文）	肉	疒		
		肬	黿（籀文）	肉	黑		
		膲	爊（或）	肉	火		
	筋	筋	腱（或）	筋	肉		
	刀	剔	𠛬（籀文）	刀	刧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四下	刀	則	鼎刂（籀文）	貝	鼎		
	刃	劍刃	劍刂（籀文）	刃	刀		
		鐍	鍔（或）	角	金		
五上	竹	箋	觸（或）	竹	角		
		籃	匴（古文）匴（古文）朹（古文）	竹	匚	木	
		籃	匡（古文）	竹	匚		
		籠	匷（籀文）	竹	匚		
		管	琯（古者）	竹	玉		
		笯御	魚又（或）	竹	魚		
	箕	箕	匡（籀文）	竹	匚		
	亏	虧	虧亏（或）	亏	亏		
	鼓	鼓	鞟（或）	鼓	革		
		鼛	鞈（古文）	鼓	革		
	皿	盎	瓮（或）	皿	瓦		
	血	衄	膿（俗）	血	肉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五上	麥	麳	秬（或）	麥	禾		
五下	食	飪	肝（古文）	食	肉		
		飲	歙（或）	食	米		
		饎	糦（或）	食	米		
		養	羟（古文）	食	攴		
		餔	盧（籀文）	食	皿		
		饕	叨（或）	食	刀		
	缶	缾	瓶（或）	缶	瓦		
	高	高	廎（或）	高	广		
	嗇	牆	牆（籀文） 牆（籀文）	禾	來		
	來	麰	俟（或）	來	彳		
	麥	麩	莽（或）	麥	艸		
	夂	夏	㝵（古文）	夂	足		
	匽	匽	堇（或）	匽	艸		
	韋	韘	韠（或）	韋	弓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五下	韋	韍	緞（或）	韋	糸		
		韍	𢍰（或）	韋	手		
六上	木	榑	鎛（或）	木	金		
		梠	鋁（或）	木	金		
		梧	匠（籀文）	木	匚		
		槃	鑿（古文）盤（籀文）	木	金	皿	
		欄	罍（或）罍（或）	木	缶	皿	
		栖	禾西	木	示		
六下	口	困	朱（古文）	口	止		
	員	員	鼎（籀文）	貝	鼎		
	貝	貧	穷（古文）	貝	宀		
	邑	郊	岐（或）	邑	山		
		邠	豳（闕）	邑	山		
		扈	屿（古文）	邑	山		
七上	㫃	游	斿（古文）	㫃	辵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七上	㫃	旅	𢓊（古文）	㫃	止		
	月	期	𦣞（古文）	月	曰		
	囧月	朗	明（古文）	囧	日		
	囧	盟	盟（篆文）盟（古文）	囧	朋		
		盟	盟（篆文）盟（古文）	囧	日		
	夕	夙	倆（古文）倆（古文）	丮	人		
	鼎	鼒	鎡（俗）	鼎	金		
	禾	穟	蓬（或）	禾	艸		
		秦	秦（籀文）	禾	秝		
	黍	黏	粘（或）	黍	米		
	米	粒	飵（古文）	米	食		
		䊵	䊵（或）	米	麥		
		糟	糟（籀文）	米	酉		
	臼	舀	抭（或）	爪	手		
七下	木	㮚	𣏟（籀文）	木	林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七下	壴	枝	鼓（俗字）	壴	豆		
	宀	宅	庇（古文）	宀	广		
		宋	訟（或）	宀	言		
		寓	廣（或）	宀	广		
		竄	竅（或）	宀	穴		
		宄	㝉（古文）	宀	又		
	疒	瘽	𤸫（籀文）	疒	允		
	糸	冕	絻（或）	糸	糸		
		冑	𦍒（司馬法）	糸	革		
	网	罢	躍（逸周書）	网	足		
		罭	轉（或）	网	車		
	襾	覈	覈	襾	雨		
	巾	常	裳（或）	巾	衣		
		帶	裹（或）	巾	衣		
		幝	褌（或）	巾	衣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七下	巾	帷	圍（古文）	巾	匚		
		帙	袤（或）	巾	衣		
	市	帢	韐（或）	市	韋		
	白	皤	顠（或）	白	頁		
八上	人	仁	忎（古文）尼（古文）	人	心	尸	
		企	㫃（古文）	止	足		
		傀	瓌（或）	亻	玉		
		份	彬（古文）	亻	彡		
		儐	擯（或）	亻	手		
		㑹	嫉（或）	亻	女		
	尸	屍	膞（或）臀（或）	尸	肉	骨	
八下	履	履	履（古文）	尸	頁		
		履	履（古文）	夂	足		
	舟	般	𣄰（古文）	殳	攴		
	見	視	眡（古文）眂（古文）	見	目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八下	見	觀	舊（古文）	見	囧		
	欠	歌	謌（古文）	欠	言		
		歡	嘆（俗字）	欠	口		
	歙	歙	㑹（古文）㑹（古文）	欠	水	食	
		歙	吸（或）	歙	口		
	次	次	㮣（籀文）	水	林		
九上	頁	頪	鼻（或）	頁	鼻		
		頪	俛（或）	頁	人		
		頪	㾓（或）	頁	疒		
	髟	髮	頗（或）頒（古文）	髟	頁		
		鬣	鬣（或）鬣（或）	髟	毛	豕	
九下	山	岫	宙（籀文）	山	穴		
		嵱	嵱（古文）	山	阜		
	广	廏	𢍰（古文）	广	九		
	厂	厎	砥（或）	厂	石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九下	厂	厌	厌（籀文）	人	矢		
	長	肆	鬆（或）	長	髟		
	而	耏	耐（或）	彡	寸		
	豸	豪	豪（籀文）	豸	豕		
		貔	蝟（或）	豸	虫		
	豸	豻	犴（詩）	豸	犬		
十上	馬	駕	格（籀文）	馬	牛		
		驅	敺（古文）	馬	攴		
	犬	狯	怯（杜林說）	犬	心		
		狌	性（古文）	犬	心		
	鼠	鼢	蚡（或）	鼠	虫		
		鼈	貓（或）	鼠	豸		
	火	然	燕（或）	火	灬		
		熬	爨（或）	火	廾		
		煙	堙（古文）	火	宀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十上	火	𤇾	𤇾（或）	火	炎		
十下	赤	赤	𤋮（古文）	火	炎		
	夲	奏	𢼸（古文）	糸	廾		
	心	態	𠑇（或）	心	人		
		𢘅	嬉（古文）	心	女		
		𢘅	𦖞（古文）	心	耳		
		𢘅心	𠛬言（籀文）	心	言		
		𢘅	𤺋（或）	心	疒		
		灘	灘（俗字）	鳥	隹		
		津	舼（古文）	水	舟		
		𣶒	𣶒（或）	水	辛		
十一下	林	淋	流（篆文）	林	水		
		淋	涉（篆文）	林	水		
	泉	原	原（篆文）	泉	泉		
	瓜	瓜血	脈（或）	血	肉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十一下	雨	雩	翥（或）	雨	羽		
	鯊	漁	漁（篆文）	鯊	魚		
	飛	翼	翼（篆文）	飛	羽		
十二上	耳	聝	馘（或）	耳	首		
	臣	臣	頤（篆文）䏰（籀文）	頁	首		
		臣	臣（古文）	臣	戶		
	手	扶	扶（古文）	手	攴		
		撫	𢱭（古文）	手	𢦏		
		揚	敭（古文）	手	攴		
		播	敷（古文）	手	攴		
		擅	擅（古文）	手	虍		
		抗	杭（或）	手	木		
		拳	桊（或）	手	木		
十二下	女	奴	伎（古文）	又	人		
		婢	侾（或）	女	人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十二下	女	媿	愧（或）	女	心		
	匚	匵	櫝（或）	匚	木		
	甾	盧	𦉢（篆文）鑪（籀文）	甾	缶		
	瓦	甑	甗（籀文）	瓦	鬲		
	弓	弼	弜（或）	弓	弓		
十三上	糸	緹	䌛（或）	糸	衣		
		紱	茀（或）韍（或）	糸	艸	韋	
		綌	帛（或）	糸	巾		
		緆	麻（或）	糸	麻		
	虫	蝘	蜒（或）	虫	虫		
		蠆	蠆（或）	虫	虫		
		強	蠶（籀文）	虫	虫		
		蚔	蚳（籀文）	虫	虫		
		蟹	鮮（或）	虫	魚		
十三下	蚰	蛩	蛬（或）	蚰	虫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十三下	蟲	蜀	蠋（或）	蟲	虫		
		冪	蜜（或）	蟲	虫		
		民	蚊（俗字）	蟲	虫		
		求	蚣（或）	蟲	虫		
		賁	蜉（或）	蟲	虫		
		非	蜚（或）	蟲	虫		
	黽	䵼	蟹（或）	黽	虫		
		朱	蛛（或）	黽	虫		
	土	垣	𡎸（籀文）	土	亭		
		堵	𡎸（籀文）	土	亭		
		壐	壐（籀文）	土	玉		
		城	𡎸（籀文）	土	亭		
		坻	汋（或）渚（或）	土	水		
		垝	隗（或）	土	阜		
		毀	毁（古文）	土	壬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十三下	土	壞	褱（籀文）	土	攵		
		墮	隳（或）	土	阜		
	力	勤	𢓊（古文）	力	廴		
		勵	戚（或）恵（古文）	力	戈	心	
十四上	金	鈕	玉丑（古文）	金	玉		
		鋭	剡（籀文）	金	厂		
		鏝	槾（或）	金	木		
		鑣	鑣（或）	金	角		
	斤	斷	𢿱刀（古文）	斤	刀		
	車	軝	靴（或）	車	革		
		轙	鑢（或）	車	金		
		輗	梲（或）	車	木		
十四下	阜	隤	谷貜（古文）	阜	谷		
		阯	址（或）	阜	土		
		陣	亶阜（籀文）	阜	亶		

卷	部	正文	重文結構及類別	換用形符			
十四下	阜	隮	隘（籀文）	阜	阜		
	辛	辜	死古（古文）	辛	死		
		辭	辭司（籀文）	辛	司		
	酉	醮	禮（或）	酉	示		
	酋	奠	尊（或）	屮	寸		

1	2	3	4	5	6	7	8	9	10
示	玉	士	屮	艸	𦥑	采	牛	口	歺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止	是	辶	彳	足	龠	言	諳	音	癶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革	鬲	鬻	爪	丮	又	臣	殳	寸	甍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攴	鼻	歹	骨	肉	筋	刀	刃	韌	角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竹	巫	甘	鼓	虍	皿	血	鬯	食	缶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高	亭	來	麥	夕	髀	韋	木	囗	貝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邑	孰	放	鼎	禾	秝	黍	米	麻	宀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穴	疒	曰	网	襾	巾	市	白	人	衣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毛	尸	舟	欠	歙	頁	首	彡	髟	山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广	長	豕	黍	豸	馬	犬	鼠	火	炎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黑	炙	矢	允	心	水	林	谷	魚	龠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耳	手	女	戈	匚	甾	瓦	弓	弓	糸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虫	蚰	蟲	黽	土	力	金	斤	車	阜
131	132	133	134						
雋	九	壬	酉						

The ■ is on the intersect if there is an exchanged relation between the element of ordinate and the element of abscis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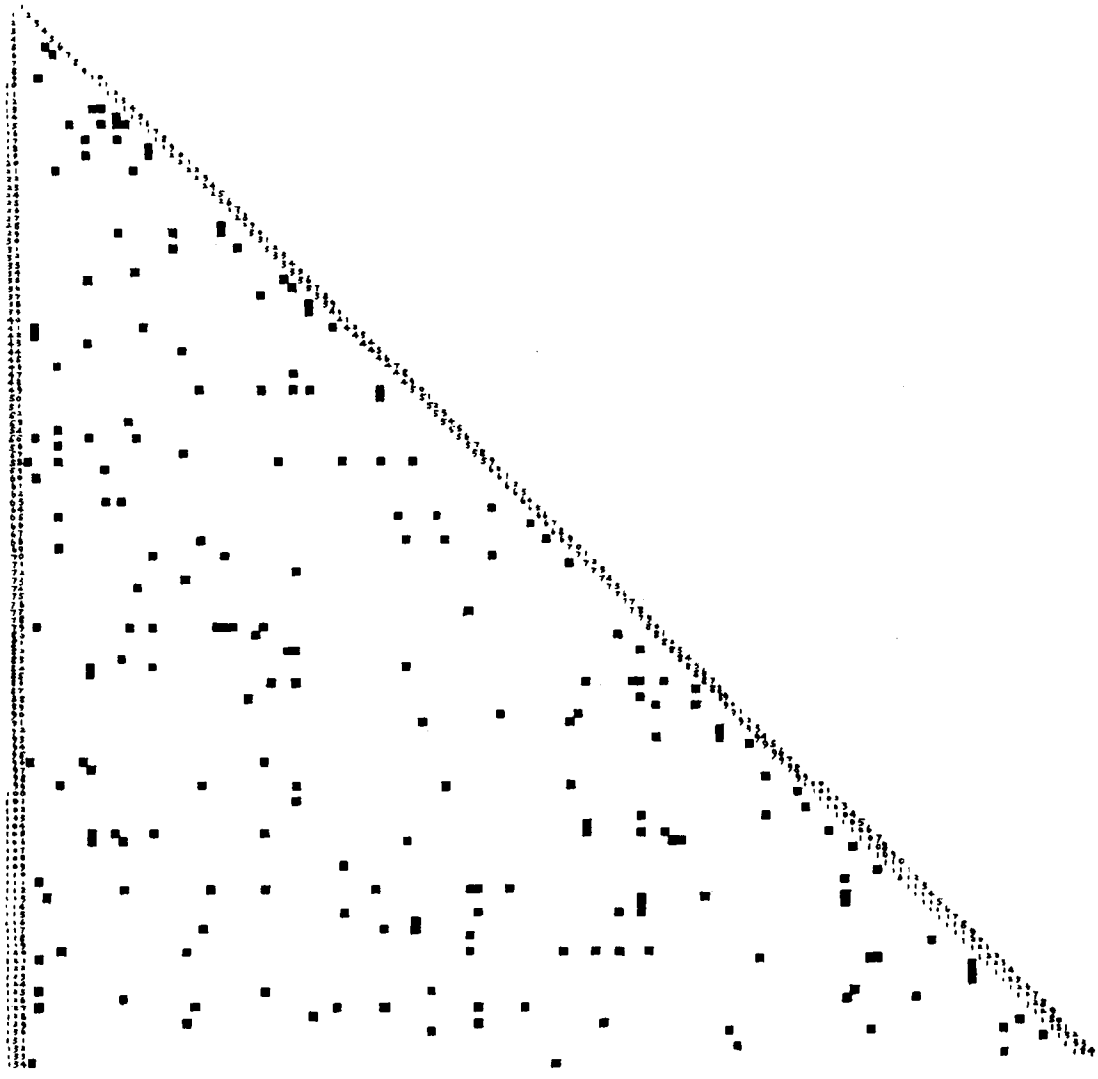


TABLE 11

The *Li-pien* Process (the Evolution of Pre-Ch'in Character Forms into Ch'in and Han Character Forms)

The main Table, which is followed by three Supplements, contains 130 commonly used radicals which are listed together with their parallels from archaeological texts to show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an embryonic *li-shu* to the mature *li-shu*.

The *Shuo-wen* has 540 radicals. Although the 130 characters in the present Table comprise only a quarter of the total, they may be regarded as representative. This is because:

1. They are used frequently and are amongst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maintained from Shang and Chou until Han times, and even up to the present day.

Indeed, the evolution of their form and composition might well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s. Of the remaining radicals in the *Shuo-wen* some were, in fact, discontinued and do not figure in Han *li-shu*; moreover they have not come to light in archaeological texts. Hence it is not necessary to list them here.

2. Others of the 540 radicals in the *Shuo-wen* are merely doublings of a basic element: accordingly, I have presented only the single basic elements such as 𠂤, 隹, 䜌.

3. An appreciable number of other radicals in the *Shuo-wen* which are also commonly used, and may also be regarded as basic componen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show little in the way of an evolutionary variation between their *chuan-shu* and *li-shu* forms such as 小臣, 田, etc. Thus, these examples have remained practically unchanged and are of little relevance here.

On the basis of the data presented in the main Table I have made an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count of the form and age of the characters in Supplement A. In regard to form, the characters can be apportioned into three stag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degree of evolution:

a. Embryonic *li-shu*

b. Formative *li-shu*

c. Mature *li-shu*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hree stages can be illustrated by reference to a specific charac-

ter, for example, *yü* "fish" (p. 542). The character 魚 from the Ch'in bamboo strips of Yün-meng and 魚 from the Ch'ing-ch'uan wooden tablets differ in several details to the standard *hsiao-chuan* style 魚. The rendering of 𠂤, the head of the fish, is 亻; the middle part is approaching a shape similar to 田; and the lower part, the tail: is, however, like the *chuan-shu* style. The graph 魚 at this stage can be regarded as "embryonic *li-shu*". The version 魚 of the *Ma-wang-tui* silk manuscripts is much closer to the *li-shu* style; so, too, the graph 魚 in the bamboo strips found in Ma-wang-tui Tomb No. I, the lower part of which has already assumed the shape of four dots. In regard to its structure this last example could be classified as *li-shu* style but its calligraphic style is that of the *chuan-shu*. Thus, the graph at this stage can be regarded as "formative *li-shu*". As for the form 魚 in the *Wu-wei* bamboo strips and the form 魚 in the Hsi-p'ing stone texts of the classics, may be considered as "mature *li-shu*" style in regard to both its composition and calligraphic style.

Supplement B comprises a small selection of characters other than radicals which likewise reflect the *li-pien* process, where the *chuan-shu* composition is quite different to the *li-shu* composition for example, 𦍒 一春, 𢍏 一更 etc.

表十一：

一百三十部首字隸變過程表

本表包含一個主表和三個附表。

主表選擇了一百三十個常見部首字，分別臚列他們出現隸書因素到走向定型成熟的考古材料。

《説文》有五百四十部首字。這里的一百三十字只占到四分之一弱(24.1%)。但他們具有相當典型的代表性，這是因爲：

a. 這一百三十個部首字，在漢字體系中使用頻率高，可以説從兩周、兩漢以至今天，都是漢字體系的基本構件。他們的形體結構演變，基本反映了整個漢字體系的發展狀況。《説文》中還有一些部首字，到了漢隸階段已實際消失，在考古材料中難見踪影，不足稱爲漢字的基本構件，自然就不必入選了。

b.《説文》五百四十部首字中有一些是用單體部首字叠加而成的。如𠂤，雔，屾，麤，猋，𤇾，林，𤇾，鼎，蟲等。在一百三十部首字中選用了其單體，就有舉一反三之效。

c.《説文》五百四十部中還有相當一部份部首字，雖然也是使用頻率很高的漢字基本構件，但從結構着眼，篆書與隸書的區别不明顯。如：士，小，口，革，臣，竹，豆，囗，貝，夕，米，巾，广，厂，石，氏，土，里，田，且，車等。用這部份部首字的形態來觀察篆書向隸書的演變自然比較困難，所以也不考慮入選了。

在主表的基礎上，我們對這些材料作形態和時代的分析統計。

所謂形態的分析，是把這些考古材料依照隸變的程度，分成三類：

a. 出現隸體因素

b. 隸體結構基本定型

c. 成熟的隸書

以具體例字説明這三者的區别，如“魚”，試看雲夢秦簡的 ，和青川牘的 ，顯然與正規小篆 有别，頭部 化爲 ，中部變成類似“田”形的結構。但他們仍不同于後世的隸書，下部所從之“火”尚未解散成四點。這種情況，我稱之爲“出現隸體因素”；馬王堆帛書的 比上述兩形更靠近後來規正的隸書。稍晚一點的一號墓遣册竹簡作 ，已將所從之“火”解散爲四點，從結構着眼已完成了隸變。但書法筆意仍同篆書取縱勢，解散的四點留有“火”的筆勢痕迹，這種情況可稱之“隸體結構基本定型”；至于東漢武威醫簡的 ，和熹平石經的 ，從結構到書法就完全是成熟的隸書了。

結合形態和時代兩因素，我們作出一個分期分階段的統計表——附表 a。

附表 b 是一部份非部首字的隸變過程。這類字篆書的結構與隸書的結構不同，如 →春，→更等，從他們結構發展過程，也能觀察隸變的時代步伐。附表 b 可視爲主表的一個補充。

時代 / 部首字	春秋早期以前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東漢	備注
卷一 一部 二			楚系 蔡侯鎛		楚系 楚帛書		陶文	江陵九號墓牘	儒家者言		戰國璽印
示部 三						秦系 法律答問	陶文 五十二病方	縱橫家書	武威簡		
艸部 二十						楚系 治匀 秦系 秦律雜抄	五十二病方 陶文				
半部 九十						秦系 效律	陶文	馬王堆一號墓木牌	武威簡		
走部 十六 二						秦系 秦律雜抄		相馬經	儒家者言	景平石鏗	
此部 十 三									儒家者言 東陽七號墓木札		
正部 十一 三			齊系 郘公牼鐘			秦系 青川牘 秦系 編年記			武威簡	景平石鏗	
是部 十二 三						秦系 效律 秦系 封診式		老子甲 法 孫臏兵法	儒家者言		
辵部 十三 三					秦系 詛楚文	秦系 二十一年相邦冉戈 秦系 青川牘			儒家者言		

部首字 ＼ 時代	春秋早期以前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東漢	備注
十七部三						秦系 編年記	足賛 灵經		儒家 者言		
十部四						秦系 秦津十八種		老子甲	儒家 者言		
十四部四						秦系 秦津十八種			流沙墜簡 屯戍 冊 武威簡		
十六部五						秦系 秦津十八種	兵馬俑 陶文	縱橫家書 老子甲後 縱橫家書	儒家 者言		
十八部五						秦系 鳳翔高莊陶文		老子甲	馬圈灣簡	史晨碑	
十二部六						秦系 效津		老子甲 孫子兵法			
十四部六						秦系 效津		老子甲 孫臏兵法			
十五部六						秦系 秦津十八種		老子甲 孫臏兵法	武威簡		
十六部七								老子乙	武威簡		

卷四

部首字＼時代	春秋早期以前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東漢	備注
史 十八部七						秦系 青川牘		史 縱橫家書	史 武威簡		
寸 十九部八						秦系 秦律十八種	寸 兵馬俑陶文	寸 老子乙	寸 儒家者言		
皮 十九部九						皮 秦系 效律				皮 嘉平石經	
攴 十二部九		攴 三晉系 樂書缶	攴 楚系 曾侯乙鐘 三晉系 侯馬盟書	攴 楚系 曾侯乙漆匱	攴 楚系 楚帛書 攴 楚系 望山簡	攴 秦系 法律答問	攴 陶文	攴 老子乙 攴 孫臏兵法	攴 武威簡		
用 十五部九						用 秦系 效律		用 縱橫家書	用 武威簡		
白 百三部一						白 秦系 效律		白 老子甲	白 武威簡		
羽 百八部一						羽 秦系 爲吏之道		羽 老子甲 羽 孫子兵法			
隹 百九部一					隹 秦系 十六年商鞅鐓	隹 秦系 秦律十八種 隹 三晉系 十七年春平侯劍 隹 楚系 含章鼎		隹 老子甲 隹 老子乙 隹 相馬經			
鳥 十九部一百						鳥 秦系 編年記 鳥 秦系 秦律十八種		鳥 老子甲 鳥 孫子兵法	鳥 儒家者言		

部首字＼時代	春秋早期以前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東漢	備注
骨部 三十四							足贊 灵經	縱橫家書		武威醫簡	
肉部 三十五						秦系 法津 谷間	足贊 灵經		武威簡		
刀部 三十七						秦系 青川牘 / 秦系 語書		相馬經 / 孫子兵法	居延簡		
刃部 三十八								老子乙 / 孫臏兵法			
角部 四十二						秦系 丞相觸戈 / 秦系 秦津十八種	陶文	老子甲	居延簡		
竹部 四十三						秦系 封診式		相馬經			
左部 四十六								老子甲	武威簡		戰國璽印
虍部 六十七						秦系 秦津十八種 / 秦系 秦津雜抄			儒家者言		
皿部 七十						秦系 封診式		老子甲 相馬經			

卷五

時代 / 部首字	春秋早期以前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東漢	備注
卷六 部首一百七十三						秦系 封診式		天文雜占		武威醫簡 / 熹平石經	
卷六 部首一百七十六								天文雜占 孫子兵法	武威簡		
卷六 部首一百八十						秦系 秦津十八種	陶文	縱橫家書	武威簡 / 流沙墜簡 簡牘		
卷六 部首一百八十六						秦系 語書	陶文	老子甲 / 老子乙前	武威簡		
卷六 部首二百六						秦系 四年呂不韋戈 / 秦系 青川牘		馬王堆一號墓簡			
卷六 部首二百十一						秦系 效津	陶文	老子甲 / 孫臏兵法	儒家者言 / 武威簡		
卷六 部首二百十三						秦系 效津 / 秦系 廿五年上郡守厝戈		孫臏兵法 / 春秋事語		熹平石經	
卷六 部首二百二十九		齊系 郘造遣鼎	三晉系 沁陽盟書	楚系 曾侯乙鈕鐘	楚系 楚東書 / 鄂君啓節 / 秦系 十三年相邦義戈	秦系 二十一年相邦冉戈 / 秦系 封診式 / 楚系 鄂君啓節	陶文 / 兵馬俑陶文	老子甲 / 老子乙前 / 馬王堆三號墓簡			
卷七 部首二百三十四						秦系 為吏之道		老子甲後 / 孫臏兵法	居延簡		

部首字＼時代	春秋早期以前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東漢	備注
部二百三十七						秦系 青川牘 秦系 語書	圍場鐵權	天文 雜占 孫子 兵法	武威簡		
部二百三十九						秦系 語書		老子甲後	武威簡		
部二百四十七								天文雜占 縱橫家書	儒家 者言		
部二百五十一						三晉系 五年 璽文		春秋事語	流沙墜簡 屯戍		戰國 公克敦
部二百五十三						秦系 秦津十八種	兵馬俑 陶文	縱橫家書			
部二百七十四						秦系 秦津十八種	陶文 足利 天經	老子乙前 縱橫家書 孫臏兵法	儒家 者言		
部二百七十九						秦系 為吏之道 秦系 秦津十八種	陶文	春秋事語			
部二百八十七					北方系 平山三器	秦系 語書 三晉系 十七年 魯平侯劍 三晉系 倉村 銅器	陶文	天文 雜占 老子 甲後 老子甲 孫臏兵法	儒家 者言		
部二百九十一						秦系 效津		老子甲	馬王堆一號墓簡		戰國 璽印

卷八

時代 / 部首字	春秋早期以前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東漢	備注
北 部二百 九十二								天文雜占 孫子兵法	居延簡		
丘 部二百 九十三								老子甲後 縱橫家書 孫臏兵法	居延簡		
身 部二百 九十八								老子甲 孫臏兵法		武威醫簡	
衣 部三百						秦系 秦津十八種 秦系 日書	兵馬俑陶文	老子乙前	居延簡		
耂 部三百二						秦系 秦津十八種	陶文	老子甲	居延簡		
毛 部三百三							五十二病方	老子乙前		秦平石經	
方 部三百十				楚系 曾侯乙漆匱	楚系 信陽簡	秦系 詛書		縱橫家書 春秋事語 老子甲	武威簡	武威醫簡	
兄 部三百十二								縱橫家書	武威簡		
見 部三百十八						秦系 效津 秦系 法津答問		老子乙	儒家者言		

老九

時代 / 部首字	春秋早期前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東漢	備注
部三十 二十						秦系 秦津十八種		老子乙前 孫臏兵法	儒家者言		
部三百 二十四						秦系 效津 秦系 法津 答問	陶文	縱橫家書 導引圖	儒家者言		
部三百 二十八								老子甲		平 嘉 石經	
部三百 三十三								老子甲後	居延簡	平 嘉 石經	
部三百 四十								相馬經		史晨碑	
部三百 四十三						秦系 秦津十八種		縱橫家書 天文雜占	武威簡		
部三百 四十六						秦系 秦津 雜抄		老子甲			
部三百 五十						秦系 編年記 秦系 秦津十八種	陶文	天文雜占 蒼頡篇			
部三百 五十八						秦系 語書 秦系 編年記		老子甲 孫臏兵法	儒家者言		

卷十

時代 / 部首字	春秋早期以前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東漢	備注
而 部三百六十一						而 秦系 秦津十八種		而 老子乙前			
豕 部三百六十二						豕 秦系 為吏之道		豕 馬王堆 周易	豕 武威簡		
豸 部三百六十六						豸 秦系 法津 答問		豸 孫臏兵法	豸 流沙墜簡 小學		
象 部三百六十九						象 秦系 為吏之道		象 老子甲 象 老子乙前			
馬 部三百七十					馬 秦系 詛楚文	馬 秦系 效津	馬 五十二病方	馬 老子甲 馬 古地圖	馬 武威簡		馬 馬
鹿 部三百七十二						鹿 秦系 法津 答問		鹿 鹿 老子乙前		鹿 鹿 熹平石經	
兔 部三百七十五						兔 秦系 法津 答問		兔 馬王堆一號墓木牌		兔 武威醫簡	
犬 部三百七十七						犬 犬 秦系 秦津十八種	犬 陶文	犬 老子甲 犬 老子乙	犬 犬 武威簡	犬 熹平石經	
鼠 部三百七十九						鼠 秦系 秦津十八種	鼠 五十二病方	鼠 蒼頡篇	鼠 流沙墜簡 小學		

部首字＼時代	春秋早期以前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東漢	備注
能 部三百八十						秦系 秦津十八種		老子甲 孫臏兵法	儒家音言		
熊 部三百八十四						秦系 封詔式		老子乙	流沙墜簡 小學		
大 部三百八十九	齊系 曾白大父𣪘	齊系 大宰盤	齊系 邾公華鐘			秦系 青川牘 秦系 編年記	陶文 蘭場鐵權	老子甲 孫臏兵法 大交鼎 秦紀事法	儒家音言		
交 部三百九十三								老子甲後	儒家音言	熹平石經	
壺 部三百九十五						秦系 秦津十八種		相馬經	武威簡		
夫 部百一四	周 吉夫父簠				楚系 曾姬無卹壺	秦系 效津		老子甲 孫臏兵法 孫子兵法	儒家音言		
立 部百四四						秦系 法津答問		老子甲 孫子兵法 縱橫家書			
心 部百四八						秦系 語書	陶文	縱橫家書 孫臏兵法	儒家音言 武威簡		戰國璽印
水 部百四十						秦系 二十二年臨汾守文 秦系 青川牘 秦系 語書	陶文				戰國璽印

卷十一

部首字＼時代	春秋早期前以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東漢	備注
川 部四百 十五								川 縱橫家書		川 熹平石經	
泉 部四百 十六						泉 秦系 二十一年相邦冉文			泉 居延簡	泉 武威醫簡 泉 曹全碑	
氾 部四百 十八								氾 天文雜占	氾 西陲簡	氾 熹平石經	
𠂉 部四百 二十一			𠂉 齊系 陳逆簠				𠂉 五十二病方				
魚 部四百 二十四						魚 秦系 秦津十八種 魚 秦系 青川牘		魚 老子乙前 魚 馬王堆一號墓簡	魚 武威簡	魚 武威醫簡	
龍 部四百 二十七								龍 孫臏兵法		龍 武威醫簡 龍 熹平石經	
至 部四百 三十三								至 老子甲 至 老子乙前 至 孫子兵法	至 儒家者言		
西 部四百 三十四								西 縱橫家書 西 孫臏兵法	西 武威簡		
耳 部四百 三十九						耳 秦系 效津		耳 老子甲後	耳 儒家者言		

卷十二

時代 / 部首字	春秋期早期以前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東漢	備注
部四百四十一						秦系 法律答問 秦系 秦律十八種	足質灵經	老子甲後 老子甲	武威簡		
部四百四十三					楚系 鄂君啓節	秦系 高奴權 秦系 語書	陶文	老子甲			
部四百四十四						秦系 秦律十八種	五十二病方	縱橫家書 孫臏兵法	儒家 春言		
部四百四十五					楚系 楚帛書	秦系 秦律十八種	陶文	老子甲 孫子兵法	儒家 春言		
部四百五十一						秦系 秦律 雜抄		孫臏兵法			
部四百五十三								老子甲後	儒家 春言		
部四百六十								老子甲 孫臏兵法	居延簡 上孫家寨簡		
部四百六十二						秦系 秦律十八種		馬王堆一號墓簡	武威簡		
部四百六十三								縱橫家書 孫臏兵法		武威醫簡 曹全碑	

卷十三

時代 / 部首字	春秋早期以前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東漢	備注
糸 部四百 六十七					楚系 楚帛書 楚系 江陵簡	秦系 封診式	陶文	老子乙前 馬王堆一 號墓簡			
素 部四百 六十八								老子乙前 春秋事語 孫子兵法		韓仁銘	
虫 部四百 七十一						秦系 秦律十 八種	五十二 病方	縱橫家書 相馬經	武威簡	秦平 石經	
屯 部四百 七十五						秦系 效律 秦系 秦律十 八種	五十二 病方	天文雜占 老子甲後	居延簡		
黃 部四百 八十六						秦系 青川牘 秦系 效律		老子甲後 孫臏 兵法 馬王堆一 號墓簡	流沙墜簡 屯戍		
勹 部四百 八十八						秦系 秦律 雜抄		縱橫家書 孫臏兵法	武威簡		
金 部四百 九十					楚系 五里牌簡	秦系 效律		老子甲後 孫臏 兵法	居延簡		
斤 部四百 九十五	周 頌鼎 西 敔盤	楚系 樂書缶	齊系 郘公 勅鐘	楚系 曾侯 乙 石磬 秦系 曾侯 乙 鈕鐘	楚系 望山 簡 北方系 平山 三器	三晉系 平安 君鼎 秦系 效律		老子甲 馬王堆一 號墓簡			
癶 部四百 九十六						秦系 效律	陶文	馬王堆一 號墓簡	居延簡	石門頌	

卷十四

時代 / 部首字	春秋早期以前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東漢	備注
巳 部五百						秦系 青川牘 秦系 語書	陶文	馬王堆一號墓簡 老子甲	武威簡		
五 部五百七					楚系 楚帛書	秦系 五年呂不韋戈 秦系 編年記	兵馬俑 陶文	馬王堆一號墓簡 孫臏兵法	青浦簡牘	熹平石經	
六 部五百八						秦系 效津 秦系 日書	兵馬俑 陶文	老子甲 老子甲後 孫臏兵法 孫子兵法			
九 部五百十					楚系 楚帛書 北方系 平山圖版	秦系 編年記 楚系 巨黃鼎 九 三晉系 趙二十九年相邦戈 北方系 燕下都九年戈	兵馬俑 陶文	老子乙前			
甲 部五百十三						秦系 效津		古地圖 孫子兵法			
丁 部五百十六						秦系 秦津十八種	兵馬俑 陶文	老子甲	居延簡 武威簡		
庚 部五百二十						秦系 封診式				熹平石經	
辛 部五百二十一						秦系 秦津 雜抄		縱橫家書 孫子兵法	儒家 春言		
壬 部五百二十五						秦系 秦津十八種 日書		老子甲後	儒家 春言		

時代 / 部首字	春秋早期以前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東漢	備注
寅 寅部五百三十						寅 秦系 編年記	寅 陶文	寅 群臣上書題字		寅 嘉平石經	
申 申部五百三十六						申 申 秦系 爲吏之道 日書		申 申 老子甲 孫子兵法 申 春秋事語	申 武威簡		
酉 酉部五百三十七						酉 秦系 秦律十八種		酉 老子乙 酉 群臣上書題字	酉 武威簡	酉 嘉平石經	
亥 亥部五百四十						亥 亥 秦系 日書 秦系 語書		亥 相馬經	西陲簡		

附表 a

階段 時代	出現隸體因素	隸體結構基本定型	成熟的隸書
春秋 早期 以前	大夫斤 3　2.3%		
春秋 中期	父邑 2　1.5%		
春秋 晚期	上正氵 3　2.3%		
戰國 晚期	方 1　0.8%		
戰國 中期	辵隹亻馬女 民糸金五九 10　7.7%	上方斤九 4　3.1%	
戰國 晚期	++牛走是行 足册言音収 共史寸皮羽 月刂角竹虎 皿血食矢木 出从月明克 禾門比老見 頁勹鬼山長 而豕鹿免能 黑壺立氵泉 魚手毋戈瓦 虫黄力斗阜 六甲丁庚辛 子寅酉亥 69　53.1%	++正辵行皮 隹月刂竹木 出月門亻見 鬼長能大氵 泉女毋戈黄 力阜五六甲 庚辛 32　24.6%	見氵九 3　2.3%
秦	骨之疒毛鼠 它 6　4.6%	之邑禾頁疒 馬氵手民虫 寅 11　8.5%	++氵 2　1.5%

階段 時代	出現隸體因素	隸體結構基本定型	成熟的隸書
西漢 早期	示異又用自 烏刃左青齊 北丘身豸象 兄欠首文色 犬交心川永 龍至西耳我 曲弓素申 34　26.2%	示足音收共 又史寸女用 羽刃血青食 矢从明齊比 北丘身老毛 勹山而象兄 首色鹿兔鼠 黑壺夫立川 魚龍至西耳 我弓糸素子 申酉 52　40.0%	收共羽佳刂 刃竹皿青木 出邑从月禾 門比鬼山長 而象頁壺立 女戈我糸斤 六甲 32　24.6%
西漢 中晚 期	此衣 2　1.5%	牛走此是册 言異自烏角 左虎克衣豕 豸欠文犬交 心永曲瓦它 金斗丁亥 29　22.3%	上示牛走此 正是辵行足 册言音異又 史寸女用自 烏月角左虍 食矢之明齊 克疒人北丘 衣老勹豕豸 方兄欠文馬 犬鼠能黑大 交夫心永至 西耳手毋民 曲瓦虫它黄 力金阜五丁 辛子申亥 74　56.9%
東漢 前期		骨血 2　1.5%	骨血身泉魚 龍弓 8　6.2%
東漢 後期			皮毛色首鹿 川素斗庚寅 西 11　8.5%

附表 b

時代 / 非部首字	春秋早期以前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東漢	備注
一下部			楚系 蔡侯盤		楚系 楚帛書	三晉系 春成侯鐘；秦系 秦津十八種		老子乙前；孫臏兵法	流沙墜簡；簡牘	武威醫簡	
二下部						秦系 效津	趙 赤烏傳陶文；得 秦山石刻	老子甲後；得 老子乙前	儒家者言		
三上部 (古文)							足賀 爰鏗	老子甲；孫子兵法	居延簡；流沙墜簡 屯戍		
三下部						秦系 為吏之道			居延簡；漢印		
三下部						秦系 秦津十八種	陶文	天文雜占	更 武威簡		
四下部 (殼)			楚系 蔡侯鐘	齊系 陳璋壺		秦系 新鄭虎符；秦系 秦津十八種	秦系 詛楚文；楚系 楚帛書	春秋事語	儒家者言		
四下部						秦系 為吏之道	五十二病方	老子甲	儒家者言		
五下部					楚系 信陽簡；北方系 平山器；秦系 秦封宗邑瓦書；秦系 十六年詔版	秦系 語書		老子甲；孫子兵法	五鳳刻石；流沙墜簡；小學	武威醫簡；景平石鏗	
七上部						秦系 效津		春秋事語	武威簡		

時代 / 非部首字	春秋早期以前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晚期	秦	西漢 早期	西漢 中晚期	東漢	備注
丰 上部 七 未					丰 秦系十四年相邦冉戈 楚系曾侯乙墓 楚系郘君啓節	秦系 緐年記 三晉系 五年 璽文 北方系 俞下鄉 三年戈	古六年詔版	丰 天文雜占 丰 老子乙前 丰 丰 縱橫家書	丰 武威簡	丰 熹平石經	
寒 下部 七 宀						秦系 秦津十八種	寒 足臂灸經	寒 老子甲 寒 老子甲後 寒 老子乙前	寒 居延簡	寒 熹平石經	
光 上部 十 火					光 北方系 平山三器 光 秦系詛楚文 光 楚系望山簡	光 秦系 鳳翔高文 莊陶文		光 孫臏兵法 光 相馬經 光 老子乙前	光 建昭行鐘 光 西陽簡	光 武威醫簡	

TABLE 12

Eastern Chou Character Composition and its Continuation in Han Period *li-shu* Characters

The selection of characters presented here illustrates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variations of Eastern Chou character shapes and structures and that of Han period *li-shu* characters. For example, the extent to which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rlier Ch'u characters with those in the Ma-wang-tui silk texts, and the Ch'i characters with those in the Lin-yi bamboo tablets may throw light on the origins of the Han *li-shu* may be observed. As in previous Tables both radicals (p. 553—557) and complex characters (p. 558—559) are presented.

表十二：

漢隸結構與東周文字承緒關係例字表

本表列舉的例字，用以比較漢隸結構與東周各系文字結構的關係。特別是觀察漢隸文字同舊地東周文字是否有承緒關係，如馬王堆帛書與楚文字，臨沂簡與齊文字，從而爲討論漢隸結構的來源提供佐證。

其中Ⅰ類是部首字，Ⅱ類是非部首字。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青川牘 詛楚文 語書	王子午鼎 楚帛書 曾侯乙鈕鐘 蔡侯編鐘	侯馬盟書 邵黛鐘	平山三器	鄦公華鐘 鞠鐘
漢隸	相馬經				孫子兵法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石鼓文 秦律十八種 丞相觸戈	曾侯乙墓石磬 曾侯乙墓漆圓 曾侯乙鈕鐘 仰天湖簡	侯馬盟書	平山三器	
漢隸	春秋事語 老子乙前 居延簡				孫臏兵法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石鼓文 詛楚文 效律	曾侯乙鈕鐘 鄂君啓節 楚帛書	侯馬盟書	平山三器 穆公君鈍	陳侯因資敦 子禾子釜
漢隸	老子甲		儒家者言 喜平石經		孫臏兵法

1-1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秦公簋	楚帛書 信陽簡		平山 三器	國差𦉜
漢隸		天文雜占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新郪 虎符 青川牘	酓忎鼎 鑄客鼎	侯馬盟書 金村 銀器	平山 三器 平山 帳構 燕下都 陶文	子禾 子釜 陳純釜
漢隸	武威簡	縱橫家書 老子甲後	儒家 春言		孫臏兵法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石鼓文 二十五 年上郡 守厝戈 效律	楚帛書 鄂君 啓節	侯馬 盟書		
漢隸	縱橫家書				孫臏兵法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秦封宗邑瓦書	鄂君啓節	卅四年□丘戈 廿三年□丘戈	兆域圖 南七汲刻石	子禾子釜
漢隸	居延簡	老子甲後 縱横家書			孫臏兵法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秦公簋 詛楚文	楚帛書 鄀陵君三器	侯馬盟書		綸鐘
漢隸	武威簡	縱横家書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詛楚文 效律 法律答問	楚帛書 鄂君啓節 仰天湖簡	侯馬盟書	平山三器	
漢隸		老子乙	儒家者言		孫子兵法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秦封宗邑瓦書 編年記 法律答問	曾侯乙鈕鐘 鄂君啓節 楚帛書	侯馬盟書	平山三器	叔广鎛 陳逆簠
漢隸		相馬經			孫臏兵法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石鼓文 詛楚文 效律	曾姬無卹壺 鄂君啓節	侯馬盟書 司馬禾石	匽侯載簋 平山三器	薛仲赤簋 叔广鎛 鄦大司馬戈
漢隸	武威簡	老子甲			武威簡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石鼓文 編年記 秦律十八種	曾侯乙鈕鐘 楚帛書	侯馬盟書 陽城陶文	平山三器	齊陳曼簠 陳侯午敦
漢隸	武威簡	老子甲 老子乙			孫臏兵法 孫子兵法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石鼓文 秦封宗邑瓦書 新郪虎符 效律 丞相觸戈	曾侯乙墓石磬 曾侯乙鈕鐘 楚帛書	侯馬盟書		
漢隸	武威簡	老子乙前 相馬經			孫臏兵法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石鼓文 青川牘 效律	曾侯乙鈕鐘 楚帛書 鄂君啓節	哀成叔鼎 趙孟介壺		曾伯霥簠 陳侯因資敦
漢隸	老子甲後				孫臏兵法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石鼓文 秦封宗邑瓦書 新郪虎符 青川牘	蔡侯尊 楚帛書 鄂君啓節 郙陵君三器 舍志鼎	晉姜鼎 侯馬盟書 陽城陶量 長陵盉	平山三器	曾伯陭壺 陳侯午敦 子禾子釜
漢隸	天文雜占 老子甲				孫臏兵法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石鼓文 詛楚文 二十五年上郡守厝戈	信陽簡 天星觀簡 鄂君啓節 郭陵君三器	侯馬盟書 學子壺 平安君鼎	平山三器 平山玉板	叔尸鎛 郳公釗鐘 陳侯午敦
漢隸	武威簡	老子甲 老子乙前	儒家者言		孫臏兵法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編年記	王孫遺者鐘 楚帛書 舍志鼎	學子壺 平安君鼎	平山三器	綸鎛 陶文
漢隸		老子乙前	熹平石經		孫臏兵法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效律	楚帛書 蔡侯盤 鄂君啓節 郭陵君三器 大府鎬			國差𦉜 公孫瘐壺 子禾子釜 陳純釜
漢隸		天文雜占	孫子兵法		熹平石經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語書 效律	𨚕兒鐘 楚帛書	平山三器 南七汲刻石		陳璋方壺 子禾子釜 宋公得戈
漢隸	居延簡	老子甲 春秋事語	天文雜占		孫子兵法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秦公簋 秦律十八種	楚帛書 鄂君啓節		璽印	
漢隸	武威簡	老子甲後	喜平石經		孫子兵法

	秦系	楚系	三晉中原系	北方系	齊系
東周文字	秦律十八種	徐諸尹鉦 信陽簡 楚帛書 鄂君啓節	羌鐘 陽城陶量	平山三器	
漢隸	上孫家寨簡	天文雜占	喜平石經		孫臏兵法

TABLE 13

Shu-shu Title Script

Assembled here are examples of *shu-shu* "title script" which derive from three kinds of sources. The first comprises examples of *chien-shu* "labels" found in Han period bamboo and wood tablets which are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o be *shu-shu* style (p. 562—563).

Second, there are illustrated (p. 564) various titles in Han tablets of bamboo or wood which, although they do not incorporate the same content (reign-period and date) may, nevertheless, be regarded as *shu-shu*, because the calligraphic style of these titles is identical with that of *chien-shu* characters.

Thirdly, there are illustrated (p. 565) various title characters found in Han period documents of another kind, for example, the *t'i-pang* "titles" as well as the *pei-e* "titles" both located in the uppermost sections of stele. Although the *chuan-shu*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group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li-shu* of the third group, yet in terms of their practical function and calligraphic style, there is an identity between them which may allow them to be regarded as *shu-shu*.

The illustrations are reproduced from the *Chü -yen san-chien t'u-pan chih pu* (compiled by Lao Kan), and the *Chü -yen Han chien chia-pien*, (compiled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The original coding is followed.

表十三：

署　　書

本圖包含三種類型的材料。

一是漢簡中的檢署實物，這是學者公認的“署書”，這種書體的命名即由此而來。

二是漢簡中的各種“標題字”，雖不是用作檢署，但爲了突出標題的地位，也用了檢署文字的開張寬博的表現手法。所以從書體而論，這類材料也是署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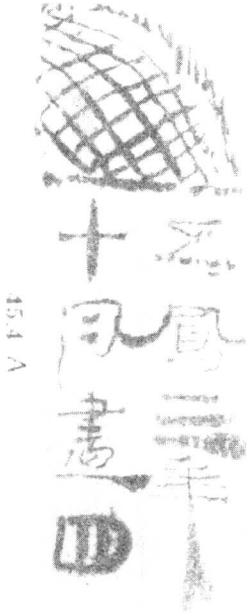
三是漢簡以外的各種“標題字”，所謂“題榜”等，漢石刻碑額也可列入，儘管篆隸不同，但就實用功能和書風來看，都可視爲“署書”。

漢簡圖片取自勞榦《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和考古所《居延漢簡甲編》，并保持原書編號。

255.24 B

126.26 A

255.21 A



154 A

5.1

82.18 B

29.3 B

16.17 A

325.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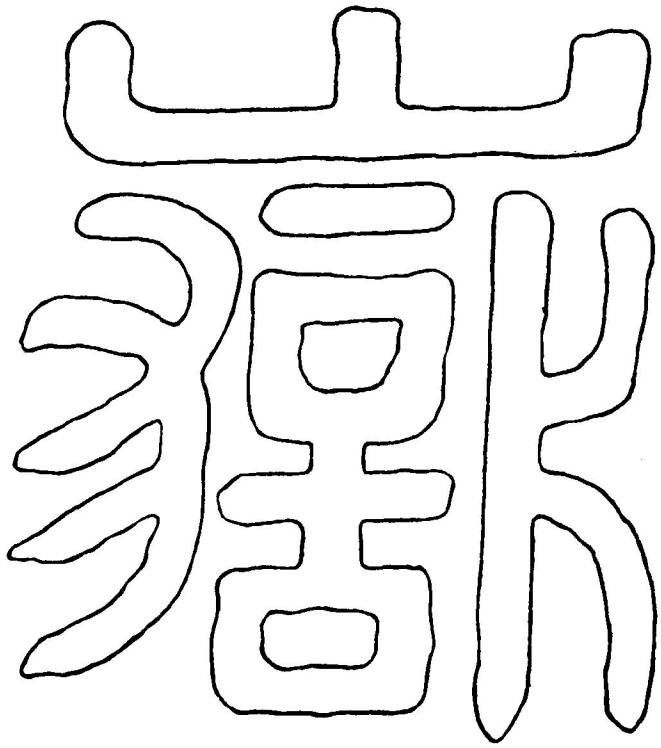
293.5

495.25

261.22

49.3

45.6 B



太室石闕題額篆字

雲夢秦墓
墓門刻字

韓仁銘碑額

鮮于璜碑額

TABLE 14

The *Ts'ao-shu* Cursive Style of Han

The examples presented here are grouped as follows:

1. Han period documents containing *ts'ao-shu* which are dated (p. 568—569).

2. Three groups of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p. 570—572) showing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s'ao-shu* in the Han period.

3. Examples from traditional copybooks (*tzu-t'ieh*) (p. 573) of *ts'ao-shu* to be compared with the examples presented in the third stage in the preceding group.

Reproductions of the brush-written bamboo and wooden tablets come from the *Chü -yan Han-chien chia-pien t'u-pan chih pu*, the *Chü -yan Han-chien chia-pien* and one example from the *Wu-wei Han-tai yi-chien.*

表十四：

漢代草書實物

本圖表包含三個部份：

第一部份是有紀年的漢代草書實物。

第二部份是反映漢興後草書成長步伐的三類實物。

第三部份是傳世草書法帖，附於此以供同第二部份第三類的材料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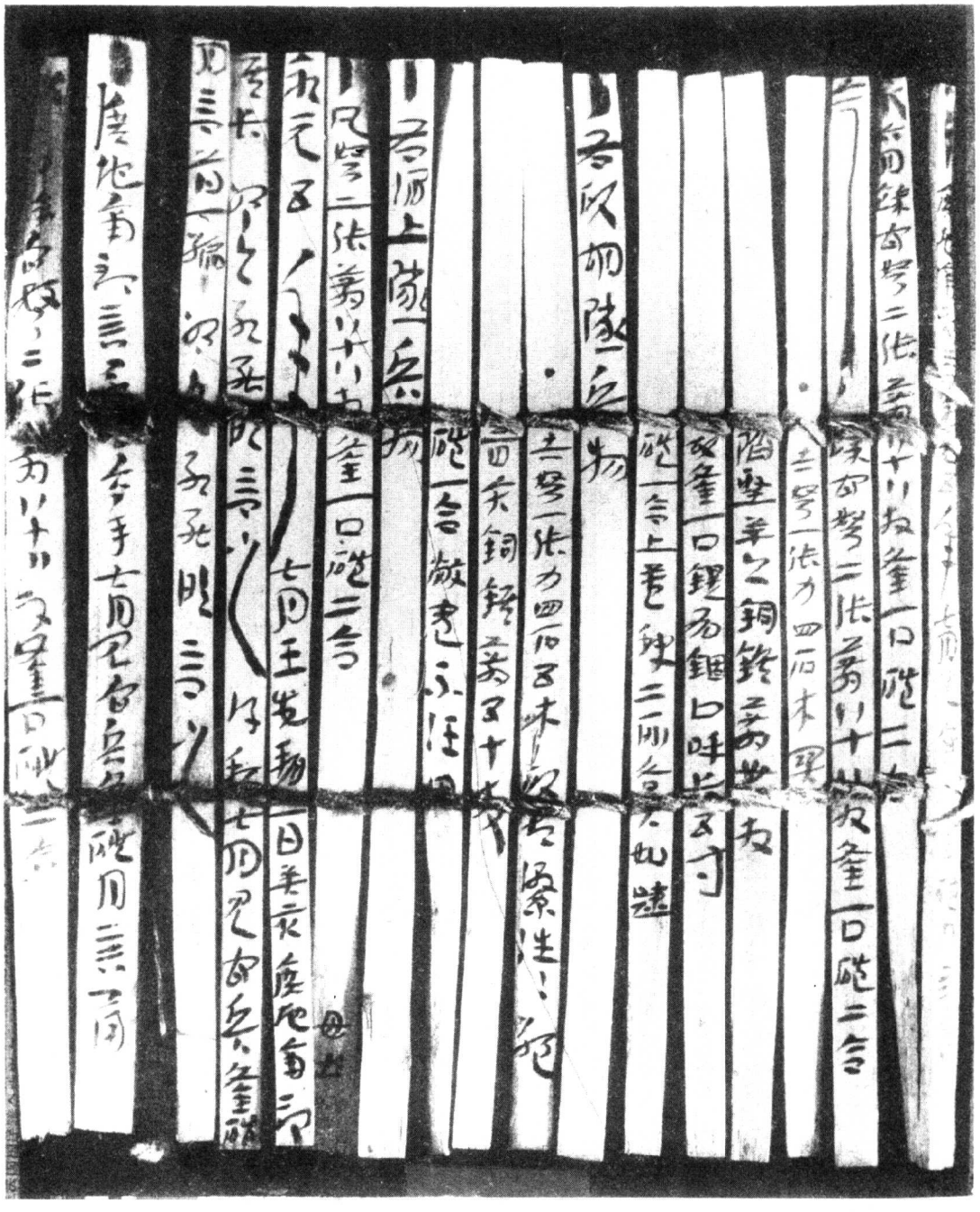
簡牘照片仍以取自《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和《居延漢簡甲編》爲主，一例出自《武威漢代醫簡》。

元延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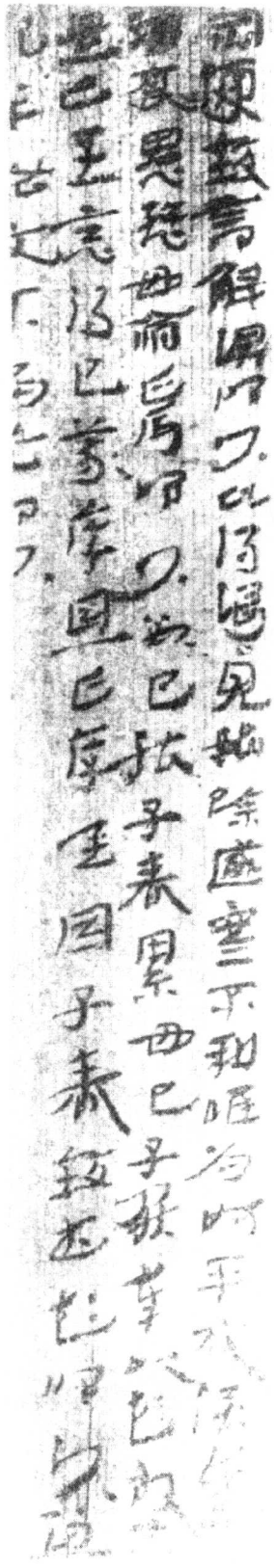
陽朔四年

陽朔元年

永光四年



永元十年器物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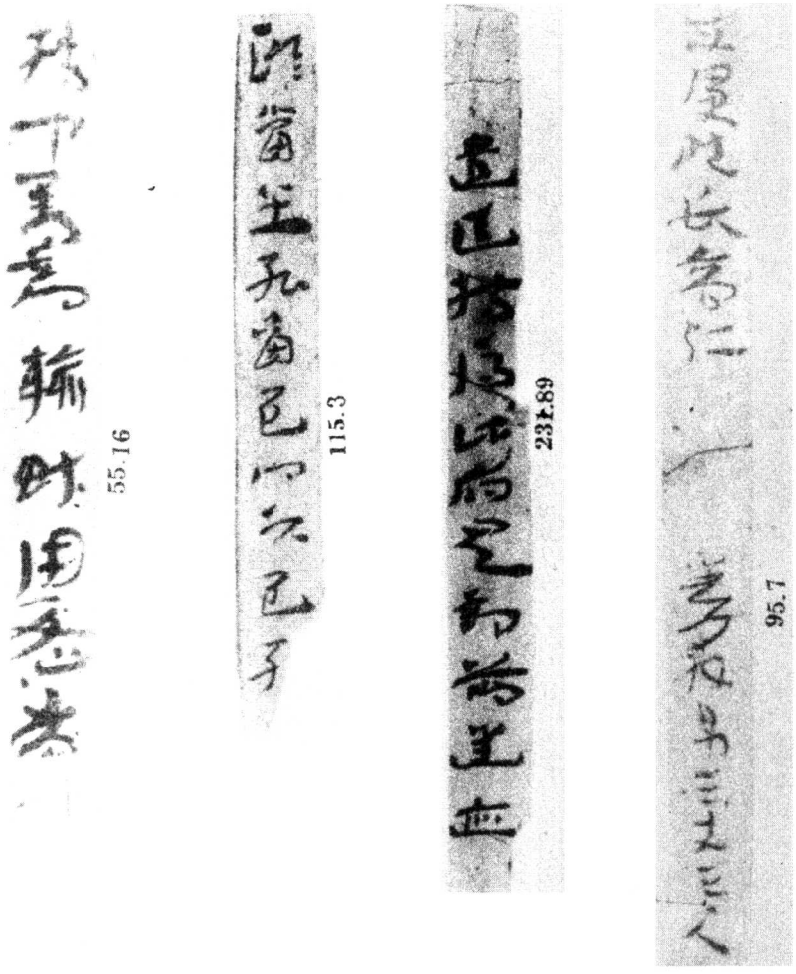


495.4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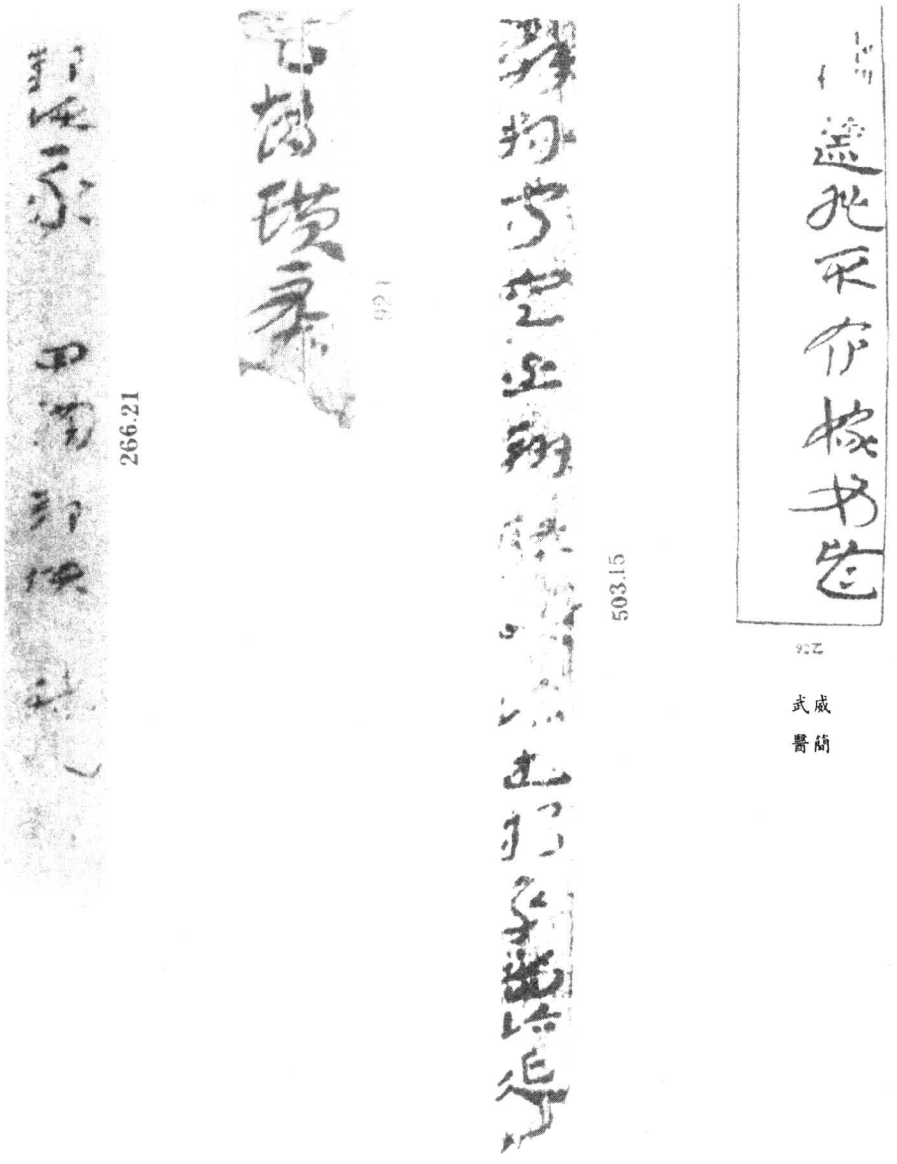
254.12 58.7

34.7 A

第一類：隸書的潦倒解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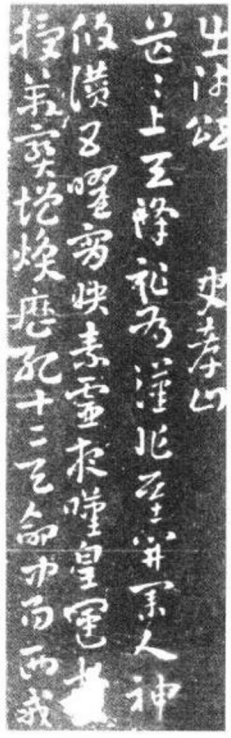
第二類：草法初具規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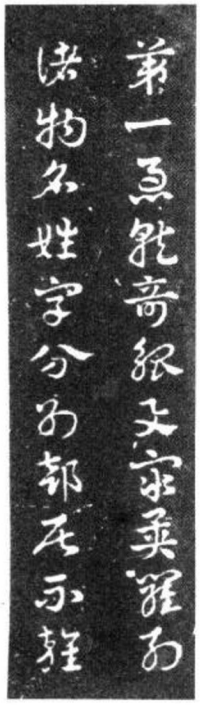
武威醫簡

第三類：成熟的章草

傳世草書法帖（章書與二王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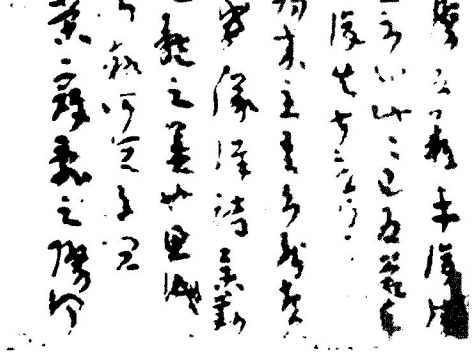


傳索靖出師頌



傳史游急就章

王羲之十七帖



陸機平復帖

TABLE 15

Ancient Scripts of Other Cultures

The illustrations presented here fall into two divisions: The first comprises examples of scripts used by Chinese racial minorities and the second comprises a small selection of ancient scripts from other cultural areas. The Table proper comprises a comparative listing of the major non-Chinese ancient scripts and that of ancient China. It is naturally prepared mainly for the Chinese reader and accordingly is not intended to be a study in depth of the subject.

Group 1: Chinese minority scripts: 1. *Na-hsi*, 2. *Erh-su*, 3. *Mo-so*, 4. Ancient *Tien*.

Group 2: Comprising the Table and a selection of ancient scripts of other cultures: 1. Egypt, 2. Western Asia, 3. Minoan civilization, 4. India, 5. Maya, 6. Japan.

表十五：

其他民族古文字圖介

這里指漢字系統以外的古文字，分成兩類；Ⅰ是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使用的；Ⅱ是世界上幾種重要的古文字。

Ⅰ1. 中國納西族

Ⅰ2. 中國耳蘇人

Ⅰ3. 中國摩梭人

Ⅰ4. 中國古代滇人

Ⅱ1. 世界主要文字演變表

Ⅱ2. 埃及

Ⅱ3. 西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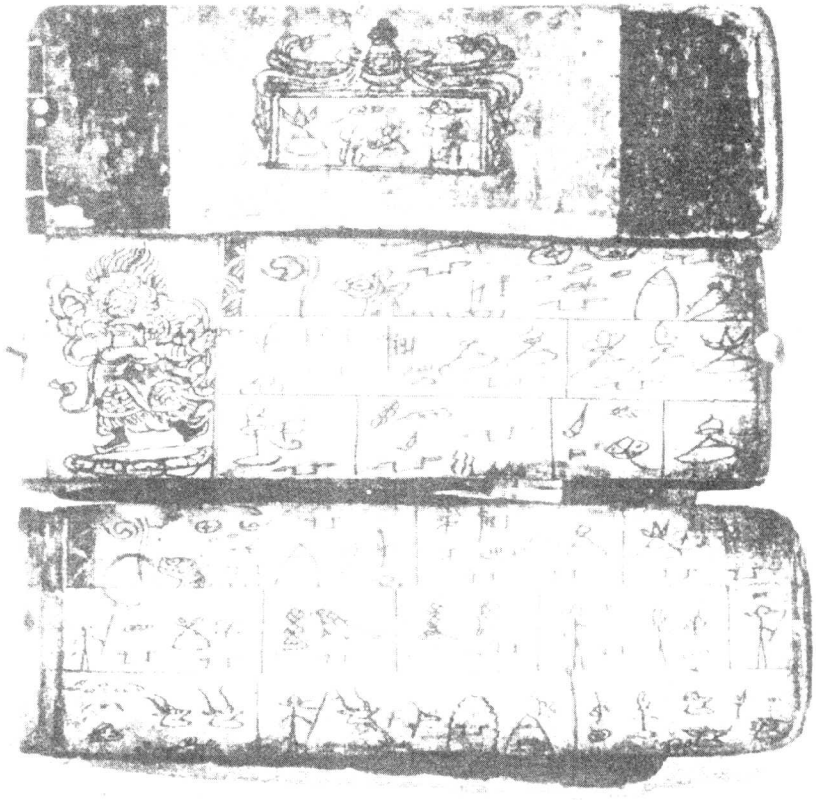
Ⅱ4. 米諾斯文化

Ⅱ5. 印度

Ⅱ6. 瑪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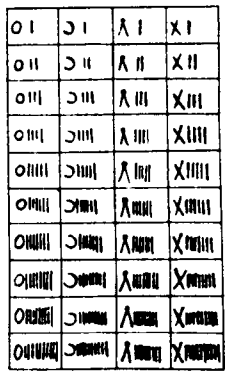
Ⅱ7. 日本

I 1. 中國納西族經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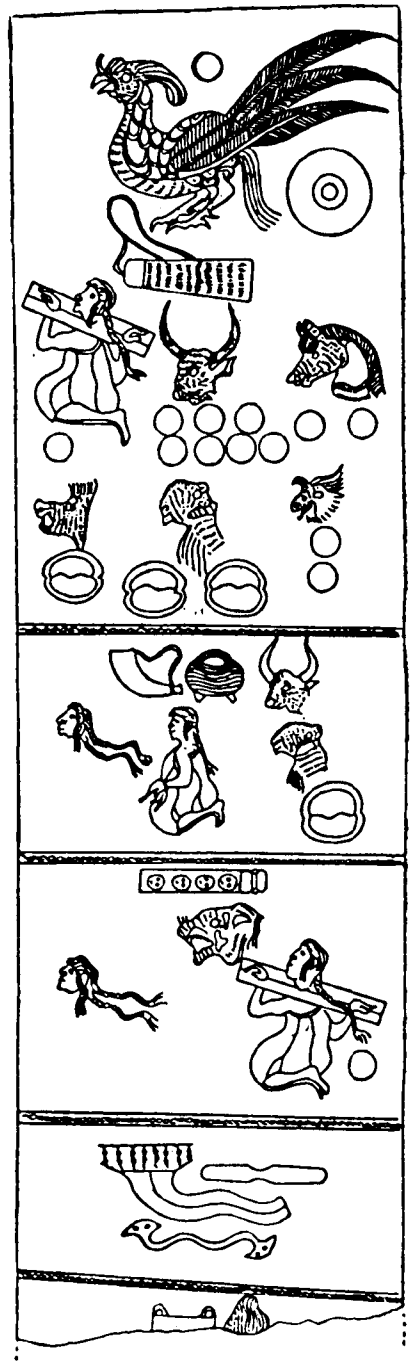


I 2. 中國大凉山耳蘇人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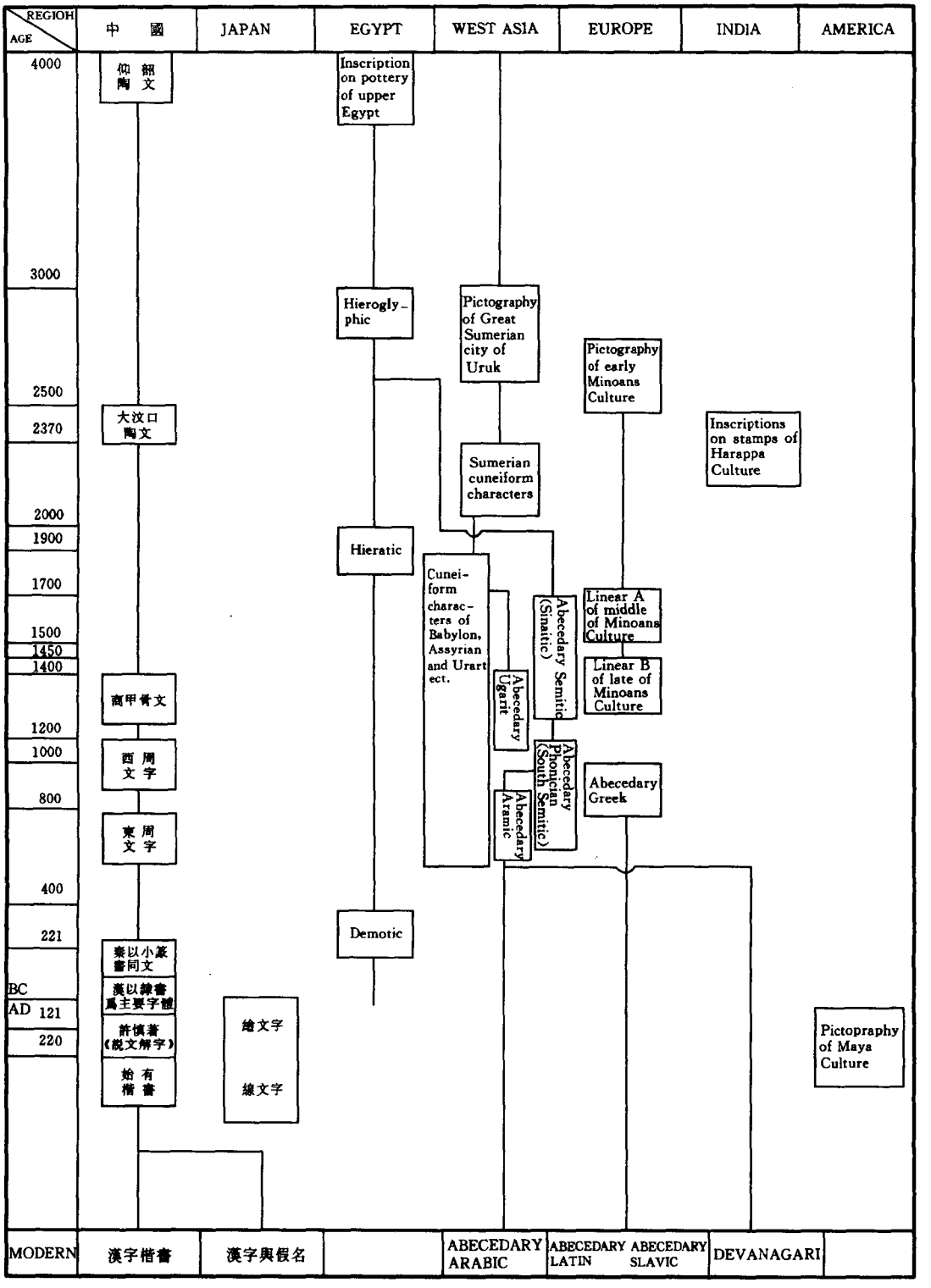
I 3. 中國四川木里縣摩梭人刻劃



I 4. 中國雲南晉寧石寨山滇人墓葬群所出銅片圖畫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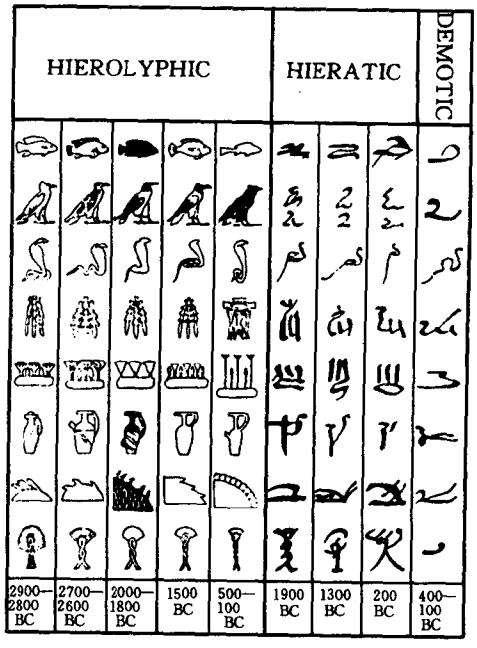
I 1. 世界主要文字演變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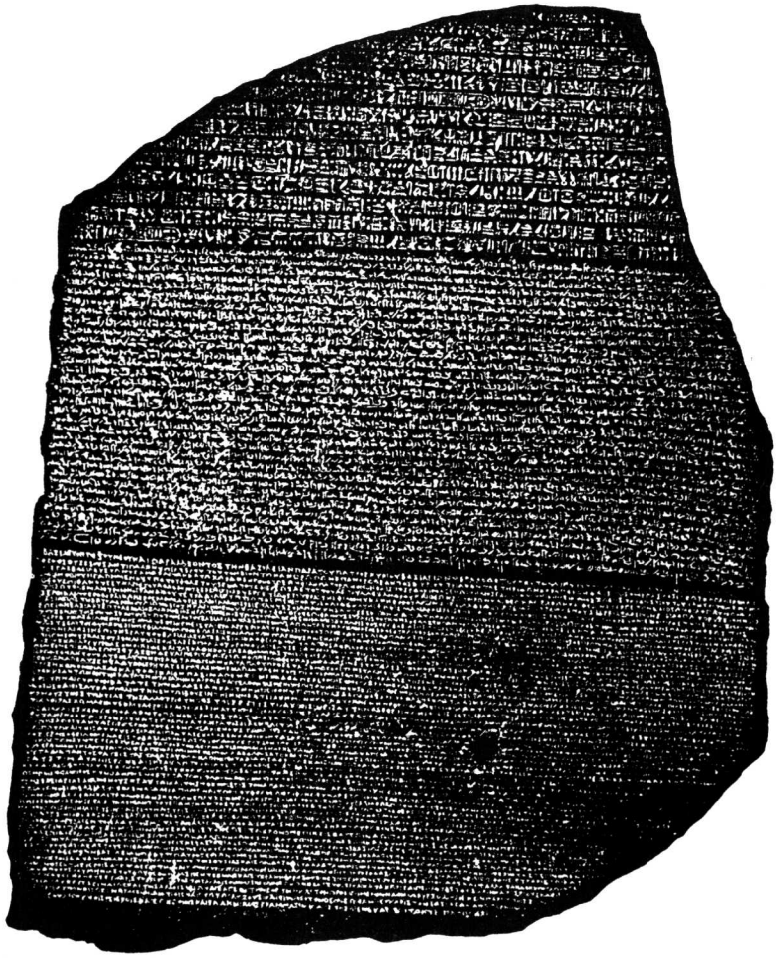


Ⅰ2. 埃及聖書字

HIEROGLYPHIC

聖書字向僧侶字、
民衆字演變舉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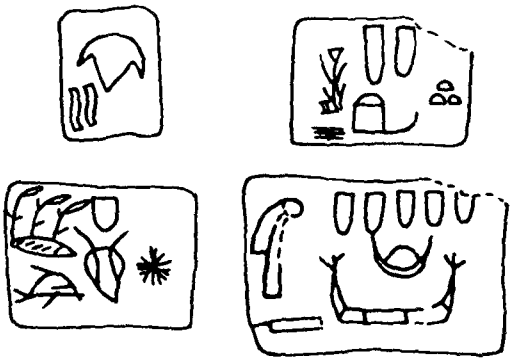




The Rosetta Stone

羅塞特刻石——埃及的“三體石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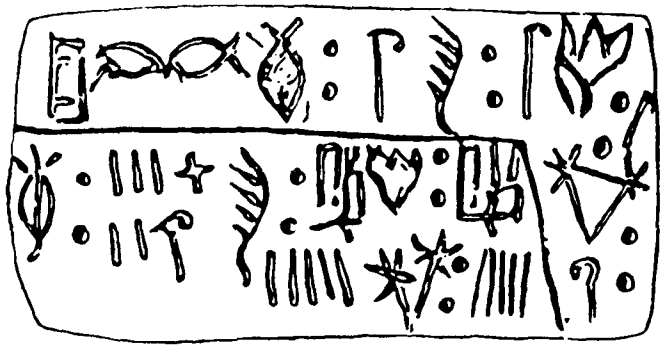
I 3. 西亞早期第三王朝時蘇美爾城市國家所用的象形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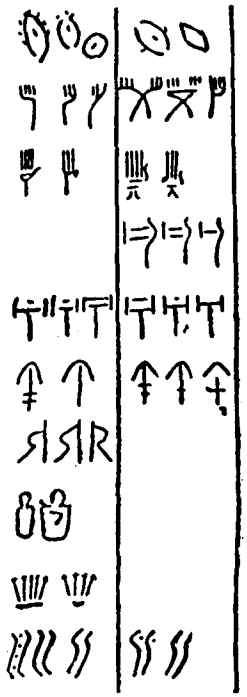
西亞地區象形文字向楔形文字的演進

Original c. 3500 BC	Simplified c. 3000 BC	Archaic Sumerian	Old Babylonian	Assyrian	Neo-Babylonian	Meaning
						Fish
						Ox
						Donkey
						Grain
						God/ heaven
						Sun/ day/ light
						To till/ plough
						House
						Man

Ⅰ4. 歐洲愛琴海區域米諾斯文化早期象形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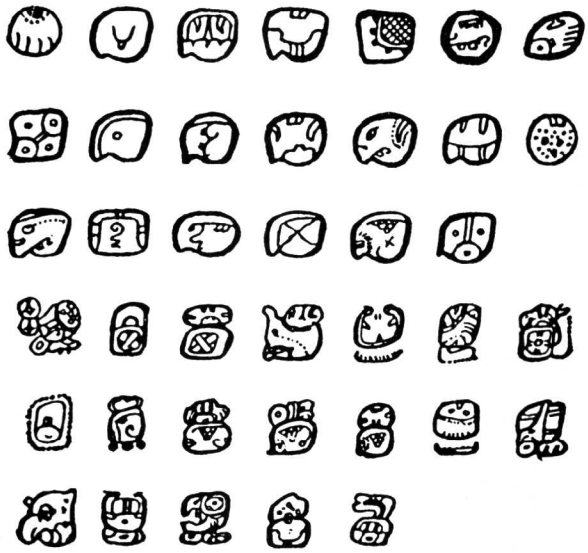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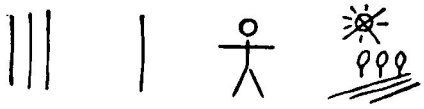
米諾斯文化綫形文字兩種



Ⅰ5. 印度 Harappa 文化印章象形文字(至今未獲解讀)

Ⅰ6. 瑪雅文化象形文字





繩紋原始繪畫

彌生陶器刻劃

銅鐸象形文字

岩戶石版綫形文字

參考徵引文獻書目

一、古代文獻之部

說文解字　漢許慎撰　宋徐鉉等補注補音　清同治十二年陳昌治校刊本、續古逸叢書本

說文繫傳　南唐徐鍇撰　小學彙函本、四部叢刊本

十三經注疏　中華書局 1979 年影印清阮元刻本

大戴禮記　漢戴德撰　周盧辯注　漢魏叢書本

周禮正義　清孫詒讓撰　民國二十年刊本

周禮疑義舉要　清江永撰　守山閣叢書本

五經異義　漢許慎撰　漢魏遺書鈔本

詩本義　宋歐陽修撰　通志堂經解本

韓詩外傳　漢韓嬰撰　四部叢刊本

說文解字注　清段玉裁撰　經韻堂本

說文解字義證　清桂馥撰　連筠簃刊本

說文句讀　清王筠撰　清道光刊本

說文古籀補　清吳大澂撰　清光緒刊本

字說　清吳大澂撰

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別國方言　漢揚雄撰　四部叢刊本

玉篇　梁顧野王撰　四部叢刊本

廣雅　魏張揖撰　漢魏叢書本

釋名　漢劉熙撰　漢魏叢書本

汗簡　宋郭忠恕撰　清光緒廣雅書局刊本

焦氏易林　漢焦延壽撰　津逮祕書本

春秋元命苞　魏宋均注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春秋演孔圖　明孫瑴輯　守山閣叢書本

春秋命歷序　魏宋均注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孝經援神契　魏宋均注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河圖玉版　明孫瑴輯　守山閣叢書本
河圖稽耀鉤　明孫瑴輯　守山閣叢書本
史記　漢司馬遷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漢書　漢班固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後漢書　宋范曄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晉書　唐房玄齡等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逸周書　晉孔晁注　清抱經堂校刊本
國語　吳韋昭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戰國策　宋鮑彪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世本　漢宋衷注　叢書集成本
越絶書　漢袁康撰　漢魏叢書本
老子　晉王弼注　浙江書局刻二十二子本
莊子　晉郭象注　浙江書局刻二十二子本
管子　唐房玄齡注　浙江書局刻二十二子本
墨子　清畢沅校　浙江書局刻二十二子本
荀子　唐楊倞注　浙江書局刻二十二子本
呂氏春秋　漢高誘注　浙江書局刻二十二子本
韓非子　周韓非撰　浙江書局刻二十二子本
淮南子　漢高誘注　浙江書局刻二十二子本
商君書　周商鞅撰　浙江書局刻二十二子本
墨子閒詁　清孫詒讓撰　活字印本
顏氏家訓　隋顏之推撰　四部叢刊本
白虎通義　漢班固撰　四部叢刊本
論衡　漢王充撰　四部叢刊本
新語　漢陸賈撰　四部叢刊本
新論　漢桓譚撰　叢書集成本
文選　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　清胡氏仿宋淳熙刻本
楚辭　漢王逸撰　四部叢刊本
史通　唐劉知幾撰　四部叢刊本
蛾術編　清王鳴盛撰　清道光刻本
水經注　後魏酈道元撰　四部叢刊本
新學僞經考　清康有爲撰　清光緒十七年刻本
六書要略　清朱駿聲撰　清刻本
四體書勢　晉衛恒撰　載上海書畫出版社《中國古代書法論文選》
論書表　後魏江式撰　載上海書畫出版社《中國古代書法論文選》
論書　唐徐浩撰　載上海書畫出版社《中國古代書法論文選》

二、近代文獻之部

甲骨文字釋林　于省吾　中華書局　1979 年

商周青銅器紋飾　上海博物館　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侯馬盟書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　文物出版社　1976 年

漢語史稿　王力　中華書局　1980 年新一版

漢語音韻　王力　中華書局　1980 年

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　王世民　《文物》　1973 年 6 月

關中地區仰韶文化刻劃符號綜述　王志俊　《考古與文物》　1980 年 3 月

簡牘檢署考　王國維　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本　商務印書館　1940 年

觀堂集林　王國維　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本　商務印書館　1940 年

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居延漢簡甲編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科學出版社　1959 年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文物編輯委員會　文物出版社　1979 年

納西象形文字譜　方國瑜、和志武　雲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 1978 至 1982 年發掘的主要收獲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　《文物》　1983 年 11 期

武威漢簡　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文物出版社　1964 年

青川縣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　四川省博物館、青川縣文化館　《文物》1982 年 1 期

中國早期銅器的幾個問題　安志敏　《考古學報》1981 年 3 期

陳喜壺商榷　安志敏　《文物》1962 年 6 期

金石學　朱劍心　文物出版社　1981 年影印

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朱德熙、裘錫圭　《文物》1979 年 1 期

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　李孝定　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甲骨文字集釋　李孝定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82 年 6 月第 4 版

談安陽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　李學勤　《文物參考資料》1956 年 11 期

東周與秦代文明　李學勤　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中國青銅器的起源與發展　李學勤

論新出土大汶口文化陶器符號　李學勤　《文物》1987 年 12 期

中國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　李學勤　《文史知識》1984 年 5 期

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　李學勤　《文物》1976 年 2 期

新出簡帛與楚文化　李學勤　《楚文化新探》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西周甲骨的幾點研究　李學勤　《文物》1981 年 9 月

重新評價中國古代文明　李學勤　《人文雜志》專刊《先秦史論文集》　1982 年

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　李學勤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 年 1 期

青川郝家坪木牘研究　李學勤　《文物》1982 年 10 期

郿縣李家村銅器考　李學勤　《文物參考資料》1957 年 7 期
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　李學勤　《古文字研究》第一期　中華書局 1980 年
戰國題銘概述　李學勤　《文物》1959 年 7—9 期
新出青銅器研究　李學勤　文物出版社　1990 年
平山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問題　李學勤、李零　《考古學報》1979 年 2 期
元氏銅器與西周的邢國　李學勤、唐雲明　《考古》1979 年 1 期
美的歷程　李澤厚　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廣韻聲系　沈兼士　中華書局　1985 年影印
試論我國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華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裝飾圖案　吳山　《文物》1975 年 5 期
中國新石器時代陶器裝飾藝術　吳山　文物出版社　1982 年
河姆渡的原始藝術　吳玉賢　《文物》1982 年 7 期
從出土秦簡帛書看秦漢早期隸書　吳白匋　《文物》1978 年 2 期
中國原始社會史　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　文物出版社　1983 年
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　汪寧生　《考古學報》1981 年 1 期
戰國文字通論　何琳儀　中華書局　1989 年
金文詁林　周法高等　香港中文大學　1979 年
司馬遷所見書考　金德建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
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墓葬發掘簡報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　《文物》1979 年 1 期
青海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地反映出的主要問題　青海省文物管理處、中國科學院考古所青海隊　《考古學報》1976 年 4 期
試釋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銅片上的圖畫文字　林聲　《文物》1964 年 5 期
中國文字學史　胡樸安　商務印書館　1937 年
日本古文孝經孔傳的真僞問題　胡平生　《文史》第 23 期　中華書局
阜陽漢簡《蒼頡篇》　阜陽漢簡整理組　《文物》1983 年第 2 期
中國思想通史　侯外廬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中國通史簡編　范文瀾　人民出版社　1978 年修訂版
說文解字引群書攷　馬宗霍　科學出版社　1957 年
說文解字引經攷　馬宗霍　科學出版社　1958 年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馬承源　文物出版社　1988 年
陳喜壺　馬承源　《文物》1961 年 2 期
中國古代青銅器　馬承源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讀金器刻辭　馬叙倫　中華書局　1962 年
鳥蟲書論稿　馬國權　《古文字研究》第 10 輯　中華書局　1983 年
戰國楚竹簡文字略說　馬國權　《古文字研究》第 3 輯　中華書局　1980 年
陝西户縣宋村春秋秦墓發掘簡報　陝西省文管會秦墓發掘組　《文物》1975 年 10 期
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一)—(四)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文物出版社　1979—1984 年
陝西鳳翔春秋秦國凌陰遺址發掘簡報　陝西省雍城考古隊　《文物》1978 年 3 期

中國古史的傳説時代　徐旭生　科學出版社　1962 年
金文中所見官名考　徐宗元
漢語古文字字形表　徐中舒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九里墩墓的青銅鼓座　殷滌非　《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
壽縣出土的鄂君啓金節　殷滌非、羅先銘　《文物參考資料》　1958 年 4 期
古文字類編　高明　中華書局　1980 年
中國文字學　唐蘭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從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國最早文化的年代　唐蘭　《大汶口文化討論文集》　齊魯書社　1979 年
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　唐蘭　《古文字研究》第二輯　中華書局　1981 年
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　唐蘭　《考古學報》1957 年 2 期
古文字學導論　唐蘭　1934 年　齊魯書社 1981 年重印
金文編　容庚　中華書局 1985 年第 4 版
鳥書考　容庚　《燕京學報》1934 年 12 期
古石刻零拾　容庚　1934 年
大學書法　祝敏申　復旦大學出版社　1985 年
甲骨文編　孫海波　中華書局　1964 年修訂版
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　黄然偉
石鼓文研究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九卷　科學出版社　1982 年
詛楚文考釋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九卷　科學出版社　1982 年
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　郭沫若　《文物》1972 年 1 期
兩周金文辭大系　郭沫若　科學出版社　1957 年
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郭沫若　科學出版社　1961 年
關於鄂君啓節的研究　郭沫若　《文物參考資料》1958 年 4 期
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　郭寶鈞　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中國古代考古(英文)　張光直　1977 年
考古學專題六講　張光直　文物出版社　1986 年
從新出土材料重新探討中國文字的起源及其相關的問題　張光裕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12 卷,1981 年
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　張政烺　《考古學報》1980 年 4 期
侯馬盟書叢考　張頷(長甘)　《文物》1974 年 5 期
陳喜壺辯　張頷　《文物》1964 年 9 期
漢晉西陲木簡彙編　張風　有正書局　1931 年
古代字體論稿　啓功　文物出版社　1979 年
殷虚卜辭綜述　陳夢家　科學出版社　1955 年
西周銅器斷代　陳夢家　《考古學報》1955—1956 年
東周盟誓與出土載書　陳夢家　《考古》1966 年 5 期

居延漢簡　勞榦　商務印書館　1949 年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召開第四屆年會　寒峰　《中國史研究動態》1981 年 12 期
雲南晉寧石寨山墓群發掘報告　雲南省博物館　文物出版社　1959 年
雲夢睡虎地秦墓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　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9 月
雲夢秦簡研究　中華書局　1981 年
遼寧喀左縣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銅器　喀左縣文化館等　《考古》1974 年 6 期
陝西長安灃西出土的趞盂　黑光、朱捷元　《考古》1977 年 1 期
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　楊九霞　《考古學報》1982 年 2 期
漢字起源二元說　楊建芳　《中國語文研究》(三)　香港中文大學　1981 年
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　裘錫圭　《中國語文》1978 年 3 期
戰國文字中的"市"　裘錫圭　《考古學報》1980 年 3 期
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册"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　裘錫圭　《文物》1974 年 1 期
戰國官璽的國別及有關問題　葉其峰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　隨縣擂鼓墩一號墓考古隊　《文物》1979 年 7 期
漢晉學術編年　劉汝霖　商務印書館　1935 年
小校經閣金文　劉體智　1935 年
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　錢玄同　《古史辨》第五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影印
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　嚴文明　《文物》1987 年 3 期
關於秦人族屬及文化淵源管見　韓偉　《文物》1986 年 4 期
殷虛書契考釋　羅振玉　東方學會　1927 年
三代吉金文存　羅振玉　上虞羅氏集古遺文本　1936 年
古璽彙編　羅福頤　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漢書藝文志講疏　顧實　商務印書館　1925 年
座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　顧鐵符、唐蘭等　《文物》1974 年 9 期

三、國外文獻之部

金文通釋　(日)白川靜　1962—1975 年
中國文明的成立　(日)松丸道雄　講談社　1985 年
書道全集　(日)平凡社　1965 年
INTRODUCING EGYPTIAN HIEROGLYPHS Watterson, Barbara, 1981,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Edinburgh

後　記

這部博士論文被通過十年之後，終於在母校復旦大學出版社的支持下付梓。此時此刻，原想寫一篇長文，向幾十年來厚愛我的師友們傾吐自己走過漫漫長路的心聲。但目前的時間不允許，同時這篇自傳型的長文可能與全書的體例不符。所以，只好先向親愛的讀者呈獻這篇小小的後記。

中國古文字學的崛起無疑是當代學術史上的大事。我認爲，人類學術史每出現一項重大的進步——一門新興學科的創立發展或學術新思潮的崛起，大體上基於以下幾個因素：

其一，前人在相關領域中的研究成果有深厚積累；

其二，研究對象的素材得到了極大豐富；

其三，研究方法論的突破更新；

其四，邊緣交叉學科成果的相互滲透和融會貫通；

其五，優秀的研究隊伍群星薈萃於一時。

中國古文字學之所以在當代，特別是在本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成爲一門高度發展和成熟的新興學科，“新古文派”學術思潮之所以出現，就是上述諸因素交織的結果。

中國古文字學的歷史源頭可上溯到漢代的古文經學家，特別是許慎著《説文解字》。清代乾嘉以降，銅器、簡帛、石刻、璽印等大量古代文字實物出土，使學者占有了前人不可企及的極爲豐富的研究材料。從王國維的二重證據説和郭沫若的古史研究開始，本世紀學者一方面繼承了“小學”的優良傳統，一方面用現代研究眼光處理出土材料，終於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際，創建出一門與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相互滲透的新興邊緣學科——現代的中國古文字學。如同《漢書》所描述的“漢之得人，於兹爲盛”，并同乾嘉時期相似，中國古文字學崛起的年代是優秀學者薈萃的年代。“四堂”中的郭老還健在；直承“四堂”的老一輩學者如胡厚宣、張政烺、徐中舒、于省吾、唐蘭、容庚、商承祚、羅福頤、陳夢家、孫海波等仍在努力耕耘；以李學勤、裘錫圭、馬承源等爲代表的中年學者已成爲重鎮中堅；在中國大陸以外的著名學者有饒宗頤、周法高、李孝定和張秉權等，加之在日本、美國、加拿大、澳洲、歐洲等地的國際漢學家。到七十年代後期，在“文革”中自學成長的李家浩、沈建華、吴振武等這一代已嶄露頭角。如此鼎盛的陣容和齊全的梯隊結構匯集一時，是學術史上難得的黄金歲月。

所以我可以說是生而有幸，躬逢其盛。我對中國古文字學的一些學習心得和一點研究奉獻，是這樣一個學術史上輝煌年代的產物。

我是文革前的老初三，1968 年進工廠，七十年代初開始自學《說文解字》。當時我看不到自己的前景何在，就以埋首古籍爲寄托(後來知道走我這條路的年輕人不在少數)。家父的老同學張仁康世伯，熱心地把我推薦給胡邦彥先生。胡先生成了我讀《說文》的啓蒙老師。他是一位非常傳統的老知識分子，從爲人到治學的準則是言必有據、一絲不苟；他對我的一貫教誨是學術成果只能從辛勤耕耘而得，絶無捷徑取巧可言。在胡老師的教導下，我從《段注》入手讀《說文》。在這部論文裏，我用了相當的功夫做了《說文》的校勘和材料梳理，這是胡老師的衣鉢所在。

粉碎“四人幫”後，學術園地百廢待興。1977 年初，摯友吳中杰老師建議我用自學《說文》的心得，寫成論文去敲門。我的長輩韋君宜(人民文學出版社老社長)、魏蓮一(北京鐵二中老校長)，熱心地幫我聯繫北京的學術界。當時有好幾位大學者，看過我的第一篇不成熟的論文。其中對我的學術命運起決定作用的，是丁磬石先生把我推薦給了李學勤老師和黎澍老師。我第一次見李老師是在紫禁城裏的古文獻整理小組。見面之後，我没有想到他這樣“年輕”(因我讀過他早在五十年代發表的論著)，更没有想到他對我如此和藹，會如此耐心地看我文章并作平易的討論。當時在主持《歷史研究》的黎澍老師則很快拍板，把我這樣一個尚無高等學歷的青年工人借調進了中國社科院的學術殿堂。我在《歷史研究》編輯部見習期間，輔導我的是吳榮曾教授和蔡美彪教授。記得那時我讀了徐遲的報告文學，就以陳景潤自勵，讀書讀到發癲。這一段時期裏最大的收獲，是在古代史和史學理論這兩個方面受到了專業熏陶。同時因爲人在北京，得到機會向李老師、胡厚宣、張政烺、王世民、裘錫圭、朱德熙、高明這些心儀已久的大師們趨庭求教，使自己的眼界和思路上了一層樓。

1978 年 3 月，我回到上海進了復旦大學中文系 77 級漢語專業。四年的本科學習，給了我現代語言學的嚴格訓練，使我得益匪淺。用現代語言學的一些原理來觀察《說文》和文字發展史，是這部論文得以成功的因素之一。我深深感謝濮之珍教授、許寶華教授等所有直接教過我課的老師們。在母校的《復旦學報》上，我發表了第一篇論文《試論〈說文解字〉及許慎學術思想的進步性》。復旦四年，包括後來在復旦分校任教的兩年，我除了聽課、教課和編寫教材，在《說文解字》和中國古文字學關係這個大題目下，作了一些專題研究。如《說文》重文的綜合整理、《說文》部首和出土古文字材料形體演變之聯繫、用考古材料和語言學理論對《說文》“六書”的觀察等等。這實際上已産生了這部博士論文的一些雛形。這六年裏，除了復旦中文系的老師們，我在學術上還得益於歷史系的楊寬教授不少。在復旦校園之外，我還得益於上海博物館，感謝青銅組的馬承源老師、陳佩芬老師和濮茅左等年輕學友給了我很大幫助；還有上海社科院圖書館，當時是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的學友陳建敏在那裏管理，我在那裏獲取了很多學術資料。可嘆的是，建敏苦讀成疾，英年早逝，不能看到我這部論文了。

1978 年中國古文字學研究會的成立和之後每年一度研討會的舉行，標志了中國古文字學成爲一門獨立的學科。1980 年在成都舉行的第三屆中國古文字學年會上，我作爲一個大學本科生宣讀論文而引起了與會者的關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張光裕博士提議并幫助我，建立同巴納博士的聯繫。巴納博士是國際公認的中國考古學和古代青銅器專家，擅長于用現代科技研究中國考古出土材料，如用紅外綫技術研究楚帛書，開風氣之先，至今爲學界稱道。巴納博士還

熱心助人育人，在這一領域裏桃李滿天下。曾當過巴納老師的研究副手或博士研究生的國際知名學者除張光裕博士外，還有日本東京大學的松丸道雄教授、美國加州大學的周鴻翔教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黄然偉博士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楊晉剛博士等（托巴納博士之福，我得到過這些同門學長的不少幫助）。巴納博士熱心地幫我爭得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爲期四年的博士獎學金。我申請獎學金的三位推薦人是李學勤老師、胡厚宣教授和郭紹虞教授。1984 年初，我負笈澳大利亞，師從巴納博士從事古文字的研究。巴納博士在輔導我寫作博士論文的過程中，特別注重讓我了解西方考古學成果，補上了我以往所缺的一個重要知識環節。這部論文中對出土古文字材料的梳理，基本上是用考古器物排隊的原則進行的。當時有一種説法，以爲巴納博士招我當博士生是要我當他的助手。但事實上巴納博士從未把《説文》當作他自己的一個專題研究領域，而且我完成論文時他就退休了。所以，他的的確確是對我的一種厚愛。在堪培拉的五年學習中，給我不少幫助的還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遠東歷史系先後主任王庚武教授、駱惠敏博士，語言系主任溫蒂帆教授、中文系主任柳存仁教授和澳大利亞國立圖書館東方部主任王省吾先生等。

我想在此特别要説明李學勤老師對這部博士論文的重大影響。這不僅因爲李老師在 1988 年訪澳期間受巴納博士的委托曾討論過我的論文；也不僅因爲我的一些研究方法直接取法於李老師，如論文中“東周文字譜系”的概念，發軔於李老師的《戰國題銘概述》和《東周與秦代文明》；最重要的是，以李老師爲表幟的“新古文學派”思潮，指導了我寫作這部論文的始終。

正如漢代的文字學者多爲古文經學派，在當代中國古文字學崛起之際出現“新古文學派”是十分自然的。從清代的今文學派到當代的疑古學派，在思想史上有沖決羅網的積極意義。但從嚴格的學術角度來説，疑古過頭，《周禮》亦僞，《左傳》亦僞，使得中國上古無信史可言，使中國上古的文明發達程度受到嚴重的質疑和低估。“新古文學派”思潮，是對清代今文學派和當代疑古派消極方面的撥亂反正。它不是簡單地否定今文學派，回到古文經學派的老路；而是以當代豐富的考古材料（包括古文字材料）爲基礎，以現代科學爲方法論，從更高的層次上評定中國史傳古籍的可信程序和中國古代的文明發展程度。李學勤老師的古文字學研究，儘管有不少精當的文字考釋，但他的着眼點從不拘泥於個别文字，而是充分把考古發現的文字材料同古代書面文獻和古史研究結合起來，從而揭示中國古代文化（或文明）的真實成就。從吳大澂以降，學者們談出土文字與《説文解字》的關係，每着眼於某些單字與單字之間的形體考釋。我相信看了這部論文的方家會感到，我是在嘗試跟隨李老師的新道路，在梳理排比盡可能占有的考古材料的和文獻材料的基礎上，從文明發展的背景對《説文解字》作整體的分析觀察，以確立這部巨著（從材料到立論）在中國古文字學史上，乃至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的不朽地位。如我在論文的結尾所説，希望本文能被視爲“新古文學派”思潮的一小朵浪花。

英聯邦大學的博士制度是“一本書主義”，四年就是要寫一本達到發表水平的論文專著；寫完後，需三位該領域的國際知名學者任評審委員，以決定該論文或是不予通過，或需口試答辯再決定是否通過，或是免口試通過。巴納老師爲我這個關門弟子請的評審委員是中國社科院李學勤教授、哈佛大學張光直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教授。這三位泰斗的評語使我不勝驚喜和惶恐。我由衷地感激他們，不僅使我的博士學位得到免予口試通過；而且增强了我發表這部論文的信心。

而在被正式授予博士學位的 1989 年 9 月間，我面臨的最嚴峻課題不是如何出書發表論文，而是如何在這樣一個商業社會裏立足生存。熱心的張光直教授和 KEITLY 教授，爲我安排了到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當訪問學者的機會；世伯景岱俊慷慨解囊，從英國匯來兩萬美金資助我赴美。但是，經過五年的澳洲生活，世態冷暖。我已清楚不過：已屆不惑之年的人不得不趕快建立事業基礎，暫時無法再作漂流四方的一介書生。在我咬牙決定放弃已到手的美國簽證，決定搬到悉尼"下海"開服裝工廠時，曾經發誓總有一天還會出版這部論文。但孰料這一過就是十年。

從老三屆進紡織廠當工人奮鬥到赴澳深造獲得史學博士，從博士畢業又回到紡織服裝行業，從服裝進口商和地產商再回到文化學術界出版報紙出版論文，我的故事足以編一部幾十集的電視肥皂劇。爲什么在此不嫌其煩地向那么多人致謝？因爲事實就是：我能有今天，在個人的一點成功裏，不知凝聚了多少人對我的厚愛和心血。

在學術領域裏，我的任何成績離不開前輩老師的教誨和與學長們的切磋。除了上面已提到的學者外，我還要感謝中山大學的曾憲通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的常宗豪先生和許禮平先生、香港大公報的馬國權先生、香港大學的單周堯博士、當年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的同窗學友吳旭民等和復旦大學分校中文系的同事好友彭飛等。

有幸遇到"伯樂"型的學術界領導，也是我最大的福分之一。除了上面提到的黎澍老師，我還深深感激以李慶雲校長爲代表的當年復旦大學分校和中文系的兩級領導所給予的支持。

甚至一些并不在學術圈中的朋友們，没有他們的熱心幫助，也未必有我的今天。譬如説，我想離開工廠時，"左"的人事路綫影響還没有完全消除，如果没有當時任支部書記的好朋友嚴志奮斗膽幫忙，我怕還没有那么順利通得過進大學的"政審"關。又如曾熱情宣傳過我的《文匯報》記者包明廉。還有中信公司澳大利亞集團的朋友們，如果没有他們的支持，我在澳大利亞"下海"後不會有今天的事業基礎，更遑論有條件出版學術專著了。

感謝我的家人。上蒼使我有一位優秀的祖父——二十年代的哈佛大學醫學博士、中國現代兒科醫學的奠基人。我没有學他從醫，但從小在心目中有了一流的學者的形象和榜樣；我的父母，在我埋頭治學的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這十年裏，奮鬥於香港，承擔了創業的艱辛，從零開始打下了今天的基業。我的妻子，在任何處境下都願同我站在一起。女兒祝融是我的驕傲，在最艱難的日子裏，只要想起她唱的 YOU ARE MY SUNSHINE，我就感到無比欣慰。

最後，請允許我在這部論文出版之際表達這樣三個心願：一願巴納博士、胡邦彦老師、李學勤老師等一切幫助過我愛護過我的人幸福、長壽；二願我在今後十年之内(58 歲之前)能有條件"上岸"回到學術圈，匯集這部論文完成後的新出考古文字材料，以修訂本書；三願自己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説文解字》的漢代簡帛出土。

祝敏申

1998 年 10 月 18 日

於澳大利亞悉尼瑪瑙堡海灘